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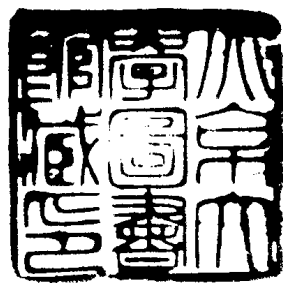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七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L13/07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七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七八冊目次

## 經部·四書類

四書約旨十九卷附孟子考略一卷

〔清〕任啓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 一

翼藝典略十卷

〔清〕蕭正發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 三一五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一）

〔清〕劉琴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 五五一

四書約旨十九卷附孟子考

略一卷

〔清〕任啓運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約旨  
十九卷》提要

四書約旨序

漢人以論語孟子並列諸經大學中庸合諸戴  
記論語何晏註之孟子趙岐註之戴記鄭元註  
之與易書詩儀禮周禮孝經爾雅春秋三傳並  
稱十三經者是也嗣有析學庸孝經爲小經者  
其傳不著自宋仁宗書學庸賜新第王拱辰等  
於是講說滋益多至朱子章句集註成明代立  
之學宮以取士別名四子書始與五經分軌矣  
四書約旨序  
永樂時輯朱子後儒語附之名曰大全是家  
存淺達各一家言而說約略撮其要便舉業家  
又屢經竄易語益俚雜其於道真有如朱子所  
歎晦盲否塞反覆沉痾者尹漢郭曰一部高頭  
說約一本舉業時文斷送一生痛哉予謂讀書  
必求之心驗之身奉孔會思孟爲吾師而身侍  
其側每讀一言若面受訓自問吾心喻乎未也  
當斯時也雖朱註有不暇觀思之不得乃讀朱

註若退而私於孔曾思孟之高第弟子者幸有合焉竊自幸也其無當焉憬然慚也有時自矜創獲幾欲與朱子並存已復悔其心之粗氣之驕再就本文熟之復之然後知朱子之於四子深矣微有嫌者聖人之言微而顯簡而該語上而愚夫與知語下而聖神莫能外朱子之註懼其漏務括其全恐其偏必要於正聖人無心朱子有意耳然化豈可爲哉則以朱子之篤實輝

光發聖人之蘊其亦足矣間有朱子所未檢拾其遺補其闕亦可也吾徒用心未逮朱子之萬一而以易心訕侮之附會之詎有當乎況上而窺孔曾思孟之意旨哉閒嘗瞑坐令及門徧誦諸說默而受之或使再誦必前乎朱子及朱子誦友如呂陸者也新奇可喜思之輒破敗者必明季以後詆訾朱子者也不逆於耳亦無怵於心甚或昏然欲卧者則皆依附朱子自命醇儒

者也以此決之時代氏名十得七八焉蓋言必肖其人故也余年五十門人許杏陸體元求說學庸大旨手草授又五六年門人馮頌劉輔嗣問論語諸說是非略舉示之又五六年家主政香山屬爲其子奎書雲書說孟子義復書授之予原無意成書聊各塞其意而已後諸門人尹曾及族孫應師應儀等合之并入論文評語體不一然於四書亦略具矣嗟夫古人言學與年

進又曰不殖將落予少雖有志今七十有一矣進猶未也落其不免乎二三子可畏姑以僕爲先路之道可也倘曰是有勝於時俗之爲講義者則予固望孔曾思孟之門牆而不得入逐朱子之後塵而不能及者也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奚其敢奚其敢乾隆歲次庚申荆溪學人任啟運書



四書約言

荆溪任居運鈞著

大學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學庸總論○大學是橫說由明而新一步涵一步中庸是豎說

自人合天一層高一層○大學所說只是中庸誠之者人之

道而明新兩傳一日天之明命便直探其原一日其命維新

便極盡其效則言人道而天道亦在其中矣○中庸所說只是

大學明明德而妻子好合二節凡為天下國家四節却并新

民內齊治平細條目都對出來○曾子篤實故大學說行處

較多○如格致知之日二誠正修行之目三子思教悟故

四書約言

大學

中庸說知處較多○如學問思辨知之日四窮理行之目

大學全旨○大學十傳固是釋經然有補經處最為吃緊○天

之明命四字○適出明德根原慎獨二字指出誠意關要○忠信

二字掣出明新綱宗○皆聖經所未及○子思一部中庸又是此

數字註脚○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

好色是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恕○格致便是辨

此好惡之理誠正便是清此好惡之濁○治平便是滿此好惡

之量○想曾子於此忠恕二字直是見得明做得徹○忠恕是

統體工夫慎獨是關隘去處○即此四字曾子大有功後學

聖經章○章分兩段○前二節是提其綱物有本末節緒之古

之二節是列其目自天子二節結之○不特明新是綱領即

知得亦是綱領○明新以人已對言是橫說知得以始終對

言是豎說○明新是經知得是緯

大學節○止至善即在明新中何以另作一綱領蓋天下事必

須立定一個綱宗纔有進步譬如射者之有的一概若說我

姑且做起來慢慢的去必定終身是個半上不落下的人故

止於至善事雖在終止於至善的志却在始○下節註云所

以下而即從知止說起○先明德而後新民明新皆欲止至

善何以板板下三個在字起手只見得明德不見得新民一

網便快只見得明新不見得止至善一網便果○人之所得

四書約言

大學

子天第一個便是仁字仁字分量便是箇天蓋地的故新民

也只在明明德分量中所以下面不說平天下說成明明德

於天下

知止節○定靜安慮都有淺深生熟多少境界在內知得一分

則定靜安慮便有一分得處也便有一分知得十分則定靜

安慮便有十分得處也便有十分不是知止完了纔能定靜

安慮定靜安慮完了纔能得也知止從格致來能得自誠意

至平天下六條都在內○知止是平時能處是當下有一個

小階級在

物有節○知止先能得後上節已明明明德先新民後却未補出

故此并結之而下便從明明德於六下一路逆推轉去。此只見個大局而未必中間無小小差錯故只說近道下面條目乃是細細詳言之

古之節○此節於齊家截對首節森下節註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二句是釋此看言修身齊家不見

物格節○此節於知至截對第二節看註中物格知至則知所止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二句是釋此看言物格知至

可致是逐步推開去至是已到盡頭起手時無從至誠然貫通時亦不但致也○上說致知在格物在字只是一個除却格物別無致知與其餘七條目各有實事不同此又說而后

四書約旨 大學

三

知至若另一級者格物時未便知至必到物無不格然後知至這個而后在零碎融會上分來○而后意誠這個而后克難此是人禽關隘去處打破這關最難下面而后雖各有實事各有工夫到底一步易似一步

自天子節○人都說自天子以至庶人自治之本則一其末不同庶人只有齊家的事愚謂非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是庶人然堯舜君民的本便便在故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孔子成春秋孟子闢楊墨其一治直配堯舜禹湯武周如何說庶人無不治之事後世無大聖大賢只坐此處看錯

其本節○上節既正結之此又反結之其所厚者云云正見身之不修家且不能齊何況國與天下看後其家不可教句可見不可以家與身平說○薄是一家不得其所厚是國天下各得其所不單是情誼之厚薄

傳首章○皆字極重正是從古聖聖相傳都是這個要緊抗壓讀之竟使懦夫有立志○聖經只說明德傳者却引天之明命四字直指明德根源使人雖然敬畏吾心之理受之於天不特棄天發天為罪甚大即於此分量有分毫不減便是獲罪於天不特已德不明為罪甚大即於天下之民有一人不新亦是獲罪於天故聖經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

四書約旨 大學

四

下章言新民必先言自新自新新民到極處便和天命本統故下章言其命維新也不見得這個根原即講明德新民纔是卻礙不除那得止於至善

傳二章○本章雖是釋新民然新民必自明明德來故仍以自新喚起未有明德不止至善而新民能止至善者亦未有明德止至善而新民不用工夫達可自然止至善者故末節竟用雙結

湯之盤節○第一句讀斷其新處是徹底改換一番下二句連讀其新處只是一路繼續去○如何是日日新譬之於浴今日洗明日又洗是也如何是又日新譬之於浴今日之水明

日不可再浴也如制笋簪制了一層又有一層如行遠途進了一步又有一步也若說我已新矣即此便是自足即此便是自盡那能止於至善○在初學則難在苟日新在聖賢却難在日日新又日新顏淵三月不違到三月外未必無一闕處

康誥節○作字妙甚天下之人孰不有此秉彝之性則孰不有向善之機只因沒有人鼓舞縱有發現時亦仍類情去了故勸所云勞之來之五句便是作法

詩曰節○文王之新命固是將有天下但我輩看書不要把此三字便當做皇帝說我必不敢與聞也我之明德受之於天

四書約言

大學

五

衆人之明德亦受之於天而天之生斯民便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則明德新民總是天命中事譬如人家我是長子父母把家中珍重交付我弟妹托付我我竟把珍重都亡了弟妹都凍餓壞了父母豈有不怒的理我今能明明德就如珍重物件不亡我能新民就如弟妹人人得所父母豈有不歡喜的理故此新命便是至善便是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可做的至善○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三代以上君師之統合一到孔孟而君師之統遂分孔子學不厭便是孔子的日新又新諸人不倦便是孔子的作新民下學上達知我其是便是孔子的新命吾儕看透此理隨處皆肯做去

這部大學方不只作一場開話說過

是故節○次康誥自新必至於新民然後自新之事盡新民必至於新命然後新民之事盡此二語殊未安謂新民以自新爲本則可謂自新以新民爲極則不可且新命如何單屬民一邊說看上節註以及二字此節註皆欲二字合看分看俱極分明蓋分看則明德有明德的至善新民有新民的至善其功不可混合看則新民的至善必從明德的至善來其理有相及也

傳三章○首三節統釋止至善是一頭後二節分釋明新止至善是兩脚

四書約言

大學

六

知微節○是釋至善知微便當至善說不必添補  
緝善節○是釋知止人不能知則不能得不待言矣○明時不重只重孔子語知字○於止二字即指黃鳥之止於正隅  
穆穆節○是釋能得舉文王以爲能得樣子既已能得則其能知又不待言矣○穆穆二字是慈容恭擬一文王穆穆敬止方是指其實○照即是明明德工夫極點是明之不已即所謂日新又新也敬字是統體微內微外微上微下的故曰無不敬止字是散殊就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說如下文所云是也本章釋止至善放下只承止字言之朱子緝善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煞處二語確不可分○君子既與臣字對則仁

字亦只當屬待臣上軌下與國人交乃是就待民也今人把仁字屬民故與國人交不得不說向鄰國去然本文只說與國人交不說與鄰國。或問君民可言交乎易言天地交而萬物通君民何不可言交之有

瞻彼節○赫喧便是君子之有斐詩人從其外若之善想其內蘊之深從其德容之盛想其工夫之密連下兩個如字兩個今字有多少想像不出形容不盡光景此便是無不可說處○上明新兩傳只說得一個大槩故此處學修惇儀威儀及親賢樂利都說得極詳密○傳者是借詩言指出學修切實樣子不是去替詩作解註也人都誤會○註中講有討論四

兩書約言 大學

七

字一層進一層講是大槩講解習則反覆玩索之矣討是細細搜尋於信中尋出疑處來論是反覆辨論必求一至當無疑矣其辨是非大界處如切其搜求細密處如磨省察克治四字亦一層進一層克勝也是去惡有力處治則去之淨盡矣其去之有力處如琢其去之淨盡處如磨言克治必先以省察者恭一念之動乃善惡之機必於此省之明察之精方好下手後誠意章傳註審其幾正心修身傳註兩察字皆此意也○嚴密武毅四字亦有層次蓋自修則既去惡而為善矣然於此纔有一點懈怠則私欲便得而乘其瑕故必如大將立營刁斗森嚴使敵人望風知畏也纔有一點疎忽則私

微尚得而乘其隙故必如金隄之固并無蟻穴之漏也如此而又武道德之事實能勝之而又毅終身之久實能持之付子所謂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正是此嚴密武毅四字也○宜是誠則形若是形則著盛大是著則明但盛大是監說大字是橫說大字較盛字更剴切之於火盛是火焰高大則燎原不可遏遏矣○註云惇儀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似是現成的語類要今刪今則誠敬存乎中矣未至於赫今宜今威儀尤輝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又似有工夫者其說何如予曰工夫用力都在學修二字上然從古無放心的聖賢旁人看他越從容他心上越惕厲看孔子

兩書約言 大學

八

自謂耳順從心又謂假年學易可無大過工夫越深誠敬越至光輝越盛道他如何費力不得道他一任自然不得○惇慥是德威儀是容合之總是德故下言盛德○善在事理德在吾心德者用學修之功以至於能得也德盛則止於至善矣

於戲節○上親賢樂利四字讀斷見得君子之賢猶是前王之賢親猶是前王之親則不意已透○君子註中明兼後賢後王或以賢屬後賢親屬後王非也祖功宗德繼志述事後王之賢何嘗不是前王的遺規入孝出弟與仁與讓後賢之親何嘗不是前王的遺教○親賢屬教樂利屬養君子未嘗



無義小人未嘗無敬只大槩

耳

傳四章○曉諭是無本的新民

使之處即明明德也○以使字與聽字對看以無訟與訟字對看便明○本文絕無明德字而何以使之已雖然言下此謂知本知字正於雖然處來

傳五章○天生烝民有物有則這個物理從天命來有一處見不到則做來便有虧闕處○格物致知不單是辨別善惡其言知爲善以去惡只從誠意接頭處說耳其實必於事理幾微過不及處皆知之而後心可得而正身可得而修於內外人情物理無一不周知而後家可得而齊國可得而治天下

四書約言

大學

光

可得而平也○平天下傳註猶物無遠謂信便是這個物字若不曾知得如何能循得○大學齊治平只說到親親仁民於治物之事尚未有及然其理未嘗不該聖人穿牛絡馬其可穿而穿之因其可絡而絡之所以牛馬亦爲人用試看一部周禮於一禽一獸一草一木何一物不知之至明處之至當不然於天下人情物理一槩情情將愛之適以害之求安之適以擾之矣天下如何得平故物格知至直貫到天下平不單爲誠意一節也○物格知至是知之事誠意以下是行之事朱子曰知至是夢覺醒誠意是人鬼關此處過一重關故致知不與誠意合傳下誠意過二重關故誠意不與正

心合傳過此兩關便如渡海已入關中王矣○王陽明致良知之說而呂說極非之謂良知正以不待致爲良知正以不待恃其良知爲致合之便錯然謂合之亦不錯特陽明所謂致知在格去外物者錯耳試觀朱子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八字何嘗不是良知莫不因其已知之理十八字何嘗不是致良知但謂由此良知而推之以至於其極則可謂但認此良知不待推廣則不可○物欲不可不格去物理不可不格去格去物理便是告子義外之學若不格去物欲則此心且昏昧放逸即日從事於格致豈能有所發明故但言致知在格去外物亦不可謂全錯特陽明所謂格去外物者錯耳

四書約言

大學

十

傳六章○意誠方是君子路上人意有不誠縱平日也曾讀書明理未有不爲小人之歸者此朱子所謂誠意爲人鬼關也故章內獨標出小人生所謂節○誠意大有只毋自欺也一句已盡恐怕人看得毋自欺粗淺故又著如惡惡具三句以申之見有一處有一點務外爲人即是自欺○自欺不但是知善不爲知惡不去即所爲惡矣而其所以爲之者或有爲而爲之是意之所從來者欺而不欺者皆欺也有從前實是無欺而向後或動於名之既歸或欲於效之可見便把八九分的索性竟做出十分模樣來是箇末一分欺并從前之不欺者皆欺也要知此等

病痛總是狗外爲人一狗外爲人便是苟且而非求自憐矣。○此之謂三字不是現成名目言其所以如此者不是狗外不是爲人這叫做自爲而求憐於心也註只以字易此之謂三字重提之極。○獨不是意慎獨二字又是於誠意一條內指出吃緊關頭。○註中然字一轉宜玩。○實與不實不是欺與憐憐須做到十分滿足纔是此處尙是動之幾沒處若個憐字。○吾欲爲善矣而此意之所從來是爲己是爲人吾必知之吾久爲善矣而今日意之所究竟或是十分皆實或已有一分半分馳逐去吾亦必知之這知處是獨這一點爲人處一分半分馳逐處即是欺若於此不慎必墮入自欺

四書約旨

大學

七

一路去故必察於此而悉去之乃爲毋自欺也憐獨是毋自欺闢頭察檢處若要到自憐必實落做爲善以去惡的工夫不單靠此一檢察也

小人節。○小人固是自欺之尤者但對慎獨之君子看則小人是粗的對無忌憚之小人看則此小人又是細的蓋此小人亦曾去用此格物致知工夫亦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但不能實用其力墮落至此故他見君子時心上著實過意不去故要掩覆若若無忌憚之小人何消掩覆若只他不能謹於平日到此臨時掩覆亦復何益其可欺可悲耳。○註中但不能字甚微以至此耳其微者一失足墮落深崖粉身碎骨每讀

此語使人骨驚。○誠於中頂上閉居爲不善形於外頂上如見肺肝此字方見分曉。○君子慎其獨原是自家做自家的事不是怕人見他因見小人如此愈加上一惕故註中著重以爲字乃或分上慎獨是慎心之獨此慎獨是慎身之獨直是切講。

曾子節。○十傳都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如何此處忽入曾子曰三字蓋曾子一世工夫全在慎獨二字得力而一部大學爲君子爲小人亦於此分關故特提師訓使人著眼。○小人到得檢著無益時其肺肝直是目共見之手共指之但其指視者在形外昧而其所視所指者原不待此形外時也

四書約旨

大學

七

卽此幽獨之中一念纔發而十目之所視已在此十手之所指已在此矣必如此說所字纔得分明。○小人直到形外時纔知敗壞君子於初動時早見分明故此節不是說小人却是從小人說來直頂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說下便了。○出於善卽入於惡其間不容髮故曰其嚴乎或疑善惡二字平列要兼說君子小人亦非也。

當潤節。○意有不誠卽知亦無與於我不可謂之德故必意誠而後可以德言然意識固是德而德却不盡於意識到得心正身修則德一步進一步身之潤亦一步進一步月異而歲不同所謂脩而益背聖人之中天天皆是而必自誠意

始故君子必誠其意也。或謂心廣即心正體胖即身修固非。而謂心廣只是不狹隘局促尚未是正。體胖只是不羸縮。張尚不足修。亦非也。○心廣。德體胖。屬身。看註。故字而字自見。謂心廣為身之潤於內。體胖為身之潤於外。兩平看者非。○心廣體胖。只從小入。厭然一對照。便見小人平時只是偷情縱肆。故見君子必消沮閑藏。君子惟刻刻嚴長資養。故隨處從容自得。註中然也字。與上以至此耳一對看。亦便明。小人只一不誠。便墮落到底。君子只一個誠。便其妙無窮。○或有以小人二節為自欺。此節為自慊。平列對看。則又非也。本章原只說君子首節。說君子必慎其獨。次節說君子重

正結

所謂節。○心之不正。不同有放僻邪侈。而不正者。有昏然放逸而不正者。此從知至意誠過來。此種不正。已不待言。故只說有所之病。○念慊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有字非病。病在所字。○有所只是意必固我。○聖人之心。如明鏡。人物未來。湛然虛明。人物已過。仍湛然虛明。即人物至時。其應付處。為妍為媸。又適如其分。此之謂無所。若前有所待。後有所留。中有所著。皆不得其正矣。○心不正。有深有淺。即正心工

太亦有深有淺。若深言之。即與之隘。息之不恭。亦是不正。虛心不節。○與上文直下。有所即不在之說是。○觀不見三句。亦有精有粗。粗處。非其物而不見。不聞。精處。則不辨是非。亦是不見不聞。更精之。則不能盡其聰明之理。亦是不見不聞也。看註。不曰心不存。而曰心有不存。不曰無以宰其身。而曰無以檢其身。看一檢字。當指辨是非一層。說饒氏借粗明精之說。亦未確。

此謂節。○上節是以君子數句。是此節正註。而繫之上。節使文勢一氣滾下。即時文中先發揮後點題也。○本章只說心不可不正。却不曾說如何正法。朱子補一敬字。最精微者。戒慎

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也。無事之時。常常如此。則能至而不滑。既事之後。常常如此。則能過而不留。即臨事之時。亦是可好而好之。可惡而惡之。而不逐物而移矣。○北魏本此節上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二十二字。

傳八章。○首節身不修。猶只是偏。次節一語却舉其不修之甚者。乃是偏之為害。家不齊意。尚在言外。故末節用反結。

齊其家節。○修身有屬所存者。非禮勿視云云。是也有屬所接者。好而知其惡云云。是也。心為五官之主。故視聽屬之上。意親愛五者。則身與家人相接矣。故屬之此章。○其所親愛。原是所當親愛者。所字無病。病在辭字。○舊說因註有常人字。

謂此章不是說正心修身的人只泛指衆人說細玩之亦非是陸稼書云無論氣質用事物欲鋼鐵的人任情多差卽或平日讀書窮理講究得極分明及身上發出來便偏了平日正心誠意操持得極謹嚴及身上發出來又偏了學問之人往往與衆人一般雖病有輕重而同爲一偏數語說得最妙與故字天下鮮矣字神味婉合○偏字一層陷於一偏一層下節偏之爲害一層始時不察不過偶然之蔽也習而不察便陷於一偏矣又久而不察便偏之爲害矣孟子說心之病先蔽次陷次離正與此意吻合

故諺節○故字與上直接而中間却有層遞朱子云上面許多

四書約旨

大學

五

偏病不除必至於此玩必至字可見由偏而陷而爲害正有層遞在

此謂節○上節是則偏之爲害二句是此節正註與上章一偏

○此章亦不曾說身如何修法而朱子不補言之何也身之所接未有不根於心者人能常常有察不至於偏則身已修矣○正心之功兼存養省察而存養爲要蓋心未正則中無主必存得這主人翁方能役使羣動故省察亦只是存養的隄防若心既正則中既有主故修身以下只須用省察譬如主人翁在家常常防範則僕隸自不敢放肆走作矣

傳九章○此章至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大意已盡孝者以下又

反覆申言之詩云以下又反覆咏歎之

所謂治國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是說國不要治只一修齊便了只是所以應而及之國者總不外此成教於家者耳○成教於國有不待我推而人自化者所謂上老老而民興孝是也有必待我推而後人化者所謂求諸人非諸人之事也君子既有治國之任則民之不仁不讓我須教導蓋戒之民卽興仁興讓我須鼓舞成就之如何說只消齊家便了但要以此教人必先我實能以此自盡我不能自盡則無以化之而民之心不動民之心不動卽日日以此教之亦無益也故此章要緊全在自盡上○孝者三句只明家國之一理孝

四書約旨

大學

六

弟慈屬家不屬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不屬國人蓋君子有家國人亦有家君子自家以外曰國衆人自家以外亦曰國家裏面尊的是父國裏面尊的是君家裏兄長是長國裏官長亦是長家裏有子孫要慈國裏有衆庶亦要慈其理總是一樣的故行之於此卽化之於彼註中此所以三字要玩只說所以能化之故尚未說到化

康誥節○此因上慈者所以使衆而言而孝弟之理已都在內見這個道理都是出於性之自然只人自家忘却這所性之理故自家不能自盡自家不盡故無可推故卽書所言保赤指出這個端倪與人看要他識其端而推廣之耳如孟子易



牛章要王察識是識其端意。要王擴充是推廣意。但此節只重要人識其端未到推廣也。而推廣之是預透下而後求諸人非諸人意不甚重。

一家節○識其端即知此理之出於天而自家盡其孝弟慈自不容已。則其化之所至自足以由家而達於國矣。此效亦只是以理言之。○凡孝弟慈之藹然相親處都是仁。孝弟慈之秩然各得處即是讓。貪讓之反是仁之反。○如何令一家仁讓即有修身以教家在內。故即引一人定國証之。而下便承一人說去。

堯舜節○夫此理爲人人之所同則宜民自動於善。況上又有

四書約旨

大學

七

以令之如何不從而民乃有令之而不喻者。此無他上之人不能自盡其理以化民即推之無可推也。○治國平天下皆有所化皆有所推。此章從修身以教家說到治國上來故說化一邊重。下章從治國說向平天下上去故說推一邊重。實互相發也。○自堯者所以事君放開直到此處方收到君子身上。故不特說相通之理不粘然君子即說感應之機亦不曾粘然君子一粘然君子則說貪戾桀紂都費手矣。○註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須看得活。蓋本文堯舜只可說一人不可說一家其實上引一人定國原是証一家仁讓則承一人定國即是承一家仁讓也。

故治國節○故字緊頂藏身不想不能喻諸人來與前不出家

而成教於國句相應不可因註通字說得錯雜無序。○前面說家國相通之理正見我無此理便無可通也。說立教之本不假強爲正見我無此本便無可教也。說家國感應之機正見我無以感便無以應也。總歸到藏身之恕上來故此句一拍直上。

桃之四節○全要得咏嘆淫佚之妙。若必註解詩意是如何說我引之又何如說其妙全失矣。○三節分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說非是。此處宜家人宜兄弟即是修身以教家事不是此下別有個教家也。且引書風全重其儀不戒

四書約旨

大學

太

句因詩言儀字未暢故以其爲父子兄弟尼法明之何嘗重在正四國上。

傳十章○此章頭緒似極多只提起三句便若網在綱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一句平天下之要已盡矣。然何以有能絜矩者有不能絜矩者其故全係於德之能慎與不能慎故又提出君子先慎乎德一句。慎德即所謂明德是既由新民而推本明德矣而其所以能慎德以絜矩不能慎德以絜矩者又有故焉。其要全係於心之忠信驕吝故又提出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吝以失之。絜矩便是治人之術慎德便是修己之術。胡雲峰謂大道即絜矩之道已忘却慎德一層。居

又云但知修己爲明德治人爲新民謂是另起總結收歸頭經竟與上文無涉亦忘却本章絜矩慎德兩層大眼目也。首二節是一頭詩云樂只君子以下說務在與民同好惡慎德以下說而不專其利泰誓以下再說務在與民同好惡生財以下又說而不專其利蓋利者人之所同欲不但他飽食煖衣之欲要財即他仰事俯育遂其孝弟慈之願也要財我專其利則民不得遂其所欲者多矣故通章發明絜矩皆以此言之舊說以理財用人分載則於本章三言得失而略益加切意都不可曉解矣。

平天下節○老老長長○亦是君子修身以教家民與孝與弟

四書約旨

大學

末

不倍是成教於國知一國之人心無異於家即知天下之人無異於國此處便藏個矩字在內。○上章說化處多此章說推處多此處相承便見得有其化之必有其推之圖與天下一般只言之有序耳。○絜矩二字從來說不分曉或謂矩是心或謂矩是則或說要把個矩去絜或謂絜之而後成其爲矩細看註中亦可見人心之所同便爲矩字生根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便爲絜字伏根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所同二字便是矩推以度物推度二字便是絜蓋上下四旁的人個個要孝弟慈是合上下四旁的人心看來恰是一個方方的我必使上下四旁的人個個遂其孝弟慈是合上下

四旁的人還他一個方方的我以此同然之心度人是絜矩我以此同然之心度人而使之各得分願是絜矩之進道字極重有多少政事在內。○絜矩未嘗不是恕然恕較小絜矩較大故朱子云到這裡節次成了方用緣。○註中各得分願分字極精願無涯分有限如同是孝天子以天下養大夫士以祿養庶人只能以力田服賈養耳然各各使他仰足以事父母便是得其分願矣不然無涯之資願儘多如何得遂所惡節○只發明絜矩二字之義不粘君子身上說合上下前後左右繞成一個方的故必如此言之纔畫出一個矩字來。○單以惡言者以惡爲人所尤切也下節便兼好惡說

四書約旨

大學

中

樂只節○此言能絜矩者起下得字。○民愛之如父母只是得衆而得國已在其中

節彼節○此言不能絜矩者起下失字。○詩只說師尹故補出有國者字。○爲天下僂即是失國而失衆已在其中

殷之節○此結上兩節。○未喪師即得衆喪師即失衆所以得之失之從能絜矩不能絜矩來得衆即天心留而得國失衆即天命去而失國天命即在於民心也。○註中能存此心即指儀鑒于殷峻命不易這一點兢畏之心奉上不可不慎來趕下先慎乎德去

先慎節○先慎乎德應上不可不慎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

這半節本是上三節的結穴，但說到此忽又生出財用一層。見有國者不可專利以拂民之好惡，總柱又因財貴以明能絮矩與不能者之得失，因字最精。○慎德即明德，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也。格物致知則有以明夫好惡之理，誠意正心則有以清夫好惡之源。格致之傳雖亡，而誠意修身齊家傳皆提出好惡字，而此章則舉好惡公私之理而極言之。層次節節不同，而道理却是一串到底。

德者節。○德固不單是財之本，而就財用言則德亦即是財之本。呂氏謂本則理一末乃萬殊，只是一個明德對新民言則新民爲末對聽訟言則聽訟爲末對財用言則財用爲末須

四書約言

大學

卷

枯末看又須詳末看其說甚精。

外本三節。○此三節與後生財有大道三節遙見得財爲務則民散而財亦散。

康誥節。○固是因上貨財之得失而結之，然大意只重慎德上。慎德善也不慎德不善也，慎德則能絮矩不慎德則不能絮矩。○天命與人心只是一個，前說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又推上善不善一層，故曰益切或謂前只說得民心失民心，此說得天命失天命爲益切非也。前獨不去峻命不易字。○傳之首章二章發二命字，此纔是照應結束處，我之明德受於天，新民之責亦受於天，能新其德以及民，使新命終不

能慎德以絮矩，便失天命矣。

楚書二節。○此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亦是因引康誥一片滾來，不外本內末則好惡同民，外本內末則好惡拂人，上數節雖無好惡字面，看朱子總柱與民同好惡而不得其利，皆推廣絮矩之意也。可見同好惡爲絮矩之實，而不專其利又爲同好惡之實也。林次崖云：絮矩是與民同好惡，然民之所以遂其好惡者，只在財用上。人君所以不能與民同好惡者，亦只在財用上。最語甚精。

秦誓節。○此節原與康誥三節一片滾來，亦是說好惡公私，但說到如疾之人妨賢病國，十分可惡，故又生出下節遙說到

四書約言

大學

卷

用人一邊去，與上方說慎德忽入財用同是一樣神妙。朱子或問云：言好善之利及子孫，不好善之害流後世，亦由絮矩與否之異，可見本與上文一片到後面忽恍恍惚惚轉耳。○若有一个臣只指有容的人，秦誓上文原有昧昧我思之一句，有容其所思，媚疾非其所思也，只借來作一反照。○斷斷無技巧開休休有容句合，文法與論語不違如魯爾相似，註中於斷斷去誠一之貌以貌字與心字作襯，極妙。言泛觀其貌似乎只是一個老成朴實無甚才畧的人，及深窺其心乃知他休休有容，舉天下之才皆其才，天下之德皆其德也，斷斷只枯無技巧，休休只枯有容，看俗講認然他無才固非，但於

斷斷謂是心之誠於休謂是心之公又分休是體之廣大有容是用之兼包頭上安頭支贅甚矣。其如有容虛喚起實能容之緊緊相應中間四句正有容之實。如何能保子孫黎民便有滿朝賢俊經理分獻觀實樂利許多事在。尚亦有利哉與若有相應是懸空思想光景。

惟仁節。因上說到媚疾之人妨賢病國十分可惡便說惟仁人能惡因仁人能惡便并說仁人能好直打轉前面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上去文章之妙真是飛行絕迹。來路只是惡一邊去路却是好惡兩件。特提出仁字要高着眼仁者當理而無私心前面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只說得民

四書約旨

大學

論

情未說得天理必所好所惡真能盡天命之則纔是天命天討註云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不然徇己之心固是私即徇民之心亦私也。亦不是說前面好惡同民未當於理只尚未說及耳朱子於絜矩註中放一分字正是此理。

見賢節。此又於能絜矩不能絜矩兩者中間補出一等人皆甚。如何能見賢見不善彼亦皆從事於格物致知只是不曾知得透到格物知至也如何他也舉也退彼亦不是全不曉得誠正只是不曾做得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以求自慊也此朱子所謂半上不落下的人。看此便知大道非忠信必不能得。

好人節。人之性性字從天命來此正是大公之理若人之性則儘有不得其正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如何一槩從得看孔子誅少正卯而魯人多疑可知仁人未嘗不拂人之情只不拂人之性今人於性字忽過便不見好惡公私之極極字。前節南山節只說僻此好惡拂人則不止於偏矣故前只說失國此并說舊身皆進一層語。前南山有身絃字好惡拂人其惡甚矣若從格致誠正過來的人宜可不必粘好惡拂人其惡甚矣若從格致誠正過來的人宜不至此然天下事理欲不並立公私不並存不到當理無私地位則因一念之私而由偏而陷由陷而害竟至於相反未可知也。○看此節便知一驕泰即不能無失。下是改字可直拍矣。

四書約旨

大學

論

是故節。註治人之術根絜矩來絜矩乃新民之極功也修己之術根慎德來慎德乃明明德之要領也前說先慎乎德既由新民而推本明德矣至於忠信二字又指出明新吃緊關頭直貫徹三綱領八條目中是秦晉四節結穴是平天下一章結穴亦即是一部大學結穴。舊說以大道為絜矩之道已忘却先慎乎德一層呂氏所謂絜矩忠信皆所以行此大道則又不是絜矩是新民之一節如何反以絜矩行明德新民。呂云忠信即誠意章之自慊慎獨此則得之而未盡蓋格致亦須忠信不曰誠意始也如吾輩讀書亦格物中一事舉業家就詩書依口學舌於自己身心了無交涉便不是發



已自盡之志明季講家動率聖賢語句附會自己綱宗卽不是循物無違之信此條一差故下面七條一齊差却。人都道忠是體信是用難在忠上愚却道信字更難天下有一人便有一人的理有一物便有一物的理同此人物而一時又有一時的理君子以人治人聖人因物付物而其損益進退又要與時偕行不執一部周易也不見得此理到神妙處不執一部周禮也不見得聖人運用此理到熾熟處明儒只說自盡其心却不道不曾見理之精而以我的意見處之隨處都錯譬如醫家病症認不真藥性識不透下藥都錯到人藥死謂我心已盡反心無愧可乎。學者於此只是自謂我心

已盡泰者修辭只是看得物理易明只此一語粗疏忽略的心便要得好惡拂人地位。○前康誥節只說善則得之此又說忠信乃得此善只說不善則失之此又說驕泰卽失此善又進一層故曰益加切矣  
生財節○忠信則能慎德以絮矩則有人有土有財有用不待言矣因憶前只說得財之不可聚於道理尚有未盡蓋財者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載祭祀賓客之用恒於斯兵戎祿秩之用恒於斯倘視之爲輕沒一個經理之法必不給於用不給於用必仍至多取於民故又說一個生財有大道看一部周禮於天官冢宰纔說入法治官財八則治都鄙八柄取器

臣八統馭萬民以下便說九職任萬民九賦敘財賄九式均節財用九貢致邦國之用故是節正是聖人實裕經濟不然但說財不當重便只是空套好看話。生字對聚字看。大道對頭會算敘之小道說與上節大道字無涉。有謂此大道之一事總蓋此是從生財指出大道來不是從大道中抽出是財來也

仁者節○上節與外本內末通對此節與財聚財散通對下節與出入亦皆通對文法絕奇。○前搭入財散則民聚句爲反中之正此又搭入不仁者以身發財句爲正中之反文法又絕奇。○仁者卽前惟仁人字必忠信以慎德慎德以聚財後成得仁者。○不聚財便是散財不是把財去散與人未有節○上好仁卽是不外本內末下好義卽是民聚其事終又是中間夾一機只歸結無悖出意。○必提好仁說起正見德是本財是末與德者本也節相照

孟獻子節○此下二節總是就上意反覆丁寧見得有國者當重義不重利。○此節只就理之是非上說。○富馬乘三段一層大似一層見富馬乘者尚不可與民爭利何況伐冰之家伐冰之家尚不可與民爭利何況百乘之家百乘之家且不可與民爭利何況有國者孟獻子原是百乘之家而傳者意則重有國也若將獻子語呆作三平亦失語意。○爲利利生

與知者利仁利字一橫只當好字看便是若說義中有利便多一拆

長國家節○此一節又就事之利害上說○務財用即是外本內末彼為善之便是好人之所惡苗至則天命去官至則人心離直收盡所引文王康誥意○義利兩字其辨其精凡一毫私已即是利無一毫私欲即是義格物致知便是辨此義利之界正心誠意便是清此義利之源能辨得此界限分明澄得此私欲淨盡是其能慎德能推得此利公平周徯是其能素矩而天下平矣○孟子開口一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便是管子蠲骨其俚

四書約旨

大學

卷

四書約旨

荆溪任啟運鈞著

男翔樵柯校

中庸

中庸大旨○首一章是總冒末一章是總收中間分三大支○自天命而之人者道之原故首章從天字起蓋人以合天者修之至故末章以天字結○中三大支總以仲尼立道之極故第一支從仲尼日起仲尼所言無非中庸也第三支以仲尼祖述憲章結仲尼所行無非中庸也至五至誠二章原分一章○中三大支第一支說德辨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此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第二支說道道不遠人道之達端乎

四書約旨

中庸

一

夫婦也小也舜其大孝三章道之察乎天地也大也自父子合而兄弟翁而父母順道之所為造端乎夫婦也舜以大孝而受命武周之達孝通乎事上帝道之所為察乎天地也費隱章言夫婦不遠章言子臣弟友同政章始備言之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第三支說誠盡性誠者之仁致曲誠者之仁而知誠者之知成物誠者之知無息誠者之勇疑道誠之者之勇誠者誠也誠之者亦誠也此所謂行之者一也非知仁勇不足以明道而行道故第一支以三德先之非誠之至不足盡知仁勇而明道行道故第三支以誠終之前後二支為中一支而發也中支之中鬼神一章為全部之中樞樞

言體物之理而指其德之實曰誠前接天命後起天載以明誠之理出於天人必至誠而後盡人以合天所謂一篇之樞紐也。○君子誠之之學其大目有三存心也致知也力行也存心立乎知行之先貫乎知行之內統乎知行之終故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始以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中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致知也圖執所以力行也非知無以爲行而行之未至即知之未真故以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與存心對舉明知之爲尤要也慎獨則界於知行之交平日知之未精則當養亦無以爲察而

四書約言 中庸

二

不察之於此則行之失將不可勝窮也戒懼以存心所以致中也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知無不明行無不熟所以致和也致和以盡乎道體之細致中以極乎道體之大而修造之功與天命率性一以貫之乎

天命章○分兩段看前三節明道之原於天備於已而人當盡其體道之功也後二節又即人情性之德以明天命率性之意而言人體道之極功也○首節天命從源頭說下來見天地萬物之理總具於吾身末節位育從吾身說上去見吾身實足以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朱子總註首節明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道也者二句言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戒懼慎獨二節言存養省察之要末節言聖神功化之極

天命節○上二句連讀下一句另讀上二句一直順下一句

却倒挽上去總重一道字朱子總註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不可易一句盡之○不可易謂舍此別無教法○大意言今之言教者莫不言道矣殊不知道非起於人爲乃天命之性而人循其性之自然者即是也聖人之教亦是修此而已豈有他哉○論天命之篇有理然後有氣有氣然後有動靜氣動爲陽而後有天氣靜爲陰而後有地則道字原在天命之先今從人身上說故推其原只從天命說起○天字有與地對者上天下地也天字有與人對者理未屬於人即天也道天字包得地○天地也只是氣但氣陽動處必健陰靜處必順

四書約言 中庸

三

道健順便是理○既有陽動則動之初是少陽其氣爲木於時爲春於方爲東其理在天爲元在人爲仁在情爲喜在倫爲父子動之極是太陽其氣爲火於時爲夏於方爲南其理在天爲亨在人爲禮在情爲樂在倫爲長幼既有陰靜則靜之初是少陰其氣爲金於時爲秋於方爲西其理在天爲利在人爲義在情爲怒在倫爲君臣靜之極是太陰其氣爲水於時爲冬於方爲北其理在天爲貞在人爲智在情爲哀在倫爲夫婦既有四象則必有中氣其氣爲土於時爲夏至於方爲中央其理爲信在倫則爲朋友也○理是氣之主宰氣是載理的○人得氣之全物得氣之偏草木又偏於禽獸○

人中亦有偏全但偏處只有極多極少不是全缺一行。○氣有偏全亦有清濁又有純駁得清者智得濁者愚得純者賢得駁者不肖。○人與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即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食色之性從氣上來仁義之性從理上來。○性無不善氣却有清濁純駁之不同但氣偏便把這理亦偏了氣濁便把這理亦昏了氣駁便把這理亦駁了然性畢竟是善的故人人可以把氣扣轉來。○禽獸亦有理如虎狼知父子蜂蟻識君臣雁有兄弟之序雕鵲有夫婦之別以及草木如交讓樹慈孝竹之類但他識不全只有一兩件人便是件件完全的。○禽獸草木之氣也有稟得極清極純的便爲麟

四書章句

中庸

四

鳳爲芝蘭也有稟得極濁極駁的如犬豕豺狼之類是也更有一種乖戾之氣在人則爲盜賊禽獸則爲梟獍草木則爲荆棘之類。○人以理義之性爲主便是爲聖爲賢若以食色之性爲主便與禽獸無異。○性有以氣言者生之謂性之性也有以理言者性善之性也有兼氣質言者性相近之性也此天命之性只以理言朱子從氣說來所謂論性不論氣不備也。○註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句便爲後位天地育萬物張本。○率字無工夫是自然流出的率其仁之性便有親親仁民愛物逐層流出來率其義之性便有敬兄敬君尊賢各樣流出來。○修道是屬其不及抑其太過而歸之於中。

教雖是聖人所設然但是還其性之所固有如穿牛絡馬亦是他生來有此理故聖人因之。○人也有性有道德物也有性有道德物不可責以修道之功故人能自盡其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物却不能自盡其性。○論性不論氣不備然到底只重理上論性不兼物亦不備然到底只重人上。○道訓路最妙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而此處物之義又是自然流出來如老者該安少者該懷這便是在物之理我去安他懷他是處物之義而見老者道安之之念油然而生見少者道懷之之念油然而生是率性之道

四書章句

中庸

五

此二句明道之實體備於已對下節看則此二句從道之廣大處說莫見莫顯又從道之微密處說。○不可離有二意一是原本於天朱子所云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備也一是當盡於人朱子所云循之則治失之則亂也惟道原不離人故人不可離道不然說人即離道而道原不離人竟成桀紂所行也還算是道若說道會離人人務要不離道又似說成假合矣。○註中無物不有是橫說無時不然是豎說。○無物不有物字兼人物之物事物之物在內如老安少懷老少是人安懷是事耳聰目明耳目是物聰明是事原不相離。○戒慎乎其所不睹不是到不睹時去戒慎言暗時固戒慎暗不睹亦

戒慎也。恐懼句亦然。乃是從動處說到靜處。註中雖不字亦字要玩。

莫見節○上節既兼動靜而言。本該得此一節。此又於由靜而動之交。指出要緊關鍵。以見得此處尤當謹耳。註中既常字。尤加字要玩。○細微之事。亦在獨中說。蓋事未做出來。任他大事。此時還是小的。○大約上節即大學正心註敬以直之。此節是誠意謹獨。○存天理。何以屬戒懼。自睹聞至不睹聞。無不戒懼。自無人欲之可言也。遏人欲。何以屬謹獨。方動之時。有道心。亦有人心。人欲。插脚處。每在此。其幾不可不慎也。○不是說動處都是人欲。只是人欲每從動念處起。○上

四書約言 中庸

六

節是存養此節是省察存養是全體工夫。省察只在幾上用。力存養。譬如人之養子。衣之食之。總沒間斷。一般省察。又是於他寒暖飢飽。留心檢察。不是存養外別有個省察。

喜怒哀節○上言戒懼慎獨。本可言戒懼慎獨之至。即能天地位萬物育。然人到氣拘物蔽以後。與他言天命言率性。他總信不及。故又即喜怒哀樂。指出天命率性來。人即不知有仁義禮智。未有不知喜怒哀樂者。若謂性中無喜怒哀樂。則動時喜怒哀樂。從何處來。可見即未喜未怒未哀。未樂時。原有此喜怒哀樂的理在也。此非天命之性而何。如見孺子入井。便哀這哀處。便是仁之發。如見孺爾。爾便怒。這怒處。便是義

四書約言 中庸

七

之端。知喜怒哀樂。根於中。即知仁義禮智。根於中。不言仁義禮智。而言喜怒哀樂。舉人易曉者。以明之也。○性不可見。極難言。故要言性。必從情上指出。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亦是此意。○不中節。便乖戾。故中節的。即是和不和。便不可行。故和即是天下之達道。○首節言率性之謂道。此言天下之達道。下面一路說道。不問不行。到底道是何物。至君子之道。造端纔說出一樣。君子之道。四又說出四樣。五者天下之達道。纔總言之。與此處呼應。中間說大孝說作述說達孝。只舉父子一倫。明之。可見聖賢說道。只重在人倫。說五倫。尤重在父子。父子一倫。出於天命之仁。君臣兄弟朋友。皆從父子出。義禮智皆從仁出也。故後面說修道以仁。又曰。庸詎其仁。人於此。不實落做來。逐日說書說文。究竟不識一道字。○夫婦一倫。屬智。而父子之仁。却又從此出。此貞下起元之理。○性不可喚做中。是以中狀性之德。情未必盡能。和是以和見情之正。○無人不有此中和。却無人能盡此中和。所以要致中和。若人本無之。亦無可致。人盡能之。亦無待致矣。○不是說倫外無道。道體物而不可遺。即一草一木一瓦礫。亦有道在。但有本有末。有緩有急。人之知行。且務其本之當急者。致中節。○人所以分戒懼為靜。存慎獨為動。察者其誤。皆始於此節大註中。至靜之中。應物之處。二句。不知却忘了自字及

以至字也。若單戒懼於動而靜時不戒懼則未發時便放倒去走作去何以能中故必由動時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然後為中之極也。若但審幾於獨而應物時尚有差謬或一事當而他事不然何以能和故必由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過不然然後為和之極也。蓋有一毫偏倚不可謂中即一時無偏倚而後時或失亦不可謂極其中有一點差謬不可謂和即一事無差謬而他事或不然亦不可謂極其和約者自外收而入精者自內審而出。○上節釋中和只說無所偏倚無所乖戾此節釋致中和方說無少偏倚無少差謬又加其守不違

四書約言

中庸

八

無適不然一昏致字總說得盡。○或問謹獨的人尚有差謬乎曰謹獨只是誠意一條事意誠而心未正如有所忿懣親愛而辟其差謬處尚多但只是官塘走差路耳。○致中兼動靜原包得致和在內天地至太原包得萬物在內故以天地位屬致中萬物育屬致和其實致中致和不是兩事天地位萬物育不是兩時。○心是主宰氣便流行主宰處只是理之一流行處便有分之殊。○致中極難致和便有可下手處做到致中則動靜兼該內外交養致和不待言矣。○位育有天子事有庶人事天子分最大政位育之效亦大如堯舜之平天成地實是做將來若諸侯止做得一國事大夫止做得一

家事然如文王便做到三分有二其命維新圖不得而限之孔子成春秋孟子闢楊墨一治之功等於禹湯其位育亦不是小小事此又看中和所推的分量何如耳。○致字與致知致字一般戒懼慎獨工夫做得一分則中和氣象便見得一分位育效驗亦便見得一分工夫越進則效驗越大此須自家身上體驗出來。○天君泰百體從違便是一身的位育父母順兄弟翁婣子舍這便是一家的位育朋友遠來英才樂育這便是吾輩儒生的位育及國與天下若天子諸侯的位育須做到寒暑節風雨時民無害氣物無害生。○堯舜之德被四表格上下位育至矣而共謀諸人自是不位不育春秋

四書約言

中庸

九

戰國篡弒相尋兵連禍結不位不育極矣而孔孟自是位育故致中和各人須做各人事仲尼章。○此章分別君子小人之大異天下之事不入於善即入於惡並無中立之路故開口喝破。○如何是君子只是兢兢保守此天命之性如何是小人只是不知天命而不畏仲尼節。○一部中庸總是尊一仲尼以立道之極看第一支歸到索隱章第二支歸到問政章第三支歸到祖述章至聖至德小德說下誠承大德小德說下故此仲尼二字是全部中庸骨子。○天有命聖有訓聖訓即天命也仲尼曰三字與上章天命二字接看。○人道子思作中庸表揚祖德意思多此以私心看大賢也仲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實總羣聖之大成實是道之至極有仲尼而天之理盡在仲尼之身有仲尼而天之命即在仲尼之訓。○此章中字兼上章中和二字不偏不倚是中無過不及即是和不偏不倚是中無過不及是中之用。○中字只是俗說恰好這恰好處有何希奇故曰庸然天下事求出奇反容易正惟恰好最難故曰中庸其至中庸不可能。○註中體字是體之於身或謂體字是說君子真道爲他不着工夫或謂體之是着力字皆非也君子體之自有工夫但此節只劈分兩種人大界未曾說到工夫工夫自在下節指出

君子節○上節劈分大界此節乃指出所以分界關頭人見說

四書約旨

中庸

十

君子中庸孰不以爲美然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不是他生來便如此中庸亦不是他做了君子便放心落肚如此中庸他平日費了多少工夫做到君子地位猶時時戒謹恐懼惟恐一念之違一事之錯與天命相違故能如此中庸也見說小人反中庸孰不以爲惡然他也不是生來便如此反中庸也不是他做了小人便無一事不反中庸他平日全不知學問已做了小人也還說天命何足畏一味肆欲妄行遂至於此也朱子云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無忌憚者亦有之只玩之也字而字便得其意。○中字見上節註此傳並無異議故知中字兼體用時字亦該動靜戒懼不睹恐懼

不問原是該動靜工夫但靜時只有一樣動時却有萬變。○君子知其在我其字指天命論語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正與此相發明。○此章談處甚多有以君子爲實時中爲學者有以君子爲靜時時中指動時者有以爲君子在平素時中在臨時者焉謂君子自是學問做底如何說實但這道理無盡處得一番又一番此心難存著一放鬆便走失不但大段不著未可自足即已做到聖人地位也不會有放心的時如文王整道未見孔子假年學易可見故此君子身分即一日高似一日他戒懼的亦一日凜似一日如何可盡定是那一時。○戒懼恐懼

四書約旨

中庸

士

即是隨時處中惟隨時處中故無時不中不可分戒懼是功時中是敬。○或因朱子云君子只是說個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恰好了事便道此君子只是質地謹厚的好人此大非也難道下句時中只是恰好了事解作世人處事停當乎中庸其至章。○民字上承小天下起愚不肖。○中庸是道龍之是德子思要以能字引起下節龍不可能唯聖者能故剛却之爲德字增入能字。○用不離體者無不偏不倚之體從何處做出無過不及之用來則言無過不及而不偏不倚已在其中矣。○註中過不及字亦是爲下節張本。○中庸之道盡入當行此民字只當人字解註中世教衰乃夫子立言意也

在子思引之却不重此不必十分附會

道之不行章○此承民鮮能而申言之

道之節○知行相因並進而知必先於行譬如走路一般必先曉得這路從何處走然後可以去走此行之由於知也必實實走去繞於這路上曲直險易都識得真此知出於行也走得一里望前面去又多見一里則行又生知多見一里又好走上一里則知又生行○智者只向知一邊去故不能行究其所知入於索隱一路則非中庸之知也賢者只向行一邊去故不能知究其所行入於行怪一路則亦非中庸之行也此要從交互處說故本經病痛只畧提起愚者如不識路

四書約旨

中庸

主

竟不去走不肖者無志於走他亦不問

人莫節○人即上智愚賢不肖的人飲食亦道中之一事兩也字慨歎不盡意味深長○朱子云飲食譬日用味譬理譬猶曉也言舉其易者以曉之○註中察字在知字前不察故不去求知不知故不能行不可以察字當知字○行之而不知則其行妄行也單結知字以起下章

道其不行章○此承上章鮮能知來不能知則不能行矣

知其章○此承上章見必如舜之大知然後能行也○好問至執兩端總是知用其中於民纔是行○細分之則好問一層好察一層隱揚一層執兩端一層好問是求之博好察至執

兩端是察之精而於中適言又見其無遺善惡隱揚又見其廣大光明意然此意比於總之只是個擇之審○察是辨出善惡來惡既隱之而不揚則所執者又是就善中細察○中不是兩端之中如該輕厚則極厚也是中該極薄則極薄也是中或九分或八分或二三分總要於這事理上恰當○舜固是聰明睿知又能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其智益大如江海之納百川也○至善之理雖出於衆人然他自家却不見得一入聖人之耳雖尋常言語都見至精至妙處○其中或衆人所曾著者或千百人言之而究不曾有一人著者然合并攏來這個中即昭然可見亦是取之於人○註中又補出

四書約旨

中庸

主

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意最妙若我無權度則其說愈多越紛亂不知所從矣○要識得這權度精切從何處來在聖人固是聰明睿知然亦未有不從學問中出者大學格物致知四字便是求此實落工夫到得物格知至則權度在我矣人皆曰章○此承上章見不自用則爲大智自用則自私而反爲不智大智則能行不知則不能行要其所以不能行者到底還是知之不真也以起下章之意○上半節與起下半節不可平說○註中即好問用中之事不可粘朱子是釋擇字言必如此方可謂之操非謂本文予智者言也

回之章○此承上章見必如回之能守然後爲其知也○得一



並即足得中庸之理不可沒有但既言一善亦只在散殊處  
說或問散殊之中則因物而見如何守得予謂萬殊之中  
一本之中原不是兩個知到熟來便觸處逢源也○註中其  
知二字提起在擇守上不是以擇爲知卽上章所謂在我之  
權度精切不差也真知是一貫擇善却有萬殊○或問有其  
知然後能擇固矣然則無真知者將竟不能擇乎抑別有其  
知之法乎予謂下學且須從擇起看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云所以擇善而爲知可見逐日如此學問思辨到得久來見  
地日益明理路日益精自能有個豁然貫通處到得豁然貫  
通則真知在我而萬事萬變皆有以辨析之而不差矣不然

四書約旨

中庸

章

沒個真知擇去擇來全沒個把鼻不從格致入門空妄想個  
真知亦全沒個把鼻蓋此與上章都是說成德的人做個榜  
樣故未及下學入門處至問政章後半乃詳言之

天下章○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必勇之意○顏淵平日說齊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何等勇今人不特於齊  
推爲生安而不敢幾卽回之好學亦並無第二個只生無此  
有爲之勇耳故不可能字雖遙接前民鮮能之而意却只承  
上章也○均得恰好辭得恰好路得恰好便是中庸若不論  
合乎中庸與否而但說均之辭之蹈之則不特賢智可能自  
愚不肖亦未必不可而及矣○均天下國家近智辭時辭

近仁蹈白刃近勇然此三事中亦各有智仁勇在夫子只舉  
幾件極難的事觀起中庸之九難不曾先列智仁勇之條目  
而以此三事實之也○三事越說得難則可字一轉越有勢  
○資之近是一種人屬賢智邊方能勉是一種人屬愚不肖  
邊○知不到無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精仁不到無一毫人  
欲之私便不能熟非有大勇的人如何把入欲之私能克得  
如此淨盡

子路章○此承上章言中庸雖不可能而惟勇則可以能之也  
子路二節○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從氣習來而強從性分來而  
汝也謂性分中所自有之強也○南爲陽方故其氣剛而又

四書約旨

中庸

章

近海得水之氣故柔弱北爲陰方故其氣燥而又多山得山  
之氣故剛勁○南方也未必個個柔弱北方也未必個個剛  
勁只他大段氣習如此彼卽不如此者亦以此爲賢

寬柔節○教亦有不當寬柔的無道亦有當報的今一於寬柔  
一於不報便偏不然此尚有忠厚意思故君子居之黃鵬飛  
反謂是好險大謬○君子居之亦只說君子有時如此非謂  
南方人都是君子也故謂南方之強亦是好人則可謂此君  
子只是好人却不可○此極柔弱如何說強蓋於人所不能  
忍處而忍之亦強也

枉金節○子路好勇是北方之強一種南方之強雖偏在子路

未嘗非對症可用之藥。故其詞有軒輊如此。則知不必果向南方北方註解辨駁。

和而節○四句有分看道理。有合看道理。凡人和而無節。必至於流。而能不流。中立無依。必至於倚。而能不倚。富貴易遷。而能不遷。寒貧易移。而能至死不變。此四句中各有強處在也。柳下惠可謂和而不流。却於中立不倚一邊欠些。伯夷可謂中立而不倚。却於和不流一邊欠些。能處富貴者。或未免戚戚於貧賤。貧賤有守者。或富貴不能為。必合四者。纔見時中之理。此四句中總成一個強字處也。○四不字。要就得有力量。纔見強字。○兩而字。總是轉語。不必說中立原是不

四書約旨

中庸

朱

倚○陸稼書云。處眾亦有和處。亦有中立處。不必說和屬處。眾中立屬處已。○自勝其人。欲之私。與上註無一毫人欲之私相應。但自勝是用力。無一毫是現成。

索隱章○此章結上十章見中庸之道。惟仲尼為能之也。

索隱節○此節重首一句上。後世有述句。只宕起下句耳。其餘朱註已明。

遵道節○此節重第二句上。○力之不足。到底還是知之不真。則能擇乎善矣。正照予智節擇乎中庸句。

依乎節○李岱雲云。章句以依乎中庸對索隱行怪。以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對半塗而廢。大有深意。知行之通者。只是起手

就差。若起手不差。自不愁他中間廢棄。其失處恒在於始知

行不及的人。畧見得些子。姑且做去。見原不真。行又不力。到得後來。越發難了。其失處每在於終。所以朱子於舜回二章。既以問察隱揚為知之不過。而於執兩用中言非愚之不及也。既以擇乎中庸為賢之過。而又於服膺弗失言非不肖之不及也。○聖人不為索隱其智處。合下便與人不為行怪其仁處。亦合下與人不為故。不但曰擇乎中庸遵道而行。而即着個依字。到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義精而益精。而為智之盡。仁熟而愈熟。而為仁之至矣。言不待勇而裕如者。蓋勇只為中等人說法。若賢智的人。便不怕他沒勇。只怕他勇

四書約旨

中庸

朱

到差路上去。故於索隱節。即曰不當強而強。況聖人至誠無息。又何待就勇乎。○惟聖者能之。固是聖人的謙辭。然於此正可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至於義精仁熟。而其戒慎恐懼者。猶未之有已也。直與前君子而時中相照。

自右第一章至此為一大支。慈意第一章是一部全書之冒。猶人之有首。不當單屬第一支。仲尼曰一章則此一支起處也。○此一支以德言舜知也。顏淵仁也。夫子所告子路之強勇也。直起問政章三達德。呂氏云。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行也。知必如舜仁必如同勇必如告子路之強。分言三德之成就。其金者。惟孔子乎。故

以民鮮能起以唯聖者能之結中間詳能知味越舜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回之仁中庸不可能起告子路之強皆以一能字作線直至唯聖者能之總收以仲尼曰起言中庸爲孔子之教以此章結言必孔子而後謂之能中庸也。舜之大知生知也而安行在其中回之弗失利行之仁也而學知在其中下此則非因知勉行不能自勝其入欲之私而擇而守之矣故朱子曰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智也學知利行仁也。因知勉行勇也。

費隱章○此極言道之無物不有以申首章道不可離之意。前不可離註言道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此只說得無物不有

四書約旨

大

而無時不然意已在其中

費隱節○人皆疑道之隱而不可見不知盈天地觸目都是道故曰費而隱全要從費處指出隱處來若反收入隱字去便錯。下兩個察字正與隱字相照。論語時行物生及無行不與都是此註脚。

夫婦節○天下之人夫婦盡之矣愚不肯是夫婦聖人亦是夫婦本文明以愚不肯字與聖人字對以夫婦字與天地字對把夫婦作人字看便易分明不言人而言夫婦者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人而夫婦尤人至親至近之地也呂氏單言構構却不是○大處是道小處亦是道故語其一節即愚不肯

的人亦必於萬分中知行得一二分雖聖人亦必於萬分中虧欠一二分至於天地之大豈非人比然尚有遺憾於人處可見道真是費真是無處不有。與知與能如孩提知愛知長知敬未有學養子而後知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爾而與行道之人弗交皆是聖人所不知不能朱子謂是後要緊事不是精妙處下章總註又云正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兩說似不同蓋自人而論聖人則聖人於道已至精至妙豈有不知不能除非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之類耳在聖人自視仰道子臣弟友之常却是做不盡二說雖殊然總是一個道之費。有可虧則有大於此者能容之矣有可破則有

四書約旨

中庸

大

小於此者能入之矣而道極於至大極於至小又推得而盡之誰得而破之。以愚不肯對聖人言則愚不肯小而聖人大以人對天地言則又人小而天地大矣故本節只說天地之大也末節便以夫婦包却聖人。

高飛節○上節已極其大小而言然何似只說兩頭極頂處末說得中間充塞處似只說得有形著實處未說得空虛動處忽借詩爲飛魚躍二句輕輕一指照便覺得中間空虛無物之中觸目都是化機極充塞又極動盪言其費也而隱者已躍然如遇之矣。

造端節○此結上文兩個字字極重塞乎天地繁瑣上言其上

下察來，近自夫婦而上至於天下，至於地，化育流行，上下順著此其費也，而隱者恍然如遇之矣。○此只說道之不可離。夫說到體道工夫，然道造端乎夫婦，則體道之功便當從夫婦做起。道察乎天地，則體道之功便該做到充塞乎天地。則言道不可離，而人之不可離道，已在言下。下面道不遠人三章，承造端乎夫婦說大孝三章，承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說去，皆就人之體道而言。中間鬼神一章，又就道體極說得充塞流行，乃兩個字意思也。○道不遠人三章，屬費之小，而不遠章總註，以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可見造端乎夫婦句，即包聖人不知不能在内，不遠章先言子臣弟友，行遠章言

四書約旨 中庸

二

順父母從和妻子來可見不言人而言夫婦，正是從人究切近處說起，故謂造端乎男女之構精及造端乎愚不肖之知能皆譯。

道不遠章。○上章言極卑近的是道，極高遠的也是道，極道之費而言矣。此章又恐人驚於高遠，故教人只從卑近處切實做去。緊頂造端乎夫婦來，通章大旨只道不遠人一句盡之。道不遠節。○高遠與隱怪不同，隱怪是不當知不當行的，高遠是人當知當行的，隱怪是異端，高遠是聖神地位，如舜之大孝，武王之達孝，宜做到與天地相通處。○註中衆人，猶言人人如此。○厭其卑近，不特賢智有此病，即愚不肖的人也有。

得人倫日用低小，說聖人必有異樣高遠處，所以愈不能知不能行。

伐柯節。○道不遠人，故人合下有此當行之則治之者正不煩遠人也。若分立柱子，謂此節以治人言，則先治人後治己，失其序矣。引詩本是說不遠不是要把他作話頭，尋翻駁，但引了來又覺尙不足，評道之不遠故轉進一層說與末章引皇矣燕民詩一例。○以人治人，朱子說他原自有的道理，是以治其人不是將他人底道理去治他，又不是分我的道理與他，最精密。蓋此道理原是天命之性，盡人同具，他也只是氣拘物蔽，故昏去幾提起便在此，豈是要人與他人把入

四書約旨 中庸

三

字看輕說不消以聖賢望人，只消以庸衆待人大段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即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意思，胡雲峰謂不敢以聖人之大化而責人是也。○改而止亦爲道本如此，無可損亦無可增，不是草草了結，人都看得是降格作用，便是爲拙工改廢繩墨，其不至相率而自棄自盡者幾希。○又細分之則各人的父不同，便有各人的孝法，各人的子不同，便有各人的慈法，此所謂理一而分殊。

忠恕節。○道不遠人，故人人之心亦不相遠，即待人觀之而道之不遠人亦可見也。○道本是大公無私的，故必克去己私，然後見天命之公，克己私欲，泯盡然後復天命之公，忠恕尙

是用力克己未到淨盡地位然未有不由此而能至於淨盡者故曰達道不遠。○不願勿施是恕之事而兼忠言之者朱子云無忠做恕不出到恕時忠已行乎其間也不願是自己實實不願勿施亦是自已實實勿施此便是忠處。

道四節。○聖人方說治人便覺自治處正多缺少方說推己便覺自盡處實有未能忽然自歎自責若無所容聖人一種盛道未見之神千載而下猶使人感發奮興通身汗下若說此節以治己明道之不遠全不見聖人意思矣。○就聖人身上看則聖人所求即是道之所當然必無過分刻毒處若就臣子一邊看則君父所求有過分刻毒處也只是道之所當然

四書約言

中庸

卷

試想舜父瞽瞍豈不是古今來第一難事之親然舜所為也只是盡人子當為之道不曾做到道外去下若得親順親有一分未到伊於道理上有一分虧缺。○未能也是聖人自責自責便欲自修故大註以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為句。○頌住庸德之行以下就是說君子故大註以君子之言行如此云云東注自修當法君子自在言外。○有所二字兩句既曰庸德之行則已勉矣宜無不足矣而猶有所不足不敢不勉也既曰庸言之謹則已不盡矣宜無有餘矣而猶有所有餘不敢盡也蓋但言之則孝必如舜忠必如周公善亦能言之然言之却易行之却難故就言一邊看亦覺不曾有餘及較之行

而有餘見矣就行一邊看亦覺無不足及較之言而不足見矣故必言行相顧乃真無所不足無所有餘也若說到達裡做不到這裡便是虛花便不是篤實。○又不是恐怕做不來先把言放低一層說只重行必踐其極上。○此章歸說最多有提忠恕作主者則於治人必推己之道以治人而非以人治人之義矣於治己是推己之欲以施人假如己未生子已未欲孝而事父可不必孝矣有提子臣弟友作主者則君子之道四二句當移置章首矣殊不知本章自有道不遠人一句領起何須領外尋頭至於便主張子語作一頭三腳子列亦有未安蓋張子是自家立論引夫子語以實之原不曾

四書約言

中庸

卷

為此章作註朱子亦以其理之簡切而引之原不曾限定三平若必驕孔子之言以就橫渠則實已必先於治人直當收束未能節在伐柯節上矣故愚謂夫子本意只是論道不遠人因論道不遠人而言治人之不可遠人以爲道又思人已之間隔只是私意未忘故又說忠恕達道不遠忽又想到自己身上見道雖不遠人而人之盡道却難必如君子乃可謂盡不遠人以爲道之事有上節並不會先有下節只是逐漸生出來在子思却以子臣弟友引出後章妻子明達端意素位章。○上章既言人人各有當盡之道矣此又見即一人而位不同又各自有當盡之道上章言人只當從事於卑近不

可驚於高遠矣此又見即卑近中盡之甚難此中便有真遠在蓋承上章之意而言

素位節○註因本文行文故下個爲字因本文顯字故下個心字既爲之則心於此不待言心不及則其不爲更可知矣非以上句屬事下句屬心也○兩句分看合看追進看轉看都有意義素位是盡其事不願外是不分其心此分看也素位而行則心在位上不願乎外則爲亦必不及之此合看也天下有一等人平日亦只做本分的事及外物到來又被他動了即勉強力持而此心已爲他所動於位中已有所不盡故必其不願外然後得素位之章此追進者也蓋天下爲外

四書約旨

中庸

章

物動的人到底還是他素位的力量不到此轉轉看也但親玩白文素富貴節不透不願意而在上位節兩言位字又探出正己字未節歸結反求諸身而朱子謂居易自能俟命又謂俟命須居易以俟之則此二句自當以上句爲主而以下句足之蓋天下沒泊寧靜的世不之人而於本分道理無一毫虧缺的却少此即所謂庸庸可離中庸不可能也○兩個其字要認如今日貧賤則貧賤是其位富貴是其外明日富貴則今日之其外轉是其位其位轉是其外矣

素富節○有一種人但見得素字不會見得行字須知富貴要歸富貴的事貧賤要做貧賤的事不單是聽天命也又有

一種人只見得行字又不曾認其得道字須知處有處便有求志的事處富貴便有達道的事不單是無窮無訥處夷狄便當用其夷狄處患難便有動乎險中大亨貞及傾否否險作用不單是一死盡貴與夫租而入裸國也○細分之則富貴中又各有位如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公孫便當寬亮天地變理陰陽位種種不同則行亦種種各別下三句皆然○素位而行之事極不同素位而行的本通却只一則須識得萬物皆備所性分定道理纔可以富貴可以貧賤可以夷狄患難不然境有萬殊逐事求善安能當乎但此以貴之小者而言故本領處未及耳

四書約旨

中庸

章

在上節○陵下接上節是求於人求於人而不得即不能無怨要其病根只在願外而其願外又必從不素位來故又提出正己二字無怨在一人事上說不怨不尤所該却廣○不陵不援願不怨不尤深直是君子裡洗括得淨盡

居易節○不知命的人固多妄想然但俟命而不居易以俟之於理未必能盡也有幸心的人必多妄求然則微幸而不行險以微之於事未必大悖也○君子必定素位其願外只是偶然差錯去小人只有願外要素位須徹底反轉來○俟命固即是不願外但不願字有力俟字無力○君子只居易自能俟命小人要微幸故去行險

射有節。○夫子從射說起，自是暗射莊子思引之却只重君子以求諸身上結上文正已自得章求諸身則已正已正則能自得。

行遠章。○上章既言高遠之理，即在卑邇中此又指出自卑邇而高遠，進步處却有多少層級，見人不可躡等也。又承上章而言。

行遠節。○君子之道原該高遠，卑邇在內，下二句乃指出修爲之序，或以此道字指修爲之序，與他處不同，非也。卑邇無定，高遠亦無定，逐步進去則前見爲高遠，今又見爲卑邇矣。○不是說只做卑邇自然高遠，要有行字登字是逐步做去若

四書約旨 中庸

不行不登，則自廢自棄，安得高遠？行遠登高，有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意。自邇自卑，有循序漸進，不可躡等欲速意。但章意重循序，上章道之無定無盡，是橫看此章道之無定無盡，是豎看。

妻子二節。○人家兄弟不和，多起於妻子，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室謂夫妻所居，家謂一門之內，由室而家，則旁面發達矣。琴子孫也，由妻而琴，則下面更遠矣。詩中原有漸漸推廣之意，但不曾說向上面去，故夫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察乎天地方是高遠，父母豈是高遠，但對妻子兄弟言，則妻子兄弟是下面的父母，是上面的便有連意思在。○或問引詩與

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以二句之義爲止於此。愚按朱子是說卑邇高遠無定無盡，逐步只管進去，不可畫定。妻子是卑邇，父母是高遠，耳黃洵饒妻子兄弟譬卑邇，父母譬高遠，兩譬字未妥。○以上三章總是明費之小，但子臣弟友當貴賤賤夷狄思難說來較翻此只由和妻子說起則更切矣。○惟道造端乎夫婦，故君子之於道必造端乎夫婦，推之家而兄弟，翁父母順推之國而君臣，朋友信更極之天下明事地察都從此處出，故後三章大孝達孝，順父母說去，即是頂造端乎夫婦說去。○單說順父母則愚不肖亦可與知，與能這便是費之小，若及其至如舜之大，達武周之達者

四書約旨 中庸

卷

非聖人不能這便是費之大。○父母是第一倫，如何從妻子處做起？蓋人之生先有父母，後有兄弟，後有妻子，人有妻子因衰於兄弟，因并不順於父母，父母且不順，又何以信友愛？上治民說費之大，提出孝字說費之小，揭夫婦字都有親意，人於此等都忽略過，所以終身讀書尙不曾識個道字。○朱子答胡伯恭書云：幽暗之中，祗肅之上，人或慢而襲之，則天命有所不行。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可見好合好處正有戒懼慎獨大本願在，令人看好令以押詭當之，此處一差，道之造端早絕矣。

鬼神章。○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無以成形而理亦賦焉。造化生感便是鬼神其理即誠也。故曰誠者天之道。天是誠故命也是誠性也是誠天下之事無小無大總是個誠此章誠字直捷天命之性來趕後上天之義去就一支看則對陰章是首問政章是尾上三章承造端乎夫婦下三章承其至察乎天地此一章是中樞通一部中庸看則天命章是首承錦章是尾前一支說德後一支說誠此一支說道而此章首言鬼神之為德則承德字末末說誠之不可掉後起誠字末又為一部之中樞。○或問為德註云猶言性情功效子以為知仁勇之德不悖註耶子曰沒有知仁勇則性之所具是何

四書約言

中庸

天

物情之所發於何來而又何以為功效耶看後一支發花實是至誠之仁如神是至誠之知視天地無疆是至誠之勇則化育非鬼神之仁神非鬼神之知無疆非鬼神之勇而何鬼神節。○盈天地間總是一個氣氣的動處是陽靜處是陰方動方靜是至而伸既動既靜是反而歸動是神方動是神之神既動是神之鬼靜是鬼方靜是鬼之神既靜是鬼之鬼如春生是神之神夏長是神之鬼秋歛是鬼之神冬藏是鬼之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只當屈伸二字看便易明。○既有陰陽之分則陽氣性便是會生會長的陰氣性便是會收會藏的如人各有稟性一般有這性則要生要長要收要藏

便是他的情生之長之收之藏之便是他的功生的生長的長收的收藏的藏便是他的效。○二氣之良能是性情天地之功用是功造化之迹是效。朱子云功效便是天地之功鬼神之性情難說而功效尚有可言故先程子之說而後及張子之說然必先有性情而後有功效故後以性情功效順直。○就有天地以後說故曰天地之功用又推而上之則天便是陽動地便是陰靜亦是鬼神體之。

視之節。○上二句開下一句合盛處只在體物不遺上見看本註然字作轉自明朱子不見不聞是性情體物不遺是功效二句須善會蓋性情原不可見故云如此不可截然判作兩

四書約言

中庸

鬼

項也。○有鬼神方有此物是統體的鬼神既有此物則鬼神又即在此物之中是散殊的鬼神。○自無而有是神自有而無是鬼故不特有這物是鬼神即無這物亦是鬼神無亦不遺則真不可遺矣。○周型會云註以不能字釋不可字最明透朱子文集云前章引此句有脫可字者似鬼神有不遺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遺也則可字不得輕放過使天節。○上面鬼神所包甚廣此又舉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察乎此也。○齊明承祭是人之心而人心何以如此即鬼神使之蓋吾人一身九耳目手足何一非物何一不有氣行乎其間而人身之靈氣皆聚於心故心能如此齊明處即鬼



神之靈也。○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謝氏云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此只說下半截事。謂我不誠，則不能與之相格耳。到底我即不誠，鬼神原在。○鬼神總是氣，然氣內却種種不同。如天地山川有這物在，便有這氣在。這個易見，惟人的鬼神最難說。若說死一人必有一鬼，則人日死鬼日積，天地將無容鬼之域。佛氏所以變而為輪迴之說，又說墮落則人畜道總看，得這氣往來來一個，只是一個絕無流行融釋於其間，不特於理上絕不分明，即氣上事亦全不曉解也。程子謂天地自然生生不窮，何須資既竟之形，既反之氣以為造化。朱子謂如花落便無了，豈是那花瓣

四書約旨 中庸

辛

去明年復來生在校上其辨甚明，但謂人死氣必漸盡，則子孫所感格者又是何物。朱子謂子孫未絕，此氣接續亦未絕，則如古帝賢人亦有無子孫者，古人立國亦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又何故乎。愚謂此等不可一槩而論草木之質歷時則朽，金玉之精千年不消，有易漸滅的，有難漸滅的，有終古不漸滅的。古聖人制為祭祀，有百世不祧的，有五世則祧的。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祭其先，不是單以此分等威實實見得道理如此，其理一半在祖宗身上看，一半在子孫身上看。庸衆之人德無可留氣亦易盡，而子孫又精誠淺薄不能格遠故及於祖父止矣。若是功德及數十年，

他便該享數十年之祭祀功德及百年，他便該享百年之祭祀其死而不亡者是在其祖宗而子孫之為天子諸侯者其力量亦大，所以誠敬亦感格得遠，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功德與天地並，豈得謂與庸衆一樣漸滅乎。蓋理者氣之至志者氣之帥，理不亡則氣不亡，志不亡則氣不亡。試看庸衆中有一念極堅處，尚且不能遽滅，況聖人是何等志氣，故愚謂楊氏死而有不亡者存之說未可厚非也。○兵死絕死之類，心抱怨毒則其氣不能遽消，亦能為厲，然不甚久到底消散。木石之妖得天地日月之精華亦能為怪，然不甚久亦到底消散。蓋志是氣之至理又是志之至

四書約旨 中庸

辛

木石之妖只有氣無志，故所竊之精氣亡則亡矣。怨毒之人有志而無理，故所抱之惡志亡則亡矣。○上有致中和之聖人，則盈天地間純是和氣，間有厲氣入和氣中亦不得不消，譬如春日陽和間有一點冰雪，隨即消滅，上無致中和之聖人，則盈天地間全聽濁氣做主，氣和則和，氣戾則戾，故後世妖誕之事恒多。○或問兵死絕死山精水怪之類亦可謂鬼神否。子曰若說不是鬼神則體物有遺也，但此只是邪妄之氣，不是中正之氣。我氣足以配道義，他便不能與我相干。○朱子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神。神之神○此又因上祭祀而言，恐人於承祭時知有鬼神當屋

渴中便忘下故又說此如詩所云念茲皇祖降陟止也亦是祭祀一種鬼神但不專祭祀時說。來格處便是他氣之至而伸故但曰神不曰鬼。

夫微節。微指不見不聞顯指體物不違言不見不聞則鬼神微矣何以能體物不可遺其顯如是則以鬼神視是一團實理故屈則實屈伸則實伸其不可掩如此也若倒轉說顯之微即差。

大孝章。此下三章總是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之廣。緊頂前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來。子思大意蓋前舜知回仁一例是舉舜文武周以為式非替美舜文武周也然

四書約旨

中庸

卷一

却既不得舜文武周也蓋非此數聖人亦不足見庸德之至大孝節。孝庸德也而舜由庸德之行直做到聖人地位則孝大而尊富賢保皆畢致之始因孝大而福愈大到得尊養之至則福大而孝愈大矣。孝即德大孝即大德。許東陽謂太孝句是綱下五句是目既認德與孝為二呂氏謂下大德即是大孝其說得之而以此德為聖人為下節必得其名名字則又分德與大德為二總成迷謬。尊為天子孟子所謂為天子父尊之至也富有四海孟子所謂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宗廟饗之即下章所謂敬其所尊子孫保之即下章所謂愛其所親合之皆是大孝中事若如許東陽以宗廟饗為再

祀舜為宗今又有以宗廟饗為舜祀舜為宗於大孝二字何涉。史遷叙舜世次謂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國語言瞽能師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章昭註以虞幕為虞思大誤左傳言自虞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則虞幕為舜祖無疑矣漢劉瓛呂梁碑虞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瞍世次甚明蓋句望即句芒乃少昊子史遷誤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古之所謂宗祖乃前古有天下之稱有功則祖之如書所稱藝祖文祖有德則宗之如書所稱神宗皆非已之所自出也自三代家天下而後所謂祖宗者必其所自出

四書約旨

中庸

卷一

之人後世因之而上古祖宗之義不著矣金仁山謂舜非黃帝後其辨甚明余向時文據分義亦誤。大德節。位即為天子祿即有四海又加出名壽二者名之榮猶甚於祿位而壽則能久享此祿位也。上節說大孝故由尊富而及賢保見所以成其孝者無所不全此說大德之致故由祿位而及名壽見所以報其德者無所不備也。此節緊承舜說。

故天節。物字所指甚廣不專指榘枘材猶質也篤猶加也栽傾都是材培養都是為。此節放闊泛言天道不是譬喻。嘉樂節。引詩以重令德及受祿於天句証上必得意以起下

文。可嘉可樂處在兩宜字上見。宜民。且人正令德之實。惟  
有是德。故天眷顧之深。不直感周一親上、

故大節。大德即大孝。只結歸舜上、

無憂章。舊說歸重子述。見文之所以無憂。呂氏則據此言  
文王之事。此言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然三平。愚向亦  
主之。但細玩前後章。踪跡則大孝達孝。頂父母。順來無憂。即  
順之至。武周之達孝。即順父母之至也。看下文註。善繼善述  
崇承機緒。說則歸重子述。正得子思之意。蓋夫子本是兩章  
子思引之。只當一章。或但就本章。即作三平。亦無不可耳。

無憂節。作三平說。則此節言文王當無憂之時。即盡無憂之

四書約言

中庸

卷

道無憂句是綱。無憂只指父子一倫。若君臣則美里之囚  
其憂多矣。父作子述。似文王竟無事者。註何以云此言文  
王之事。或云言父作之。則文自有所以述者在。言子述之。則  
文自有所以作者在。殊不知當無憂而無憂。節其事也。朱子  
云。文王自公劉太王積功累仁。至文王適當天運。恰好處。文  
王正得此恰好處。非時中之道。而何非文王之事。而何。若  
連上下章。則文之無憂。全在子述上。須側重子述邊。  
武王節。此節言武王當革命之時。即盡革命之道。機緒句是  
綱。諸家皆謂機緒只續其積功累仁。下有天下。不屬機緒  
內。其說似是而非。註明說太王肇基王迹。實如藕斷則明以

王迹為緒。矣武之機緒。非有天下而何。且周自太王肇基。工  
述文王。三分有二。其勢駸駸乎不有天下不止。故朱子謂若  
文王在。亦必伐商。使武王不有天下。則豈是弗克負荷矣。又  
何以言機緒。下章註明言武王機緒。以有天下。周公成德。以  
追崇先祖。若謂有天下。在機緒外。將追崇又在成德外耶。○  
不失與必得。雖微有不同。然此只是美詞。無實貶意。

末受節。此節言周公當制作之時。即盡制作之道。成德句是  
綱。○末受命。只見其制作有不暇備耳。絕無不遠。竊商意。○  
大王肇基王迹。自當追王看詩。乃魯西顧云云。可知此追王  
是奉天命以王之。非私崇其祖也。註云王迹之所起。五字須

四書約言

中庸

卷

體會。若但說推文武之意。則太王王季之意。豈謂我當王。而  
父祖以上不可王乎。○斯禮即指上祀子為諸侯。即上祀先  
人以諸侯之禮。子為庶人。亦上祀先人以庶人之禮。下舉大  
夫士。以見例耳。○父為大夫。二段只重祭遠。葬是陪說。○期  
之喪。正期為祖父母不降。此只說旁期。伯叔父及昆弟及昆  
弟之子。諸侯全無服。大夫降服大功。若同為諸侯大夫。則不  
絕不降。三年之喪。雖有承重及反服。此只說父母之喪。父在  
為母齊衰期。而亦云三年者。以本服言也。然雖降期。而十一  
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必終二十五月而後食肉  
飲酒。處於內。終與正期不同。○朱子云。夏商以上大約只是

親親長長到得周來又添出許多貴貴的禮數立為定制更不可易。周公制作總在相成王時或云是攝位事亦鑒

達孝章。通章以達孝二字為主治國如指掌其理即在達字內。惟武周之孝盡倫盡制實有以得乎人心之同然故天下之人通謂之孝。次節註通乎上下正所以達處

達孝節。註承上章是子思意夫子當日未必定是連說的子思引之則兩章只作一章

夫孝節。夫孝者只緊頂武周明其所以達之故呂氏不粘武周凡為孝子皆當如是之說未確。善繼善述只虛說下竊其位節五其字正與人之字應不可先以上章語填入夫子

四書約旨

中庸

卷

口中。通乎上下以宗廟之祭言則上有以及祖宗下有以及子孫臣庶合郊社禘嘗言則上及始祖所自出又上及於上帝至治國如指掌則下及天下之民總是其理微上微下無所不通意思或謂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意下春秋二節俱是上下通行之理且以註中諸侯五至官師一為証則下節序爵一條豈士庶可通乎

春秋節。修廟只是加黝堊及酒掃。陳宗器亦不單見能守有手澤如新意。古人惟喪祭男女異尸廟祭有男尸無女尸太祖一尸二祧二尸四親四尸共七尸若大禘則昭共一尸穆共一尸思意羣祀當是統於祧廟二尸親廟四尸如族

若大神加始祖所自出一尸以遺衣服投尸服之既曰遺衣服則時說先王袞冕先公鷩冕恐誤。時食亦只是得肅之正非若屈到之令薦羞也

宗廟節。宗廟之禮句與下序爵事一例只是序列之禮作一節總冒者非。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分七廟廟皆南向主在廟中皆東向惟當祫祭則羣主皆入太廟在廟下向北者為穆負北墻向南者為昭昭穆本以祫祭所向而名後因兩廟之在東者為昭在西者為穆因謂昭之子為穆穆之子為昭而世次遂由斯定矣。與祭之子孫皆在東階之東西兩北上以前後為昭穆不以左右為昭穆。禮記文王世子首

四書約旨

中庸

卷

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外朝之位宗人校事以爵以官鄭孔皆云同姓有爵者亦序爵惟無爵者在阼階前愚細思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若有爵入異姓中是非尊之乃後之矣且同此宗族半入異姓中亦非親族之道又東階子孫絕無一有爵者不太寥落無色乎。今按本文言昭穆不言序爵是以世次分行列而一行中則又以爵為序蓋以父子論則貴不敵親故子之行不可先父以兄弟論則親不敵貴故弟之位不妨先兄如大夫之喪父兄子姓有爵者坐無爵者立鄉黨之禮大夫則特為位族葬之法有爵則列於前皆是於親親中行貴賤之禮。序爵在西階之西東面北上先上公九命次

三公八命次諸侯七命次卿六命次子男五命鄭孔皆云大  
夫門東北面意諸侯之大夫爲私臣在門東則天子之大  
夫疑猶當從子男後若士則不必盡入其執事者所謂公有  
司也。○序事有室事者在室有堂事者在堂亦有出入升降  
不一其地行禮亦有南向東西面之異其退大約以北面爲  
常。○或問魯之季孟也於周亦子孫也若從魯君如周可  
入廟乎若入廟則季孟於魯君多爲從祖將班列魯君之前  
示子曰周禮之制或貴不敵親或親不敵貴要權其輕重以  
平孟之親不敵貴矣儀禮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  
門東北面西上季孟當從私臣之例公有司執事之職者如  
舉鼎七載之類。○旅酬句重在下爲上三字鄉飲禮燕禮射  
禮俱有旅酬皆無下爲上之禮故特舉明之。○他處旅酬與  
此旅酬禮亦不同酌賓於西階曰獻賓答主於東階曰酢主  
又詣西階先自飲而復酌以飲賓曰酬賓受之其於席前至  
旅後舉此燕飲之旅酬也主人於西階上獻賓賓受獻降獻  
衆賓既偏衆賓不過三人復升長賓酌以白酢然後主人復  
自飲再酌以酬賓俱在西階上此旅酬之始也然後主人  
於東階獻兄弟及衆兄弟偏無酢無酬此時長賓有酬辭其  
而未舉長兄弟無辭無以相酬故兄弟之後生一人舉辭於  
其長亦先自飲如酬禮然後賓取所奠辭往酢階前酬長兄

弟賓卒飲酌長兄弟賓復位然後長兄弟取子弟所舉辭  
往西階前凡言飲酬賓禮亦如之然後長兄弟又取賓所酬  
爵往西階酬次賓次賓取長兄弟所酬爵往東階酬次兄弟  
至交錯以偏此旅酬之正也然後賓弟子舉辭於其長兄弟  
之弟子又舉辭於其長復如初交錯以偏則謂之無算爵此  
旅酬之終也。○凡受獻於階上受酬於階下凡獻必有酢既  
獻祖設於其位凡宗廟獻酬止四舉兄弟之子舉辭者一賓  
弟子舉辭者一。上大夫之賓尸在本日天子諸侯之賓尸  
在明日即所謂釋祭也旅酬於釋祭始行士無賓尸禮尸不  
出廟則尸猶尊故不與旅酬大夫賓尸尸出廟復入則尸已  
舉矣與於旅酬天子諸侯釋於明日則出廟尤久是其禮必  
更舉但無文可攷耳。大夫士之禮獻賓獻兄弟俱主於親  
之據燕禮諸侯燕大夫以膳宰爲攝主則此獻酬宜亦有攝  
主據周禮大宗伯文官大賓客則攝而載祿則此攝者亦大  
宗伯歟。○祭畢歸賓客之祖同姓則留與之燕於寢以盡私  
恩。○祭於廟燕於寢。○此二節略說亦多有以上節爲時祭  
此節爲禘祭者王制惟存不殺餘三時皆禘安見秋祭之必  
非禘乎且四時之祭無不及始祖及始祖則始祖之子孫皆  
得入安見序昭穆之必屬禘祭乎愚謂此二節總時祭禘祭  
之所同其言春秋只偶舉此二時耳下言禘又言嘗亦只舉

一時以見創古人行文多如此。況下簡註並舉大裕字固本必商澤。有以上節爲敬所尊。此節爲愛所親者。則踐其位三句。又將何屬。可言推文王之意。以及太王王季。亦可言推太王王季之意。以敬先公安見。朱子所云先王所指文王而不。可言太王王季耶。至旅順句。謬說尤甚。今悉正之。

踐其位節。五個其字。一氣讀下。直從武周心目中寫得如生。如存。言我所踐之位。是昔先王主地之位也。今先王俯而瞻之。我仰而承之。何以對越乎。所行之禮。是先王所藉爲孝享者。我必能先王之享我乎。所奏之樂。是先王所爲神聽和平者也。我能致先王之聽我乎。而且上有先公我先王之所

四書約言

中庸

聖

尊也。我先王之仁孝其遠格也。還矣。我能如先王之感格乎。下有子孫臣庶我先王之所親也。我先王之仁愛其怙冒也。宏也。我能如先王之怙冒乎。當其時耳目一先王也。心志一先王也。幾不知有先王之死而我事之。宜以爲事生也。不知有先王之亡而我事之。宜以爲事存也。何必先王常有是事而令所行者即其事。何必先王常有是志而令所爲者即其志。夫是以爲善繼善述而天下之人皆油然而自動於其隱而無不以爲孝者也。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諸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個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處。自然見得如生如存。今人全不體會。朱子引禮

記兩其字之意。妄以爲先王是諸侯武周是天子。把異同處較量。又獨截敬所尊二句。分屬上節。破碎支離。無有是處。

郊社節。上孝之至也。已應轉達。又提筆起見。宗廟之禮與郊社之禮。一般人但知郊社之事。上帝其感格天地者高遠難知。不知王者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其理總無有二也。所以二字極重。人亦孰不知郊社是祭天地。究其所以事上帝者何如。孰不知宗廟是祭祖宗。究其所以事先者何如。游氏謂惟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於所以二字。道得極透。禮必有義義字。卽上所以二字。實實見得格天格祖道理。則理無不明。而誠無不格。治天下復何有哉。上節孝

四書約言

中庸

聖

之至也。住此節郊社之禮。起是從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造端乎夫婦者。及其至卽察乎天地者也。道不遠人三章。明造端乎夫婦。妻子二節。是點題。大孝三章。明察乎天地。此處是點題。朱子取胡五峯之說。謂無比郊。只是祭社然。周禮明言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又言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日於地上之圓止。奏之樂六變。則天神可得而降。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成池之舞。夏至日於澤中之方止。奏之樂八變。則地祇可得而應。禮記祭法言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安得謂無比郊。方澤之祭。平蓋人見社是祭地方。澤亦是祭地。故并以比郊爲社耳。不可謂只

有社無北郊也。至於稱地爲后土，愚竊有所未安。周禮以社祀昊天上帝，無后土名。月令言大饗帝，大嘗帝，言共皇天上帝，社稷之稷，言共皇天上帝之祀，亦無后土名。祭語曰：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祭法言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國語文並同。是后土與后稷俱是官名，以勾龍有治土之功，故配食於社，柱與棄有播穀之功，故配食於稷。謂社爲后猶可，謂地爲后土，可乎？惟偽書武城篇有告於皇天后土之文，左傳有君履后土而戴皇天之句。按后土古厚字，履后土乃履厚土，之省文，觀其本以皇天與后土對。

可蓋人因見社可稱后土，并稱地爲后土，其言爲非禮之稱，不可不辨也。大戴禮公符篇祝辭曰：惟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則不當作后土可知矣。社有與郊並稱者，此社與郊此是祭天下之地，卽方澤也。社有與稷並稱者，此是祭一方之土，非祭地也。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在庫門右，此是祭畿內之土。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在籍田中，此是祭國中土。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此是祭一國之土。大夫立社曰置社，此是祭一邑之土。州長以歲時祭州社，此是祭一州之土。下至百姓亦有里社，此是祭一里之土。總名曰社，而大小廋殊，亦不可以社便是祭地與郊爲對也。禮記王制篇云：春，相養。

禘，秋嘗，冬烝，此是時祭之祿。大傳篇云：王者不王不禘，此是大祭之祿。王制云：天子犷，社稷神，社嘗，社烝，諸侯禘，禘一犷，一社嘗，社烝，此是時祭之祿。鄭康成云：三年一大禘，五年一大禘，此是大祭之祿。社以十月，或十一月，禘以四月，或五月，一禘一社相間而行，故三十月社，三十月禘也。至於社，神所由名，孔氏曰：社，合也，取其合食於始祖之前，神譜也，取其序昭穆而諦審之，程子曰：天子神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其餘皆合食於前，黃帝中曰：周於后稷，廟合有廟無廟之主，共尊事帝，皆尊主一帝，故謂之禘。是禘必合，豈廟親廟之主也。

惟趙氏匡謂禘不及親廟，蓋時昭共一尸，穆共一尸，而云然其說已不無小誤。商頌長發篇序以爲大禘，蘇氏申之謂大禘所及者遠，故詩歷言商之先后，獨朱子謂大禘不及羣廟，疑爲祫祭，又云：經無明文，亦不可考。朱子釋禘皆本趙氏然，趙氏意止謂不及親廟，朱子并謂不及毀廟，或因趙氏而再誤歟。愚謂祭不敢疏，亦不敢數，要視世之遠近而遷殺之。國語曰：祭月祀時，享周禮言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蓋日祭止及殯，官月祀止及高曾祖考，不及二祧，皆各祭於其廟。時享，卽所謂禘，禘烝嘗上及始祖，與三昭三穆，春則各祭於其廟，夏秋冬則合祭於大廟，所謂時禘也。三年大禘，則於冬。

之時合毀廟羣廟之主於太廟而并及配享之功臣以爲祭之特隆故謂之大烝以功臣在焉有大朝之象故周禮又謂之朝享也五年大禋則於夏禘之時奉始祖所自出於太廟以始祖配之毀廟親廟分列南北惟不及功臣以爲禘祭之特隆故謂之大禋以追始祖所自出故周禮又謂之追享也祭數者致其親祭死者致其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九祫祭始祖之主東向其尸南向三昭之主南向其尸西向三穆之主北向其尸東向禘祭始祖所自出之帝無主虛位東向尸南向始祖之主西向其尸北向與正相對故謂之配配者對也

四書約旨

中庸

問政章

問政章○此一表言大舜文武周公而歸結到夫子身上與前一支言齊知回仁路易總結到夫子身上一例而所云知仁勇以行五達道則并收盡前一支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則又爲後一大支之綱領乃中庸一書之大統會也

問政節○哀公只問治人下孔子却責在他自家身上

文武節○其人存則其政舉通章綱領○人存雖兼臣說却重君邊

人道節○道字不重猶孟子民之爲道也一般○說政之易舉正見人舉之尤易總歸人能敏政上○此只申上節

爲政節○自此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以爲政起以治天

下國家結總發明要領政必先存人是一個起結○此下三面總重修身二字爲政二句合併看總是人存而取人又在自家身上修身二句亦合併看能仁其身纔能取人總完得其人存三字○這仁字包得廣下面義禮智勇都在裏面○人要做人先須識個仁字中庸曰仁者人也人是何物也只是個血肉之身孟子曰仁人心也心是何物也只是個血肉之心血肉是氣以成形有這生氣便有這生理在內故人身之有心猶果之有核一般如桃杏的生理在仁傷了皮肉其核不傷尚能復出人的生理在心傷了皮肉猶不至死若傷了心無不即亡蓋天地以生物爲心故所生的人物心裏皆

四書約旨

中庸

聖

包了這點生理所以人要生不要死即見了閉人也只要他生不要他死即見了禽獸草木也只要他生不要他死心裡包的生理即所謂心之德發出來只要生不要死即所謂愛之理這點生理即所謂天命之性這發出來即所謂率性之道聖人全體此心略無間隔所以發出來第一層便是親親第二層便是仁民第三層便是愛物其行之各得其宜處便是義其施之各有等級處便是禮心上明白處便是智做得成功處便是勇故於仁又曰本心之全德爲這點裏面便包得禮義智勇也衆人亦同此心却被私欲蔽了始而只見有己不見有人父子兄弟間也要分個爾我何況他人何況



萬物又其甚則但知有利不知有身凡可以走利者無所不爲而生理盡矣○程子曰醫家謂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蓋人是活的所以痛癢無不周知人心是活的所以身之痛癢無不周知聖人以萬物爲一體也只是他這點心活到極處所以萬物之痛癢無不周知既知身之痛癢則所以安全此身者自不容已既知萬物之痛癢則所以安全萬物者自不容已若人一有私欲間隔譬如中風一般中在一指則此一指痛癢不知中在一肢則此一肢痛癢不知若直中在心則生理亡於頃刻而死隨之矣○如何是修道以仁仁便是這點知痛癢的真心人於君臣父子只以文貌相承

圖書約言 中庸

亦成空套

仁者節○此由修道以仁又逐層推出來見得仁字中所包甚廣總完得修道以仁一句不是說仁之理未全又更兼件相輔爲用也○仁不特心之德無所不包卽愛之理也是圖圖的若說此該如何愛法彼該如何愛法已到義上去了故統之則義也是仁分言之則仁又有義○義之用第一層是從兄弟第二層是尊賢第三層是貴貴此不言從兄弟者已包在親親內也不言貴貴者天下民作之君師必三德而爲大夫六德而爲諸侯九德備焉爲天子君臣上下亦從尊賢來也

圖書約言 中庸

○照下九經言則子庶民來百工桑遠人都是仁內事而親親爲大敬大臣體羣臣敬諸侯都是義內事而尊賢爲大若照下五達道言則父子兄弟兩倫在親親中君臣朋友兩倫在尊賢中夫婦一倫相愛處屬親親相敬處屬尊賢又分斷言之則五倫中各有當然處都是義各有節文處都是禮各有是非分別處都是智總而言之則五倫都從一個仁字中一滾流出故曰修道以仁又極而言之則修身是仁其身自親親以及懷諸侯是仁天下亦都從一個仁字中一滾流出也○一滾流出處是理一其施之各當處是分殊○饒雙峯云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愚謂此却是倒說了禮者天理之節文天理是無形的節文是有形的理出於天節文起於人天理中原有此自然之等殺而非聖人作爲禮制則亦無以節之文之而與天下共見此天則自然之妙此節從仁義推出來故本文曰禮註曰節文以有形者言也下節從事親知人推上去故本文曰天註亦但曰理以無形者言也禮所生也猶言節文遂從此起耳禮生等殺等殺生禮總是自成迷謬○義禮固是性中所有但不著事物上亦無從見其宜故註曰分別事理不著尊親亦無從見其節文故註曰節文斯二者今人惟恐涉告于外義之說便說得鶴突不分明

君子節。通簡總收入修身事。親知人知天皆所以修身也。而修身之要却在知天。上節大學所謂知止。○修身之事。盡矣。而事親是第一件最大事。看前說費之。○曰父母順說費之。大亦只曰大孝達孝可見此是第一件最大事。○人心發處。第一件便是親親。故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此時那有尊賢來。到第二件纔是從兄。故曰入則孝出則弟。第三件纔到尊賢。故曰汎愛衆而親仁。朱子云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事知人更字妙善。○知天不是佳子處。是起頭處。朱子曰此處却是個看根本在修身。修身得力處却在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個自然道理。學不知天。

便記得此又忘彼。既知天則此事也定。那事也定。觀此則知所謂知天者。乃是直達本原。於本原上見徹。則於事理之條分縷析。無不各得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以之知人。則事賢之等。必無所悞。以之事親。則親親之殺。必無所清。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無不各盡其道矣。所謂終身以道者。安得不以此爲要哉。○如何能知天。須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齊與知止從格致來一般。○說個天字。便包得仁義都在。不單禮也。說個知天。則仁勇亦到。不單智也。

天下節。五達道。承上修身以道來。前止說道未詳其目也。所以行之者三。承上修道以仁來。前止說仁未及智勇也。○上

文知天已有知字。意猶勇字未說耳。上等的人不難勇而裕如何。消說勇特出勇字。正爲中下人說法。在夫子是爲哀公鞭策。值注下已百已千。在子思是爲天下人鞭策。值前而強來注後。凝道去。○上只云所以行之者三。並不曾說天下之達德三。何以忽著天下之達德。句蓋與人言君臣父子是達德。他却無辭與人言行之要。知仁勇他便是達德。說我何人敢言智者。仁者勇者。殊不知此德亦是天下之達德。其不能者。只少個誠字耳。豈智仁勇之德有異哉。故方說所以行之三。又說所以行之一。這兩句有多少曲折。意人都忽略過。○首章言喜怒哀樂中節。是天下之達道。此言五倫是天

下之達道。其異何也。曰五倫是經。喜怒哀樂便是這經中的線。如事父便有孝的。喜怒哀樂待子便有待子的。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則父子間各得其理。而其餘四倫皆然。○人講道字。每以五倫五事分柱。愚謂中庸道字。只指五倫視聽言動。亦是五倫的。緣喜怒哀樂又在視聽言動上見。

或生節。○此二節止發明天下之達德。天下生安的能有幾人。然到底人人可到。卽此便可見三德人人有之。○何以能及其知之一成功。一此中更有實用其力功夫。在上所以行之者。一。一字雖未明說。而已在其中。○三個或字。直趨一個一。

字呂氏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一語透甚若果說如何學如何困便失語氣。論語困而學之困字是實地此困字是工夫。既曰知之曰行之皆是說現成的不可說困而知之勉而行之尙是求知行事。既均曰知之行之則其一似不待言又加及其句者正恐人疑質地不同即知來行來到底未必一樣耳。雖總上文意却重在困勉一邊。大全史氏謂註分字一層在理上說等字一層在氣上說朱子謂生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又謂生知安行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仁在知外數節皆甚精蓋智所以知仁所以行勇所以強此人所共曉而人得精

四書約旨

中庸

學

口推托者只在生質之不同上不知天下惟生安一種人他知得便能行得仁即在知中。故曰勇勇更不須說了若學利的人他即知得尙未必即行得必再加行之功但行處亦不十分費力則著重在仁。故曰類類而知勇在其中矣惟困勉的人全靠著勇他的知仁都要從勇裡得來。故曰非有以自勝非有以自勝而必到知之一成功一纔信得三者果是天下之達德好學節。此正是困勉一等人下手工夫不是困勉下又有此一種三個近字對上兩個一字工夫到極頂則一初下手只可說近。力行是不拘人欲而求合乎天理。此節知恥二字極重惟恥不如人故去好學力行是知恥在於好學力行

之先也學不如人吾恥之而益好行不如人吾恥之而益力是知恥貫乎好學力行之中也學則好而未至於知之、行則行而未至於成功一猶恥是知恥周乎好學力行之後也知恥如此則始而近之終於一之矣

知斯節。此節結上人存起下政果須歸重修身邊方得前則字意。上只說入德未言修道此即言修身者好學便是明此達道力行便是做此達道修德修道原不是兩事。治人治天下國家正有九經事在不是一修身便了與大學而後家齊數而后字略同。所以治屋原從知仁勇來然亦不外於達道之推也

四書約旨

中庸

學

凡爲節。此四節以凡爲天下國家起以凡爲天下國家結總發明人存而後政可舉是一個起結。修身而後人存此於政舉復言修身何也修身工夫固無已時也但此處修身畢竟與上不同此時身已修了只工夫不可略有間斷故下說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只重涵養蓋他致知格物誠意正心工夫都已做過。尊賢即知人親親即事親亦是修身中事此又分列之何也就修身看固是兩大事就立政看亦是兩大綱即此所說亦較講上面知人事親九學者皆可爲此却是有天下國家者做的事。或問前明從爲政說起如何說凡學者皆可爲子曰孔子只告哀公于思却爲天下凡學者

說大學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是皆以修身爲本可謂庶人無知人事親事乎○卽保傳是賢八卿是大臣以下是羣臣○體字只說設身處地若說到股肱心膂便混入大臣內○大臣有心膂之寄豈不是體但慮其親甚則不能故說個敬君使臣以禮於羣臣豈有不敬但慮其遠而易疎故說個體皆舉重而言○遠人中有二種一是聘問之客及過賓一是求仕之士一是商賈及遷徙之民○游氏謂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上句是正意卽本註目字一登下句是餘意卽本註序字一登

修身節○此言九經之效緊註下事字去○道字固是身蓋五

四書約言

中庸

章

儉然威儀動作都在內者下節可見○不惑從講究來道理爛熟自無所疑不眩從委任來事有專職自不淆亂○羣臣內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獨言士者越卑遠越難體也體之是上所施之禮看一報字是當指已仕之士說若未仕之士只可再作一登推說○百工作器用便可以生財而有財此有用矣百工交易得財以用則所制之器愈精而得用愈生財矣○天下如何畏只是禮達而分定諸侯服從則屬於諸侯者若小國附庸采地之君長又安敢不從孟子所謂以德服人也○呂氏云三分有二文子懷諸侯之效也故諸侯亦有懷之責○要知做此事便有此效不是要此效方做此

事雖對庸君言不妨曲曲接引然這根原須認得清楚不可錯入謀利計功去說此由效說到事由事說到實接下先立乎誠亦其文法必然故謂款款動哀公者乃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

齊明節○陳北溪云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是內外交相養齊明盛服在未接應時非禮不動在已接應時是動靜交相養齊雲云此已是知天後事善都明了故只言持敬○讓色貨三者德之敵也必去彼纔能入此若稍有一粘著便跌入那邊去而字有十分精神○尊位重祿是不任事的如五叔無官是也他也有采邑也爲一邑之君只不任朝廷

四書約言

中庸

章

之事若康叔爲司寇聘季爲司空則列於大臣矣○勸字連親親字看卽親親中一段精神鼓舞處講章謂上親字爲諸父兄弟下親字爲親於我與上親親字迥異斷不答○孝云官盛任使是僚屬不是庶司愚謂周禮六官其屬各六十而庶司僚矣未開庶司之外別有所謂僚屬也如享任衣服都屬天官市廩倉廩都屬地官皆有官司之大臣只使他去治其職耳○官盛任使須切敬字說忠信重祿須切勸字說大註極明○賓客用金節達之所謂山國用虎圭國用人澤國用龍是也商旅用竹節所謂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人由者門人爲之節山是也遣人如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關者關人爲之節是也遣人如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

委積以待。旅旅委人，稍聚待賓客，向來待親族，其貴賤亦有不同。○嘉善如賓客之賢，則有嘉禮士之賢，則用之。商旅之賢，亦禮貌之也。矜不能如聘而詎，但不親賓以愧辱之，不責其罪，士即不能用，亦優給之，不使失所也。○周禮侯服歲一朝，甸服二歲，男服三歲，采服四歲，衛服五歲，要服六歲，一朝。註五年一朝，據王制。○讀此等書，須識聖人仁其身以仁天下，自近而遠，血脈周流，無一點痿痺不仁處。

九爲節。○一者誠也。未行九經，先有此誠，當行九經，無非此誠。行一事則一事一誠，合九經總只一個誠。

九事節。○此以下承上兩所以行之者。一當先立乎誠，因詳言。

四書約旨

中庸

卷

誠之功見始於近，必歸於一也。○朱子云上言達道達德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不應忽突出一語說九事，可知九事正指達道達德九經，而於九經條云：此只言其大者，禮樂刑政固已行乎其間，則本註下一指字又下之屬二字極著實，極包括圓活。○行之於身，爲行指諸天下，爲事行達道九經，都有言有行有事而道字又包得廣，并言行事都在裏面。○前定是前定乎誠，朱子云：言須句句著實，不脫空，纔不實便說不去。林次崖謂不干誠字非也。○因是施展不開，然是反心有愧，窮是他底裡，竭了若立乎誠，則做出去便暢茂條達，反之心亦盡其理而無愧，隨他應甚事，都如有源之水，滾滾出來。

在下節。○朱子云：不獲上信友，順親皆始於不誠身。又云：獲上不以訣悅取容，信友不以便佞苟合，順親不以阿意曲從，誠身不可襲取，強爲可見。上幾個有道難層遞而下，總歸在明善以誠其身上。非獲上之道，在信友信友之道，在順親也。若謂要獲上先要信友，要信友先要順親，則此信友順親之心已有所爲而爲，而不出於誠矣。○順親信友，獲上治民，都是身之所有事，只這裏面又有交關處。如不知人，則無以講明事親之理，是交友與事親交關，不順親則無以見信乎朋友，則事親又與交友交關。○事親是修身內第一件事，然要順親又須從誠身來，蓋以不誠事親則相承以文親而親不順。

四書約旨

中庸

卷

卽事親誠矣，而他處有不誠，則親所愛於子者方大而不能顧矣。○明善則能知天，九達道九經那一件不是天命之理。惟天命本如此，故人心亦本如此。天命人心原不是兩個。此節與不可不修身節只是一個道理，見其反覆相因，舊時講章於彼云：要修身先要事親，此又云：要事親先要誠身，彼云：要事親先要知人，此又云：要信友先要事親，觸處俱悖。誠者節。○天之理是誠，故命於人也是誠，人得之而爲性也是誠。誠者天之道也，此是懸空立此一句，無所不包。看註於聖人曰：則亦天之道也。下個亦字可知兩誠者微有不同，於未至於聖曰：此則所謂人之道也。可知兩誠之者只是一樣。

人必粘著人身上看忘却這個亦字耳。○誠之者人之道也。指學利困勉二種生安之理豈不是人但他不要費力自與天爲一。○從容中道所謂不難易而裕如者。饒毅峯云今有百約於此二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最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近說作一句讀謂是從容中道之聖人也大讓。○註未至於聖四字。卽照後其次致曲通大賢以下而言。○困勉之之字卽指所擇之善。○者字卽人之道人字。○者也字對聖人也三字註以下二字包困勉在內。○擇善猶云致知明善猶云知至。

圖書約旨 中庸

卷

博學節。修身之要在知天而知天極難故分出博學四目卽大學格物致知之事也。固執一目却該誠意正心修身在內。○學不博則無以盡天下事物之理。學既博則異同參伍必有可疑疑則不容不問問之而不審則吾之所疑者不盡出將人之所以爲我剖析者亦不能詳問審矣又必反之於心以驗其實而思或泛濫而不切或穿鑿而過深則亦無以接所問者之當否而致其精思慎矣而於將行之際尤必辨其公私義利之界不使一毫之疑似得雜處於其間如是則擇之精矣而於行之之際又必實去其人欲之私以全乎天理之正不留一毫之不實以卒蹈於自欺之域如是則守之固。

未。○問前原有思存非思之不得纔問。○五者一應都有。○未至從容中道地位日日都要如此而其間之淺深生熟月異而歲不同。○此節本是說誠之之目但學知利行的人做此工夫較易困勉行的人做此工夫却難故又說下一節。

有弗節。○不爲則已爲則必憂其成是他心上如此已百已千方是他實下工夫處看註故字自明。○上節說博學此不言博者困勉的且未敢遽求之博也上於問言審此言知者他的心志蒙昧那能就審但要只管去問也問得不是也要去問總不可自苦其疑也上於思言慎此言得者他的心思拘。

圖書約旨 中庸

卷

固也不愁太泛也不愁太深只恐此一處尙想不出故必定想明白後已也至於辨之必明行之必篤却無二樣。○人一入十指學利的人蓋生知之聖雖未肯廢業但此緊從誠者天之道來聖人氣質清明義理昭著於其實先享之理無分毫欠缺不待學而能也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雖聖人亦必學而後能矣故此處人一能之不可混入聖人。

果能節。○此道卽擇善固執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果能乃是已千已百必求至於能困勉的人着力在果字上。○上言明善誠身此言明不言誠者誠未易言也但強則亦可進於誠矣。○強卽易也知行裏面都有如何竟把強字屬行一邊原。

勉的人知行都難畢究行一邊尤難有前半途而廢的人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則此強字自當屬行矣○兩個必字正應前兩一也愚必明則不惟近知而已也柔必強則不惟近仁勇而已也如此則實行五達道而入存人存則能舉九經而政行矣

自第十二章至此為一大支○此一主以道言○道雖無所不在其最切者五倫而已其言為庸言其行為庸行庸行不自之所與知與能者此也必如舜文武則即此庸德之行皆有明天察地之理聖人所自視為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故以聖人自視則事父未能事君未能如夫子所自道者是已而自

四書約旨 中庸

果

入觀之則中庸不可能惟聖者能之舜文武周皆是也聖者能學聖者亦能也學問思辨則智愚之所不能知可能矣為行則賢不肖之所不能行可行矣果能此道則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豈獨讓能於唯聖者哉

自誠章○此章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為第三支之首下皆推明此章之旨○自誠明二句見其始之分誠則明二句見其終之合○其實无妄而萬理畢具者天命之性自誠明者如之則亦可謂之性也教人以先格善而後固執者聖人修道之教自明誠者由之則亦可謂之教也○聖人之誠誠即明也明即在誠中學者求誠必自明善始然明時尚未

誠也誠却在明外○朱子要分別兩種人故下無不字可以至字下思聖人識其終之一故舉下一則牛有多少策勵意思在

盡性章○此言誠者之仁乃生知安行之事也生知是知安行是仁而皆以為仁者成德以仁為先仁熟而知不待言矣○生知故不待擇而自察之無不盡安行故不待執而自由之無不盡○不特處人與處物不同即人之中亦有多少差別物之中又有多少差別老者安之少者懷之賢者用之不飽者教之有罪者放流誅殛之即用之又有大賢小賢之殊雖之中又有大罪小罪之別教之中或剛克或柔克務使人人

四書約旨 中庸

是

各得其所方是盡人之性物之中如麟鳳芝蘭是盡異物之性牛菽粟松柏是有用的雉兔菟藟是無用而向可供人用的梟獍豺棘便是惡物當剪除的也要使之各得其所方是盡物之性○盡人性有即在盡其性中者如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孝慈則忠之類是也有在盡其性外者如井田學校之類是也盡物性有即在盡人性中者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樹牆下以桑雞豚之畜無失其時是也有在盡人性外者如山不槎蘖澤不伐天不傷胎不破卵之類是也○盡性即能盡人性物性者理之一盡性又必盡人性物性且各各不同者分之殊○盡人性盡物性是萬物育德參天地

贊化育卽是天地位焉卽本以該末則天地位而萬物之育卽在其中由末以達本則盡人盡物卽可以泰天地贊化育。○朱子云天人雖只一理然所爲各自有公有人做得天却做不得張子云氣化亦天地氣質上事纔落氣質便有過不及故必賴聖人之贊助。○李岱雲云到人物各待其所只盡其性分量。

致曲章○此言誠之者之仁通學利困勉而言見及其至亦與生安一也。○曲如惻隱羞惡之類從惻隱之發而推之以至於仁之極從羞惡之發而推之以至於義之極是豈致從仁之一端而推之以及於義禮智從義之一端而推之以及於

四書約旨

中庸

章

仁智禮是橫致註中悉推致之是橫致意各造其極是豈致意件件造極是橫致亦歸於豈致矣。○人之曲有出於氣稟所偏者如或過於仁或過於義有出於一時所發者如見入井而惻隱生見睚眦而羞惡生只要當下卽推去以求乎此理當然之極。○一事做得實便是一事之誠事事做得實便是事事之誠日積月累則曲也而誠矣始只是曲推而漸之方是誠始猶是一曲之誠悉推而滿之則爲全體之誠又純之熱之至於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爲至誠矣。○形著明處無工夫只裡面工夫一層進一層則發見處亦一日異一日。○形著明尙在自己身上動變化方屬成物處。○成物儘有

許多事在不是我誠了無一事而人遽動變化也但其次以下難在自家身上自家到至誠地位則盡人盡物自與至誠一般不消再說故只以惟天下至誠爲能化結之而意已足大全陳氏纔不費力便是天道纔費著力便是人道其說最精故自此以下所謂天道不足是生知安行也卽從困勉做到極熟處亦便是天道故此章說致曲本是著力及說到變則化則不消費力故卽以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贊之而下章卽以至誠前知接去不辨其爲生安爲學利爲困勉矣後章說誠之本是著力及說到時措之宜則不消費力故卽以至誠無息接去不辨其爲生安爲學利爲困勉矣說修德凝道

四書約旨

中庸

本

本是著力說到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則不消費力故卽以孔子之從周接之直說到知人知天世道世法去亦不辨其爲生安爲學利爲困勉矣此一爻須讀得循環無端纔見其妙。○史氏仁知勇之分初不謂然今細玩之亦有意在盡性自是誠者之仁仁熟而知之精不待言也前知自是誠者之知其知卽從仁中流出而非有二也無息自是誠者之勇所謂不賴勇而裕如也致曲章似不見仁意然識此善端發見處卽是知曲能有誠非由知而入仁乎自成章似不見重知意然由成己之仁以爲成物之知非體仁而用知乎大哉章史氏亦未嘗以勇言然欲修德以凝此發育峻極三千三百之



道非勇而能然乎。入德以知爲先。故前二支皆先言知成德以仁爲先。故此一支出言仁。

前知章。○此言誠者之知。前知句。冒起。必有及見乎動乎處。便是神所謂體物而不可遺。神之不可掩也。禍福將至。下方屬至誠說。誠如其誠。故神如其神。○呂氏云。天地間總是實理。惟至誠之心。有此實理。湊著便得。又云。通書謂誠神幾曰。聖人實處是誠。虛處是神。介乎動靜之間。是幾三字合作一件看。方是此章全理。○善不善。卽是禍福之機。如併說來。頭好。不好一般。

自成章。○此言誠之者之智。論其前則必先明善而後可誠身。

四書約旨

中庸

卷

所謂明則誠也。究其極則成於己者。亦明於物。所謂誠則明也。本支重在盡人道。卽天道上。故第三節亦就其誠則明處言之。見與天道無二。○此章誠字。總重實心上。實理卽具於心。脫却心字。則實理亦不能成立。故第一節誠字。大註曰。以心言。第二節誠字。或問亦從實理說到實心。

自成節。○誠者自成也。朱子說是孤立懸空說。此一句最妙。蓋非有此實理。則天亦不成。其爲天地亦不成。其爲地。惟天也是誠。地也是誠。故所生的人。也是誠所生的禽獸草木。也是誠。此誠者。卽天命之理。而人與物各得之以自成者也。人物各得是誠之理。以爲性。則從這性流出來。莫不各有當行之

道。但禽獸草木雖有是道。而不能自盡。必待人盡之。卽人之。中智愚賢。不肖亦多。不能自盡。必待聖人盡之。若人沒有此誠心。以行此道。則道亦不能以虛行。故此道又在乎人之自行也。○自成卽性之德。道卽內外之道。自道卽做成已成物之事。但此句處後。○自成雖兼人物。而所重在人。故又著誠以心言。言此誠之理具於心。

物之節。○又申上意。全重在自道一邊。言誠自成。似初無待於人爲。而所以必自道者。何蓋誠自成。則有這誠之理。方實有是物。若這物所得之理。既亡。則這物也便亡了。如有這理。這大元若這如脫乾則火自。然滅了。與體物不遺義相別。故人之心。必誠然後爲有物者。

四書約旨

中庸

卷

一有不誠。則於此一點不誠處。卽無物矣。如不誠於親。則如無耳。不誠於孝。卽如無子。不誠於忠。卽如無臣。是故君子必用擇善固執。誠之之功。以道此當行之道。乃爲貴也。○物之終始。不足是生死。朱子云。自開闢以來。至人物消盡。只是如此。聖人自始生至沒身。首尾是誠。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三月初爲誠之始。三月末爲誠之終。日月至焉。只就至時。便爲終始。如此說。方與下句一片。蓋此誠者。字從實理說到實心。今單屬實理說。便隔看。或問自明。

非自節。○首二句提起下五句一滾說下。言君子誠之亦以成已而已。而所以成物卽在是焉。其故何也。蓋成已在內。成物

在外似乎其理有殊不知成已即吾性之仁成物即吾性之知仁知皆吾性中所實得之理即所謂誠也則從此實理流出誠已成物自其不各有當行之道焉即所謂道也仁知之本原原合一而非有二故能盡其道以成已即可推其道以成物即所謂道也而時措之而皆得宜也○前章達道達德九經都歸誠上可見一誠則成已成物都在不是說成物不要工夫為九經所以行亦在誠字內也○子貢以學不厭為知教不倦為仁與此異者蓋學不厭固知之所以自明然至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則歸於仁矣教不倦固仁之所以及物然因物成就而各得其宜則必由知矣達互異處正可見合字之理○時

兩書約言

中庸

章

措之宜只指成物所謂處之當也處之當必由知之明來故曰成物知也看註先提起既得於已句則知時措內不可兼成已說

無息章○此言誠者之真○故字緊承上章直貫到無為而成句緩不誠便無物故至誠即無息矣緩不誠即無物而物無以成故至誠即無息而成物與天地並矣天地之道以下又明其故天地之為物不貳故天也是誠地也是誠天地所生之物無一不是誠此誠之所以為自成而誠者之成物所以與天地並也章內五個所以總從上章所以成物來故章首一故字緊接○仇洽註謂此故字必承盡性前知兩章方是

從天運之仁知說到天道之真誠不知有生安之天運亦有盡人以合天之天道學利則勉果至於知之一成功一則亦不思不勉而為天道矣子思此一表全重素人以合天者仍分畫作兩條使失其旨故仇說似為實錄

無息節○註虛假字要看得細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其三月外偶一違處便是虛假便不能無息

不息二節○不息即是無息○逐日順而敬之但見其不息到後總而計之又見其為久矣○至誠無息是體德達博厚高明是用久則敬一句是由體以及用○然是其勢寬舒遠是其時長遠博是其根基調大厚是其積累堅實高是其氣象

兩書約言

中庸

章

聲被明是其光輝宜養兩字對看則惟修故遠從者必不能久長也方氏云三代之治氣象寬舒故治惟博故厚是五伯之治氣象促迫故治短惟博故厚者必不能厚積也如根基太狹便堆積不起惟高故明卑下者必不能崇照也如日月惟麗乎天則明若在地下物亦不發其光矣三層分頂則惟修故博惟博故高不求小效故所施者自博所施既博則其勢不得不高也惟遠故厚惟厚故明不貪近功故所積者自厚所積既厚則其情不得不明也如農夫之治田祇有耐心是有長性是既栽植之文澆灌之無一處之不周博是無一時之或闕是聖則其氣力之大蒸而益上是有聲按之勢是蓄之盛發為光明矣是明被養得之○此只就至誠功業氣象上說尚未

博厚二節○封至誠無息者則德澤博厚高明是用對覆

物成物看財博厚高明悠久是體蓋此德達博厚高明在

至誠身上看却已著於四方在萬物上有却又未離至誠也

○或問悠久在高明博厚則又在博厚高明後何也朱子曰

此其所以爲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未精不悠久便是不悠久

矣。○朱子曰：慙是據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

○此一節從博學高明悠久想見其踐履成之功又就

覆載成之功想見其博厚高明悠久之體同乎天地反覆

環有多少味在。○程載原是天地之用故朱子曰下天地兮

四書約言

六

○常如此覆載便是成物不言悠久配天地之無疆者無疆無儀象可見著不得配字也。

如此節○此又就上文配天配地而申贊之○在天之祭如月

月星辰止見其象而地則形形色色皆著明故曰章在地

之物木石水土皆有定形而天則雨暘風霆倏忽而異故曰

變○天地有氣而無心聖人有心而無事  
事只行其所無事

上覆載成卽是章變成此只動不見不動無相上覆載

自然之妙耳

一言簡。此一節是下附總制其爲物不貳也。甚至誦無所生。

物不測而包納覆載成物。天只是一個健地只是一個順。

並無他端夾雜故曰其爲物不貳不是說天之道無異於地  
地之道無異於天○貳則雜雜則不誠不誠所以誠也所以  
字要誠○誠故不息補出不息字見此不貳字恒包週至誠  
無息耳不另作一層

博也節○此節與微則悠遠節相對註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承

上節來故能各極其盛是本節正訓而有生物之功起下節

去○至誠同天地處已在配天地節說茲故此節只用六個

也字指點而其意了了○註中各極其盛正於六個也字語

取○博厚八字是天地之功用而亦曰道者道有體有用不

貳是體博厚高明悠久是用總一道也○是功用不是形體

四書約旨

在

亦須認

今夫節○此與所以載物節相對註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

承上節來而能生物是本節正訓○昭昭曰多者分而言之

如此昭昭者多也若探其本則如此昭昭者亦未嘗非多也

（斯昭昭之多）句開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屬句合日

月星辰句只與昭昭之多句爲對萬物覆焉句方言生物萬

物載焉句亦然若山水一段文法自別○日行第四國月行

第二圖若五星其高昇建速迥別皆不與天相疊而直擊者

亦以其氣之相屬耳○辰有對星者凡無星處皆謂之辰

是也有以星言者北辰大辰之類是也有以次舍言者

木降婁之類是也。此當以次舍言之。華嶽是一山。周禮職方河南曰豫州其鎮華山。此周東都之鎮山也。正西曰雍州其鎮嶽山。嶽謂崑崙。此周西都之鎮山也。故當時動稱華嶽。○山所生金玉之類是寶藏。水如荏菹。皆足供國家之用。故曰貨財或以魚鹽爲利。最廣爲說。則鹽筴始於管子。子思未必稱之。

維天節○上止言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只於功用上見聖人與天地合。至於本體合處。尚未指明。故又引詩以明至誠無息之意。○前於至誠言無息。此詩於天言不已。不已卽無息也。前於天地言不貳。此詩於文王言純純卽不貳也。交互証都。

四書約旨

中庸

卷

妙○純亦不已。看註只粘文王。說不必作亦如天之不已。蓋純字止有至誠意。未見無息意。故補此二字。應轉至誠無息句耳。

大哉章○此言誠之者之勇極重修德以凝道上道之大如此。而君子能以身凝之。豈不是大勇。○前四節極言道之大。見非人無以行之。以起下君子之修德凝道。尊德性節正修德以凝道之事。末節乃極言其效也。

大哉節○不曰道而曰聖人之道者。道非聖人不能盡也。大哉二字。直頂上章至誠無息來。但節意重在道不重在聖人。重在喚起下文不重在繫上上章耳。

洋洋二節。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優優是充足有餘之意。道是活潑潑的不滯於形。不拘於有。故曰流動而此流動者上至於天下至於地。無少空缺。故曰充滿。就其充足言之。充足於外而無少空缺。則見其滿。充足於內而無少空缺。則又見其足。而此充足者。任舉其中至微至渺之物。皆分給之而不窮。則又見其有餘也。○天大無外。地在天中。只一點耳。○萬物就各正處說。便是道之小。此只說發育處。故屬道之大。發育與並育不同。並育已著物上說。故於所以並育處見其大。此發育卽從道上說。故卽發育處是大。○禮儀威儀雖是聖人做的。然莫不本於天命之自然。故亦只是道。○發育峻極不是。

四書約旨

中庸

卷

兩件。卽此發育的去峻極禮儀威儀。亦不是兩件。卽禮儀內的威儀。要形容道之極於至大。故從發育說到峻極。要形容道之極於至小。故從三百說到三千。雙峰謂發育以功用言。峻極以體段言。平分未足。○張子無一物之非仁語。最精待其二節。○天下卽無有物之聖人。而生長歛藏未嘗或息。天下卽無制禮之聖人。而天秩天敘未嘗或亡。此道之自行。雖桀紂幽厲不能殄滅者也。然天下無有物之聖人。則天所發育之萬物。不過聽其自生。自死於天地之間。而仰無以事。俯無以育。鳥亂於林。魚驚於水。無一得所之物矣。天下無定禮之聖人。則昧昧而行。徑徑而走。雖食味別聲。而實無以異於。

俞猷矣。呂氏云：須於未有其人時想待字，又須於既有其人時想待字。蓋世無其人，不妨千年架漏；而此心此理未嘗斷絕。固是道之待人。若世有其人，或聖賢林立，如禹治水，益掌火，稷教稼，契明倫，皋折獄，一聖人各有一聖人所爲之事，道終古行，他不盡，自從開闢以至今，無非道待人之日也。議論甚高，不然有堯舜之君，臣後人遂可不修德以凝道耶？德卽知仁勇之德，道卽達道之道，但此道字說得較濶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總在五倫上見，卽至草木鳥獸魚鼈咸若，亦不過卽此而推之，極高遠，須從極卑邇做起，不然便要從發首峻極上做起，何處著手？有一理之不備，不可謂

四書約言

中庸

七

聚有一理之不通，其極不可謂成，聚是橫說，成是豎說。朱子云：疑字最吃緊，若不能疑，更沒些子屬自家，可見天下無聖人，我須修德以凝道，天下有聖人，我亦須修德以凝道，不然道卽在聖人於我何涉？

尊德節。尊德性一句是綱，下四句是目，四句上半截都是尊德性之事，下半截都是道問學之事。人都認尊德性是未，有問學工夫，此大謬也。說到圖圖處，現成處，使屬德性，纔說到零星處，著力處，使屬問學，尊德性處不甚費力，故只說存心，譬如在倉之米，只要看守一般，道問學處極費工夫，故特說致知，譬如未入倉之米，要四處收羅一般。曉得要緊守

是知做看守的事，便是行，曉得要收羅是知做收羅的事，便是行，故存心內有知行，致知內亦有知行。朱子謂若有上面一截無下面一截，只管道是渾淪，更不務致知，則茫然無覺。若有下面一截無上面一截，只要管絃悉皆知，更不去行，則又空無所寄。是以上半截屬行，下半截屬知也。史伯璠謂尊德性是存心，統四句上半截，道問學兼知行，統四句下半截，細分之則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致廣大溫故存心以爲致知之本，極高明致厚存心以爲力行之本，是又於四句中分兩句屬知，兩句屬行也。總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而存心則又爲知行之要，交互看錯綜者，無所不可。道

四書約言

中庸

七

之渾淪處，極難守，故必恭敬奉持，然後守得定，道之細密處，極難究，故必講習討論而後極其精。存心是一致知是精。存心是仁，致知是知，極其大盡其細處是勇。存心時不見其所行何事，而戒慎恐懼畢竟行的意思多，知了一定要去行，而周詳慎密中卽是知的意思重。舜生而聖者也，似尊德性足矣，而問察執兩畢竟也有道問學之功，顏淵學而希望者也，似道問學要矣，而拳拳服膺卽此便是尊德性之事，可見二者缺一不可。此心本廣大，有一毫私意蔽之，便狹小了，此心本高明，有一毫私欲累之，便卑污了，意是裏面發出的，欲并外面牽染來，開闢處意字病深，漸染處欲字累。

重。廣大中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差舛之差向明原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便有過不及之誤。生來已知的是故即從學問來而已知的亦是故生來已能的是厚即從學問做到已能的亦是厚蓋凡現成固固的便屬德性也良知良能該不得已知已能已能却該得良知良能恭肅肅敬之良知良能固非呂氏謂良知良能不可以致名亦未盡。厚指已能不是忠厚厚字但生而有忠信之質與學而有篤實之功都可謂之厚如曾子質地極樸實學問亦極誠篤而曾子問一篇於禮之變無所不問此便是敦厚以崇禮的人。非存心無以致知歸重上半截所謂將事德性

四書約旨

中庸

生

來道問學有道在子學問之功方有指處也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清還下半截所謂聖人將那廣大的收拾向實處來教人從實處做將去也不先乎其大則零星做來都無歸着譬如沒有倉房縱得些米子來沒安頓處不盡乎其細則細處一有虧欠便是那大體不全譬如米子只有倉房空空地濟得甚事四個而字一個以字都要顛倒交互看朱子云十事只兩事兩事只一事道之小原不在大之外道問學亦不出德性中

居上節。不驕是實兄得作君作師任大責重不倍是實兄得遵道遵路義理當然足與是與道偕出足容是與道偕藏方

見得修德凝道到極處。與循行也相道之行。呂氏云在朝廷之上更無然法默者卑官處士之為也愚謂伯玉等而懷之亦未嘗不在朝廷之上但不可為容悅者藉口耳。四句須分看合看滑而在淵見而在田飛而在天無所不貫而又與時偕行動見天則方見得達化盡神處。明謂明於理這在不肯是全身哲爾察於事這在當下遂事上見總証上四句

愚而章。首節引孔子言泛說起第二節以下却重有德無位之不倍緊承上章修德凝道來。分而言之則愚無德則無位生今無時然總之只是一個在下看次節只提出天子二

四書約旨

中庸

生

字便見有德而為天子則可以講禮制度考文則有德而不為天子亦當以愚賤自安而不可生今反古矣則如孔子豈不是至德然其從周與愚賤之民無異可見為下不倍正是道之所當然若自以為有德而欲變易於其間即是倍道或問要時殷輅之義如何乎曰此正可見不倍之義聖人於四代之禮樂如此斟酌損益以求盡善無只存其理以俟後聖未嘗敢輕變易其間這便是多少小心謹慎或問孔子相司徒敬子之喪皆用殷禮非生今反古乎子曰只是小小節文處蓋周命微子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孔子猶殷後故得用殷禮且喪與其易也寧戚故略用之以示崇本之意若正朔服

言孔子孔子無居上之事也

王天下章。首節是綱次節是反而本身二節三三句世道二節承寡過句

王天下節。重字李岱雲謂是其難其德之意此論最確君子從修德凝道來即有其德而又居得為之位當制作之時則議禮制度考文有何難事而猶必兢兢業業惟恐一有不善而無以寡民之過這纔是不驕本旨。有字與後未有呼應其字與乎字與後而字者也字呼應

上節節。不信是無以取信於民弗從則民無以寡其過矣

卷云文武在三王中則考之而不謬者只好說周公愚而此滯說也。子思為萬世立言原不粘然一時一代孔子夏時殷轅便是考三王而不謬苟在上位即舉而措之矣

質諸節。知天知人是推原他所以能如此之故不是贊歎之詞。天地顯鬼神幽者如此顯者可知舉幽以該顯也。三王已往後聖未來未來如此已往可知舉後以該前也。知天知人原是本身事至於民之信從則尤易見更不待言矣。知天知人全從道問學以致知來而心不存亦無以為致知之本。故朱子曰兩事只一事。就天地鬼神便是天之理就三王後聖上省便是人之理其實天人無二理知之在

無二時

動而節○動言行是議禮制度考文既盡善後而自登之於口見於其身者呂氏云讀得言動行字輕忽乃得其妙非輕說動言行正說已到盡處不必重大致慎即偶然所發皆足爲世法則此盛德之至非工夫純熟未易語此也或問呂說輕忽不與前其難其慎意刺謬乎予曰非也此自然之妙正從其難其慎來蓋至此已是從客中道盡人以合天矣然亦白人看得君子如此若君子自家心上原無輕忽放過處所謂自古無放之心之聖賢也○世字豈說遠近橫說○近則易厭遠則望難

四書約旨

中庸

朱

在彼節○無惡無射即是舉舉即是有望不厭終卷即世道世法世則其所以致此者全在庶幾夙夜一句中令人反拋却此句於不騷章脉全脫矣○早字只如俗說便能字有譽字原該永終意陳氏謂舉易永終難大非○末句反掉正見要界民之過必由三重歸結在不騷上

仲尼章○此章是天道人道一支結穴亦是通前二支結穴第一支言明道行道而以索隱章結之見能明能行惟仲尼也第二支言道有大有小而以問政章結之見合大小而一之者惟仲尼也第三支言道有大人而以此章結之見合天人而一之者惟仲尼也首二句言仲尼總兼文武之全則

舉大知大孝以下諸章盡行收束仲尼一身兼堯舜文武而回路諸人不必言矣堯舜文武皆盡天地之道者故次二句言仲尼總天地之全而下遂即天地以贊仲尼仲尼即天地而堯舜文武又何必言矣○下二章屢稱此章說去只作一章看便自分明

仲尼節○堯舜道全而法未備故以道言法原自道中出也文武之道莫備於法故以法言法即道之所在也○天地只是一理上律下襲亦只在一時如川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便該行舍便該藏各有定則這就是是一定之理一用便行一舍便藏全無拘滯這就是自然之運○註兼內外該本末四句中

四書約旨

中庸

朱

都有如博約之致本乎堯舜之精一便是內與本則書斷自唐虞便是外與末下三句皆然○黃洵饒云遠宗堯舜之道則內兼外本該末近守文武之法則外兼內末該本史伯璠云堯舜文武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之事夫子遠宗近守亦在於上律下襲而已按史氏其看亦妙故下只說天地而堯舜文武已該

譬如節○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如天之無不覆幬謂包括得天下許多道理○錯行代明又是覆載中流行不息之妙○此一節言聖人之德無不覆載是德之大錯行代明是德之小



萬物節○上節以天地與四時日月對看則無不覆載處是大

德錯行代明處是小德此節以天覆地載中之萬物及四時

日月之運行處合看又是以並育並行處為大德所以不

害不悖處為小德看前發有被極為極於大則無不覆載

李尚鑒必非道如春夏以生長為道秋冬以斂藏為道日以

晝明為道月以夜明為道○不害不悖只是川之流而所以

並育並行者則其德之合蓋天地本無二德所謂川流者亦

即從大德流出來所謂教化者亦即為小德致其化以合處

言則謂之大以分處言則謂之小耳○川流處便是化○

四書約言

中庸

光

絡分明釋川字是橫說而往不息釋流字是豎說根本盛大

釋敦字從原上說而出無窮轉化字從流上說既脈絡分明

又往而不息惟根本盛大故其出無窮○上猶是以天地

仲尼此節竟以天地當仲尼故但以此天地所以為大也結

至聖章○至誠至聖不是兩個人朱子云只是以表裏言至聖

一章說發現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

德也聖以德言故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

德故自家裏面道個是其天其淵惟如天如淵故民莫不敬

信以至九有血氣亦莫不尊親為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

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為目其裏

而知之則難也

至聖節○此一節元言小德○聰是耳無不聞明是目無不見

慮是思之通知是知之明饒雙峯云思屬動鬼之為也知屬

思而得之魄以藏往寬廣大而不狹隘精裕悠長而不急迫

故已知則存而記之有溫者陽之舒柔者陰之順澤于裕遂又澤于溫發能發

於始毅能持於終剛能堅於內強能任於外齊致無則有力

剛則所立不搖毅則又有中正亦深文是榮然榮理之卑具理

過不及正則不偏不倚于齊莊文是榮然榮理之卑具理

是井然條理之不紊密是詳審入細而無疏畧之處察是研

究精微而無疑似之惑儲同人云文理是大綱察察是小目

四書約言

中庸

光

又聯合之則李岱雲云生知之質在裏面只氣稟清明而已

而今已有聰明膚知之可見則是義理昭著而在表也仁在

裏只是心之德而今已有寬裕溫柔之可見則屬愛之理義

在裏只是心之制而今已有發顯剛毅之可見則屬事之宜

禮在裏只是天理之定則而今已有齊莊中正之可見則屬

人之儀節知在裏只是本體之明覺而今已有文理密察之

可見則屬是非之定衡皆朱子所謂以在表言者也○足以

者即此而在不待其既臨既容而後知也

博博節○此一節乃言川流○生知之質可統下四德為其安

行即從生知出也然生知安行畢竟是兩件故又曰五者之

德○薄博即大德之根本盛大淵泉即大德之其出無窮小  
德之川流必從大德流出故上句掌大德來○五者之德是  
小德如何五者之薄博淵泉又是大德分五者而言則小合  
五者而言則大矣然亦只是大德之下半截為已有周禮所  
淵靜深有不之可擬也○時出有時時出之不見其盛隨時  
出之各得其真○意○出之節下見言行

敬信節○此節言其川流而民見之○薄博淵泉是充積如天  
如淵是充積極其盛時出是發見莫不敬信是發見當其可  
在至聖身上非有層次工夫只形容者須如此遷層說去○  
朱子云至聖是其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薄博

四書約旨

中庸

中

如天淵泉如淵故愚謂薄博淵泉亦只是大德之下半截若  
上半截但是其淵其天非聖人不能知的了○惟當其可故  
民莫不敬信當可處只在莫不敬信上見

聲名節○此又承上節而極言其發見之盛無一人不共見也  
言發見而充積自在其中○凡有血氣如貫胸長股僂僂跂  
踵奇肱之類人形不全故不謂之民而但謂之凡有血氣呂  
氏謂兼禽獸草木似於施及變貊語未合○言聲名則見  
言行所不及也言凡有血氣則已非民也猶且其不尊親較  
上節又放濶

至誠章○上章說小德二步放開一步此章說大德二步收入

一步放開故先說小德次說川流收入故先說教化後說大  
德

至誠節○此節先說教化○經字分開說如父當慈子當孝之  
類繪字合攬說如父慈其子子孝其父之類經繪字就聖人  
身上說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不是聖人經繪其經以教民  
○大經是道大本是性化育是天命○分言之則大經大本  
化育皆是化經繪並知處是教串言之則經繪處是化立本  
處是教知化育又是所以能教處○何以能經繪天下之大  
經以其能立天下之大本也至誠之心全乎所性之理而無  
一毫虛偽以雜之則率其仁之性而父子以親率其義之性

四書約旨

中庸

中

而君臣以定率其禮之性而長幼以序率其知之性而夫婦  
以別率其信之性而朋友以信矣何以能立天下之大本以  
其知天地之化育也吾之所性受之於天人惟氣稟拘之人  
欲蔽之故與天地不相似耳至誠無一毫氣拘物蔽其真實  
无妄直與天地一般則天地之化育由至誠以出所謂其為  
物不底則  
其生也  
不測  
至誠之經繪亦由至誠之大本以出也朱子曰此三  
句從下說上知天地之化育故能立天下之大本然後能經  
綸天下之大經○經綸天下之大經從小德說來這便是小  
德之上半截故朱子曰此從上文說來經繪是用立本是體  
又推之則大本中之千變萬化化育中之時行物生皆是小

德○焉有所倚朱子云不靠心力去思勉思誠之者便要  
靠窮理以盡性盡性以至命逐層層上去至誠便從原頭  
一直滾下來、

肫肫節○此一節乃言大德大業只一個如何有其仁其淵其  
天許多名目乃是從上節推進去若曰以其經綸者思之則  
肫肫者其心體想至之仁也以其立本者思之則淵淵者其  
心體靜深之淵也以其知化者言之則浩浩者其心體廣大  
之天也須得形容不盡想像不出光景方與下節緊接不然  
則已能知之矣○註中懇以情言至以理言靜是外無所攝  
深是裏面到底廣闊地大屬天○三個其字便自他自自知

兩書約旨

中庸

全

先景

苟不節○此又承上節而極言大德之難非聖人不能知也○  
天德卽上章仁義禮知之德朱子云至誠莫非聖人不自知  
可見此節亦只虛說若謂必至上章所說至聖的人來識此  
至誠的人則謬矣

自第二十章至此爲一大支○此一支以誠言道之大原出  
於天無不誠也德之大本亦出於天無不誠也然在天無不  
誠之理而在人有不誠之心心不誠則德非其德而道亦無  
以自行矣誠者聖人也誠之而能有誠亦聖人也能爲天下  
至聖之德則能體天下至誠之道矣故第一支以惟聖有能

之終誠者之能所以立誠之者之準也第二支以果能此道  
終誠之者之能所以至於誠者之路也第三支以惟至誠爲  
能盡性始誠者之能也以曲能有誠惟天下至誠爲能化繼  
之誠之者之能一誠者之能也以惟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惟  
誠爲能經綸云云終聰明睿知德之誠也經綸大經誠於道  
者也惟聖者能之誠之以至於聖者亦能之也

衣錦章○此章與第一章相應該一部中庸在內侯氏謂再叙  
入德成德之序一言盡之○朱子云首章自裏面說出來自  
天命之性直說到天地位萬物育未章自外面一節收歛入  
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與首章實相表裏

兩書約旨

中庸

全

衣錦節○衣錦向綢便是爲己之事惡其文之著是推其爲己  
之心人於第一句便誤看○此章引詩與他處稍別如下潛  
雖伏矣亦孔之胎便當了莫見乎二句相在爾室尙不愧于  
屋漏便當了道不可須臾離二句故此衣錦向綢也便當了  
君子爲己一句○有個德在方成得文不是惡文只惡其文  
之著○有這爲己之心便做爲己之事問然而日章實爲做  
爲己之功得來不單單有這心也有註先用故其立心如此  
句截斷下云尙綢故問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可見裏面已  
實實有這錦了若不實實做爲己的事這錦從那裏來沒箇  
準卽是問然處不狀而文且理卽是日章處朱子怕人另作

一層解故註特聖之小人之道上。凌而不厭三句有多少層級在裏面他的爲已工夫一層進一層則其開然而日章處亦日異一日到得天下平也只是日章到極處則得無聲無臭也只是開然到極處朱子云不厭而又理只因有聲在裏面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自有敬信在極而至於無聲無臭也自有上天之載在可見這三句有多少層級令人一槩作爲已之心混過皆大誤也。呂氏云開章總是爲已而日章尤是爲已之實又云尙綱正所以爲錫開然正所以日章不分兩層。錫非盡不可見只不易見耳以不易見故要接之但見其波簡溫以非盡不可見故深窺之亦見其不厭

四書約言

中庸

信

而文且理但其充積之盛則如天如淵之象民猶可知而美淵其天之妙終莫能識故此章以無聲無臭終焉。小人苟宜應前小人反中庸君子小人制行之異其終殊君子小入立心之分其始已判。溫而理句截斷知遠之近句重起有爲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只頂惡其文之著來。有爲已之心又要知幾如大學要毋自欺又要審幾相似蓋曉得爲已已得大頭腦又就其中識下手樞機所在方妙。知遠之近亦層遞而下曉得天下國家之是非由我之得失則自當從自家身上做工夫又曉得心之邪正必顯於身以及於家國天下則更當於此心上做工夫而慎獨戒懼之功自有所

不能已矣。○慎獨戒懼總是爲已之功在中謹字則較下慎獨戒懼。○大意與大學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相似。

淨離節。○內省不疚句極著力無惡於志句極現成幾動念便要省省字即大學審其幾三字此正慎獨著力處必其省之一無疾病方能無愧於心。○不可及自是人不及君子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惟在此人不可見處著力耳陸稼書謂不可及惟在此處若過此關頭值潛滋暗長無用力處矣恐於語氣未順。

相在節。○呂氏云此章從下學逆說到盡頭故先慎獨而次戒懼以慎獨是零碎工夫戒懼是統體工夫也其實戒懼包得

四書約言

中庸

金

檢獨慎獨只在界頭更加謹耳非謂先做慎獨後做戒懼也。○屋漏是至靜之地古人無事時常居此尙字最要著眼人於大庭廣衆之時莫不敬畏一列屋漏之地便謂少弛無妨殊不知道不可須臾離於此不存則天命之理即於此頃刻間息矣則相在爾室其必庶幾不愧於屋漏而後可乎於尙字說得悚然幾見不可離意是故二字一拍即上。○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幾能無愧尚不愧是新望之詞非現成語。○戒懼言動而亦敬信則言動時敬信更可知原兼動靜說。○戒懼慎獨都是爲已之功從動處以至至靜之中無少敢忽則爲已之功益加密矣。

泰假節。○人有一有言說則誠敬之心易散故以無言為極其誠敬即易所謂有孚順若也。詩所云人自化只指與泰之人在子思民字却放開說。

不顯節。○戒懼慎獨工夫一齊並做工夫做得一層則德進一層效亦進一層饒饒舉以此兩節分頂上兩節是做慎獨工夫時德猶淺而效猶近做戒懼工夫時德愈深而效愈遠分二個時候其說誤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是泰所謂萬者由此工夫日進不已做到極深極微即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非敬信外又有篤恭工夫也不復言內省者戒懼原包得慎獨在內也。○天

圖書約言

中庸

卷

下平節首章天地位萬物育。○呂氏云入德以慎獨為第一慎獨足以直達篤恭成德却以無時不敬為主故戒懼足以括慎獨。○有為己之心便做為己之事做為己之事即存此為己之心直到此篤恭時為己之心猶一日也安得以為己之心獨為初學事乎故愚以為闇然而日章直貫到底待其中境界層次各不同耳只玩本文惡著下一故字及日章字自見。

予懷節。○此節總是形容不顯篤恭之妙。○不大聲以色詩是咏文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詩亦是咏文王若以為至夫為德之至可謂不大聲以色之德未至耶故註惟此足以形容

不顯篤恭之妙最分明令人猶謂至是不顯之至非形容不顯之至何也上節說到不顯之德已至矣何待此處再說德之至。

一九四九年  
圖書館之圖書

四書約旨

荆溪任啓運鈞臺著

男翔樵何校

論語上論語也言得其倫理爾之論語言之出于吾者凡與人言謂之語

學而第一

學而章○本章爲一部論語之冠便該得孔子一生首節是學不厭次節是教不倦末節是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三節身分一步開一步一層高一層相承遞遞說去○大學開口說明德中庸開口說天命之性皆直提出根原論語是門人數記的故朱子先下人性皆善一句提出根原○凡朱子於字第一見處必全釋之此學字訓釋是一部論語發凡○人性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皆善從理來覺有先後從氣來明善之明即覺也復初之初即性善也效先覺所爲兼知行在內明善知之事復初行之事知行二字雖不相離然初入手必定知處多到得後來畢竟行處重故中間着一而字一串說下○舜曰精一孔曰博文約禮曾曰學修思曰擇善固執博也學也擇也皆所以精之使識大中中也約也修也執也皆所以一之使歸于中也中者民受于天以生即所謂人性皆善○人若學字入門一差則越時門越差去故朱子謂人須是先認箇學字學是學箇甚但孔子時先王之教未遠學向不患其差患在不能時習故本文不干學字上分辨只干時習上策勵也○時習只有

勿忘意而勿助即在其中○說字中境界進退不同從初嘗

滋味直到顏子欲罷不能地位都在裏面然尚不是究竟處故註只曰其進自不能已次處謂只是歡喜言爾未是自得却又差○朋同類也句亦是朋字發凡信從者三字乃此朋字正訓○朋自邇來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其化廣其傳遠故可樂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是此意樂從道字來不從聲名意氣上來○人不知該得廣凡君相之不用學術之不同皆是○到得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則我自有與天爲徒之樂而人之知不知皆不足以動之然其根株總在爲己爲人上分別○君子畏天命而憫人窮人之不知儘有憂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二

處然此憂處原從天理上來所謂憂世之志樂天之誠並行而不悖也若以人不見知而憫則無有○不亦說乎不亦樂乎是爲人不知說樂者說不亦君子乎是爲人不免于愠者說說樂是滋味君子是品地上兩不亦箇中自領下一不亦一座高懸

有子章○此章勉人務于孝弟上節從不好一邊看見孝弟的人自不向那惡的一邊去下節從好的一邊看見孝弟的人無數好事總從這一邊來君子二句宕開作過峽○其爲人也四字現成渾舉不定是實不定是學陳氏未嘗學問金氏上節屬實下節屬學之說皆非○凡書有散文對文此解字

與未之有對故只訓少下章鮮字單舉卽未有意故註云絕無可知○一事必有一本註中凡事二字所該甚廣如要明理必務讀書要足食必務耕稼本文放開虛懸此一句無所不包不會先包攬孝弟在內亦不會放推却孝弟在外陳介眉謂事不一本本只一本大謬○本字從事上說與註謂當切良知良能尤謬○君子句放開孝弟句收攏介眉謂下二句申說上二句亦謬○不是爲行仁的尋究根原亦不是講仁道推行次第也不會斷無孝弟的人必定做出仁民愛物萬物得所的事業只言從此孝弟做去應有無數好事出來耳重提孝弟二字卽得實拈爲仁二字卽差○君子是成德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三

的人其務孝弟又何消說有子是望學者務此故註補學者字○本文只說孝弟之理學者當務當在言外○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亦是仁字發凡因本章只就愛說故先愛之理愛非卽仁愛之理是仁心非卽仁心之德是仁

巧言章○此章是戒學者當務內非爲巧令的人作刺讓也○第五篇巧令是粗的此巧令是細的被對下恥字看此對下仁字看被註言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可見那種原不是學者所爲但學者亦當鑒此耳此註言學者所當深戒則直在學者身上說○仁如穀種乃精華收斂所成故越收斂越綻足到得綻足之極自然有精華發見出來若巧令的人務

飾于外便是不會收花那殺子必是戕的○巧有以便佞爲巧者亦有以論篤爲巧者而以篤爲巧之巧爲尤巧令有以側媚爲令者亦有以色莊爲令者而以莊爲令之令爲尤令田梅嶼謂是戒務外不是論假仁愚謂務內則誠務外則假朱子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于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可做這模樣非假而何至爾朱子不說天理亡而說本心之德亡指點仁字較切實則其說尤讓德者所得于天之理除却天理空說心德其所謂德何物乎○巧令有淺有深淺者全在言色上修飾全不知仁深的如宰子之能言子張之堂堂亦是○好其言善其色非有殺欲敗度何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四

遽至人欲肆而天理亡須知務內便是天理一邊事務外便是人欲一邊事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念之差終身之誤此界正當猛省○陸麟度謂總註務本之意此仁字只宜淺看亦不然不知不愠亦是務本之意已是聖人地位安見務本是粗淺事乎

三省章○千古無放心之聖賢省字正于忠信習中細細搜尋檢點朱子謂此會子晚年進德工夫微有些渣滓未盡又云當下便省不是事過方省○虛齋云三箇字最要各自脩自致正是省處註中有無二字亦從予字而生○忠只就爲人謀上說信只就與朋友交上說註中盡已二句亦是二字

發凡不可因此說廓落去劉蕡山說學以忠信爲本忠必證之人謀而始真信必證之交友而始見直是求高得妄○忠信一也但爲人謀是我在此謀故說忠與朋友交則與人相接故說信○三句三平開看忠信爲傳習之本非會子意不宜拈入

千乘章○敬有多少樣敬信有多少樣信此但渾舉未及條目之詳故總註曰論其所存未及爲政非空空只有是心也仇洽柱心卽于事上見一語得之○本文原無五字有兩而字與上章原有三字又三句分別不同故胡氏以敬爲主及朱子反覆相因各有次第之意斷不可少○主一無適亦是敬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五

字發凡敬其事方是本節正訓然事在此卽心在此非有二也朱子云身是在則其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雜密甚○非敬不能信而敬又不可不信非敬信不能節愛而敬信又不可不節愛非節不能愛而節又不可不愛非節愛不能使民以時而節愛又不可不使民以時一層推出一層○包氏八十家出車一乘馬氏八百家出車一乘葉氏百四十四家出車一乘愚謂古者大國方百里分爲萬井每井九夫計之則大國不過九萬夫每車一乘用夫百人計之則千乘當用十萬夫卽合餘夫計之亦舉國僅供千乘耳則八十家出車一乘當是平時備辦之數

百四十四家出車一乘是田獵練習之數入百家出車一乘是用兵調發之數觀管地方千里而城濮之賦止七百乘較之戰止八百乘則古出兵必無千乘可知矣是此千乘斷主八十家平時備辦而言

弟子章○聖人看弟子箇箇都有作聖根基其行處便是誠正修齊治平的根子學文便是格致致知根子弟子淳樸未漓知識未啓故先行後文若大人便須究極天地萬物之理然後能做出世天地育萬物的事故先知後行○三箇則字緊緊呼應無片刻放過兩而字却有相須意在○通章看先行後文而行中又先倫常次言行次交接亦有序在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六

賢章○子夏只爲學而不知盡倫者覺言人於人倫不盡其誠雖曰已學我必謂之未學矣如此一反照便明○朱子必其務學之至最妙子夏只是反跌語與章曰不學○信不專在言上卽一言而必信則無不信可知莫要剛却交字

重威章○君子二字貫通章言君子自修之道當如下云云不連煞不重二字介眉謂是初學的人謬○主忠信節敬重首二節反覆相足下二節又逐句生來言學固須心得而外不重則內亦不同要固學固須外重而內不忠信亦無以居之主忠信乃真能自修而人亦我之助不可不擇友不如已固



爲有損而人之損畢竟自家體過處爲多玩本文語句長短參差意便可見○重有生來的也有學來的衆引鑒定是資質大謬難道無此資質則學終身不困便罷休了不成○既說學則不困則前面已有學在○友不如已便有臨深爲高意故戒之○忠信不單是行節格物致知也要忠信說見大學傳十章時解以學屬知忠信屬行亦謬○朱子云四者皆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最要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爲學亦是謬學取友未便盡情改過亦未真能改俗解必定四平亦謬

慎終章○根本之地一薄則無所不蕩盡人當在根本上做工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七

太而風俗轉移必自上始故曾子云然非謂要民歸厚必先自厚也試問此時父母若在如何做慎終事○古註喪盡其哀祭盡其敬朱子以禮誠二字易之精甚

子禽章○子禽疑夫子是求而以與字敲實上句故下箇抑字看子貢亦只破他求字而與字竟還不題可見也○五者有一齊發見處有各得其當處在子貢却又又有形容不出指數不盡光景朱子云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的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又曰深體之見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卽之意思蓋聖人之全體自當如渥而周章所云但此只舉夫子與邦君相持

時自無從着箇威風非子貢不識聖人全身而言之有遺也朱子過化存神未易窺測正爲子貢形容不出指數不盡處補一闕相

父在章○志行俱兼善惡改父却單指著一邊三句一串說下看註然後然又不然字可見

禮之用章○通章只重和爲貴下節乃以足上使無滲漏耳看朱子本註承上文三字自明總註嚴而泰二句乃是論其理非謂書必兩平也○說禮之用則人之用禮意已在然本文畢竟還屬禮一邊如說飯之用他爲貴酒之用醉爲貴固不是酒飯能自用亦尙不是說人去用他○大註先安禮之體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八

雖嚴句爲用和字生根亦卽爲下節禮節字生根妙甚○出于自然之理是和字根原必從容不迫方屬人身是和字正面○道卽禮也不曰禮而曰道者就大小共由而言○人之拘拘于禮者動白先王制禮不敢過先王制禮不敢不及殊不知先王制禮原本乎天理合乎人情不是這樣拘拘的○和只是心安意肯做來不見拘苦艱難若知和而和則全拋却那禮如管人之放達矣○註非復禮之本然正應上節註出于自然之理句見知和而和之和全不是那和了知和而和之和不可行則從容不迫之和固可行矣要得繳上語意○天理之飾文人事之儀則亦是禮字發凡

信近章○謹始慮終不分兩件於始而慮其終則不敢不謹矣  
○有子辭氣似聖人故不迫切而曰近義近禮非不能盡而  
界近之之謂也故註以合宜中節解之○可復可宗是他始  
時心上如此斟酌即註應字也不到後日纔知之○信便要  
復然不近義未必可復也恭豈要取辱然不近禮未必能遠  
也因亦願可宗然失其親未必可宗也上一字一頓其義方  
出○信是人約我同做一事而我諾之○禮只言節文爾恭  
之節文無過不及○恥自內生辱由外至

君子章○朱子云無求安飽是其存心處做事謹言是其用工  
處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一

九

夫雖欲正亦徒然又曰須反覆看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  
行有甚意思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  
夫不到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大槩分之則上四事只一  
層細分之又有兩層○志有在不是志于敏慎是他心上有  
見得最要緊處做事慎言乃所以求此也就正有道亦是  
他心所注處惟恐其差故朱子云若說上句無求安飽敏事慎  
言皆自當如此何用取正今人都認差○事物當然只是道字  
發凡○有餘不足對勘方得而字意

無語章○處貧富亦學問中之一事安貧富之道亦義理中之  
一端子貢即處貧富一事便想見義理處處無窮學問處處

難盡或以上為處境下為學問者非李岱雲云處貧富之道  
該不得學問之功學問之功却該得處貧富之道妙甚○切  
瑤珠磨與大學不同彼有有緒益精二意此只已精益求精一  
意○斯字緊指可也未若○往須實指可也未若來須實指  
切瑤珠磨他因處貧富一事見得天下之義理處處無窮故  
曰告往知來不是往復生往來復生來之謂○可與言詩是  
贊他知來不可于詩上著迹

不患章○朱子謂學到知人地位儘高故註着君子字若求為

可知則尚是庸下的人故程子君子句置圈外○窮不知人  
則誤于學術達不知人則誤于治功如司馬溫公不知王安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一

十

石楊龜山不知蔡京其害豈是小小但患不知人亦不是子  
人上求知只要自家窮理立誠工夫做得透物無不格則心  
無不明德無不實則明無不照

為政第二

為政章○為政二字要看得大有一人不正不可謂政連天下  
歸也目在要而以德二字要看得精不做到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地位也算不得德之至則無為處原在其中譬如二字  
本是直接陳新安謂無為而天下歸本文未嘗明言此意只  
取象中含之呂謂首句止半截話皆誤也○程子為政以德  
然後無為句人多誤認謂德在無為上一層非也夫子於政

字上明明加箇爲字豈塊然袖手無所事事者但總上面工夫不足則做來不是煩擾定是紛更必不能因物付物行其所無事故惟以德然後無爲○以德朱子云猶言有德相似不是把箇德去爲政○反是無星虛北極本無星若所云北極星則于此相近處指一星以認之耳北極不動北極星也動然非北極果不動也動而不離其樞則不見其動耳譬如車轂一般二十八宿在輪之周便見其大動北極諸星在軸心稍偏亦見其小動北極辰則軸正中心全不見其動居其所譬無爲衆星拱臂天下歸

詩三百章○是把詩思無邪一句指出詩之用尙不會說到教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士

人讀詩之法至知要更是餘意○讀詩的詩便使人興起讀惡的詩便使人羞恨不期然而然此便是詩之妙用若人當勉其善而戒其惡則尙在言外○朱子云統言之則三百只一箇思無邪拆言之則一篇有一箇思無邪

道之章○爲人上者原有治民之責民不知所向往自當道他民不能歸一自當齊他只所以道之齊之者却不同耳德禮之世未嘗廢了政刑只他本躬行而播爲禁令又禮教之不率乃刑以威之他的政都從德裏來他的刑只濟禮所不及耳政刑之世他所以教者豈不假德禮名目但他自身既沒了這箇德而自朝廷以及百官自百官以及萬民又沒有些

品節文章則所以道之不端是政所以齊之不端是刑而已程子云有雖麟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道之以政亦猶是周官之法度但少此雖麟之意耳○齊之以刑亦不是申韓之刻嚴○禮之用禮字太故以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全釋之近義章禮字小故只言節文此言制度品節者因上德字而言如孝弟慈皆德也其中有不可通不可不及處又有自君而下至于庶人其分不同處必須制度品節始人人有可遵守制度如喪禮祭禮之類品節又是其中等級如喪自襲而歛而殯而葬而小祥而大祥哀以漸殺及天子至士時日不同如祭有薦饌祭饌特牲禮少牢禮或及其父或及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士

其祖或一廟二廟三廟許多等差皆是厚薄是他本性處如子夏三年喪畢衍衍而樂閔子切切而悲淺深是他教化處或時有久暫地有遠近禮以一之如先王制禮不敢違不敢不及之意○恥字極重無恥則尙不知惡之可惡而何由述于善有恥則不特惡不可爲而進于善者且蒸蒸而未有已曰且者不可自己之辭

志學章○聖人自言其進德之序是正意欲學者以是爲則是餘意朱子獨覺其連四字最精程子聖人未必然之說反過○知行兼進知得一步便行一步行得一步前面所見又進一步立與不踰矩雖屬行邊不惑知天耳順雖屬知邊然亦

只舉一邊以見意。朱子所謂因其近似以自名也。○志有定向。固從知來。爲之不服。使從行去。○立是。把捉得定。然亦只是大段不差。未到恰好處。不感則見得恰好矣。然亦只得其萬殊。未得其一本處。知命則得其一。本矣。然尙是思而得之。到耳順則不思而得矣。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一串事。又分兩候者。到底知先于行也。○知天命是箇大分界。以前是下學。以後是上達。○矩亦只是事理恰好處。但前面自不惑而知命。是自流而溯源。此自知命而耳順。而從心乃由本以及末。○蒙引謂聖人志學時。便期到從心不踰矩。非也。從心不踰矩。在聖人原不是止境。且志學卽期如此。豈不是獵等乎。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主

故謂必期做聖人。則可謂必期不踰矩。則不可。○事理當然之極。卽大學所謂至善。不惑知天。卽大學所謂止至善。但此處尙可着力。向後愈養愈純。愈無所用其力。乃書所謂安止也。○看夫子假年學易。便見聖人到八十九十。無有進處。孟懿章○聖人教人。豈有故作鶻突之理。無違謂不悖于理。一語直是說盡。到懿子退後思之。安知他不又誤認。故特語樊遲以發之。○須知從親之令。也是理。但不是理之至當恰好處。○禮原是節文的根子。常人做來。便有過不及。聖人做來。便恰好。聖人所制的禮。便是那理恰好樣子。不是理外別有所謂節文也。○此禮字。卽理之節文。案上節註。不肯于

聖學子言

武伯章○惟字訓常。不訓獨。○從問孝說來。則知父母之心如此。便是體父母之心。知父母之愛。則所以保其身者。自不容已矣。

子游章○人孰敢以犬馬待其親。殊不知一不敬。其罪便至此。其罪越說得重。則警戒越說得深。饒氏謂養犬馬之人。與甚言意全悖。

子夏章○色謂凡見于外者。和氣愉色。婉容皆是。○色根于心。難處在心。不在色。此正色之所以難。○有事二句。與色字對。會是一句。與難字對。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南

吾與章○豈有與愚人言而終日若若箇如字。便不是與愚了。但聖人喜愛之至。故作曲折之辭。上二句。開下二句。合認真。先疑後信。則破理先於上二句。透露不愚意。亦失視。○獨處只一箇人。若燕居。則凡對妻子朋友時。皆是。○譬如人飲酒。一般。他醉時。耳目手足。都是酒意。

視其章○視以尚兼善惡兩邊。觀由專就善一邊說。或動于名。或動于利。凡有所爲而爲之。如後世割股贖墓。總是好名。只此好名的念。便是惡。○安字對勉強看。他勉強時。亦是真的。但爲時亦多少拘苦。急迫。若一枚熱。便仍到那一邊去了。前禮之用。和爲貴。便是這箇安字。○此與孟子人焉廋哉。不同。

此是我窮進一層直窺見他底裏。彼是他自家和盤托出。並不勞仔細搜求。

溫故章○朱子云此爲溫故而不知新者發重知新上。○推所學在我。故其應不窮。重所學在我上。○隨人應付。惟師爲多。故舉爲師。做箇其應不窮的樣子。不可呆粘師上說。

不器章○無論小用是器。即可大用而不可小用。亦是器。故子貢瑚璉便是可貴而不可賤的器了。○自觀人而言。則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自君子而看。則可大受未嘗不可小知。如孔子爲委吏。便會計當爲乘田。使牛羊長。但此章尚未說到聖人神妙處耳。○君子二字一頓體無不具。意在君子二字中。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重

君子章○子貢能言。故以言觀君子。殊不知君子秉徒言也。乃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耳。其言二字在旁人意中。不在君子意中。○與古者言之不出不同。彼口中未言。意中已有言在。此君子意中並無言也。若把先後字在君子意中較量。便錯。

周比章○此與和同驕泰都從相似處分別出來。註中先着箇皆字。最妙。存疑謂正相反。不相似。近說謂不比就從周上看。出不周就從此上看。全失兩箇而字意。

學而章○學字有全言之者。如學而時習之是也。學字有偏言之者。如博學之是也。此學字中該得問與行字。思字中該得

辨字。若把學字單指誦讀便差。○失在思辨。仍在學。病仍在思。

攻乎章○孔子時楊墨未出。大約如原壤之放。子桑之簡。皆是異端。○害在敗壞人心風俗上。存疑謂害自家未確。○內註事無父無君是害天下外。註駭人其中是自害。

田海章○子路極忠信的人。如何又有自欺之蔽。緣他太銳果了。乍有所見。便以爲實然。見得八九分。便把那一二分不知的一直冒過去。他人的自欺是有心的。子路的自欺是無心的。然其病體只一樣。○註中強不知以爲知。強字確切。子路他人不是諱。便是歸唯子路乃是強。○首尾二知字註明。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一

重

知之之道。蓋無自欺之蔽。是知有可知之理。亦是知。二者雖是知之之道。他人柔懦難在求知之功。子路銳果難在後而求知。而難在當下無自欺之蔽。故言如此。大全許氏謂以心言已偏。近說是本來良知。不涉見聞尤謬。

子孫章○學字頓斷。卽下見聞言行。子孫未嘗不學。未嘗不於見聞言行上做工夫。只心動于靜。便有鋪張向外的意思。學處便不能博。博處便不能精。守處便不能約。○李氏欲發洩而見諸事之說。是欲爲子孫周全其實不確。子孫病在務外不在急行。○由學博而擇精。由擇精而守約。一層逼進一層。正是務外人對症之藥。○不求自至。不求二字。正對于字。

民服章○民心固是好直惡枉然所謂直枉未必盡當如少正卯為魯聞人孔子為政一月為民所誅○舉始豈可但順民情故程子得義之說在國內謝氏順性之說在國外○居敬則公窮理則明此又所以能得義根子

使民章○以勸卽是勸于敬忠廉子本是二事夫子却分三件答他○在家有父在國有君孝者所以事君故孝則忠理之同也上愛民如子斯民愛之如父母故慈則忠情之報也○孝慈平說舉敬畧重教邊

或謂章○陳氏云定公五年以前不仕為平子五年以後不仕為陽貨愚謂或人此問不知的係何時則孔子不仕之意不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一

七

可臆度但註明下定公初年四字又下難以語或人五字則舊說季孫意如廢昭公之子而立定公定公于昭公為不友卽為不孝之說為當若陽貨則無難直言之且于孝友二字全無着矣或問定公十四年孔子仕魯又是為何曰此時意如已死定公之罪只在不討賊意如死則賊無可討矣○君陳周公幼子嗣為周公竹書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公治東都師君陳也

無信章○不知其可虛說其何以行乃是不可之故曰不知白何以都是喚醒之辭○時俗尚詐人皆以無信為可矣夫子言彼之所為可者我殊不解也人與人相接全恃信以行無

信則不行矣其所為可者竟安在哉○大車如農有役車兵有重車皆是○牛領低故轅直馬領昂故轅曲轅亦橫木也服馬之領係于衡上若駟馬則別有轅以引車○大車兩轅者一牛二轅者兩牛小車止一轅

十世章○子張問繼周者意在知來夫子却舉既往之知來者告之妙甚若云周之前有殷殷之前有夏則止論往非答知來失語妙矣○所因有定所損益無定然損益正以善其因則無定者亦有定不可知者亦可知矣語意全重所因上○朱子文章制度四字所該甚廣不止文質三統而文質三統亦在其中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一

八

非鬼章○語演鬼神不務民善是兩種人亦是一種人○非我當祭之鬼則精神與他不屬福亦何自而來但語者自有此妄想耳○非鬼便不當祭見義便當為先作一頓折出而祭與不為來則語與無勇意已早判○語也無勇也是直斷之非推原語○不為固是見之不真然此須坐實見字折入不為方有力

四書約旨

住啓運著

八佾第三

八佾章○孔子訓至于廟十字一句讀是記者語先爲是字作註脚○庭是堂下空地凡歌升于堂上凡舞列在庭中○魯有文王廟爲魯爲諸姬之大宗凡昏喪必告于魯故立廟以統之大傳所謂宗別子之所自出左傳爲吳子常于周廟是也季氏雖爲三家之大宗然魯自有桓公廟季氏復立桓公廟于其家則僭矣故禮器言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舞必八人以節八音故左傳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似以每佾八人之說爲是○聖人不但斷其僭禮之罪而以忍字直誅其心以執不可忍極盡其勢語意直似秦銳高懸肝膽悉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雍微章○雍本武王祭文王之詩此本序謂禘太祖則詩止言文考文母並無一言及帝嚳后稷似非也疑是魯以禘禮祀周公而推本文王遂假此詩以爲禘祭之樂而後儒因誤以爲禘太祖耳又按此詩言有來言至止言於薦亦全不似微儀之詩周禮樂師及微師樂士而歌微疑別有微詩而說者因此雍微之文遂以雍詩當之也○夫子因本詩有天子辟公字特摘出來使他自想絕不斥其僭而名義肅然○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爲非禮然愚細按之有不可不辨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二

者周天子之郊在冬至于圜丘其奉始祖后稷以配取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禮之大者也若孟春所殺于上帝原不是郊其奉后稷以配是因農事而然與配稷于社同意亦絕非始祖之義魯以孟春祀上帝不過所殺之祭其以爲郊者乃魯人自誇之詞耳詩言白牡周公之牲白牡股牲也是成王之尊公特比之夏股之後原不是周天子之禮即明堂位極其誇張凡所謂黃目尊罍諸器考之周禮皆降天子一等是原是上公之禮不是天子之禮况竹書于平王四十二年書魯惠公使宰讓如周前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論止之路史言公怒執王使是僭禮特始于惠公前此未有也自

鄭氏趙氏凡周禮之無可考者悉以魯禮當之曰魯禮即王禮也魯禮之無可考者又悉以王禮當之曰王禮即魯禮也而成王伯禽遂負不遑千萬世矣○商沃丁八年伊尹薨沃丁祀以天子之禮則成王以夏股天子禮賜公亦不爲過若魯公以下便不得用之看詩魯公用騂剛可見到後來因公廟而徧及羣官是一誤因魯有文王廟而三家立桓公宮亦用天子禮樂是二誤因桓宮而并及諸廟是三誤故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不仁章○禮原以寫人心之序樂原以寫人心之和仁人之心純是和序則用來自然渾合無間的人而不仁則本心已亡

矣。縱用禮樂與他有甚相干。○樸實頭人本心雖存，尙未必得其和序。若不仁的人，則根子早已斷絕，說甚和序。又說甚禮樂，故無序不和。置圖外。○如禮樂何言與禮樂全沒交涉。至玉帛交錯，鐘鼓鏗鏘，單以文官亦稍下一層，故亦置圖外。林放章。○禮之本與爲仁之本一樣，爲仁之本從推行上說，故以孝弟爲本。禮之本亦從節文上說，故以儉戚爲本。○哀敬之心是無形的，禮便是有形的。有敬之心，卽不能不檢攝。有哀之心，卽不能不痛戚。這是心之最初發處，卽是禮之起頭一層。到得後來，又爲玉帛燕享以文之，又爲衰麻稽拜以節之，則發舒此哀敬之心，無不盡而禮亦于是乎盡矣。儉戚的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三

人雖未能盡禮，而此哀敬之心未舒，便有駸駸不可遏抑之勢。故曰得其本，而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若奢易之人一味做向外邊觀飾處，則已脫却本根，那哀敬之心不知消歸何有矣。○儉是節制，不是吝嗇。奢是侈大，不是繁華。與下戚字易字一例。總在他性情上看。前篇莊儉節制也。此篇無異訓可見。范氏儉者禮之質，楊氏禮始于飲食云云，則奢儉止在用物上較量，失其旨矣。○林放見世尙繁文，故有此問。夫子下箇儉戚字，正對逐末者之專尙繁文說。大全黃氏謂此本是本初之本，不是本根之本，其說未嘗不是。然以古初爲本，則又非矣。孔子從周之文，豈以上古汗尊杯飲爲念于周耶。○奢易言過於文。

則已非禮之文矣。儉戚言不及而質則猶是禮之質也。

泰山章。○冉子仕于季氏，便該盡忠于季氏。盡忠季氏，只有以道事君，弗能救正，所謂危不能持，顛不能扶也。若謂仕于私家，須存心公室，不可全爲私家，此却是人臣而懷二心矣。

無爭章。○此章只是論君子必添出風天下意，亦迂。○無爭是君子無所爭，是人觀君子所者，乃總計而悉數之詞，與必也乎字呼吸。○無爭註言恭遜，只接人處事上說，必說入德性字間，則所字說不去。若以德性學問推原所以然，則無礙。○其爭也，君子與夫子之求之也，句一例。言他爭末也是君子。○射之禮，勝者張弓，袒決遂，負者弛弓，脫決遂，跪飲罰爵。此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四

處榮辱顯然，人情所不能不爭者，于此而尙雍容揖遜以行之，絕不見有凌競之氣，則他處之無爭益可見矣。○士無大射，註只引其文以爲証耳。○射次在堂下東南隅，西面升階，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下射從之。上射揖下射，並行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降，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反次射皆畢，第一耦出揖如升時，及階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此取堂上解，立飲坐奠于豐下，與揖先降與升飲者相交階前亦揖，凡勝負以繫計，不幸在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若助祭則雖在受罰之黨，仍得與。○卽非君子，當此射時，亦豈有不揖不讓者，但他卽揖讓而意氣自



形惟君子却自有溫恭之氣若但鋪寫禮文反忘却君子矣  
巧笑章○上下二截分看兩聖賢意在恭禮固未即結語言詩  
亦不是○詩所謂素即指情貌所謂純乃指履飾華美皆借  
用字詩本謂有此美質乃可加以華飾子夏讀快下謂即此  
美質即算美飾幾予以質廢文故疑而問之夫子即他借用  
字還他本義以後字釋為字其意了然只是解釋素以為純  
句文義非有他意子夏却因給事之後悟到禮之威儀節文  
都是後真是出于意思之外故夫子以起于美之可與言詩  
是贊他起子與子貢章贊他知往一樣但句法顛倒耳粘整  
言詩便謬○子夏並不會有忠信先字朱子補出正是鑒然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五

謂必當藏過亦謬也○聖門極重禮教如步步趨亦趨二  
三子皆向右之類可見門人把那禮文或看重了子貢言文  
質質猶文亦謂忠信與禮文本無輕重子夏此悟恰得禮  
意故夫子深與之○或問聖人何不直指其本告之却教人  
只向此儀文上做去子曰本末精粗本無二理洒掃應對便  
可到精義入神四勿工夫即是為仁要領只隨其人自領之  
耳若把心性看重把禮數看輕便內外打成兩橛却大害事  
老莊之說便犯此病

夏禮章○聖人心胸公而大殷雖損益夏禮周雖損益殷禮然  
必使夏殷之後修其禮物與周禮並存初不敢謂我之損益

至當便舊棄前朝之禮孔子要考訂夏殷之禮正欲與周禮  
並存為後世損益之本使後人又折衷之以得其極耳○文  
獻不足孔子又何從能言一則孔子周流經歷其跡訪處既  
多一則孔子生知聰明其會心又遠但孔子雖實自信得  
過有一部完完全全的禮在胸中却不能以所見之書所遇  
之賢所會心參悟處一一向人解說故曰無微不信不信弗  
從○禮雖制度文為然亦不出三綱五常之外如夏殷只有  
親親長長意思周又搜剔出許多貴貴處來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六

是特祭周公之禮如天子之歸耳非嘗祭文王也趙伯循說  
未確特朱子從之後人不敢駁耳○藥爵金匱酒使其芬香  
條也又加爵焉則謂之爵也○灌是主祭獻尸而尸以酒祭  
地天子諸侯初灌后夫人亞灌○若但說魯不當用禘則灌  
前即當不欲觀矣此只重誠意宴解一邊呂覽載魯惠公使  
禮樂于使史角往魯魯公止之是周不  
與之矣不與而卻欲蓋魯自惜之也  
幸讓于周請却廟

或問章○朱子云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亦重非  
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一邊○祭及始祖報本追遠已  
至矣今又推而上之及始祖所自出如此遙遠要求感格不  
是仁孝誠敬之至的人如何做得不是仁孝誠敬之至的人

如何知得○看祭統祭有十倫使可見君臣父子長幼夫婦  
天下之理無所不包○誠無不格即上仁孝誠敬之至意理  
無不明即上足以與此意前就辭說見此誠格之理實難  
明後就知辭者說見此理既明其誠格必與聖人一樣  
如在章○上節重下節輕下節只証明上節意孔子不與祭不  
得致其如在之誠尙覺闕然則當祭時得致其如在之誠更  
如何已○他人攝之無論不誠即誠亦非我之誠也

王孫買章○他處與祭是不得已而姑取之之辭此處與祭是  
酌量而得勝算之詞他處何謂是不知所謂而詢之此處何  
謂是必有所謂故風之○章在廟門外之東祀饗之禮先席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七

千門之與東面設主于廟門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  
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肝心各一祭醴三既祭徹之  
更陳鼎俎設饌于與迎尸畧如宗廟之儀尸乃坐而饌食食  
畢行三獻亦有旅酬諸禮○朱子云祭必有尸竈尸恐是膳  
夫○凡迎尸則主隨以出○獻尸禮畢尸出必更有反主之  
儀但不知主藏何處○春祀尸夏祀饗秋祭門冬祭井一日  
祭行此偶舉其一耳或以竈神屬火有炎赫之意飲食于是  
乎出亦有福利及人之意歟○纓說編便道理纓道理便獲  
罪于天檢出一天字與竈神着粉碗○王岳鵬云王孫買在  
齋算不得權臣當時市權只有爛子段一人或是他自家欲

酌所制而問耳此說與註雖異然于時勢頗合附存之

司監章○周非監于二代決不能如此大備然非武周之聖亦  
不能損益二代而得其精若素所損益便錯謬了○文是贊  
美之詞不是忠贊文之文若把文字看呆似把箇文去損益  
又似以夏忠商質不足用而改做尙文皆於郁郁字說不去  
○從周卽是從先進若周末文廢之文則不從○孔子若得  
位則夏時殷格儘有損益未必盡從周其從周亦是時位當  
然所謂時中也但此處只是贊嘆周禮之盛不當混入不倍  
意耳

子入章○每事兼器物及儀度要切始仕時平日雖會講究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八

或未習其物未習其儀自不得不問若後此入廟其大綱節  
目與其變易不同處亦須要問但不必每事問矣○其心敬  
謹自然形之于問不是以問爲敬謹○忽易非禮則敬謹自  
是禮夫子只據禮直答之固不是爲自家辨白亦不曾有爲  
天下萬世明禮意

射不章○此章只是傷時不是論射朱子引鄉射禮文去一禮  
字正有意在蓋言禮射不主皮則周初武射何嘗不主皮周  
衰列國兵爭所謂何嘗不是武射其意見矣○世治則禮射  
自多武射自息世亂則武射自起禮射自亡由兵爭之世想  
尙德之風可勝喟歎○顧麟士云內註射以觀德至嘆之云

云則思古者思其休武太平之時即解力不同料亦以明告

不向力而今向力天下紛爭多事耳意不在買草不買草也  
外註中可以學而能二句便看買草上講非正旨矣○近世  
有謂不限定買草則人人可以習射而力自生則所重在  
力上與正旨全背○程偕引鄭註云天子諸侯之燕射各用  
其鄉射之禮賈疏云鄉射用采侯賓射中兼之鄉射可該諸  
禮射引據甚明但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  
設正是設鵠者乃大射非賓燕之射而鄭註鄉射主皮者無  
侯張設皮射之是鄉射中有禮射武射而武射之主皮乃張  
皮非鵠也朱註鄉射禮文句乃明射不主皮四牛所出非以  
此爲鄉射禮也下泛言射不指何射以此章非辨射耳  
告朔章○羊存即禮存羊亡即禮亡羊與禮原不是兩件但自  
子貢看來只是其羊夫子看來即是其禮上節之字只爲下  
兩其字而設○他事之無實妄費者豈不當去只告朔是大  
禮連這羊所關甚大却不得以無實妄費而去之○惟無實  
故爲妄費不分兩意○舊說子貢本是愛禮故爲此憤激之  
詞則心欲留口反說去殊不似賢者氣象且夫子竟不能知  
子貢之心反屈說他耶○禮天子適諸侯舍于祖廟尊天子  
不敢廢也天子所頒之朔而歲之祖廟亦是此意既辭之祖  
廟則請而行之不敢不告但不是祭故以特羊

事君章○當時君弱臣強廢禮者久不但騁抗之臣目無君父  
即拘謹之臣亦久不見此禮故以聖人爲誦道他于常禮有  
加不道聖人只盡其理之當然非有加也○禮只是拜下屏  
氣不息之類聖人從敬肅來外人却道他從和順來

定公章○情文兼至方成備禮心職兼至纔成箇忠○君若看  
得臣卑于我則必有慢易之心若見得臣與我同居天位同  
治天職則必不敢慢易驕縱矣臣若見得君爲崇高則必有  
所畏懼而不敢盡之心必有所屈抑而不敢爲之事若見得  
君爲元首我爲股肱實難爲恭陳力就列則必有不盡不盡  
之心不盡之職矣○呂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臣皆爲生民  
也故天祿天位天命天討皆非君臣所得私故朱子不但曰  
各自盡又加理之當然四字理即天也○本註合說分說其  
義已盡外註呂氏互說尹氏串說但無禮之君也未必待臣  
以誠不忠之臣也未必事君盡禮尹氏意在戒定公然可爲  
君言不可爲臣言且盡禮豈爲要感其臣蓋聖人之言平正  
圓旋一要求奇反成缺漏

關雎章○夫子只是論關雎之詩並不是論文王之化舊說必  
推本文王性情之正故化及官人直是多事○樂而不淫哀  
而不傷兼其辭與其音說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得其性情  
之正以自治其性情○樂易至淫哀易至傷而關雎之詩不

然而字轉折看關雎之詩未嘗不入于淫而節其樂却自樂而不淫未嘗不入于傷而節其哀却自哀而不傷而字又一直看纔見其性情之正處。

問社章○宰我是先有使民戰栗一句在胸中要勸哀公立威故援以栗發出而并上及于夏松殷柏耳但自孔子聽之則以松以柏以栗既非立社之本意而使民戰栗又啓時君殺伐之心其失甚大○朱子云言出宰子之口已入哀公之耳朝不及舌豈可諫而追之可見三句卽是贊宰子不是以事例言亦不是謂公以之必見之于事也蓋事字本虛卽說話亦是一件事○社之本意只是報土功爲民所穀○唐孔氏

論語卷之二

土

云夏都安邑其土宜松商都亳其土宜柏周都豐鎬其土宜栗是三代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而天下皆變之以從王制也○殷人左社稷右宗廟周人右社稷左宗廟而殷社不毀卽屋之以爲廟故曰亡國之社以爲廟屏○國社在廟門內侯社在籍田中皆配稷惟天子之北郊是祭地不配稷胡氏無北郊之說非是。

管仲章○局量以所容受言規模以所設施言不能正身修德正他局量樞機處不能致主于王道是他規模狹隘處而其根原總在不知聖賢大學之道來不知大學之道則不去做格致誠正之功何以正身修德既無齊治均平本領那能致

論語卷之二

土

主王道○器之大小固從本質來然能做大學工夫則日廣日大○管仲一匡天下尤合諸侯自晉文而下莫有過者其器豈不甚大但較之伊周則渺乎小矣管仲之小以王道較之方見○或人平日也震于管仲之功見夫子以爲器小真是摸頭不着故疑其儉因夫子辨其不儉又疑其知禮雖是平日看得管仲高夫子只隨他所疑辨駁駁倒便休並不曾與他說器如何方謂之大管仲之器如何只謂之小然者而犯禮其易盈之狀已可見矣朱子總註最精○三歸臺名其所以命名之故在仲必有所取而今既不可知不必深鑿○樹在路門天子在路門外諸侯在路門內蓋自此而外爲治朝自此而內爲路寢在內外之間故立之樹以蔽內外○其內路寢亦謂之內朝公族大夫亦得入異姓則不得入○坵之制唐孔氏于郊特牲明堂位皆云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尊在其北阮逸禮圖謂水爲之高八寸漆赤中壘崇華禮圖謂坵卽豐似豆而卑高八寸足二寸漆赤中壘謂豐以承射不中者之罰爵用與坵異且豐字從豆坵字從土而堂角東西之坵室中庖食之坵楹間康圭之坵俱築土爲之則斷如孔疏無疑也但奠圭坵上必藉以藻率以率衣木而非竟着于土則土坵上或別有木以承爵而通謂之坵如阮說未可知也又五禮精義開元禮儀俱言坵似俎廣二尺高三尺

豈反爵之姑高尺而承圭之姑高三尺故禮別言崇姑康圭而彼誤即以三尺者爲反爵之姑與

子語章○人都說樂微妙難知其可知正從難知處想像而山下四如字卽在其字中○成字實上始從來言必如是乃成一終耳若分以成另爲終之一節則此一節樂音又是何如○樂有聲有音有律而聲又有人聲有器聲聲是單出的或清或濁或高或下只得一樣若合清濁高下而連絡之則成音矣音有五最濁爲宮次濁爲商清濁各半爲角次清爲徵最清爲羽凡人矢口而歌亦必有此五者卽隨舉一器擊之吹之亦必有此五者但不以律統之則其音必參錯而不調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古

所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律有十二其最長者爲黃鐘九寸此九寸之尺也若十寸之尺則爲八寸一分次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毫太簇八寸夾鐘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姑洗七寸一分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六絲六忽蕤賓六寸二分八釐林鐘六寸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毫南呂五寸三分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應鐘四寸六分六釐爲最短大約律長者聲最濁短者聲最清而每律中又各有官商角徵羽五者如黃鐘之官爲黃鐘正官黃鐘之徵爲林鐘蕤賓之商爲太簇羽爲南呂角爲姑洗而要以黃鐘爲主林鐘爲正官則林鐘之徵爲太簇出商爲南呂羽爲姑洗中角爲應鐘所謂旋相爲

宮也其間又有用正律變律半律之殊大率黃鐘至蕤不爲役故凡入他官皆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之黃鐘不用九寸之黃鐘此變律也臣律不得過于君律如林鐘六寸爲君則不得用八寸之大簇而但用其半耳此半律也又有變音之異如黃鐘官之變官爲應鐘在羽後徵變徵爲蕤賓在角後徵林鐘之變官爲蕤賓變徵爲大呂所謂正音爲和變音爲繆也樂有專重人聲之時有專用器聲之時有人聲器聲並用之時如升歌雖鼓瑟要以人聲爲主也次下管則純用簫管之屬無人聲矣次間歌則堂上一歌堂下一吹相同而作次合樂則堂上之歌與堂下之吹一齊並奏而人聲與器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古

聲合矣樂又有舞而此不及者太師止能審音舞非其事也○樂只是一箇和翕如是和之始凡樂之作其音必緩其節必徐故許多樂器高則齊高下則齊下其音劃然齊一但此處猶不甚難到放然大作之時則其音節漸緊高高低下相錯而成文故曰純如若此處有一毫奪倫則純而不徹非純之善矣然有心怕奪倫而求其徹則此處卽成斷續徹而不釋反失其爲純矣故必純中又徹徹中又釋乃爲樂之至妙故下卽以以成結之一成如此則九成六成皆要如此可知矣存疑謂此大成之樂亦謬○八音如金以聲其始玉以振其終搏拊琴瑟在堂上升歌用之鼗鼓簫管在堂下笙入用

之金奏之樂其聲皆宏大笙奏之樂其聲皆清潤而純如磬  
繹之妙則不論堂上堂下金奏笙奏皆當有之也○凡奏樂  
以一律為主極其變至七律則正音變音盡矣附氏十二律  
不具之說只可論樂之全若一戚內則兼有至于八音齊作  
之說則直是轉者無與于笙簧之屬矣

儀封章○封人惟恐聖人不許他見故述其素履以庶幾夫子  
之不棄不可稍涉矜誦○爲木舒斷主得位行道方與何患  
于喪句呼應而將字語意亦明○封人胸次儘高舉孔僅大  
輔氏不惟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  
二語極道得好若孔子之終不用則天數之變也封人安知

爾書約言

論語卷之二

室

天至此與從古大德受命之天遂一變乎

謂韶章○美從功末善從德末這只輕帶說○韶樂今無可考  
看武樂始而總干山立終而復繼以崇天子中間如夾振四  
伐分夾而進發揚蹈厲以象太公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二朝  
君臣功業武緯經文都在裏面想韶樂亦必把益烈山禹治  
水稷播穀契明倫賓門納麓厥野虞冢許多開天闢地功業  
都在裏面所以聲容俱極其盛前如伏羲黃帝其功皆不  
如唐虞之隆而堯之功未成禹之功皆在舜世故韶樂獨盛  
湯始革命而武功阻赫亦不及周故武樂獨盛看後世諸樂  
皆廢而韶樂武樂至北魏猶存則其遺矣而非他樂可及信

矣武聖收節樂爲樂從武  
功唯敘九敘惟歌何等和順總干山立夾振駟伐便何等發  
揚然此亦是人所可見若其中微妙處儘有人所不知而重  
人獨識其微者在○如以德論則湯較粹于武而功不及故  
漢不如武之美想此韶武並稱亦是因人所共推爲極盛者  
而夫子又加辨析耳○舜苟當武之遇其德極盛則其所處  
然有不同武即處舜之時其德到底不及故通只帶下說  
居上章○寬敬哀的人未必無過不及然其本既立即有得失  
尚有可觀不寬不敬不哀的人根本既亡却把甚麼去看甚  
絕之之辭也

爾書約言

論語卷之二

夫

里仁第四

里仁章○此爲擇居者發黃勉齋云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蓋間  
漸染以成其德則惟保愛以全其生二義說盡○風俗仁厚  
亦不出心德之外但此淺耳若一里人心都刁涼暴戾那得  
成善俗○既言擇則非憤憤不知有去就矣乃不處仁則其  
心必是喜浮華惡醇樸愛角勝厭安祥的故曰失是非之本  
心

不仁章○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卽入乎不仁中  
間絕無安着處故一爲外物所奪卽爲不仁者○不仁之人  
種類亦多也有處約卽濫處樂卽淫的人也有初時矯飾到

得長久來，拿促不定，終究淫淫的人，卽淫淫亦不等，也有較爲賊盜之淫，也有詭譎卑屈之淫，也有窮奢極欲之淫，也有心高氣傲之淫，然總是不仁一類。○聖人不說不仁者，約必盡，樂必淫，却下不可久長字，語意寬容，見這等人，縱一時不露底裏，恐到底不耐久長耳。○濫冒內而出淫，自外而入淫，如水之溢，全不顧隄防，淫如水之浸，漸透入骨子。○不仁之人，當其處約，怨天恨地，無所不爲，與之以樂，可以解矣，乃未幾又做出淫的事來了，當其處樂，奢淫縱恣，無所不爲，與之以約，可以斂矣，乃未幾又做出濫的事來了，總是處約處樂無一而可。○仁字所包者，大不專在處境，而處境亦在其中。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二

七

看下文安貧賤，審富貴，固是理欲大分界處，然終食不違，迨次顛沛，必于是，豈單在處約樂上見。○無適不然，則不僅處約樂時，凡大事小事，處常處變，無不如此矣，不易所守亦然。○仁者已行得到，其知不待言，知者雖未做到，然他見得已極分明，不可復搖奪。○饒雙峰曰：安仁者，心與仁；仁卽我，我卽仁，故註曰：安其仁，卽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故曰：利於仁，猶未是仁也。○夫子只以仁者智者，與不仁對勘，不重仁知之分，故內註以淺深之不同，句作開，皆非外物所能奪，句作合，謝氏分析仁知極精，亦對兩外。

唯仁章○無私心之謂公，好惡當理之謂正，此二字總在仁義

中，乃其所以能好惡處。○人亦有一事之好惡，當理者，而其心不公，終究多錯，故必公乃能正，亦有無私心而好惡究不當理者，故公又必正，公是體，正是用。○李佑雲謂此章是從仁者內想出能好能惡來，不是論好惡而舉仁者以立極，按此說以上下章例之，似重仁邊，但本文一箇惟字，雖不隱隱，則卽好惡說起無礙。

苟志章○仁字與道字不同，道字闊，凡當行的都喚做道，故尙有取惡衣惡食的人，仁字切，故志仁便無惡。○朱子以苟謂誠，則其志也亦非泛泛向此矣。○聖人立言有細密處，亦有快截處，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及此章，然快截。○朱子方志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二

太

仁時便無惡，若開斷，不忘仁，時惡又生一條補出最密，然不可入夫子意中，夫子此處真道得快截。○惡與過不同，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志仁的人，過或未免，惡則必無。富貴章○前一節是取舍之分，明末一節是存養之功，微細分之，則終食無違，尙是處常，迨次顛沛，又極之處變，更分之，則這大止是乘我以狎，顛沛則又動我以險，總一層逼進一層。○不以道得之，謂理上不該如此，然此只是公共道理，在君子自家最切處，却有仁在。○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二語甚妙，然所謂兩端，只是謂以道之富貴可處，不以道之富貴不處，不似那竹簍以道也不去，卻不以道也不去耳，非

謂于非道之富貴，尚猶豫不決也。○朱子曰：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名不是名譽，言算不得君子耳。取舍之分明，尚是相處，於此脚根且扎不定，更說甚細密處？○貪則一見即要，絕不去，厭則必去之始快，又焉肯安？○去則竟與之離，違則畧有所間，亦是。○不是向終食造次顛沛時去用功，言無時不用其力，即終食之時亦然，無處不用其力，即造次顛沛之處亦然。○呂謂欲形容存養之密，反借疎處托出，正得語妙。○中庸以存養對省察，此以存養對取舍者，存其心，養其性，原該動靜內外而言，中庸省察是于全身內指出切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二

五

要關頭，此節取舍亦是于全身內先提出分途界限，不是取舍前全無存養工夫，待取舍後纔做存養工夫也。故朱子曰：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難道閒過了日子不成？

我未章○此章望人能用力于仁，首節高唱而入，末節反覆徘徊，精神全注中節上。○三個未見不同，首未見是未見其人，是實的中節未見，只作無字看；末節未見，回映中節，是虛漾文法，輔氏之說殊不其然。○朱子云：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種，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的，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的，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資性生來不同，故他工夫亦便各從此一路

做去。好仁者資性純粹，只見得仁之可好，亦不見那不仁乘間抵隙而來，故竟從好仁一路做去，惡不仁者資性剛果，仁雖未為我得，而不仁之乘間抵隙，却頃刻難容，故奮然決去，直從惡不仁一路做去，論資質則好仁者稍優，論工夫則惡不仁者極峻，到得無以尚之，則真能求必得，而仁為我有矣。到得不使加身，則真能務決去，不仁毫不得近我，而我亦已為仁矣。故皆曰成德之事。○成德者真能實用其力，已成得一箇好仁者，惡不仁者之德也。○其為仁矣矣字，註只作者字連下讀。○好仁者者字極重，言必無以尚之，而後謂之好仁者，而非猶夫泛泛悠悠之好也。惡不仁者者字亦然。○大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二

五

節言好仁惡不仁者，只是用力到極足處，而人動輒以力不足自諉，我謂他還是不肯用力耳。若果用之，那有不足之理。成德之士，非不可幾也。○一日二字，亦不可放過，人之悠悠忽忽，總只是玩日愒時，逐日捱延過去，若于此日扎定脚根，便是禪門所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氣象。○三節雖有字緊承上未見作轉，言用力不足必無此理，即天下客或有此力不足之人，但在我却不曾見過，正跌實上節未見力不足句，蓋用力而力不足，他也必實實去用，到真沒奈何地位，纔見他力不足，而此種人會有之乎？然則到底還是他不肯用力耳。豈成德之士必不可幾哉？本文未見只應上節玩，但我偶



未之見耳。語句甚明。用力而力不足。今亦未見其人。是朱子推明夫子語意。却不是本文未見字。○用力全恃氣而非志。則氣誰爲之伸。故朱子特着箇志字。力不足只是弱。然非志之昏。亦必不至此。故朱子特着箇昏字。蓋天下人惟志昏。故氣弱也。

人過章○無心謂之過。君子與小人立心制行。各各不同。不要說他有心傲的事。自然各別。就是無心錯來。君子一定錯到仁一邊去。小人一定錯到不仁一邊去。則卽以過觀之。而其仁不仁。亦可見矣。不言不仁者。聖人寬宏。說此一邊。那一邊已見。且過原屬不好一邊。不消說也。○此章謬解最多。饒氏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二

主

謂過如周公孔子。愚謂周公不逆料其兄。孔子諱君之過。原是天然人情之至。何嘗過來安得以陳賈司敗之言。反以過字坐實聖人也。或謂恐怕仁者埋沒過中。故要觀。愚謂君子小人平生制行各殊。人所共見。何曾埋沒。又或謂視其所以。章要從好處看出不好來。此章要從不好處看出好處來。則是又專在過上看人。犯朱子所詞矣。總之此章仁字不用深看。觀字不用着力看。朱子云非是要在過上看仁。就在過上亦可以知仁。二語何等明劃。

朝聞章○此爲泄泄終身不求聞道者。言人而不聞道。則生是枉。生死亦是枉。死而不聞道。則生不虛。生死亦不虛。死只

從反面一托。便明。呆向死字作解。痴矣。朱子補出生願字。理極足用。其言字語極圓。○朱子云所謂聞者。通聖凡而言。又曰大要知得爲人底道理。其多少。又在人學力看。幾子數語。便知聖人立言之妙。當下人人可贊其下者。錯認半生。翻然悔悟。其最上者。便如曾子得聞一貫。直達本原。豈道中等級多聞字。中等級亦多也。但謂之聞。亦不是。畧畧見些影響。故朱子又曰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卽死。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

志道章○既名爲士。便是求道的人。心欲求道。尚未做求道的事。李侗雲曰。而字一轉。已把惡衣惡食與道字做了敵頭。取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二

主

字與志字歧作兩路。所志者。尙未求必得所取者。已決求必去。道邊趣味短。衣食邊趣味長。何足與議哉。註兩何字。卽未字。聖人語不迫切。說箇未足。便以門外人視之。○朱子曰求安飽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此則非不可衣且食也。特以不美于觀聽而自惡焉。其謙趣卑陋。又在求安飽者下矣。○趣由千識識高。則趣自高。

君子章○呂謂於天下。猶云凡事與子張問仁章同。乃無適不然之意。愚謂不言凡事。而云天下者。天下事事物物各有當然之理在。若以有我之私。與之便與自然之物理相左。則言于天下。而下三句道理已起。所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也。○

無適三句。一氣直下。言君子於天下之事。也不決意要做。也不決意不做。只看這事如何。義當做便做。不當做便休。耳無適莫而無適以主之。不免猖狂自恣。却于中間作一折。故置圈外。○泛泛庸常的人。也不能適莫適莫的人。他也有主見。也有力量。只不曾識得義。故主見力量都成弊病。若君子豈無斷斷必為之事。然不是適莫無斷斷不為之事。然不是真無他有義在焉。故也。○朱子云。義之與比。不是我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呂調義以方為體。以精為功。不以融化渾釋為極。高其說者。要將比字說得無意而自合。渾化而無迹。正與聖人之旨相悖。愚謂此君子是已成德的人。其精義工夫。自在平昔。到此處已不費力矣。若于臨時要去擇義安能與比乎。○與是與那事物之理。我之處物。悉當其宜。則與那事物之理。渾合無間。朱子云。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此是在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此即應接處物為義。須連處字看。處乃我處之也。饒雙峰唯義之從。蔡虛齋惟義是從。是我與義比。不是義之與比了。呂謂天下事物。真不各有當然之理。可只當然之理。即君子必使我的所以處之者。與事物當然之理。與相合為一。此一條極分明。○義字略斷我之處與事物之理。渾合無間。這纔是義。不是我比那義。亦不是把箇義去比那事物之理。

懷德章。○或問云。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于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淺深。但此章大旨。在辨君子小人趣向之不同。不重君子小人又有淺深上。○朱子小註云。此不說成德之人。但言如此則可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本註亦下趣向二字。可見此尚是分途處。不宜說太深。但向後各無住手處。直到上達下達耳。  
放利章。○放。依也。他與利直是頃刻不離。呂云。凡計較自私作用。皆是貨財其一也。○放利與爭利不同。爭利的人。顯然肆惡人。亦得顯然報之。放利的人。做來亦極妥帖。尤求但他處處占盡便宜。人多隱恨于他。故曰多怨。爭利之禍。急而小。放利之禍。深而大。  
禮讓章。○讓者。禮之實。兩行禮的恭敬辭讓之實心也。事君如鞠躬拜下。待賢如降階避席。此等處皆可為。惟此恭敬辭讓之心。方是禮之實。孟子言恭者不侮人。便是此節註脚。若如侯氏以爭利說不讓。是離却禮字說讓矣。恐非。  
不患章。○朱子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猶云不怕無官做。只怕有官不會做。則下句亦當云。莫愁人不知。請問你可知。的那裏只為無其實。而望名位者。痛下針砭耳。莫太看深。故程子說君子置國外。

參乎章○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渾然一理體也泛應曲當用也  
 許東陽謂聖人之心全是理行由全是道把道字全屬用上  
 亦不是體只是一箇用却萬變而不回曾子千其用處隨事  
 精察而力行之其事道是如何其事道是如何其一定的道  
 是如何其常增損變遷處道又是如何逐件都是了了如在  
 目前但未知其體之一故夫子呼而告之曰吾道是一以貫  
 之的不是這樣零零星星的其所謂之者即指其目前逐件  
 了了者也一字與道之字所指對不與貫字對○一以貫之  
 不是以一貫之一者何即所謂聖人之心渾然一理也以貫  
 之言任憑千變萬化都從這裏流出去耳一便是大德敦化  
 之便是小德川流一便是天下之大本之便是天下之達道  
 若說把箇一去貫便錯朱子貫如散錢一是索子之說亦須  
 善會○人孰不有心但心有人心道心之別心離却理便只  
 是人心非道心矣事孰不有理理離却心亦空而無寄與我  
 不相屬矣看註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八箇字何等分明今人  
 或說一理或說一心都錯○一以貫之如月落萬川萬川有  
 萬箇月却只是天上一箇月萬事有萬箇理却只是心上一  
 箇理○曾子精察力行到此地位即不告之亦當自會得夫  
 子一點便如時雨化之○顏子每聞一語即洞見本原不消  
 呼亦不消唯于貢多學而識少了力行邊工夫故嗟呼之亦

未能唯其餘諸子未能望見聖人只教他做南文約職工夫  
 若到時也是一樣○謂子貢從知入手則可謂曾子從行入  
 手則不可曾子精察而力行豈少了知必精察而力行豈有  
 先行之理或問下論朱子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何也曰朱  
 子只謂曾子已做到子貢但見到耳不會說曾子少了知○  
 忠恕是曾子與門人大家日講究而日從事的因言夫子之  
 道豈有他哉乃即吾章日講究從事的忠恕也恕以待人其  
 用無盡而總是盡我之心忠豈不是一恕豈不是忠之所貫  
 者哉○或問忠便是一恕便是以貫之則曾子于一貫宜知  
 之久矣何待于呼恩謂曾子平日待這箇人也盡心待那個  
 人也盡心便把忠也說是零碎的到今日纔知只是一貫心  
 在那裏盡故未聞一貫前連忠恕都只是用隔一貫後方見  
 得忠是箇體恕是箇用○忠恕本只學者事曾子欲人易曉  
 故借來說夫子之道是移上一層學者之忠要盡夫子無待  
 于盡學者之忠要推夫子無待于推至程子言繼天之命於  
 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是又移上一層朱子  
 云天地是無心的忠恕聖人是無為的忠恕學者是求做的  
 忠恕三言約而盡矣○朱子云學者之忠近誠恕近仁又曰  
 忠因恕見恕出忠出又曰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忠  
 來又曰忠恕如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又曰一者忠也以貫

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又曰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着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箇一，少者懷之是這箇一，朋友信之亦是這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愚按朱子所云只是一箇一者萬物一太極也分着各有一箇一者物物一太極也譬如父之生子一般，父只一箇子分父之精氣以生却又完完全全各成一箇○曾子於忠恕實實做到故即忠恕便見一貫其餘門人不知一貫緣他於忠恕不曾做透耳○忠恕是下學事一貫是上達事做透便是箇所謂下學而上達也

喻義章○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李岱雲曰他人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走

品心術都已定了非必此事之無利也君子深喻在義即有利都見不得亦非此事之無義也小人深喻在利即有義都見不得○朱子謂也有篤好故深喻的也有深喻故篤好的

一在前一在後○張南軒云無所爲而爲便是義有所爲而爲便是利

兄賢章○此言真自愛者觸目經心見字要說得活賢不賢要說得零星思齊自省要說得震動○賢未必我所無也一見之便欣然願慕如不及也而思齊焉不賢未必我所有也一見之便悚然直惕懼不免也而內慊焉註黨字實恐字虛要細玩○齊字結思字說即在當下未說到日後長進工夫○

註是善是惡只指一事上說不指一箇人故胡氏說置圖外幾諫章○此章重提事父母三字看事親有隱而無犯諫豈人子所敢言乎下氣怡色柔聲是事父母者之常即父母有過不敢不諫諫來亦只是下氣怡色柔聲但見其事父母也不見其諫也此之謂事父母幾諫也○見志二字甚深所謂無形聽無聲又敬又字轉一境進一步前面下氣怡色柔聲猶是事父母者之常事見志不從覺得自家精誠不足感格又悚然起敬起孝要在精誠志氣上默動其親何配瞻爾下氣怡色原是敬柔欲爲又字生根不知反把又字精神失却矣○不違朱子云是不違去那幾諫之意想此時諫法一發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天

深微○幾諫自然樂從又敬有何致怒此處只設言以明事理之極非定不從與勞也朱子云若或父母不從甚至撻之流血若或字甚至字下得甚圖○又敬言悅則復諫不怨不言復諫者前面起敬起孝猶有諫至此全不敢以口舌再進只把精神意氣積誠以感通之又轉一境又深一層所謂變齊慊背亦允若也諫章補出又諫便不見深處

父母在章○註已之思親不置頂上二句恐親念我不忘又進一層○下句遊無遠字千里萬里之遠必不爲矣即百里數十里之遊亦必有方

父母之年章○喜懼一時並集不分先後但喜猶可見於外懼

則獨隱於心

古者章○言字要坐得實逮字方逼得緊此言不是傷易傷煩已肆出悖之言乃是道理上精當極至之言吾言之至此做來却不能至此便可恥如人說孝便以大舜爲極而我之孝能及此言乎說忠便以伊周爲極而我之忠能及此言乎其不出也正是策其躬使必逮不是留其言爲不逮地也○恥不逮則不出正是精神收斂于其躬卽必逮亦是精神策勵于所恥

以約章○陸稼書云此章專爲以才智自逞者發○凡事都要有箇規矩準繩放縱的人於這規矩準繩差處必多收斂的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堯

人於這規矩準繩失處自少之字便指那規矩準繩

欲訥章○君子精神全在欲字上求言未行之時先有求訥求敏之意既言既行之後還此求訥求敏之心未能訥敏之時必求至此卽既能訥敏之後未嘗放寬這欲字是徹上徹下徹始徹終的

不孤章○分看則上句以理言下句以事言然實一正一反相足我之德本是天下之公理安得孤天下之人心亦與我同此理所以必有鄰

事君章○夫子於君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朋友言忠告善道不可則止此註中先下個事君諫字則以道可知導友善

字則忠告可知如是而不行不納則不可則止乃君臣朋友之正義也君子之止非爲全身遠害計而子游以辱疏言者見至辱疏則非徒無益而吾與君友兩受其傷正深明不可則止爲事君交友之正義也今人動謂不能以誠感之事務口舌則并成不得個諫君成不得個導友矣不責其不盡道而遽勸其止可乎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二

季

四書約旨

任啓運著

公治第五

公冶章○說可妻也必有以取之是正意

取之之字指長共下是虛字許氏說謬

二句見無害于可妻是餘意故註用又字○不廢免刑實指出他可妻處然亦是夫子懸斷不是客實事

子賤章○君子哉句美子賤是正意下因見魯多賢是餘意○

能尊賢取友以成德意原在上句中但未說出耳○豪傑之士無文猶與豈定要靠著別人不能自立的人即生來君子中亦有何益只因子賤之成德全從尊賢取友來故言如此耳夫子不明說子賤能取却從對面說也虧魯多君子借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一

取又不正說魯多君子借他取却反說魯無君子斯焉取有無限替他欣幸意而子賤之能自為君子在言外著一滯留不得

子貢章○器固有貴有賤有輕有重有華美有樸陋但輕賤樸

陋則其器亦不足稱夫子許之以器自是指好一邊子貢不肯放過必要討箇着寔也見子貢細心處也見子貢用工處○用之宗廟是貴盛黍稷是重飾以金玉是華美○瑚璉本是瓦器而飾以金玉今人竟認作金器玉器大差○子貢為瑚璉之器一半從資性來一半從學問來○上章君子字朱子云只是大槩說未便是不器之君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

則此不粘上章為安

雍也章○或人美仲弓處類惜仲弓處重故着箇而字轉下其

所以惜之者正憂其不能入世耳○或人原不識仁只說他重厚簡默是箇好人○可使南面言仲弓寬洪簡重此不言寬洪者寬洪在意最上難見若厚重簡默在氣度上則或

人亦見之○佞原不算才或人把佞看得重便算是才○焉用佞句畔頭嘲駭人二句註明佞之無用不知其仁句接

着仲弓只作開筆焉用佞句仍覆轉截斷○上三句泛說下

二句方着仲弓○屢惜于人與他入世意正相反○因或人重佞故只把佞字折倒便罷至仲弓之為人却未與他深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二

緣他于這裏都沒處說起○或人看得佞重故把仁字形起夫子看得仁字極重故把仁字丟開呂謂佞正是不仁稼書謂仲弓之仁正在于不佞都不是

漆雕章○仕之事有大有小斯之理無大無小仕有大小故即

有未信原不妨仕理無大小故一有未信即日用常行尚多疑礙又何先仕又何暇仕○如何是信即夫子之知天命也必知到此處纔無疑礙之疑○問既明明見簡斯在這裏如何又說未信既未之能信所謂斯者又是何物曰此即顏子所謂如有所立卓爾者也但顏子是做到那裏爾只是望見些影響故曰已見大意○關點見大意處不問點廣大開闢

密故朱子曰論見處開未必如點透徹論做處點又不如關  
若實○聖門如由求盡子曰可使彼亦出而仕矣未信一答  
直出夫子意外故深喜之○唯平日篤志故見大意見道大  
意則不安小成而其志愈篤矣程子云見大意從斯字得來  
朱子云篤志從吾未能信得來

乘桴章○浮海之嘆只是耳不忍聞目不忍見全是一副悲惻  
心腸所發朱子云爾子路勇可以從行便是未必要去可爾  
妙會

問仁章○武伯只是問仁夫子只是說仁不可知才之可見正  
是趨起仁之不可知切莫反重才上去○李延平論仁曰當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三

理而無私心當理在所為之事上看無私在我所存之心上  
看已兼內外而言矣朱子又云全體而不息全體則渾然無  
一理之不已不息又純然無一時之斷斷又兼精粗而言之  
而仁之義無餘蘊矣○全體仁則才之見也全是仁若未至  
此連才上也差誤如求之聚斂由之不得其死亦是○仁不  
可知是說或在或亡包他不定不是說仁在心曲無從窺見  
不然回也三月不違仁聖人如何又能知得○賦法司馬法  
四井為邑四邑為邾四邾為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車馬在後凡五  
人出車一乘周禮稍人掌車乘之法每兵一乘為一車凡  
出車一乘周禮稍人掌車乘之法每兵一乘為一車凡  
出車一乘

乘

愚爾周禮是演習之數司馬法是出軍之數鄭氏則又有  
旁加一里為成之說百井出車一乘或用兵多則六十四井出車一  
車一乘乘用兵少則百井出車一乘有二法也○邑字之說古甚不  
同如四井為邑是十二家而三十六夫也夫三為屋千室之  
邑十室之邑皆見論語大約只如今村落相似蓋人必相依  
而聚聚則必推賢知一人以為之長其長又必選推其賢知  
過我者以聽命焉此即古封建所自始而天子諸侯大夫士  
之所以遞相君也○東帶句與上千乘之國千室之邑一例  
不枯然赤也二字言赤當此時可使與賓客言耳

與回章○子貢悅不若已想他方人直看得自家好了故把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四

上面的人壓倒他要他自是○十不是十件朱子以始終半  
該之便千件萬件也照在裏面即二亦不定是兩件朱子以  
彼此釋之即三件四件總是逐步推來○黑如明鏡當空物  
來畢照推測如持燈索物逐處搜求○論天齊則子貢高明  
顏子沉潛亦差不多論學力則子貢涵養既不如顏子之粹  
窮理又不如顏子之精却差多了夫子以回比賜正要他從  
學力上趕上去○朱子云子貢德行在冉閔下然聖人之道  
大須敏悟曉得方擔荷得去冉閔非無德行終是曉不甚得  
擔荷不去聖門自須會下便須遜子貢○弗如也句截煞定  
了下句方作轉身自知之明才雖自屈都在下弗如也句內

是所以可與之故。○呂云與處不論從前不論究竟只在當下。今講章必言知其不如自然能如子貢到底何曾如顏子來連夫子之與落空去了。

宰子章○朽木二句是直責不是比喻上無譬如字下無物猶如此字。○惟昏故情惟志昏情故氣亦昏惰。○總一時語再加子曰者直責盡了稍停一停想他平昔如何會說又提起再責之一種神情宛然可見。○夫子從前何曾輕信從後何曾刻覈只痛責宰我耳。着一實語便呆說向世風更錯。

未見剛章○剛在心體上在骨子裏其氣象直是壁立萬仞。○天地之氣有剛有柔柔的未便不好然柔的必定會粘帶些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五

惟剛的便常伸于萬物之上他把天地民物之理便能直下承當若人有一毫私欲便與天地不相似便與民物相隔。○慾字從欲從心達欲便在他心上了。此不得偶然一念之私也。一念之私便與天地不相似况慾乎。○聖門諸賢如顏子請問其目諸事斯語直是剛他的私欲不過是紅爐點雪子路豈不是剛然他粗處便夾帶得物欲在耳。閔雖少欲却又沒此大力量如振者渾身在泥水中何處說起。○呂謂無慾未足以盡剛。俗雲謂無慾則此心純在天理豈尚不得爲剛。愚謂無慾之盡便是剛但不至如申枻之多慾。尙未是剛慾固是剛之敵頭然夫子所思之剛却不但是勝于申枻之

慾○諸家皆謂剛是不屈于物非不屈於慾。愚謂所以屈者亦緣見此物可欲而屈耳。可見屈處不在物處在慾。

不欲章○子貢在門人內夫資學力只在顏子下一等。其子仁也豈是不曾到底。朱子云日至月至亦是徹底會到一番。子貢用近譬之功到此日實實已到家見得此種廓然大公氣象故舉以質之。夫子知他尙是初至向後保守甚難以回之賢尙只三月不違賜如何便信得。故曰非爾所及。正是教他百尺竿頭進步時下都說子貢看得易了故說得真脫竟不許子貢有一日至仁乎。李岱雲謂未能無加而以亦欲譬過便是不肯痛下工夫更苛而無當。○想做到極處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六

便是仁。

夫子章○此是子貢初得聞性道而深喜之之詞。○聖門立教止有博文約禮夫子之文辭便是文威儀便是禮。曾子精察也便從這文上做工夫力行也便從這禮上做工夫。這威儀文辭恰好處便是天則便是性道。故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顏子做來便到卓立曾子做來便開一貫文章性道豈有二乎。聖人教人只有文章正爲性道只在文章淺者見之謂之淺深者見之謂之深。隨其人自領之耳。若認不可聞是夫子藏在那裏如和尙付法別有密相授受處則夫子無隱爾又掉說耶直



看得聖人如鬼如域。○子貢多學而識他全向文章上用功。夫其得聞性道亦原從文章上得力。但既聞性道則性道文章不是兩箇。已明明知之而說來到底是一箇者。緣他是知到不是行。到其深淺生熟本量固在也。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平平常常便無此等驚張話說。○有謂本文明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來子如何增出罕字。此說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十四字成句。不得于中。截斷。○一貫之傳。必待曾子精察力行。將有所得而語之。是不輕言者在夫子。門人與聞而不知所謂是罕言而不得聞者。自在門人。然夫子原是呼曾子不呼門人。可見退歸教不屬等。

附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七

意上

子路章○子路是極喜聞極勇行的人。聞了即行。並不會有頃刻停留。記者偏于不會頃刻停留。錄其中形容子路奇絕。○俗語形容搶食的人。吃一闌二搶三。相四想子路好學急行。真有此等光景。

孔文子章○子貢自論文子。夫子自論孔文子之文。論文子則其人何可證。文論文子之文。則其文亦有所取。○夫子說治賓客想他所學問。必是那典章制度進退成儀。

子產章○其字屬子產。恭敬惠義是君子之道。四君子之道。若散言之。不止于恭敬惠義。君子之恭敬惠義。若深言之。亦不

止于持已事上使民養民。如修己以敬之說。此但言子產之持已。合于君子謙遜之一端。子產之事上。合于君子謙格之一端耳。下語須有分寸。然只是美詞。無識其所不足。是晏平仲章。○既曰與人則凡朋友親戚皆在內。不必定是賢人君子矣。既曰與人交則實是其平生相與之人。而惡逆猜忌之徒。非所交者。必不在內矣。時說必牽扯崔慶陳飽非是。○敬字固兼內外。但此指儀文一邊。蓋人始而相見。必有許多善接之儀。到後相熟久了。便脫畧脫畧。則狎侮則至。凶終隙末。平仲始時如此敬久之。亦如此敬。所以為善。藏文仲章○呂云。因文仲有知名。故即此事以辨其知非。以不

附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八

知識其事也。故不曰不知。而曰何如其知。猶曰人之稱其知也。其謂之何。○山節藻梲。只是極其尊崇。古者重服必取山藻。周天子廟魯周公廟皆山節藻梲。是辨其知不足。讓其僭家不藏。還意不宜竊入。○文仲只是誦讀鬼神。然唯不務民義者。乃營心于禍福。則于民義益不務矣。

令尹章○自仁流出底忠清。如比干之忠。伯夷之清。皆仁也。若不從仁流出。則忠只是忠。清只是清。○子張極力鋪敘。要形容得是仁。然據他說來。也只得是忠清。○子文所謀皆僭王相夏之事。文子不數歲復反於齊。則他忠清也未到底。夫子亦只據其所稱斷之耳。○子文所為似無私矣。然不知他三

仕三已及所告果當理否且其無喜愠而必告時其無一私係否耶文子之去似當理矣然不知他去後果無係戀之私否且其去時真見理之當然否耶故皆不許其仁。

李文章○此章是論文子不是論思與上下章一例。呂說看文

子生平所爲多恭儉之事似乎也好但他利害心忒重如東門殺太子而立宜公他豈不知他是篡弑却爲之如齊納幣莒僕來奔他又必出之境以見篡弑之不容明明有挾制宣公意到公薨下歸父在齊便乘機逐之使魯國之柄盡歸于已可見他算來算去多在利害上着脚利害上越算得精則于義利上越差得遠若他初念發來未必有此所以人傳文

陽書約旨

九

子之三思以爲英談夫子說他若把初念所見再斟酌一番求當乎理斯亦可矣何必更只管反覆躊躇若是乎明是曉他私意都從三思起也○三字去聲是只管反覆算計不是三思○朱子云雖是聖人就文子身上說終聖人之言自是渾厚占得他地位闊再斯可矣是常法大槩當如此又曰思之有未得者須着仔細去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着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矣玩朱子語可見本意只是論文子但聖人立言面面都到則卽以此論思之法亦可耳如何今人反喧客奪主

甯武章○若單不避艱險而不能保身濟君其愚有何不可及

朱子云不全身退隱是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自表著其能此所以謂其愚不可及也又曰愚非愚魯之謂是有才不自暴露又曰沉悔不認爲己功又曰武子既能輔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故不可及可見武子之不可及者不自表著二也不失其正二也事事處置得宜三也如此方能保身濟君呂陸之說徒說向血性一邊絕少學問意思○武子本是極智的人到此時却能渾然不露一毫知巧必有一段學問本領在

在陳章○道不行于當時便欲傳于後世則吾身雖沒而吾道尙存堯舜文武之治未必不可復還須想聖人這段胸懷重

陽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十

以萬世爲量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節註云斯道之傳得之者衆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聖人明道行道豈有兩副心腸是歲孔子年六十矣後四歲反魯途過詩書定禮樂作春秋正是此意○程氏云斐然成章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于盡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于中庸終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非得聖人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耳○狂者志大是說好處簡者畧于事是狂裡不好處過中失正從畧于事來緣他見得大意便欣然自足把精微

中庸處全不細心理會則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便不免墮入異端去聖人裁之便是教他于這精微中庸處着實用工夫○不得中行章想他好處而與之故實其進取此章憂其不好處而欲裁之故言其備裁其過乃道之中也

伯夷章○朱子云不念舊惡他胸中都是義理又曰聖人大事如此但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註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不但爲不念舊惡作反疎亦即爲怨字生根這怨字從夷齊之清上想來言惡惡之嚴至于夷齊宜乎人多怨之矣然人究不甚怨之者緣他只惡其惡非惡其人人苟能改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十一

惡亦旋止怨之之希用是故也兩句合來總寫出箇清者之量惟聖人之量足以包合天下故天下之人都在他量中微生章○因微生高素有直名故卽一事以辨之與文仲居蔡章一例○不直言己之無是曲意必欲如惡語是猶物不明言鄰之醜是掠美竟以爲己之與是市恩曲意徇物對或一面看掠美市恩對鄰一面看曲意徇物是不直本根掠美市恩又是不直上枝葉

巧言章○不惟言巧言令色而又首足恭可見他這巧令總是爲諂媚○既怨而友黃勉齋謂是奸人蔡虛齋謂意在乘間而動奸險之其許渭旂云此種人與上一類必是附勢依榮

心有貪戀而不忍舍故隱忍而與之交若說是險惡的人與恥字不類愚按朱子云皆不誠實者也可見只是心離貌合一種人未必說到陰險報復○立心以直直字從上章來朱子云門人記此二事相連若是微生高之心非來弄去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可見此不是學者事但立心不直不免墮落至此耳○疊下兩恥之何等痛切是喚醒世人不是專戒學者故註下一又字以直字蒙上章且本文說得較粗與鮮仁章自別

顏淵章○陸稼書曰聖門雖罕言仁雖不輕許人以仁而莫不望仁以爲指歸李缶雲曰忘字各就現成地位隱微中念慮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十二

專切者而言愚謂望仁以爲歸者志之所同但他工夫層層種種不同其當下腳踏實地所念慮專切者志之所獨其淺深于是乎見故夫子問之○朱子云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所之心又曰當時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夫子各就上面說去其意思各自不同使子路若別說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自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子路車喪與共亦是倡率來說不是專想做這一件事故朱子云必有但他做的工夫只做到公物地位除却公物一層上面尙無處着手故朱子云無不見他做朱子云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有戰國俠士氣工夫處

象陸稼書云豪俠之輕財好施是從意氣上來子路是循義理上來的看得朋友病瘵與我相關車馬糧食自不足惜便是萬物一體之懷愚謂二說當參看子路固不是豪俠的意氣然這豪氣却未除○今人都說我之發于朋友者甚多如何可惜軍裝二件即此說話便知他看得車裘甚重若無所藉子是人即斷斷不假矣看子路氣象直是海闊天空○真知義理之無窮則有善其常也何伐之有不見物我之有間則有勞其常也何施之有○呂云兩無字是顏子克己之功不是自然的李岱雲云顏子的施伐不過念慮隱微中不曾渙然冰釋一冰釋便是聖人地位愚按合兩說方見顏子分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三

最其工夫已到至精至密處○朱子云子路是去個吾字顏子是去箇矜字○老者便該安這便是他帶得安之理來聖人如其所應得者付之而已少者朋友亦然○蔡虛齋云老安少懷兼內外就此志在家則行于一家在國則行于一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呂云盡天下而安信懷之此其極也然其中有多少親疏貴賤等級在○朱子云聖人日日做安信懷之事日日存不能安信懷之心

已矣章○註中兩層因而字而說只重內自訟上○伊川云譬如人爭訟必至勝而後已○悔是深悔其既往悟是并覺其將來

十三年章○人只道實地不如聖人夫子說如我的實地三家鄉裏也有登生質不如我哉但好學不如我耳只是聖人好學之意若呆說生質同于聖人便差

雍也第六

雍也章○臨下以詔御衆以寬自是臨民一定道理寬便洪寬便重寬洪便簡重從外面看見其氣體之簡直便知其意之寬洪合之總是一度字若仲弓根本工夫却在居敬上○朱子云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于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此即程子居敬則自簡之意也又云也有居敬而所行不簡的人這而字是別嘆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三

居敬又必行簡之意也但仲弓意思却重居敬上謂要行簡必先有居敬工夫○本文以臨其民總項居敬行簡來註中却單連接行簡者臨民之時其可見者行也然本領却在居敬故用如是二字貫下○漢曹參之治亦是居簡行簡但他尚做得好○夫子許仲弓南面原是許他居敬而行簡仲弓亦知夫子許已簡也因想伯子亦是簡但他居簡行簡與已迥別故借伯子爲問以考夫子所以許已者果何在夫子可之而又說出一簡字可其簡便不是可其南面矣單言簡便不是居敬之簡矣仲弓認做可字亦可其南面故詳辨之於居敬之簡着以臨其民四字下句無有伯子不可南面之虛

隱然是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意却正夫子之意也故  
夫子然之則仲弓之實可使南面亦見矣。○呂云不但居  
居簡不同即行簡亦別居敬之行簡精明有條居簡之行簡  
一切苟省任事愚謂此非情不同所以行之者異也。○陸  
書云非格物窮理工夫十分精密安能簡得恰好。

好學章○兩不字也是着力字故註言克己之功然不是專向  
這裡用工乃是舉他極頭處故註又着至于如此四字即小  
註所云好學之符驗也。○當怒處聖人也怒說不得無只因  
其怒而怒之非有怒于已也則怒而無怒矣若遇則聖人無  
有怒處只一點着意過處只些子未消便是達仁顏子不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卷

不貳則三月不違矣。○不違怒如雷通無聲而雷聲矣不  
貳過如紅爐點雪稍遲即灰矣若聖人則如明鏡當空妍媸  
在物上面全沒些子塵埃我本無怒何有于遲遲不自明何  
有于貳。○程子在物不在已句說得太高似聖人事不如有不  
不善未嘗不知二句本易繁詞為確當也。

子華章○人莫不吝于與而冉子却寬于與人莫不吝于取而  
原思却嚴于取較之庸人豈不相懸萬萬然這裏正是粗在  
要識上面還有無數精義工夫看聖人於子華不當與又未  
嘗不可為益廣之與教原思不可辭又未嘗不可為鄰里鄉  
黨之與便見聖人精義到入神處。○本章只與取成冉原二

子聖人用財却是餘意。○外註程子拈出義字固可斷義此  
章但聖人却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仲弓章○想當時用人拘于世類其于仲弓必有痛加排貶教  
故聖人曉之如此然稱其子而斥其父亦非所安故只用  
喻立說聖人細微曲折無不中禮於此等處亦可見。○子  
仲弓四字絕句見此語為仲弓而發也要知此語意是曉  
人不是為仲弓辨白。

回也章○人生而有此心便生而有此德心與仁原不是兩  
物事但心是氣仁是理氣是載那理的眾人私欲細微這  
窟宅竟被私欲占住仁竟不知往那裡去了忽然覺悟仁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卷

即在這裡恰是一向那裡去了今日忽來一教故曰我欲仁  
斯仁至矣若此處至仁與仁至又別蓋仁至只是豁然一  
如電光如石火全不曾把捉得定此至仁則他也曾實實  
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地位譬如鏡子也曾磨到一塵沒  
只是少間塵埃復來或一日之間得這淨盡光景一次或一  
月之閒得這淨盡光景一次他到的時節也便與聖人一樣  
只可惜不能久耳若顏子則一年內不遇偶然得兩三點  
塵埃來一拂便沒有其全體清明總與聖人一樣。○朱子云  
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日月至者仁在外而我為客愚  
內外賓主四字猶左傳子為政我為政一般只形容其生

疎密之勢耳。不是仁在一箇所在。而心到那裏去。亦不是心在這箇所在。而仁到這裏來也。今人或說心至仁。或說仁至心。把心與仁看作兩件物事。便謬。○朱子舊說謂有一日不違仁。有一月不違仁。後謂一月不違仁。似亦難得。因改今註。思謂本文明說。日。至。月。至。如何可下不違字。但日至亦不定。是一日之內。只片刻在仁。月至亦不定。是一月之中。只片刻在仁也。自一刻之仁。以及一日之仁。數日之仁。皆在裡面。須玩註中兩箇或字。見他捉摸不定。尚難信得過耳。不拘定是兩樣人。

李康章○康子曰。可使與者。得從政重夫子。以何有。二牛應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七

却有恢恢游刃之意。○決如水之衝斷。游刃之利。兩字各有意思。事理是事之理。兩字只一串。○由之果。賜之達。都易見求之藝。却難看。想他遠遠謙退。不壞人之鋒。不犯人之忌。只是慢慢地去。把紛錯難理之事。逐漸理出頭緒來。如清之役。聯絡布置也。甚難。別人做不到的事。他却會做。

閔子章○善為我辭一句已盡。下又進一步。非他後路塞斷。○須要他開闊氣象。

伯牛章○正寢之室。北無牖。有牆註北。歸屬字疑誤。○命矣夫。是無所歸咎之辭。人必如伯牛。然後可言命。

賢哉章○朱子云。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助靜靜默日用之間。無

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人都苦此章樂字難捉摸。○爾合與點及飯疏食。看來便見會點見夫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便是這箇樂字。只會看是見到。顯子是做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也是這箇樂字。只聖人更渾然。顯子略把捉。

冉求章○誰道求不悅者。忽然以此自解。便見他心虛。遮掩。○道本自家的。今乃曰夫子之道。把道字推在夫子身上。便見他已做門外漢。據他自語已成。查字俱損。○力不足者。已是昏弱之甚的人。今偏割出一箇力不足者。併不許他目擊。絕。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八

子夏章○范氏曰。子夏聞夫子之道。而樂由見紛華感屬。而後故夫子以此戒之。輔氏曰。然此亦必是初見夫子時事。○既同曰。儒則所習者。同此詩書禮樂。所行者。同此孝弟仁義。終其心。却是迥殊。儒字形狀。要混得合。君子小人心事。要割得開。女為無為。要喚得警。○稼書引四書家語有云。一彼一此。剖其界。出彼入此。嚴其幾。是而非非。而是。隨其似。教語亦說得好。

子游章○焉爾乎三字。語氣深長。其得又虛。其未必得。○有澹焉。滅明者。有字應得字者。子應人字。但說有這樣一個不知有當于夫子所問得人否。語意疎客。真有禮樂風度。○行

不由徑必是人所稱說非公不至却是子游自看出來故二句語氣參差不整舉一二事而其人已可知者也字正有餘味○宰能得人則政事藉以修舉風俗藉以轉移并仕優而學自家裨益處亦不少

孟之反章○爲要歸咎于馬故策其馬而言策其馬三字連下讀○不爭功已難矣于見功之地反自掩其功然自難得故夫子稱之朱子謂與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的意思相似許之稍過然言相似則固已非矣○先贊其賢後舉其實論語中如此文法亦多岱雲爾首句斷住下舉一事以証之不可粘定一事上說非也

四書約旨

論語集注之三

九

不有章○聖人傷世道之衰有多少悲慨在或謂爲不能爲朝者憂或謂爲愛蛇朝者嘆或謂爲求免者驚總是支離誰能章○呂謂此與人莫不飲食節同由戶亦由道之一事非也彼只說飲食此明明以由道與由戶對若謂由戶亦由道之一事則人由道者已多矣可謂莫由乎○有一事便有一當然之道本是明明白白人却莫之由聖人看他恰如無目的人有戶不走却向牆上東撞西倒一般真可怪嘆  
質勝章○質是樸實頭不是忠信之質文是做起來花簇也不  
是制度品節之文天下的人各因平實質氣質之偏不是這一種便是那一種故必相雜而適均乃爲君子也君子是成

德之人彬彬亦是現成的故註以不期然而然釋之其所以至此却要從損有餘補不足來故朱子補學者事○損有餘補不足從兩勝字來陳新安文可損益質不可損益蔡虛齋質七分文三分之說都誤看質字作忠信之質耳

人之生章○朱子云上生字是始生之生下生字是生存之生語若不同意質相足愚按意實相足四字最好人惟生來是直則必直而生理不亡若不直則生理亡矣直則宜生意是下句反面若以上生字亦爲生存之生則當改做直之生也宜矣呂云自稱至老爲彭爲殤無非生也之說亦支○所謂直者天命如此率性而出之亦如此南軒循理而行則不

四書約旨

論語集注之三

十

待勉强又多一曲因不直也朱子已盡饒氏解作無字黃氏解作罔罔然都誤  
知之章○非知不能好非好不能樂重在前一層知了又須好好了又須樂重在後一層不好原是知不真不樂原是知不真縮轉上一截不好亦徒虛此知不樂亦徒懸此好逍遙下一截道理面面都有但在此章則重在後面進步處○就三箇人看則知的人不如好的人好的人不如樂的人就一箇人看則知之時不如好之時好之時不如樂之時內註三者平分外註三者一申○此知字淺只略曉得路徑樂才只是有得乎此故曰氏曰樂則不可已

中人章○此章只教不惑等四字盡之。中人以上中人以下都在教者心目中差別分明。如醫家切脈一般。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下。是他下藥的當處。○上下朱子云。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于理極圓。呂謂只在材質上說。俗雲兩資質。雖中人以上而無稍昂之功。如何可語以上。都偏了。譬如浙江人要到燕京。須經江南山東一路去。若原在山東與他說浙江江南路則甚。這是他生來不同。若如會子之得聞一貫。則全在他學問機候上點撥。○聖人之心。造就裁成。那一箇不欲語之以上。只是他有可未可耳。若說但可以語下。便不見聖人誘掖一片心胸。○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上下原

不是兩個道理。只此時未可與語。到他做得熟來自知。

樊遲章○此章是舉一個現成的知者仁者。與他看其間雖有生熟之不同。然總是現成的。○註中事字貼務字。心字貼先後。不是知者只有事。無心仁者只有心。無事也。○務民義而不惑于鬼神。只作一件事看。民義固當專力。但或有時動心於禍福。便于其用力處有不專矣。私欲便須克盡。但或有時分心于效驗。便于其所克處有不盡矣。看註用而字折下。直是教得淨盡。○看註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明重遠一邊。但說遠不說敬。便有輕忽之弊。故先着箇敬字。這是聖人說。既自無纖毫滲漏處。呂謂天下有敬而不遠。遠而不敬的人須

是敬而又遠。只可作言外推論。至俗雲兩只重敬上。遠只在敬裏。却與註而不惑意全隔。○朱子云。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的人。行法依命。是生的先難後獲。是求仁的人。據此則知者亦有生熟二種在。○不但義外之利不可謀。即義中之利亦不可謀。不但道外之功不可計。即道中之功亦不可計。纔有計功謀利之心。卽此是私欲。卽此已與仁之理隔絕。如今釋氏專以福利誘人為善。不道為利而為善。善字根子早斷絕。

樂水章○註建于事理而周流無滯。安于義理而厚重不遷。暗透動靜字。動而不括。靜而有常。明粘動靜字。蓋先從他發見

處倒說到本體。○後從本體處。順說到效驗。看註下四箇

故字。則以中二句為主了。然存養三截。不粘連之說。非是。○仁知有從資質合下已成的。有資質不好。却用工夫做成的。但他所以分處到底。原從資質來。朱子謂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是也。看自聖人而下。詳則別一胡雲峰云。事無定則。故註于知言事理。卽合動意。義有定則。故註于仁言義理。卽合靜意。○朱子云。水到限深處。峻處淺處。曲折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于遠而後已。可見知者處事處愚。謂山有平夷處。峻峭處。飛騰處。勢亦萬變。然總之安固而不搖。仁者處境亦然。○朱子曰。水淵深不測。亦靜也。及



公之尊賢尚功只得王道之枝葉。變魯只是修舉廢墜。齊却要徹底翻轉來。

狐不章。他物之變或變其制并更其名。即不更其名而其義或難曉。尚費推解。獨狐以有後而名。而今却沒了。狐義。哉重言。款情使人自認其狐不狐也。若直斷然便少味。

宰我章。從井救人。之不可人人所知。賢如宰我。何故出此。語只緣他把仁字看得太重。滯了他把仁者。溺由已溺之心。要直推到極處。見若恐陷而不從。則於此處仁已有所不重。正要于此沒路去處。逼出聖人應法來。只把仁者二字重讀。意便了了。夫子何為其然也。一句掃却。却喚過君子二字。

云君父衆人之不同處便是禮。

博學章。文不單是詩書六藝。朱子云。眼前理會道理。及于所為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理之是非。同異。隆殺等級。皆就見于文。平日若不博學。則是非不得其辨。異同不得其詳。隆殺等級。不得其分。如此做來。豈有不錯。故須博學。于文考究。辨析到至當。不可易處。便是禮。從而約束此身于其中。則行之也無誤矣。朱子云。之字指其人而言。博約工夫。有深有淺。初學必自此入門。做到深處。便是顏子地位。不曾有兩箇博約。○饒氏云。一博一約。相為開合。恐人之墜于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離為二也。由博而約。大有先後。恐人之失。

其序也。數語亦說得好。○文字條目多。雖字歸宿一。○博學是格物致知。約禮是誠意正心修身。○本文博學該孟子詳說意在內。

子見章○南子請見也是善意。但無可見之禮。聖人亦未必見他。今彼既以禮來請。則彼有可見之禮。何必固執夫我我有可見之之禮。又何必深論夫彼此仲尼不爲已甚。處正所謂動見天則也。時說謂夫子欲假以行道。則直是枉尺直尋心。服或說南子能知伯玉之賢。故可見。又在南子一邊搜尋出好處來。亦過分矣。○李楨云。南子非小君而已。爲小君見小君禮久不行。而夫子行之。見淫亂之人爲大辱。而聖人又不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聖

原此等處。皆是難說。愚謂子路學力未到。此地位自只合半經無處與他說。若到可與權時。便自然見得。又不消說了。故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饒氏說未盡。

中庸章○道是公共的。德是體之身。而我自得的。中庸之德正。在人倫日用上見。故程子又着個行字。○中庸民鮮能以氣稟之異。此民鮮以世教之衰。

博施章○子貢見夫子平日從不許人以仁。故于此揀箇大的來問。○我加于彼日施彼受之。而有濟曰濟。施濟不可無子貢差在博衆二字。○朱子云。仁之心雖無窮。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若要就事上說。便儘無下手處。又曰仁

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皆可見。○夫仁者三字與可謂仁乎。緊應是說仁不是說仁的人。然仁之體除却仁

人之心亦無可見。故欲立二句直就仁人之心指出仁體來。○立如人立得定一般。達則行之。而可至于達如養之事。免于飢寒是立。如牧之事。當足而禮義生是達。輔以立之不入于邪是立。翼以行之。遷善不知是達。○稼書云。親疎厚薄各隨其分。寬嚴緩急各因其時。而總無不盡之心。呂云。人已有大序有渥合理一分殊。總在而字中。愚謂本文只重天理之周流無間。其分殊處即在理一中藏著。○立達亦是施濟。但立達字却切實。又把八字換却他博衆字。又特指出一已字。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三

美

對他民字引而近之。浮氣都盡。然又何嘗不渾淪周遍。○立人達人。惟仁人方能如此。自然周流無間。未到此處却須實下工夫。取已所欲譬之他人。是恕之事。又特特下箇近字對他博衆字。又實實下箇能字對他有字。○此章人因朱子要就事上說。便儘無下手云云。都說子貢要求仁于事。夫子只教他求仁于心。愚謂此却誤會朱子意也。朱子所云事字。指博施濟衆。子貢說箇博施濟衆如何做得來。却把如有二字懸空想望。此何異于畫餅充飢。望梅止渴。其病正在有心而無事。夫子與他說仁。不要求之遠。只要求之近。仁者之立人達人。豈不是實實可做的事。未至于仁。則能近取譬。豈不

是實實可做的事如是則有其心即有其事聖人可做學者亦可做天子可做庶人亦可做朱子所云隨其所施之大小皆可見所施非事而何吾輩于此便可着實下手無事則養活心苗有事則隨分自盡莫只管把聖賢書作白話論道日子

四書約旨

任啓運

述而第七

述而章○首句提起次句明所以述而不作之故聖人實實見得古人所作其理備其義精信之真好之篤只有該述並無可作耳不是欲以已之述繼前之作與明已之異于妄作而自稱其能信能好也古只是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之類○非信則好無從生非好亦不能信到底故中間着一而字○上二句不敢當作者之聖下一句亦不敢顯然自附于古之賢人註明有兩層意思

默識章○陳新安曰不言而心解其意不言而存諸心其功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一

實故朱子以前說爲長○稊書云聖人質雖生安工夫却無異于困勉刻刻藏刻刻防其不藏刻刻學刻刻防其不學刻刻誨刻刻防其倦此必是因省察之際而自嘆其無欠缺之難不是因有不誠與厭倦而發此嘆益覺藏之難也平生多學而識多見而識固不敢有或忘然非能默識也皆戒慎恐懼之所操持耳學之難也平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固未嘗或厭然非能不厭也一戒慎恐懼之所鼓舞耳誨之難也平生無隱無類憤而啓排而發固未嘗或倦然非能不倦也一戒慎恐懼之所策勵耳一省察之而覺舉目皆可危之境終身皆可危之時吾能戒慎之不弛而已不能必病痛之不覺吾

能恐懼之不疎而已不能必病痛之不生也故曰何有於我哉○李岱雲云註講而又詳又字對仁聖章說致聖心望道未見纔覺到此地位又覺未到此地位渣滓分彼爲用功此爲成德非是○三句道理自是相通然只分看爲安聖人方說話時那得又自作鉤棘

德之章○朱子曰致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講學篤行是修德不並是十分不好徒義便有六七分近是那二三分不是處也遷就是處四句固是四件事然却是逐句生出來要修德必先講學故又說第二句遷善改過又修德中緊要事故又說第三第四句若不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二

講學那裏知是義是不善聞而不徒見而不改則德亦不能長進但此四項各有實事耳○李楨云不修不講不能徒不能改聖人豈有此事只因憂在胸中故見其然耳若既不了然後憂便非聖人之憂矣

燕居章○要認社無事二字聖人有所事時夫理便各隨事上見此無事時內有渾然之天理外便有這申申天天之容色○到底此二句只說聖人和底一邊不如溫而厲章之該備故外註以兩面形出其理方周

甚矣章○天地氣衰則聖人之氣也衰聖人之氣衰則聖人之志也衰朱子聖人與天地相應一語精甚○戴少望云顏淵

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處不至清不出國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上句感嘆起下句即夢以驗之衰處原不單在夢上

志道章○道是天下公共之理到行之而有得實與我相屬方是德德尙是零星逐漸得來的到渾然全備方是仁○仁是天命之性渾然全具無所不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從這仁裏面流出來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行之道此由仁而道一本而萬殊聖人之事也若其餘則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這仁却汨沒去了必從事物當行處逐件做來如事親必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三

求盡孝事兄必求盡悌官必求其忠事必求其敬手必求其恭足必求其重做一件得一件到得件件純熟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遠仁原是我固有此由道而仁萬殊而一本學者之功也○志不是空空志思最講光持守踐履皆是志不如此亦無由得之而爲德也據不單守這一件常常玩索涵養積之日多養之日熟不如此亦無由會通而爲仁也○志時尚是兩件據時半合半離依時方是一箇○藝皆道之所散見志道據德時亦非全無事于此但尙是習之不足游之至依仁後方着得箇游字朱子云能依于仁則其游于藝也無一物之非仁矣故至微末的事在這裏窮神達化事也在

這裏○離處合處及着力不着力處在志據依游四箇字上見得雲必向於字分別離合淺深亦太繁

自行章○自是說自家與吾字相對上是他來就學與吾字相對存疑從禮之至薄以上至至厚者則全不見他來學的意思下句如何接得上

不憤章○憤是心未通而求通者排是心已通而口未能言者三問反則于此事已通又能推類旁通者三種人一種高似一種朱子云憤排是去理會底又曰不以三問反則于這一問亦恐未必理會得在又曰于他未能理會的便告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不當做事○只分做三種人爲安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程子看作一串不必從

子食章○註中兩不能字寫出聖人之誠動於不自知處厚者謂舉行古禮便全不見聖人意思○餘章可以說未忘若是日歐而忽過可哀安得不哭哉○從仁來此一解即動

顏淵章○朱子云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又曰三代禮樂制度因其可行之具但大本領全在無所繫累處東人沒這大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籠器具東家都滿運動不得思謂器具便是那行的藏的本領便是那行的藏的確這器具說甚行藏無這本領也則不得○程子與聖人只未達

一聞耳故于此畧無避避直下承當即漆雕開所謂信也但顏子做來到聖人大處未到聖人化處○誰與與字從上推

我與與與字來○臨事而不懼則失之躁率好謀而無成則失之優柔二句都折重下截○者字指其人與誰字相應言我所與必是這等人是說他平素如此不單指行三軍一事○上懼字中原有好謀意故下句遠重成字○時下都說子路所少在謀當重在謀字上不重在成字上其解亦妙但廣之朱子人固有奸謀者然疑貳不決往往無成之說不合耳呂云懼在幾先成周事後○單單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人與用舍行藏的本領向天懸地隔若自孔顏爲之則這便從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那大本領裡流出來

富而章○上句只是反跌語如不可求句方是正轉○若於義轉作失刻語便不似聖人氣象○所好註中下義理字極確實只爲中下人說法而精微處未嘗不在其中所謂語下不遺上也若關人樂在其中等語便如俗所謂對牛彈琴矣所慎章○聖人何事不慎而三者舉其大聖人于三事亦何時不慎而此適當其幾須見聖人職職聚聚正于神必格職必克疾必無可危處倍加謹凜

問部章○部木異于他樂而自陳敬仲奔齊以後齊之韶獨得其傳又異于他國之韶子之聞之則以聖矣聖又適異于人

之聞首一句中使有三層意在○學之三月有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見其人多少事在○至於斯斯字即是盡美盡善不圖只是心可得而知神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故爲是長言嗟嘆耳不是盡美盡善外又有所謂情文之備也○爲樂統凡作樂者之詞故註特下舜之二字○當雲六人纔專切便爲固滯之病聖人纔專切便是誠一之心人纔專切于此便遺忘夫彼而失其輕重大小之倫聖人專切于此則偶置夫彼而適如其輕重大小之分且不第此也賢人卽有誠一處切切存之惟恐不與理合聖人自無不誠心與理自無不合聖人當飲食自知正味了何須咀嚼思

會錯

再成章○衛輒據國拒父自得聖賢論定其不仁又何待言然當日舉國爲之無有異說蓋其所據亦是有了一番道理註中下崩騰得罪于父而輒矯孫當立二語先爲爲衛君者尋出一番道理然後轉入下節夫子不爲來幾見聖賢權衡精當處今人于僞事便極口唾斥則視冉有爲衛君一問大憤憤而下節精審周詳處反不見矣○夷齊之兄弟讓國爲賢則衛輒之父于爭國其不肖可知而猶必有怨乎一問者蓋讓內有一分未盡善處亦未見得爭之盡不善也朱子云這是

就他心上審一番凡讓出于不得已便有怨此一條看怨字于心上来求其安又云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不必讓而讓了則未必無怨此一條看怨字于理上来求其正大註合乎天理之正則非不必讓矣卽乎人心之安則非不得已矣二意說得盡○貪國的人其所求原在國不在仁失國則怨此不求仁而怨者也求仁的人其志在仁不在國然事有阻机牽掣而不得遂其心則亦怨如國無仲子而國人或請命于天子必立之此求仁不得仁而怨者也夷齊求仁得仁又有何怨衛輒則合下便不求仁又何問得仁○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則言夫子不爲自不得明出衛君字今人謂奪其君以見誅絕太褻

飯疏章○註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先提起樂字然後用難處困

極折出亦字來道理圓足而語意亦極分明○不義而富貴與疏水曲肱作反照于我如浮雲與樂亦在其中作反照非以富貴貧賤平較也○樂在我富貴貧賤皆外也于我何與○朱子或問云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富貴貧賤之異而有所輕重于其間哉夫子言此蓋卽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乎彼耳且曰亦在其中則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必曰不義而富貴視如浮雲則是以義得之者視之亦無以異于疏水曲肱而其樂亦無以加耳

假年章○吉凶消長者天之理進退存亡者人之道天時行者也聖人與時偕行者也不特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處是過即少加一分擬議遲留早已過矣○深見易道之無窮是正意教人只是餘意看本文一我字自明○玩一卒字似有深懼年不我假而學易之功終無成者看聖人是何等憂勤吾儕玩日惕時讀此正須猛省

雅言章○較不語罕言二章上增一所字下增皆雅言句全是衆門人熟習之久而約舉其要之詞從聖教上理會見得都是詩書執禮亦從詩書執禮上熟習見得聖教總不越此不是聖人劃定門人只要誦習此三書及教人時皆指此三者

附書約言

論語卷之四

人

名目也故以易樂春秋作關者便使所字皆字神理皆非

葉公章○葉公不知孔子故子路不對是正意聖德難以名言是轉一層意○不知孔子必定是宸鑑孔子聖人必有神奇處看子路夫子只就篤實處說可見○其爲人也字爾字對葉公宸鑑處說矣不曰字云字對子路尊重處說要說得極平易極淺近○慎樂是零碎不是全體是隨時變遷不是純亦不已然慎便忘食樂便忘憂其至極處即全體可見且慎樂相尋如環無端至不知老之將至則純亦不已亦可見矣我非章○此人以生知稱孔子而孔子辭之之詞兩者字緊與我字相應也字緊與非字相應○兩箇之字總指義理義理

精妙處全在事物上見古來多少聖人因物制禮因時制宜把這義理直窮到至精至妙處夫子實見得義理都備在古人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中故好之而敏以求之耳○若沒有聖心的義理也無從見古人之義理此所謂在我之程度精切不差也然人說聖人如此聖人自見却不如此○尹氏說似分禮樂名物與義理作兩樣故置開外

不語章○非理之正不當語非窮理之至不易語推出所以不語之故○語是告人故註若一人字孔子于春秋記災變戰伐纂弒之事于易論鬼神者極詳非不言也特于告人不及耳如衛靈問陳孔文子訪政太叔皆不對南宮适問羿皋陶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四

九

殺而不答皆是也○註中事字跡字亦須玩破怪異抑勇力懷亂賊者未嘗不言其事則不語也鬼神之理于易言之甚詳其迹則有難明故亦不語也○聖人語默固無非然聖人自是當語者語不當語者不語必謂聖人以不語者維世則聖人滿腹都是鬼頭作用矣

三人行章○此爲人談于無所得師者發見不特衆人有師即三人亦有我師不特樂羣敬業有師即行亦有我師不特從其善是我師即改其不善亦是我師總見能自得師則無地非師無人非師耳一箇我字兩箇者字爲三人字註解○其善者其不善者兩者字眼上人字說故註鑒然下彼二人者

一善一惡字乃舉以爲例之辭不是斷定一箇善一箇惡也或乃謂兩人皆善兩人皆不善豈不可同行以拘滯謂朱子然則二人豈不可同行四五人豈不可同行將以拘滯謂孔子乎○其善其不善只就同行中辨別故擇字亦只就二人中辨別善不必至善不善不必大惡擇亦不必精嚴則誰也故朱子註畧去擇字不釋體註則全在能擇上決之大段○尹氏泛說賢不賢於人字者字不分明故置圖外

天生章○生而氣質清明義理易見這便是天生之德信得予之德爲天所生之德自信得予之身非桓魋所能死之身聖人只在這德上信得真耳若說自反無愧便狹小說天必佑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十

已便虛子說以警強暴便有可疑恐嚇權術都不是聖人氣象○其如命何不可必之詞也其如予何能自必之詞也行廢時異故不可知生死事大故可必

無隱章○此爲門弟子求夫子于高遠者發首句一呼次句一應尙是虛說下二句乃實言之○呂云二三子疑圖從過求高遠來過求高遠從實地少工夫來愚謂着一個行字正從實地指出他可學處人知與字對針隱字而不知向行字討取着實處則曰隱曰與總是虛字○無隱乎爾與孟子無有乎爾句法一般爾字是虛字若作實字指二三子反侵無不與二三子意○作止語歇四字是行註解○我字吾字尚

是人相對之通稱特提一丘字是切實現身指點○李伯玉曰資質庸下者不能知得聖人之道但見以爲高深故疑其有隱才氣高邁者畧見得高深使思踴等而進於是迷不得亦疑其有隱愚謂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時亦便有此意不特子貢嘆性道之難聞也到得後面顏子所立卓爾卓克從博文約禮來子貢得聞性道畢竟從夫子之文章來可見無行不與聖人實實是如此吾輩須實得這意思則一部論語中聖人作止語歇至今都在吾輩要學聖人實地都在四教章○此門人熟習于聖教而舉其大綱不是聖人立此課程條件○不博文以明理則無以爲行故文先于行不去身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士

體力行亦無以爲忠信故行先于忠信不有此盡已之忠亦無以爲以實之信故忠先于信然徒知之而不行何與于已故文必繼以行之而不忠信則所行者皆虛而講習亦徒然矣故文行必以忠信爲主忠以盡己之心而于事物之理一有未當則其所謂盡者亦未真能盡也故忠與信又不可缺一也合言之則忠信立于文行之先實乎文行之內周乎文行之後然文是知行是行忠在心信在事又確然是四件闕一不得○李楨云四者高下皆宜彼此各適賢知可以俯而就愚不肯可以仰而企體之皆下學之功進之皆上達之妙



聖人章○蔡虛齋云聖人是天人並至者君子是天人猶未盡至者善人是天至而人不至者有恆是人不至而天猶不甚相遠者林次崖云聖人是誠者君子是誠之者善人有誠底資質但未學耳有恆亦有誠的資質文不如善人之純○首節聖人君子以學言次節善人有恆以質言皆以至難得與稍易得者對較未嘗說君子亦不可得也淺說要于中間補君子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人者斯可矣矣甚○夫子所說善人直是天生一箇聖人坯子特未學耳若僅是隨常質美則高子卑常之矣夫子何云不得見乎○恆是常久有恆是可常久天下之物一則真二則偽真則可常偽則不可常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士

常則可久不常則不可久亡爲亡虛爲虛約爲約是不戒其心不戒其心乃爲有恆者也中庸註言不戒所以誠今人單說恆字脫却有字便不分明○善人有聖人之質若求至于聖也必用君子之功有恆雖不及善人從此加君子之功未必不可至于聖○聖人是造詣極至處有恆是發軔根基處君子雖亦是成德然其間逐層經歷處却多雖未至于聖人然却是要做聖人所必經之境若善人則他資質更好其人聖較易于有恆耳然他中間所經歷之境却與有恆不甚異○善人是質非可學而至者俗說由有恆而善人而君子而聖人大謬○兩斯可矣是望他進步不是劃住了謂得此已足

○亡是絕無虛則少有不全無矣○約則大畧粗具不止虛矣朱子約說用虛爲有爲益爲泰的人不是他全不學只他學來總要歸僞便把他天質都喪故曰難乎有恆呂云亡而爲有一流人儼然自附于聖人而不疑善人君子皆非所屑居也妙甚若精言之則子張務外子路之強不知以爲知此病俱未免在衆存沒說謂借來形容非正說無恆皆謬○末節是從反面托出正面故云中言有恆之義若謂是有恆者亦不可見便差孔子時君子有恆二種未嘗絕也

子釣章○天之生物人豎生禽獸橫生草木倒生此便有貴賤在貴賤必遂相養故禽獸必食草木人食草木五穀菜亦食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吉

禽獸推之人類而天子玉食萬方諸侯享有一國亦是此理但聖人於此不得不食之中自有不忍盡之不忍欺之意耳○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異類衆人同類而異氣九族本同一氣而其間之親疎又殊故聖人之用愛從一箇源頭流出而行之有序施之有等其從一箇源頭流出者仁而行之有序施之有等卽義也禮也釋氏棄其父母兄弟而以戒殺爲仁則既忘其本乃戒殺而仍茹蔬是知禽獸之爲生而不知草木之亦生則又不能充之以盡其末矣○不廢釣弋以供養祭是義以行禮而不綱不射宿仁未嘗不行焉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於仁曰本心者元者善之長生來第

一箇便是仁也。然日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于是矣。

蓋有章○此只對妄作一種人說其誰已處正有兩人意在。生知章只有謙己。○多問是問之於古善惡皆已經前人論定。但從而行之則于善之中又當擇其尤善者多見是見之於今其善其惡皆得失之林。我今雖未有此事且須一舉記着以爲異日備鑒之資。註中補以備參考字極密不然記隨而博亦有何用乎。○此只是多學而識工夫未到一以貫之地位。故曰知之次大字對實知其理說不但對生知說必到豁然貫通纔是實知其理。

互鄉章○互鄉句提起立案爲惑字生根惑者就彼論則其人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五

無可取就此論則吾道不可輕○人深已以進一句領起下

一句承潔字一句承進字唯何甚句總收○往字固兼善惡

然對潔字却重惡一邊○童子二字不重今人動添出天性

未漓等語將來見者非童子聖人遂以互鄉而絕之乎看夫

子只渾渾說箇人字可見張南軒謂童子非得與先生長者

抗禮故門人惑其見一看重童子一看輕童子總屬支詞

仁遠章○此只爲以仁爲遠者發○仁人心也我欲仁則達欲

仁之心卽仁矣此只從介然有覺幡然悔悟處說不會說向

後面去○我與仁原不是二物欲與至亦不分二時○仁至

與日月至仁又不同至仁是我實實已到那裏如烈山焚澤

也實實燒清一番但不能保後日不生耳欲仁仁至只如石

火一舉便爆不道此火不合烈山焚澤然此時却未到烈山

焚澤聖人要人于此機關認取仁字與易言復其見天地之

心乎同意呂云不是求仁無工夫未說到工夫處一語殊妙

俗雲謂聖人說一欲字便是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未幾求仁

工夫豈一欲字了得

司敗章○司敗不明言取與一事突然問昭公知禮豈有爲人

臣子反言不知禮者知禮一答分明在司敗意中他正要得

此以爲刺譏孔子口實耳看他下面先說君子亦黨方說耶

公取與一事可見他貶昭公意少難孔子意多○朱子云耶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五

公取與亦是藉其勢不得已而然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

是昭公亦自知其非則時文所云昭公謂之孟子以愚國人

國人卽加一吳字因其愚而遇之恐非確論也○君而知禮

是說孔子以昭公爲知禮正應黨字是識孔子不是識昭公

與管氏而知禮句文同意別○自謂降君之辱則已實君之

惡矣便有礙于君臣之義強爲耶公置辨則娶同姓爲禮矣

又有礙於婚姻之義故但受以爲過而不辯而面道理都在

○註云受以爲過則過明指此知禮一言但荷字必字語氣

寬容不粘然耳謂泛指平日亦謬○只說知不說改此過原

是改不得底

子與章○凡歌之法有倡有和大約必數人同聲其一人獨歌者甚少子與人歌泛說子與人相聚而歌子與其中不與其中均未可定而善者於此同聲之中覺得一人最妙因其同聲故猶未盡其妙必使之獨歌澄然靜聽以領其詳然後復令彼倡而已和之此和而善亦在我彼得此和而善亦愈加細細玩之明明有三箇層次李岱雲據或問謂只有兩番無三番人歌而善是一番使反而和是一番則初覺其善恐未得其詳與本註必使反之欲得其詳而取其善意似隔且如此這和亦于審密不掩人善意不甚分明蔡虛齋謂子與人歌是子同歌先占却和字謂和之是子自歌又不成和矣恐皆非是○一歌之善而必和是誠意懇至不違和而必使反是氣象從容氣象從容從使反看誠意懇至從必和看又細觀之則非特誠意懇至也不以我許之而但居子和又是何等謙遜非特氣象從容也必得其詳而後與其善又是何等審密且不惟此而已也不使反而違和則人之善不詳豈非以已善掩人善乎而聖人必先取其善乃與其善其不掩人又如此然此都是朱子細細觀聖人處在聖人却一渾流出無許多意思

文其章○文字與躬行對人字與君子對莫字與則字對猶人與未有對○朱子曰於文言可以及人見不難繼之意言不

能過人又見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文見雖不讓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必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虛齋云說仁說義說得有次序有條理是文為仁為義一體之於身方是躬行之君子○謝註躬行上加能字君子下加道字則是能躬行君子之道君子字不與人字相對故置圈外

若聖章○聖字聲故註下大而化字仁字橫故註下全備字朱子語類雖有仁大而未化之說然此總是自然的不厭不倦方是勉然的分得安勉迥殊方是聖人自謙口吻而在公西

華却又看得此不厭不倦即是自然的故曰弟子不能學子疾章○禱出臣子固是臣子之至情然亦必述君父悔過遷善之心以為禱悔過遷善此禱之理也子路苟思其理則夫子之不必禱已可知矣子路不思而但舉誅文以為有禱之証故夫子又曰丘之悔過遷善豈自今日始哉欲其信已而自止也○未嘗有過無善可遷自人論聖人在聖人却不曾如此說

看則章○或問問者只是有夸張侈大之意可見儉亦只是款約○看便有驕傲意思儉便有節音意思然看起初句是看于禮未見得他不遜儉起初亦只是儉于禮亦未見得他固

到得後來者必至于不孫儉必至固故朱子曰者便是不遜  
又曰者必至于過度僭上而後已。○一從源上看一從流上  
看但本章却重流極之弊邊。○李棣云與其者也寧儉是歸  
重下半截之辭重在儉猶不失禮之本也與其不孫也寧固  
是縮重上半截之辭重在不孫之爲害大也固已是不好特  
不似不孫之害大耳。○曰云儉非即固也儉則固耳其間有  
漸積有流弊。

坦蕩章○坦平也。猶俗說平常如此坦字橫說言無一處而不  
蕩蕩也。長字豎說言無一時而不戚戚也。蕩蕩境地寬廣故  
以處言戚戚境地逼窄故以時言。○程子于坦蕩蕩却用常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太

字則以時言矣。于長戚戚却用多字又以處言矣。可見無時  
無處正以互文相足。○循理是所以坦蕩蕩之故。役于物是  
所以長戚戚之故。不可以循理爲釋坦字。

子溫章○朱子曰溫曰戚曰恭三字是主下半句帶說又曰戚  
是德盛自然尊嚴。○或問自分三才而言則溫然有和之可  
挹而不可屈奪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于物天  
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  
言則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  
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主。自陰根陽而言則溫者陰之柔厲  
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

之德蓋溫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德不可偏指也。○呂云  
厲與不猛與安正是形容溫威恭固相而半是合併語非轉  
換語。○俗雲云朱子言厲便有威的意思不猛便有溫的意  
思可見上二句是顛倒反覆看權之用溫厲合來便是恭而  
自然厲與不猛則又安也。大註曰渾曰合故必三句合觀看  
方見聖人全身時解有時而溫有時而威有時而恭便折開  
逐事上看非朱子只就大體上看與鄉黨逐事看者不同之  
旨矣。

### 泰伯第八

泰伯章○此章讓周讓商紛紛聚訟所以讓商爲是豈天佑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太

民作之君古之天子諸侯皆君也其相去止一肩耳丹朱不  
肖則舜受之商均不肖則禹受之皆決于天命人心舜自居  
虛天下歸之自不得不帝並未嘗居堯之官適堯之子也禹  
自居夏天下歸之自不得不王並未嘗居舜之官適舜之子  
也。卽湯放桀變揖讓而征誅似乎迥異然放桀之後湯自居  
商而夏之後原不失其故仍與唐虞無異也。周之武王伐紂  
以後原立武庚于殷而自歸西土武庚再叛至於破斧缺斨  
而周公仍立微子於宋初未嘗奪其土地利其民人與唐虞  
無異也蓋其所以不得不征誅者爲天之立君原以代天理  
物彼爲暴虐則獲罪于天而不得不誅我爲天吏則天命在

我而不得不任皆非有所仇于彼有所利于已也。○曰然則太伯之不從何也。曰人各有志太王自爲天下生民起見泰伯自爲萬世君臣起見泰伯亦不會說太王此志非是只他自不欲做二者道並行而不悖。○然則太王不竟剪商何也。曰聖人之心無意必固我他見泰伯必不肯做至于棄而逃之則亦必有感于其心者矣太王姑如其志而稍停以待之而此數年中非有大無道之事則又遲遲以待之蓋他原是爲生民起見原未嘗有利于己有仇于彼殷可幸而不亡兵可幸而不用原是太王所甚欲未嘗謂我志一定便如後世所謂騎虎之勢難下與惟恐其別有令君而急急奪之也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幸

武王十一年大會孟津諸侯咸謂商可伐而武王猶遲師而歸到比干死箕子囚微子去然後武王謂紂不可不舉伐則武王雖有剪商之志亦不必商之果翦也而又何疑于太王之有其志而無其事哉。○大註太王三子云云敘明行次商道衰衰而周日強太敘明時勢爲下商周之際句生根季歷又生子昌二句爲下太王遂欲傳位季歷及乃立季歷云云生根太王因有剪商之志承上商道二句蓋商日衰而周日太便是天命人心在周不在商太王因之乃所謂應天而順人也剪商亦只是要代商以安民不是定要稱兵以奪國泰伯不從他自不欲承當于泰伯不從下接太王遂欲傳位季

歷以及昌句見泰伯若從太王太王亦初無舍長立幼之志也惟泰伯肯得君臣之義必不可易而太王又看得民生之急必不可忘于是有立季之意唯太王看得民生之急必不可忘而泰伯終肯得君臣之義必不可易于是偕仲雍而逃泰伯逃而太王剪商之志遂爲遲遲以待之志而商之天下遂爲泰伯所延至于傳位季歷卒歷文武而有天下則其意相反而其事反實相成矣。○太王三子至是爲武王是敘事夫泰伯以下方是推論泰伯之德三句先坐實泰伯該有天下乃棄不取轉入讓字棄不取即夷齊叩馬之心是爲君臣上起見其述以事之難處是爲父子上起見蓋夷齊只有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忠

君臣一邊故其述可顯泰伯却又關父子故其述不可顯也。○至德之實尚在三以天下讓然無稱句尤重蓋君臣之義猶可直意而行若於父子兄弟骨肉間稍有痕迹便不能無憾矣。○愚按古註疏與此註無一相同金仁山謂據古註修入直是罔言欺世。○若謂讓周則天下字已落空去若謂因武王之有天下而推本於再世以前歸美於泰伯之讓季則亦可以太康之荒逸滅度而推本于再世以前歸罪於舜之禪禹耶看註明明說伯足以有天下何從有此妄說。○大全小註有泰伯父死不赴傷毀肌膚之說愚按左傳明言泰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調之斷髮文身泰伯何曾有傷毀肌膚

之事想泰伯之死在太王前仲雍當太王之夢要求奔喪  
季而而之故斷髮文身示不可君華夏故夫子以廢中禮  
獨歸虞仲也吳越春秋謂泰伯仲雍同歸赴喪恐亦未然○  
舊說謂是聖人闢幽猶可范翔謂以立臣道之防支甚

恭而章○恭慎勇直都是美德無禮以節文之則不免失之太  
過而有弊見禮之要也○此與六言六蔽章相似學以明其  
理禮便是此理之節文對子路說要他於這裏面細心故說  
箇好學若常人須循箇禮方能不差理無形禮有則也○四  
者都要說得細既謂之恭則大段亦是好的但過爲拘苦少  
從容不迫處便覺其勞若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則陷也原算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聖

不得恭慈是畏首畏尾明明當做亦不敢發亂是任事過  
有父兄在亦不稟命而行救是面斥人過使人無所容若有  
意發人陰私則許也原算不得直輔氏病於夏畦伊川好許  
則較之說俱未當○林次崖謂不論閒居見賓一發恭去無  
時少休便勞非也夫子不曰出門如見大賓乎聖人燕居未  
嘗不恭但中申天恭處與見賓承祭自別即同爲見賓而  
賓有尊卑長幼其恭處又自別有禮則各當其分故不勞  
君子節○此見仁厚之風皆自上始興仁卽是篤於親不倫卽  
是不道故舊○篤便有肫誠懇至之意不道只是不忘棄了  
親親而故舊疏也此處便有隆殺在但在本章却只平說○

不倫亦仁也但自仁中分出故仁無有不厚厚不足以盡仁  
○上仁厚而民自化非欲化民而然也

會子章○不是日日戰兢如何能保其身不至將死之日如何  
自信得過則此將死之時仍是一片戰兢之心所謂任重道  
遠死而後已也○人若有一事之差便罹于刑法便虧體辱  
親小人豈無全手全足的人然他只是倖免君子一出言而  
不敢忘一舉足而不敢忘件件要在自家心上信得過○保  
的是身戰戰兢兢以保此身便是心不分兩件

孟敬章○道字該得廣凡所當爲皆是下簋豆之事亦在裏面  
君子字與下有司字對若爲有司則簋豆之事便是他本分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聖

當爲如何可不細心檢察若君子則居上位操政權便有那  
大的事在君子字對敬子而貢○所字從道中指數出來○  
朱子原註作三者修身之驗爲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  
存省之功積之有素不能也後改今本蓋平日無工夫則臨  
時雖欲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亦斯不來然徒涵養于平日而  
動正出時全不着意則亦不能無失故必平日既操存臨時  
又省察然後能各當其則而無失也不可有違次顛沛之違  
目平素以至動正出之時都在裏面朱子云動正出三字不  
是做工夫的字然便是做工夫處甚妙○幾着意處屬便最  
纔畧放鬆便慢○不近信亦不定到色厲內荏色取行違但



之大生廣生皆悠久而不已人受天地之理以生半來便與天地一樣其生生處是仁廣大處是宏悠久而不已處是毅○人生本宏有私意以間之便狹人生本毅有物欲以累之便弱人必不以私意自蔽然後能宏必自勝其人欲之私然後能毅○不可不三字正是爲不宏不毅者懷策若認是生質上來則說他何用○首一句已盡任重一句又推出所以不可不宏毅之故仁以爲已任節文註明任重而道遠之實○而字須玩任不重則道雖遠尙可支持道不遠則任雖重尙可暫時勉強○重處在全德全字○死而後已不是說死了便可罷休正是說未死時總沒休歇註以一息尙存釋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美

妙甚○以爲已任豈不是毅蓋宏與毅原不分兩時裝這大擔子是宏擔這大擔子便是毅只初擔時尙不見他力量必至歷久不渝纔見他真力量耳

與於詩章○註詩木性情有邪有正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是釋詩字其爲言既易知而成人又易入是說詩所以能興之故禮以至之詳是釋禮字樂有至之節是釋樂字可以下是說所以立所以成之故故學者以下方是三句正面○詩之妙全在吟詠之動于不知禮之妙全在節文之確有定則故皆用箇而字轉下樂之歌舞八音必以五聲十二律爲節是一中事故不用而字于詩言本人情於禮言恭敬辭遜爲本

於樂不言和爲本者以樂之妙用全在這律音上也今之詩未嘗不存然其歌之之法雖老師存儒有不能知禮自儀禮十七篇外皆散逸無考而其有者亦拘于時地而不能行至于樂其荒佚尤甚則禮樂和敬之本雖未嘗亡而究無所依據以自立自成矣此程子所以嘆于成材之難也或以詩之詞句音韻禮之本末看作兩平或反歸重恭敬辭遜失其旨矣○歌是一事舞是一事八音是一事皆以五聲十二律爲之節○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是外而事然裏面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所搖奪全仗這外面的故曰制乎外所以養其中○陳新安云邪穢謂私欲查洋謂道理勉強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美

未純○養其性情則邪穢自離查洋自融○與於詩是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立於禮是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知之精知也行之熟仁也自和順於道德則不言勇而已爲勇之至矣○呂云志道章於字是着力字粘上一字讀此於字是指點字精下一字讀○人生自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以來工夫原本當分做亦未嘗間斷但從後面指其得力處則各有自耳言外便有不可不學及不可易而學之意○范翔謂心學不全靠此三者而亦資于此全是義外之學大差

民可章○所以當然之理便是天命之性以子貢之知性與天



道尚難聞之豈可樂得之民者只將民字一頓便得其義信  
雲謂由之中可以自覺未有由之久而終不知之理夫豈貴  
之民安能使之終同性與天道哉○註以不能換不可字甚  
精

好勇章○好勇已有作亂之資又加以疾貧則必亂矣惡不仁  
原非致亂之道然疾之已甚則必亂矣看註兩而字都重下  
半截不可以疾貧又好勇倒轉說○古之聖人有學校以化  
之何至聽其好勇有田里以養之何至使之疾貧其惡不仁  
必與以自新之路苟其大惡節誅絕之無俾遺育則亂何自  
生哉想夫子目擊時事而言意中有多少慨惜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天

如有章○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人畧有點點小才便思驕吝夫  
子謂論這點小才原不足算美一有驕吝便全不足觀即  
其才甚美即其才之美比於周公二有驕吝則其餘亦不足  
觀矣○其餘指才說德是本才便是餘驕吝則本喪矣其餘  
復何足觀○周公多材多藝故言才美必推周公乃是舉一  
極頂的以甚之原不曾論周公也或以周公之聖豈有驕吝  
爲疑直是鈍置○朱子云程子所說周公之德自無驕吝與  
愚所說各爲本根驕爲枝葉皆是發餘意  
三年章○須想他何以不志於穀豈非於學信之深好之篤不  
能故口不易得也○不易得只歎其難不是斷定今天下沒

有

篤信章○能篤信使不走向異端邪說去而又必好學者以義  
理甚精不得其精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若如陳相則直  
是不能篤信故差入異端去尚未可與他說好學○大  
註雖上下交互說然到底重好學邊看用然字轉下可見○  
朱子或問云此言人當篤于信而又好學以明乎善然後能  
守死以善其道也一語盡之於篤信先着箇道字蓋守死便  
是守此道特不好學無以善此道耳○能篤信自能守死故  
言效能好學尚須善道故言功蓋守是一定不移的善尚有  
細細斟酌在也○不入不居與則隱處固是守然他見得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天

明處便是學則見處固是學然他不疑所行處便是守○朱  
子云有道不必十分太平如天將曉雖不甚明然自此只向  
明去不可不出爲之用無道不必十分大亂如天將曉雖未  
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須見幾而作○呂云則字之前極重  
難本傾釐毫不足見不得見之際極輕快本領不是充積無  
疑到此毫不消推敲打點也則不得○愚按好學善道時極  
盡推敲打點到此極熟乃不消耳故註下箇者字是現成的  
了○有道而貧賤非能守也實則無學故無用於世耳無道  
而富貴固無守也要亦無學故見之不明耳饒氏分屬亦非  
○上節言邦文言天下此節不言天下以邦該之也故註即

以世言

不在章○看一政字則知此位乃卿大夫之位與思不出位之位不同○居其位方任其政而兩其字便明○俗語云思不出位要精其思于位中不在不謀防越其謀于位外○不在不謀合下道理如此謀之而侵彼之職掩彼之權與以橫議取禍與身在事外究不能深悉其機宜斷說無不瞭而皆非本旨所在

商鞅章○時說謂前樂盛至關雖尤盛處齊謂前後都盛畢終以該始顧麟士據儀禮升歌笙入間歌合樂四節而至合樂歌關雎始盛三說未知孰是而顧說較有根據林大崖謂所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季

奏必是大武這却不然亂者樂之卒章大武自有六章關雎不在其內

狂而章○狂恠恠原不是好字面但在者必直恠者必恠恠恠者必信據他疾中尚有好處今而亡之則其疾直廢疾矣○狂而直君子猶望其狂使之直而不肆恠而恠猶望其恠恠使之恠而不肆就意反去其美而存其疾乎故甚言以絕之○范翔謂醒人復本真氣質偏處無妨總要心體不受病愚謂聖人教人全在偏處克治豈偏處無妨之說乎如其說則本真如此任意妄行豈是衷心豈惟受病

學如章○此言學者用功其心如此之意是虛擬一個榜樣

曰警學者當如是學字提起求其必及是功如不及處即是心恐其失是心不使之失即是功心即用功之心也分屬不得如不及是恐不能向前猶恐未是還怕忽焉落後猶字即在如字中鞭策乃逼緊一步語若換又字分作兩時兩境便差失是落後意非得失之失也

獲麟章○有天下而不與所謂大行不加所性分定故也○不但荒淫耽樂是與即兢兢保守惟恐失之亦是與不但要道天下是與即許由巢父必舍去之亦是與緣他看得天下重了其兢兢保守者以其有為貴故以其失為憂即必欲舍去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四

季

者亦是惟恐怕有了他足以妨我之樂也○舜曰微子歸曰克爾何嘗不憂然是憂以天下不是以天下為憂舜釋此為九歌何嘗不樂然是樂以天下不是以天下為樂○朱子云人為物所役便自卑了舜禹直是高出萬物之表

大哉章○首句虛喚起下正形容其大德字貼為君上語乃指其功用之大非指其存主之神故註曰廣遠不曰淵微民無能名李厚菴謂不可以一善言不可以一端舉也俗與云若存主之妙則其淵其天非與堯同德之聖人孰能知之何僕民無能名耶○李厚菴云末節是就無能名中舉其可見者求贊嘆盡成功文章極其煥煥雖有可見然亦如仇由之容

日月之光不可繪畫則亦卒歸于無能名而已非明德不可名業有可見與上節無名作兩截話頭又非謂其可以見德仍不可名抹殺下節功業文章也○何配騶云幾乎煥乎同是皆莫不盡之詞

舜有章○此孔子讀書至泰誓武王有亂臣十人之語而歎之之詞第二節是發嘆之案第一節却是因孔子唐虞之際句而并記之以立案○兩有字是書唐虞與難意都在其中○古所謂才難如天之不生人之不用皆是但人于衰處見其難夫子却偏于盛處見其難千古惟唐虞為盛已難而虞亦惟唐虞故有五臣不然則周為獨盛矣更難乃以此千古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四

章

最盛之會而猶不過十人且以一婦人與其間豈不真是難絕○唐虞之際是說舜有五臣不可以唐虞虞顛倒互說○舜紹堯故并有堯之臣武王商故不能有商之臣武王商固非周之心也周固三分天下有其二尚以服事殷者也則豈惟周之才為極盛哉周之德亦可謂至德也已矣惟有唐虞之德故有唐虞之才亦唯有周之德故有周之才不然一有利天下之心則呂召畢散皆賢人也豈肯為周用而周又何以有之耶註才者德之用德字正為下節而設○尸德為至只是嘆美之詞並無譏刺武王伐商意○朱子云文王亦不是不做事的人伐商伐崇皆是文王做下的氣勢如此處必

不終竟休了又云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是生拍愚謂武王十一年師次孟津諸侯畢會武王猶謂紂未可伐率師而還其待紂亦至矣至十三年紂殺比干囚箕子然後與師則伐紂亦非武王之得已也但較之文王畢竟有此一拍想文王必是其民皆自來○漢石經作有殷人焉九人而已註殷人謂膠鬲則上接唐虞之際下起以服事殷皆順朱子未見石經故只從邢本

無間章○有天下之大功者即當享天下之大奉禹即豐子自

奉豈遂為過然畢竟也是一間論終可以受福節儉為天下先禹即儉于宗廟省于田功豈遂為過然畢竟也是一間間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四

章

字全在極精極微處看呂謂間字是吹毛求疵意從吾字生來不從禹字生來試問何故夫子于禹偏如此刻毒耶○陸稼書云無間禹之迹也精一者無間之本克艱又精一之本豐儉適宜即是一箇中字愚謂堯舜禹湯一箇九執厥中但堯較渾渾淪淪舜較高明禹較細密看夫子論三聖人處便見○宮室溝洫總是土功故對說○盡力溝洫如何是豐盡其疏濬亦有許多費用此事亦儘可教民自為之當時民亦未必不樂從而禹必盡力為之者蓋使民自為則經界未必盡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諸患必自此始想見聖人經營天下直是周密久遠

子罕第九

子罕章○朱子云做事只循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其所以罕言之恐人求之則害業也凡吉而禍福皆是命若儘言命恐人皆委之於命而人事廢也罕言仁恐人輕易看了不知做切已工夫然聖人若不言則人又不曉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故不可不言特罕言耳○又曰若說全不要利難道去利而就害不處只纔說着利便使人生計較所以夫子只說利者義之利利物足以和義說到這裏便住只教人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五

上求利了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着卽害義○朱子語類云命只是一個天所以賦人是理人所以壽夭窮通是氣又云命只是窮通之命而大註專以理言者氣統於理也蓋有此理卽有此氣氣雖有窮通壽夭之不齊而所以盡性立命者未嘗不在於我故纔與人說命可自我立則人便妄爲不知限量纔與人說一定不可移他又將百事都放倒聖人罕言只教人循理做去便是命不要惑於氣數之命○聖門工夫合下便是求仁但資質學力不同不可躐等若仲弓不緣敬想樊遲不緣恭敬思如何一蹴而至且仁是無形影的不腳踏實地做去只空空地說人將不當做事

故朱子云數言之不但使人踴躍亦使人有戒之心○利

非全不正然牽着物欲邊多命有理有數是兩面的仁是極

純的三者似乎不類故中間着兩個與字朱子云利是監界

塵精的事物又曰命也是監界的事物又云三者皆理之正

達恭章○黨人美處是譽惜處也是譽猶云回非助總在大義

二字中故下節註總承以聞人譽已也聖人不敢當博學之

美故曰執執字對他博字因他無所成名之憤故欲執一藝

以成名射御字對他所字不敢當博處是謙擇一藝處亦是

謙俗說講章學不貴博學不貴多道無可執名不可求及反

言以謝黨人諸說則夫子上純是貶駁諷刺黨人却口中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五

二

作如此說語悖甚○黨人譽孔子只在藝上而子聞之尚有不敢違當者聖人之心至虛無一處見爲已足也

麻冕章○看聖人說服周之冕可見冕宜文不宜儉麻冕是禮

則絕同非禮矣但雖非禮之正而於此專事繁文之世獨存

省約之規則於之與奢率儉之心猶見其可從耳呂謂麻冕

何以爲禮前聖人亦從人情酌得其義當然後聖人又看得

儉之義可從則當從之總是個義過矣○程子說無害於義

不會竟說是義○在君視臣則賓也友也在臣視君則君也

父也臣事君盡禮故必拜下君待臣以禮故必辭之使升成

拜聖人制禮有各盡其道處在今拜乎上是臣直不君其若

而以賓友自待其抗甚矣且如此非君所以禮臣之意而沒之○上節只是引起下節上節今也純一頓隱然非禮然後着一儉字分明於非禮處尋出好處來然後下吾從家一句多少宛轉下節先用泰也二字斷然不但直曰吾違家而曰雖違眾吾從下聲鐘目炬詞氣凜然

絕四章○朱子云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次虛云事雖已成當改即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疑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次虛云受欲不亦不足以○四者就聖人心中看只各開說註中相為終始循環不窮是就庸人之情推論若聖人則萌動處便已無私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三

豈有意所專一期於必達必達不已至於留戀留戀不已至成形質而煩遽推說乎蓋到推說則說無我已固在說無固已有必在矣

于畏章○聖人既知匡人不能違天害已何必復有戒心素患難自有行乎患難之道也○文在茲便是天未喪斯文下天將喪斯文只作一反跌○仁義忠孝之道雖待人而行然終古滅他不得若禮樂制度之文則無其人便喪○要知這個文也不是文王創的也是前古多少聖人積趨下來已精極精故這文便是道之極處二代以前之因革損益在文王文王既沒則三代之因革損益又在孔子如夏時殷弊周冕超

舞遠則見諸政窮則傳諸人總是未喪○匡一在魯一在衛一在宋史記言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有匡人之難若陽虎暴匡亦是虎奔齊又奔晉主趙鞅而衛報晉晉圍衛時事也匡乃衛地而或誤謂陳地則以在魯引史記脫一將字耳

太宰章○太宰是驚其多能而以聖贊之不是稱其聖而以多能贊之也看者與字他於夫子之聖原信不及○子貢把個又字對他何字何字驚張又字輕便固字對他與字與字未定固字確然將字緊粘天縱之三言言我也不知縱到甚麼地位住耳謙若不敢自知正是極口推崇之語○天縱之將聖又多能八字連讀朱子謂聖人本領大雖是材藝他做得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四

自別蓋多能自天縱之聖出則多能亦天縱之多能也今人誤有又字反把多能劃在聖外不道大柱却云言又以兼之○太宰何曾知夫子夫子急於辭天縱之聖不得不姑以太宰所稱自居故先道此一句其實聖人不敢居不但于貢所說聖又多能不敢居即太宰以多能為聖亦不敢居故又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一句見多能由於少賤則多能初非聖之故而能者不過鄙事則多能亦非聖之能兩意總破又聖無不通此言非以聖而無不通也而又言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君子如是連言聖哉此再稱却太宰以多能為聖總要多能字與聖字脫離只居多能不居聖字以小賤故換却子貢聖又字以君子

予讀換坤大宰聖與字蔡林呂李之說俱未是。○末簡只要註已盡條辨求深殊堅

有知章○此因人稱已無不知而謝之之詞。蓋夫子教人叩兩端而竭。無人不得其意以去。故人皆稱夫子是無所不知的。夫子因謙言我無知也。但於告人不放不盡耳。微說以上為謙已。下為誨人便隔。其兩端其字要着眼。正與我有知我字對看。即他所問。便有他的道理在。我不過即他所問。微頭微尾與他盡情發出耳。其實我何知哉。○竭兩端。有一二言而竭者。有千百言而竭者。總之精粗本末無所不該。

鳳鳥章○鳳至國出是氣機上事。聖王將作便先有此兆如通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五

鳴將雨。胡歎將晴。不是他喚得晴雨來。只是他感着陰陽之氣。便自然如此。須知夫子是思聖王。不是思鳳鳥河圖。

子見章○饒氏曰外面如此。裏面不如此者。偽也。裏面如此。外面不如此者。誠不至也。聖人至誠所以表裏如此。○作與總只是誠。但發於心者。有出於哀矜尊禮之不同。其見於色者。亦必有哀矜尊禮之各異。

顏淵章○夫子之道。中正而已矣。極高深處。原在極卑淺處。極變化處。原在極平實處。顏淵領地高。合下便見得聖人全體。如此高深變化。故大莊曰。深知他便要一蹴而至。不肯向卑淺平實處做工夫。故雖不曾走差路頭。只見得個無窮盡無方體。

却不會見得個卓爾。故曰此個要於聖道無從入處。也。舊說作淵。子川功之錯。固非。只謂只贊。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原不會獨為顏子一人。但顏子力量大。被聖人一撥就轉。教他博文。他便實實去博文。教他約禮。他便實實去約禮。

他去博文。他便能令天下之理。而觀其會通。不似如人之所為博。他去約禮。便直個非禮勿視。非禮勿言。動。不似如人之所為約。他不覺得自家精進之功。專只覺得夫子鼓舞之方。效。竟似這個教法。為他特設的一般。至於說之深。力之盡。方纔見得無行不與。凡聖人作止語默。無非天理之自流露。一分不得。少一分不得。確然見得分曉。而非猶前此無窮盡。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六

無方體者矣。但這地位。雖見得分明。要到這地位。却又難得。所謂大可為。化不可為也。此是顏子幾於聖人。未達一間處。然顏子於此。如之何。原只博文。原只約禮。到得動容周旋中。禮時。便是一個。○金仁山云。欲從聖人高明處入。則升一級。又一級。欲從聖人博厚處入。則透一層。又一層。二句。朱子云。微得緊。又大過下。略放慢。做又不及。二句。朱子云。惟精便是博文。惟一便是約禮。又云。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的工夫至則約禮的工夫愈密。○蔡氏曰。博文條目多。事要去理會。禮却只是一個理。朱子云。博文求末。去終歸於一理。乃所以約禮也。○博文約禮。由淺入深。有參

少爵級家人之博約是淺的顏子之博約是深約但在顏子分上又有深有淺他初時亦是淺的到後來一日深似一日  
○陸稼書所立卓識是一貫地位即夫子知天命時候○信雲云欲罷不能已有親切處到卓爾乃是益親○欲從末由不是不用力是無所用其力著個欲字已是用力處用力已足思勉如何能到不思不勉地位故曰末由

子疾章○此與靖緒想是一時事喪禮必有一人為主後夢奠兩楹時都是子貢做主想此時都是子路做主○子路心雖無詐而行則詐正可與不知為不知章參看○厥後孔子之喪諸門人多用三代之禮蓋謂聖人必異乎恒人耳子路使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五

七

門人為臣想亦是此意殊不知聖人却不消如此

子貢章○成已必成物明德必新民美玉而沽原是理之所宜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問語雖兩平意實側事故夫子竟接沽字說下以待字換却求字曰我待買則非有意於藏可知矣○子貢也看得美玉重故着個善買字却不道下一求字早自輕了聖人際可行可大用大行小用小行苟以禮來無不可出故買不必其盡善而求則斷斷不可於此見聖人重於己不厚望於人

子欲章○朱子云所居則化聖人事也忠信篤敬辭類可行變皆事也○欲居九夷只是偶然發軔居之何所只是隨同理

答原不曾要到九夷去或謂東夷有箕子遺風故可化或謂必九夷之君用之纔能化總是一片細語

自衛章○此章以正樂為主雅頌得所是樂正而功兼及於詩蓋樂之事有歌有舞有舞不止是詩故謂正樂在正詩者矣也詩之用可與可觀可羣可怨亦不單是樂故謂正詩以正樂者亦安也本文語句原是參差蔡呂謂詩樂兩平者亦誤○刪書定禮修春秋皆各為一事不能相通惟詩半是樂章要樂之正不能不及雅頌到得雅頌得所時則於詩上亦已有一半工夫矣○樂與詩各為一事處要考訂樂與詩相關處尤要參互本章因樂及詩故先參互字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五

八

出則章○默識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此日事愈繁彼已繼而又謙故曰意愈切○古之治民者皆師也此長即五家之師族師即百家之師公卿退老皆教於黜教有不從則君車公卿視學出事公卿與入事父兄皆是常事故下兩個則字俗說講章謂必是仕為小官誤矣○喪事亦只是紀功之展與夫鄉里鄰黨之當相助者○用不定是就喪失禮即醉而益恭亦是為酒所歟

用上章○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之體本無可見却虧那許多事物載這道出來故曰與道為體○人之心即天地之心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天也純亦不已聖之所以為聖也這個道

體便在聖人心中。聖人亦有是心而物欲間之存焉者。冥便與天地不相似。故聖人於此發以示人。逝者統指道體。斯字方指川流。如斯夫一頓。不舍晝夜一句。又因逝者而申言之。見得往者方過來者。即續總無一息之停。吃緊在此一句。氏謂不說來者無以見往者之無窮。往是前。言外便有人當自面已去的來是後。而續去的總是個逝者。強不息以體此道意。川流亦道也。以其可指而易見者莫若此。故於此指出道體。要使人共見。

好德章。好色易。人心惟危也。好德難。道心惟微也。如好色亦只借庸人之心見其誠切處耳。若聖賢之心於色却淡。衛事不必用。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九

為山章。自恃則息心生。自厲則奮心起。其止其往。轉移只在。一念間。可懼孰甚。開口著譬如字。自與苗而不秀。松栢兩章不同。然亦須就為山發意。

語之章。心解在語之時已知。所謂於吾言無所不悅也。力行在語之後。纔見所謂省其私亦足以發也。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又要諸久遠。所謂三月不違仁也。范氏合此三意發明。顏子不惜已盡。然猶恐說得費力。不見顏子妙處。故又取孟子如時雨化之意足之。心解全在力行上見。然惟心解所以力行。

惜乎章。顏子已到大處。進而不已。幾於化矣。而不幸早死。故

深惜之

苗而章。此全為自信可成者發。譬苗無不可秀。秀無不可實。然竟有不秀不實者。不至於成。前功盡棄。然甚可危。兩個有矣夫。要聲聲喚入心曲。若說客或有此便寬。說不富而有亦呆。

後生章。後生亦是為學的人。當時學者無不道夫子是聖人。不可幾及。故夫子言汝輩後生。真屬可畏。安知將來不便如我之今日乎。註下我之今日四字。極有看傍。時解換作今之期望。那空了。上二句是翼言以鼓其銳。下二句是危言以策其情。故大註中間著一然字。士人三日不見便當刮目。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十

相待。將來二字。要說得近。故註於四十五上。加至於二字。如孔子五十而知天命。顏子三十已知天命。若不早死。豈不將越孔子而上之。豈不真正可畏。孔子一則曰何有於我。再則曰何有於我。看得自家實實平常。後生如我實實易事。若先把自家看高。則焉知不如。真打誑語矣。下二句是為後生鞭策。不是為衰老嗟傷。

法語章。法語令人畏他。要是不從。也不能異言。令人喜他。要是不說。也不能這個說。從是進言者。拿得穩的。其所望於聽言者。全在改與釋耳。他却不改不釋。我進言者復有何術。故曰未如之何。改之改此法言所切責之事。釋之釋此異言中隱



躍之味虛齋謂不指言非○法語必施之慾惡與言必施之  
勸善各有攸常時說法語不改繼以異言異言不繼繼以法  
語到此二者皆窮真是無可奈何則自家說話已有一半不  
的當處恐亦未是

三軍章○志者氣之帥也故借三軍為比○匹夫是一個人與  
三軍之衆為對不指學者亦不指不學者只言志之可恃以  
勉人立志耳○匹夫之志未必皆善在夫子勉人却是要人  
志於善俗雲謂一步私意即不謂之志太粘如蘇秦刺股曰  
云豈不是志但不○恃人即可恃恃已即不可恃  
是聖人所謂志耳○自家衣做縕袍也不當事忽與狐貉者立貧富相形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七

被他一耀這一耀時已被他動了這便是取此取與取取未  
在他自家心上此○衣做縕袍不是子路實事是懸空立此  
只從相逼而生一境想像出來子路學問已到正大高明之域故能如此從  
比進之便可入室矣故夫子稱之原是望其進○伎求皆從  
恥來○何用不減言率此以往何所為而不善乎用字只是  
虛字時說用之則減不用則不減非是○不伎上面並無詩  
曰二字可見夫子是賦詩以贈不是引詩以証也子路誦之  
亦緣是而起但夫子誦之何用不減句婉而長無限深味正  
在裏面子路誦之促而直便似一不伎不求即無所不減者  
口吻輕重緩急之間其意去而萬里矣故夫子以是道也播

却不伎不求即就何用不減翻轉乾端坤倪乍陰乍陽造就  
無方化工在手○子路誦之何會終身看他誦法便要終身  
記者亦是探孔子意作此妙語○要曉得子路誦之之固即  
是開斯行之之勇緣他心氣較粗不細心體認便認錯去  
歲寒章○臘不稱其力意提驥字起自重驥一邊此提歲寒起  
自重知松栢一邊○松栢自不求人知但世上不知松栢却  
悞多少事到得知松栢時已無及矣○謝氏欲學者必周于  
德其理甚精然非本章正意故置闕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七

却是為學者說法知者不惑則要不惑不可不為知者下二  
句亦然○豈有知而不仁知仁而不勇可為成德的人此分  
列三者正為學者指其必務之名且見其缺一不可而先知  
以知之後仁以行之知仁又皆賴勇以強之其序亦不可亂  
也○勇雖是氣然這氣亦從理上來故孟子曰集義所生者  
可與章○未可非不可也適道必從其學來立必從適道來但  
方與其學時未可與適道耳下二句亦然○可與共學是他  
志向已正不為小道不為異學而未適道者他致知格物工  
夫尚不會做不會真見得裏面路數也可與適道則其知已  
至而猶未可與立者知之未必能行之即行之未必固執而

不變也。到可與立則知之明守之固。而猶未可與權者。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因物而遷。因時而變。但守得一定道理。未能與物偕宜。與時偕行也。○漢儒謂權者反經合道。程子謂權即是經。如湯武之放伐周公之誅管蔡。豈不把平。曾子兄弟之常經都反了。然他道理合當如此。則其處處原即是經。但此等處非聖人做不來。○先儒謂經是稱上的。星權是稱錢。往來以取其平。朱子謂稱得平不可增減些子是經。到得物重衡昂。移退是權。蓋就常事論。則至善是經。必求合至善是權。但此權猶易。惟遇大變之來。幾不可以常理處之。而處之恰妙。則非聖人不能耳。故權字必定屬處變一邊多。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三

唐棣章○詩人是說思人。夫子是說思理。故曰借然在夫子口中分出詩說思人。我說思理。則已不得借之妙矣。渾之為佳。○惟遠故有思思之。而猶以為遠。要思何用。不將因之而廢思乎。只他豈不二字已謝而去之。不可謂思矣。一個爾字已推而遠之。不可謂思矣。○中庸說個慎思之。可見思之為用。原不可妄用。若是當用的。則思之必不終遠。若是思之而終遠。則此已必非所當思者矣。夫子云未之思也。之字原指當用的。不然徒思而不得者多矣。何樂曰何遠乎。

鄉黨第十

朱子云舊凡一章今分十七節大註所謂此一節是也。今從各篇例以鄉黨第十為一篇。中國分註處各為一節。

孔子章○聖人動容周旋中禮。皆非有心為之。而自人觀之。則

多一點不得。少一點不得。聖人事事處得恰好。○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故泛應曲當。用各不同。上面便有個一以貫之者在。在記者却只是於其用處。事事精察而詳記之。○孔子二字是鄉黨一篇之目。亦是此一章之目。他章皆各以一事言。見聖人各正處。此章合鄉黨朝廟二事言。見聖人不測處。云兩在。舉此章以為冠。則凡各正處都有不測處在。○恂恂信實之貌。朱子云亦是溫恭之意。○言貌二字。離不得貌。統全身。即言亦有言之貌。似不能言。句。舉寫恂恂。非以上句為貌。下句為言也。唯謹爾。句。固足便便則舉言而貌亦在其中。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四

矣。○鄉黨有非禮處。孔子豈可坐視而不言。只言來亦有似不能言光景。不敢以賢知先人。○宗廟禮法考之古。故必詳問。雖中間有一二差錯處。亦須明辨。但主於事神。則敬謹為主。畢竟還是詳問處多。朝廷政事施之今。故必明辨。雖中間有奉行未達處。亦須詳問。但主於處事。則裁決為主。畢竟還是明辨處多。虛實分屬未為不是。

朝與章○朝字木冒下節。以下節另提君在二字。故朱子以此為君未視朝時。○周禮有中大夫下大夫無上大夫。蓋六卿即上大夫也。王制言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蓋上大夫即卿也。天子之大夫有中下二等。通卿為三等。諸侯之大夫

只一等通鄉爲二等。○天子六卿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其下如小宰、小司徒各有二人，以爲之副。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兼宗伯、司寇、司馬、司空之屬。有小宰、小司徒各一人，宗伯之屬有小司馬一人，司空之屬有小司空一人，此所謂下大夫五人，也。於下大夫中，又分小宰、小司徒爲上小司徒，小司空爲下小司徒，所謂下當其上大夫是也。魯季孫世爲司徒，叔孫世爲司馬，孟孫世爲司空。見左傳叔孫約卒傳此三官非他人所能與，孔子仕魯，由司空爲大司寇，蓋魯無大司寇，而小司徒在下大夫中爲上故，卽名之爲大，其實尚爲大司空之屬也。上大夫是三家下大

夫是小宰、小宗伯五人，說者多憤憤。○天子治朝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治朝之位，疑三卿北面，小宰小司徒東面，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西面。○君未出視朝，則猶在外朝之位，故得相與言。○朝廷言當明辨，侃侃而語，是直但問問直中有和，不太剛，侃侃而語，問問合下道理，自當如此。聖人自然恰好，若尊體統，合機宜，委曲以行，道諸說俱不是聖人意思。○踧路是主，下句足上意，與惟謹爾一般，虛齋云止是恭而安之意。

君召章。○諸侯相朝，則君爲賓，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則卿大夫爲賓，賓必有介以輔行。君相朝，則介如其命數。上公九介，侯七介，伯五介，卿三介，大夫二介，士一介。

子男鄉聘，則下其君二等。公七侯伯五子男三大夫又下其卿二等。公五侯伯三子男一主國迎賓，則皆用命數之半。上公五侯伯三子男一凡賓初至，先郊勞，致館，宿乃迎賓，於館受之於太廟，先於庫門外設次，賓入焉。主君門內闢東南面，大舍作庫，擯在門外，當君東南，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以次而南，皆西面。不言未擯者，細擯不止一人也。賓出次在門外，當闕西北面上介次介末介當賓西北，以次而北，皆東面，末介與末擯正相對，其相去各三丈六尺。孔子仕魯爲大夫，當爲承擯。○凡上擯受命於君，則北面，致命於省，則南面，末擯與末介正相對，則上擯但有左其手之時，末擯但有右其手之時，惟承

擯則傳命而出，必左其手，傳命而入，必右其手。禮氏說：傳命，若君則君迎之，大門外，卿大夫則上擯迎之，大門外，遂曲而東入廟門，廟在庫門內之東，趨進則從君入太廟時也。○手動則身亦動，故不難其禮如而難其趨進而翼如。○賓入廟，疾則手易弛，故不難其翼如而難其趨進而翼如。○賓入廟，行聘享私餽諸禮，上擯有事，而承擯以下無事，但負東塾立，故不記。○賓退，是禮畢而出，就館，君送賓及大門內，賓出君再拜，送賓不顧，不顧謂賓趨進，此是定禮，故不煩告而夫子必復命者，付君之敬，禮以義起也。上顧賓杜撰極矣。

公門章。○天子五門，皋庫、雉、應門、雉、庫，諸侯三門，庫、雉、路，天子外朝

在庫門外庫門內諸侯外朝在雉門外庫門內國有大事詢萬民於此治朝皆在路門外日親朝於此內朝一日燕朝一日路寢皆在路門內日聘及見親族於此異姓之臣不常入此公門謂庫門也○如不察正形容其輪郭之狀○門上有楨下有闕左右有楨中有二廡二廡之間墜木曰闕其左扉常掩君出入皆在右扉使氏君出由賓至乃啓左扉其左外而蓋古人取義不同主以仁爲義故君父出入皆以東爲尊賓以敬爲義故賓客出入皆以西爲尊如人子升降不由階以東爲尊也賓公事自關西私事自關東以西爲尊也君出入皆以東而臣亦然者臣從君之義也使氏君由左士大夫由右虎賁

○行不中門然爲承檟從君而入亦可中門惟立則斷不可檟從君入上檟拂闕以次而東末檟拂檟蓋君迎賓則當中介從賓入上介拂闕以次而西末介拂檟蓋君迎賓則當中門而立君之位左爲故也檟從君則自關至檟雁行而東若朝則入俱拂檟故朱子云自外入右邊門邊出俱拂闕故朱子云傍闕右邊出此右字自內出而言其實皆在東扉故大註曰大夫士出入公門由闕右○過位是外朝之位何紀時云諸侯治朝在路門外雉門內而屏在路門之內若過門屏之間則入燕朝夫子異姓之臣疑不得入愚按親視侯入廟門右出白屏南適門西適入門左註天子外屏是廟門外有屏則天子外朝外有屏而諸侯外朝內有屏在治朝外雉門內未

可知也朱子孫卿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屏於廷中故用之三槐九棘廷中有樹虞公卿位當其中初以三槐九棘之樹卽爲樹塞門之樹矣更不可曉○室是治朝之室自入公門已闕躬豈有近君而反不闕躬者此闕躬字要連攝齊字看人惟恐怕攝齊不免犯身略直而聖人之躬則猶拘也○聖人之氣容必是常肅此尤加肅似不息三字極刻刻凡人身直則氣舒舒則其息自不拘躬則身曲而其氣微鬱加以升高則其氣之鬱者每促而上而息亦粗矣聖人却屏氣似不息非養之至其孰能之○出字與入字對降字與升字對復其位與過位對過位之位是君位復位之位是臣位然總在外朝○前章言君在路如也此至復位而猶踞踞故曰敬之餘○古者君臣視朝皆立羣臣先集外朝之位謀政君出在治朝司士擯羣臣乃入應門君揖之羣臣各就位拜下升堂成拜君退入內朝聽政臣退出外朝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殿釋服○唐荆川文云漸近於君而敬有加漸遠於君而敬無已二語盡之

執圭章○圭諸侯命圭公執桓圭九寸上爲雙柱形侯執信圭上爲單柱形伯執躬圭亦爲人形皆七寸子執敔圭上爲虎形男執蒲璧上爲半圓形皆五寸愚按儀禮聘君以圭聘大夫以璋周禮綠圭璋以親聘疏云綠圭璋圭一等公之綠圭璋八寸侯伯六寸

子男四寸不爲桓信躬穀前之文但緣之而已君朝天子及諸侯身相朝則執命圭若使卿大夫賦不得執君之圭但執緣圭璜若子男之臣不得過其君但執璧琮則聘所執之圭非命圭與本註異○如不勝亦形容其鞠躬之狀○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平衡大夫執之士提之此圭是兩君之器故宜平衡但步趨之際亦略有高低但高來也不過如抵低來也不過如按合之還是一個平衡○如有循亦是形容其踰躍之狀朱子云緣手中有圭不得握實亦防顛仆耳○聘君畢賓出復入行享禮束帛加璧設庭實皮馬相聞享禮畢聘夫人用緣璋享夫人玄纁束帛加琮愚按周禮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銀琥以繡琥以黼琥謂二王後尊享用天子圭璋其餘諸侯止用璧琮公侯伯享諸侯亦用璧琮子男享諸侯則用琥琥是諸侯不得用圭璧也與本註亦異聘之圭璋必還享之璧琮則受○享畢賓告公畢畢奉束錦請覲賓入自闕東從臣禮君禮賓以束帛乘馬賓受乃奉束錦聚馬以覲若有私獻亦獻將命介私覲畢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問大夫勞賓及介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以上總一日事○按私覲雖是通臣之情然亦是正禮若其私獻別有禮在人多誤認○至明日乃以君命問卿實私面於卿介私面於卿及常使往來者

君子章○上四章皆以孔子贊此復言君子者上皆朝聘之重禮記者謹之下皆日用之常以君子統之示學者所當師也○爾雅一染謂之緇黃朱再染謂之赭赤三染謂之緹綠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緋再染以黑七入爲緇朱子語類一入爲緇再入爲纁三入爲緋四入爲朱再入當作三入三當作四四當作五五入爲緇鄭云緇今禮作緇言如緇顏色蓋以纁入赤爲緋以緋入赤爲朱以朱入黑爲緇以緇入黑爲纁也緇綠色似從古註朱子常疑之特未考定耳○東謂之青南謂之赤西謂之白北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此是正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合二色爲之者赤勝白謂之紅黑勝赤謂之紫青勝黑謂之黼青勝黃謂之綠白勝青謂之碧此是間色○非齊而齊服非祭而祭服即於義不合不義即不當服間色相赴故爲不正不正即不當服近於婦女又是餘意○衿綳綳不入公門求求不入公門蓋行禮則裘葛外自有禮服燕居則有衿綳綳與表裘者○詩家彼葛綳是加在外面的禮服此表而出之是襯在裏面的裏衣詩註象字有二說詩本文有展衣從前說是註所引者從○禮男子之服皆單采賜也女子之服皆袷象陰也惟衾則有袷○凡服近體曰襦澤上有袍袍上有裘裘上有褱褱上又加深衣則爲裘○古人服裘毛在外○禮有以褱

爲教者見美也如執玉有藉則褻之類也有以爲教者充美也如執玉無藉則褻之類也此則專論褻耳○古者君臣視朝上下同服但君純羔大夫以豹飾大夫視私朝則亦純羔祭亦羔裘但不褻耳○視朝用皮弁服則麋裘但君純麋大夫青軒飾受外國聘享亦麋裘但君祭太聘臣較衣以爲褻○禮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則息民之祭當服狐裘蜡祭言素服以送終也則蜡祭亦當麋裘但息民亦蜡祭禮中之一故通謂之蜡○三者也不是聖人異人也不是聖人隨俗只是他人有時合有時不合好禮之士時時合矣然他却要從這條件上留心聖人都不消得自然如此各當○欲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主

溫則表宜於長欲便則袂宜於短人情未嘗不然却提不出來惟聖人自有因心之則○禮服有狐裘無貉裘雖雅云狐性善疑貉性善腫皆藏獸故其毛最厚○狐白裘最貴君服之狐青裘狐黃裘皆君子常服○佩有德佩玉也有事佩鬴佩之屬也左陽故佩五小鬴金鐙右陰故佩六大鬴木鐙左弱故佩者小右強故佩者大○朝祭之服衣與裳爲二衣十有二幅四幅爲身八幅爲袖本六幅中折之半在前每幅廣一尺二寸四幅合圍四尺八寸每尺每尺當今鈔尺六寸四分長及腰而止裳亦十有二幅合一丈四尺四寸以九尺六寸爲纓積大約婦人亦腰圍四尺八寸先服衣後服裳裳腰束衣下齊後加韠後加

大帶係佩玉深衣之制衣與裳相屬衣十二幅而裳六幅每幅斜裁之闊頭八寸狹頭四寸成十二片合袂頭十二片共四尺八寸爲腰闊頭十二片共九尺六寸爲齊別以布一幅斜裁一頭闊六寸一頭狹三寸半九十接之爲帶綴於其旁所謂袷旁也凡褻衣皆對襟直領凡褻衣皆右襟曲領凡禮衣亦皆對襟直領故凡禮衣褻衣皆可見於禮衣內褻衣外加一深衣則謂之襲而不可見矣○衣之章皆繪象天輕清也裳之章皆繪象地重濁也褻衣裳無章○哭死者曰假紼生者曰假紼禮曰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但古人致襲含贈賻諸禮皆謂之弔則此亦通言之○羔裘朝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主

祭之服子冠祭服禮曰齊之乎也以陰幽思也朝則多冕晉禮有爵者多冕無爵者子冠古人以祭爲吉禮朝聘爲賓禮冠昏爲嘉禮野表凶言亦通謂之吉禮○仕有常朝致仕止於月朔一朝蓋以聽朝禮之重也若國有大政君特告之如謂吾其父臣有人議特告之君如沐浴不在此例○朝無不朝服者聖人之異自在必朝此但因衣服而類記之未必他人不朝服也齊必章○古人浴必有衣此明衣是浴竟所服非浴衣也范氏所云殊誤然此只是齊服不是祭服俗雲云齊服以布以絺實其心志祭服必美以恭敬於鬼神○宿齊戒沐浴則沐浴

自是祭前日事故浴竟即服明衣將髮又有寢衣合璧謂寢衣即被尤矣○齊所以齊其思慮之不齊者聖人思慮宜待此而後齊哉但平日事事要應當致齊則思此一事矣聖人於此亦與常時敬處自別○其衣其食其生無不變其常皆卽外以養心也

食不章○飲食之道原以養生豈有不欲其養人而欲其害人者以是爲善自是天理人情之正但必欲如是則過了天理界限便落人欲去故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處正好細看呂云不說不厭粗妙矣却又不說厭粗不說要精要細而云不厭精不厭細正是記者妙於形容聖人處蓋厭粗是貪夫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五

章

講究厭精細是時人矯俗但不厭粗信口吃過亦是不知味的庸人○麋鹿爲道野豕爲軒豕而不切磨爲辟雞兔爲苑脾牛羊與魚爲膾皆燕而又切燕者先切爲大片再報切之乃細也○腥是生肉切葱若薤同實於醢以柔之若不細則葱薤與醢之味不入而腥者尤腥也故害人○飯半生牛熟名犢溲糜相著名糲總爲之饘○飯自內出敗自外入○色惡臭惡通凡物言而魚肉亦在其內○調猶適也烹物有宜於極熟者有宜近生而不可過熟者各適其宜謂之調○醬有用之烹飪者有用之配食者濡雞醢醢醢然邪謂醬此用之烹飪者也魚膾芥醬醢醢醢此用之配食者也不是氣

味相宜必是氣味相制不得其宜則不及不得其制亦太過

○儀禮若燕其臣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敢不醉詩天子燕諸侯亦曰不醉無繇是飲皆以醉爲節俗謂醉必居常之快非禮飲謬也常人縱拘禮便不盡量縱盡情便易至亂聖人盡其情而又不過乎禮所以難○不精非盡粗也不潔非盡穢也粗穢則必傷人不精潔亦或傷人或字粘恐字有若竟說成不精潔則誰治之而誰市之○不徹與不厭一樣亦不是必律但設時多耳○按周禮食醫秋多辛而薑之辛則四時可用孔安國云齋禁單凡辛物多薑而薑則辛而不薑又薑與桂皆加豆所用爲屑薑桂酒諸其上管子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五

章

曰必有草木之滋焉薑桂之謂也則聖人之不微亦可知矣○天子諸侯明日釋祭祭畢乃歸賓客之俎則胙肉之來大約已三日矣故不可再宿士與下大夫祭一日而異故猶可少緩出三日句申不出意而所以不宿之故亦在其中非以君之胙爲尊而已之胙爲卑也○避之則留神之惠遷之而不食又褻神之餘不留是聖人正意不褻又是記者推出○聖人存心不他當食時心在於食自不他及日常如此故記之若禮食相會豈無應對辭讓之文祭與養老更有合語乞言之禮但行禮時則語食時亦自不語○寢不言句因上句附記之○人或以蔬食菜羹爲輕而不祭或祭亦不敬惟

聖人不以物之輕重而殊。○聖人所食所飲所祭若條舉之累幅不整而亦不見聖人之亂惟以不厭不食不勝不亂不微不宿等形容之而聖人養生養德之遺備矣。

席不正章○註安字按安於正的屬着不正便不失自然不處鄉人章○魯秉周禮況聖人在坐豈有至微而失禮者只是拘於禮者便謂三爵必出主於情者便謂不醉無毀惟聖人獨以杖者為主○杖者出斯出亦屬記着留心察之乃得其故聖人却不曾自言其出之故以非禮與人○鄉人飲酒固不是鄉飲酒禮然鄉人飲酒未有不以禮行之者其禮大約與鄉飲同○周禮夏官方相氏掌帥百隸而時饌以衆室殿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靈

疫癘者蒙熊皮黃金四目冬衣朱索執戈揚旛○月令季春命國饗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饗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饗以達寒氣陽尊陰卑季秋饗過時之陽故惟天子得行之季春饗過時之陰故國亦得行之季冬之饗則驅冬之陰寒以達陽氣故庶民亦得用之也○同一饗也人以戲視之則無所不用其輕玩矣聖人以禮視之則無所不用其誠敬矣問人章○敬也是誠直也是誠只認真誠意字便的○拜而送之禮也而如見之誠已在其中拜而受之亦禮也而不欺之誠尚在其外禮字淺○疾固夫子所慎之一然在此章却不重○吳氏云古者賜之車馬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

賜之飲食則當以拜藥未達不敢遽嘗故拜而告之若徐而察焉可服則服不可服則不服皆在其中

庭杖章○庭只是孔子私處家語以為國庭則君之路馬豈不當問恐別一事○庭原是馬所在故人一聞庭杖便急問馬夫子却只問人全要在舍梓偶一啓口時見聖人心中自然之權度○不問馬三志是記者從常人所問對着出來○馬之傷否少停卽自知之不待再問矣

君賜章○如對君榮君賜仁君惠是正意當須賤敬祖考與愛物是餘意○禮君客之則客祭君不祭君不祭則先飯如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君不客之則君祭君祭則臣不先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疾

飯以君原不客之固無嫌也此言待食則固非客之矣但君祭而猶先飯者蓋孔子道隆德重君之待之不啻客然故聖人於禮彌謹也○嘗食是膳夫事先飯非嘗食也但如嘗食耳蓋膳者先即事之意故鄭曰道尊者也○君凡與臣燕飲必立大夫一人爲賓侍食則講說之餘適當食時而因命之食也俗雲謂聖人未委質時自以客禮待之豈委質後遂不以客禮待之耶夫亦不達於禮矣○君子之寢恒東首疾則未有不東首者但先寢北牖下君來徒南牖下既以牀憑則不免反西首矣故特明之但節意重朝服掩紳上不重東首上○禮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此不俟屨謂在家時也○



此所以記事君之禮皆非朝常大事但於此等細小處無不極其敬則其大者更可知矣

朋友章○家語朋友生無所館死無所歸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蓋人死於外其家必與其喪以歸殯於堂之西偏殯者極地爲坎置棺其中上加鼓木以土塗之至葬乃啓也若人無父母兄弟妻子則其喪無所歸故孔子卽爲之主而曰於我殯言殯則擇地以葬之可知矣○其人或館而死於孔子之家或死於逆旅皆未可定若兵畏溺而死則君子所不弔當但葬之不殯於家矣○今人於死於外者動謂冷尸不可入家至有以父母兄弟之親旅殯於外不得一入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季

其門其不仁亦甚矣豈知聖人於異姓之友且成殯於堂哉○但謂之朋友亦不是泛泛識面故朱子云須情文相稱若泛泛爲之却是曲意徇物○陳新安云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則拜禮也但在聖人行之則是兩件事未容比較其輕重而如此在記者記之却重車馬不拜見朋友有通財之義一邊祭肉必拜只借來相形說

疑不章○常人於人前或檢束到燕居便放倒了君子於燕居亦能檢束到寢寐亦放倒了記者於寢着個不尸字從安處看出敬於居着個不容字從敬處看出安○狎以人言繫以地言洪氏云雖少必作過之必趨是素不相識者此是素相

親比者蓋齊衰居喪自無與夫子燕見之禮故別言之若謂替者冕者原非可狎却是難說聖人所謂狎只是素習不是情昵可謂夫子平素熟識無一替者冕者乎○重民教自是夫子自重之王者拜受是朱子推論不是夫子因王者重之而爲式也○禮君子不誣十室入里必式式負版者亦是此意○主人之禮因盛饌而見故夫子之變亦因盛饌而起當雲云有字具有情文必字兼應內外○夫子食於施氏而飽原不必其饌之盛只取其有禮此處正可參看○常人於迅雷風烈直能不變但他的變是恐懼失常夫子的變是嚴恭對越虛齋云與大舜之烈風雷雨不迷並行不悖道得極好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五

季

大舜不迷未常不敬孔子必變原不失常○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都是天地生物之用何以忽然迅烈從這迅烈改其常處便見是天之怒其實天地何心若說成有得罪天地者而天地怒之與聖人何涉孔子不必變矣○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行何時不監在茲聖人之敬亦何時不然而當此必變者譬如孝子於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而有時見親不悅之色便休然驚懼無暇計及其何事而怒也古語對青天而不懼聞雷震而不驚不驚與必變是一是二深於敬天者自知之

升車章○升車必執綬者人所同夫子之異在必正立范氏莊

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極遠得國。心體無不正是由內看到外誠意肅恭是由外見其內。緣挽以上車既升則穩坐雲謂車中正立執綬不必聖人能之故下以車中另起妄思綬不是纓非可常執即轡亦御者所執聖人不親執也。凡車皆立乘惟婦人則坐老者乘安車則亦坐。安車四輪車也。凡乘二人則主車者左御車者右三人則主車者中御車者左駟乘者右四人則駟乘後兵車則君及大將中御者左餘皆御者中射者左刺者右。聖人非懼失容也而自無失容至哉人意又輕故用且字帶說。

色斯章○一部易經只與時偕行四字盡之一卷鄉黨只時義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五

完

時哉四字盡之。記者有一聖人之時在胸中只就夫子所嘆嗟指出有一雌雉在胸中却先用色斯舉矣一句凌空宕出而點入雌雉以實之絕不打轉說理到化境行文亦是化境。雌雉何以在山梁必是湖而集者共之而卽作則又色斯舉矣妙處正以參差不著迹見之。若定要改作山梁雌雉子路共之三嘆而作子曰翔而後集色斯舉矣時哉時哉豈不呆甚。物本無知也人本最靈也乃物知時人反不知方百川文云人以有知也而妄妄則暗昧焉物以無知也而無妄無妄則明生焉數語妙甚若聖人則誠明一者也於理無所不誠則於事物之幾自無所不明。

四書約言

荆溪任啓運鈞夢著

男劉煥柯校

論語下

先進第十一

先進章。禮樂總只是一個周自武周以後原不曾有變禮易樂的人但到後面雖事增華凡玉帛之數皆加多了升降揖讓務要做得好看聲音曲折務要做得好聽則大綱雖同而形聲迥異矣兩個於字卽用字意。先進只是周初時人後進只是周末時人周末文勝亦是逐漸增來不能畫定何時是先進何時是後進。看註文質得中文過其實云云則先進後進猶夫子語野人君子方是時人語兩個也字是遲語口氣未置貶駁而悲慨宛然。用之卽在當下不在日後。吾字有多少骨力。從先進原是從其文質得中非重質也但在時人視之便有崇質意。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六

一

從我章。夫子是不忘其相從患難下節因記其人以實之是正意而并目其所長見得其人實有可思是餘意若重看四科是夫子不忘其賢非不忘其相從於患難與上節全脫矣至於教各因材尤餘中之餘更不重。如顏子之德行便包得言語政事文學來問冉三子恐未能也子貢得聞一貫若究其終亦爲顏曾之亞言語不足盡之當時記者只各舉其

所最優者耳。

同也章。無所不悅，有何疑問，安能助我，故下一句，正非助我之實，不作兩層全要於若有憾之詞，托出深喜之實，乃為妙會。俗講分上句為有憾，下句為深喜，神理去而萬里矣。註於聖人之言，貼於吾言三字，緊識心融貼無所不悅四字，無所從間，倒結非助我，納下句於上句中，正得語妙。他人豈無所悅，要必有所不悅，或先不悅而後悅，惟顏子便隨處洞然。悅是渙然水釋，怡然理順，若認作驚異，便是乍見，不是顏子身分。

孝哉章。或問深有取於吳氏之說，則用處變意亦無礙，但不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二

可稱人之子而先管其父母耳。孝友之實積於中，中字只當家子看，指父母兄弟之言，著於外，指人言，蓋說個孝友之實，已有實事在，不單是個心也，以中字指心者誤。聖人於門人無稱字者，時說以孝哉，閔子壽句，即屬人言，殊妙，但朱子謂此或集語者之誤，而胡氏謂或記於閔子之門人而然耳。

南容章。夫子之取南容，原有定論，門人記此一事，是又為不廢免刑之故作註腳耳，故註着兩所以字。不是他要謹言，故誦此詩亦不是他，因誦此詩而要謹言，惟平日深有意於謹言，故不覺於此數語微吟咏歎，輒及之耳。三復白圭只

是謹言外註，又推出謹行者為子謂南容，節註照應為本節，所以二字見全身也。

季康章。與下三章類記，只重惜顏子意，不重對臣異於君，顏路章。顏路固是愛子，然亦是為其賢，故欲加厚之才，才正敬他此意。才不才句，是倒喚起文法，不是先泛論子噫章。夫子作則天未喪斯文，顏淵亡則天已喪予，這是何等關係。

子哭章。夫子豈獨私厚於淵，看夫人二字，亦明是悼道無傳意。他人之過，過即非中，夫子之過，過即是中。先不知其慟，後言慟亦其宜，中作一轉。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三

門人章。喪予之嘆，夫人之慟，非厚於淵為道也，請料則却厚，蓋則責，非薄於淵亦為道也，正惟道在於淵，則待淵愈不可，不以道，門人以情為厚，夫子以道為厚。夫字只當是字與，非字應俗雲謂指淵說非。

季路章。仁孝誠敬無不至，則事人者即所以事鬼，全而受者全而歸，則知生者即所以知死。理只一個，故事人知生一而做到極處，則那一面自到，學必有原，故事人知生一而平實工夫不到，即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亦屬徒然。夫子慨然下個未能焉能未知焉知，正要他從平實處循序敬去，且把那一邊問過耳。若只管說兩明始終初非二理，則是教之躐等。

也與正意反悖

閔子章○任道必是剛但剛則主角不露侃侃則主角未融  
行行則鋒稜盡見矣。雖氣稟有得中大過之不同。學問有精  
粗之異然他總能任道所以可樂。若只是謹厚沒些骨氣。雖  
無大過聖人却不喜他。○冉有柔弱如何也有剛底意思看  
他可使足民也便能自信。○之役亦便能擔當朱子云三子  
有疑必問有懷必吐。都無遮覆含糊之意可見即他不掩蓋  
其柔弱亦是剛處。如南方之強一般。○總只在氣象上說實  
實學問都在裡面。○正惟崇其剛故剛之太過不得不下一  
戒語不得其死然即樂得英才而教育處莫作兩樣看。

論語卷之六

四

長府章○春秋之法於君諱取取諱是也於臣不諱諱項是  
也。論語於受女樂直書季桓子。臣不諱也於此書魯人意必  
君事故爲諱也。○此時公室四分即厚歛於民所入有幾其  
欲爲長府而高大其制者想是國貧而故示富於諸侯之意  
殊不知勞民傷財有損無益故閔子止之。○大金張南軒云  
崇利聚歛而朱子本註只用王氏勞民傷財四字緊切爲字  
上說絕不以莫須有論人。○如之何婉詞必直然只是一正  
一反語不是先婉而後直也。○不言指平日說見易言的  
入其言或不足問夫人平日是絕不易言的人今日如何却  
說此一兩句則其言必有深當於理者矣。不是贊閔子之言。

是要魯人玩味閔子之言。

由之章。○語動於手手應於心。瑟之祖風便是他心氣之祖風  
流露出來。夫子不專是責其瑟聲是責其所以有此瑟聲。  
止字與由字對看。止之門與由之瑟對看。聖人是何等中和  
聖人所以陶淑學者是何等中和如何日在聖門而不能變  
化氣質奚爲一嘆使他猛省。○門人不敬子路竟說夫子笑  
爲於止之門一語是塵之門牆之外矣故即從門字生出堂  
字室字見前所云不是謂由爲門外人也。○仁義便是堂堂  
精仁熟便是室未有人室而不由升堂者亦未有升堂而不  
可入室者中間只是得一轉語與門人尚只是堂下人耳。

論語卷之六

五

對門人說升堂句重故未入室註只用特字帶下。○子路剛  
勇故能升堂不足於中和故未入室總是一個子路。但對子  
路言則警其所短對門人言則揚其所長。

子貢章。○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原是把他兩個人合併較量夫子  
却還他兩個開說而無賢意已在言外。○通是通乎中不及  
是及乎中顧麟士謂不可露中字此掩耳盜鈴之說也。○  
過不及處不單是資質但他學問做來過的原只向過邊去  
不及原只向不及邊去所謂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愈  
字與賢字不同子貢亦知一過乎中一不及乎中均不得賢  
矣但就過不及相較則過的才分定優於不及。

射備二

人不能到把必定是氣力「不濟」人箭箭過把必定氣力有餘故又有師愈與之問。陳新安謂註引中庸知愚賢不肖之說發明過猶不及之旨非謂子夏為愚不肖是他怕傷觸子夏故作此同互之詞其實纔過即屬賢知過不及即屬愚不肖邊。不及固不及於中即過亦不及於中不特當下原無差別即欲歸到中道上。一個要向前拚去一個要反跌轉來走的路程亦大約相仿。子貢問師愈故夫子答以師之無所愈此是側串說不可倒轉平說。

季氏章。註諸侯對王室卿對冢宰據奪剝削對至親有大功王室之冢宰位尊祿重原與諸侯之卿迥不同況公以至親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木

有大功則展親之典錫功之典又有源頭而來者其當豈不是宜的季氏為諸侯之卿則祿四大夫止矣至於桓公之親戴僖之烈皆已逾五世之外無足復道與公至親有大功絕不相同此當從何而來非據奪其君剝削其民何以有此見得只有可損並無可增為下一句加倍道托其所以獨舉周公者蓋緣季氏在魯儼然以周公自處周公為成王之叔父季友為僖公之叔父周公誅管叔蔡叔季友誅慶父叔牙周公位冢宰季友位上卿周公之後用天子禮樂他便看得我也該如此故記者亦特舉此相形耳若說魯周公之後魯國之當皆其當故云然則何不曰季氏當於魯國而又轉此一

層即。據奪其君是季氏向來事非求為宰又為之據奪剝削其民亦季氏向來事乃求為宰又為之聚斂故下註曰黨惡而害民。○求之聚斂也未必是酷虐只理財是他所長他善於設法如劉晏所為不加賦而足用者殊不知天之生財止有此數利在上即不在民雖有酷取善取之不同其為聚斂則均也冉子足民之財不用之民而用之上已錯并不用之公而用之私家更錯朱子云冉子路頭錯處只在急於仕又云不自知其學之未至而謂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漸靡至此又云心術不明到這般所在都不自知又云見季氏所為接不出一向從其惡數條原情定罪極允極平。○惡黨惡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七

害民是正意愛人無已是餘意

柴也章。○愚屬知一邊多他心裡不明做來總是瞞瞞昏昏行一邊多他質地遲鈍說來也不明快。○愚的人自是渾厚管的人自是誠樸碎的人自是矜莊矜的人自是剛果他都有好處在所以可進但此只舉他病處要他知所自厲。○好學以窮理則愚可智精察而力行則昏可敏反已而務實則辟可誠心密而養純則瞽可精。

回也章。○其庶幾乎與道將一。是顏子全身屢空又就其中抽一件說蓋近道的口能安貧然安貧却是人情一件極難事不受命謂不循天理亦是子貢全身而貨殖亦就其中抽一

件說。蓋不受命。總是不知。道之可樂。而貨殖却是子貢一件着意事。朱子謂顏子於道。庶幾原不在廢空上。聖人謂如此。益見其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貨殖而言。今人把不受命。而貨殖看作一件課矣。○顏子雖富。亦不害其近道。世有貧美而安貧的人。也未必近道。故註用又能字。○誠能受命。則事事循理。必不去貨殖。要去貨殖。則他處不循天理之事。亦必儘多。故註以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總對上節。不受命。是不樂道。對其庶然。其才識之明。却是就子貢好處。另作一轉。輔氏謂樂天安命。則心與理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虛齋謂屢中。則其不中亦多。爲只用其才質之

敏。不由於學。故也。二說良是。但以此才識之明。而用之義理。未嘗不可。至知命樂天。聖人正有撥轉他意思。後來子貢終問性與天道。則亦不終於不受命矣。  
善人章。○道與德爲虛位。善人之道。猶云善人之所以爲善人。饒氏云。不踐迹。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亦不入於室。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愚按。止於善人。句須善會。以善人之資。而學以充之。其入室豈不更易。只不學。便止於是耳。○迹。只是一個舊樣。千天下也有不依舊樣。而做來全不好的。也有依着舊樣。而做來仍不好的。雖踐迹。亦學中之一事。却不可以踐迹。竟當了學字。蓋善學的人。必先窮理。以致知原不單靠

這舊本照樣摹畫也。○惟質美。故不須踐迹。而做來自暗合道理。惟未學。故不能入室。只成得一個善人。註中雖字開然字合。語意極明。呂誤認不踐迹。卽爲不學。因謂不踐。卽不入處。則註雖字然字如何安放。○明季講家謂千古無踐迹之聖人。其意以去迹爲教。無善爲宗。直落異端窠臼去。呂說矯之。又謂不踐迹。終無入室之理。亦誤將踐迹看深。

論篤章。○此只爲以言貌取人者。發佞與利口之非。君子猶爲易知。若論篤。則儼然君子之言矣。故易惑。○有德者必有言。君子之論。未有不篤者也。有言者不必有德。篤於論者未必果君子也。○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卽論亦色也。色莊只

當外飾字看。不可以論篤屬言。色莊屬貌。分作兩項。  
子路章。○子路銳果。每多不暇致詳處。故要他稟命。蓋一稟命。則其兼人之氣已退矣。非是他的父兄。其析理精當。必在子路上也。岱雲謂子路平日每有無父兄之心。却太過。○行自是該進。但如子路之兼人。則太過耳。故不說由也。進故退之。○兩故字。粘定由來看。又要兩邊交互看。纔見聖人因材施教。就之妙。○畢竟天下不能進的多。則聞斯行之。自是常法。看子路再有兩問。可見也。夫子答辭。倒由也兼人在下。亦是此意。

子畏章。○岱雲謂夫子說區人。其如子何。則夫子之不死。夫子

自信之矣。顏子幾於聖人，豈有夫子能自信而顏子不能必夫子之不死者？吾以汝爲死矣，是情事急中驚語。顏子直答以子在，信子之必在也，直任以同何敢死，明免於患難之道同也。愚謂於此見聖人愛弟子之情深，於此見大賢信師之道篤。

季子章○子然口氣驕縱，輕脫聖人聞其聲，知其心，故輕二子。許二子處，總是爲季氏而發，但其輕處許處，又恰如二子之分而無過量於其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可謂大臣與一問十分驚張異字，正從他驚張處出。○道字內精微廣大固無不包，然在此須說得有巖巖氣象。○不可則止固亦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以道中事，然不說到不可則止，亦不見以道之嚴。朱子兩句平放，正要人反覆細看。○具臣不是全沒用，只不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便是具臣。具字對大字看。○華歆亦一時名士，到得後來與於伏后之弒，則雖弒父與君亦從之矣。蓋臨大節時所關甚大，而可奪處其幾甚微，纔有一點畏心，便爲道一點畏心所奪，纔有一點倖心，便爲這一點倖心所奪，纔有一點膽願心，便爲這一點膽願心所奪，則此不從豈是易事？故龜山曰：進此一等，便爲大臣。

費宰章○費邑數畔難治，故子路欲以子羔之仁厚蒞之，全是爲費計，却不曾爲子羔計。及見夫子責以賊夫人之子，他知

夫子是爲善不學，便憑空撰出仕卽爲學一段說話來抵當。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者，緣他本意原不會如此說，其非不待斥也。若於仕不可爲處多辨駁一分，反於惡佞處少警策一分。○必讀書三字，說得拘滯，則何字一轉，別見名通方見他佞處，若竟說做不消讀書，直是無理之談，亦不成爲佞矣。○虛齋云：失言之過小，欺心之罪大。呂云：二罪並發，從重論。○佞是夫子平日極惡的一言，可惡觸着全身，是故二字突然神動。

侍坐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總是一副本領，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總是一副胸襟。四子才分，夫子豈有不知誘之言志，正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要看他胸襟本領處如何耳。四子本領胸襟固是會得最大，其次便是子路看他車裘與共，做之無憾，也是甚麼胸襟。故程子曰：子路亞於浴沂，若達却便是堯舜氣象，只他於爲國以禮處不達耳。若求亦却小得多，只好做得一職一官，堯舜氣象全見不到堯舜事業全做不得。○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體行，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與天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道是大的禮樂會，便能見到。子路有勇知方，於禮之大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處，也有把握，只於精微處未至，故說來便粗。若求亦所說只是禮樂的皮毛，如何及得子路。○君子之學，未有不欲用世者，居則曰不吾知，原不是

妄想但本領有一毫虧欠便以不得有一毫疑慮也則以不得夫子於此正要考他一個着實○子路言志一層追進一層再有言志一步縮退一步○千乘是方百里之國在周初是大國至春秋却小了○有勇只氣上事知方從理義上來孫吳之教只得有勇子路却能使他這勇從理義上出○天子之宗廟會同相的便是諸侯如所謂相維辟公大宗伯爲上相之類皆是也公西赤之辭謙故不曾明說是天子之事然其志則不以大夫自限矣故子曰非諸侯而何○端取正義章甫取章明丈夫之美○鼓瑟希半篋與率爾而對句相照夫子喟然嘆與兩之相照兩由與點是此章大關目○呂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主

云曾皙之狂非晉人之狂也晉人之狂從老莊來曾皙之狂從聖人原頭直下但見太高而行不掩耳看曾皙言動之際何等細密暮春一段已滿喉舌間却趑趄退讓從容和婉不敢自是又不爲曲隱又不做倪三子只看此句間言語有如許氣象下而出而後又細問三子印証夫子取舍之旨都見他精詳處此豈老莊門下所能乎○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聖人地位曾皙只見得不曾到得動靜從容說他當下氣象曾點之學云云說他平日所得乃所以能從容之故而其言志以下方就他言上說不遑即其至之意說他言處極平實而其胸次至言外又從他言外推想他大本領處出

來○夫子本問酬知何故却與絕無事於酬知之語要知點所說便是那舍之則藏窮居不損的本領有這藏的便有這行的有這不損的便有這不加的與夫子老安少懷的意思一樣故夫子嘆惜而深許之若認曾點作晉人之風流莊列之曠達鄙夷事物遺棄功名便大錯朱子云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是去自己心性上見得那本原道理使曾點做三子事未必做得然曾點見處雖堯舜事業亦不過以此爲之而已○曾點於大本大原已自見到夫子所以與之他豈不知道然與之之故夫子畢竟不曾明說必要印證一卷纔得確實正是他細心處但前面說個異字此又必舉三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主

子之言相印於此着個異同則於聖人天覆地載氣象已不能無差別矣緣他只是見到不是行到也夫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渾然一答自見聖人包含三子大分最自見聖人造就曾氏大爐鑊○兩山一問又就三子中舉其最異者相証○其言不讓是外面事但即此外面氣象便見他內面少個天高地下萬物得所本領故上而先冒爲國以禮一句○夫子所說不讓在氣象上曾點却認在以爲邦自任上安見非邦非諸侯而何兩答尚全不分明到爲之小三字隱隱觸着讓字然後兩山之故明而所以見與之故亦確然有以自信矣○子路雍雍便問伯子子與點點便問三子全從對面



旁面印証自家真消息此等處甚微不是竟不知與之之故而待問也

### 顏淵第十二

顏淵章○朱子謂顏淵是乾道乾道者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斷斬截了恩謂見得分明便是至明處一刀兩段便是至健處看此章書須先記得是告顏子語○仁人心也已人心之私欲禮人心之規矩也仁天理也已天理之仇敵禮天理之節文也人有是心莫非天理從這天理流出則事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焉是即所謂理之節文也然人有道心亦有人心人心動於氣稟之累而物欲因得而乘之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五

天理之本然者失矣惟聖人所制之禮則有以範圍天理而為一定之則凡人氣稟之所偏物欲之所蔽一較之於禮則其非者自明而即是之中其過不及亦無纖毫之可遁故欲為仁者必克己而復禮乃為有以為之也然人之分量不同則其效之遲速大小功之難易亦迥別惟淵為乾道其知至明其行至健克己一日克之復即一日復之其效甚速而甚大其機在我而無難若仲弓便與他說敬恕已要漸漸消禮要漸漸復那得速其效亦只得家那無怨那得大若司馬牛便與他說為之難更那得無難耶○朱子云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箕踞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已私不容

其踞而跛倚然後使之如尸如齊方為合禮此一條見克已

又須復禮又云不是天理即是人欲克去踞倚而未能如尸即是克得未盡不是未能如尸之前不係人欲此一條明不復禮即是克已之不盡又云克得一分人欲去便復得一分天理來自家克去箕踞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個來此一條明克已即是復禮蓋禮與已各有別處有按界處克復工夫有各下處有合一處從粗處看則克得一分便復得一分到精處看則復得未盡即克得未盡也故伊川曰人誰無邪心苟不合法理乃邪心也則佛氏之所謂克已其不合正理甚矣不復禮謂可謂之克已乎○朱子云不會做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五

工夫的克已了猶未能合理會做工夫的纔克已便復禮可見至明至健如顏子其克處便是復禮語類多重克已又須復禮一邊是為門人不合做工夫者言之耳○為仁為字註訓所以全是實字俗說講章謂只當謂之字非也○如何便天下歸仁這天命之性人人所同具我而仁矣則此便是天下人心之所同然故程子云即不見一人不礙為天下歸仁○講章謂此一日是成功之一日非用功之一日謬也顏子私欲只如紅爐點雪克在此刻則復亦在此刻為仁在此刻則歸仁亦在此刻但初時日日要飛一二點纔飛一點頃刻燼原紅了又飛一點又頃刻燼原紅了日日克之或幾日纔

飛得一點或經月幾飛得一點到三月不違仁則一年內不  
過一兩點到得這一兩點也沒有纔是私欲淨盡纔是聖人  
○朱子云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  
則二日天下歸仁可見一月二月亦然纔間斷時節便不得  
以仁與之故注又下日日克之句不是一日克復天下歸仁  
便一瞬無事○已有三氣稟一也耳自口鼻之欲二也人我  
之見三也顏子合下氣象清明故第一種不須說此時雖未  
到不見物我之有間但能間隔處原少故第三種不須說只  
這耳目口鼻之欲盡人所不能無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夾  
帶處每在這裡故下以視聽言動告之他如告子路以有父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朱

兄在告冉有以聞斯行之便是教他從氣象偏處克去教子  
貢以不欲勿施便是教他從人我之見克去○凡物求之於  
人則不可必便難操之在己則無不可必故無難直說到雷  
厲風行一刀兩段方是告顏子語若以由己爲勉勵之詞似  
顏子會透之於人者豈不大錯○不復有所疑問固是他至  
明直請其條目也便見他至健此處健即在明裡下面直以  
爲已任固是他至健而不疑也便見他至明此處明即在健  
裡○顏子請其目故以視聽言動四樣劃出目來若仍混說  
勿禮當戒便不見目字○不說已只說非禮不說復法只說  
克法可見顏子克己即是復禮不分兩層○由乎中而應乎

外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纔是自家用工夫○分  
之則視聽自外而入言動自內而出又分之則視自內引出  
外聽自外引入內總之是由乎中而應乎外○四箴下字俱  
極分明心是虛靈不昧的而心之神會全注於目故於視言  
心性最靜的一感即動未聞之前亦是靜的而聲至輒感之  
故於聽言性眼在於前不正之色只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  
前其中則聽耳在兩旁不正之聲左右前後俱可來故曰知  
誘物化遂忘其正目之明在外故但曰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如不正之書非禮之耳之聽在內必先知止有定纔能聞邪  
色不得一接於目耳之聽在內必先知止有定纔能聞邪  
存誠躁屬氣妄屬欲不爲氣所動故靜不爲欲所動故事此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七

一層切爲仁上說易則心不昏攝煩則心不精一肆則心不  
收欲更甚於易與煩悖則心與道離更甚於肆矣此又歷舉  
失言之病而重戒之○思是心之動爲是身之動雖造次亦  
克念則存誠益純惟戰兢以自持則操守益篤此一條兼洪  
範思貌二項在內若中庸不動而敬則併該視聽非禮不動  
則併該言在內矣○非禮之色非禮之聲原世間所有見得  
非禮即要勿之豈待自家已有非禮之視非禮之聽而後勿  
之乎故把非禮二字粘然顏淵身上看者即極精亦粗○伊  
川云人之視最在光非禮而視則則眼便錯朱子云緣先有  
視德便引惹到言動則此四者亦有序在

仲弓章。朱子謂仲弓是坤道乾道皆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又曰告仲弓是教他平曠做去慢慢地消磨又曰顏子本領堅固仲弓本領未甚周備又曰告顏淵是殺賊皆仲弓是防賊。朱子云修己以敬則私意無所萌推己以恕則私意無所施內外平分看又云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體用一申看又云無怨是效又云幾乎閑了是這兩句六句須一申看無怨是應處到這裡方充足飽滿。人於見大賓承大祭時看得重大未有敢不敬者到得出門使民便看得輕小必至此亦敬纔是無所不敬只舉輕重大小兩頭中間便該得多少事在。何以出門使民都是敬卽此便有未出門使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大

民的敬在故朱子言待此時旋旋然成甚舉止而謂程子說較淡也

問仁章。多言而躁是司馬牛身上一大病故朱子云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仁者二字重喝便有全身存其言也認切實指點一件事全是爲牛對症發藥。他的言何以如此之訓正要牛想這緣故牛却認在言上求訓又例轉說能訓言便是仁者失之遠矣。爲之二字讀斷與言字相對兩個之字作一個看過他甚事言之則易爲之則難易言的人他總不會爲耳果然爲之自見其難果見其難言之自不敢易。無事時只是一個心有事時心便在事上故上節註只

言心存下節註言心常存故事不苟

問君子章。不憂不懼亦是舉個現成的要他思道所以能然的緣故牛却認在外面強制故夫子以內省告之。看註只有排遣一意與內字對針時文天幸意却是增出。內省不疚是推出不憂不懼之故註平日無愧又推出內省不疚之故蓋以內省不疚亦是說現成的故推出平日工夫非謂無愧在平日無疚在臨時也。中庸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是惟內省不疚故能無愧於心此註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兩處互異者彼從下學入手處說內省不疚是入手工夫此從君子成德者說內省不疚是無往不然也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大

牛憂章。牛處兄弟之變豈是不當憂者但徒憂無益須要算計做出我的事來如舜不顧於父母豈不是莫解之憂然盡事親之道譬賸畢竟終於底豫可見天下處極變事只有盡其常道到得常道盡時則處變極神極奇之法已在此矣子夏先寬其憂後勉之以自盡意全注重下節。天命總是一個但據生初一定的故曰命據氣數難定的故曰天註以今字對初字我字對莫字甚明故下節總曰安命橫渠以命屬氣天屬理非也。無失纔是敬之盡處有禮纔是恭之善處。子夏語病在一皆字有無差等之然他意思只說盡其在己疎者可化而爲親豈親者反不可化乎何患乎無兄弟

正是責他去盡其在已，不是教他拋了自己兄弟，認他人作兄弟也。胡雲峰說誤。

子張章○子張務外，其所謂明只在求之於遠，遠字是他心上病根。夫子言汝要求明於遠，不知眼前的事已昏了多少，果於眼前不錯，卽此是明，卽此是明之遠下一段以追進一步法，爲縮退一步法，妙甚。○如何能不行其要，固必在居敬窮理，然亦只是公堂藥方，聖人下藥必中病根，如人目疾不見有從心經來的，有從肝經來的，有從腎經來的，不拿著病源，泛泛與他服眼藥，殊不濟事。子張若肯求之於近，他便能明了，便是對症藥方。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子

子貢章○朱子或問云：有是二者，則民以信事其上，語類亦云：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蓋爲政之要自在信民，必上下交孚，纔成得個善國。然空說個信民，也必不能，我必爲民足食，爲民足兵，實實做出爲民的事來，然後民方信於我，而上下交孚也。註中我字正抱上兩足字分言之，則教化自教化，事令言之，則兵食裡面如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明貴賤，順少長，便是教化事。况此信字是上下交孚，不單是禮文教化，必欲拘拘補配則足食足兵，聖人說功脫了效，民信之矣，說效又脫了功，聖人說話不太疎脫耶。○不得已而去，不是有在那裡，要刪去他，只

是當患難時，要全不能全，如孤城危急，倉庫全虛，要聚兵固

守，則無糧必取諸民，要不取諸民，則無糧何以聚兵，加賦薄

上不信於民，明末暫累吾民一年，卽其所以亡者。聖人於此商量出去兵一法，豈加

賦以養兵，則上先失信於民，而民力亦竭，并無以爲足食，等

而有濟，則國本大傷，況乎才必果濟，不如去兵而食足，而信

孚，猶可無兵而守固也。此處已有重信意在內，特未指出耳。

至於更不得已，則欲食必君不顧其民，而索室以取，民不顧

其君，而餽詐相欺，卽苟延旦夕，而國本盡亡矣。況乎君爲竭

澤之漁，民爲走險之鹿，人心瓦解，國勢土崩，亡亦且暮間事

耳。故聖人毅然下個去食字，上以兵與食較去字，尚有商量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至

此以食與信較，去字更無商量。○自古一句，直是踢穿後眼，說話去食不過死，而人而無信，更不如死，死去信者亦未必不死也。○總註以人情云云，妙甚。論事則信不在兵食外，論理則信又不在兵食中，是兩件是三件，大意總只重在信上。呂謂首節信字，聖人說得較輕，非是。

棘子章○君子是民望所屬的人，子成謂君子爲世道立，則則當今日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全從挽回世道起見。子貢言此說固是挽回世道之意，但有質無文，且不係個君子，又何以爲世立，則裁註中下個君子小人無以辨句，正爲那二君子字緊照應，虛齊分而異之，便不得語意。○子成質字重在忠

信之心亦兼有惻憐之貌在子貢却只指忠信之心蓋惻憐之貌已屬去文邊也○子成語病在而已矣何以字子貢語病在兩猶字虎豹二句正申明文猶質意却不道反側重文一邊去了

哀公章○年饑則民貧矣但賢君說個年饑便憂在民庸君說個年饑用不足只憂在已卽此一句他已全不知有民矣下兩呼百姓正針對此處○呂云公問在用而意在取故有若直答取法正針鋒相敵處○百姓足句開不足句合正在當下親切指點見今君卽欲加賦富此民窮財盡之時民將何者與君耶哀公欲取有子又換出與字妙甚○外註楊氏說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言

極精實但有子口中此時尚未說及吾哀公有志而問微何

以能足與夫行微之詳則必悉舉而告之矣

崇德章○朱子云忠信是個基本從義是個進處無基本徒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徒義亦無緣得進○循物無違爲信則信字內便兼得義字此處忠信二字連說忠信在心從義在事信字不兼循物意○看一主字則忠信便貫乎從義之中而周乎從義之前後○未合義的因要達到義上去卽合義下未是精義尚須遷上去要見得上了一層又有一層總無止境○知其爲惑則已辨矣故不再說如何辦法○上二句之字所指甚多下二句方指一個人說故註下則惑矣則惑之

甚也兩層從雲翕上之字其字只指一個人反泥○說不以富二句當屬齊景章亦無甚明據故朱子於此亦先存舊說○朱子謂子張是矜張不實的人夫子欲他收斂着實做工夫又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哀閒用之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愚謂喜怒哀過當亦從矜張不着實來若誠則明矣知之則處之當那有此等事

齊景章○政者正也必無一物之不正而後可謂之政不特盡君父之道是景公自家事連臣子之各盡其道亦須景公有以使之故必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個字纔是無所不正片言章○是極贊子路之忠信明決可以服人不重折獄上子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聖

路原不曾有片言折獄之事故又記無宿諾一句以補註之○踐言是忠信必可踐而後諾明決處已在諾前一語即見於踐明決處又在諾後○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信是信其忠信服是服其明決但夫子並不會說破可以處何在朱子實下忠信明決四字亦從下節看出耳但忠信明決是全身無宿諾只一節曰養之有素則所以成此忠信明決者亦非一日之功矣○下節註所以由其四字正應上節註故字○宿只是留不限定一宿

聽訟章○本源在君身上道之以德是正本清源道之以禮則并正其自本而之末清其自源而之流者

居之章。兩之字當是指改居之即道千乘章所存也。語類問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箇甚物事。曰常常提省在這裡。分之字作兩樣解。恐非正義。○朱子云。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愚謂行之在事。以忠畢竟是心。○朱子云。子張銳氣的人。初乘銳氣去。做下稍沒合殺。又且不模實。故告之。

君子章。○此君子小人是已成的。故皆有以及於人。○成不成是他用心處。其所以如此者。又從所存所好來。○誘者人未向善而引之。掖者人不能行而助之。獎者人略有得而美之。勸者因其所進而益進之。不成也有沮抑懲戒許多事在。責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論

勉齊曰。小人於惡則迎合。容養於善則忌克。說毀。

季康子章。○三章總歸重康子身上。○政者正也。統人已在內。下句方言先正己而後可正人。

患盜章。○胡雪峰云。盜生於欲。夫子不直曰。苟子之不盜。辭婉而意深。○上導之以欲。雖嚴禁令。民亦有盜心。

如殺無道章。○善屬自修。不與殺字對解。作寬仁者諫也。欲善不是空空欲。須實實有正己工夫。○與上二章一意。只在感應處說。尚未說到政教上。○德為虛位。故君子小人皆可曰德。只從分位上說。○上以善感。則下以善應。上以不善感。則下以不善應。總是上之必假。但繫承子欲善句說下。意裏善

一邊耳

周士章。○達只是行無不得意。德乎於人。德字預透下。質直三句。乎於人。預透下。在邦二句。○子張不問何如。斯可以達而問何如。謂達便可知。他意不在裡。而半截。只在外而半截。○德乎於人。而行無不得。豈無名譽者。聞但名譽者。固有實的。亦有虛的。他只要著闊。便向虛的一邊去了。○達者足於內。而通於外。是有根的。聞者起於此。而流於彼。是沒根的。○人若虛花。狡詐則本根已斷。越修越。越成低。故必以質直為主。質是樸實。直是不委曲。有這一個好坯子。如做屋的樹。向恐所行未必合宜。故又要好義。好義則事事合宜。如再加然只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六

論

是自家斟酌道理的。當侃侃而出。尚未免觸突別人。故又要察言觀色。察言觀色。則於接物審矣。然自家意思不謙下。則隱然自是之意。便是學者大病根。而下人處亦成偽飾矣。故又必慮以下人也。○好義已有是無非矣。察言觀色。不是考自家之得失。蓋接人自有接人的道理。如驕躁與警諸失。豈可不除。朱子云。只據自家意。只管說去。更不聞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察言觀色。即下人處。但自家心釋須實實謙下。故曰。慮以下人。不着眼處。字里說下人。仍流入接物甲裡。○朱子云。色取仁而行違。占外面地位。謂了。裡面與不足。居之不疑。是放山外面。收斂不得。蓋纔放退。則連前而都

壞只得大拍頭要壓倒人。

樊遲章○朱子云想樊遲是個蠢鄙近利的人故告之如此。○天下有合下原爲功利却去做道義的人此一種根子已是斬絕不消說得也有起初實從義理上做到得後面却不免有計較功利之心即此一點計較之心已爲私欲而非德矣。朱子云做合做的事是天理。況人只一個心一面做善又有一面計較之心便是人欲。○攻如攻城一般全要併力若兵一分力便弱了這惡深匿在內方如循變負固不下兵分力弱那得成功。

問仁章○愛人知人樊遲分問子亦分答樊遲却把來合看疑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六

義

知之有妨於仁夫子遂與他言知之無妨於仁而且有濟於仁而樊遲且退而終未達者緣他未達時原不會有一句話夫子探其意而告之遲尚認是與他說知舉直錯枉是知使枉者直如何也是知這是一疑又枉者則該錯矣如何使法便能使得他直這又一疑。不是他忘了問仁爲學子夏原不曉得他先曾問仁故先嘆其言之富以釋他專爲知者之事一疑又與他言舜湯之世不仁者遠原從舉直上來以釋他使枉者直之疑樊遲之疑總在把使枉者直另作一事子夏只告以舉直陶伊尹已不川於舉直之外更有一番錯枉之事則又何必於舉直錯枉之外更有一番使枉者直之事

而遲兩疑皆如冰消霧散矣兩個仁字又無心暗拍得妙如赤也爲之小小字一般○要曉得天生道理原只一個仁知便是那仁裡的分別聖人治天下也只一個仁知便是那仁裡的錯置若不是知如何能使天下物物各得其所故樊遲之疑也只疑知之有妨於仁夫子子夏之辨也只說知之足以成仁若倒轉說便大錯。

問友章○忠告尚未告也謂有此心而又善以道之耳若說忠告了又善道則先告時已不善了○告有不忠是我之心未盡也即道有未善亦我之心未盡也如何可止若忠告善道則初既無不盡之心而所以致吾心者又無不善之術如是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六

義

而友不從則亦可以止矣蓋朋友以義合止亦義也。曾子章○朱註二句雖屬兩平但本文原屬一串當以本文爲主。可以類推○仁是自家的事友如何輔得其輔處全在文一邊多蓋天下之理不講則不明而不得朋友以講之亦不明故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仁體事而無不在文便是仁之散著的○以文會友林次崖謂是以友論文大認博學於文自家原有格致的事但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知有限故必以已之所講習質之於友相與反覆參究道理知處精得一分則行處亦精得一分註中道益明下個益字可見未會友以前我原有博文工夫我原有明處在德目進下個日

字可見既會友以後則麗澤之妙且日進而不自知。○取善原不在講學之外別有所取如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焉聞善言便是路禹取諸人以爲善處盡纔說動善現過卽是從理義上分晰卽屬文一邊事也此不得其大之賢者處極處卽是爲仁。

四書約旨

任啟運著

子路第十三

子路章○爲政自當教民興孝弟之行然須以身先之爲政自當教民勤農桑之事然須以身勞之方不是強民○喜於有爲必不能持久程子云須是無所喜無所厭平平常常幹去人知厭之爲倦而不知此喜之之心卽倦之之根也程子平平常常四字正子路對症之藥平平則無所喜常常則無所厭矣○虛齋云子路語益意在先之勞之之外夫子答以無倦正在先之勞之之中。

仲弓章○仲弓寬洪簡重無諸實病竊故但以當行者告之亦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須切家宰上說蓋宰是家臣之長其所總者是大綱樞紐○朱子云三句各一事亦有相須之理蓋宰是有司之長第一件事自然要先行司但小過不赦則有司之奉職亦難而實才或不免以注誤廢矣賢才不舉則有司不得其人而政之不修過愈多矣○百姓非等所親治則小過屬有司亦當○賢才自兼已用未用卽有司中亦有專卑升降○焉知賢才而舉之一問志願甚廣大然這廣大處正是狹小處○僞雲開只敬恕之功不盡卽仁字分量有未盡看得極精照人說個爾知爾舉人知人舉何等廣大這便是仁字境界今人說所舉之人亦必有所知可以遞舉或說人見我之能舉必以所



衛君章。劾賊負罪而出死輒固無罪也。一立便有幸其父

之亡。而因以爲利矣。卽此已是不仁。至拒父又是第二層的惡。蓋既貪位而立。則必至乎此。○聖人不爲衛君自不仕衛。

衛君待子爲政。是子路之設辭。只正名一答。便是斷然不仕。

衛矣。何等送脫陽明麓山只管向仕衛後商量做法越算越錯等

○子路看得爲政如禮樂刑罰皆是大事。作文并釋入此節皆是

有關於民的。若父子祖孫之名是他家事。於民何與。且只是

個稱呼空空的名有何關係故以子爲迂不知此處一第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二

面直無處說起。無處做起。○闕如猶言歉然。不是闕疑闕字。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衛輒竟也。在那裡說稱其祖父之事。

衛輒竟也。那裡做方且儼然用諸侯之禮樂。方且肆然用刑。

罰以督民。殊不知名不正則說尚覺說不去。何況要做凡事。

做得來有序便是禮。做得來和順便是樂。今旣做不來。那有

甚禮樂刑罰原以濟禮樂之窮爲那無序不和者戒耳今總

是無序不和則僇而出僇而入那得還中至於刑罰不中則

民且無所措手足。復以何者爲政乎。口氣是直窮到底。○朱

子云只一個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

便是個大底事不成恩按禮樂四句雖叠叠推出然總之只

在事不成三字裡而故下節以名之必不可言對名不正則

言不順言之必可行對言不順則事不成句而禮樂刑罰不

復道也。言不順亦卽在名不正三字裡。故下節以君子言。

無所苟應轉必也正名句也名不正固緊切循事然望人語

意却不粘然。看故君子字可見。○可言可行兩可字。就理上

說○一事苟指稱名之言其餘皆有詛禮樂刑罰之事○孔

子請討陳恆陳恆雖未討而君臣之大義已明孔子要正名

衛輒衛輒雖未正而父子之大倫已明孔子有其權便做這

事卽無其權亦持此理今人輒謂權不在我只得聽他早是

與於亂賊

四庫全書  
論語卷之七

三

樊遲章。大舜伊尹。何嘗不耕稼。然他是隨遇而安。舜在畝畝。

中已做得重華協帝本領尹在誠中已做得堯舜君民本

領獎遲學於聖門所學何事而區區稼圃是問故夫子以小

人斥之。○岱雲云。禮義信不必有權有位。然後富好。敬服用。

情只是言其理如此。卽孟子大人之事備矣之意。○民字本

該得遠近下四方之民句，又抽出遠的說，與安人安百姓一

般

誦詩章。○註詩本人情該物理二句。總冒全提。可以二句明達。

於政之故其言二不則能專對之故風俗必本乎人情人情

正則風俗盛。人情邪。則風俗衰。政治當循乎物理。得其理則

治失其理則亂溫厚和平從養其性情來長於風諭從明於物理來達於政兼好不好兩路從詩所有處說能專對只好一邊從我所得處說○黃勉齋云不能亦視其所以誦之者何如耳為人耶為已耶誦說耶慶行耶兩非耶精切耶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驗之於心淡洽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笑不能之有說○三百卽多也首尾呼應其章○行是他自行如興孝與弟是也從是從上令上所好反其所令如何肯從

魯衛章○因今時衰亂之風制把始封之規作一虞段以涕為笑笑悲於涕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四

子荆章○由合而完而美是其循序處曰苟合苟完苟美是其有節處於循序處見他不以欲速累其心於有節處見他不以盡美累其心○循序本從有節來天下要盡美的人斷無不欲速故外註只重易足○朱子云子荆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屋宇不是極其華麗則牆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則循循有序而又管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不足言在子荆能如此故稱之玩朱子說則必推廣於居室之外者於子荆為過分而看得三苟字太潦草者於道理恰好四字又不及分也

趙衛章○衛不如陳鄭富戰爭之區而康叔武王之澤久而未

盡亡故獨有此庶但可幸處在此而富教之數不修則可危已即在此庶幾一嘆富教意原在程面却得冉有逐層引出來○既庶是當時實有的既富尚是懸算的加總是加之於民但加一層又一層加處自不同耳俗雲謂上加字是上以治道加之民下加字是治道之進步處分得鑿○饒氏曰不制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然田里雖制而不辦賦稅則過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不立學校則教化無所從施然學校雖立而不明理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而開男學校才徒設而已所以兩兩相因○聖人之心當時便有教在學校亦不待既富了後設但施之却自有次第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五

用我章○朱子云期月已可聖人須將一切不好事都革得盡方做自家的恩按不好的若不革得盡便是苟且然聖人做處也不必驚天動地如魯人獵較孔子只先傳正祭器臣費及邱也困勢為之註云紀綱布也綱是大綱紀是小紀可見聖人安布然甚周密到三年有成也就這綱紀充拓得開服習得熟南軒言其月而大綱立便獲了若漸民以仁厚民以義也須必世後仁○虛齋云紀綱不外乎教養恩謂也須從君身上徹底做下來董子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教誨極道得好不然便要教養的事也無頭緒○各國不同則聖人下手亦必各行要緊處如變齊變魯及於衛先正名可見也○此

全對世之君臣謂孔子之道終身莫殫百世莫究而視為不能使用者歟。

善人章○孔子以前並無以善人而為邦者且為邦而百年則必父子祖孫三四世而可又豈能得想為此語者是從王者不可見而降而思善人又從善人力量急切不濟事而算到百年亦可勝矣去殺全是虛景夫子誠哉一嘆正從極不確處看出極確來言今特不得善人為邦耳得善人為邦未必百年耳若果善人為邦到百年則勝殘去殺豈不確可信哉全把虛景作實景看妙絕○勝殘是我之善足以勝其殘把他殘賊之心都化了○唯勝殘故可去殺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六

王者章○朱子云所謂仁者自一身言之這個道理淺淺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個道理淺淺透徹愚謂道理亦不是別有一個物事只是耕田而食蠶井而飲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沒有一點浮慕幸戾之氣存於天地之間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編為爾德是也○如有室疑承上章而言

荀正章○從政謂為大夫則此斷主為大夫說○正人只指治民看皆康子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可見也俗豈謂兼正君似未確

冉子章○此夫子六十九歲及魯後事○語妙全在若為不知

藏至嚴於至純

定公章○凡於與邦緊要在個知字天下未有不如其難而能為其難者畏其難而不為也只是知之不真知得驕逸之心亡如食視舉之必死入烈焰之必亡則必不敢食不敢入矣註中下則必二字全從知字必出俗雲謂有知難而即戰兢以為的也有知難而畏難不為的故但言不幾乎把知字看差了○註因此言三字為下一言字生根密甚夫子吃緊處思在知字上然也從一言來○驕恣之君欲於無所不樂中說出一件至樂來滿口輕薄即此一言驕恣情態都備○言莫予違之君那有善言其所謂善也只無甚大害耳不亦善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七

平文勢一開朱子云聖人說話無不仔細磨後合綠盛水不漏若真要從此驕君尋出如何善法便鈍甚○君曰驕臣日諂兩日字如舟入落際只有旋下去沒有旋起來緊粘上則字機見危悚若云此時尚未喪邦只怕積漸而成反說竟了葉公章○只說政必至此纔好其所以致之者却不曾說朱子云此必有施為次第葉公老成想能曉解愚按白公之難國人望葉公如望歲則說來的事葉公實做得來但聖人所為說來與葉公做處必自又異特葉公未能詳問耳蓋楚以力爭諸侯本國固未能盡悅而遠諸侯亦非自然而來也子夏章○敏則有功事非不當速也一有欲之之心則急遽而

無序矣。利以和義，利非不當見也。只見小的一邊，則此外無所見矣。子夏病常在近小，故以是告之。此只在當官常行政事上說。若事機之會，間不容髮，豈可不速。或問計利則害義，於利必擇取其大者，可乎？愚謂為政也要上利於國，下利於民。此利字是該有的，不對義字說。見小利病在小字。張君一訓廣運之義，極於不可見，可見者必是小利。劉上玉謂政亦當小利，弊只在見字上，皆非。饒雙峯纔要速成，便只得目前小小利便處。二句串看，理亦可通。然二句正各有義在。

直躬章。只看直躬躬字，便見他只要自家身上做得乾淨，沒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八

此掛搭於此心安與不安，已置之不問矣。夫子却正要他於心上求個安處。天理人情，不是二物，有這天理，便有這人情。揆之人情而安，即質之天理而正。此只對証父說，故言如此。若求理之盡，則父為子隱，亦須教之以義。方子為父隱，亦須論其親於道，又如石碯之於石厚，則他為亂賊，大義當誅。平友於叔牙，誅而隱之，周公於管叔直誅之矣。而詩托於鴟鴞之取子，猶為有隱焉。須於天理權衡處看得爛熟，纔於事幾輕重處處得恰好。不然，如霍光知妻邪誅而隱之，却成大錯。

樊遲章。無事時心豈不敬，然無事可見，故但於容貌見其恭。

是卽外以見內也。至執事時，容豈不恭，但既有事，却須於這事上謹慎。心若不在事上，便於事幽然，註言夢主事，又言敬主乎中，是亦卽事以見心也。至於接人時，豈脫離了恭敬，但此處最怕是人己之私間隔，故着個忠字，各舉其重而言。然總之，只是一個心存理得。饒氏云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居處恭，仁便在居處上，執事敬，仁便在執事上。與人忠，仁便在與人上。語類時舉云：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朱子云：上三句，教人下一句，方纔得緊。又云：須是無間斷。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愚按：上三句，橫說；下二句，豎說。私無所容，又無所間，則心純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九

德全矣

子貢章。行已有恥，也未到成人地位，只他有骨幹有志節。凡苟且的事，斷斷有不為。這等人，纔能任重道遠。人惟有不為，而後能有為。則不辱君命也。須行已有恥的人，纔做得出。然天下也有不為的，却未必能有為。如原憲之類。故夫子只平放在這裡。朱子語類於不辱云：能盡其職，本註云：不獨能言。可見子貢於使事亦未必盡。朱子云：子貢見此，不是些小事，故問其次。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豈不是第一等事。此但為宗族鄉黨所稱，尚不是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的孝弟。則但為行己中之一事，固未能事事有恥也。故朱子曰：守一夫

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良心。對行已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國也。對不辱。朱子云子貢也未敢自信故。君命看。又問其次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夫故每箇皆下。朱子又云。較峻之行平日雖有此。不肯做不信不果的人亦是。他有意思這草却大段不實。必信必果則必處但有所不爲則是非之際已知所擇此必信必果則尚未必信果得是也雖亦是本上事然信果得不是則於本上已差故曰本末皆無足觀。○到今之從政却是問錯了故聖人爲他截斷。○子貢原見得此一種在碌碌小人之下但這人也能習威儀職掌政也居然自附於士君子之林故問其可附三等之末否夫子直以何足算截斷嚴甚。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七

十

中行章。○志極高是狂者好處若行能掩之即中行矣。可惜他行不掩聖人只要向他行不掩處激厲裁抑不是要裁志極高者而使之卑也。守有餘是狃者好處若能知及之即中行矣。可惜他知未及。聖人只要把他知未及處激厲裁抑不是要裁守有餘者而使之拙也。朱子云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而所爲又精密有狃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可見狂者之志。狃者之節正與中行合的如何反要把這個好處裁去了。○或問行不掩處如何用裁抑。子曰譬如一個斗子自要盛米十升今只有得五升米子一半是實的。一年是空的。如今只要加進去實處加上一升則空處即減了一升這便是裁抑。

了不是把米子加上二升半把斗子減却二升半做了七升半的物事也。斗子自該要盛十升志趣自該要學聖人如何裁抑得。吳仲珠云因狂者之志而激厲之以力行之功又裁抑之以行常掩言毋徒爲知者之過。因狃者之節而激厲之以致知之功又裁抑之以知當推廣毋徒爲賢者之過。數語甚明。故謂裁抑狂者激厲狃者不是。即謂於志極高守有餘處用裁抑行不掩知未及處用激厲亦未是也。○在陳章思任士是說他不好處故着個箇字此章思狂狃是說他好處故着個進取有所不爲字行不掩知未及一半是朱子補意。本文未及。○謹厚之人不是鄉愿是循規蹈矩的人他也無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七

十

甚大氣魄也無甚大骨力。○中行狂狃他也有許多學問工夫在只他學問工夫原是各得其性之所近故待聖人與之不特狂狃要聖人成就即中行也要聖人成就如顏子又聰明又純粹豈不是中行然也要夫子循循善誘。○狂狃經聖人激厲裁抑便到中庸之道上去了不是要進於中行蓋此中行只是質也。

南人章。○南人之言自看得巫醫重孔子引之自看得巫醫輕巫醫一藝尚不可爲聖賢之道顧可爲耶。○或字疎甚既言不恒其德則常有其德矣一有不恒則承之以羞者四方人面無不可來語意與十目十手相似。○占是常常玩味不是

占得此爻。爲辭語所誤。爲經所惑。二邊交互看。纔通得緊。

和同章。和同亦儘相似。纔要從相似處。挑出大不同來。君子不但於小人不同。卽於君子亦不同。他要求理之至。是無非。所見安必盡合。因不妨各抒己見。以相衡也。不但於君子是和。卽於小人亦未嘗不和。他只要辨理之是非。原不曾有衡我芥蒂於胸中也。小人不但於君子不和。卽於小人亦不和。他同惡相濟時。胸中早分個衡。我不但於小人是同。卽有時於君子亦是同。他奉人之承教時。原是一腔趨附。如司馬溫公差封府蔡京。猶知約是也。尚義尚利。是推出所以然之故。

四書約旨

主

周比就接人上說。和同就處事上說。

鄉人章。好善惡惡。自是公心。古人鄉舉里選。正爲好惡必衷於公論耳。子貢欲求人於皆好。是他本意。因夫子以爲未可。他便翻轉來看。謂不求之皆好。難道要皆惡不成。夫子謂鄉人卽善。豈無不善者出於其間。所謂未可。正謂皆好皆善。拿捉不定耳。何必全翻轉來。故亦以未可答之。而復以不如二語申其說。看本文其不善者一個其字。可見只是一串語。非分答也。蓋好善惡惡。自是公心。大註宜有公論句。原從實好一邊轉下。若認作兩平。纔說難道好惡惡善。顛倒反常。亦算公論。卽有苟合之行。無可好之實。雖兩面交互到底。只

在有苟合之行。一層下一層翻轉。成亦因于貢翻轉看而翻之耳。

易事章。馮厚齋謂此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曰。謂此就與人接物上看。君子小人心術之不同。達而有位。因而家食。自有使人人之事。理呂說爲誤。一易一難。似是相反。然總是一個道理。公者必恕。私者必刻。恕由公出。刻自私生。無例回還有越有意味。故先用西字折下。又用也字及其字轉上。說之二字一小頓。有意說人那有道在。○君子之心。公自然不說非道。君子之心。恕自然不求備於人。若說到抑奔競。神鼓舞。便隔一層。

四書約旨

主

泰驕章。泰驕俱在氣象上。看其所以然者。從循理還欲來。○循字何等謹慎。然其泰處却從此謹慎來。還字何等放縱。彼其驕處卽從放縱出。

剛毅章。剛是擔得起。故能任重。毅是耐得久。故能行遠。本是少華儉訥。是不輕銳。不可以木專屬。親的專屬言。○朱子云。有此質地。正須實下工夫。未能如此。卽須矯揉到此地位。方可。○工夫蓋仁之道。甚精。苟於天理分上有毫忽之差。猶未是仁處。單單不屈於物欲。不至於外馳。尚是粗的。故朱子云。非是教人於此體仁。然能收做近實。便已到仁上去。下不是矯揉氣質一事。爲仁又別有一事也。

切憫章○朱子或問切切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憫惻勉勵，盡而不強，其從本社只下想到詳勉四字，可見不單是言，言如此貌亦如此，言貌如此，意思亦如此。○切切憫惻怡怡，如也，合來一個氣象，總對千路粗舉一邊看，不可先分作兩作，下面纔是分說。○呂云：夫子圖國，當個氣象，與他看，須知道氣象從何而來，不是裡而積之厚，養之純，如何裝演得出？又曰：德性之尊，禮樂之文，克治涵養之功，積中發外之效，無不具足。○朋友二句，從切憫怡怡指出，不可混於所施，末不是呆講待朋友兄弟之法。

晉人章○陳新安云：晉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教民又盡本末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而

兼該之法，蓋以孝弟忠信對務農講武，則孝弟忠信是本，務農講武是末，以務農對講武，則務農又是本，講武又是末。○胡五峯云：教民本非為即戎，而設教之深，亦可以即戎矣。蓋務農即足食，講武即足兵，孝弟忠信即民信，本是為政之常經，不特足食民信非為即戎，而設即足兵以戒備不虞，亦是為衛安民止起見，亦非為即戎而然也。如謂夫子為要即戎而云然，則善人二字先照却矣。

不教章○朱子云：春秋時，禮法日不用，教了孔子是說要教以孝弟忠信之意，按此則此章教字與上章微有不同，但務農之教，恐春秋時亦少。

憲問第十四

問恥章○廣其志處只在上句，呂謂憲無道時，但知潔身之為義，而不知行義救世之非教，是欲以有為并入無道中，與莊相背。

克伐章○顏淵克己是盡力向前以殺賊，仲弓敬恕是堅壁清野以拒賊，克伐恕欲不行，則把賊反閉在城裡，外面可克可殺，可恕可欲之境，紛然而來，裡面要克要伐，要恕要欲之心，勃然欲出，已成一個裡應外合之勢，全靠這城門閉得緊，豈非真是難事？無論稍弛，即內潰而出，即當其未潰，亦如厝火積薪之下，而幸其未燃耳。安得為仁？○朱子謂原憲直是有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直

力，蓋他人便拿不住，一直放出去，他尚能捉得住，故夫子亦以難許之。然這病根却不曾去得。

懷居章○便安處所該其廣，處字貼居字，謂身在此處，便安而意戀之不欲舍却也。即此戀戀不食，已是墮落不能自拔，振的人下，何足為士？若說徇利必棄義，已落下一層，不緊切矣。危行章○君子何嘗要自高其言行，只他言動必以理其氣象，直如泰山巖巖一般，若一有求高之心，即屬矜氣，而非君子義理之學矣。○言孫如孔子之答賜貨。

行德章○此見本可以該末，末不可以該本，不可因末以信本也。○有德者必有言，則即其言亦可見德矣，但有言未必盡。

是有德之人耳。本註或字下得甚活外註徒字便死然亦徒能言則直是無德矣。何又言未必乎。

南宮章○適不直斥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舉界比之。夫子有何難答而以已比焉。則夫子固不敢居而又與世權力者相形則其詞彌顯。故夫子不答此集註正意。語類一條謂道說不透。擬人不於其倫。說得駭了。故不答與適意較隔一條問事應或有時而不然。君子但當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朱子云此意較如說較好字則亦非盡取之也。故此只當主註正說。○按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歲伐斟鄩大戰於澶。覆其舟。滅之。置舟似指此事。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七

君子章○君子是誠意過的人。極其精則顏子三月不違仁。三月後一點違處也是不仁。若小人則渾身在人欲中。何處說起朱子云君子是純白的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不到。小人是純黑的物事。雖有一點白。知當不得白。

愛之章○正爲天下愛而不知勞。忠而不知悔。者發言汝於子不受之則已。果愛之而以禽犢之愛殺子終身忍乎。於君不忠焉則已。忠焉而以婦寺之忠。陷君大過。敢乎能勿二字是提醒語。若作能無字解。說得自然如此便誤。

爲命章○分言之。則四子各盡所長。遽言之。則一層加一層。是詳審精密。而子產當國。則合其全而總其成者。子產也。○鄭

此時有兩子羽。故當時舉官以別之。東里二字却是特筆見子產能爲國重。○爲命以交隣。自是爲國一件大事。而列國皆不如鄭。故稱之。若謂鄭全恃此以存。則子產治鄭亦極有許多事在。

或問章○鄭俗汰侈。故子產惠處必從嚴處做出來。非爲政必以嚴也。○外子西之故。夫子未嘗明言。註是朱子合其生平以見其人之不足取耳。不得入夫子意內。○管仲之功。臧列不盡。只舉人之服其功。一照便見。是聖人妙於言語處。○於子產原其心於管仲取其功。管仲之功在尊王。而子西不能。華僭王之說。則功不足錄矣。子產之心在愛民。而子西不能。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七

知人以安民。則心亦無足取矣。

貧而章○朱子云無怨不及樂者。又勝似無語者。張敬夫云一毫有不平於中。皆爲怨。無怨則進於樂矣。○胡氏云貧之境。逆富之境。順無怨非無愧怍。而實有得者。不能無驕。則荷自知收歛。矜誇不萌者能之矣。○按呂云無怨如血氣激烈一種正在怨中。天性恬淡一種亦與此別。學者刻厲一種得之。但只是裡面卑的。上面還有無愧怍而實有得者一種。在至安命樂天一種。則又在無怨上。○兩句相形。意重無怨一邊。註而不可忽其易看。而字亦屬逼下語。

公綽章○爲趙魏老則優。是說他長處。不可以爲勝薛大夫是。



說他短處二句句法顛倒歸注下句而語脉隱含不露竟靈不可爲魯大夫意便無味至魯用違其才益屬餘意○大家勢雖重却無諸侯之事家老慈雖尊却無官守之責是轉語故人而廉靜寡欲即可坐鎮雖短於才亦自不妨若廉蔣則是諸侯國雖小而政亦繁大夫則有官守位已高而責自重斷非短於才者所能勝即有廉靜之德亦無濟於事也陳新安分屬未盡

成人章○上面須先提起蓋性踐形一種聖人亦字方有根○註兼此四子之長釋若臧武仲四句而又飾之至平外釋文之以禮樂則知足以四句則才全德備四句是釋所以可爲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太

成人之故○若字只是舉似之詞要兼之却有學問工夫莊註中兼字不是若字正訓○朱子云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又皆下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四子只舉現成的作個榜樣不論賢亦不論學如臧武仲莊園是公綽亦不能斷○武仲之知何曾用之窮理下莊之勇何會用之力行此只說有此長則可用之如此耳不粘熟四子身上○也不是學成了知廉勇義纔去文之以禮樂在學時便要交○節之和之是文字正訓必得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纔成得個文之故下綱使字重工夫上○註中文字與德字對是死字本文文字是活字處齊就自明○渾然是由分得合轉

然是由粗得精一橫說一整說朱子云這章最重是文之以禮樂一句○今之成人何必然不是爲子路放驕別門正是爲子路截斷後路言吾不知子所謂成人者將期至於古之人耶抑僅與庸庸之人較短長耶與庸庸之人較短長則如見危云云其亦可矣若求至於古之成人則上面所說已是第二策豈復堪降而下之哉呂云此中便有抑子路得意處便有激奮子路進取處○見利二句力量在決絕在當下在初頭久要一句在堅固在久長

公叔章○不言不笑不取似乎難然能之不過一節之士時言義取樂笑似乎易然非時中之聖人不能○在時人亦是極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太

力推揚文子但說得太過使人難信公明賈推論人所以如是稱之之故不是另立一說然說得恰好又使文子難當○其然承賈言作一按下文方轉若於其字先作疑詞則下豈字說不去

臧武仲○武仲明言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其挾邑以要人豈不知道只因當時政由季氏政威孫亦出季氏人便道他是要季氏耳不知此防從何來防是魯之防則以防非要君而何故特下於魯二字坐實他罪

晉文章○先晉後齊意微重晉一邊見不特王降而伯即伯之中亦桓降而文矣故註猶爲微善於此句亦用串說

桓公章○子路只認定見危授命道理見不特事仇不是即實下不死已不是事仇意即包在不死內夫子特下不以兵車句見仲不死而天下賴仲以不死者甚多豈不是仁全是死不死上論

管仲章○子貢放鬆不死跌重又相故夫子先以相桓之功稱之其實仲可不死故可以相若於理斷斷該死雖有功豈足贖乎故下節原發明仲又不起意○人都道死君是小節管仲功大故足贖其不死之罪此大悖也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此天地間第一大義如何說是小節此處一差更有何功足贖愚謂聖人取仲全在君臣一倫看得分明天子爲天下之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子

君諸侯爲一國之君奉諸侯以臨大夫則爲大夫死黨如驥泉之知有家不知有國皆大罪也奉天子以臨天下則如楚諸臣導君僭王猶夏即大罪也下糾既非先君所命之世子非天王所命之世子與小白本爲一側但小白已從國逆而立乎其位則糾但一亡公子耳仲安得君之而安得死之當時荆楚僭王諸侯不討是天下已無君也惠王欲廢世子而撫鄭以從楚是君亦不君也一部春秋全從這君臣大義上起見蓋這君臣大義原自天而來故春秋於王曰天王鄭伯本奉王命而春秋述之齊桓劉戴世子本違王命而春秋大之楚祖齊黑木文王師而春秋狄之奉天以正王然後奉王

以正天下孔子取管仲正爲他於這君臣上看得分明耳朱子云管仲無罪而有功惟子糾非君故無罪惟尊天下之共主故有功若如俗說直是大悖○子糾實兄桓公實弟萬元宗辨之甚明蓋立子以適不以長子糾小白同是亡公子則兄弟非所論也若唐建成則高祖國立之爲太子矣不然而高祖早立世民則諸臣又豈可輔建成以爭乎朱子云匹夫匹婦之爲諒正指召忽蓋召忽之於子糾猶石乞之於白公耳

公叔章○首節書法絕妙不但曰臣僕而曰大夫僕見他才堪大夫使見文子知人處不曰文子與僕同升而曰僕與文子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至

同升便見得文子直是忘已又曰升諸公便見他只知有事君○夫子只見他屬僕一事爲世所少不勝其流連愛慕故借諡法之文而以可以贊之不是論前此諡文子者之未當亦不是謂修班制四鄰交之事小屬僕之事大該以此定諡也一着諡法上便呆

衛靈章○葬倫攸攸是國家大本衛已差却了治賓客三事只是國家枝葉即仲叔圉之治賓客不過是不至啟徵相尤非如公西赤之與賓客言乘禮慶義能爲國光也祝鮀之治宗廟不過是矯舉以祭猶與於駮倚以臨者耳非有格神之實使神聽和不也王孫賈之治軍旅不過是衛以使民非如子

路之治賦能使民有勇知方也其才可用四字下得極有分寸各當其才四字又下得細膩若易置之則事不治而國亦未必不喪矣故緊要在用之各當上。

其言章○大凡果欲爲之則於言時必不輕出只看他儘口說去恰似無所不能者卽此言時已知他全沒爲的意思全不以空言無實爲恥矣則字從當下斷定不待後日方知聖人語不迫切故又下爲之也三字其實彼何會爲何會至爲然後知其難哉。

陳成章○陳恆執君義所當討夫子只是欲討陳恆故朱子云托討陳恆以警三子聖人心術不如此枉曲○討賊事緩則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堂

上告天子奉命以行事急則先發後聞亦可故朱子云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先儒論春秋終於獲麟或以感獲麟而始放終於所由始或謂文成而麟應愚謂總是曲說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凡不及吾身者猶將追討之況當吾世如陳恆身請討如陳恆而猶終於不討則此空文書之又何益乎天理絕人人心亡聖人於此豈有不忍復書者故遂終於獲麟耳

子路章○欺有出於身者如饒雙峯所云自家好貨好色却謀其君勿好貨好色也有出於言者如朱子所云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驪山不可行行則必有大禍既得太過則近乎欺

也有出於心者如張敬夫所云內交要譽舉其聲之類一毫之萌皆自欺也勿欺所包者大連犯亦在裡面犯只是一事必從勿欺做來○子路於季氏頗更之伐不能諫則犯亦有不足處故范註置圈外。

上達章○上達如登山只管高上去下達如落水只管沉下去其分處只在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聖人正要人在此分毫差處謹慎○註循天理徇人欲是上達下達之源高明行下貼上下字日進日究貼達字。

古之章○學之事本同而學者之心却異心異而其用工處亦差矣爲己只向篤實處去爲人只向粉飾處去爲賢則濟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堂

安民總是自家事粉飾違窮理亦爲玩物持敬亦屬色莊○夫子本意只就人用心處分別未說到究竟處故程子後說置圈外。

伯玉章○古人使人多是門人弟子不是奴僕如子華使於齊是也○曰欲寡過已卑約矣猶曰未能則愈卑約然非真有身克已常若不及之君子不能如此此便是夫子兩何有於我哉光景故曰主之賢益彰若公明賈時然後言云云竟說了聖人事反使人可疑與此正相反○伯玉使人來也只是通問候不會教他如此說夫子問何爲也只是詢伯玉近風未便曉得他如此說使看一語却活畫出一個伯玉使事人

與柏玉食如觀面一般，真是難得。故夫子重言以贊之。呂則全由意外，則看得使來與間使太浮。岱雲間使原以道而來，間使原以考道而發，則又粘滯不見活相。○此章只重使之賢，上不重達孔交情。

曾子章○位字兼時與地說，同此一人而見父則當恩，孝見兄則當思，弟當食則思在食，富寢則思在寢，以及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是。○思出其位，則於位之中必有不盡者。正要人於位中精思，不單怕人於位外越思也。○此只在臨時一事上說。若無事時，則君子格物致知，當於天下之物理無所不窮之，以至於極，不可道吾位匹夫，致君澤民非吾事也。○易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七

雷

大衆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此無以字，不必再粘見象。

恥言章○言有何恥，看他訥訥不出，恰似怕醜的一般。行如何會遲，只他精神力量全注在一件上，恰似通的一般。本文着兩個其字，註中着個意字，辭字都從旁人摹寫君子這般光景，不是君子自說。吾於此恥之於此通之也。○恥躬之不逮，恥字實此恥字，只是形容他不敢盡光景。○過其行，不是行過其言，次處亦小誤。

道者章○子臣弟友是道，故曰君子之道，仁却勇是德，乃所以行道者。故曰君子道者，之道道字，死道者，道字活，猶明道體道一般。下三者字，正應道者三三字，不是三個人。○不要緣

是其能體道不惑，纔是其能明道不懼，纔是其能理道，理下三個者字，這種光景，宛然目前，而我無能意，已在言外。○人看聖人於道實實已到盡處，聖人看道實實未到盡處。夫子自道言，此是夫子自家說自家的話耳。若從弟子看來，則夫子實實到至處，其所謂無能者何在。

力人章○賢者自治之盡也，必自治到盡處，然後有暇及於人。兩句一串下，却以賢字局，賜以不暇，屬我多少語妙。○岱雲云乎哉，訓疑辭妙。若作詰問之辭，便徑直矣。又云不但上句不遽下，貶語即下句亦不會明下貶語，深抑處只在夫我一頓。○心專於內，則患不知人，亦爲己之事，心馳於外，則密於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七

重

論人者，必疎於治己也。故方人未便是病，專務方人是病耳。註專字要認。

不患章○此爲器有所能，而沾沾欲自見者發。道無終窮，其能可自信，亦患其不能，其字可玩。

不逆章○人詐不信，而我以億逆知之，即知得亦是察察之明，非能明也。但不用億逆，一味真實待人，又易被人欺騙。故必不億不逆，却又自然曉得，乃得爲賢。○朱子云楊氏誠則明之說，說說大了，與本文不相干。如待誠而後明，其爲覺也後矣。蓋自誠而明的聖人，天下絕少。若謂不到至誠地位，便不能明，則未到至誠時，豈不被人欺了半生。耶朱子云此章言

人日用間便要如此可見此覺不從誠來從明來也。此屋有天資高識見明人狀不得底亦有學問到義理明人狀不得底兼此二意最關馮氏格致之說只見得一半。○心如明鏡則物來自照覺未有不先者。德逆以爲先則先非覺矣。○是賢乎是贊詞不是謂賢於德逆者。

微生章○微與尾同。書鳥獸傳尾生氏出魯公族微名世謂出尾史作微

○何爲丹乃是詰責之詞故曰其辭甚倨。○疾固正與非敢爲按呼應是自明其意故曰言直全無抵觸微生意故曰體恭警之亦深是言外意若以固暗指微生則聖人之言亦不恭甚矣。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季

驥不章○驥字提起可見重驥上不重稱驥者上○稱不稱驥言驥之所以爲驥在此不在彼耳兩其字緊粘驥說

以德章○易曰稱物平施其平處正是天理之正不但有寬薄一分到下面來薄到沒處去即有意厚一分到上面來亦定厚到沒處去。况以德報怨竟全反了則報德者又有何物乎。○報怨自當以直何消以德以德自當報德豈以報怨○直者理之正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有兩面在若德則必以德報之只一路去。○報有在當下事者有在他時別事者如橫逆之來當下先須自反其有當報亦稱其情而不過這在當下或他有舊怨於此其人之爲是爲非當退當退一以

理斷而我無與焉這在異時○報德雖必以德然當公義處亦不可屈法以伸情要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

莫知章○此與子欲無言一側全是贊及門不是嘆世道全是發子貢不是語他人。○子貢知足知聖人他也自謂能知了故有此問他這一問正有越向高處尋意思。○人只向外面求知做得張眉努目不知自反那得自修不能自修那有進益註反已字貼不怨尤自修字貼下學進字貼上達循序漸進寫中間而字有無數層遞在。○虛齋云下學二字就套在不怨尤裡。○朱子云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人亦有下學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季

不能上達者緣他下學得不是。○上達境界儘自不同就此事見得此理是一事之達做到邊微又過上面去便不止此一事之達層層級級遞將去自然日進乎高明這上達有許多般積累多到得豁然貫通這上達又只是一個。○朱子云下學人事之與與衆人所共無奇特聲人及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得知我。○天者理而已矣學的是天達的是天則知者自然是天知我其天只是說人莫知耳。次崖謂這天是蒼蒼之天理無知何能知聖却說得呆了。○子貢豈不知夫子高不可階緣他只向上達處求夫子不向下學處學夫子諸弟子疑夫子有隱子貢謂夫子性

道難聞都是這個緣故。夫子吃緊相點全在下學二字。不向下學二字。認取着實工夫。偏於上達處說。分說於立言之旨。正相反矣。○不怨不尤。便着實向裡道。是下手工夫。但工夫到得深處。則不怨不尤。處亦自別。此朱子所謂樂天便是。不怨天安土。便是不尤人。也可見聖人到上達時。下學工夫。原在不是說上達了。一胸快活無事。

公伯章。○朱子云。此墮三都出藏甲時也。道之廢興。於是乎在。○齊氏云。察惠子路。固將假以沮孔子。故孔子不為子路計。而為吾道興廢計。○朱子云。上二語。是聖人自處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管已。下一句。是為景伯等言。知其有命而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衆

未知其命之何如。但知察之無如命何耳。按朱子說。則上二句泛說。而察亦在裡面。下句以曉景伯。而安子路。魯伯齊亦在其中。

賢者章。○吳氏云。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人事淺深。言愚按見幾明決。故當避即避。用意忠厚。故辟亦不專於一途。四個辟字。是四種境地。不是四種人品。賢者字直貫到底。○沮溺丈人。豈非辟世。而朱子必以伯夷太公富之者沮溺丈人。一於辟世。他便不肯辟地。辟色辟言。伯夷太公。開文王作。便曰。豈歸乎來。他便不肯辟世。而辟地與若孔子。則總是辟色辟言。故此四節。降而愈下。全要寫出惓惓不忍忘世意思。

作者章。○作是先仕而後隱去者。其先出而仕。固非憂熱忘天下之人。不得已而終去。或世道之衰可知矣。○張自烈謂此屬逸民章。斷簡常在我則異於是。上余幼時夢讀古文。亦是如此。夢中古文。異處甚多。猶憶邦君之妻。領在子見南子章。末減文仲。竊位在柳下位。為士師章。末師禁之。始在太師。雖適齊章。末皆頗有理。夢豈可說。實而於義無礙。即因爾公語類附之。

晨門章。○子路明言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則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聖人實實如此。但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這旋就轉坤本領。非晨門所見。聖人視天下亦無一日能忘。這天覆地載心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七

衆

胸亦非晨門所知。在彼則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為讓在習於聖人者。曉之。此語却正道着聖人心事。故直記之。不下一點駁語。

擊磬章。○有心一歎荷蕢之心。忽為聖人所觸。即我一轉。則仍是荷蕢之心。而與聖人之心。天懸地隔矣。果哉一嘆。聖人之心。忽為荷蕢所觸。末之難矣。一轉。則仍是聖人之心。而與荷蕢之心。天懸地隔矣。○經師專確。亦是說荷蕢。即從有心作轉。只此念念不忘。處便是。○真已知也。二句。他却似憫聖人之徒。勞要喚醒聖人的。只此一喚。便把門內聲聲打斷。聖人果哉一嘆。緊接此語。深則屬二句。上並無語云字。總

他浩歌長往，淵淵有金石之聲。荷黃以果爲難，聖人說果亦有何難？聖人正有大難處在。

高宗章。諒陰禮記作梁闇，闇即古庵字。草廬曰庵，梁相也。大夫以下倚廬無相，人君則前有之，故謂之梁闇。言有梁之闇也。○古之君臣，其平日原有手足腹心之義，故人君居喪時，子自致其孝於親，臣自竭其忠於君，大臣小臣無不各竭其忠，各盡其職，蒙宰特總其大綱耳。若冢宰有私行專斷，無論司徒五官體統相敵，不輕爲所役，即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其分皆相次而下，又豈得以私役之乎？

好禮章。岱雲云：好禮，內自誠意肅恭，以至於外之衣冠瞻視。

#### 四書約旨

#### 論語卷之七

季

近自宮庭朝廟，以至於遠而邪僻園圃，無一事不是禮。無一時一處不是禮。好字是他精神貫徹處。○愚謂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這尊卑貴賤是生來一定的。天敬天秩，即吾身以內，心爲天君，志爲氣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其貴賤大小也是生來一定是天敬天秩，內外上下大小無一物不得其分，纔成得好禮。今人不識禮字，皆以儀文度數當之，其求深者又加個心字，說他裡面必有敬讓之心，要其不識個禮字均也。看大註禮達而分，定五個字直下得箇蓋乾坤。

君子章。○修己工夫儘多，如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那一件不是

然總脫不得敬。敬者主一無適之謂，心不主於是則學來也不能，問來也不審，思來也不慎，辨來也不明，行來也不篤，安人安百姓也有許多事在。然總只是一個修己以敬貫去。○有初學的敬，有成德的敬，有聖神的敬。初學的敬只做得修己的事，未便能安人敬處。長一分則分量便大，一分到光積極其盛，則爲恭而天下平矣。○謂貫上下包遠近而無不統者，敬之理自下上自近遠而有若及者，敬之功候功候到安百姓敬之理纔盡，敬語道得極精。

原壤章。○壤侯處見親暱，夷處見放逸，他見聖人動必以禮，反爲此形，要打破聖人這個敬字，殊不知此處一差便入無忌。

#### 四書約旨

#### 論語卷之七

季

憚去。○朱子云：登木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不可，但已且只得休。至於夷侯之時，尚可教誨，故直責之。鄭舜舉云：惡之而避其辭外之也。過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親之也，過原壤是也。

闕黨章。○要求益須循序漸進，若欲速成則不能成，而此欲速之心已大害事。○或人疑其已益，夫子說他求益尚未能。○名位並行是他平日如此，故着個見其字，當雲謂先生指同學聖門者似太拘。○將命出入周旋賓主之間，亦須言語威儀上去得，想此童子要自附於成人之列，於這上亦頗究心。聖人使他將命，在童子初看似用其所長，不知觀少長

之原習其遜之容却正是化其所短於是見聖人教人真有潛移默奪之妙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七

五

四書約言

任啟運著

衛靈第十五

衛靈章○當行而行無所顧慮從違字看出處困而亨無所怨悔從困字看出饒氏謂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虛憍以無所顧慮屬下絕糧非是○陳旣非所當問啓之以組豆而又無所發於其心則不足與有爲可知矣故明日遂行朱子或問雖據史記明日仰視紫馬色不在孔子謂大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但於本文畢竟添出似不必從○朱子云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加小人窮則濫竽以困字答上有字文勢乃相應愚按此處又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勢與人之生也直章相似安命意在兩句夾縫中

賜也章○論源頭原自一而多論工夫須由多而一在聖人是出本以及末在學者須尋流而溯源天命之性一也率性之道以貫之者也此源頭之自一而多也由志而立而不惑皆其所貫之者也知天命則一也此工夫之由多而一也到聖人地位則渾然天理一也泛應曲當用各不同以貫之者也此聖人之出本以及末也文章可得而聞其所貫之者也至聞性與天道則一也此學者之尋流而溯源也先沒有這多學而識的固無物可貫而積得許多物事而不一以貫之也沒處歸着○若字須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聖人何嘗不多學而識然不得名為多學而識之人以有本在也。不然只成得一個多學而識的人。然字信得確非字轉得捷。不是多學而識如何能得事物物之真。聖人實實是多學而識也。只靠多學而識如何便能似聖人之泛應曲當。恐多學而識不足盡聖也。朱子曰然字也是非與也是然字越跌得熟則非與越轉得密。○非也字應聲而集字字正應前文以予為四字。○之字即指多學而識者會予知行並到故注曰精察力行予貢知到行却未到故注曰積學功至亦將有得亦字從會字來。○彼以行言行至而知不待言矣此以知言非不行也。但行處尚未到耳。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二

知德章○饒氏曰知在行先曰知道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也知在行後曰知德道實為我有矣得這裡面的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奪之。○有此德自然知此德難在德不難在知于路豈全無德的人只他做的都是和皮一層未到裡面精細處故滋味短促譬如食胡椒去得硬壳不會去得細皮尚有滋味。

無為章○堯德盛矣然前無所承且禹皋五人俱未得也禹終堯舜矣而德畢竟較堯舜差一分且稷契亦已亡也故無為獨稱堯德盛民化其無為者聖人之所同紹堯得人其無為者一舜之所獨二意遞下。○無為而治亦是現成語思其足

以當此者惟舜為然第一句是懸空想出夫何為哉又把他卽位五十年細數過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正備可見處寫出難形容處來正南面者凡君之所同恭己正南面者亦聖君之所同然欲于此外增一辭以稱舜而不可得矣

問行章○忠者言與心一信者言必能行篤者厚重深沉敬者主一無適信不離忠篤不外敬。○參前倚衡不是用功處朱子曰服膺之熟自不能忘乎是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微倖倉卒而冀其效也○夫然後行是難之之詞。○舉立以該靜時舉在與以該動時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三

位哉章○伯玉事欽藥靈史魚事靈皆非有道之世此史魚志簡上想其如矢就伯玉學問上想其仕懷原非實事。○史魚早以直言自不及伯玉然同是贊詞無相形意。○卷而懷之之字指道虛誇指身非也看一可字此處還有商量與聖人之用行舍藏自別

可與章○與言不僅教人允謀議商酌皆是失人是不知其人之可與言失言是不知其人之不可與言總是一個不知人虛辭云欲知人在居敬窮理

志士章○仁只是理之正心之安處見得道理如此若不如此心便不安則殺身乃以成仁也若說死則為仁者不死則為

不仁者則是聖人而然仁字種子早絕矣○志士是利仁一種

為仁章○利其器是要求個利器利字是活字須照事其賢友其仁讓若認作我去磨礪以利之反是我去賢那大夫仁那友了○大夫見於事故曰賢士修於身故曰仁事大夫之賢則嚴憚之心生友士之仁則切磋之功至朱子云友為親切賢只是統言友裡指仁上說○嚴憚只是收拾此心切磋便有講習勸規諸事

為邦章○無天德做王道不出類子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王道本領已足故此只就制度上說○孔子做來便是堯舜顏子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做來微小只到禹文地位孟子做來又較粗只到湯武地位

○孔安國謂古歷只是建寅夏商征伐始改正朔然夏書甘誓已有建寅三正之文則謂黃帝建寅少昊建丑顓頊建子帝嚳建寅唐虞建丑亦或然也○書蔡傳謂商周時月皆不改但商以十二月為歲首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春秋初傳謂周改月舊史當書冬正月孔子以夏時冠周月故書春王正月愚按詩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確是時月不改春秋如五月大始昏見正月以無水為災又確是時月皆改汲冢周月篇綱維一月日短極長踐長手柶建子又柶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五

夏至大暑後民時巡狩征事皆自夏為是朝廷之正朔因改故春秋紀事之書必用周正授民之時原不改故詩所歌民事皆用夏正也○天地交萬物發是時之正布德和令行慶施惠是令之義蓋建子一陽初復萬物始萌建丑二陽成臨萬物未發而子月飭死事築園固諸令皆是閉藏即丑月出土生計耕耨諸令亦未生於也○虞書夏四月東略大略周來格周禮玉幣以祀金幣以賓以封同姓象幣以朝以封異姓革幣以即戎以封四衛木幣以田以封蕃國月令春變路夏朱路秋戎路冬平路大約虞夏以前樸素渾堅而等威未辨周飾以金玉則等威雖辨又不樸素渾堅○朱子云幣為身之所乘足之所履其為用賤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勞一器而工聚為其為費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則傷財此周幣之所以為過侈歟○周冕有六祀上帝大裘而冕無旒享先王衮冕前後各十二旒享先公鷩冕九旒祀四望山川毳冕七旒祭社稷五祀希冕五旒羣小祀毳冕三旒旒皆十二王王五采公衣九旒旒九玉侯伯鷩冕七旒旒七玉子男毳五旒旒五玉孤希冕四旒旒四玉卿毳冕三旒三玉大夫毳冕二旒二玉○加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其為物小故雖費而不及奢○商之質亦有不得中者如幣則為質而得中周之文亦有

不得中者如是則爲文而得中各舉一物而其餘可知矣○  
舜之功德皆極其盛故有韶之盡善盡美必如舜之功德  
如舜之樂不但奏虞之樂已也故此句句法獨變○聲音之  
道與性情通滂蕩之聲足以起人滿心蕩志故須放佞人變  
亂是非顛倒賢否用人行政關係甚多故必遠不是做完了  
上四事又要如此亦不是有鄭聲佞人在朝纔去放遠只是  
不可不預防故曰法外意

遠意章○遠兼時地說註只舉地以爲例耳

未見章○三篇篇首皆言而發此只泛說○前無已矣乎三字  
此加此三字是始猶有望而此乃絕望之詞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六

竊位章○吃緊在知字上○盜得物其前陰據窺其後

躬自章○道無止境求盡實難責已自不得不厚以人治人能  
改卽止責人自不得不薄此二者同修已待人之所當然也  
非以遠怨而遠怨已在其中若爲遠怨而發則自厚亦以爲  
人薄責更成徇俗根本全錯矣○厚責已薄責人自是理當  
如是若待自家重別人輕卽此已成私意○躬自厚無責  
字與下責字一串說蓋人已雖分道理原是一串彼躬自薄  
而厚責於人者無論卽躬自薄而薄責於人是相率而棄理  
也躬自厚而厚責於人是強人以難行也故必躬自厚而薄  
責於人然後修已待人兩而道理都盡○註身益修人易從

都是釋遠怨之故不是上句正意

不曰章○合併兩個如之何纔見他熟思審處尤景鏡氏分上  
如之何爲思而處下如之何爲思之熟處之察以爲時文截  
題法則可然味短矣

羣居章○不及義者言也然所以如此必從放僻邪侈之心來  
而又羣居終日如此則其心益滋矣行小慧未必便到行險  
微倖也然所好在此則機已到那一邊去而又羣居終日以  
行之則其機愈熟矣俗雲云放僻邪侈之心滋是本體已壞  
行險微倖之機熟連作用亦壞無以入德就當下說將有患  
害推及後來○難矣哉是嘆詞不是難入德難免害○此爲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七

學者之藩朋燕辟而發

義質章○義足是非非大界限義以爲質此處已有壁立千仞  
氣象禮是又向那是處細細斟酌不使有機毫過不及之差  
然尚在自家身上孫出又是審於接物○問達章好義該此  
禮行在內此孫出亦該彼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在內○義者  
事之宜只向處事上說起若前面自有敬以直內工夫在○  
之字或以爲指義或以爲指事皆不是君子於事既義以爲  
質矣行便行那義質的事出便出那禮行的義質之事信又  
總貫上三句必信纔成得義質成得禮行成得孫出故語類  
云不誠實則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詐僞耳

○君子哉不是贊詞言必如此乃為君子之道註中乃○贊  
如一根柱脚必先選堅直好木是義質再斷削得圓渾是禮  
行又推得光表是孫出選必實實堅直斷必實實圓渾推必  
實實光表是信以成之

病無章○首有君子字比他章不同他章是勉學者此是推君

子之心○無能非真無能也即真能來而君子心上殊不見

其能病字無夫子兩何有于我哉便是此意

疾沒章○不是希其名正是盡其實百年光陰轉瞬輒盡一朝

虛度後亦何追古人所以惜分陰者為此故也一個疾字正

莫出汲汲皇皇維日不足之意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八

求諸章○此與為已章略同而亦有異彼為字只指立心處此

求字却實下工夫彼為已是指心所發端此下個諸字却自

外反向內裡凡事君事親交友待人皆在裡面故註言無不

反求諸已

矜羣章○矜只是莊以持已羣只是和以處衆泛而觀之無私

的如此即有私的亦未嘗不如此而不爭而不黨方是看入

裡面深處故註下然無爭於心然無阿比之意一轉補處

源謂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更過則便至爭於心之生而與

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

人黨夫理存於在一息之間其說甚精蓋輔氏所謂理也

只泛說道理當如此尚是淺處其幾微之辨只在下半句曰

謂矜羣渾是一團天理緣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又云不爭

黨只完得矜羣既誤認矜羣全屬好一邊又犯下半句縮歸

上一字則全不理會註中然字一轉古之於也廉今之於也

而學詩章言可以存可見和而○滄柱謂矜是守正爭是過

流便是爭得不舒亦有兩面也

氣羣是公心黨是私意看做和同周比一例對反則當改書

作君子矜而不爭小人爭而不矜之謬矣惟呂無黨矜羣

中或有爭黨者東漢諸君子可見之說最分明蓋東漢諸君

子是有私心的故矜而爭羣而黨聖人所說君子是無私心

的故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也○小人純是私欲只有爭黨原

九

無矜羣君子於矜羣中畧有一毫之私或稍涉意氣即不免

入於爭黨此處是毫釐千里之辨若以小人對反說便粗

不以言章○言都屬好一邊上人字活未必定是不好人只未

可信耳下人字如愚暗皆是亦不定屬不好一邊精義范氏

云能言之者未必能行故不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故不以人廢言四語正是說得四平八穩呂謂人專是不好

的其說已稍偏倚雲謂全為子孫黎民計則更說得着述不

道聽言時當下道理如此兩句各開說然分用人聽言則亦

非也兩句總在聽言時說上句是不以今日之言迷信其後

日之事下句是不以往日之行并棄其今日之言

一言章○子貢行之二字早着人已相接處說下故夫子欲之以想知有已不知有人則一日尚不可行何況終身想則一日可行終身亦可行矣只一個已推之却無盡只一個恕施之却不窮須着眼可以二字○知要是旁論不是正意謂學貴知要者非○語類無患做恕不出外註恕為求仁之方皆是講學人推論其理如此與孔子告子貢意毫無交涉

聖學章○只提重於人也斯民也字大意便了了聖人看得斯民極重故絕不敢有一毫作奸作惡於其間若謂斯民總是不直的全虧三代之君以直道行之於他如今上無禹湯文武之君全仗我以直道行之於他尊已而卑人且儼然以禹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十

湯文武君道自處聖人豈如是放縱○不是說天下之人總是有直無枉的然人之生也直這個直道原從天命之性來人之事即有不直人之性却無不直聖人不取不以直道加人正為不敢拂人之性耳○以直道而行五字屬治民者之所也三字却重民上言斯民也是三代聖君賢長之所不敢枉者我如之何敢枉乎胡雲峯把所以二字連讀便誤○註中三代之時時字穩密包括上自天子下至卿相師儒皆在裡面次是獨屬之君亦暨矣○下一節推明上節我所以無毀譽之故

史闕文章○所見僅僅如此風俗已偷井此不及風俗更偷矣

○是非共著百職修明史何必關并敘大行民無偏黨焉安用備但不放挾已見以自是挾已有以自私尚屬古風未泯今則自是自私之風徧天下而此二者亦亡矣時變之故豈曰細哉

巧言章○所見者真則巧言不能我惑所見者大則小不忍亦無自而生故君子務明理恐有殘忍容忍二種

聖學章○衆人之論固公矣或蔽於私亦未可知察之而衆人之好惡果是歟則從之非苟同也衆人之好惡非是歟則違之非苟異也衆好是矣而其人或有一言之失焉未嘗好而不知其惡也衆惡是矣而其人有一節之善焉又未嘗惡而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十一

不知其美也方知仁人大公處若謂衆人何知須待我察早成私心自用矣

弘道章○道之分量本是極大宏之不過滿其量原非於道有所加心之所知却有限不廓而大之即於道有未盡○朱子云宏道須是知及仁守勇決○下一句正為上句加一鞭策不可不看

過而章○此只在偶然差失處說覺即改故可復於無過若平日已做錯的則其過已成如何又說無過○此是鞭迫緊切語不是寬容回護語愚最不喜人非聖人孰能無過一語渠先看過是人人該有的這樣人那能操拔

吾嘗章○此只對思而不學者言。若對學而不思的人。又決不如此說。○思不如學。有幾層思。是懸空揣測。不如學有著實。榜樣一也。思只是我一人之心。用之極勞。不如學有許多現成榜樣。之為逸。二也。思即得之。亦是急率。學地不如學之優游自得。三也。思所得。要去做。硬做。做來也不服貼。不如學之循乎事理。做來服貼。四也。大註一句中。兼有此四意。居類云。思是便愛自去。改學是依這本子。小着心。隨着事理去做。○進志。朱子云。是孟子以意逆志意。又云。放退一步寬。廣以求之。可見學中早有思在。

謀道章○首一句重謀道上。君子所謀。只有道而已。何曾把個道與食平放在那裡。商量個謀不謀。故不謀食。是人見得君子如此。君子原不是有此三字也。末一句却重不憂貧上。恐人見君子謀道而得祿。因想把個道做謀食之媒。則必道正是憂貧。故着此一句。截得淨盡。見得君子不但沒有謀食的事。即憂貧的心也。一毫沒有。○中一層只起下意。不可將得祿之理說實。

知及章○朱子云。知及仁守為學之事。莊莊禮動為政之事。然為學雖未及乎為政。至於處家接物之際。亦非莊莊禮動不能為政。雖不專於為學。然非知明守固亦無以為臨政之地。又云。此章當以仁為主。知及所以求吾仁。莊莊禮動亦所以

持養吾仁。又云。知及如大學知至。仁守如意。誠意按朱子云。仁守如意。誠一語最密。正心修身。豈不是仁守的事。然至此則無不莊。不以禮之病矣。氣是氣。稟學是學。稟氣稟偏處。全賴學問以變化之。學問工夫。有未到處。則此氣稟之偏。便有未化處。禮謂義理之節文。與序之以禮指制度品節上說。全別。蓋此禮字。屬君子身上。與莊字一因相同。此致民仁勝的便失之。優柔義勝的便失之。嚴厲性迫急的便失之。迫促性慢的便失之。寬縱這都是氣稟學問之小疵。若涵養中却便無此病。故曰。所以持養吾仁。語類蒐苗猶符一條。却說向制度品節上去了。與本註自別。不必牽合。若縮轉看。

則不莊莊禮動也是仁之不純。不仁守也是知之不真。但此章意重一步追進。一步不重縮轉來。大受章。君子也有長於大而短於小的。如將琬社稷之器。弄百里木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也有大小無所不能的。如孔子可以相。亦可以委吏。乘田。但他雖於小未嘗不能。而我却不可以小處。知他謂彼僅長於此也。註我知之彼所受。我字彼字本極分明。或欲以受字亦屬觀人邊。或欲以知字亦屬君子小人邊。總是自成迷誤。○器有有用之成材。器即材也。有容德乃大。量即德也。於君子實言之曰材德。於小人實言之曰器量。不曉得他的所受。而但以我知之。未有不

錯者故觀其所受亦觀人者所必及

民之章。開口着一民字可見此章仁字只是淺說如孝弟忠信之事人人可做的。○人只在甚於二字下二句又是一轉更逼緊一層。朱子云此爲九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

當仁章。師是生平極推崇的人故舉之以爲極師且不讓則他一無所諱可知。○朱子云此爲學者粗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

貝諒章。正而固重正字上諒豈不用只未必正耳仍重正字不足又加固字之說不是。○諒便是徑徑之小人而不言小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古

人諒而不貞者此小人亦是君子一途但見理不明耳與反對之小人自別

事君章。其事是人臣本分當盡之職其食亦是人臣本分應得之祿但事君者之心則但知有事不知有祿也。○呂云一有利祿之見據其中則講敬事只成一種因循患失學問敬猶不敬也故聖人下個後字

有教章。就個類字已明明有善惡兩種人在無類者君子之心無之也可以復於善從人一面看不當復論其類之惡從君子一面看天下豈無終不可教之人君子亦豈無不覺之教但君子之心則無人不望其入於善耳

道不章。不同如水炭之不相入者故不能相爲謀不然而但所居之位所處之時不同豈不可相爲謀

辭達章。辭有一二言而達者亦有千萬言而達者有正誠直辭而達者有委譬曲喻而達者然總以達五意而止若但以多爲富以麗爲華則意反有所不達矣如書舜之命九官辭簡而達盤庚之誥多方之誥辭煩而亦達詩三百篇婉諷喻而達易之爻象假象明理而亦達如六朝文詞極富麗而使人讀之反苦其煩則不達矣

師冕章。陳新安云替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之俗雲云矜不成人是仁以主敬實是禮恩謂冕若無相何以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主

得至聖人之門既有相偕來則夫子即不言見亦自能成贊主之禮但聖人見他無目却自有不能不告者這告處是仁心之自然流溢處仁至而禮自至蓋禮即在仁裡而子張道與一問問得極矜矜想他聞無行不與之說故留心省察如此夫子固也一答答得極平穩言師自該相我亦猶行相師之道耳而因物付物之妙如天地之化工各正性命而已不勞爲此聖人之所爲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章。古者封國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周禮言諸公方五百里二十五個諸侯方四百里十六個蓋方百里是正封是

田祿之所出方五百四百里是廣封并山川附庸在內明堂位封魯七百里是魯人夸大之詞孟子言今魯方百里者五是他把附庸之屬都吞併了如春秋入極誠項取郭取鄆之類可見額與在方百里外故曰遠人在五百里中故曰邦內曰社稷之臣春秋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孫歸其半於公此時公所有者叔孫之所歸僅五分之一耳昭公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一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皆盡征之而尺土一民皆非君有惟額與輩一二附庸倚屬公家而季氏又欲取以自益其貪甚矣○看下面而近于費云云可見額與輩不會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末

問罪於魯只不服魯季氏而季氏欲加之罪以為辭耳即此便是季氏實案即此便是冉求與謀實案記者書冉有在季路上便分個首從○冉有與謀夫子何從而知此聖人之不途不德而先覺也○求說將有事於額與夫子便緊接額與謀利額與無可伐則遇在謀伐之者矣○求說夫子欲之吾二臣皆不欲夫子便緊接臣字敲刺既不能讓又不能去則夫子之過即其過矣用任節緊駁夫子欲之句○求見夫子駁得緊了自家無可進只得并為季氏諱過見他亦是不不得已不是貪利則求與季氏同謀實情透露故下夫子切責之上夫子欲之不是要如此做未說貪其利故此註下貪其利三字貪其利則季氏貪額與之利為之切之字正指季氏貪

利○丘也字特稱名如對先王先公者言下已顯然○聞不定是聞古語只聞古有國有家之道理如此重賞二節○忠字從他憂字來○季氏伐額與當下即得其民人以自益而不寡矣既得其人民土地則將來賦稅皆入已而不貧矣不寡不貧事勢自分先後然其患寡却原從患貧之心來故下又倒轉從貧說起○不均則不和那能父不均不和不安則必傾豈惟貧寡和即在均中無傾不在安外增出和字為下謀動干戈起案增出傾字為下憂在蕭牆起案○修文德正是自治之事非為遠人計也但遠人自來耳夫如是句緊接上文言國家之不可不均和安如此故遠人即有不服亦無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八

七

服計及惟內修文德以自治不當動兵於遠也上節只說國家相為一體之理尚未說如何能均和安實事均和安實事全在修文德上修文德者禮達分定君君臣臣上下各得其理也其曰文者對下謀動干戈而言或以文告之及遠國者當之誤矣○陳新安以均和安為內治修屬本國不與兵戰武為修文德屬待遠人分作兩事李岱雲謂內治修即修文德又謂均和安只是不分崩離析當不得內治修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義禮樂無不整齊纔好應謂註中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提是言所以必修文德以來之之意遠人不來也是修文德遠人既來也只是修文德總望在自家國裡均



和安耳。位雲者內治修即修文德極是但仁義禮樂原不出君臣父子之外君臣臣父子子到極處也即是均和安極處謂均和安不足當內治亦非也下不能來應遠人簡不能守應有國家節而謀動干戈便是不修文德動干戈於邦內便是不均和不安可見修文德即均和安也○憂在諸端則必至於傾不特貧寡已也而其憂在目前亦不待于孫矣

天下章○此章通論天下之勢所謂勢者謂上無道則其勢必上替而下陵上替而下陵則其勢必不能傳久所謂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也明季講家都謂天子不可使權勢下移

論語約旨

論語卷之八

大

當擇定禮樂征伐之柄大義○道字最重道者明德以新民三綱正九疇叙遠近上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也○有道則禮樂征伐自然自天子出矣周幽王廢申后出宜臼而西周以亡平王不討申侯之弑君而東周不復振故王綱之下移未有不自五倫之道廢者○饒雙峰曰無道之世必先從禮樂廢起而禮樂中又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則征伐從之而起是以治天下必先於禮上整頓○桓文之霸皆足以奔走諸侯晉大夫如欒書荀偃輩扶其君以爲霸猶可謂禮樂征伐至陪臣如魯陽貨輩但能亂其國不能及於諸侯止可謂之執國

命不可謂之禮樂征伐矣○首節推論時勢已極衰頹復提天下有道說起然有思古挽今之意○諸侯有一國之政不可謂政不在諸侯故止言政不在大夫○看春秋時勢大抵是大夫做主如齊桓之立也須得高國晉文之入也須得呂卻到得後來一發純是大夫做主了○失政不但是權柄下移有一事不當理下便要議故必庶人不議纔是有道盡頭處○先王之世使庶人謗商旅於市原不禁庶人之議但事事皆當自無可議耳

祿去章○此章舉魯事申上五世希不失○公子遂雖專魯政一傳而亡故政逮大夫單說季氏○季孫行父逐公孫歸父

論語約旨

論語卷之八

主

即專政之漸然尚有禁儉之名故恕之季孫宿城費而季氏強故斷自貳子始悼子不會爲大夫其數之若代也○四世已微矣五世安有不失乎使人猛省

三友章○益者損者是有益於我有損於我者虛語謂舉現成的人非是○或問朱子云集註只釋正意若推言之則直諫多聞三者於人皆有薰陶漸染之益蓋皆有嚴厲敬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此者是是非非不可少假借便碎則隨人俯仰矣諛者一味模範絕無可喜善來則媚於迎合矣多聞則引經據典言必有徵便佞則取辦一時矣

三樂章○此與上章從所友所樂分出損益來不可倒轉說成

置諄當友節禮樂當樂也若欲何樂當樂則上文當說

本文只說益矣損矣而當友不當友當樂不當樂意自在言

外○節禮樂朱子云此說得淺只自去理會刑制度聲容之

節緣去理會時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樂之文內便有以善

其莊敬和樂之實或謂本內外一說今以及道人善則悅慕

勉強之意親多賢友則直諒多聞之士集雖欲不收其放心

以進於善豈可得哉○驕樂是以驕為樂言動之間一味侈

肆何知有節佚遊是以佚為遊荒淫之事則聞而樂之方正

之人自入耳而畏也宴樂是以宴為樂歌童舞女俠客之類

口益親則正人直士日以遠也○好屬陽樂屬陰一晌便到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子

那邊去便沉沒了○二章句句於反對處體認方不泯沒

三德章○君子而有德則我當用其德也言及未及與顏色

之在不在都無有個道理不可不省齊君子無德而位之

所在即違尊之○我亦當效其敬讓總是自舉學問所在不

是伺候奉迎○朱子云此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

養之有素地位張商軒

三戒章○人身都是血氣而血氣之最靈者是心若不把道心

做主聽憑血氣用事則未定時便好色方剛便好剛既衰

時又好得矣俗雲謂心亦是血氣物事這血氣便是八心數

語道得最好○不是說人心便是私欲口欲味目欲色聖人

未嘗不然只這上面便易牽引○陳新安云朱子欲以理勝

氣范氏欲以志帥氣但志亦須定於理

三畏章○天命指我所得於天者戒謹恐懼自勵時以至至靜

之時無所不備也大人兼德位齒齒德俱尊固能體此天命

之理即卑有位而無德亦是天定之分蓋上天下澤這個定

分便是定理庸人的畏是勢分上事君子的畏便是理分上

事畏聖言有為信意有實踐意若只作一場說話便是侮聖

人之言○呂云天命是大人聖王主職知天命是畏字根苗

故上節註特補知字○朱子云知有淺深就他淺深中各自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子

若知不善不當為而猶更為之原是未能真知○上節註天

命說既界之重說得較重下節以言義理似較輕不是天命

有兩樣君子事天之至於這道理上有絲毫虧欠便覺得是

獲罪於天小人則於尋常事理上便錯了更說甚細密處俗

雲謂此章天命只說義理不必推深亦未細○俗雲云不但

親玩為親即阿諛亦為親不但反唇為侮即假托尤為侮○

孟子言親大人只是不為他勢位壓倒其實位分之尊孟子

原不曾拋却故曰朝廷莫如爵以位則子君也親大人與是

大人固並行不悖

生而章○學知已為其次則困學豈不是下等然困而肯去學

無論知不知便不算他下等爲他肯去學卽今日未知到底不絕學也惟困而不學斯爲下耳聖人聖人之心至深切矣○中庸固知困字是工夫此是質地○兩次字總是次於生知加一又字便在學知下了○末句特下一民字言此則與聖賢水無望矣○曉得去學這便是他帶來一點明處并學也不曉得則其氣質之昏甚矣故曰氣質有此四等然上面三等可以同歸下面一等竟天淵矣故曰君子惟學之爲貴

九思章○九思之原自一身而及物自常行以及有大關係處其先視聽者下七件亦脫不得視聽視聽一差諸事都錯○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廿

朱子云聖人有由氣質有由私欲有由誤邪思聰思明須去其蘊蔽統朱子語大註所字義分曉○呂云當其無事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有辨析詳審之力愚按說個思字只就這一事上辨析詳審耳但平素不曾涵養臨事也不能詳審平素不曾講明臨事要辨析也辨析不出

見善章○人未有不明德而新民不正己而能正人者首節其知善惡則物格而知至矣誠好惡之則知至而惡說矣夢覺人鬼兩大關俱已過却只未到精處不免小差未到好處負荷天下不起耳然求志達道也只從此光廣去○人謂上節有體無用非也用不離體體上未求故用有不足下節求處

便是體上要十分充達道便是用上也十分足○隱居不是高僧行義也不隱彼官他於本領上一毫未足不敢輕出是隱居以求其志他本領做到極足卽其身未出而天地民物之成統緒相早矣其指領則如顏子未嘗出仕夫子已信其用之則行是也然春秋之時上無湯武那做得伊呂事業并未見其人不消說矣○孔子皇皇道左也是行義但有個孔子在前故顏子可以不出不然顏子豈是石隱的人

陳亢章○陳亢看得父子至親卽私厚其子也是天理人情必然的異聞之問是他有心求益不足疑心聖人偏私訪脚跟捉破綻也○伯魚兩舉獨立見其餘都是二子所同除非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廿

此時或異特不知果有異否耶應對錄錄象象從容卽此便可見他實受詩禮之益今人於趨庭便說成伯魚要求異聞聞此二者便說成伯魚亦嫌無異謬之極矣○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言溫柔敦厚故學之者心氣和平禮有三百三千之品節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教恭儉莊敬故學之者德性堅定朱子兼內外該本末而言極爲詳備在夫子則但說不學不可本要他自領出這意味來○聞詩三句起重遠子一句疊疊教去方見他喜色洋溢○詩禮宜充所未聞而以爲今所聞者平日聞之尙以爲平平無奇今見聖人教子不過如此然後知詩禮之不可不學是昔之聞

猶未聞而今口之閉乃真聞也○陳亢雖兄繇祖鄭然他始  
疑聖人陰厚其子聞伯魚言竟爽然自失因而大反其言雖  
不免扶起一邊又倒一邊要其轉念不可謂不捷所以終得  
列七十子之中也半繼貞文詭混笑傲慢侮聖人後生讀之  
壞人心術不少

邦君章○君稱之句領起君稱之曰夫人則君夫人之名定矣  
下兩曰君夫人正頂此句雖夫人對君不敢不謙稱諸他邦  
亦從君以爲謙然其謙處亦是君夫人之體非妾媵所敢望  
也首起邦君之妻四字極重正爲春秋時亂嫡妾之分者示  
法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八

廿

四書約旨

任啓運著

陽貨第十七

陽貨章○陽貨小人自不當見然此只是君子守身之常法聖  
人妙處正有體道之大機胡雲峯云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時  
中之妙欲見而遽見之非中也饒而不往非非中也時亡  
而中小人之計非中也遇諸塗而必絕之已甚非中也理直  
而辭不遑非中也辭遑而理有所屈非中也惟聖人不徇物  
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同○公山佛肸有善意故夫  
子被他感動陽貨賤亡而來交際不誠上無善意故亦不能  
畧感聖人○不往則失已之禮往見則墮彼之術二語本亦決虛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一

時其亡而往恰與之稱本朱子正見聖人因物之妙○懷寶迷  
邦自不可謂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自不可謂知然夫子却不  
是如此的貨以是識孔子緊緊逼過來夫子若不知其爲已  
發者只問問放過去絕不與他說我未嘗如此緣他是個險  
人無處與他說心迹又是個妄人亦無處與他說義理也日  
片二句諷孔子速往明明兜攬上來夫子亦只是閑閑地放  
過去不曾拒他又不會諸他朱子云姑爲遲辭以答之然其  
所言亦無非義理之正與其心之所實然也○日月分指之  
歲總計之

性近章○性善是一般的秉氣質說纔有不同○習相遠者始

因氣質之偏加以物欲之累地有方隅之際世有升降之殊  
○上一句例從下一句生出人到後面其善惡之不同有或  
相倍從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無算者若原其初起雖氣稟  
清濁純駁萬有不同然總是相近的蓋理必附于氣理義之  
性即寓于氣質之中氣質雖殊理義無二故善反之即天地  
之性矣夫子言之正是要人善反天地之性。

上知意○性同是相近無不可移的然亦有相遠而不可移者  
蓋人皆受生於天物亦與人皆受生於天其自天而人而物  
有懸殊處有接界處天地之性無不善其最上面一個便與  
天地接界天地不能移而之惡這人亦不能移而之惡禽獸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二

之性與人殊其最下面一個便與禽獸接界禽獸不能化之  
以善道這人亦不能化之以善道也然亦惟這兩個不可移  
耳其餘總是可移的夫子正以不移的見出相近來○程子  
說自暴自棄者與孔子所云微異孔子所說是天生定的程  
子所說是人做成的然他何以肯做這自暴自棄的人他的  
稟氣必是極乖戾極昏弱的了這也便就是天生定了○雖  
是下愚性善之理原未嘗不在故亦在相近之中虛蕩欲改  
之中爲之外謬矣

武城章○絃歌之聲之字不可放過此聲必定有和平樂易之  
意故知他是以禮樂爲教若是淫靡之聲殺伐之聲有何可

取○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總之只是一個道絃歌  
是禮樂中之一事饒氏以絃歌爲樂謂古者習樂秋習禮想  
夫子過武城是春時樂矣○堯爾而笑是喜之因言其治小  
邑何必用此大道是戲之惟喜之故有此戲與非助我其詞  
若有憾焉一樣神境○君子小人武城中皆有不可以君子  
指邑宰蓋學爲其大便是君子如夫子所云上好禮上好義  
孟子所云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是也○不必做了官纔算君  
子○學道之語本是夫子之言今出之僂便是僂之言是也  
句是嘉子游之篤信但恐門人信子游所述之言終不如信  
夫子今日之言故又以前言戲之句解門人之惑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三

公山章○公山叛季不是叛魯其來召已必有一番善意看後  
來武城之道可見弗擾實有不忍忘魯之心看後面夫子墮  
費之舉可見夫子爲東周其與公室而抑私家也須臾伺機  
會李萍棧謂弗擾自昨夫子自思東風夫子此時宜是白日  
夢周公原不干公山事說得平虛了

子張章○子張堂堂務外卽受教處亦定有疏忽故問政卽答  
以尊五美屏四惡問仁只答以行五者定要他再問然後舉  
其目詳告之與何哉爾所謂達同此一種教法反而詰之是  
發其病然後下藥使他再問逼他心到細處卓是樂矣○恭  
則心不放寬則心不褊信則心不偽敏則心不怠惠則心不

刻本 五者總是心存其當恭而兼當寬而寬即理得也執  
言之則心存而其理已具於心之中分言之則理得而其心  
即行於事之內或分能行為心存天下為理得非是心存  
則理得原分拆不開○恭寬信敏惠要字數得盡選他五  
者使他逐事經心○能行意于天下意俱在下句恭寬五字  
內則不侮五句言其效要他自驗必如此纔謂之能行必如  
此纔謂之能行五者于天下若一味形容鋪排開去直是益  
子張之疾矣故五則字要重讀不要快讀

佛胖章○朱子云夫子于佛胖但謂其不能浼我于公山却與  
個要去倣愿謂是父母之邦晉却連了孔子于晉時勢未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九

四

能如魯君得熱其可為與否須到那裡斟酌但其不能浼我  
則可自信耳○岱雲云前章因于路疑公山不能行夫子之  
道故以為東周決之此因于路疑佛胖不著不可入故以不  
能浼解之○不曰字與有是言應言汝止知一說不知其又  
有一說也不定是古語也不定是平日曾說過○答于路意  
上節已盡末節又自明其不能怗然無情另屬一意趙瓜瓞  
而不食金仁山謂是當時方言朱子云今俗猶言汝口乾大  
約是無情又無用的意思

六言章○言猶名也謂六樣好名目○子路粗厲每視天下之  
善為易而不細心故先呼喚使他警醒而後告之則不敢忽

而易于聽如薛汝知之乎亦是此意○仁知信直皆美德也  
然只是大綱其間輕重淺深緩急尚有許多次第在內今但  
見其名之善而隨其意之所向一值做去則這意之所向已  
成一個有我之私而見此一邊不見彼一邊其蔽多矣○愚  
竊六者要緊緊知仁知六者看出仁主乎愛而一於愛則不知  
愛中之輕重長短而流于從井救人知主乎知而一於知則  
不知事理當然之則而或泛而無所附或濫而無所歸信是  
樸實不妄然不知避礙而或傷于人如語類所引說人  
必踐其言而或傷于己如尾生之類 信者無回曲然不知有善道  
之法必使人無所容勇者任事之銳然以賢知先人即父兄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九

五

可不哀命而入于亂矣則者志願之堅然不知循序則就違  
而失之躁不能細心則怨畧而失之率矣蓋無論不當愛不  
當知者入于姑息怪僻一或即所當愛所當知而不精心以  
察其分亦便有過當處察覺軒曰格物以致其知則其蔽微  
矣

小子章○詩字貫下七句極言詩之有益于人而人之不可不  
學已在言下○以亦是人以之其可處則在詩也○人有志  
意詩能感發之人有得失詩可考見之和而流怨不怨是人  
性情到和平處亦惟詩能養之而然也○興觀與倫淺處怨  
處却深非優游漸漬性情亦為之移不能至是而憂猶是處

常怨却是處變四句有一層深一層意。○還如妻子兄弟皆是遠如賓友皆是兩之字從詩指點出來事父事君此是舉極重一頭處說註其緒餘其字亦從詩指點出來此是舉輕一頭處說。○學之亦只是始而誦讀繼而反覆吟咏到得沉沒于其中則其益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處齋謂只指誦讀固淺信雲謂必身體力行亦尚未見自然妙處只將詩字一頓神味宛然。下章論為學與此同類云云只是講論

伯魚章○上章只說詩之益此章却實重在為字上為只是講論講論明白使確然有見然後能行。○矣乎是學取策勵語氣不單是問他學過否。○周南召南只有齊家事而朱子并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九

六

言修身者家之本在身未有身不修而家可齊者也於身家道理尚理會不得故曰一物無所見理會不得則做來便錯故曰一步不可行。本說到推向外去皆從此

禮云章○禮樂之本朱子以和敬言從心上說程子以和序言從事上說心又事之本也心不和敬則施之于事亦無序而不和矣。○此為人只知有末不知有本故教他自思。○程子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將禮樂串說見禮又為樂之本也周子云萬物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在本章只平說開說

色厲章○饒雙峯云色不止顏色凡形見于外者皆是。○外為

端嚴方正之形似是一私不染然他裡面實是好色貪財人所不見之時便無所不苟豈不是穿窬之盜小人不都是盜盜亦不都是穿窬此種人却惟穿窬之人正相肖耳

鄉愿章○朱子云色取行違是大拍頭揮人鄉愿是不做聲不做氣有時是個好人肯地裡却乖却做罪過。○俗雲云不違乎世俗又稍稍表異于世俗使世俗中高一等低一等都被他籠絡。○如五代馮道人都稱他是聖人豈不是德之賊

道聽章○所聞的理便是吾心所有之理今不驗之身存之心而但在口耳上過去豈不是自棄。○德字與上章一般但上章就天下公理說此就一人身上說耳饒氏謂上章得于天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九

七

此得于人俗雲謂上章是全體此指一端都是不免詞費鄒夫章○欲富欲貴似是人之同情寬言之不過一處他為這富貴傾險惡毒便一齊生出來極言之實是害他胸次裡面只有富貴二字此外一無所知實是陋他生平長技只會鑽謀富貴此外一無所能便是劣論鄒字正解陋劣二字盡之特加庸惡二字者不惡豈能惡得患失至于無所不至不庸則人皆早惡之亦不與之事君矣與之者多畏憚其庸不知其惡到他放出惡手反時雖悔之亦無及矣。○患得不但其是患其不得他患中便有求必得之法。○吮癰腫瘡是他一身事故曰小秋父與君嘗及家國故曰大。○患得患失總是

一樣心腸非患得時尙知有理義廉耻至患失時方無所不至也只說他若得了便宜則其惡猶有底止得又患失則終身無一日不在患中而其惡亦千態萬狀不可推測究度矣○昏夜乞哀騷人白日能諂者必能驕阿附權奸何知君父能吮舐者必能弑逆原不是兩種

三疾章○狂於愚是天生氣質之偏有聖人在上教育裁成化行于上俗美於下那氣質之偏早被聖人變化去了有這三疾可見便是俗之衰但狂而肆矜而驕愚而直則雖無陶淑之功尙有木然之質至于蕩忿戾詐則世風日降并天生之疾亦亡矣故曰俗之益衰○朱子云肆廉直皆具美惡二意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如康有分辯而失于峭刻愚不為奸慝而不達事理○蕩原不是狂忿戾原不是矜然有些相似故援其近以自覆詐絕不似愚乃故托于相反以自藏如今天下最刁詐人他偏說我極痴愚乖乖放在肚裡外面卻作囉囉聲所謂詐呆是也虛齋謂扶私妄作未有不陷于禍者亦愚而已似說今之詐也愚俗雲謂狂矜之疾必自負一自負不至蕩與忿戾不止愚之疾必自掩自掩便扶私妄作而行詐則似蕩與忿戾為狂矜之過甚詐亦為愚所必至而狂矜愚之疾不亡矣○而已矣總上三句蕩而已矣妄得有狂忿戾而已矣妄得有矜詐而已矣妄得有愚甚

惡紫章○似是而非亦有何惡緣他必至于善正故可惡耳次

崖云朱淡紫艷朱紫並列必然歷過朱雅淡鄭雅鄭並秀必然歷過雅○次崖云利口之變亂是非與奢朱亂雅對覆邦家又推出一聲○看利口獨推過一層上二句用也字宕起下一句用者字收煞似當以下一句為主○佞與利口對舉則利口只是口快佞便能變亂是非舉之則佞與利口一也

無言章○此在子貢未問性道時予欲無言與無隱章一意但頗曾則不待疑問子貢以下又不知疑問惟子貢正是能疑能問地位○聖人平日教人都以言若將言字說壞便是六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九

經精柏話頭非孔門教法矣只是這道理充塞天地原是至實的聖賢之言都是發明此理以上本經書若專求之于言反把盈天地間實理都置之不察是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矣○子貢不說無言則無可述而問不言則所遠何在此中便有進境○天之理不可見時行物生却可見發見是自源而流流行是終則有始發見從上面來流行到後面去觀其發見流行而天理之實見矣聖人之妙道精義不可見而一動一靜皆可見妙道是渾淪的精義是散殊的妙道即身而存精義因事而見觀其一動一靜而妙道精義都發見而無所遺矣聖人是舉盈天地間實理指與他看不是把天來比



已也

痛悲章○

宰我章○禮傳言喪至親以期為斷惟子為父臣為君妻為夫則倍之二十五月而畢母當父在則降服期十一月而小祥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父亡則齊衰三年尊無二上故也宰我明已可或亦本于以期為斷之說然仁人孝子抱終天之戚其喪必有終者亦以先王制禮不敢過耳今宰我欲斷之而以期外之食稻衣錦為安則其心之薄可知矣夫子斥以為不仁宜哉○今讀此書無人不以宰子為不仁矣然試問諸君居喪期年之內所食者非稻耶所衣者非錦耶將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十

毋酒食之奉不止于稻耶將毋絲纈之溫不止一錦耶將毋妻妾帷閣之樂更甚於食稻衣錦耶將毋喪猶在殯而心已安耶愚謂宰我公孫丑猶為期之喪而今曾無一月之喪矣人心盡死天理盡亡吁可痛哉

飽食章○心是活的不用之於逸便到邪僻一路上去難矣哉是極其嘆息之詞下又舉博奕以甚之博奕豈不是小慧此借以甚無所用心之不可耳不可著一呆筆○心何所用靜而存動而察其倫子臣弟友其文禮樂詩書其功擇善固執其要不外於一敬

尚勇章○或問上二君子以德言下君子小人以位言○尚義

則不尚勇矣然義立而勇自在其中

有惡章○夫子所惡是顯然而悖德之人子貢所惡是相似而亂德之人七個者字都指人說朱子雖有夫子所惡以戒人子貢所惡以自警之說可不必從○君子亦有惡乎亦字對愛人說賜也亦有惡乎亦字承君子說○朱子云勇謂材力強猛果敢則材力未必過人而臨事敢為者按此則勇屬材力果敢屬志氣饒氏謂果敢即前章之剛未是○以為字甚有力他絕不是知勇重而自以為知勇重不惟他自已陰險殘毒之心日滋且流為學術世道之害

女子章○說女子小人難養正要養之者善其養之之道○近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士

之是狎昵遠之是疎斥近之不遠矣而遠之則又怨遠之怨矣而近之則又不遠矣當此者直是左難右難君子莊以持已非遠也而不孫之心已消慈以逮人非近也而怨恨之心又泯固知女子小人之難養總之近之遠之不是耳

見惡章○朱子云無聞特無善可稱耳見惡則又有惡焉○我無其實人惡何妨見惡者其實有可惡也○人豈無晚善者但如此却少蓋四十已後血氣漸衰善惡多是以前做的

### 微子第十八

微子章○竹書商村五十一年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出

祭史記亦言紂囚箕子殺比干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

少師名雖非是微子之去在後免先之者以生死難易為叙  
耳○史記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抱祭器奔周是抱祭器奔  
周者微子非微子也若左傳所傳西伯嚭必武庚事微子  
自言吾家豈過于紂是紂亡時微子自遷于荒野故武王封  
比干之墓表商容之園封箕子于朝鮮而不及微子至武庚  
既誅微子乃不得已出承宗祀耳○朱子云是時商亡在即  
微子為元子即只有微子一人亦當去若箕子比干則自  
當諫其死與叔特適然耳又云比干既死箕子更死諫也無  
益適是長紂殺諫臣之業故因得伴狂然在半上半天下最  
是難○朱子據此則箕子固在比干死○朱子云未可望聖  
後能氏謂箕子曰當去比干死前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九

主

人之全仁亦可見其終身大體又云繕器工夫純粹體厚  
未必如顏子是從實地上做來又云皆無私而各當理無私  
故得心之體而無違當理故得心之用而不失意謂行不同  
處是各當理同出于至誠惻惻是無私心又分之則惻惻從  
至誠出來惻惻是愛之理心之用至誠是心之德心之體也  
柳下惠○直道是主枉道是反說何必去應未可去焉往却是  
陪說文法賓主互換妙甚○直道是他介處何必去是他和  
處○孔子于魯亦父母之邦未嘗不盡忠於魯子云但不去  
便是他失于和處于此見柳下為聖之和于此即可見孔子  
為時中之聖

齊景公○死待之一之字必非面紙史記載也待孔子何言至  
待之佳下又用一日字可見是兩截中間有安子累世不  
能殫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禮等語在上半是禮之隆下半是  
不用之決孔子行只承不用一邊虛稱舉堯之迭為賓主滿  
之學為後世學程子不繫待之禮重句謂孔子行當通承上  
文魯雲謂孔子有行可有際可有公養何嘗定以堯舜貴世  
半倚要說楚

四書約言

論語卷之九

主

夫子曰三都以叛公室季氏學其不利于已故假女樂以去  
之愚謂當時權在季氏桓子果不悅孔子何難去之何必藉  
女樂看桓子將死而有夫子罪我以羣婢之悔則當時實以  
食色故也○其註論自平○或問朱子若致勝夫子止否曰  
也須去只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去  
楚狂章○隱士原不以名傳故魯論皆以其事名之楚故門者  
即謂之楚門荷蓑者即謂之荷蓑接夫子之與則謂之接輿  
在田水中而長者則謂之長沮桀溺者則謂之桀溺老而棲  
則謂之丈人非名亦非字也○皇甫謐高士傳謂楚狂姓陸名  
通字接輿楚狂黨人姓項名梁皆妄說也○已而已而緊接

猶可追今之從政者却放開作現前指點而不知聖人仁天下之心自不能已與化神之妙且能轉殆為安也

長沮章○古有人耕有牛耕人之力不及牛故必以二人為耦○治治字亦從達津生來借作現前指點以與也即用也言誰用汝易乎○長沮語甚冷峻然語稍和平要與聖賢商出處○耦摩田器此借作活字用乃既耦而摩之使平則耕畢而耦耦畢而摩其時亦已久矣○為歌二句破他避世語天下二句破他謙易語

子路章○丈人辭氣嚴正其容止亦必有異人使個隱者故子路拱立以致敬及止宿後却又似近情的人未便決他是隱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直

者必告夫子繞決得定○有去有就還是君臣之義若一子不仕則這義都亡了聖人皇皇道左即此是仕即此是行義也不定做了官纔算仕也

漁民章○虞仲與夷柳下仕魯未嘗無位如何概謂之逸民其逸處全在他心裡孔子終身未嘗得位行道然其心却不以逸民自安也故曰我則異于是○看得身極高潔便是志志高則身自不肯降一串看○看兩字便見夷齊自待極高自持極峻節此已不是聖人中道○惠連何曾降辱較之夷齊則降辱矣矣字從夷齊來○若不能中倫中感則和而流有何可取降辱是外面中倫中感是能降辱骨子然他特這

骨子使謂降辱也不妨即此已不是聖人中道○其是惠連與樣欺指中倫中感而已矣謂降辱○隱居獨善則行不必中不妨是說他心上說不是說詞

慮放言自廢則言不必中倫但他隱居亦于道之情有合放言亦于道之權有合這尚是他好處不但權不是孔子時中之權即清亦不是聖人之情也○可適也不可莫也七人之心有適莫故做來只成一節之士聖人之心無適莫故與時偕行○聖人不是貶駁他人揄揚自己正為始而轉環天下終而還原息黜其迹幾與逸民類矣故言此以自表其心○朱張只談論時偶然遺了或孔子常論之而今有闕文亦未可知因學記開謂朱張字子方即荀卿與仲尼並稱者行與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直

孔子同故不復論非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那得有與孔子一樣的伯玉仕魯顏淵行藏皆見解孔子安有與孔子同道即不復論乎○泰伯既端委以治周禮仲雍何故斷髮文身想他必因太王之沒要去奔喪恐季歷留而讓之故為此以自廢不然泰伯用其變夷夷仲反變于夷有何可與且越春秋謂泰伯虞仲同斷髮文身同歸亦喪皆謂○夷逸事無考想他亦必于人倫有不得已處

大師章○記賢人之隱道是正意見夫子正樂之功之餘意虞齊云樂官議樂之正不為三桓懼妄者用何雪謂三家自有掌樂之人豈有魯君樂官為三家用者愚按昭公二十五年

將神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聚萬于季氏則樂官為三家用舊矣季說非也。○朱子據白虎通謂王者平日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則魯諸侯必無初飯可知齊氏虛齋說皆多事皆雲謂魯樂官寧止于此但記其去者此說得之但魯無初飯自是定禮不必云魯有初飯而未去也。○他國曰適非其國曰入。

周公章。○固是忠厚然忠厚中原自當理尊位重祿同好惡中未嘗無等威之別教誨之道任賢勿貳而辨別審慎已在其先大故豈可包荒無才豈容倖位看得周禮一部爛熟纔見聖人處處都是天則。○本文明用君子字領起是舉君子以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九

共

為法講家謂切定伯禽開國亦拘也周公治周為法後世又豈有別個道理。

八士章。○八士皆南宮氏皆周公時人蓋因上章連類及之耳汲冢書命南宮伯達遷九鼎命南宮仲忽振鹿臺之粟而南宮達尤著列十亂中又宣和博古圖有南宮仲。○古人三月接子乃名之五十乃以伯仲則達達之名定于先而伯仲之行加于後前道尊尊伯叔季各一餘皆曰仲周道親親伯仲季各一餘皆曰叔如文王十子伯邑考武王祔以下叔鮮叔旦叔度叔振鐸叔處叔武叔封皆以叔稱至十乃稱季章而此皆偶稱故知學生也。

四書約旨

任啟運著

子張第十九

見危章。○子張固是務外然此章及下伯嚭語却說得平實子夏固是見小然小道恐泥大德不踰閑意却志在遠大子游極熟于禮文却說喪致乎哀而止都可見他矯枉之功達德之實。○或謂致命不言思無可思愚按致命是極大事豈是暮重頭去不要思的但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非其君不事許多審慎都在前面若既仕之則見危時則只有致命並無思法耳。○見得思義便兼可得不可得兩路在。○祭敬表哀是發于人心自然的豈待思之而後為之但天下也有祭只在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一

重簋俎豆上留心喪却在哭泣辨屬風儀上檢點這便是務于外而無其實了子張此言正是反本近實之意舊說有謂思字只作懷字是自然的非也。○朱子慎終追遠章註改喪盡其哀為喪盡其禮祭盡其敬為祭盡其誠道理纔到密處子張却是對為禮不敬臨喪不哀一種說話餘無足觀亦用彼何以觀語。○可只是儘可之詞然曰可也則其語抑曰其可已矣則其語揚朱註加庶乎字則語緩而無病矣。

執德章。○子張原是寬大的人故先說個宏字後說篤字朱子云子張以天資之美言故以執德宏為主穆子以述學之序言故又信道篤為主。○兩句分看合看互看串看都有意義。

朱子云世有自執其小善者然不審其信道之篤亦有信道不篤却有兼取衆善之意者此各自一病分看意也又云崇而不篤則容受太廣後隨人走作反不能守正理篤而不崇則確信其一說而或至不通此必相須乃善互看意也又云纔狹隘則容受不得自家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亦不喜人告以過亦不受此信道不篤即從執德不宏生中看意也又云非其資稟之本然指衆而信之不篤則其所守何由積累擴充以至千宏哉此信道不篤總成個執德不宏合看意也又云人所以體道者存乎德所以執德者存乎量所以進德者由乎道所以信道者存乎志然則人無此天資之美

其所以擴其量而堅其志者必賴乎學矣○虛齋以執德屬行信道屬知非也二句各有知行在內  
問交章○看開口提于夏之門人五字便見得此章讀終以于夏爲近子張說君子說大賢已與于夏之門人不切矣○朱子云初學大畧當如于夏之言然於不可者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乎交際之道成德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有大故者亦不得不絕也愚謂常人宜容不能宜矜不可宜疎大故宜絕四者各有所宜于張要破于夏拒字却不會細認不可字便是他疎處○于張不然于夏之拒非不然于夏之與故客衆矜不能用而字側下○尊賢二句是述所聞我之四句方以

已意破于夏語

小道章○小道皆聖人之所作各有一物之理故皆可觀但無誠正以爲齊治本領故致遠恐泥若異端邪說則直沒理有何可觀○此章只重君子當務於遠大意小道只作一觀不重貶斥小道上好禮好信居仁由義這便是務於遠大○遠字與小字對遂即大也

日知章○虛齋云知字對無忘字說非知行之知所亡衆知行所能亦兼知行○勉齋云求之敏則能日新守之篤則能不失其所二字自家較自家檢點

博學章○四者皆講學之事方是參討求仁門路若求仁則必

實踐如夫子告顏子之克復仲弓之敬恕然後有得但從事於此四者則於吾之心有所制而不放于事之理可以當而不差雖未有求仁之意而仁在其中矣○心與理不是兩物心不放逸則天理便當在故朱子云心在是已有七八分仁了○博學是要理會過萬志是志誠懇切以求之不要理會不得又掉了本朱切同是以切已之事問於人本真近思是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就這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博學是大規模近思是注心着力處本朱○先博學以爲知之始而博學不可泛涉又要篤志篤志在已又須問之於人問之於人又須思之於已此四者逐層進步處也

學不博則根基早狹了。爲志做個甚且學既不博則亦無可切問而近思者此四者必以博學爲先也不爲志則博學便成放而不知求的心又如何切問近思此博學問思當以爲志爲重也博學爲志而不切問近思則爲志偏執已見并博學亦以佐其堅僻此切問近思尤爲博學爲志吃緊處也玩本文兩而字則不博學無以爲爲志之基博學而不爲志恐所學只成泛濫而且有喪志放心之害不切問無以爲近思之地切問而不近思恐問之於人者終無以確知其義而附於心者不固也顛倒看交互看道理無所不通但在本章則上句重在爲志下句重在切近蓋博學而不爲志便做了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四

玩物喪志好問好思而不切近亦泛濫而無成肯於仁字是違離博學而能爲志問又切思又近則去仁不遠耳  
百工章○論始事則必學然後致其道論實功則爲學必務致其道故朱子云二說相須然叫做君子他已是有志於致道的了特恐爲外誘所惑而志不篤耳看本文下兩個其字則做百工卽有百工之事做君子卽有君子之事若剛坐打關的人原沒有其事其道原算不得百工君子故前說爲長爲已包得後說也且尹說亦於以字語脈不洽  
小人章○恆於敗過而不憚於自欺是以必文之故。過已過矣又加一自欺之過故曰重其過

三變章○君子何嘗知其變自樂之卽之聽之者以爲變耳○此章者個變字先不免意圖輕薄不如溫而厲章之該備也程子以彼爲會子所記諒哉

信勞章○輔氏云信是上下交孚已雖有信而人或未之信猶未可謂之信也○僖氏云誠意慎恒是所以信之由○呂云未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須勞謙但不知信而後勞謙之善耳○信在平日不在臨時信非爲勞謙而然然勞謙時這信卽在○註下至誠惻怛四字則此信字直是仁地位

大德章○子夏爲人局面小力量有未及力求自燭故有此說然意間却又生一病

圖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五

酒誨章○君子之道總是教人之道孰先二句則學誨四句合有如一二句又作反視○理本一原故卽近小可以遠大教必有厚故先其近小而後遠大○子游橫放着平看正心誠意是內裏本根酒誨應對只外邊枝葉如何舍了本根却在枝葉上做工夫子夏豎放着豎看精義入神也就在酒誨應對內不從酒誨應對何從到精義入神故子游下個本末字子夏下個先後始卒字

仕優章○二句開說各有所指上句指已仕者朱子爲世下族子弟而設下句指未仕者○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是正意資其仕益深驗其學益廣是餘意○兩則字中都指有後字卽字二意在但

後字是正意附字是餘意次雖以上則字訓即下則字訓後非也

喪致章○看禮弓子游與有子論孺子慕一條可見子游不是單重哀戚而廢禮之人此亦有意過于易之美而云然然其言有偏處

吾友章○看然而一轉可見難能尙是說他好處但上句只宜起下句○難能就行事上說下章堂堂就容貌上說

堂堂章○此章重下則堂堂便是病處註務外自高正就堂堂處說

吾聞章○朱子云曾子之意本以通論常物之大情而非立義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不

論人之語尹說下二句則推曾子之意以責夫人之當然而不然者耳呂云親喪非大逆不道誰不哀者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却是就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愚謂此章畢竟重自字上道盡其極處原是天理之自然真情所不能自己若謂本心則易本天則難人要求難處做則是立教喻人反以餘意掩正意矣

孟莊章○其他句開其不改句合上句只宜起下句耳若要變出其他是何事便拙○不改之所以為孝全從獻子有賢德來○只美莊子之孝耳或謂獻子忠於魯美其孝正是美其忠或謂季孫宿改父文子所為美莊子正以季孫宿惡人

說話無此許多踈跳

陽膚章○上失其道二句發端甚遠哀矜勿喜句歸宿甚小上二句便見曾子全副仁天下之心一觸全動下二句又見曾子告陽膚只是盡其職分所能為略無溢語○養之無道則迫於不得已而乖者在情教之無素則陷于不自知而離者在義情淺而義深也○得情只是審得犯法緣由確實不是威逼不是銀錢得情自是士師本分所宜只想所以犯法從上失其道來便有許多可憐處○如何養之如何教之都不是士師做得的故但哀矜勿喜以致吾不忍之心而已若秉政大夫却不是一哀矜便了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七

村之章○人就不善便以村為極不如是之甚良若下以見下流之不可居耳俗雲謂當時必有人指一二事以說村之不善或至已甚故子貢發此說得呆了

君子章○此亦只是要人不文過而改過之意謝氏謂過無傷於全德范氏謂惟寡過故易見又或謂不文飾故易見范氏謂過而後先皆說得過反似好處在過之可見矣故朱子皆不取之

衛公孫章○公孫朝見孔子於禮樂制度極所不曉無所不通因問此是何人傳授子貢說這禮樂制度知的還委夫子從四處得來原不曾從學于一人而率之以為師也問的透

答的亦殘陳新安把道作道統說非是若精一執中之統豈  
實不賢人人能與乎

叔孫章○惟室深故牆亦卑而外人亦因牆之卑而得以見其  
室中之好惟官廣故牆亦高而外人遂因其牆之高而無從  
知其美富外人見處只在牆型實分處却在宮也○曰室家  
便設有宗廟百官曰好便不可云美富曰窺見便也不消得  
其門而入○得其門者或寡只指世俗的人若聖門諸賢則  
類皆入室由也非堂其餘不必盡門外置之也語類單舉類  
曾子貢亦舉其深者以見耳

叔仲尼章○無以爲猶言不消言蓋人爲得壞的便信得爲屬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仲尼無傷而反見自家之不知分毫焉他何用于貢語意倒  
似替武叔算計者極輕極冷

子禽章○子禽只見子貢才華不可及故有此語意在推許子  
貢不在貶抑仲尼然此必子禽初從學語○如天之不可升  
與日月之喻相彷彿總是對淺人說淺語但對武叔冷而情對  
子禽正而嚴○有階便可升無階便不可升善信美大處有  
階化神處無階○看志學章孔子自知天命以前畢竟也有  
個階級皆雲謂夫子合下不思不勉原不曾有階似亦說得  
太過但子貢語氣直說得峻絕耳○立之六句是成語前面  
非堯不足以當之○人說着功業便震而驚之說德如何極

至他總信不及故言夫子只不曾得邦家耳若一得邦家便  
做出這樣回天蓋地的事業來亦是爲淺人說法若在聖人  
分上則堯舜事業也只是浮雲太虛何消賣弄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在本文原不曾有以中字貫通章之意但朱子云中  
只是個恰好的道理下面謹權量之類皆是恰好當做的事  
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個聖門所說也只是這個則  
卽以中字貫於理無礙也或曰末節已有克信敏公作總結  
何消再立綱宗愚謂克也須克得恰好信也須信得恰好則  
克信敏公那一事不有中字在內○舜亦以命禹正謂其大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九

意不外此耳虛齋說太拘○古文尙書實皆偽記朱子亦嘗  
疑之其得不廢以人心四語非後人所能撰耳愚謂古聖言  
語散見他書者甚多如上節及放勳命契之詞皆書所不載  
則此四語今雖不見他書然必是擬拾而入也上節及命契  
語因書原有堯典無從擬人故獨遺之其餘舜商周見於他  
書者皆擬拾無遺卽此可見其僞不然孔孟周人也何以堯  
言偏出所刪書之外而周文武偏無一語出所刪外乎原是  
湯名天乙其字成湯則以其成蕩滌之功而號之如放勳重  
華之例詩稱武王載旆則諡之始也周人因而增之耳○總  
是既放桀而告諸侯之詞帝心以上則追述其初特伐桀而



請命于天之難見。榮惟不能治其萬方。故獲罪于上帝。今若萬方有罪。非朕罪。而誰罪乎。明其自任之重。而亦望諸侯之分治其民者。同此心也。○註引書之大賚於四海。而云此言其所富皆善人。明與四海之說異矣。引詩序。善所以錫于善人之說。而云蓋本於此。明此賚與錫。善人之說同矣。即書傳大賚亦通承上文。其以於粟散財為大賚。謬自使。雙峯始不足據也。鉅橋鹿臺所蓄。有幾能使天下人人徇及。又於善人加倍乎。且號召天下之衆。不遠萬里。奔走商郊。分此財粟。成何政體。○據古文尚書。則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屬上受有億兆萬人。離心離德。早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為義。百姓有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十

過在予一人。屬下今朕必往為義。則民皆過責我。記者如此。刻截中間。又刪却天視自我民視二句。值不成文義矣。朱子於上二句姑仍孔疏。而於下二句削之。以其說不可通也。意上二句本與下二句相對。言雖有至親而不如仁人。我不敢私也。若百姓有過。則在予一人矣。豈敢辭哉。上二句即帝臣不敢之意。下二句即罪在朕躬之意。○漢書禮本起於黃鐘之重。始於錢。一合者千二百兩。子兩。二十明子斤。十六均于鈞。斤。三十終于石。四。五權譏矣。最本起于黃鐘之倫。隸于禽合于合。登于升。合。聚于斗。升。角于斛。斗。五量嘉庚度本起於黃鐘之長。別于分。一。量付于寸。十。量于尺。十。量于丈。十。信

于引十五度審矣。○權量豈不是制度中之一事。而別言之。且首言之者。人心之壞。在于相欺。爭訟之端。生于相詐。權量謹則欺偽不生。虛詐不事。爭鬭不作。獄訟可息。此正天下人心風俗第一事。○禮以節民之性。樂以和民之情。制度以齊民之行。審字裏面。便有許多斟酌損益在內。○冗官宜汰。廢官宜修。此是必不可少之職。無此官。則廢此職。是瞻天工也。○虛齋謂此武王下車反商政事。愚謂此統一朝制。作在內。不僅在初下車時。亦不足是。只反商舊政。○滅國是有人。無土。與續封之也。絕世是有土。無人。繼俾其支庶。進承大宗也。舉選民不止其子。商容註亦舉以見例耳。○四方政行。是外

四書約旨

論語卷之十

工

子張章。○所利有天時地利人事。因字中。正有知明處。當許多事在。○可勞如不過三日。以寬其力。必於農隙。不奪其時。老幼不服。或遭喪娶婦。不從政三百里以內。服三百里以外。不服。其人其事。其地。無不在所擇。○欲仁得仁。虛齋云。應事接物。一無私心。而當理。愚謂欲仁。是要萬物所得。仁如民時。莠草木鳥獸魚鼈咸若。而各得其所也。或問問政及之何也。

朱子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則即就政說而此政是純王之政即此心是純王之心誠說必舉而屬之政今人必舉而歸之心總是不識內外合一之理○能敬則接人應事皆當于理自然安舒○上兩無字只當不論字看不是混同無等之謂○作威則人畏其猛自修則人自不敢慢何猛之有○泰威總是一個敬但泰屬接人應事威屬修己誠身修己以正身屬外儼然屬心非也此只說外面故曰威而不狃若屬心上如何望得又如何着個猛字相形但外面如此則裏面如此可知耳○政亦有當殺的亦有當親成致期的其惡在上二字若可以與可以不與則致慎于出納之間豈遂為惡懼

在斷斷當與彼亦終于必與出納之吝失事機之會原豪傑之心乃為惡耳

知命章○命有理有義仁義禮智是正理一定的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也有稟受已定的也有時數適然的皆氣也義理之命是人所當為稟受之命非今所能移時數之命非我所能必此章命字只指稟受時數一邊人於那裏信不及則見小利害便生趨避之私全身墮入私欲中更說甚義理故必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於這個上見得分明利不苟就皆不苟避於這個上割得脚跟然後於義理一邊纔有進步而可以為君子也看為君子為字是從趨向路頭上分別與首篇

人不知不慍已指成德不同彼無為字此有為字也朱子云首言不慍終言知命此有深意學者所以學為君子不知命則做君子不成按此處看只說分別路頭上說○氣與理要分看又要合看於氣數上不惑纔於義理上認真此是分看本節義也有這氣便有這理如富貴便有富貴當盡之理貧賤便有貧賤當盡之理把理做主則利害自動不得如朱子所云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那道理都不見那鼎鑊此說稍深已到能立境地非本節義也若劉大山所云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于驕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則說得更深了朱子云此與五十知天命不同大山所云豈不是五十知天命地位○朱子語類合死在水火裏須在水火裏死合死在刀兵裏須在刀兵裏死如何逃得教語須善會孔子明知匡人其如予何却也畏于匡明知桓魋其如予何却也微服而過宋孟子言知命者不立乎巖墜之下蓋當忠孝大節我於義理上該死自避不得若遇強暴之來我於義理上不該死自須有個避法但不可倉皇苟免耳若一舉驚直頭去說生死由天這却正是不知命○耳目無所加二句只形容無以立光景不曾說如何立法為已詳立於禮及伯魚二章。第一篇末章意不知人朱子謂此處地位儘高此列之知命知禮之後則地位亦儘高矣若平日沒有格物

窮理工夫則言到面前如何得知。本章三個知字極重然工夫却不在知字上曉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則下手便須勘破這義理關頭曉得不知禮無以立則一切日用動靜便件件要把節文講究曉得不知言無以知人則於平日便須做格物窮理工夫。此三節亦一節進一節知命是初分個大界限知禮則於正路上又講究得細知言則窮理工夫已到精處而此三節內又各自有淺深生熟之不同亦不是做完了事纔做一事也。

孟子考略

周定王元年癸酉 二十八年庚子王陟

孟氏譜孟子魯公族孟孫氏後父曰激公宜母仇季氏定

王三十七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按竹書定王止二十

八年無三十七年一誤也定王有己亥無己酉二誤也若

謂生於定王之己亥則孟子壽當一百五十四尤必無之

事

考王元年辛丑 十五年乙卯王陟

按子思卒於考王之六年丙午而孔叢子云孟子車尚幼

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禮敬甚崇退子上問故子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首

思曰孟子車猶子也言稱變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

之猶可况加敬乎少微僎云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利

之孟子曰君子所以牧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

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事亦見孔叢蔡氏清曰此殆後人

所爲欲湊成思孟一段授受耳。詩絲衣傳高子曰靈星

之尸也疏曰高子子夏門人後又學於孟子常將詩傳其

年長於孟子故孟子曰高叟之爲詩按子夏生敬王十三

年甲辰孔子卒後設教西河魏文侯師之文侯於考王元

年卽位高子師子夏又師孟子則孟子當生定王時矣其

說與孔叢合哉曰師孟子者乃者詩傳者之子也

威烈王元年丙辰 十八年癸酉王命魏斯韓虔趙籍伐齊取

長垣二十三年戊寅王命晉卿魏斯韓虔趙籍為諸侯按三

列於諸侯晉猶未滅二十四年己卯王陟

安王元年庚辰 十五年甲午魏文侯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

二十六年乙巳王命齊卿田和為諸侯是為大公 和卒

子午立是為桓公 王陟

陳氏士元曰孟子當生安王時定字乃安字之誤愚按安

王有己亥無己酉若謂生於安王之己亥則孟子壽當九

十四矣亦與譜不合

烈王元年丙午 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孟子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愚按孟子譜孟子卒於赧王之二十六年壽八十四由後

逆溯之則當在此年距孔子生一百八十年孔子生於距

孔子卒一百八十年孔子卒於與孟子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合

五年魏武侯擊卒子罃立是為惠成王 六年辛亥梁惠王趙

韓遷晉君於屯留 七年壬子王陟

顯王元年癸丑韓改國號曰鄭安王二十一年韓滅 二年甲

寅鄭趙分周地為東周西周周策分東周西周始此王居東

三年齊桓公卒子俱酒立是為釐公 魏使公子持質伐鄭及

韓明戰於鄭魏師敗魏侯與鄭共侯會於宅陽

按此梁惠王好戰之始

四年丙辰夏四月甲寅魏徙大梁改國號曰梁索隱屬惠子九

年廿一 梁發達忌之蔽以賜民將用 梁伐宋宋君則 取僑

臺 五年丁巳趙師梁師鄭師及秦戰於石門秦大破之天子

賀秦以黼黻之服 趙改國號曰邯鄲 秦獻公卒子渠良立

是為孝公 六年戊午秦孝公 梁代邯鄲取列人又伐邯鄲取

肥又敗鄭及邯鄲之師於洹取皮牢

國策甘茂言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蘇秦言魏君擁

土千里帶甲二十六萬恃其強而攻邯鄲從十二諸侯以

朝天子以西謀秦按此即制韓趙攻邯鄲事也伐楚勝齊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富在此前其率諸侯朝天子當即在此年

七年己未梁與邯鄲榆次陽邑之地趙服 梁會鄭釐侯於屋

沙韓服 燕桓公卒子立是為文公 秦敗梁師於少梁梁公

孫建既而歸之 八年庚申燕文公 梁引河水入於圃田 瓊

陽人自秦嶺岷山青衣水入於梁謀水利求 梁公孫雍卒公

孫執奔秦秦用軹定變法之令

按此孟子之所以不入秦也蓋秦未嘗不招賢然欲復井

田學校者孟子也開阡陌尚首功者商鞅也秦用軹孟子

必不入秦矣

十年壬戌梁龍賈帥師築長城於西邊誠恐 鄭盡取晉君市

留地遷之端氏三家之墓晉山以韓氏為首惡 十一年癸亥梁執鄭釐侯以

伐鄭圍宅陽鄭使許息致平王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道於梁

梁以相道及鄭鹿歸鄭及鄭釐侯盟於巫沙釋宅陽圍歸釐侯

於鄭 秦敗鄭於西山 梁及鄭釐侯過於葛章 十二年

甲子魯共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朝於梁 齊桓公午卒于

嬰齊立是為威王 十三年乙丑齊威王元年 三晉伐齊靈王 十

四年丙寅秦伐鄭圍焦城 齊師及燕師戰於朐水齊師遁

梁伐宋取黃池宋復取黃池 梁圍鄆鄆微服趙使 十五年

丁卯齊田忌竹書 作期救鄆鄆伐梁戰於桂陽史作 梁師敗 八年非

東周與鄆高都鄆陵觀 鄭釐侯朝於梁 秦圍梁襄陵宋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首

景穀衛公孫舍會祭師同圍襄陵 十六年戊辰梁以鄭師及

諸侯帥縣於襄陵帥縣未詳疑 齊使楚景舍來成於梁恐梁

也 鄆鄭敗梁於桂陵 梁釋鄆鄆之圍及鄆鄭成侯盟於漳

水上 魯共公卒于屯立是為康公 十七年己巳魯康公元年 梁

與秦會於彤梁與秦安邑以和 鄆鄭成侯卒于立是為肅侯

十八年庚午趙肅侯元年 鄆鄭肅侯奪晉君端氏地廢為家人處

之屯留 梁及鄆鄭肅侯過於陰晉 梁伐齊入陽關 三晉

伐齊至陶陵 衛伐齊取薛陵 十九年辛未梁立衛公子南

為衛侯 二十一年癸酉梁廢臣及鄆鄭伐燕取夏屋城曲逆

鄆鄭伐齊取高唐一作 齊烹阿大夫遂伐鄆鄭及衛敗

梁師於濁澤 梁與齊觀鄆鄭與齊長城以和 齊侯梁侯會

田於郊 二十二年戊辰梁孫何侵楚入三戶鄆 楚伐徐州

二十三年乙亥梁魏肅侯師及鄆師伐楚取上蔡 孫何取

滎陽

按梁既不得志於齊連年伐楚卒致辱焉非不幸也

秦孝公會諸侯於逢澤率諸侯以朝天子天子致胙於秦諸侯

賀秦紀屬二十 二十四年丙子梁敗鄆於馬陵 二十五年

丁丑魯康公卒于匡立是為景公史記以此為齊元年 二十六年

戊寅齊景公元年 梁魏師師及鄆孔夜戰於梁赫鄆南 鄆師敗

梁龐涓攻鄆鄆齊田盼攻梁以救鄆鄆梁師還齊田盼嬰之馬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首

陵穀麗涓周太子申覆其軍十萬史屬三

按此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也

鄆釐侯卒國策作 丁立是為威侯 二十七年己卯鄆威侯元年 齊

田盼及宋人圍梁平陽 梁人朝於齊 楚及鄆鄭敗齊於徐

州以受 九月秦衛鞅伐梁誘魏其將公子卬 十月鄆鄭伐

梁北鄆 梁侯自將攻衛鞅敗績 梁立公子赫為太子 二

十八年戊辰梁城濟陽梁元 楚宣王卒子商立是為威王

秦封商鞅於鄆改名商 二十九年辛巳楚威王元年 鄆遷於薛

鄆亦在 梁與秦戰於岸門秦虜其將魏錯 秦孝公卒于驪

立是為惠文君 三十年壬午秦惠文元年 秦貶號曰君 楚鄆鄭

鄭荀侯皆朝於秦天子致賀於秦 二十三年乙酉鄭成侯及  
鄭鄆圍梁襄陵 梁侯及齊侯會於平阿南 史謂孟子此三  
十四年丙戌梁侯及齊侯會於甄 王也 齊侯梁侯會諸侯於  
徐州同僇就王 梁改其三十六年為一年

按七國僇王唯楚在春秋時戰國秦最盛而故臣說以示  
弱梁屢經喪敗而反僇就以自誇又不能自王而先以王  
號餌齊齊許其兩王而後會徐州以相王焉昔之率十二  
諸侯以朝天子又胡為耶日尋逐窮其行事為已傾矣  
三十六年戊子鄭復國就趙以蘇秦為約從長合六國以擯  
秦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首

六

燕文公卒子立是為易王齊伐燕取十城既而歸之

按蔡氏清以此為宣王事而以沈同二章為湣王事謂宣  
王已薨故齊人伐燕稱宣王湣王未亡故沈同二章止稱  
王非也若宣王止取十城孟子安得有毀宗廟遷重器及  
劫王置君而去等語

三十七年己丑 燕易王元年 齊梁共伐趙趙決河水灌其軍乃去  
蘇秦奔燕 趙王以齊梁從約解梁以陰晉之地請和於秦 按梁  
亦受秦禍 三十八年庚寅秦梁使龍賈擊之戰於離陰  
梁師敗績秦遂拔曲沃 秦拔河西地於秦 梁魯鄭威侯於巫  
沙 楚威王卒子槐立 楚威王元年 三十九年辛卯 楚威王元年

伐楚取陘山 楚使景鯀於秦 梁王及秦皆會  
於應獻焦邑於秦 又與楚仇而支秦益急矣 梁人張儀相  
秦 秦取梁汾陰皮氏 四十年壬辰秦降梁南陽 梁又納  
上郡十五縣之地於秦

按此所謂喪地於秦七百里也

四十一年癸巳秦歸梁曲沃及焦 宋公子偃逐其君剔成而  
自立 四十二年甲午 宋君偃元年 九鼎淪於淵 趙肅侯卒子雍  
立是為武靈王 四十三年乙未 趙武靈王元年 秦張儀取梁陝出其  
民 四十四年丙申秦僇就王改其十五年為元年 四十五  
年丁酉楚昭陽敗梁於襄陵取入城 楚伐齊秦張儀會齊楚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首

七

大臣盟於齧桑

按此所謂南辱於楚者也。秦平齊楚意在遠交而近攻  
矣

四十六年戊戌齊封其弟嬰於薛十月齊城薛

按邾與薛皆任姓國前邾遷於薛則薛已滅矣其遷邾必  
使奉奚仲之祀也今又滅邾而封靖郭君。此所謂齊人  
將樂薛者也據此而推則孟子少居邾有邾與魯聞孟子  
對穆公語自邾如宋有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道性善語自  
宋歸邾有滕文公使然友來問喪語文公禮聘孟子孟子  
之膝有論井地及闢許行並耕語

梁以張儀為相儀為秦之驍魏梁使太子朝於秦 四十七

年已亥薛子嬰朝於魏梁 張儀歸於秦梁以公孫衍為相

四十八年庚子齊威王卒子辟疆立是為宣王 燕易王卒子

噲立 王陟 梁招天下賢者孟子至梁孟子年五十二矣

按史稱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

誤也史記不知惠王有後元十七年遂以後元即屬之襄

王而以襄王在位之年為哀王不知梁無哀王其所稱哀

王乃襄王之誤也若孟子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三年即

去是時梁未嘗南辱於楚即喪地於秦亦未至七百里之

多也若孟子至襄王乃去則孟子在梁歷十八年不應與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首

惠王問答止五章且道不行而淹留若此之久也且如其

說則齊人築薛時孟子在梁何緣有與文公問答語蓋史

不知惠王有後十七年而但屬之襄王之前二年故誤也

慎觀王元年辛丑齊宣王元年秦穰里疾攻梁梁公孫衍禦之

賊於岸門梁師敗衍走秦取梁曲沃平周梁請張儀於秦復以

為相 衛貶號君 燕鄭中山皆僭號王 二年壬寅梁惠王

卒子赫立是為襄王 孟子去梁反於鄒 宋牼稱王

按季任幣交在此時

楚王為從約長合諸侯及匈奴伐秦秦敗之斬首八萬諸侯之

師皆走齊師殿而還 齊伐梁敗之觀津 齊置復下館說招

賢者孟子至齊見王於崇退至於平陸 齊饒王發棠邑以限  
民 王命孟子為賓師館於魯宮 孟子毋卒歸葬於魯反止  
於贏 鄭威侯卒子立是為宣王

按孟子見王於崇退即之平陸者孔距心與孟子有舊也

處於平陸依距心也退即有去志而猶處平陸者一言而

齊君臣皆知其罪為發棠邑以賑民是言將行其言為之

兆也王使人囑孟子及儲子幣交皆在此時繼有賓師之

命館於魯宮故孟子納誨甚多出於於滕必是文公卒與

孟子有舊故往弔之未幾即遭母喪歸葬於魯不居鄒終

喪而反於齊者既葬乃致其事於君禮也其止於魯者衰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首

服不人公門使人致命也遂居其地以終喪者禮齊景之

喪對而不言王使人留之因致館焉王有問猶得於嚴對

之也

三年癸卯梁襄王元年燕王合楚及三晉攻秦不勝還讓國於

其相子之 梁請成於秦張儀復自梁歸相秦

按公孫衍以魏叛秦張儀以魏事秦故景春以為一怒而

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六年丙午正月鄭歸陽及向於梁二月梁城陽及向 魯景公

卒子叔立是為平公 張儀自秦適楚楚絕齊秦及齊平 王

師

隱王史作元年丁未魯平公晉楚伐秦以商邱地秦及鄭破其

軍於丹浙廣其將屈句逃取楚漢中趙盾稱王十月鄭宣

王朝於梁燕子之殺太子平不克太子平攻子之亦不克齊

使匡章伐燕殺子噲臨子之

有沈同問燕可伐及孟子勸齊勿取等語

二年戊申梁復國梁曰魏楚悉兵伐秦戰於藍田魏人鄭人

襲楚師還

按宋程所云秦楚構兵疑在此時

趙召燕公子職於鄭立為燕王使樂池率師及鄭師納之燕營

師拒之弗卒納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首

按此所謂諸侯將謀救燕

秦會魏王於臨晉復使張儀相魏三年已酉燕人立故太子

平為王有王愾孟子語

張儀自魏說六國連衡事秦秦王會魏王於蒲坂張儀復歸相

秦秦使庶長疾助韓攻齊使剗滿助魏攻燕其以六國相擊

為利鄭惠王卒子倉立是為襄王秦惠王卒子恂立是為

武王張儀走魏五月死公孫衍自魏入秦秦以衍為相孟

子去齊居休綱目屬元年

按此時齊王知慙於孟子猶有悔心之萌陳賈復寒之故

述去有致為臣五章及答淳于堯名實未加語○孟子不

受兼金亦在此時休地屬新川書在宋境聞其將行王

政故往觀之見其行暴速云之由薛反後也有各萬章陳

臻語

十年丙辰秦武王卒弟正則立是為昭襄王十一年丁巳

襄王十二年戊午魯平公卒子賈立是為文公按平公止十

年誤

按魯使樂正克為政孟子有喜而不寐語平公將見孟子

臧倉沮之有不遇魯侯天也語其事皆在四年以後此年

以前○魯使慎子為將軍亦在此時○孟子至此知還必

不行作孟子七篇其外篇四則門人所記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首

十四年庚申楚懷王入秦子立是為頃襄王按記言孟子去滕

則宋滅滕十九年乙丑齊宣王卒子地立是為湣王鄭宣

王卒子立是為釐王二十年丙寅魏襄王卒子遼立是為昭

王史以惠王之後元為襄王因以襄王二十一年丁卯趙武

宣王自稱主父立其少子何是為惠文王二十六年壬申正

月十五孟子卒

孟氏諸稱孟子卒於赧王之二十六年壽八十四今按梁

襄王之諡猶見於孟子則孟子卒於是時信也由是逆推

則生於烈王之四年壽適八十四為合○史記孟子傳疏

略殊甚謂先辭齊後事梁尤謬通鑑先梁後齊是矣然謂



乙酉至魏王賓去魏在梁凡十八年亦誤也今據竹書為經以他書參考當時事實先後則孟子往來出處亦可略見即以是為孟子年譜可也其與孟子書無涉者概不書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上

四書約旨

荆溪任啓運約纂著

男翔然柯校

孟子

孟子全旨。孟子本領只性善二字認得真其自處只願學孔子四字盡之其教人只人皆可為堯舜六字盡之盡心知性而知天舜所謂精孔所謂博大學所謂格致中庸所謂明善也存心養性以事天舜所謂一孔所謂約大學所謂誠正中庸所謂誠身一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實見得此性之善便是知天實得此性之善便是事天不為賢知之過故陸與不恭皆所不取不為愚不肖之不及故一體具體肯曰合是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蓋學不至知性不至盡性即隱怪即牛途即非明新之至善即非允執其中故論學術則距楊墨論治術則黜桓文知育養氣學之宗也井田學校治之區也所謂盡性以盡人性之道也而性不可見其為人提撕警覺尤在惻隱羞惡兩端乍見入井不忍一牛充死心也四海保失行道弗愛乞人弗屑受命則恥為役則恥充是心也兩間塞矣而天下之生久矣雖然以遠前望無窮則亦無有乎爾慨然以思後望無際一片血誠直使天下萬世有心人一奔誤下子每讀之忤忤心痛也

梁惠王篇。孟子一書係孟子自作其叙次皆有深意與論

語雖出于門人所記不同此第一篇總以明已行道之意而歸其不行之故于天也孟子生于初次游宋次游滕次游梁次游齊晚年復過宋遇薛而歸於魯五十以前學未大成也如魯悔過而行仁政故留事鄉鄰穆公卒乃應滕聘指手君賢而國皆小無能爲也梁國大矣惠王雖汨于利而知盡心願安承教或可與有爲襄王立而已矣若齊則國之安富過於梁宣王天資機茂較梁惠王尤勝乃以貪黷之故棄國禍基孟子不得不早見而去此孟子最爲痛心者也故先叙梁齊尤詳齊事而後追述鄉鄰事以繫之見君賢者限于國小而國大可有爲者其君又竟如彼也若魯則國不及齊梁君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二

不如鄉鄰之徒以樂正爲相其好善爲有望耳而賊倉之沮又至焉故以天也一嘆終之因魯而嘆其嘆不僅在魯也公孫丑篇。此篇明王道必本于天德見已之實能平治天下而深嘆道之不行于齊也齊之易王固因其時勢而所以能使之王者全在自家有不動心本領不動心本領尤貴有知言養氣工夫其工夫總歸在願學孔子此即上篇答王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意也王霸之辨在心之誠偽而心之不忍人皆有之只要知皆擴而充之耳此即上篇先使王察諫而又敬以善推意也釋義莫如爲仁即上文反本意于路二章市願學人和章巾心服將朝王以下錯記在齊事致爲誤

以下則明其所以去齊也

滕文公篇。上篇多在齊事此篇首數章皆滕事景春三章在梁時語萬章三章在宋時語而以道性善始以距楊墨終中間自明出處之故則因道之不行而思以明道教後世盡作者之大旨也仁義者所性之理父子主仁君臣主義此人之大倫也滕文行喪禮而父子之仁著井田以別上下而君臣之義明許行並耕之說是無君臣也墨者兼愛之說是無父子也孟子辭而闕之而仁義之道著矣即其身之出處欲仕者心之仁而仕即以行義惡非道者義之正而守身之敬即仁也邢氏敬曰孟子自謂距楊墨而楊墨之死則已久矣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三

七篇中與楊墨辨者無幾而謂距楊墨者何或不仁不義之流而指其害仁害義之端也二子未嘗不言仁義而天下之不仁不義必歸焉淳淳于髡非楊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實者爲人此即墨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爲此即楊之言也凡富貴利達之謀縱橫強戰之事以至弑父弑君莫不生于有所爲故大楊墨之害道非必二人害之而歸者共害之亦非必以其道歸之而各以其邪說誣行歸之也如兇行之誣譏蘇張之險譎孫臏之戰陳莊惠之悠謬申韓之操刻究其端皆起于爲我爲人極其禍總抵于無君無父則同謂之歸楊墨而已矣七篇中性善克齊之旨入孝出弟之實安居廣居之喻俱

隱羞惡之端知言養氣之學發政施仁之略孰非與楊墨辨者何但與夷之言厚葬與子莫言執中而後謂距楊墨哉蓋仁義之說伸則孝弟之行立天下曉然知不學不慮之良立愛立敬之本雖有邪說暴行又安所施孟子所謂經正民興斯無邪惡者意蓋如此郝氏此條統貫全書而于此篇尤為明切可知開許行陳仲丘儀衍皆所以開先聖之道即皆所以距楊墨者也

離婁篇○上三篇孟子自明作書之故多記生平與人言者其言皆為一人一事而發自此以下皆垂訓立教之言此篇先統天下而定其規模後就心身而指其切要上半篇言君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四

當仁天下居當仁君以仁天下而仁義之道達之親親長長而天下平近之則事親從兄乃仁義之實曾子守身以事親齊盡事親之道而天下化定初無二理故君子之學必始於不失其身乃所以統天下而仁之本也下半篇始言舜文機之一終及禹稷顧子曾思道之同中所言多精義之學時中之用原於性而故皆利成于學而資深達原其樞要則幾希四章盡之篇中言群聖而于舜尤多蓋舜為人倫之極存之如舜則身盡道而天下化定舉天下而仁之矣

萬章篇○此篇承上篇先極言舜之盡倫而因及堯禹之授受伊百里之出處以申仁天下不外乎身事親之旨而後半

篇則以已之去際去就繫之其樞要在孔子聖之時一章蓋孟子之願學孔子實從朋友得來所以處汗世騎君之中而問愧可受往見不為進禮退義一孔子家法也

告子篇○此篇明性善之旨乃孟子得統于告子之實其樞要在公都子一章聲言淆亂而折衷孔子此孟子立教之旨也上半篇先言性次言心而終言敬其言與中庸相表裏下半篇亦性善之餘論也任人重食色而輕禮與告子食色為性而外仁義之意正同故因告子而及之餘若曹交不知堯舜之道在孝弟高子不知小弁之怨為親親仁義不明而不仁不義之禍盈天下王道熄勸功作言富言強若慎子若白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五

圭皆其徒也即宋程欲廢兵而究不知有仁義則亦彼言富強者類耳孟子之紛紛致辨豈得已哉以不屑之教誨終正以明已立教之旨也

盡心篇○此篇乃孟子晚年所作其辭間其意深其語前便參錯不盡可差次者蓋既成上六篇後隨其心之所感口之所發而隨筆之者也其大旨總包括于盡心一章乃性命之全功也其餘多嘆世人之惑溺而示以性分之固有惻庸人之頹廢而示以豪傑之振興仰王道之至治如神游焉親好困之好戰輟心痛焉而終于經正民興以自明其作書之大旨末一章歷溯遙遠之道統而懷懼肩荷之無人其心愈痛

其辭甚危千載而下讀之猶使人戰栗不能自已意孟子初作大篇即原有此末二章後增此篇乃移置此耳

孟子

梁惠王上

見梁章○孟子生平最重不見諸侯皆句特提見非苟出而隨  
聘意自在其中○梁王平日心之所思自之所接耳之所聞  
無所利者一個亦字街口而出○孟子平日道性善惡霸崇  
王仁義即性王道即仁義開口一句便與截斷恰如獅子一  
吼頗令三日耳聾○蔣東委云從王生出大夫士庶從他國  
字生出身家總咬定吾字洗刷○又云萬乘以下中國危句  
而必字下得緊不為不多跌得醒不奪不展抱得緊○又云

說利處用詳却退截用緊說仁義處用略却游衍甚寬○孟  
子文法慣用兩句提綱下隨分兩扇但此兩節雖分承却一  
串說下兩未有正與上兩必字相形蓋此處只重破他利字  
未及與深言仁義也○註補躬行一督與上王曰句作對其  
下化之與大夫曰二句作對自親戴子已與必執齊對又恐  
人認仁義是求利妙法故特下而無求利之心句便復原微  
底澄清○末節轉緊從上節相形來見得失相反如此主  
何故便把路頭錯過○一部孟子或單言仁或並舉仁義或  
兼及禮智者天命之理只有一個仁義便是仁之合宜處禮  
便是仁之準則處知便是仁之知覺處故於仁曰心之德以

義禮知皆包舉其中也愛是仁上發出的萌芽有這慈愛之  
心便要愛得恰好則有仁而因有義仁爲體而義爲用也要  
愛得恰好必定做到無過不及地位纔得恰好則有義而因  
有禮又義爲體而禮爲用也至于智則知道要愛知道要愛  
得恰好知道如何是做得恰好皆是則又貫乎仁義禮之中  
周子仁義之前後以爲與仁同其體可以爲義禮同其用亦  
可必之德是仁之體愛之理是仁之用又細分之則心之愛  
尙是仁之體見諸事而公濟方是仁之用又心之制是義之  
體事之宜方是義之用心之微是禮之體視之恭是禮之用  
心之明是智之體事之辨是智之用大約先體而後用內體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八

而外用遂管出來其體用一路貫去○孔子多言仁孟子  
每並言義蓋仁只一滾去這個義雖有界限感○先科後義  
單舉義者就上下界限說然說也言仁而義已在其中先  
儒謂無忠做想不出愚亦謂無仁做義不出○於君親愛處  
卻是仁做處都是義而別言者各就其重處言之

沼止章○此見是往來燕見之當然亦是孟子請見魯獨  
王親近孟子故與之立於沼上非也惠王初年好大喜功如  
率十二諸侯以朝天子他也不想做桓文後來喪敗使極委頓  
于委頓中更生無賴如稱王改元幾有及時乘樂忘儉光景  
其在沼上正是此情狀一見孟子入來嚴嚴氣稟雄然一

因顧鳥獸而問此樂賢者有否此一顧字極覺有然  
此漸覺覺得處便是良心一萌便是可與有爲處不似利因  
一問洋洋也但王著個亦字已把此樂放在賢者外孟子換  
個而後早把此樂收入賢者中只要他做個賢者已轉入林  
入天理中收提之甚○岱雲辨梁王自誇盡心必不肯自認  
不賢因見古人不廢游觀而游觀亦足見其故有此問意謂  
要知問意只看各處自見當時目擊情狀豈比後人懸空臆  
度來○鴻慈侶雁多蘆鴻色白屬色蒼鴻南海雲表屬不遠  
高山虞庭澤鹿處山虞陰陰冬至陽生而角解鹿陽夏至  
陰生而角解皆二物也註恐誤○賢者是正引不賢者是反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九

然就他才字兩路大出○以民力重煩而歡樂慈惠謂其二  
句申詩首章樂其句申詩次章將詩繁處補一二字簡處增  
一二字倍覺顯明○東安云古之人句以角流芳正使賢者  
二字加倍出色岱雲云筋脉全在一故字○上節方使人神  
恍下節頗使人骨悚故能空籠象隱

盡心章○梁王如此喪敗國亡其半還謂盡心正是他委頓中  
無顧光景焉耳矣三字連得清濁字極著實矣字極矜誇一  
個耳字目擊孟子氣概于中○何也二字便有疑仁義及與  
民偕樂之未必可爲意梁王是昏民之不知感不是昏民之  
凶但他以民之保全歸功於己卽是以民之流亡歸罪於

罪歲二字是孟子譏刺他譏虛壽要以何也作罪歲計注費  
力○王好戰直提出梁王病榻問作喻意就下節論即概○  
不違節亦是法制但未備耳蓋不違農時則有田者可無仰  
而無田者猶飢也魚鼈之味衆共享之老者木樨涼熱慘漬  
之供材木以爲宮室棺槨衆皆庇之老者未必有溫被之適  
養生送死節含孝弟意但序序未立人亦未必衆著于孝弟  
之義故必有下一節而後備也品字橫是還項都到節字聖  
是逐替都到一部周禮俱括其中樹桑數者亦舉大槩耳○  
古人無今木機少者服麻桑及福冬又加以獸皮○古人大  
夫祭纔得用羊士祭用特牲接子用特豚鄉飲用狗聖妻與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一

十

夫同牢非賓祭大禮不肉食○王觀濤曰謹字不奇屏邪說  
顯其文氣銳一稟乎天令人心之正陸稼書曰申字中有提  
醒意激發意使之習熟使之歸一意俗雲曰大槩只爲愚民  
曉喻未是與禮樂于百年者下總束二句可見但人人親親  
長長便到天下平不難節必世後仁也只從此做去○檢發  
是當時急著并在不違農時以前先紆目前之急然後可把  
王道還簡做去○張孝陵曰不知檢發有以致民之死不知  
釐又無以救民之死這罪分明在王了○東委云自家目在  
目前事尚不知却有閒心情去察鄰國能無齒冷  
承敬章○梁王不仁良心久沮上章提攝稍有覺悟故願承教

但恐他如雷光石火易昧難明故將上章痛加警發○字家  
上刺人而殺來異字蒙上是何異于來先增以挺一桿使他  
不覺隨接他口過入以跌上章無異是孟子說此章無異又  
押他自說使他再無可謝口然後就他不知檢發再痛切言  
之○默食默猶惡况人食人况民父母更非僅人比乃卒斷  
食人非但食人直食于矣下又引作俑無後痛哭流涕言之  
問他應得何報吾食人于多矣吾子能無及乎直打入他長  
子之痛使他雖然骨體潛然涕下故下章梁王語便極沉痛  
與前強作門面語不同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一

十一

晉國章○梁王歷數喪敗思欲涵恥還是利國心腸而不同者  
前虛泔此沉著其痛念先人便是他人欲中一點天理故孟  
子教他也就還他著實下手處○齊王氣盛故便把方千里  
者九歷下來梁王氣虛故先以百里可王托起去○梁之大  
害在重斂以供兵嚴刑以督賦使民不得耕耨以養父族故  
仁政之大目在省薄二者不是省薄了都無事只此已是不  
違農時下面請舉自漸漸修舉但言下未及耳○暇日節耕  
耨之暇日其得有之總是省薄來修孝弟忠信即是得養父  
母民原有父兄長上民原要去孝弟忠信只爲刑罰所苦敢  
死不瞻無服及此耳一有暇日民自修之長上有司將陣皆  
是以事父兄則出以事長上自是相因之理不會說到教

化亦不會計及報施。○制挺可也。况梁非不足于甲兵。只今仁政不施。民不爲用。雖重罰驅之。無益耳。○我行仁。則彼來亦可捷之。不能有加於我。况彼不仁。則我往而征之。更決其無敵于彼。又進一層。○梁字從上。章何也。結肅至此。纔與他叫破。○看此數章。梁患亦被孟子漸漸引入。惜其遽亡耳。

裏王章。○此孟子自明其去梁之故也。○東委云。新君初履。注目共職。不謂出乃考下。遠其關口。數語心短氣灰。○望之遠止。見其繫就之近。益見其微望之就之幾許。開情。○倪氏曰。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東委云。不似不見。已屬失望。卒然一問。急景相逼。更屬難堪。○呂氏曰。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主

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先儒謂定于孟子逆知將爲郡縣非也。堯舜湯武可謂非一乎。○孰能一言未必并得來。孰能與言他師要一我亦不肯與他去。總是卒然而出一片。離便之談。○對淺人自無深語。然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未嘗不在不嗜殺中。所謂澤下不遺上。○嗜字下得刻酸。所謂莫懷於欲殺之心。而錮錮爲下。○提超人收牧字。正對殺字。舉頭恨望。四顧無人。兩就察若相系。又若相對總破。他孰能與字。對沒用人。說有用話。越覺氣短心灰。○君子若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朱子謂孔子未必說孟子却恐不住。說出來。然亦一見而決去。故其辭如此。

耳。

齊宣章。○齊宣與梁惠實地不同。勢局亦異。梁惠小。齊宣大。梁惠得齊宣實。梁惠在位四十餘年。習染已深。齊宣即位未幾。天機猶在。看梁惠只想報仇。雪恥。齊宣便想慈惠。撫夷。梁惠喪敗尚謂盡心。齊宣自知動輒有疾。梁惠許多善於動。甘哀痛之心。齊宣只就易牛一事。提撕便能感成。此其質地不同也。梁國小而逼于秦。齊居海岱之間。國安而民富。此其勢局亦不同也。王有足王之資。國有易王之勢。故孟子望齊尤倍于梁。○臣未之聞也。截斷霸功。無以則王乎。至足以王矣。進以王道百姓皆以王爲愛。以下使之察。識有復于王以。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主

下導之權。充抑王與甲兵以下。援其受病之根。蓋亦反其本以下。官以施仁之實。其根原在不忍其工夫在善推。推則不勢其機。善則不違其原。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一以貫之矣。○仲尼未嘗不稱桓文尊攘之功。却不道他陰謀之事。然所謂功亦只此時小補耳。若以王者進化存神較之。并其功亦不足道。○保民該教養。不與兵構怨與制恒產。都是保其生。使得老老幼幼與設庠序。都是保其性。一句全該却逐層衍出。○東委云。可字急口稱。許下攝入放出。都從此一字來。○不忍一牛。其仁甚小。然亦從全體之仁發出。不會有兩樣不忍也。○是心是王。正應何由知吾可。一句結住。愈出。

百姓皆以爲愛一轉似天外奇峰。○不忍二字是通篇結局。臣知王不忍從新一嘆。要他細心。王若威感孟子不待詞費矣。而王固不能故又發牛羊何擇一難。王若自思所以易之之故。孟子亦不待詞費矣。而王又不能故又發見牛未見羊一解。總是王察議蓋不能察議縱與言擴充無益也。○衍不是有箇妙法商量出來是他心上發出自有此道路。乃所謂不假安排布置者。○見牛二字喚得極重下又疊下見生開聲等字似把酸麻之牛提出面前使人不能不戚戚。○靜句似以未見羊不妨于殺爲王解。意思却全重不忍生于所見上。若說這危野即不妨于殺與孟子意相反矣。○與兵結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怨王亦于民之死未見耳。著之即有待放之即無窮于見處。識得萌芽則未見中全體故在。○前面說來王不得不笑。意態聲情都在笑字中。至此不得不悅。意態聲情都在悅字裡。○敢問此心之所以令于王者何也。這接是心足以王矣。蓋王此時認得一牛之不忍尚未識得全體之不忍。然不忍非有兩個故即以力與明喻之。天下亦有一羽不舉與薪不見之人然非必舉百鈞察秋毫之人天下亦有不能保民之人然必非能思及禽獸之人。若不是一偏而親與我同氣民與我同類物與我同生其親疎自別則不忍之聲其難易亦是別。今于禽獸且足以保之豈于民反不足以保之足以

保即足以王。咬定他威感說足方緊。○若說此威感之心推之即足以保民則威感說全不是道理。故必換提人獸相較。然但就百姓禽獸較量也只說得下半截。沒個根本故再提筆從老吾老幼吾幼說下來。○斯心斯威感之心也此不忍之一端此不忍之全體也。斯只一個彼却多方多方即有親疎有親疎即有難易有難易則分後先易者必先難者必後前一個何與關他何以難其所易此一個何與關他何以後其所先。性必有其故已探下大訣。○親之重於民民之重於物這個本然之權度亦誰人不知只不度便顛倒錯謬。究其所以不能度者總以吾于欲之故前同要王察議由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不忍之一端識不忍之全體是專流以溯源此處學王權度乃由不忍之全體逐層稱量出來是尋源以竟委必如此方是察議盡處。故朱子曰不合權度亦只此察之未極。○則他必有其故王如不問諸他自家度量王向不答若但云吾知王有欲故辭也王亦未必承認笑用奇語劈頭一擊他大欲字不覺胸中直落出來。東委云看笑而不言他自說了。向自吞吐非此逆擊如何得應聲而出。○上文逼得太緊了故肥甘云云故作游衍王之諸臣皆足供之不足笑罵齊臣只言此皆不須求的畢竟何物欲關土地四句排宕而出極力鋪揚如花如火使王色飛以若所爲三句承泉雪水劈面一



淋使王骨戰。若是其甚與。正是骨戰語。殆有其焉。更加一淋。可得開歟。戰慄不能自禁。上太緊了。鄙人一喻略作一舒。楚人勝一答。戰慄未休。尚覺面無入色。然則以下激電奔雷。蓋亦反其本矣。句頗然一露。今王發政施仁。下忽換出一片景星慶雲氣象。使人心曠神怡。其如是孰能禦之。正應莫之能禦也。作一重大結束。五個欲字。正與大欲欲字相照。王有欲人亦有欲。仕者如何便欲立王之朝。必有尊賢使能。諸政能達其欲故也。立王之朝。非必至齊而立其朝。仕者皆歸則秦楚中國四夷皆王所有。而以其朝為王朝矣。下三句亦然。赴想却是至齊而想。然言欲則亦不必身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七

至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神廟之矣。罔民字。正與無罪而就死地相照。牛無罪而就死地。王猶矜之。奈何民無罪而就死地。王實罔之乎。月泉云。明君明字與吾。昏字。機鋒相倚。又與仁字。體用相通。知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愚謂不能明正。須察識。須權度。莫作閑字混過。發政施仁。為王天下之本。則知與兵構怨。失其本矣。制恒產。為發政施仁之本。則知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諸政當次第舉矣。蓋無野人。莫養君子。仕者世祿。取諸公田。必從耕者九一。來而農末相資。亦未有不厚于農。而能惠及工賈者。故發政施仁。斷以制恒產為本。而要其大本。則總從不忍來。總註所謂王

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人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也。○五畝之宅。節與告梁惠同。然意迥別。梁惠句。而小民民得乘便自謂盡心。故孟子語一步進一步。見不特移民移粟。算不得盡心。節到養生送死無憾。還算不得盡心。必到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纔算得盡心也。齊宜局面大。故孟子語步步級進。來見要王天下。只在發政施仁。要發政施仁。務先制恒產。本之中有本焉。好大喜功。無益也。通節只重百畝之田。五畝之宅。八個字。所謂恒產也。謹庠序。云云。應上驅而之。善所謂恒心也。老者衣帛食肉。則有以老其老。黎民不飢不寒。則有以勿其勿。五十七十。頒白以及八口之家。無不保則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七

可以能保民矣。如是而王。莫之能禦也。又作一重大結束。

郝解折枝。枝肢通。扇折膠。肢見長者之禮。與註異而解順注附記之

梁惠王下

此章章○以下告齊王，總是保民而王之意。皆因上章而類次之。好樂當同於民，立國當同於民，好貨好色當同於民，即交鄰而事大，字小皆以安民有時，用大勇亦以安民也。用賢去不才，好惡亦同於民也。同民則四境迨不同民，則民亦不同之而爲獨夫矣。○暴不知好樂之是非，故未有以對孟子。不說是非，只說個甚字，令人不測。此處不是暴不能問，蓋孟子文乃孟子自作，緣好樂語從莊暴來，不得不敘作緣起。意在記語王意，故於此作省文，竟過耳。○王變予色，故作激下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本

勢今樂猶古，殊出王意外，使不得不請教。○可得聞，樂是問庶幾之故，叩之甚急，應之甚簡，又作兩層跌頓。不若與人，不若與衆，待王自說明，下即破空直入。○說鼓樂又增田獵加倍渲染，兩節情詞忽然深痛，使人意慘，忽然纏綿，使人神怡。宕出兩此，無他不待煩言而已。解然後直接今王與百姓同樂，註明甚字，夫衆莫衆於一國之百姓，則甚莫甚於與一國之百姓同樂，而以則王矣。三字註明其庶幾樂之愈遲，醒之愈快。○與民同樂，實政大率如上章制產云云，事在平日，庶幾無疾病，亦是平日愛王祝王，至此聞王鼓樂，見王田獵而喜之，幸之，非疑之也。

文圖章○宣王原有方四百里民，以爲大在意中，要接文圖自

解，故爲此問。孟子以於傳有之含糊絆住，以猶以爲小，倒入他懷內，使他自說出來。芻蕘二句，敘得歷歷是圖，却不是圖，是一個與民同之郊關之內云云，亦敘得歷歷是圖，却不是圖，是一個陷民的阱，下個爲阱字，憤毒異常。○齊王就里數上論大小，孟子就民情論大小，本是鏡花水月之文，若定要從岐周尋考據作註解，豈不滯甚。

交鄰章○王問有道乎，意中便有没法光景。小國我亦欲與他交，而他不恭，便覺難恕。大國我亦欲與他交，而他來欺侮，便覺難忍。此非我不欲交鄰，而鄰之難交如此，更有何法。殊不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王

知小雖不恭，我自自仁之道在。大雖見陵，我自自知之道在。仁知在道上，說不限定是兩樣人。○寬宏仁之量，惻怛仁之施，我仁則他雖不恭，無不可恕也。明義理則知事大本，吾分所宜，識時勢又見得不可力爭。我智則他雖見陵，無不可忍也。○竹書文王四十五年，昆夷侵周，四十七年，文王伐昆夷。想初受侵而不報，必有許多俟其悔改的事。如湯使人問一般。○勾踐只識時勢一邊多，然勢不得不然，亦便是理。該如此，故下節註單以理言。○仁者自無不知知者，亦可爲仁。樂天知天，固自本領不同，亦緣地位各別。不然以仁者而處弱，小之熱知者而居強大之形，將遂無道乎。看引畏天詩，卽是

保天下事可見。保國保天下不是他心願要如此亦不是效驗定如此是就樂天畏天處形容他氣象規模氣象字大規模字便小。○天有雨露亦有霜雪有雷霆然總是一個生物之心如湯千載未嘗不終滅之然初只望他悔改到後來滅之也只是匹夫匹婦復讐還是一個仁蓋要萬物得所自不得不如此但此意至下方見。○王初見得鄰國難交得聞仁知便見得自已已有疾而不能交亦一轉境。○東委云好樂王自分先王世俗孟子偏混而一之此王統說一異字孟子特分而二之得聞而入脫穎而出。○岱雲曰勇而曰大便包得知仁赫怒之文王猶是事見夷之文王其伐密教既仍恤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平

小之意。○李敖侯曰樂天者一怒亦是樂天雨露之所不能潤必風雷以震之畏天者一怒亦是畏天奉將明威不敢不正所謂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是也。○引武王事只就文獻說天降下民五句泛說有罪三句方是武王自任誅亂之節命為君師后王君公皆君師也有罪不誅即無罪被害故誅有罪即以安無罪也因書尚不見一怒意故增一人二句以釋之。一人指強暴諸侯謂天下諸侯中有一人橫行武即恥之與上密人一例非指紂也孟子所引都是古書本文未經添火者今梅賾書都是撮拾偽撰其見於秦晉為武王伐紂之言不足據信。○平日恤小事大是安天下之民即不得已而

怒亦是安天下之民一字宜玩怒非可常一怒而已。○東委云安字與保字相關便見不是與兵構怨。○王方恐其好為疾不知民却惟恐其不好跌進一步正與疾字宛轉關生。○雪宮章○王以孟子為賓師館之雪宮極致尊禮今來就見第一句便云賢者亦有此樂乎隱然自表其尊禮之至意孟子必有許多稱謝孟子只用一有字答還見如堯舜舜禹夏原自王公尊賢之常不足誇異此一字已冰消雪淡突接人不得則非其上一語直如當面羞刺使王而赤發顙真是難宣為後畜字伏脈。○孟子亦覺此句逼得太緊故把不得非上一開一合稍紓其氣而王不官再把同民好處盡情欣動而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平

王不言然後把齊景晏子舊事長篇敷說以饒者弗食勞者弗息影人不得明暗有諷影非其上其方命虐民為諸侯受等語則較已語而尤甚焉特下景公說句與王相照又就君臣相說縷縷指畫而以畜君者好君也句代已陳情孟子以名世自居管晏所不屑道安尤劣於管而今也述之幾為盛事言外有多少威儀。○民之樂如欲富欲養民之憂如饑寒死亡君之樂如鼓樂田獵臺池鳥獸君之憂如敵國外患皆是言樂民又有憂民者所欲與聚即所惡勿施非有兩事兩心也上如是施下如是應非感恩而謀報稱也上下一心即是以天下為量非謂由一國推之而可及天下也。○齊地三

面近海轉附朝儀是東北近海二山從此沿海而繞南至瑯琊而沿海之地終矣。○楊文來云序數年一出曰巡狩述職以無非事者結之敘一歲再出曰省耕省斂以夏諱結之是兩扇文法東委云看註而又字自明以無非事者句作過屬非也。○愚謂此兩段不平。天子入其疆原看土地辟田野治諸侯述職亦惟曰歲事未辟稼穡匪懈若平日不省耕省斂則諸侯何職可述天子至其國其所巡者何事乎。○省耕二句當云天子省之畿內而諸侯法之亦省於國中。方與為諸侯度句浹洽而亦上與先王觀下與先王無流連荒亡照應蓋景公原問先王觀省耕省斂正教以修之事為諸侯度字是應他比字也。○岱雲云人之勤惰土之荒曷歲之豐凶皆所當省不止省其不足不給但有此者則補助之耳故用而字帶下。○不足不給或因水旱兵役或因疾病死喪。○王者無事不為諸侯度節一游豫亦然在小民則以休助為幸故云然耳。○古者天子當暇諸侯用命諸侯之觀皆以先王之觀為法今也不然上逆天子之命而下虐其民至於附庸縣邑亦被其虐焉其獲罪於先王亦已甚矣。方字正與比字相反。○既云先王無流連荒亡則流連荒亡必不能比於先王觀而又云唯君所行者正應他何修何字以放活為釋緊也。○君臣相悅之樂何不云宮商而云徵角正見君臣之相

悅在民事上不但與賢者樂之而已也

明堂章。明堂古制非一大約由質而文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四面無壁中有一殿覆以茅茨而已唐曰衙室虞曰總章夏曰世室其見於考工則五室而南北六丈東西七丈也殷曰陽館又曰重屋則重檐覆廟疑呂氏月令所謂九風以五室為正而四隅四室各分左个右个以應十二月者近之至周曰明堂則雜文而大戴所謂九室十二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蔡邕所謂三十六柱高九丈方三十六丈者近之矣。○明堂有在天子國中南郊者諸侯述職而朝之明堂也有在四嶽者天子巡守而諸侯大朝於方嶽之明堂也四嶽皆有之此所言者泰山之明堂也。○正面四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皐室而專言明堂者天子之朝必南面而立故以南言也若諸侯則方嶽之朝皆北面述職之朝各以其方面四面。○王欲勿毀思僭其制還是大欲心賜孟子只引他行王政總是轉入欲使入天理也。○或問孔子尊周孟子欲齊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培則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只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又曰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謂之獨夫周君雖無大惡見絕於民然先王之政絕而澤漸矣。○註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見必所出是王者之政令幾好居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章

此章○文王以諸侯而行王政卒成王業於齊為切故述之  
○耕者九一亦是大槩說公劉微田為糧已有微法在然大  
段總是九一詳見滕文篇○仕者世祿只指有采地之臣臣  
有采地者亦多其子孫賢者則使任司徒司馬之職其餘則  
無官而猶食其采邑之入也若上士以下則必不能人人世  
其祿矣○周禮關市有征澤梁有禁蓋大利之所在不為之  
限制則民必趨之而反足以致爭奪奢僭之害故必有所取  
以抑之若民方困則不妨盡取以予之文王時不如是不足  
以勉如殷之虐而齊宣時不如是亦不足以揀當時之為暴  
也此使因時節宜處或據此而詆周禮為散養所偽撰却不  
然○窮民先施只作一語讀蓋即無父無子而在授田中或  
能為工賈猶不至無告故必以老幼言之先是分外加恤非  
先恤了鰥寡孤獨而後行九一世祿諸事也○臨時有積倉  
賑卹則平日謀民之積貯可想臨遠尚要全民之家室則平  
日謀民之保聚可想○公劉詩有積倉備種字故若個故有  
字然後字推行出意義來若太王好色則詩本無其文必先  
着愛厥妃句乃接詩爰及姜女以為証而又於遠時推想出  
必定為民經營不使有夫婦流離之苦本將以無作有即接  
虛以配實公劉事實  
太王事虛又與文王治岐之政相照匠心之文積  
德與九一數句照應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章

托妻章○上數章俱是王昭此獨書謂者王原無志於問也已  
注末句○托是欲友給甘衣食之資○師長也鄉士遊士是  
他屬官刑有過誤師當糾察正之○王之臣托友一層借  
作話柄士師却與同治四境之內者但所治只士耳明逗出  
不治字漸逼緊來○岱雲云王曰棄之王曰已之俱四字連  
讀與王顧左右而言他二句平排並列冷冷便住而王之不  
足與有為已見都是孟子自家一筆寫去文字○言他正對  
曰棄之曰已之是自家故亂其詞顧左右是要人與他共亂  
其辭一筆有兩層意思  
故國章○此與巨室章俱書見字必有為而言故其詞切東委  
云寇讎章用告字則更急矣○香木句則引世臣句接高落  
到無親臣不勝摧慘○謂今日之親臣即異日之世臣則可  
謂孟子要王有世臣則不可世臣必幾世纔有一時如何有  
得來○昔進今亡甚言其速不知是全不以為意已注下慎  
字○何以識不是請益識之方是自解萬無識之之法蓋  
不咎向之何以誤進又不辨今之何以致亡又不問後此何  
以能識其賢而用只說人未用時那裡會議話意全是輕忽  
○如不得已極形其憤此便是識之之道下二句明所以不  
可不慎之故蓋進用一人便是卑賤尊疏疎戚非禮之常豈  
可不謹若又進用非賢後來又要更換竟把驗尊疏戚看做

常事我視他若族人猶亦視我作傳令那得親臣。高慎處正在將使時若一使下便無及。○左右近臣與賢絕遠何以先請大夫而曰賢此必有資緣依附之故但求賢心切也不敢以爲不可而竟絕之至於諸大夫則原有薦賢之責大段可信然亦有難識之人或粉飾要名或逢迎便捷如王安石蔡京皆司馬公所稱當者至於國人則見之時最久識之人最多宜無不公然未有深識遠見如殷浩未出當時何等推重君之察之固不徇諸大夫國人所稱亦不離諸大夫國人所稱只是因其名義其實因其人察其微因其所爲泰之於所不爲因其衆著聽之於所獨處則亦可以不誤矣所謂逮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至

賢如不得已者如此此是正意下半節乃是正反相形蓋有所進必有所退進的是卑疎半邊退的便在尊威半邊豈可不慎至不知其亡取用刑一節是因說用舍而并及之註非獨字下得其明南軒并及退不才中非是○末一句是通章結穴國依於民進賢正以安民也國之所以爲故國全在於此

湯武章○臣之弑君無不加以大惡之名獨至湯武而反以爲聖人豈人所大不可者而湯武而可乎一問與問易位而變色同意○謂之賊謂之殘謂之一夫破君字開字願傳有之疎字換弑字嚴甚

臣室章○愛國須任賢王不在賢節是不愛國兩章申下。○幼而學之見所學善大對上大木壯而欲行欲下舍字賢者欲行而王顧欲舍見不如任木不可以壯行與幼學不對。○萬益雖貴猶是個璞故必須雕琢玉喻國家璞喻未治教玉人與使玉人相反使專而委之教則俾舍所學而從我也。○任木欲大任賢偏欲小雕琢玉只用使治國家偏用教真不可解兩個則何使之自思一申中又參差作對。○此一章乃孟子自明所以終於去齊之故也下二章則因以去之事故連記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至

勝燕章○王喻讓國子之廢其太子平民心不服子之又不善撫綏欲以威劫至於欲殺太子而不克相與尋兵國內大亂齊王告太子助攻子之民望食盡樂以迎王師是民意因在太子也齊之入燕實不曾費力齊王欲乘勢取燕故托之天意孟子却教他看民心民不悅齊即天不與齊安可托得。○齊人豈有言勿取者乃齊王探孟子意故作此說要塞斷這條路耳孟子却把取勿取分兩條路教他自認到底該走那一條路。○取勿取兩則字緊結民悅民不悅說兩行之之字只指取勿取不指悅不悅孟子恐王以勝之而不能有之爲病故引個文王說古人亦有勿取者使王可居耳何曾說文王要取而民不悅來。○避水火也正見不是民悅齊此是一

章主句民殺棄子之之亂以安燕今不惟不安之而且欲滅之便是水益深火益熱若殺父兄累子弟孟子此時亦未便料他蓋此悅不悅是就當下說不從後日說也

取燕章○諸侯明是謀殺燕宣王却說謀伐寡人見此只是妬我之功要與我爲難耳不特斬殺燕之名不肯與諸侯擔夫實讓取燕之功不肯因諸侯放鬆并讓取燕之過不肯復向孟子提起看本文只作宣王曰想他怕問孟子又無人有甚主見在孟子前自言自語作此不問之問看孟子開口亦作旁觀語一時情態宛然○天下信之緊粘自葛始如平日遺之牛羊往爲之耕其以大字小之心久爲天下所共見今爲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宋

匹夫匹婦復仇其非高天下之心又爲天下所共知而其征之之時其爲誅君弔民又有確然其不爽者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者此也○俗雲謂平時本國之仁政必有聞於鄰國又謂爲政於天下相征伐後反拋却自葛殊不然○民望之二句爲上齊詞描畫若時雨降又先描畫而後引書以誅君弔民實事夾在中間於顛倒作對中又一貫直下文法奇絕○林次崖謂單盡以迎與民之望湯無以異殺父兄云云却與誅君弔民異矣此亦未確齊平曰何若如湯民之望齊亦何嘗似湯之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民以爲是故作振起語氣如何認真○若字虛聲以爲設辭涉險以爲實事都

不是乃對以爲字作轉語耳若以爲實事則父兄殺了如何又反若以爲設辭則子弟未係重誓未遷又何消反得止得耶蓋孟子雖未至燕目擊其事而口語紛紛已傳於耳○殺不定是刀殺想一時死者死停者停風聲鶴唳應谷頓屋即非齊殺而已爲齊殺况殺字與係累字互文亦非殺其老者而俘其少壯之謂也○殺父兄四句與誅君二句對是正文天下固畏齊強應他謀伐寡人句用倒補出見在天下固是忌齊而在齊却是自致不可以是怨諸侯也○王連出令節乃正答他何以待之無待諸侯法只有待燕法待燕乃所以待諸侯也及止止字與動字相應○或言此原是正著即天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宋

下之兵不動亦義當如此愚按此時七雄皆強豈肯坐視齊并燕而不忌乎且燕立國甚久非甚弱小其臣民豈甘一旦遽服屬於齊則燕人之畔與諸侯之假以爲名自是一定有故故此時只有置君而去一法虛齊謂此時齊若行仁燕未必不可取此大謬也取燕即是不仁取燕即民不悅豈有取燕而可以小惠籠其民而民仰悅者哉○或問秦下行仁卒滅六國何也曰看他亦不能驟滅一國逐漸蠶食三晉日削一日以至於亡然後及楚及燕然有次第然不數年反若九起亡秦者畢竟還是六國之餘况此時豈能驟滅一國而使其後不思亂乎故此時爲齊本計只有行仁政使鄰國

之民自來歸我原不可輕動干戈遇有國亂如燕者則因而征之以安定其國他自然服從上也齊不行仁本計已失但此時伐燕誅子之立賢而去使燕懷其德而畏其威亦正傾之道策之次也既取燕矣諸侯謀救矣急改其失置昔去之猶得救敗之下策舍是直無策矣

節開章。莫之死之字指有司言莫為有司而死者上文於有司上著個吾字見有司為吾而死民如莫為有司而死有司為吾死者至三十三人之多民為有司死者却無一個何民不知親上死長之義至此此便全是尤民如之何則可問如何使民知親上死長之義孟子斯民云云正應此句。君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罕

民野吾有司何君之知有有司不知有民耶幾千人對三十人莫以告對莫之教親上死長對疾視長上若君行仁政何全責重君。新序言穆公以美女二入妻死事之孤是穆公於此極有司甚厚又言食不重味衣不列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若子鄰國之治路不拾遺穆公死百姓如喪慈父是鄉穆公於此尊信孟子以行仁政民皆親其上也惜乎國小不能大有為於天下耳意孟子初年不出必以鄰君信已故至穆公卒乃出而之他國歟

滕文章。國小則賦入有限不能兼事開於大國則彼此誅求不能專事就此商量總無全策故曰非吾所能及不是教他

斷不要事也不然以小事大亦智者之事豈滕獨不可哉。岱雲云與民守之是說平時效死弗去是說臨變不限定死只極言其堅決愚謂要看而字如何至死而民弗去此正有許多當為的在不但為那築城鑿池集民守禦之事也。胡雲峯曰不守義不能效死不去不愛民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

築薛章。薛久滅於齊但為齊邊境雖恐而不甚今築城於此而封其貴介弟焉則臥榻之下豈復容人鼾睡耶知滅亡無日矣。上既教以死守矣此因其甚恐又述太王之事以告之者蓋古人當逼處時只有遷守二法太王遷岐後與王棄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至

似太王以岐為興王之地故擇取之其實太公只有為善耳王棄之與必之善未必之遷也苟能為善子孫必王自是常理但理如是君子之心却不如是君子只能為其可為使子孫可繼耳安能必天之王我乎統字粘上子孫成功粘上王字為可字暗接上章可為脈絡來此數句皆放開說故著君子字君子方指文公如彼何哉頂則天也見他滅你或不滅你等你成功此有天在強為善打轉可繼見可為者只有此耳其不打轉遷字遷原非定法也虛為以遷國為為善非竭力章。古之遷國本以安民都是與民俱遷未有委其民而去者周自不窋失官窋居尉李即義渠地今有不窋城慶陽府有不窋城其後公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聖

劉還邠邠州有公劉墓太王遷岐自西北而東南由虎爵而中國一步一步進來其遷皆非無意皆必先相其地形可以立國先建城邑然後徙而居之決不是草草而奔風餐露宿也狄人四句告以不戰之故二三子二句告以將遷之意特其詞氣從容若不敢強民必從者非若莊子狄人卽爾君昌黎我往獨處爾莫予追之謂也若果棄民與狄太王豈不知狄之不仁若但子身逃竄亦不成其爲遷矣告耆老後耆老必以此意曉喻衆民民皆願遷然後行李分部伍逐漸啓行亦不是太王說完就走邠民倉忙追逐子哭聲噴流離滿道謂之從遷也岐在邠東梁山又在岐山之東踰梁山字亦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聖

稷之正也如紀侯不忍鬪其民而去民從之者四年而畢豈不似太王之於民只不曾有立國之地終至於亡春秋書大去以閔之此便是他不如太王處若說孟子因滕文萬無可遷而故以遷字作難是逼他一定死也殊不知若稼書開五十里內豈無城池堅厚地形勢便可遷者夫滕地不行有何險阻可遷且在五十里中亦不可謂非世守也何云非身所能爲乎

平公章○就魯而論則平雖孱弱能使樂正子爲政而樂正又進孟子果舉國以聽未必不可有爲蓋魯雖較齊梁爲甚小而較之鄒滕猶差大也就孟子論則不過於梁不過於齊天

之未欲平治天下久知之矣豈待臧倉之沮而後知哉故此章直作決絕語與如欲平治一轉不同○臧倉原不知禮義其言禮義者乃以儒攻儒之法若曰彼匹夫耳其所自號爲賢者只靠禮義兩字今并其所說禮義躬自背之其所恃者更有何物耶○兩個何哉相應作章法○士大夫禮所該甚多三鼎五鼎又舉其中最見者○士三鼎一豕一魚二腊大夫五鼎加羊及膚○不公並不會說臧倉樂正如何知道蓋其平日轉移操縱均屬此人其爲賢久知之也公以一或字爲臧倉隱不道此一隱中早顯然其露○是以不果焉能使予語脈針對○行或止之三句說便有一生事隱隱胸中

吾之不退二句收轉蘇氏句意蓋宛然特公伯寮家法

何肯  
孟子卷之一

墨

四書約言

任啓運著

孟子

公孫丑上

當路章○此及下章皆孟子爲辭於齊時事公孫丑是齊人想孟子至齊而丑來學故見其端然終得開養氣之旨而後孟子使其子師之則所造可知故上篇以樂正終而此以公孫始也公孫子有養氣論氣之皆生於不中○會而名申和○孟子名畢學於公孫丑者詩傳字子西會子之子會元之弟莊以爲孫恐異○或人先問子路後問管仲原有個低昂未嘗遽比西於仲也而西之怒且若此況丑於仲之下且及孟子而爲我願之且似不能比者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兩面重疊相形不堪之極前不及先子一層先子則孟子不屑○以其君霸則非君之能霸顯而管晏以之也此何等才力前可復其向恐其不能而直以爲不足爲能無深誅○以霸以顯正激出以王猶反手對上專且久重久○突然一見字胸中有許多人物不暇旁及直提出一個頂大的富頭歷來○大行卽治也但行字測治字深武王繼之周公又繼之廷層排衍極見其體若易欲緊拍猶反手言外有不特管晏不足爲也一語在喉間聲首笑貌都出○何可當也紫應不足法與頓住下乃發明文王所以難之故由湯至失之也故兩一面說時而時字中又分三層意一是人心誠而之

久二是商家遺澤之遠三是家聲維持之刀尺地三句就周  
一面說勢但勢不出時外就時中推看又有此耳原不平。  
非德何以能由百里起句中便藏德字與賢聖之君對針。  
是以難也結上今時則易然也起下中間借齊人語作波亦  
與誠齊人也相繫拂。○夏后二節先言勢後言時用一旦字  
趨下亦原不平。○說時勢關係極重似把德字拋荒故種種  
孔子節見德行固速况時勢尤易乎亦文章相教法。○當今  
之時時字重提萬乘之國時補勢字行仁政策結德之流行  
猶解倒懸一喻與反手運掌二喻映發直追出事半功倍發  
以齊王所以易於文王之故故字照前是以字惟此時為然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二

應轉今時則易然也滴水不漏

加齊章。○由此霸王不異從上章猶反手來仍夾帶個霸字便  
是他認不真處。○心之動有二一是恐懼一是疑惑疑感注  
後知言恐懼注後養氣。○道明則不疑德立則不懼。○四十  
字為下先字生根。○通章歸宿在願學孔子故朱子即用孔  
子四十不惑句為後理根。○升借孟言發孟子不動心之難  
孟子以告子之不動心先於我明不動心之未足為難似屬  
閒波然從此劈開兩路遂成一篇大文字。○借孟言引出斷舍  
與告子一踏守的總是氣上事借斷舍引入子夏告子與孟  
子是一路守的總是理上事。○總是一個有主而所主却不

同。○庸撓目逃亦是撓不庸撓目逃亦是不受撓但此不受  
猶易下說一毫不受更進一步又從不受分出兩等人來繼  
以思字貫下是他心上如此不是有人來撓之而不受也又  
翻進一步說不但不受人撓他還要去撓人因思字觀字是  
懸空摹擬又用無厭諸侯直指其心又以惡聲必反証實之  
惡聲算不得撓而向反之則其無厭諸侯可知矣惡聲指諸  
侯之惡聲不必是管我如此咤不恭處皆是雙舉次屋爾惡  
聲通指禍夫萬乘非也禍夫不消再說。○觀不勝猶勝是說  
心上常如此不是既不勝了而觀之猶勝量敵二句是求必  
勝者但他心上已懼不勝不能觀之如一故舉以與已相形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三

○舍何曾似曾子。○何曾似子夏。空中疊橋架路總要通出  
夫子二字為後願學孔子生根不特顯是舍之賓顯舍是曾  
子于夏之賓于夏是曾子之賓即曾子亦是夫子之賓故註  
特下夫子孔子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二句。○天  
下是非不兩立有真者必有似者舍似曾顯似夏告子似孟  
子知斷舍與曾夏到底迥別即知告子與孟子到底迥別矣  
○似字又為異同字引線似是全假的同異是真的裡面辨  
出來。○以敵人較守已則舍約以守氣較循理則曾子尤約  
亦逐層脫卸去。○總字伏後直養自反而不縮伏後行有不  
懌於心端字伏後偃字必到自反而縮纔成個大勇。○

處正是大勇非也。行有不慊，可謂勇乎。○以上是通章引子。○守氣卽是告子之不動心。循理卽是孟子之不動心。因丑未喻，故又舉告子之不動心者詳辨之。見其異於己也。○自此以下爲第二節。○告子外義，看得言上義理是在外的。要去推想，便內動其心。故有不達便丟開，不知所貴於心，以其明義理耳。言上不明，卽是心上不明。此不明義理之心，守他何用。故其不可，是斷然者。若心爲將帥，氣爲卒徒，自然將貴於卒。告子覺得心有不安，卽急持之，卽手不恭足不重，他總無暇管他。譬如軍敗一般，與其殺了大將軍，可傷了小卒，尙是說得去的。然亦必無小卒殺完大將軍，自成功之理。故亦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四

必不可也。○夫志六句，總以明氣之不可不求，側重氣上。○志是心之動處，故可著個持字。若心未動時，只著得養字，并持字無所用之。○告子之不動心，非真不動，也有不得已動了，只他纔動，卽硬捉住。○或云告子所不得者己之言，孟子所知者人之言，兩言字當別。按大註只說告子於言有所未達，並不會指定己言，看論性數章，他於孟子言全不細心理會。他說的語，被孟子駁倒，又去轉移其說，全不反求，是人己之言皆不知也。若後談洛那遁斷指人言，然非理明於心，則亦無以知人之言。故朱子曰：兼貫物我，若不知己之言，亦不知人之言矣。○氣章卽是暴則志一，亦不是持，乃是偏

倒一邊去。志意如心有忿懣之類，氣章如耳目鼻爲聲色所引之類。顯極舉其最粗者，虛實謂兼善惡非也。○丑不知氣次之爲卽次，看是沒要緊的，疑其暴亦無妨。故孟子以暴氣之害告之，側重氣上。○孟子言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之不可，則孟子必知言可知，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不可，則孟子必養氣可知。因丑未喻，故又舉己之不動心告之，見其異於告子也。○自此以下爲第三節。○孟子不單曰我養氣，而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此數字，便生公孫氏無數疑團。以爲氣原浩然，則氣無待於養，以爲養而浩然，不應曰浩然之氣，且用個浩字，恰似有形。用個然字，疑無迹象。善上加個善字，似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一

五

養又有善不善之殊。說個吾浩然之氣，又似一人所私，他人不與。孟子告以本來至大至剛，原非待養而後浩然，必直養無害，纔塞天地。又非不養而常浩然，說得難言。以原無迹象，兩看其爲氣也。難言中又要畫出形象來，集義所生，這是養法，正與助長養之不善，所損實多。論其原於天地，固屬人人所同，論其不善養而餒，恐非我亦無由見得。無數疑團，一齊打破。○直養卽按下有事勿忘，無害卽按下勿正勿助。但此節只重體段，下節乃養成事。○郝楚望云：在人曰義，在天地間曰道。先養後道，由人達天也。人心之氣配義而充，塞卽配道而成變化矣。○或謂此餒是道義餒，下餒是氣餒，非也。

餒字與充字相對看。註都言體有不充。餒是體候。不集義則氣不生。而體不充。不養氣則不足配道義。而體亦不充。○註於知言言無所疑。養氣言無所憚。而於此兼言無所疑。憚者知言養氣原判然分不得。兩事懼由疑生。朱子云。知言然後能養氣。又云。如關某擒顏良。只知有此人。便直取其頭而歸。若要欲這個。又要砍那個。其當得者。不可得矣。○朱子曰。集義是歲月積久之功。義蘊是一朝一夕之事。生是裡面生出。取是外面取來。○雙峯曰。說集義不及道者。道是體義是用。體上無做工夫處。言用則體在其中。○岱雲云。此處不重與告子辨。因說雙取觸動義外。因把平日說告子處帶出來。○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六

或問有事當用敬否。伊川曰。敬只是涵養之法。知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按雙峰言集義則持志在其中。然伊川言敬是涵養。有事必當集義。朱子又言義非敬不能以自集。敬非義不能以自行。可見持志原有敬以直內工夫。到處事處却須集義也。○月泉云。必有事是總綱。而勿正是找足語。非平舉也。心勿忘勿助。長上有一轉折。看註着其或未充自見。朱子云。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正未是助。長待其致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又云。孟子爲告子強制其心。不免正助之病。而言勿忘句是張。勿助句是翕。李穀侯云。告子平日不知集

義便是忘。臨時義興。又是助。宋人惟不知耘苗。所以擢苗告子。惟不知養氣。所以助長。二病先歸一病。○蔽是只見得一邊。如楊只見得已是該爲的。便只說爲已的話。邊只見人都。是該愛的。便只說這愛人的話。這尚不爲無理。只是太偏了些。到陷便沉溺那一邊去。楊只見有已。不見有人。便說人與我何與。墨只見有人。不見有已。便說已那里顧得。便一發放蕩了。到得陷溺更甚。全與聖人之道相離。楊只說愛已。直說到君父有難。我也不能顧他。墨說愛人。直說到天下之人。總與我父母一樣。直是全沒理的話了。到得此處。無可復之。必定被人駁倒。只到掉轉話頭。楊說我豈不知有君。只是有了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七

我纔能放。若盡說我豈不知有父。我的愛無差等。原是龍由親始。便是通辭了。這四層病症。牽率而至。但前三層。如人落水。越轉越深。後一層。如敗軍追趕到死地。回頭苦戰。奪路逃生。○雙峯云。說陷溺陽邪。通屬陰。惡謂此如病有轉經一般。從三陽傳入三陰。雙峯又云。當看四個所字。說陷邪通。是病症。蔽陷離窮。是病源。看這病症。便識這病源。○蔽陷離窮。生於其心。卽發於其言矣。而不止言也。將并害於政大綱。既壞細目。因之。且并害於事。可見不得於言。正是心之病。安可勿求於心。且心既病。氣亦因之。所謂志壹動氣。而害政害事。不可勝算。持志之功。尤不可少也。○養氣工夫。大在集義。知言工

夫未及者其意已見於知義中蓋天下之理是非而已伊川云義便知有是非朱子謂不知言則自以爲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爲直而未必是直故於前即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此又著告子不得於言而勿求於心至爲義外之說云云可見不知義即不知言不知言即不能養氣兩病原只一病知義而集義一方原治兩病也蓋知義之非外則必物物而識其宜知物物各有宜則必事事合宜而言知而氣亦養矣世徒泥朱子以盡心知性謂知言謂知言在窮理養氣在集義工夫判然不同則朱子常言知氣然後能養氣孟子本文無窮理字又無盡心知性字知言工夫正如緊影則

陽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人

養氣工夫又從那裡做起公孫不問孟子不言不成太脫落耶○公孫丑原不知孟子幾於聖故問而驚之與前過孟實一樣但前淺而此深孔子兼之孟子亦兼之但孔子兼處猶未嘗自任孟子兼處直身任不疑是夫子真聖耶下因孟子辭聖故轉疑以擇賢一波因孟子不安於羣賢故擬以他聖又一波總通出願學孔子四字下又因肯古聖人皆字生連字一波又轉同字一波又轉異字一波總以明孔子之聖爲古今所無明已所以願學之故○自此至終爲第四節○善言德行重有德行上不重言上○冉牛閔子只到充實之謂美顏子却到充實而有尤輝之謂大只未化耳非未大也但

丑知人論世未必若是精當故舉以爲具體而微○附大勇未嘗不自實子來究其所願學只在孔子耳亦與前相映發蓋諸賢未嘗非入聖人之途所經只不是安處若夷尹則直曰不同道并不必假途於此矣○月泉云四個可以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神明之妙○未能有行是說聖處未能到俗言夷惠之道孟子原不曾去行孔子之道是行之而未至愚謂孔子集大成則孔子之道中原有清任在朱子嘗云孟子似伊尹則所謂不同道亦只注定願學孔子云然不比告子之勿求道是天差地隔也○楚望云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即能朝諸侯有天下則卿相

陽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九

不足道矣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即得天下有不爲所爲必求慊於心而直養無害也從古聖人震世功業都從此心出自反而縮守約之大勇千古列聖所同同此則正異此則邪○虞翻云德盛是根本心正是節目俗言云節目是就其中作爲處說愚謂節目如竹之有節并之有目乃關係要緊處根本一節目分根本內藏節目外見○時中之異於清任之備上文已見過若其學問事功之盛又故舉不得許多故引三子之說見其賢於夷舜異於百王超於羣聖夫堯舜豈夷尹敢班而尚賢之則其異不待言矣○統言百王則二帝亦在內○百王政德已遠故要從禮樂上看出來若孔子之德之

政則子貢親見之何必更從禮樂看出虛聲說非也。○直地民句。喚起聖人之於民。言論其同則豈惟民與民類。即聖人之與民亦類。論其異則非特以聖視民出類拔萃。即孔子視羣聖亦未有盛於孔子者。是一開一合文法。

以力章。○此章仁字。就事上說。若與藏離絕。故文恆思等事。○註補桓文對本文。湯與文王。而本文不言者。孟子意思。注王者上。只以霸引起。○以力假仁。人不見其所假之仁。而但見其以力。以德行仁。人不但見其所行之仁。而直見其以德。○中心悅句。與非心服也句。對如孔子句。與力不勝也句。對。孔子是全無力者。若認做插入比方。便於語句不分。○增引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十一

十

一詩亦見注重王者。

仁則章。○此全為惡辱而居不仁者。欲不仁的人。舍以為仁。不見信他。只道仁也。未必榮。我即不仁。亦未便辱耳。先有下二句。纔有上二句。故通章平分處。總帶倒勢。○此章仁字。亦就事上說。下貴德尊士云云是也。俗要增本諸身。纔能取士。殊不必。○賢能皆有德之士。但賢者德全。能者德偏。若能者有才無德。便差。無德之才。聖賢不謂之才也。○李橫云。註兩足以是言其理。能如此。明其政刑。方是實在功效。正君政刑之本。善俗政刑之成。修政立事。政刑之實。愚按大約賢者統其綱。能者條其紀。語氣本一直貫下。虛聲預收。賢才以

待用。或謂先與賢才謀。所以待六國者。到開暇方修政刑。蓋

作兩段。便都不是。○引詩。追天。証及時引。綱。證明政刑。引或侮証。必畏不証。貴德尊士。可見只重及時。明政刑上。其必先貴德云云者。如齊梁不信任孟子。亦不能行王道。○詩。直或敢侮。直之也。子言。誰敢侮。決之也。○如字。以今字。蓋今字正。從引古轉下來。○上開暇與下開暇。氣象自不同。然都是大國之侵陵。未至。脈。縱從惡辱二字來。時說謂上開暇是已治。已安。脫却如惡之脈。獲矣。○般是游田樂。是食色音樂。與政刑對。總是農事廢弛。教是放肆無忌。則不尊賢貴士。而修明政刑可知。總之皆縱欲也。安指開暇。倫指及時。蓋所謂倫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十一

十一

得一日白得一日也。虛聲以讚欲為般樂。倘安為急。般惡非。○自求。貼則字。意重不仁。則辱邊。故著此句。先提出求禍下。乃用禍福並結分承。

尊賢章。○當時諸侯。如齊宣欲辟土地。朝秦楚。他也想無敵於天下。只他做來。件件與天下是敵頭。孟子心中。結想一個行王政者。不覺盱衡指掌。羅列多端。許多則字。皆字聲空滿。許落到信能十分期望。特設天吏一個名目。極口推揚他。雖然而不王者。未之有。為人決疑。此獨擊節自賞。○賢能便是假。謀尊便是在位。在位是與之共天位。治天職。戰國之君。極講尊便。却不曾識得賢能。故真正假。饒不肯立於其朝。故要

講尊使在位字先要認得賢能俊傑字若此處一差下面四節亦無從說起。○市是國中最後一區乃商賈所居屋是他賦二十而一其賦原甚輕征則又稅其貨矣法若分地辨物成買結信禁摩禁蕪禁偽之類法與屋原是不可少的不屋却是法外之恩或商賈不通百物不至則用此以招之。○關本為議察異言異服及逃亡詐偽之人而設而周禮司關官掌其治禁與其征屬似未嘗無征者蓋貨至關必有積貯之處俟察其當禁與否而後行亦收其積貯之屋稅所謂征屬也舊註辨其合征合屋誤矣若貨不出於關則舉其貨罰其人。○屋是國中左右各三區乃百工及遠方初至吾國者之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止

所居此節註因舊未改故誤周禮云云木趙氏云云本孫興疏○布帛也即今銅錢周禮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出里布夫布是一夫百畝之稅里布是一里二十五家之稅朱子曰夫布是罰那游手之民里布是罰那公卿占民田為亭臺園沼者其說甚明蓋游民惰於農故罰他如一夫所耕之稅而止民受田百畝入稅十畝其公卿奪民可耕之田而為燕樂之地故其罰重於民數十倍若民所受五畝之宅即不種桑麻閭師罰之亦止生不帛死不葬耳未嘗罰以二十五家之布也趙岐止據載師而不及閭師乃古人舉一以見例之法孫疏因趙註有里布夫征家征三頂故并申之言里

布是二十五家之稅夫征是一夫百畝之稅家征是一家力役之征其實本文無家征也雙舉誤認家征是力役之征夫征是粟米之征里布是布縷之征可謂大錯○屋人掌欲款布總布質布罰布屋布入於泉府款布是商賈之屋稅○第屋屋布是民居之屋稅○屋既有稅矣又征其夫布里布是一人而三征也豈復有願受一屋而為氓者哉○氓字從亡從民乃自他國流亡而至之民未及受田里故暫居此屋若既受田則有五畝之宅矣此氓與百工實未受田非可耕而不耕屋實無隙地非可桑而不桑安得以游民曠土之罰罰之○信能行猶苟志於仁一樣俗雲謂不能行不能無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十一

五

敬虛心假意行而不誠半響不落亦不能無誠試問此時虛心假意行王政者誰忍分不得兩層也○仰若父母是想其情未有能濟是決其理如此無敵方實其事○天更二字從古未有下得極奇事天如親謂之天子君臨萬國謂之天王奉行天命謂之天吏異我者望風奔潰同我者羸糧影從合之方寫出無敵神勢故註兼廢與存亡併雲謂車駟亡只見得一半孟津之會八百來同豈非無敵何必卑指前徒倒戈不忍章○首節朱註最妙直指出仁字根原天地雖云無心而成化然天地之大德曰生易於復曰見天地之心可見此生



物即天地之心也。天地既以生物爲心，則所生之物，俱得了這的生理，所以人要活，即禽獸即草木，無不要活，而人尤萬物之靈，故這點生理，一稱便動。論道理，固是人人如此，但孟子本意爲時君不行仁政而發，故即從先王作個榜樣，斯字對後擴充聖人無私一滾出來，自然充滿，不消擴得，其餘便全靠擴的工夫。○註又增察識字者爲衆人全不見得，與他說亦不信，故下文特用所謂叫起，便他自認爲末節知字地也。○乍見字將入字，急景危情，猛然相遇，雖字上又加休惕字，并失聲頓足情態都呈露出來。○仁字原包得義禮知故一端，擴動即四端都動，楚望云分言之，則於非內交便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章

見差惡於非惡，便見辭讓於非惡，便見是非合言之，則無許多機詐，即差惡無許多奔競，即辭讓無許多愛昧，即是非故下便一滾說去。○東委云四個非人也，扣定人字，歷歷推排，切切指摘。○若個端字爲充字生根。○自謂不能者，君也，却省君字於下句見之。○四體之有人，無不知喻，意便暗識知字。○人有不知而不能擴充者，有知之而不能擴充者，此處上文已把有是四端，層層叫曉，知字不須另作一層，故註只帶擴充上一道說下去。○皆字內有各就一端而充極，其量有即就一端而并充四者之量二意。○註即此推廣是下手處，充其本然之量是究竟處，中間着個而字，正有無窮

層遞在然，却住不得手，故又以日新又新不能自己發明始字。○即此推廣釋擴字，充其本然之量，釋充字，則其云云釋若火二句。

矢人章。○此承上章爲時君恥見役於大國而發。○首節借擇街引起擇處，街字淺處字深，街是身所擇處，是身所止，技藝之術，尚不可不擇，況人君所處可不擇乎？陳新安謂引孔子言擇里，証擇術首語也。○孔子只說擇里一串，下孟子却截斷以里，尚欲其仁，況人自處而可不於仁乎？下個安宅字，照上處字，尊爵字起下人役。○註良貴釋爵字，最先兼統釋尊字，本心全體釋宅字，有理無欲釋安字。○尊爵就天生本來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章

說安宅就人得而處之後說。○不知從上擇字來，當時人君溺於利欲，擇來擇去，只在利上，他意中也有所爲尊爵，朝秦楚是也，有所爲安宅，辟土地是也，越弄越登殊，不知我自有尊爵自有安宅，何以一昏至此，只爲溺於利欲而然，故直以不智斷之下節，不仁不智，承此直下，俗套謂上節不仁，由於不智，下節不仁而益以不智，與註以不仁故不智，故字不合，誤也。○仁爲萬善之統，其明白處便是智，做抑處便是禮，義制處便是義，利令智昏，則他必縱恣無節，顛倒失宜，無禮無義，文極他昏處來。○人役不單是小國受命大國，即強大亦終必爲人役，如楚以六千里而爲人役，其爲役處從理來

不從勢來。○弓人失人即不仁之名目故以爲人役之。○  
俗言言既無難義則宜失其羞惡之心而猶恥爲役蓋無則  
俱無者人欲之橫流無之而不盡絕者固有之良心過謂此  
恥亦從人欲上來不從天理上出如梁王恥喪敗便想去興  
兵報怨豈是良心但臂之病者知點痛癢便是生氣未盡便  
猶可醫孟子每就人欲中撥入天理有旋轉神妙處○仁者  
緊頂爲仁乃告以強仁之事不是說仁的人勝已者喻強大  
正已喻自修發而不中喻內施仁外交鄰而小國猶慢侮大  
國猶侵陵反求喻增修於德如此則必爲政於天下矣○以  
上四章因當路章講管晏德行進而類記之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共

子路章○子路唯恐有過之心素積於平日故人纔告以有過  
則意並不待反而自思果然有過然後喜也則其能改不待  
言矣○子路或有過焉無過也則善言則拜并不待其告我  
也視子路已大矣○善與人同并不徒言也剛一善言見一  
善行觸目皆是善舉念即是取善與人同一句是綱下二句  
是目舜豈有未善舜自見爲未善此句在無所繫者上見其  
同人豈有善於舜者亦舜自見其善耳此句在不待勉強上  
見其同上句在行事斟酌處說中庸所謂執兩用中也下句  
統隨所感觸說孟子所謂沛然莫禦時也本註雖然下個目  
字必要逼他分明但下句所該更廣則說下句自包得上句

故下只承取於人說去或問本一事而交互言之謂總是一  
個與人同時以不知善之在已上在人下互見耳虛齋從人  
即取人却混了○耕稼陶漁是極窮時爲帝是極達時中間  
便包徹庸攝相等事○子路也取諸人焉也取諸人特其取  
視舜爲小耳既有所取即有所與未嘗謂舜與人爲善子路  
出不能也特取處分大小則與處亦分大小然無彼此之問  
則皆大也看總註則末節斷總結三人

伯夷章○上兩節爲隘與不恭立案非其君二句是夷實事不  
立於惡人云云是夷惡惡之心推惡惡云云是山夷之心推  
到極處是故以下原打轉第一層諸候即善辭命總之非其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七

君友不受即不事不友也不羞四句是惠實事遺佚數句是  
惠之心雖袒裼云云推到極處故字原打轉第一層與之偕  
即不羞不污不自失即必以其道只玩是故及故字文法自  
明○清何極處必隘和到極處必不恭註固字既字下得極  
味可見他隘與不恭剛在他聖處譬之大黃附子非無救病  
之功然到底不可當常候故曰不由善謂清和可由隘不恭  
不可由反鵠矣○此二章因加齊章願學孔子而類記之

四書約旨

任啓運著

公孫丑下

天時章。天時地利人和皆兵家之言。孟子卽其言遷延較量歸重人和。但彼所謂人和是愛恤士卒。孟子所謂人和是休養生民。故著得道字。又著君子字。道字中有全副王政在。非彼煦煦之術也。君子是王者名世之號。名非僅一將之任也。明襲其辭已暗移其旨。五行東春甲乙寅卯木南夏丙丁巳午火夏季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西秋庚辛申酉金北冬壬癸亥子水循環相生。當令王所生相生我者。虛我尅者。孤又以六甲旬前二辰爲孤。孤所對爲虛。日如是方亦如是。四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大

面攻圍必有一方曠日持久。豈無一日。米粟兵甲城池所恃以守。故井及之。故曰緊與上接。王親藩謂不指地利。非也。天時且不如地利。則不如人和。不消再說。故只承地利一淡說下。寡助未必便到親戚叛。多助未必便到天下順。但仁不仁之積必至此。有不戰與中庸有弗學語氣不同。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卽有時戰。安有弗勝哉。因前無敵而類記之。

將朝章。此章以下總明孟子久于齊而終去齊之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二語是孟子在齊大指。孟子居賓師之位。原與他臣不同。其以不召自居。正以大有爲望王也。

此便是敬王處。賓師何以將朝。蓋天下之理原有兩面。在孟子不妨以臣自處。在王必不可臣孟子。宜就見卽如拜下禮也在臣。自當拜下。在君自當辭之。故曰各盡其道。如宿僂也。事與願違之辭。看王不直召而托疾。則其不可召主自知之矣。卽此便見齊王不是。○托疾以召卽托疾以辭。異禍亡同法。既托疾又出弔與取瑟同法。願學孔子于此可見。○却解仲子孟子子名墨。應謂仲者次長之稱。孟氏不必止一仲也。此以趙注爲確。○仲子因托疾故有采薪之憂。句不可突然說。愈故用小字。既出外如何不朝。故說趙造既造朝何不逾過。又著不識句。恰是小愈艱行中途停息。差過者越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九

周匝越使孟子本意不明。想賓師之禮久不行。并諸門弟都不曉得。不得已而之景丑氏。是以本意未達。故非以仲子之要欲歸不得故也。○未見敬王明指不朝。却未說出孟子故作不懂。與他辨。敬竟舜陳王是絕大根本。語爲下輔世長民及不爲管仲埋根在此。却似開文。故○景丑所言是君臣常禮。只不可以例賓師。韓氏謂丑之說敬君以貌。孟子所言敬君以心。愚謂非也。果爲有官守者。卽孔子不俟駕而行。豈可謂敬于心者。不必敬于貌。孟子陳堯舜時亦必微內外都。是敬萬無敬于心。簡于貌之理。卽丑所云禮不相似亦非。但賈孟子以貌也。○豈謂是歟。應非此之謂。似從前不懂至此。

方明忽地嗟呀呀尋渠竟入。仁包萬善其儲焉。物之上。莫能。故舉以相對。見有過之無弗敵也。○朱子云。薛蘭德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每有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所重。而致隆焉。不相值三字。亦須與薛蘭德之上。豈無齒德。七十不視朝。君問則厥何嘗不論齒德。鄉黨之中。豈無齒德。如再命。不滿鄉。鄉射序賓。以賢何嘗不論齒德。只大疑各有所重耳。○輔世輔字與爵字對。見非此爵亦不安。長民長字與齒字對。見非此齒亦徒老。○楚望云。三達尊由會子言而推廣之。彼一我。一皆足相敵。則彼爵我齒已足敵矣。況此仁義之德。世資之以爲輔。良宗之以爲長。更有何物。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辛

足相敵乎。愚按從旁生出一齒字。換作爵齒。頭仁義更成無對。○慢字對敬字。景丑謂王敬。孟子謂王慢。針鋒相對。此處與下兩節故字緊聯。通接直趕今天下。方打著齊王。註齊王但有爵耳。是說書體。在口氣中。渾之爲效。○將大有爲四句起湯桓其尊德二句起今天下。○所不召所字爲雲包下道。德非也。所字從君來。君是湯。湯他所不召。便有個君是個桓。他所不召。便有個仲。德是臣所得道。是臣所行。與字却從臣心眼中看出。他像個有爲之君。方與之有爲。○學是師其德。臣是行其道。先聆其訓。誨習其矩度。他全副經綸講究爛熟。然後舉而措之。自成運掌之治。不是前尊之後抑之也。

○楊稱尹者樂竟舜之道。使君爲堯舜之君者也。仲爲齊所熱聞。故及之。○不敢召在君。不可召在已。

陳臻章。○通章略重齊邊。下個兼字一百字。見得禮意似乎獨得。不知此特貨也。非禮也。○辭受君子大節。輕重亦有權衡。陳臻此間殊有深意。時說陳臻只在金上著眼。鄙陋之徒。壞人心術不少。○餽之辭在人。義之虞在我。子有遠行。余有戒心。方是確有所處。齊餽未必無辭。只我無處便是貨之。○取籠而致之之意。貨取是以貨之之法。取之也。虛齋云上。貨字活下。貨字實恐未然。○此孟子去齊後事。餽金當在去時。其不受與不受。箇箇同意。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一

辛

平陸章。○孟子下個子之民字。便生在距心身上。此非距心所得。爲正爲子字。推却孟子用個人之字。承他非字。却以受字坐實。子字民國王之民也。受之則子之民矣。○莊王之失政。使然爲下。寡人之罪立案。人不得距心口中。○距心實不會求求而不得。一層并述。路截斷。使他不得不認罪。○誦之教受之者。固不可立。而視其死矣。有之者。顧可立。而視其死歟。又使他不得不認罪。○此孟子初至齊事。發榮應在此時。○砥礪章。○砥礪請士師未必爲可以言先生。實他使他無轉身處。○數月則齊之失刑。必多盡之知之亦審。○孟子只教他諫。不曾教他去。然不得其言則止。自是定理。則教其言即是。

教其去矣。○自爲不知是讓孟子不去蓋孟子之諫齊人固  
聞之不知孟子資師與言貴不同不可援此爲例也。○想孟  
子此時亦已欲去矣特其去不必急耳。○東委云致爲臣後  
後章作豎有官守并爲上章作豎蓋孟子是孟子自作即次  
第亦有意在。

爲卿章○卿客卿也此卽是賓師之位本文不曰王使出弔于  
滕見非王得使也下乃用王使字敘得極明郝云是時滕爲  
齊役卽有喪未必弔卽弔亦未必使卿况孟子召且不可豈  
王得使者必是孟子與滕有舊自往弔之而王尊禮孟子故  
使貴倖同行且或結是行其親伺之私耳。○驪朝暮見孟子

陽辭約言

孟子卷之二

五

豈能無一言只不與言弔事便是不與言了想驪此時亦不  
甚覺得公孫丑留心體察纔見出來究竟孟子不明其故只  
言事已治矣不消說得還他渾然其實事卽不治孟子亦止  
召有司調之不與驪言也全是孔子待賜貨家法

葬魯章○孟子魯孟孫後古者族葬昭穆各以其班故歸葬于  
祖之域也古者卿大夫葬而後致政蓋初喪哀殖有不服及  
故葬乃致事于其君又君所致弔賻贈賻禮亦于是拜賜  
故孟子必反齊也其止于魯者禮亦不人國門致事拜賜  
皆使人報于君而身待于境又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有問  
就之齊章之喪對而不讓是時爲賓師則雖致事王亦可以

就而孟子亦可以對此或憐憫于王之心莫亦禮所得爲也  
或謂孟子急于行道故反而爲卿于齊不幾爲奔情者藉口  
乎恐臧倉直以短喪指斥不僅如後喪踰前喪云云矣。○緣  
著個美字使似有意飾觀故以非直爲觀破之。○蓋于人心  
卽親喪自盡之意此是根本道理心欲自盡而法制不得則  
不能盡今自天子達于庶人則非不得也此意收上或無財  
則喪具稱家有無亦不能盡今又非無財也此意起下。○盡  
千人心從人子身上看母使土親虐從死者身上看又翻進  
一層故用且字。○儉其親接有財應轉以美字易棺槨取諸  
太過不以美卽儉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六

沈同章○著以其字非其私問也是王教他不稱王命若出千  
私耳想王凡欲興兵撻怨孟子必力遏之他疑心孟子是要  
故意遏他事理未必果如此故使他探個真消息所以孟子  
纔道可字他卽去伐燕史記有孟子勸伐燕語者想此時必  
以孟子謂燕可伐之語布告國中以決于大賢爲義之正也  
不知就燕論則燕自可伐就齊論則不可伐燕。○燕之可伐  
例以爵祿之不告于王爲則告之于周可乎愚謂奉行天命  
謂之王者非一姓之謂也燕哈果得人如孔孟而禪之則王  
道大行仁被天下而燕非世世有國視堯舜何愧乎此王字  
亦要從天意上看若周則衰微已甚卽告之亦如無有孟子

于齊梁明說行王政則可王何曾要他稟命于周○齊初發兵孟子實不曾知道然舉大兵滅一國孟子豈終不知若是時燕民在水火中使齊能誅子之安集燕國則齊雖非湯武而是舉俗庶幾勸武之師乃齊不能耽耽其欲遂欲取燕此一悞也諸侯謀救燕矣苟齊悔收如孟子反旄倪云云則雖行暴于前施施仁于後猶為救敗之策而齊又不能懲過不舍此再悞也燕已立君燕人皆畔王有數心則旋師而反司空致地司徒致民發罪已之言與燕更始猶可收桑榆之效而齊又不能取不成就舍不成舍是三悞也孟子去齊之志于是決矣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論

燕畔章○蓋惡之心義之端也使王由此一慚信孟子之必可師仁義之必可用則此一慚便是出死人生關隘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全在于此惜乎蒯瞶方生陳賈即為牛羊之牧也孟子去齊之心于是乎決故即以下章次之○周公實不知管叔之畔陳賈亦只以周公之不知解王不知燕畔之慚耳不仁邊是逆跌纔起○愚按武王十二年伐紂之時即分師俘衛霍諸國既立武庚全師西還此時未取殷尸土一民也十三年使管叔尹衛封叔處于霍與蔡叔度共為殷監皆周邑名未滅紂前皆先王也此時使管叔居衛地而蔡叔近殷故能命為監惟霍是衛封是管叔之使實出武王但周公亦必與聞耳此時管蔡開宗指王禁九屬

昭九行尊九德順九典見周書文政篇自管叔作監東隅之侯咸放于王用大匡順九則八宅六位見周書大匡篇是管叔監殷實有大功不可泯也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武庚以為周有彞可乘誑誘管叔蓋商人多兄終弟及管叔見已在外而公在內疑有周者必公故遂惑于武庚之說而布流言以攝公公出居東管叔遂挾武庚以叛成王二年王師伐衛管叔自經卒見周書紀年武庚仍自衛入挾奄人徐人淮夷皆入于邾以叛見竹書紀年秋大雷電以風王迎公歸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命康叔于殷代霍叔中旄父于東代管叔本見周書康誥乃以蒲姑之地封呂尚為齊侯四年封康叔為衛侯見伏生大傳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論

冬歲奄五年春乃以奄地封伯禽為魯侯見周書康誥六年求殷後封微子為宋公八年滅唐以唐地封叔虞為晉侯武王初封黃帝之後于唐後以唐地封召公為燕伯及封畢公高子為魏侯史傳不見始封年月要亦當在此數年事迹前後班班可考世儒不察漫謂周公使叔于前殺叔于後不知叔在武王時實質可使其以殷畔特起于一念之忌公當其先亦何從知之哉至于叔之自經在成王二年之春公猶居東未歸也其不殺叔不待辨自明矣○賈之問語句句有心句句笑定孟子答語句句無意句句似墮入他國禮中到得有過句直逼已一手搥定不知提出兄弟二字飛空颺去更出古君子一段劈面打來非特王慚解頤頓令陳賈

又添一慚要知此等處不是詞錄全在平日于聖賢人倫日用道理看得爛熟分明自然如此。○若從周公不會使叔量辨則武王使之原自聖人有過了若從管叔做人難料量辨到底還是不知下直從天理人情源頭一滾下來不說不是過說過是該的而對面王之于燕何故不知不須更著一語矣。○聖人不逆詐不億不信于他人又何曾逆料然他必先覺蓋誠之中萬理畢具自萬物畢照却于其中親疎遠近又步步不同。○孟子至此纔知他問意然也不說明他爲王文過只說古今人處過之心如是不同蓋而不盡。○宜便不是過周公之過就買語作轉耳朱子大段踈脫等語反把過字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朱子

坐實愚不敢謂然

致爲臣章。○大註久于齊而道不行句渾括之極愚按恒產諸政既不行于國中弔民置君又不行于燕國則于國中雖有發安諸政于燕國雖終舍之而歸總是道不行矣此句是持筭。○岱雲云齊王總是送別語不是留行語自前日白纔見總要掩飾現前一段情事。○又云孟子先言不敢請自處極嚴後云罔所願也一段懣懣不忘之心亦默然自喻耳若以下語置上卽似有心請繼此之見矣。○庶齋云看他日字使有遲遲其行之意。○齊王亦知孟子爲賢但以王道無近功故欲留爲諸大夫國人所矜式然不行其道之意已盡情吐

露矣孟子豈可復留故曰時子惡知其不可一語乾淨截斷下又就萬鍾字與他折辨下倘欲富字放到極低又引季孫譏子叔語又因斷斷字續續注說使人聽之極不堪回視不可一句已鳳翔千仞。○岱雲云若初至齊而萬鍾鈔式未爲不可蓋際可公養亦行可之機也既在三卿中矣反降而爲際可爲公養更何望乎故斷不可受。

宿書章。○孟子于畫三宿非不欲留也或人留行亦或見孟子在齊有益于齊甚太今一旦失此大賢甚爲可惜故欲爲王留行但欲爲王留卽必爲孟子慮須先進諫于王王或悔悟然後奉王命以留先于王之側後于孟子之側庶乎可也今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二 朱子

王不留而或爲王留孟子卽欲留豈有此留法乎故先下爲王留行字與爲長者字相照。○岱雲云客初來時亦必有賓主之禮言及留行乃不應以絕之客不悅已作而辭故下曰坐。○泄柳申詳未嘗使人在穆公側只人見他賢自爲之權持訓護耳客若要爲王留自應先用此法孟子只據他來非王使故說不及子思養此一半孟子不便說明只就現前半說也舊謂二子只帶說恐未然。○申卽顯係二字合釋尹士章。○尹士不明于澤兩層原從下一層逆溯而上若曰今之不遇故去似亦非不識人者似亦非于澤者而乃滯滯若此并他前後都似不可解矣上兩層虛擲用則是字下一層

實却用是何字語意曲折而下。○則茲不悅言外有我平日極敬他意。○惡知其不可也語淺而直惡知予哉語婉而深故下以予心曲表白。○不明于澤兩層尹士原不啻故孟子只就滿蓬辨之猶以爲速反透過一層而曰王猶足用爲善則王非不可爲湯武曰安齊安天下則非千一身之澤此兩層亦已不辨之辨矣。○看後答淳于髡語則孟子所以去齊必有一關係其大之事如魯之受女樂也其託而去必有一小事如媼肉之不至也王以孟子爲棄寡人想亦只見得此小事不會有大失禮處不會想到所以去者不在此也王如改諸一語隱隱可思然孟子七篇終不書其事蓋論語作于孔子之門人故受女樂可直書孟子保自作故終不隱斥言也歐陽文忠夷陵之恥由高若訥而自訂全集獨去與高司諫書古人用意忠厚多如此或問然則子梁襄王指斥之何也曰孟子在梁日淺况襄王一見便去未嘗一日立其朝。○上望其改在未出書前下望其改在既出書後。○浩然歸志從不追來予豈舍王原從平日來。○足爲善在王用爲善在孟子。○東委云因尹士語觸起在齊種種情事若竟用爲善何待如此若不足爲善又何必如此只爲山字一語可圖而今已盡成齋餘從前原明知無益而後更此外何人九轉腸迴百端交集。○王庶幾改之望空直呼浩然淚下。○小人

小字填寫小丈夫正映出孟子一面

充虞章。○怨尤原與不豫不同。○怨尤從不遂已欲來不豫從畏天憫人來。一是欲上事一是理上事充虞誤認作一樣孟子亦不會與他辨別只說今宜不豫便見不是怨尤又說原無不豫更何從著點怨尤已爲不辨之辨矣。○其間指五百年之間如禹益必少于堯舜伊呂必長于湯武總是其間古來也有王者已出而名世從之者也有見名世而決其必有王者孟子却是信爲名世而想必有王者興。○數過頂上節來時可又加一層蓋數過而時不至于極亂猶可姑待而天未生王者或未可知今時之亂又如此豈容姑待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然名世在我似天已必生王者不過者未必不終遇此又可以無不豫也下節承上節作轉乃孟子自解疑註樂天之誠從孟子轉語中看出非孟子自道我有憂世之志又有樂天之誠也虛齋增出道猶足傳後爲樂天穴崖以治亂歸之天數即樂天或以被一時爲樂天俱不是居休章。○張子引禮仕而未有祿條謂古亦有仕不受祿以觀其可否者但禮所言是初至其國孟子久于齊受卿位而終不受祿則與古異故孟子曰非也。○一見卽有去志知人之明然見王天資樸茂有足用爲善處故姑受卿位以爲之兆而不受祿則不全爲臣而去就歸與去志原不相妨此意



賢仁知兼用處

程沙隨謂師命賓師之命即授室萬鍾使大夫國人矜式  
車朱子謂此是舊說但子崇見王是初至齊時事授室萬  
鍾是去齊時事故改爲師旅之命然愚意賓師之命其說  
自當只指爲授室萬鍾時誤耳考孟子在齊六年無兵爭  
惟有伐燕事乃孟子所以去非所以留也且改此則孟子  
于齊居賓師之位無據矣此亦與註而解  
其律故附記之

四書約旨

任啓運著

孟子

滕文公上

滕文章○爲世子三字提清本分即爲下章起案或謂見其天  
性未漓則梁襄甫即位齊登猶王子何不告以性善乎○朱  
原之楚官經之地但不待自楚反而即見孟子便見他急於  
親賢然如吳孫右說他知事大非立國之計却又過了看滕  
小國也數章自見○孔子官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可見纔說  
性即兼氣質已不得謂之善了故曰性相近也孟子道性善  
自是推上一層孟子見人自暴自棄總以性有不善爲辭故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索性說箇性善而以堯舜盡性之人作個榜樣然於他人亦  
未遠及今因一見滕文公實甚好習染不深故直頭提出其  
他做第一等人道性善使知仁義不假外求稱堯舜使知聖  
人可學而至此時世子如驟聞鈞天之樂心神極動然極嘆  
此曲應應天上有亦已伏疑根王文師云塗要提得高使他  
尋向上去却又換頭無路若一著言論便落道一一層去而  
世子亦無可疑矣○朱子曰性善故可爲堯舜稱堯舜以驗  
性善之實又曰性善以理言言稱堯舜實其事以實之所以  
互相發也俗雲謂不說性善而教人爲堯舜人便推說堯舜  
是天生的聖人我如何及他說性善不說堯舜說來久無憑

據愚謂對言交言亦不會定說性善到底勝文一見與言交  
章不同故把最上的與他說耳若互發之理則誠然○世子  
復見不待開口劈嘴疑吾言乎使他神骨都驚隨着一句夫  
道一而已矣把他別有卑近易行心事一刀截斷下只策他  
篤志力行去○道猶路也言只有這條路只要信得過猛力  
向前耳或謂道即指性或謂率性之謂道都非○孔子曰道  
二孟子曰道一者不仁的路原不是路也○人的病痛第一  
聲先是退怯故須無畏第二層要是虛氣第三層却是歸心  
自用走了路路故須認定所師○伊尹堯舜君民便是善天  
下世子能克其身以及國便是善國引書顯明正在爲字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二

中何嘗謂足一意不是証上非也

滕定章○於心終不忘便見他篤信其能行古禮從舊信來○  
然後行事便有不問父兄百官意○不亦善乎何猛烈觸起  
無限寶貴親喪自盡句切語丁寧極意勝發引曾子語再深  
加許可乃舉喪禮大經告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則上下同  
曰三代共之則古今同語不多而意已餘言外○三年之喪  
子爲父臣爲君統父兄百官在內○齊是衣下邊不緝曰斬  
緇之曰齊此通言之則斬者亦齊也君父之喪未盡斬衰既  
盡齊衰既練功衰大祥受以成布始死三月勺水不入口既  
殮食粥既盡疏食既練乃食菜果此亦約畧舉之耳○定則

行已決既定而父兄百官不欲則前不與之謀可知恐其不  
能盡非不自盡也三年統君臣在內君行而臣不行不可謂  
盡即強父兄百官行之而其心不欲亦不可謂盡再問者問  
其如何而父兄百官欲也孟子言除了自盡更無別法從來  
感化只在自盡中世子曰是誠在我正與是在世子緊應○  
葬後猶居廬而曰五月者據葬時言之○可以爲可也謂曰  
知相語之詞

爲國章○劈頭一句全盤打其蓋地兩天豈有國則有臣有民  
世祿禮下以待臣也而不分田則制祿何從而出落個民字  
有民則教之養之皆君責也而不制恒產則恒心何自而生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三

落個事字則不可緩也全身震動○証不可緩不引君之勤  
於農事而引民之自勤正王道本於人情處且此詩周公所  
作以訓成王則君之不可緩已在言下○民之爲道循根本上  
事字來是故賢君節根本上民字來總是全盤打算語○恭儉  
不止禮下二者而二者却是恭儉之實論語意是要說禮下  
取民有制而提其綱論道理却是恭儉纔能禮下取民有制  
也補出根源毫不見痕迹與告齊宣功及百姓補出老吾老  
一層同法○引陽虎語滿眼刺觸便有取盈慢經界多少人在  
○五十七十百畝是劃民恒產貢助徹是取民有制獨少  
貢者貢也一句意中便有低昂○龍子所識之貢是後世弊

法非禹本制。看夏謬舉。休助當時何曾有。取民之虐來。

孟子只要用助。意中有耕者九一。一句因升有仕者世祿一句。却先落出世祿字。即撇過入助法。起忽異常。又恐文公謂我周之子孫何故不遵祖制。而行商法。故用周詩斷章取義以告之。○設為庠序學校。簡應轉有恆心。見必先有恆產。乃能及此。亦重行助上。○夏時洪水。方平教化。初起故重教。殷始征誅。故重射。周以二老來歸而興。故重養。各以王業所由始而名。然此意不重。只歸所以明人倫句。○學記曰。家有塾。黨有庠。術通有序。國有學。愚按六鄉之地。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六達之地。五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四

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鄕。五鄕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閭里之門。設塾以教五家之子弟。所謂家有塾也。三年則拔其尤者。由塾升之黨。黨之庠。又三年又拔其庠之尤者。升之鄉。遂之序。皆鄉學也。又三年又拔其尤者。升之國學。則與君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齒矣。但學記有塾無校。豈校即塾歟。○三考而稍有才智。得升於庠。則用為比長。鄰長之類。得升於序。則用為閭胥。里長之類。極其升遷。至鄉遂之吏而止。所謂民材也。若由國學而選。則自大夫始。而終至卿相。所謂官材也。○人倫明於上。或謂有起化自上。及戒重得宜二意。而玩以教之語。脈終重董戒邊。○滕國偏小。雖王齊雖故。只許以

王者師。然天下事亦有難料者。如少康以一成一旅。興師齊

楚。不以為意。歷數十年。恨甚已固。則或由此而成。王業亦未可知。故曰新子之國。乃進步語。俗雲謂不言新命。只言新國。即可為善國意。恐未然。○正經界二。程子謂不必盡寬平。可以盡方。只要用算法折計授民。張子謂先須正南北。假饒地有寬狹尖斜。先就得井地處為井。不能成就處。或五七夫三四夫一夫。即不成一夫。亦可計百畝之數授之。愚謂稍寬處。當如張子說。極尖斜。當如程子說。大約二說盡之。○本文止有暴君汙吏。而注增豪強者。穀祿出於井田。井田均。則穀祿自無不平。上必先聽豪強得以兼井。而後可行其貪暴之私。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五

貪暴行而豪強愈得以兼井。而無所忌憚。故井地之壞。源自民壞之。而實暴君汙吏壞之也。○請野節。緊承上節。言分田制祿。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不重井田形體上。井田形體於方里節見之。○九一以田之形言。什一以歲入之數言。或謂什一輕於九一。謬也。助法以外。八區授民。貢法隨計百畝授民。所以分田助法中。一區貢法。即於百畝中取其十分之一。所以制祿。○言請者。孟子就滕言。滕言為滕計。當如此耳。非周原有是定法也。註周所謂徹法。蓋如此。是朱子約畧計度之詞。原非正意。○滕地偏小。不足何稍難。而之規。其土平。亦無巖澤山林之異。故其野皆可行助。惟國中。有城郭市廛。

田無可井不得不參用貢法耳今廢縣之東偏乃古膠園地○註國中郊

門之內鄉遠之地野郊外都鄙之地二語本之鄭氏其實不

然周禮百里為近郊二百里為遠郊遠郊以內為六鄉遠郊

以外為六遂是言鄉遠而千里之地該之矣今以鄉遠為國

中將野又在何地乎自遠郊以遠於畿中有公邑家邑大都

小都為公卿大夫封邑之地是都鄙在六遂中也豈遂之外

又有都鄙乎鄭侯以六遂屬郊內侯以六遂屬郊外遂且未

定其地又烏定其為貢為助耶音周禮六遂之官皆降六卿

下士六遂二十五家之里長方為下且如其說二百里外必

無城郭宮室二百里內盡屬陵麓山林有是理乎况周禮本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六

文於遂人曰九夫為井孟子本文明官鄉田同井今反謂鄉

遂用貢法周禮即不足憑孟子亦不足據耶其誤明矣○鄉

有采邑自足以奉祭故圭田自卿以下始大夫士俱在其中

禮所謂官師一廟中下士也○人生八歲皆入小學之塾經

三考而猶愚鈍則不入庠序而散歸農是為餘夫故十六始

受田○五十畝即取諸公田野則二人合收助耕之一區國

中則一人自收五夫之自賦二十五畝即取諸私田野則四

人合耕百畝之一區國中則隨計二十五畝之地授之也○

死徙簡葬其葬見井田行而風俗善於下重在首句惟死徙

無出鄉則自祖父以及子孫世世相俵而凡此鄉田同井之

入無不相友扶持而親睦之風自成矣方里節聚其詳見井

田行而尊親及於上重中為公田甸惟中為公則入家同養

而先公後私之義自明矣二節皆承九一而助來不及什一

自賦者官只以濟助之竊主意原只在行動也○畢戰只司

井地故不及設教然恒心之有已在其中○潤澤二字虛朱

子下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入牛便無所不買要知古人疆以

周索繼以戎索等亦未嘗不是潤澤中事特廉有不汲及耳

故人謂井田今不可行愚謂井田無日不可行只今魚鱗冊

便是井田底稿所患貪官猾吏奸書或以高低為平或以平

為高低或足步或不足步作弊多耳故大患只在一慢字大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七

要只在一正字在君與子應子必勉之井于力行之亦暗關

在內○井田之法肇自黃帝然其井者必無幾耳至夏洪水

方平規制漸備故禹曰浚畝治陂距川茨川距海可見溝洫雖

人所鑿必先相川勢所在而為之未有概然能正方者至商

而人漸眾可以盡地之利乃因夏法推而廣之使百家皆私

百畝而同養公田則人人而耕九區地利盡矣然所謂中為

公田亦只據平原廣野而言若尖斜之地則公田亦不必盡

居於中矣至周而人益眾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而

於百畝之中各取其十畝之入以為稅故孟子曰惟助為有

公田則周無公田斷可知也但此時君民相愛故凶費皆上

下相通到得後來民心漸殺於是百畝之內名以十畝與君而私其豐饒上其瘠薄君之所入日漸於是管宜公躬行田畝取其十畝之最豐饒以為餉而民亦無辭其後哀公又不復計歲之豐凶而但以田定賦此徵法之所以變為校處之貢而為什而取二者也直公初稅畝傳曰履畝而稅是去賄賂計田之多寡管國如此則他國可知至孟子時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之數反少於周初而徵法之壞已甚故要改行助法耳若謂諸野簡原是徵法孟子要行徵法則直徵乎一語可了何煩辭費乎○蔡邕言夏尺十寸殷尺八寸周尺七寸禮記明言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則同此田也以夏

田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八

尺記之則為五十畝殷尺計之則為七十畝周尺計之則為百畝耳蓋權度大小百弊所生不舉而大變之則從前積弊不能頓除故新制第一件便是準度量權衡朱子云先王經理天下映濟滄海大限費人力了一旦更改恐無是理知陳徐金夏皆應說也○周無公田詩曰雨我公田何哉商制公田在私田外周制於百畝中取其十畝之入則公田即在私田中○解徵法者謂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就同井而通之此斷非也孟子明言上農下農所食之別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則勤惰無分安得復有食九人至五人之別其不為許子齊物之論農布此同井中或一人以兵戍出及有

疾病死喪則此人家通力助之所謂凡民有喪鄰國救之疾病相扶持也其餘則否然則名康何也以通乎上下而名之也貢之法較歲為常特於肯歛之時權為損減徵之法則與年上下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其不足也看貢字助字都從君民起義可見○井田之法必方子曰程子張子盡之矣方者有之要方者居多也蓋方是法不是形古之九數第一曰方田以其事最重而算亦最難故為第一若其田果方則執度以往足矣安用算乎如今之法橫五尺縱五尺謂之一步何嘗不方橫七丈七尺五寸縱亦如之謂之一畝何嘗不方究其所謂方者乃以東西并折半南北并

田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九

折半如東十弓西二十弓而以縱與廣交乘之算方而田不方故謂之方田也或疑古井田未及江南此江南法不可以論古則齊魯燕趙晉衛諸境余嘗歷之其高為下下與江南無異惟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差異耳而江南之圩田其平廣更勝於北蓋從古此地即從古此山川山水之性皆以曲而善走即廣野平曠其脉必自山出大約中出者必中高邊出者必邊高斷未有百十里直如縣平如砥者也孟子方里云云亦舉一方者以為例耳如天子規方千里以為甸服而周畿內自陝而入河南其地斜長而曲以開方法計之則西經約方八百里八八六四十八東都約方六百里六六三六

士總計之得方千里耳。孟子言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古人所謂方者大約如此。漢儒溝洫之圖只是畫個硬局。與棋枰相似。其實天下安有此地哉。古人立法必度土之宜。因地之利。如左傳疆以周索。疆以戎索。此其疆里之大不同也。如左氏異義或九鳩當一井。或九度當一井。如今折平相似。是人不必皆百畝。周禮圖廬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如今蕩塘山竹地。科則不同。是賦不必皆什一也。百畝什一。亦舉平土以見例耳。遂人夫間有遂十夫爲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是人爲者。考工記兩山之間必有川。此是天生者。要之人所爲亦必因天生自然之勢。豈五夫六夫之地。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十

必不可有溝。百夫千夫之地必不可近川哉。公田之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亦據鄭詩中田有廬爲說。恩謂爲廬必因地形稍高爽處。萬無在田中之理。且如其說則夏無公田。民皆露處耶。蓋此說過泥什一二字而生。謂私田百畝助耕公田只該十畝。八家八十畝。餘二十畝無人耕。故爲此說。不知九一之法只是九區。而一區入公。不必如此曲說。是時商戰未開阡陌井田形體固在。只經界不正。授受無法。小民得以兼井。而徹法已弊。取盈更重於貢。故孟子大意只要正經界。以除兼井之弊。行助法。以除歲取盈之弊。二語盡之。自趙注孫疏牽周禮鄭說以附合之。故其說漸變。朱子雖疑其非。而

猶未能盡讀。故愚謂不舉而空之。不足明孟子之意也。

神農章○爲神農之言。便非神農之言也。此句重提立案。○孟子稱堯舜。他便從堯舜上面尋個神農來。似更高於孟子。他不是與孟子爭勝。見若古道可行於今。則神農之醇樸豈不更勝於堯舜。若謂荒遠恐難信。則堯舜亦古矣。未必便宜於今。總是要壞孟子之法。○陳良之徒爲背師伏案。與爲神農特提不同。然已相視作對。其徒與其弟對衣褐。相視與負耒耜對。然已爲衣褐耕鐵作。相視異處。正有同在。○行語逗一仁字。相語逗一聖人字。亦爲後埋根。○方稱爲聖人。忽并未得爲賢。寫陳相漫無主張。如畫。○許行畢竟弄角不自來。却使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士

撥陳良來着個見字。追字。冷心創獲。恰似妙處。說不盡。孟子只開閒語問。却已一舉便到快絕。○種粟一問。是人頭把柄。織布織冠窮之於耕之外。釜鑿鐵耕窮之於耕之內。以粟易器械。六十二字。只對矣爲不自織一句。○曰衣褐以褐字。逃過布字也。布細必用織。褐粗猶似非織也。曰冠絰以素字。逃過布字也。不說冠之質而說冠之色。已足道絰。○以粟易之陳相道處在粟字。見以粟易原自耕中出也。孟子擒他在易字。見既相易則非已道爲也。○害於耕。滲漏已出。然駁之曰。然則耕不害於治。歇不特語意未暢。即害字亦有語病。故凡放過。又粘他耕字。明承厲字。暗駁害字。使他不得不說不

可耕且爲則直供出並字不通矣。○然則治天下一戰如石裂山摧有大人二句又屹如山立且一人二句奇情蕩漾故曰六句又一氣奔騰此天下之通義也一句勒住無古無今都在裡面使異說人無從站脚。○不可並不必並有兩層意非以相屬則不必並不能耕且爲則不可並上節且許子徒不必意逼到不可並此節且一人卽從不可並帶出不必意下兩節以不暇換不可看註豈必耕且爲哉非惟不暇耕亦不必耕矣曲折自明總重在不可上。○當堯之時句掉天而起卽暗伏孔子曰益刪書者孔子也洪水云云起下治水草木云云起下烈山澤五穀不登句起下樹藝然大勢只振起

陽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三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一句五穀句是起便帶人不得以水未治穀未熟禽獸未除作三項。○東安云當是時數語卽結卽渡打轉並耕便落後段又云孟子詳敘諸人獨畧於稷正爲後稷事蹟與並耕本位相犯看他前用然後字鄭重說來此只用人民育三字急滾下去用雖欲耕得乎而暇耕乎重重反撲見未耕前如此當耕時又只是教不是茲。○五臣無獨遺畢陶之理苦與辨並耕無涉只趁便補出。○河出崑崙積石其重源也折而北復折而東禹時龍門未鑿河溢冀州之背故帝都尤被水患然下流未通則龍門亦不可鑿故疏九河於始遷越而上至鑿龍門乃治河之終。○徒駭是近海最

先鑿者兩洋是上流總順其入海處必是八道故曰疏疏者分而散之也書同爲逆河謂此入海處海水皆與河相逆舊說仍并爲一非是。○河自西而東北濟自北而東南濟於江故名濟者河濟之支流有自河而入濟有自濟而入河重爲二水之累故以潞名潞者和而調之使大小相安也。○汝漢水性急故宜決淮泗性緩而濶故宜掇。○朱子謂漢入江汝泗入淮淮入海不入江當時只取字數對偶不必曲爲之說是固然矣然山海經言淮出桐柏至厚鹿南與汝水合又東南至廬江安豐邑與漢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與泗水合漢既入江則淮與漢合又何不可言入江也蓋說氾濫之勢

陽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三

言則汝漢淮泗皆與江通非孟子不知水道誤以吳所稱之亦溝爲禹跡也若以水性言則漢雖合江而東爲北江究未與江一也。○堯七十五年命司空禹治水八十六年司空入親賢用乎圭八十七年建十有二州是禹治水凡十二年而云八年者禹治水至塗山今鳳陽乃聚就既聚有室家後而爲。○有親行義五有宅皆從人之有道來生而有者天保其有者聖也。○上言堯獨憂之而舉舜舜使禹益則舜固以堯之憂爲憂矣而此復言聖人有憂之者蓋教養是兩大事故再提筆堯命舜舜命契統貫其中下聖人之憂民如此結教一連而兩邊都到。○以不得人爲憂大人之事也若小人之事

則以百貳爲其耳。卽補卽缺。○得人得字上節已見。此言服爲天下字是何等大。若但求不屬民乎小矣。○此與許多叮字未得人而憂舜與許多命字既得人而樂被孟子一言括盡。○大哉君哉。証大人意。極出孔子歷例。許行。○責和信師之非。先明其師之正。亦據上游法。○孔子節因悅仲尼來魯。領節因悅周公來其於會子。不善變明作兩對結束中間夾出山谷遷喬以求友與信師映發。又與前吾聞過對是文法幻巧處。○仲尼之道。信會子口中虛寫。全無邊際。愈使人可誦不可攀。○說個似聖人亦原知不及聖人。但不如會子所見之尤卓。○似字剔下非字。○庸字激起學字。○從許子之道。緊承不善變來。見他正有好處。從之未爲不善變。此見急爲自家尋解着。○許子意只要布與布同。價與與同。買不論精粗美惡耳。俗謂要布與帛同價。乃可反于太古。此未必然。看註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巨屨小屨同價。因許子捆屨故卽其所明以曉之。見大小不可同。卽知精粗不可同。許子何曾說布與帛同買。小屨與巨屨同買乎。○相率爲低與國中無偽針對許子。要人爲粗不爲精。則可反于純樸。不道爲濫惡以相欺。乃愈入于偽也。○許東陽曰。此章分三大節。許子必種粟八節。闢其假托神農之言。並耕吾聞用夏五節。責陳相倍師末二節。因遁辭而并開其市買之說。○徐履

註曰。許行托神農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不可相兼。托神農爲市買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不可同買。墨者章。○許行並耕不知有君與之兼愛。不知有親特著墨者與爲神農言書法一樣。○陸象山曰。所疑事親故意。微他若以原道爲是。學于墨何爲。若以薄道爲是。則厚葬又何爲。所行與所學相反。必有個緣故。要他自想這點原義的念頭轉。慶源曰。這便是他天理自然發動處。○儒者之道。應夷子墨者句。見他叫我墨者。是以儒者自居。另一門戶了。不知儒者保赤之言。原與我墨者兼愛之意一樣。何獨非我。我施由親始。原與儒者立愛自親始。無異厚葬之故。有何難知。一辨原非薄道。一辨已非以賤事親。○夫夷子二句。破他引若字意。鄰子視民則已親。兄子視子則已殺。于差等中更有差等在。○彼有取爾三句。應此言何謂也。見書自有本意。牽合不上。○且天之生物三句。直攻其無差等之非。二本故也。言其根本之差。在此故迷謬難解耳。卽月林謂故解書亦誤。○東問夷之言。愛無差等。便當不言親疏。今日施由親始。仍以親疎對言。其辨已低。猶矣。采子曰。愛無差等。是他大病。卽施由親始。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故孟子但責其二本不論言之。故慨然施由親始。畢竟還是他本心之明未絕處。故大注著



然其一轉○委之于怒是他無可奈何他日過之是他終不能忍狐狸二句寫得驚心慘目夫此也三句直指本來誠是也一呼叫入心坎孝子仁人長官滿紙曰是也則薄必非曰有道則道必不以薄爲貴矣○憮然句爲開句神魂都動半响無言然後說命之矣三字已凄然淚下

四書約旨

任啓運著

滕文公下

陳代章。此下四章總是孟子自明出處之道。當時遊士都是往見陳代習以爲常絕不見其爲枉且字進一步見卽以爲枉亦枉少直多有何大礙兩宜若字相照。孟子引虞人事告以不可枉見應前五句且夫節破其枉尺直尋之非應後二句引王良事與虞人配見往見卽是枉已且子以下再破其枉尺直尋之非兩且字應他一旦字明是兩層文字又却是相遞而下

景春章。春就儀行竭力誇張豈不誠字健羨之至一怒二句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形容得喧赫異常。孟子著一是字便似舉其名卽汚齒頰者焉得爲鄙夷之至丈夫以下十分調衍就丈夫字換出女子又換出妾婦字形容得可憐異常丈夫且不能何有于大。居天下云云聲勢特起如岱華之高八句一氣奔騰似江河之大就一句看柱立中天合八句看揮斤入極此之謂大丈夫句與焉得爲呼應高懸法象罔兩潛形。冠禮見于母母拜之則母不得命子可知女子之嫁父亦命以夙夜無違命然其言簡略以女子之事固非丈夫所知也。往送之門往字一讀音退卽下往之女家往字門是祭門謂母自東下階降由闕門至祭門也禮公女嫁于天子三卿送之大國上卿

送之敵國姊妹亦上卿送之公女則下卿送之小國大夫送之故春秋以齊侯送姜氏于謹爲非禮舊說送至墉門大謬。儀行皆魏人春亦魏人故止知儀儀儀之相魏皆秦使之故劫魏使必事秦者儀也。行之相魏總以仇儀故說魏使不事秦者行也當時行走則儀來儀逃則行貴然儀非真爲秦也秦武王立而儀以計出相魏且說齊使不攻魏矣行亦非真惡秦也儀死而衍入相秦且佩五國相印使皆事秦矣。

周霄章。霄本以孟子爲難仕却層層反跌使孟子把欲仕意盡情說出然後以難仕一逼請孟子已游吾轍中不道孟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直截說來已鳳翔千仞也。則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六

弔重于戴贊故霄先問而答語亦詳。虛齋謂諸侯耕助四句及惟士無田二句是祭義王制禮文餘孟子申說愚謂祭義王制皆出漢儒擬拾孟子自述禮文非述祭義王制也看則亦不祭亦字緊繫不敢以祭何從分書只亦不足弔乎句是孟子語。天子六牲馬牛雞羊犬豕諸侯牛羊豕曰太牢大夫羊豕曰少牢士豕曰特牲庶人無牲魚菽而已統言之皆曰祭分言之則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士之仕以行道非以爲祭此只就三月上指點蓋四時皆祭三月無君則缺一祭矣亦不足弔乎只就人情最真切處解說若行道一面孟子此時未嘗計及也張彥陵要補出道固足弔不祭亦足弔

反饋。註不謀身以亂倫貼未嘗不欲仕不徇利而忘義貼又惡不由其遂行道之情守道之正並行不悖兩面俱圓而大意側惡不由道邊

彭更章。彭更之意本是食功因不知士之有功故以士之無事而食爲泰及孟子說出士之大功却通而託之食志尊士以爲道之名使不得與藝術爭食似乎甚巧不知士不可言志在求食人無不可言志在求食食志是必無之理只一擊便破。從者是從學之士後車即從者之車下守先待後正緊承此從者字。于此有人張彥陵謂當此異端熾起邪說橫流乾坤何等時乃有人起而擔當世道其功爲何如初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七

張說似精采然下有人于此又作何解細玩只當平說不必于此字振張。

萬章章。宋實不行王政萬章見他似有混一區字之意故以行王政目之不知王政全在弔民救民不爲民舉即非王政也。湯行王政固不止待萬一端然即此一事亦可見他寬宏惻怛無一人不欲倍之于善氣象所征十一國其先皆在湯容保中其後皆有萬不可寬之事因初征自葛故詳于葛而他從古文不是一征葛後諸國疑忌叢生湯至此已成騎虎之勢索性放出辣手一槩滅了而井及夏桀也。岱雲旣已征葛斷難中止之說不是。章以齊楚惡而伐之爲問故引

葛引十一國引有不爲臣皆指諸侯爲齊楚比例引民望民悅及士女之迎皆與惡宇相返民瞻秦君即惡之何能爲四海之內皆歸秦一二國君惡之何能爲竝不曾說到放棄伐紂○宋王偃立十年壬寅偃稱王東伐齊取五城南伐楚取地二百里西敗魏軍故後魏王二十九年乙亥齊楚魏三國滅宋也若滅宋伐薛則伐薛即伐齊是時薛爲齊地滅薛則無其事春秋正義言滕三十一世爲楚所滅杜預言春秋後六世爲齊所滅竹書紀年言於越滅滕當以竹書爲正國雖有其文不足據也○尙書凡古文有而今文無者皆梅賾僞撰如武城秦晉皆是也本文明言有攸不爲臣東征是所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辛

征者不爲臣者也豈是紂乎世儒必牽摺拾敗竄之僞書以汨孟子親見之舊文何也卽下泰誓我武惟揚云云必當時歌頌武王之辭若所傳前歌後舞而入者孟子引之亦與後我后之文一例今僞書作武王自稱全不似聖人氣象後凡孟子本文與僞書異者多駁出讀者詳之○亳都有四一在陝西商州一在山西垣曲二在河南一南正一偃師古傳湯有三遷蓋遷而施舊號于新邑故皆謂之亳此亳當是商正與寧陵之葛城相近所謂蒙爲北亳是也

賊不勝章○一齊人引起一薛居州衆楚人引起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只在多少上較數數年言其久卽串在眾字中說

不另分一層○莊據二地名左傳陳文子言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慶封伐內宮不克反歸于楹是也○猶如是虛字今人讀斷似與一字複

不見章○不見諸侯之義只不爲臣不見五字已盡下就古者二字觸類引述而孟子權衡之義自見其中○段干涇柳正守不爲臣不見之義但不迫則不可見迫又未嘗不可見作一轉伸尼不爲已甚者如賜貨當日未嘗有願見之誠但既以禮來便該以禮往時亡拜止與之相稱未嘗固拒絕去也况其赴乎此中上章然不以禮來而求往見則與曾子子路所議無異仍轉上不爲臣不見正義其入陽虎者正以明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辛

交際不却之心○齊肩詔笑彭妻婦一流未同而言彭不以禮來而輕往見下一種較上稍高一級○君子註指曾子子路細觀語氣與上是皆已甚及當時數語一例皆孟子推論之餘是說曾子子路却不是呆說曾子子路有自家一個權衡在

盈之章○什一去闕市之征原是孟子語他必曾見孟子說過故爲此言意中只有一個未竟而以今章爲未能作回互以待來年字爲未能作訓候添後已遙遙無期總還是不知其非義耳如知其非義則取非其有之謂讓豈可一日苟安公都章○通章只不得已三字盡之天下之生久矣是以不

得已之故。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下之生皆天地之心生之也。然氣化推流，天地亦有不自主之虞，其為天地立心為民物立命者，只靠幾個聖人。聖人以天地之心為心而起視聽，芸得遂其生者，甚少，恰似見此赤子匍伏入井，一般豈不痛心。這大舜疾呼，豈能得已，只天下之生久矣，一語長呼，已覺然心傷，潸然淚落。○朱子以孔孟皆為一治，然孔孟之心不自見也，但見其亂之極而無以為心耳。○洪水之亂，固是氣化，然畢竟非以上人事亦未盡修築，紂春秋之亂，固是氣化，人事相符，然畢竟壞的多，是人事。聖賢只知以人事挽回氣化，但古時氣化盛，故人事挽回稍易，後來氣化衰，故人事挽回漸難。到得春秋戰國越發難了，雖天子大亂之極，生這孔孟出來，也便是氣化轉處，而在聖賢心上却不敢聽氣化作主。故曰君相不言命。○人禽之辨乃治亂之分，水溢而龍蛇奪民之居，是禽獸害人也，然非人招之，國固渾渾多而禽獸至是人招之，然人非禽獸，子統父臣統君是人而禽獸也，然人不皆禽獸，至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人人習于無父無君之說，則率獸食人而人類將盡矣。回視從前多少聖人苦心營救，留得這些人種而令一旦盡食于禽獸，能不痛心。○惟水泄故龍蛇奪民之居而民無所定，巢窟二句形容民無所定，警余警字為後懼字引線。○偽書警余句是舜語中問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三

便可包裏，身與身為一段情事，但人有幾無則便為自富屬意。○要定民居必驅蛇龍。龍蛇必先治水，掘地二句通下此二句以用功言，險阻上洪水此二句以成功言，中間增水由地中行二句作指點，對上記語句，平土對上下者二句得而居之對上民。定然後字見費多少心力。○此鳥獸即是龍蛇，國語名鳥曰川，食考工官大獸五朋者，青者麗者羽者鱗者，古人於龍蛇魚鼈統名禽獸，此變龍蛇為鳥獸者，為下禽獸至及是禽獸引線也。○填宮室四句從來暴君皆然，邪說暴行以下乃指紂填室棄田便是暴行上加邪說字者，必有許多邪說，其君達君君幾敢肆為暴行也。亦為楊墨之言引線。○使為者為主治者猶君也，相武若公主治者固臣也，便有漸降而為師儒之意，為孔子及言天引線。○相武王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句，此成王時事，不言相成王者，成王幼弱，政自周公出也。○成王三年殺武庚，遂伐奄，四年伐淮夷，再伐奄人之五年，滅奄，遷其君於蒲姑，是三年也，奄國在曲阜，今名奄至，細奄滅乃以其地封伯禽為魯。○飛廉與子惡來俱，以力事紂，戰時并殺惡來，是時飛廉為紂作石棚於北方，武王既立，武庚為殷後，飛廉為壞盜太山，被命於紂，遂仍事武庚，自為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般亂，武庚誅，康乃東走，召氏春秋言成王立殷民反王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三

三

經 178—234

命周公伐之商人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三象以嘉其德竹書八年作象舞是戰勝殷在商奄後疑六年事也○滅國五下如三年滅蒲姑至八年滅虎皆是○聖虎豹句最重應上句獸至句奄君飛廉輩皆邪說暴行之人圖固沛澤之多皆此輩爲之故當誅之以謝民也○天下大悅與天下大亂相應○按武王十一年冬伐紂十二年春滅紂夏四月歸於豐當時只滅得衛霍三四小國其餘殷地悉還之武庚蒲姑奄等諸大國都不會動故武庚一叛冀津青兗及徐州之境皆歸周公東征三年以次剪滅諸國以封動成纘得底定○書則本謂周公能大顯文王之讓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聖

大承武王之烈今因偽書進入君牙故解作大顯者文王之謨大承者武王之烈周公反要於言外修補耳佑啓後人便包得成康以下○惟世衰故道微惟道微故邪說暴行又作道字接前聖人之通起後孔子之道先聖之道微字對上正顯正承又作對上成正無缺有之又挑下盈天下○商之亂雖有助虐諸臣畢竟紂做主故下紂之身字若東周則無甚暴惡只是逐漸塌下去故只下世衰字○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皆不言獨舉春秋者春秋討亂賊之書也與禮莫大於君父忠孝者德之所當命亂賊者罪之所當討與禮體命德討罪即是從古以來天子之是以周天子之權還之於

子亦不是以天子之事與我重不是謂天子不能治天下我起而代之也蓋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是罪孔子者尋出罪案孔子當日原不會有此心及筆削既成而觀之則所書者皆天子之事連自家也喚一驚知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必將以此罪我故嘆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明知將有人罪我而不去其書故又曰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蓋亂賊以匹夫竊天子之權責孔子便是他已知有君父了他知有君父他又知有人叫我是亂賊他便不敢做亂賊了故知我罪我兩種人孔子只平放著不會道知我者是罪我者非也若謂孔子原有假天子以賞罰天下意則身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聖

爲僭竊以治人僭竊不幾同浴而讓釋程子故從來說春秋者皆誤○惟聖王不作故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處士橫議蓋上無道故德不足以化民厥又不足以儆民而處士敢於橫議士獨言處者儀秦游說之方申商刻數之辭志於高貴功名其失易見惟一種處士似不貪位似不慕勢滿口談仁說義其惑亂尤多而楊墨其尤也真西山曰楊朱止一身之外故然不恤其迹似乎義聖習於親疎之閒無所不愛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殊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施則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其施有序則非兼愛今楊朱昧乎理之一墨翟昧乎分之義

子曰：楊者天下總於義，無與天下有事，教誨理會，此便是無君。墨視其親，無異路人，此便是無父。愚按：楊知有義而不知有仁，是充塞了仁；墨他所說的義，亦非義，是充塞了義。墨知有仁而不知有義，是充塞了義；墨他所說的仁，原不是仁，是年充塞了仁也。始時楊墨創為此說，是他自家無父無君，久之其說浸淫，不但為其徒者深信不疑，即不為楊墨的人，亦有陰為其說所中而不知者。如宋程子高弟若游楊後，信若陸象山，何嘗不自命為真儒？何嘗不深惡佛老？究竟到臨矣，處仍落他殼，故曰禽獸食人，人將相食，率獸食人在他當下立教時，人將相食，乃是他流弊。○開先聖之道，如城守一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卷

般不使混得入來，距楊墨方是出頭。先內治而後外治，放其淫詞，乃使邪說不得作，不然邪說一作小，而害事大，而害政有必然者矣。此距楊墨之要在放淫辭也。先正說後反說，與孔子先說知我後說罪我，正同。此中即有懼字意在。○首者節，收當堯六節詩云：節頂聖王不作，節我亦云云。頂吾為此懼。節末二節直徹轉首節。○奄與飛廉五十國，未必皆與伏而擊以夷狄目之者，奄與徐戎淮夷為黨，飛廉與東夷為黨。若春秋會申不殊淮夷，以為在會之人皆夷也。○正人心三字，極重。人心壞則名為人面，實無以異於禽獸。正其心所以存人也。上文無說行字，此增者，即所書之政事也要距

行先息那說要息那，距該只在放淫辭與放淫辭便不得不與辯。此因好辯說來，故言如此。不然單以口舌爭之，亦有何益。虛齋謂四句有敘，先正人心，後息那說，當雲訂正人心，早靠息那說不得，須要道性善稱堯舜都於章脈末的也。○末節徒手看，呼引領遠望，便千古有心人一齊響應。字字領底生色，外人一槩披靡。

陳仲章○仲子名終，字子終。○豈不誠廉稱心滿許，惡能廉說他何會會廉盡情掃却，蓋廉是不苟取，不是不取，是有分辨而不苟取，不是糊塗而一槩不取也。如何是分辨必在君臣父子上，極極仲子却一槩糊塗，故曰惡能廉，然此意通章未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卷

及只虛懸此一句。○因匡章就居食上見其廉，故孟子不居食上窮其廉，見得不問他廉得是不是，只這廉法他也決廉不來，乃降下一層說看，篇末只繳充仲子之操，一層可見惡能廉一層，尚虛懸在。○匡章居食並餐而說食處多，故後居食並餐亦說食處多。○居食原不必問所從來，孟子故作此難，正為先有末一節議論在胸中，要激出他身微履云云作話柄耳，不得他事字，則出母兄無愧。○是未可知越越越越越兄未必距而仲視之如距，則非夷所對所築安知不就是距如何便信得過。○蓋緣萬鍾句，蓋字中藏居字，與於陵字對。○下個世家字，則此蓋已乃君恩祖德之所造，有何不難

即兄有不義豈敢却無不義兩個以字便露出仲子禍衷早  
如見他他日頻頻 最○因避兄便不得不離母處于於陵  
落得一响清淨他日歸往然吊起念母良心則有字忽然刺  
觸踴躍行踪索門如市○論交際之常則饋生熟亦未必便  
是不義只他厭惡之心一觸即動○母與之仲食之融融相  
對則言久已相忘是說說句活剝面皮使他面亦發煩欲辨  
無詞想此兄亦是極刻薄人故與仲相激所以仲不能一日  
安於其家然想象之誤蓋舜猶處之裕如况此區區細故故  
人處家庭到一時難堪處只消把舜一惡便見還是我不清  
心氣都平○仲子於母究竟不忘故用以母與以兄並提這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三

文

便是孟子喚醒他處不然上已有以兄之難為不義句此何  
不云以兄則不食耶可惜仲子迂僻不及夷之○岱雲曰舜  
兄雖母四字在本章不重不過就其操之不能克以窮之未  
論到以親戚君臣上下大本有虧不得以小節為意然於  
述事中放此四字正也不放繫他惡意大本不是意原包羅  
能廉二字中只後未之及不曾說明非不義與之齊國意方  
直斥之

四書約旨

荆溪任啟運鈞著

男劉備柯校

孟子

離婁上

離婁章○戰國諸侯如齊宣不忍一牛殺衆羸民梁惠移民務  
果都有仁心仁聞梁惠要報仇雪恥齊宣要霸地朝強都想  
爲政於天下但他費盡心思只在城郭甲兵田野貨財上算  
計與他說個王政要從井田學校做起他便昏昏然退性緣他  
只是一片苟簡之心看得先王之道極迂闊難行我姑爲其  
易于見功者耳不道欲平治天下而不法先王則甚難法先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王而不治天下却甚易蓋當日聖人創始沒個底稿竭盡心  
力纔創造得出來亦覺甚難到如今即不無商量斟酌而底  
稿具在進而行之但覺甚易諸侯不此之選而欲力爭天下  
正是求易而反得難也就他根器上親切提撥曰有仁心仁  
聞就他求大欲率獸食人處痛加指斥曰不仁就他求易得  
難處婉轉究詰曰可謂智乎總是一意到底時解謂對師心  
自用者言岱雲謂當兼顧廢者說恐皆未是○堯舜之道即  
仁覆天下之道原包得仁心仁政在內但道字撞得高仁政  
字指得實見古聖帝之仁被當時澤施後世者至堯舜止矣  
然他當時不以仁政亦不能平治天下也堯舜尊言之先王

廣言之聖人切言之堯舜有仁心仁聞便做到仁覆天下。今何以不能。只不行先王之道耳。次節註仁。說起也四字。乃朱子體會孟子語意。承上作切實指點耳。時解分上節道字爲仁心下節道字爲仁政一字兩訓。徒爲枝節。○承上似宜單說徒善一句而必兼徒法說者。有是心卽有是政。原折不開也。○故曰是孟子結斷舊言。我所以常如此說云耳。不定是古語。○聖人節象首節來。一反一正。爲先王之當遵處漸出根原。○竭繼分不得兩時兩事。方其經營措法。仁政原在仁心中。及其舉而措之。仁心卽在仁政中。分作兩事。卽成徒善徒法。分作兩時。似聖人只消用竭爲後世方用繼。聖人卽不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二

以仁政亦能平治天下。於義悖矣。○就後人看。故曰遵就先王一面說下。故曰因。過字智字。都就當時諸侯意中翻跌。彼正自以爲智。自以爲不差耳。○惟仁者三字。懸空指畫。曠然遐思。○道卽先王之道。又著撰字者。此中未嘗無斟酌損益。正是善於道因處。○上指君。朝則由君而兼及臣。君子則由朝臣之已仕者而并及未仕。下指臣工。則由大臣而兼及百執。小人則由小臣而并及細民。總是一層。明下一層。寫出播字一種頹敗風景。凄然可淚。○非災非害。亦正是就當時諸侯意中駁落。彼正以此爲大憂耳。○無禮無學。舉括無道。拱六句。賊民兼上下言。與謂風氣所趨。連這些人才力志願。都

向這路去。有不可暫遷換滅之象。○舊說此章分一頭兩頭。先兼責君臣。後分責之。愚謂看是以一機可見。以上毫無責臣意。○形容播惡。從君到民。一直說下來。似專在君而臣得諉者。故又截末一段。見君臣同責耳。○庸臣大罪。在非先王之道。○責難願望。甚高。陳善閉邪工夫。又密。總是要堯舜其君。言必稱先王者。○吾君不能。不但是退有後言。如陳賈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亦是。○賊字與恭敬字反對。承順容悅卽賊矣。虛齋以小恭小敬目之何也。

規矩章。○承上章說下。人倫只指君臣。卽君臣亦重君上。以申上不仁而在高位之意。非泛言五倫而單舉君臣以實之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三

○至準則之義。堯舜惟盡。所以爲君臣之道。故可爲後世之準。則後世必以堯舜爲準。則然後能盡君臣之道。堯舜之盡道。是現成的。後世之盡道。必望堯舜以爲歸。竭力赶上。故到字義。從學堯舜者說。則可俗雲謂混入堯舜一面。則非堯舜豈纔到者。○湯武亦不及堯舜。然看伊尹曰。使君爲堯舜之君。一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見總是望這條路上去。所以事所以治者。同卽事者治者不同。不礙其爲同也。若梁惠問利。國齊宣問桓文。宋牼言不利。早是走錯路頭。已到不仁上去了。○孔子所云。仁不仁。是理欲之界。所該者。廣註指君臣是說。孟子意爲之說。○弑亡危削。是禍及身。



名曰幽厲并及身後是進一步說非指定周之幽王厲王然幽厲實其人也故下卽引殷鑒之詩以爲戒

二代章。承上道二說下以三代現成舊案提醒當時諸侯首節振落中節下又複提直推到士庶人總歸今諸侯上。與不止於存廢未至於亡卽上章甚不甚意然總只一般故下但言死亡

愛人章。人指本國之臣民愛人房不是望人親但我愛人而人親我自是天下常理今不我親必是我仁有不至處此處安得不自反餘二句亦然俗言言自反有修省克治體行推廣意。愛治禮三者人有象寡事有大小不同故下一皆字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四

卽就上節說到盡處非上有道而又推廣之也。身正是自反之極天下歸是人親人治人答之極與上反照盡量說出然意只歸縮身正上若鋪張天下卽差。上章言不仁之禍是就末流上推此章言身正之福是就本原上推

恆言章。就恆言之內推其有岸又就恆言之外推其有本申上章身正而天下歸之意

巨室章。推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意。戰國之世巨室擅權君要行德政亦爲所阻故有以爲難者殊不知難處只在己身之正如滕文要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從到滕文自盡他便也謂之知禮要行井田畢戰來問想都已怙然可見

不得罪巨室只在正身上若夫禮以御之恩以結之進賢退不肖以整齊之豈不是待巨室之道然却落下一層

小德章。首節懸空而起說個大德大賢意中便有文王一種在說個弱小意中便有齊景在孟子本是舉人爲大德大賢本是望人挽無道爲有道却作如此起筆竟似役於大國可與爲政天下者同功使人不測。人者天之心理者氣之主人不能以理爲氣之主則天但憑氣爲轉移究竟勢不能離理試看秦穆楚莊吳國越勾踐他也有有一番才力精神氣魄除諸侯自不如他故爲所役若果有能修德行仁自然又駕其上而彼亦束手受制矣。借雲云有道之天下勢隨理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五

轉不必論勢而勢自從之無道之天下理隨勢轉原不論理而理亦因之故朱子云到那時不得不然亦自理當如此也分貼者非。齊景節固是誦小役大弱役強之順天然極力爲恥字寫照越說正該如此越使人愧赧不堪若認真齊景是順天何不曰如恥之莫如歸景公耶。景公之恥忍辱也羞今小國之恥老羞成怒其恥不同而出於羞惡之良却同故卽就此撥轉他。小國七年是燕韓不是滕薛。上帝既命映天字。候服祿將映役字寫得氣峻勃勃正與齊景作反對。前今也粘齊景作轉關後今也粘周文作反映執熱一喻與先師一喻相照既激發之又歆動之又慨惜之以兩層

又似回波使起手勢分兩樣處倍加不測

不仁章。此孟子自舉諸侯之不仁將俱至亂亡而發。○首句抗聲長嘆使人毛骨都聳。○不仁者三字生得實可其言愈決得定。安利樂生直注自取可與言一轉不是尚有基於他正決其必喪耳。○引諸子歌則轉一境自取二字偏以開決出之。下節復緊拍面上。○諸子是爲所覆謀其可。孔子却爲水決其取。取字從斯字出。斯字從可字來。○孔子自取該得多。且有榮辱兩面。孟子只註不仁一面。○侮毀辱不定是三樣亦不定是一人。只急登而下明實自取。○引書只重自字。榮利章。○此孟子自舉小民因於不仁遂死無所皆無一人能

明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六

起而收之者。登聖實行仁固不是幸人之不仁以爲己利。但理勢自不得不然。○所欲二句申得心歸仁節緣得民陳魚節緣得天下湯武字至此方出。民本微歸仁况有不仁毀之其歸益捷。○鞭打桀紂偏以調笑出之。令天下不仁之君愧憤欲死。○湯武非以仁市民却自歸不得。欲無王三字不但反跌實透出賢聖心服。又與今之欲王者相引而出。○三年之艾。即映出大國五年小國七年意。○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君不行仁則民病而君亦病。不急救則民死亡而君亦死亡矣。○引詩重舊字。同爲桀紂之賊。無一人願爲湯武者。六國亡而秦亦亡。孟子早觀之矣。

自暴章。○於自棄育仁義。自暴言禮義者俗雲謂自暴者自家

賊害自家已自不仁了。不特更說非仁。愚謂仁字固圓。何非自暴者所甚惡。義字剛方。禮字尤有準則。故自暴的人惡禮義甚於仁。而惡禮尤甚於義也。自棄不言禮者有仁義斯有禮而禮尤以義起。不由義則不由禮可知矣。○兩人之字。見盡人所有與吾身字照看。兩安宅正路見極該居由。曠舍牛從不能生出。似單承自棄一種。饒氏陳氏謂自暴者不可與言斯絕望矣。自棄者猶知仁義之爲美。故以本有之美開示之。愚謂自暴者不可與言我也不與他言使不可與有言五字隱見穿漏却已使之聞之。卽以不與言者與之言也。哀哉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七

一嘆傷心慘目聲淚都傾聞聲者獨自棄一種乎哉。道在章。○此爲好難而求道於遠者。發天下字從他心上邊字生出。平字從他心上邊字生出。說到天下平求遠好難者可謂其意矣。却只甚易甚近。人人便是天下。各親各長便是平天下。現前指點切實明暢。若作致驗便若添次序推行亦誤。

居下章。○此章主意只歸結末節治民獲上信友悅親從事勢上挨推有此節次其實樞要總在誠身。到得誠身則誠能動物隨處感通悅親信友獲上治民並無後先節次未誠時不治不獲不信不悅不親不獲左難右難。到誠時只一句未之

有也。一丁百當。中庸註於誠身兼所有所發於明善訓於人心天命之本然。此只說實其爲善之心。只說即事以窮理。蓋以求節說向動處未說到本體根源也。中庸註誠者天命之本然。連天命都在裡面。此著理之在我句。便只從性上說起。緣中庸以天命起天載。結故必溯其源。此只就人事說。不須太遠也。明善即誠身起手處。朱子言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慎獨然學問思辨總之。誠之之功。故朱子又言明善固所以思誠。而思誠上面又有工夫。則以向有爲行事也。或不達朱子語意。反對明善在誠身外。謬矣。○蔡覺中中庸言誠之此言思誠者。思出於心。在學者用功處尤爲有力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八

伯夷章○孟子要諸侯行文王之政。把個爲政於天下許做先。以文王作樣。劈空而起。○一個東海一個北海。遙隔絕而聞。文王善養老却同。可見割田里教樹畜等政。深入民心。萬口欣傳。四方翹足。而此政之足以爲政於天下信矣。伯夷太公且歸。而餘將焉往。不是人因二老來歸。始學樣來歸也。○民皆景從。卽是爲政於天下。不易作一層求也章○深惡痛惡。先以富國觀起。後又於富國上增進諸侯一種。總以甚強戰之四耳。併諸諸富國。非不教人卽罪定刑。分個輕重。不必以強兵作主及終。

辟子章○爲但以前觀人者而發言。亦存乎人者。竟提辟子。尖起。至次箇方補出言字。筆勢峭峻。○度字照上搭字。

秦者書○爲世主以聲言其貌。爲恭儉而發露字多少。裝點却不道利。利處傳其情。畢露。○侮人奪人。處處各隨地發見。虛齊不以禮接。下不以制取民。是其大者。如魯釋古千乘之國。友士齊宜。財者亦有此樂。等語。驕侮之意。使隱隱透露出來。饒氏加兵。鄰國取人土地。似說得太遠。○他極裝做恭儉之君。模樣。孟子竟呼他侮奪人之君。陡刺其面。又說他慍恐。不順直扶其心。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九

男女章○淳于棼稱彼之問意。孟子豈不單照然只據理直答。且是射很句。極口唾斥。又注出一種字。反似授人以柄。淳于乘間突入。似乎必勝。孟子只據理直喝已。應手而倒。可見立言只在理勝。越巧越不濟事。○古人男女之別。於叔嫂尤嚴。如叔嫂無服。推而遠之。平時亦不通問。光所以特舉嫂溺來說。○授受卽親中間尚有一器相隔。手援則並無隔矣。說得嫌疑之極。斷斷不可。方逼得是豺狼出。○禮非祭非喪不相投。爲祭嚴喪急無嫌。可避則授受之親。原自有時。況溺爲生死之關。卽在路人。猶爲林楊。况叔嫂一門之內。可袖手乎。蓋義由仁出。禮以義生。此之必援直從仁出。不知有義。豈知有禮。權字從義字來。其後也。初不知有權。而權卽在此。所謂

有仁必有義也。若此時把許多難之輕重權度起來，恐成之溺已成不救矣。朱子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應上體字亦為漢儒有反經之說，故立言如此，入不得援者意中。○孟子不援，不但是不見諸侯如在齊而名實未加於上下，亦是兇意在隨事補苴，亦可使生民受益，不知畧一唯阿本領全失，既已無道，更說甚麼。○嫂溺一定該援，以手即溺，以道王道斷不可敗，纔援道已亡。

君子章○勢是從大槩局面上論，論父之於子心也要教理也。該教只聖人立法，必使天下智愚賢不肖人人可行。既教勢不得不以正，既必以正，則不特身正之父必以正，即極不正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十

之父亦必以正矣。不特受教之子必以正，即極頑抗之子亦必以正矣。如此則勢必不能盡行，既不能行，勢不得不繼之以怒。既繼之以怒，勢不得不至於相見。雖是百千個中一兩個，但聖人立法亦不可不慮及此。故算出易子而教一個方法來，嚴在師則於父子之恩無所傷，而師嚴則子不敢不受教。有此等處，聖人立教總無一毫滲漏。○孔子言愛之能勿勞乎？教本出於極愛，而親教又易於傷愛，故必易子而教。○末節是立法之聖人，心上事逆料其至此，按斷有不為。

事親章○此章為事親而發。孝子事親親於無形，聽於無聲，凡父母心之所至，何一不存心體察？欲子之守身自是親心上

第一件事。於此不能體察，日用三牲之養何益？故必如曾子之守身，方可說到酒肉之養，乃即一酒肉之養而視無形聽無聲之妙，又在其中。一必請與而志未動而先迎之者，概可知。一必目有而志未動而即承之者，概可知。此正說判極微。審處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須知是論孝而以曾子為法，不是論曾子而以可法贊之。○起處語平而意微。○本字是推其所以為大之故。○曾元亦未嘗不守身，但看養口體處，即知其省身慎獨亦不及曾子矣。

格君章○人君治國只有用行政二大事。二事一失，即民被其毒。國受其殃，豈不當適間？但適間是官守言責的本分，大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十一

臣則必深探其本原而絕之。如君心好利，則聚斂之臣進而謀利之政興；君心好名，則諂佞之臣進而粉飾之政興；君心好功，則鋒氣之臣進而紛更之政興。於此適之間之，則此人雖退，他人又進，此事雖輟，他事旋興。適間不得許多終歸無益。不如直從根源上做起，根源既絕，則自不用此等人做此等事矣。○石門云：格字有本有用。德盛而自化，本也；知微而潛移用也，恩按輔氏所言，道全德備，舉足弭其邪心，容色足消其伏志，皆本上事。程子所言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祛蔽惑以誠其意，皆用上事。○莫不仁義，繫結用行政俗雲，謂不止人政而人政亦在其中，非

此人君於用人行政外更有何事

不虞章○泰已是過其實然亦實有善在而特過之不虞是全無善也。毀已是損其真然亦真有惡在而特損之求全無纖惡也。毀譽從何而來乃天下萬萬無此理而竟有之。毀譽之不足過至於如此石門云註補出修已親人二義方見此章用處非但作不平慨嘆而已也。二義又修已爲重用處非但作不平慨嘆而已也。二義又修已爲重用處非但作不平慨嘆而已也。

易言章○只爲易言者發使之冥然知懼

人之章○病痛在一好字○此及上章註補義俱極圓

樂正章○之齊欲見孟子也。以之齊而從子敖原非附勢但之齊而從子敖已爲失身只一書法嚴忍俱在。想此必是

孟子卷之四

主

滕前後驩欲親近孟子而不得故思內交於孟子之弟以爲作合。若公行時驩爲右師他氣餒便是不同。此時必是驩來招致樂正子適樂正子原有之齊之意故因以偕行一路。上必是驩效殷勤如朝暮見於孟子者樂正此時已覺他不是正人故一到齊卽覓舍館不肯就驩一宿也。南軒謂節於驩恐未然但小人不可與作緣略一相識他便只管依附上來要打脫他極難則定舍館時亦定有許多編紉。句句逼節節緊如驟風驟雨然正意却不曾說出。使他自思樂正驩驩亦只是孟子來得急了意已必有異故至於此處尚是模

謂樂正章○樂正無求於子敖孟子原信得他遇見得他人從

子敖來有呈身的有借光的你却爲甚除非備吸耳故爲性嘆以深責之若認真責他備吸便錯。以字如以免舜之道要湯之以驩要招致樂正同行亦只是慕他爲孟子高第弟子則此備吸豈不是以學古之道得來古之道極尊備吸極賤併合說來似隋珠彈夜金龜抵柱可勝慨惜

不孝章○此趙註所述不孝者三與孟子所稱不孝者五皆古

傳記之辭但彼五者是粗的此三者却是精的從命以順承是孝而陷親不義又是不孝不杜以守身是孝而薄親之義又是不孝重昏禮以敬親之主是孝而斬親之枝又是不孝

孟子卷之四

主

不娶或凶荒或兵亂或家極貧不能備六禮皆是若告則不得娶却是人情所少孟子援無後之一條爲論舜起創非古人原指告則不得娶也。四岳舉舜已稱丞丞父何故有不得娶及非廟諸事程子謂萬章傳聞之誤孟子有不暇辨饒氏謂舜身上事卽不得不辨饒象存或有之是以不辨饒氏不告而娶孟子兩言之必實有其事此事既有安必非廟之事不有耶想腹生來直是暴悍不度事理又爲後妻所惑然殺舜而授國於象舜於此時欲避而去則腹非大王并非孤竹象非季歷又非叔齊逞其所爲必至亡身喪國視其喪國然竟去是愈疏矣若出身陳許則一言之發卽蹈危機只有

力耕於野見已毫無志於國而留身左右然道潛移故書言  
悉然火漆如漆物之漆火存釜下氣速熾中使他漸漸熟來  
左傳言腹無違命未必非舜潛移熟道之力也但他事猶可  
挽回一到舜身上事則後妻與象尤倍關心豈不力加阻抑  
勢必使腹之無違命者至此違命則不告而娶免於無後之  
罪舜之所以自戕而免腹於遠王命斬大宗之罪亦舜之所  
以成腹也舜既娶帝女象之為謀益急於是挾腹為升鼎之  
謀而舜處之不震不懼使象與後母無數陰謀只如無存嗣  
後又加以二女之孝友連象與後母也漸漸撓轉來而腹竟  
成底漆矣看孟子明說人悅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天下大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五

悅將歸已時尚憂不得不順何曾四岳薦舜腹已底漆耶  
或問聖人過化存神舜處父母間而難化若此何耶曰天下  
原有出格的事不在常理中舜之父頑母嚚弟傲皆出格者  
也曰正唯如此纔見聖人感化之妙或問到底腹象後來何  
如曰也只使不為惡耳未便到聖知地位看不使象有為於  
國便知象本性還在或曰如此則聖人終不能化人耶曰也  
要看他根器如孔子造就寡賢而點之狂由之過求之不及  
到底還在舜豈能化腹象便為聖知哉只潛移熟道使他不  
見其惡便了不告而娶并立而下空旁而出總是一副妙用  
使腹象如此之惡而腹為大千父享天下之養象為一國君

享一國之奉而天下與國安之不見一毫惡處豈不是化腹  
仁之實事○總註事親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道  
字統仁義知禮樂五者是正意然必一轉是餘意蓋此實字  
即論語為仁之本本字有愛親之仁而愛民愛物從此生有  
敬兄之義而敬師敬君從此生知莫先於知愛知敬而辨別  
是非從此生禮莫先於識父養兄而其餘的皆遞解讓從此  
生樂莫先於家庭之愉悅而有形之歌舞從此生豈不是先  
有根蒂然後有花葉此固自然之理也然纔知事親從兄必  
要主講求如何是孝如何是弟如何盡孝友之道而無一毫  
疵病於其間而窮理之功操持之力損益之宜直到後來融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五

釋之妙自有所不能已則此勉然之學原從此自然之理上  
來則但言其理之相因而功之不可缺序之不可亂已具于  
此故混說無工夫不得硬分下節作工夫不得而分仁義為  
天性知為工夫禮樂為效驗者尤謬矣○或問良知章不及  
知禮樂何也曰此五行一陰陽之理也知之極明守之極固  
總無加於良知良能之理節之極密樂之極深也無加於性  
分自然之和序也或問論語止言為仁之本何也曰此陰統  
於陽之理也仁統萬善義便是愛之得宜處要知從兄亦是  
愛愛親亦有宜各就重處言耳中庸又言義以尊賢為大孟  
子又言君臣有義何也曰此正義之所以為宜也義有推移

以漸而遠論孩提時只有個仁及其稍長而知格兄則事兄已屬義更長而就傅則事兄亦統於仁之中而尊賢爲義之大更長而出事君則師又統乎朋友之中而事君爲義之太父子兄弟兩倫皆從仁出而從兄已爲仁中之義君臣朋友兩倫皆從義出而師友猶爲義中之仁到君臣一倫上說則臣止敬君止仁又君主仁而臣主義義若論根原則五倫皆自仁出論歸宿則五倫之盡總完一個仁故曰繹繪天下之大經脩肫其仁

天下章○第一句凌空而起先作一頓說得極其可樂第一句纔轉出舜不得四句極寫舜無足以解憂心事兩不可真正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未

如窮人無所歸○俗雲謂到得天下化定豈有不悅而歸者大悅而歸正以舜孝能感格天下此未盡是蓋天下悅歸固是舜孝所致然此時尚有不告而娶等事則替取也未便底豫而舜當此境遇尚如窮人無所歸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而替腹之所以至於底豫也註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至字層次本明俗雲不察耳○得親淺顯親悌初時父母有不見處他執意要做也只得曲從只有把這過便記在自家身上一法到得後來連父母不見有不是處這纔是順故底復注只說有以順乎親得不足言矣○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只就人子身上說所謂勞而不怨也若父母庸庸接

物處的不是何嘗不見得所以有不得已而曲從所以終必論之於道但此卽是我不能盡事親之道則此不是處仍在我不在父母耳○天下化先是子之不孝化而後父之不慈化到得天下定則子孝父慈各止其所不見有先後矣○子父不合的必化而後定若原好的一化已定了

離婁下

舜生章○先舉地之最隔者遙遙而起世之相後又加上一層竭力振盪○得志一轉直趨末節是舉舜文以見例非論舜文而又推及羣聖也○行者事而所以行者道接者心而授之而一者道不見一道字却有道字在○竹書舜四十九年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七

帝居於鳴條五十年帝陟厥弓舜登蒼梧呂覽舜葬於紀今考海州有蒼梧山與舊之紀城相近是蒼梧卽鳴條也鄭以蒼梧爲南越之蒼梧與朱子以鳴條爲安邑之鳴條皆誤也紀之鳴條曰鳴條亭安邑之鳴條曰鳴條陌

子產章○此言爲政當務大體不在小惠不重貶子產○惠謂私恩小利則惠字已是貶辭而字直下○不知爲政一句斷盡十一月節卽就濟人上說見濟亦有政不煩兼與不政節就乘輿上說見能平其政乘輿而出辟人亦可何必濟人末節收歸聽政見小惠無所用○說苑鄭相景差有以乘輿濟人於濮河事蓋鄭卽韓也孟子時韓有鄭地故國號曰鄭

顯王元年蘇王十六年復稱韓是子產乃景差非公孫僂先儒不考耳。濟人處在今汜水關乃漆洧合流處非兩處並濟。○中州之地土平水衍夏水泛濫杠木易漂民皆徙涉此時無事於梁亦不可爲梁秋冬之間水始涸乃可爲之蓋梁之初設只是壅石障水空其中以取魚因架木其上以通行若屋之梁故謂之梁初時架木不多只可徒行謂之徒杠又一月接薪加木卽車亦可行謂之輿梁言歲者歲歲如此也

視臣章○他章俱用見字謂字獨此言告具有警發意○語極峻厲然臣之報君到底視君加一等則名分之嚴忠厚之意亦寓其中矣○禮爲君斬衰三年致仕者待放者仕於他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太

者皆齊衰五月仕他國必新舊君離乃反服若違諸侯之大夫則反服嫌於卑舊君違大夫之諸侯則反服嫌於卑新君皆不反服○王不問君待臣只問臣報君不問冠幘之報何似却問舊君有服何故見非君臣不合何故去之而爲舊君舊君之服見於禮經不知冠幘之報出何典記明明銓鈎相挂○諫謂君有過時言則無事時所陳也膏澤統上二句是在國時直視之如手足矣去是以道而去君臣原以義合一有不合卽當奉身而退原不必非之在君是之在己是去時亦非以君犬馬畜已也果去而三有禮君終有不忍於其臣者豈不情視之如手足乎如此二字應何如字字聲響○上

節則字又字然後字字字纏綿下節則字又字遂字字字夾裂玉不問冠幘偏與他整鑿註出

無罪章○着個無罪字已驚心動魄着個則字見刻不容緩然着個可以字仍斟酌從容○以此章次冠幘以養志次相夷亦有意在子能養志臣能見幾何至傷恩而害義

君仁章○格心章以心字對人政則君仁義自指君心莫不仁義自指人政此只有君子則莫不仁義自指臣民孟子一畫乃孟子自作非如論語記者之詳畧也牽合格心無謂

非禮章○此爲察理不精者發○身之所履固在禮然禮又因事而殊如季氏不經孔子亦投絰而不拜季氏不辭祭孔子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尤

亦不飲而食處物之道必有義而義又因時而異如孔子本不見陽貨而歸豚則亦往拜塗遇亦不故避本不與子華栗而冉子請粟亦與釜請益又與庾此須平日察之極精運用到爛熟地位方能如此不然則明明見爲禮義而實非禮義者多矣如冉子之傷惠子路之傷勇是也

中也章○此爲父兄自以爲中才而棄其子弟者發○父兄若果然中與才則他平日必有涵養之學鍛鍊之功氣必純力必厚今於自家子弟尚不勝憤矣安得言中尚未能成就安得言才故曰相去不能以寸俗雲謂父兄中才都是資質好些底故尚有棄不中棄不才之事則於上中才字太粗而下



中才字又呆矣。須知能養不中才者，其本領學問必深，蓋不中不才者，彼原不是中才也。涵育是順而長之，薰陶是變而成之，然都要積久。○君子不親教而又責以養，不中不才何也？養者正身率之，而又時時講貫以詩書窮道以禮義使之耳。餘聞目飲見心，志皆習服於內，而不自知如此，則非貴善矣。豈曰吾已易子而教於我，全無事乎？

人有章○天下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營，必有定議，纔有定力。世人滑亂苟且，或說人都如此，從俗何妨？或說不關緊要，要試無害，毫無定議，那有定力？故註鑿然下個知所擇字。蓋於這一邊見得真，守得定，則於那一邊必定也見得真，而行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辛

自力矣。爲處未見，只於不爲處決之。若爲作藏器待時已差，認做欲飛故伏，落權用去，更誤。

言人章○看一言字，不是規彼之過，又不是舉以戒人，并不是費直沽名，更不是有心攻發。只他開口講白話，說時全不關心，說過也都忘了。只那人的不善，被他播揚，或因是失意功名，或因是抱慚親戚，或是名節所關，終身莫補，那人府心切齒，視爲必報之仇，而言者全不知道，故揭出後患二字，問他到那時作何處置？早是不寒而慄。

仲尼章○聖人之心，物未至如鑑之空，物至而應之如衡之平，不論人之當好當惡，事之當行當止，總如其分以付之，不著

些子過量處。○或謂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仲尼亦自言有譽，這長處豈不加毫末？愚謂乾有四德，惟元統天，聖人全體是仁，這長處正是性命之理，非有加也。若認做聖人凡事從寬，則這有意從寬，即已甚矣。

大人章○大人者，一頓便合得大人的信果，豚魚可格，金石可開，其信果是甚力。雖然，他却不曾必蓋，纔着個必字，不但不該信果的，信果得差了，即該信該果而赴之，有些急處，處之帶些重滯，便不合物理之自然。○註從之不是從那義蓋義是吾心之裁制，平日有精義之學，理既見得極明，有集義之功，氣又養得極純，故義之所在，從而言之，從而行之，自然恰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辛

好。尹氏着個主字，已覺着力，說個合義，早成兩件，故置圈外。赤子章○大人者，一頓，早合箇通達萬變，無不知能任內，然溯其源，只一赤子之心，極其功，只一不失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其原總一誠者，天之道，在人却有不同，大的是聖人之至誠，小的是十室之忠信，至誠於赤子之心，非有加十室之忠信於赤子之心，却有失，失不定是喪仁了。譬如一粒穀子，自方苞至穎粟，都是他自具之理，然必至穎粟方盡，他分量若藏了數十年，還是一粒穀子，豈不如此穀子生生之理都失了，故不失在擴充，擴充在不爲物誘，蓋衆人擴不聞總是爲物誘拘繫的緣故。

養生章○事勢爲大事親爲大生養死殯總屬大事此時以養生形出送死之尤大耳非謂養生爲小事也

深造章○此爲爲學而急求有獲者發○道者進爲之方中庸

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是也深造者進而不已程子所云潛身積慮涵養栽培是也朱子謂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上而實效於旦夕之間不以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意言之表愚謂不深造者俗儒之陋他於聖賢切實工夫只作一場話說不窺其門安知其奧所以終身俟口學古於已實無得也深造而不以道者一種異學之悞他也兼費精神只希心冥悟妄求逸獲盲修瞎鍊自謂有得而不知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主

其非一種所循不悞而用意過銳有苦思力索之象無優游玩索之神得來終不自然也但本文不言以道深造又不言深造必以道但渾渾說個深造之以道蓋俗儒既不足言異學亦未暇論惟此苦心銳進而終不能自得爲尤可惜故以君子爲學之節度示之胡氏言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默識心融是勿助皆雲言知行並進而此處知處較多蓋學問思辨知處原四件篤行只一件也饒氏言深造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達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然不是深造了纔自得又不是深造了忽自得只深造時便自得進一層便得一層此得處原不知不覺朱子又云只重自得其勢自然

順下才慧地使徒地但其間自不無箇次俗雲言所云節次者功候中猶有充積者若力若不著力非自得後便優游無事○深造已得其原用處便達其原○多少好處總從自得上來然則學者斷不可不希自得而深造以道之功萬不容已矣

博學章○此爲博非所博者發○天下之理本出一原但不博學則無以極乎事理之散殊而一本之理之貫通乎萬殊者亦不可見故博學而又加以審問慎思明辨之功正要由事理之當然反而歸到人心天命之本然得個極約處耳不知務此而以誇多鬬靡爲事是以逐末反忘其本也豈不謬哉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主

○朱子云平日講得詳悉精確臨事自有頭緒便見簡約貫通處便是約不是貫通了又尋個約俗雲云知有頭緒即行來亦有頭緒此是將知處包行處說○而字通下重詳說上以善章○輔氏云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其不同易見以善服人以善養人以心言其不同難見孟子之言愈密矣愚按霸者總是以力假仁指其所以之力則曰以力服人指其所假之仁則曰以善服人原非有兩樣朱子云以善服人唯恐人之進於善以善養人唯恐人之不進於善即此唯恐人不進於善之心即是德即是人不能不服處故曰以德服人亦非有兩樣人字指鄰國諸侯

無實章。○言之有害國家者極多，但他處顛倒是非，皆只在一事，惟蔽賢則直是治亂興廢，與國界如臧倉之沮孟子胡絃之攻朱子所害豈一事比哉。

徐子章。○原泉即有本者，有本自不已，不已自漸進漸進自必至海，有本者重新提唱，使人憬然。○論語只有「不舍晝夜」一語，聖人所見之不已，與天命之於穆不已，只四字已渾渾淪淪，包括無所不該，此不已是比學者之進修不已，又上增原泉，句溯其源，下說到放海，極其委言之甚詳，道理反狹，緣是為徐子發原，不必是孔子本義也，俗雲謂正推川上意，見其所以無一息之停，以其為有本故也，此說不是，彼不已是說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章

道體上面如何更增得有本二字。○是之取爾先交還何取，一問雖為徐子發藥，意尚未露下，又從反面對勘，直指君子所恥意方顯然。○君子務本，不是怕名不立能久，只為徐子務名，故如此說。

幾希章。○天地止此生物之心，何會要把這全的去生人，偏的去生物，但一滾出來，人自是全的氣所生，物自是偏的氣所生，此理同而氣異，在有生之初者也，既生以後，人也能知覺運動，物也能知覺運動，惟人性有五常之全，而達於五倫，形於五事，無所不備，物亦未嘗無此性，如羊之跪乳，亦孝，馬之垂尾，亦忠，雖鳩知別鴻雁知序，但所識者只一兩端，此又氣

同而理異，在有生之後者也，然此理之異亦原從氣之異來，蓋理載於氣，氣全則理亦全，氣偏則理亦偏，人得形氣之正，故能有以全其性，即有時昏昧放逸，離其所性之理而喪之，然人畢竟是萬物之靈，苟能憬然覺悟，從事克復，則所性之理，仍舊復全，緣他根子裡原是全的故也，若物得形氣之偏，生來便曾不載得許多道理，何處全起，是此全與不全，正人物之大界，庶民去之，不但所性之理全失了，無以異於禽獸，即完得一兩件，亦僅比於馬羊雞雁，豈遂異於禽獸哉，故君子必使所性之理完全無缺，然後異於禽獸也。○存不是存，那心是把心去存，那所受之正，人是萬物之靈，其靈處全在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章

心上心惟靈，故能職統攝，屬惟義，故攝屬，乃能全所受之正。○論存之之統，當首舉義而不及者，堯渾然無可指名，舜便有準則可學。○劈頭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八字，便見得包羅宇宙，又自井井有條，再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八字，便見得自天而下，若決江河，這機畔做能全所受之正。○明庶物如在琉璃同度量，五采彰施，五色五音出納，五言舜便事事精到，察人倫如瞽瞍底豫立父子之極，封象有庠立兄弟之極，慈降二女立夫婦之極。○孔傳：降二女，降以事堯，盡進立君臣之極，友雉陶方回：七人立朋友之極。○察深於明，不

是略輕些此輕重處便是天所定水土要之為教稼穡  
之機上下草木委之益制器屬之垂細瓊虛原不必齊為之  
只識其理足矣○明察由行也不是全無工夫看孔子說  
執兩用中何等斟酌周詳說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又何嘗  
不兢兢惕厲只他生知安行知處行處自不同耳○中庸註  
生知安行知也孔子亦稱舜為大知他安行處即從生知處  
出本文語句通下亦此意○行仁義是大賢以下事未至於  
舜須去明去察去行

禹惡章○總要從憂勤惕厲處想見聖人之心為欲淨盡  
而見一言酒猶惡惟懼其萌也於善體備矣而開一善言即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宋

孫若已未有也湯處事無憾矣而猶必執中知事理之無盡  
也俊父盈庭矣而猶必無方懼野之有遺賢也與文王之不  
滿足總是此一副兢兢惕厲心屬若但贊頌虛德便不見五  
聖行之處○遠邇朱子謂兼人與事劉上玉又謂當通時與  
地而朱子云聖人之心大公至正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  
而視之無異一身是以於其人之疾痛癢癢無有不知而所  
以撫摩抑撻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不忘所以為萬  
德而仁至也此條單以人言而時與地在其中矣○四事是  
湯文武之事若上八句乃孟子隨舉以見舜未必周公心上  
亦是此八句張南軒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

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皆周公心思所經緯本三王而達之  
者也其言約而該矣虛齋謂上四事已應其不合者在四事  
外不知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八字成句思其要施實未施也  
到坐以待旦方實是施處○陸變若示此在有不合處聖人  
執兩用中惟精惟一正於此不同處推求得盡

王達章○君子存之不但自家免於禽獸舉天下之入於禽獸  
都要竭力救援自堯舜以來所為博典庸禮命德討罪都是  
此意孔子作春秋以錄王述其義只在與人辨人禽之界要  
人不入於禽獸耳若謂時王不能賞罰我起而代之直是惜  
妄與存之何與乎○本文言詩亡而宋註以為雅亡者頌廢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老

之郊廟風採之列國都是政教中政教不及於天下雖去  
採風即存得幾篇頌虞歌之廟濟得天下甚事惟雅乃確  
係王述陸稼書曰詩自成康而上為正雅所以咏歌政教之  
盛詩即王述也屬宜而降為變雅所以感慨政教之衰王述  
猶存乎詩也自秦雖降為國風天子無命討之權公卿又不  
能侃侃正論於朝廷之上大道晦而人心惑王者之迹於是  
絕矣此時若無別嫌疑明是非將邪正之辨正告天下將皆  
為禽獸而不知故孔子因魯史而筆削因會盟征伐之事而  
寓褒貶以懲勸征伐歸天子以三無五常歸人心討亂賊正  
邪暴然後大義炳如而春秋之作也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矣。○春秋中包朝聘郊歸蒐狩卒祭許多典章在內然所謂百王之大法只在傳庸命討正人心存天理上不在零星典物上。○晉乘楚檣杙必定也是紀事如今竹書可見也世所傳者是偽書。○一也正見無關王迹激起下文虛辭無關王迹意在下其事二句內誤也其事二句註明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三其字總指已作之春秋特以事與文觀出義字耳蔡氏以其義屬王者亦非也

私淑章。○五世而斬孟子因已近聖人之世故如此說起荆川補云聖人之道同垂萬世而無窮聖人之澤又方在五世而未斬極目。○連下兩個字多少沉吟未得爲孔子徒也慨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宋

然思深私淑諸人也竹參神往。○孟子服孔極大想當時徒舍學宮之旁一聞聖言便立定願學孔子主意當時即會思尚在也只以之爲友不以之爲師何況會思以後諸人看終篇歷敘羣聖絕不以顏曾爲見知公孫丑問所安則教然曰姑舍是此曰私淑只以諸人字概之七篇中引子思者六餘如沈猶行公明儀公明高大約多會氏門人則孟子私淑諸人可概見而生平無常師亦可知矣史記言受業于思之門人未確豈有親受業之師而七篇中無一言道及者

可以章。○侍雲言思見是頭一層和道理深察是進一層精道理乃略見而已自許深察而仍自疑此所以於義不精而致

有傷惠傷廉傷勇之事也體註極精。○張雨軒曰君子貴存養於平時復所幾於審處

廷讓章。○首節用斷而斷却虛次節不用斷而斷反實界罪只端人二字反映而出。○界身爲集國之人自與殺師之人氣類相感罪在不端不在不知人註纂夏自立句卓爲不端立案

面子章。○王觀濤曰此章重在倏忽轉機間。○素保其善者聞之凜然自危惟懼失足素習於惡者聞此猛然醒悟急善回頭

言性章。○朱子從伊川謂此章爲知而發愚謂論知正以其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宋

性耳蓋事物之理皆原於天命之性小知之人要把手理說得奇奇性性必先把性說得奇奇怪怪如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及性可以爲不善有性不善諸說先把本性燬亂然後荒誕之說舉而從之然他說來也自有根有據如說無定他便以文武曲屈爲據說有定他便以堯象腹胎爲據只他所說之故定自不利如告子言性曰爲曰決其不利可知孟子言呼躍不受怵惕惻隱非內交要譽其利可知以利言故則性之說明而凡事物之理皆本於自然小知之鑿說無所用之矣觀明道與橫渠論定性有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大

乎橫然而大物來而順應。今人之情各有所蔽。大事患在  
自私而用知。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用知則不能以明  
覺爲自然。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云云。則言性之不  
利者。正知者之鑿。而此章之論智。正以其言性之故而論之  
也。今人乃謂論知非論性。與大全論知先言性者。以知爲五  
性之一。皆失其旨矣。○岱雲謂鑿字對利字。不對渾成。吳因  
之謂妄生意見。強設機械。如一物渾渾淪淪從而鑿之。如其說則  
學問皆鑿性之具。不落異端窠臼乎。○禹之行水。何嘗無疏  
浚決排。知者於理。何嘗無學問思辨。然順其天理之自然。即  
是行其所無事。○可坐而致。不是致。那日至之日。是那日至

明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聖

之度。蓋天地間所以有晝夜春秋全在乎日。於日出沒之際  
指正南一星爲中星以驗之。而知天行之速。於日。由是天日  
轉而西。則日縮而東。歷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日經之次  
始與先之所經相合。於是因日所經之宿而指其二十八以  
爲經。又分其次爲十二以應月。又分其度爲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以應日。以一度分爲四分之一分。卽一晝天  
原無所爲度。以日之行爲度也。言日至者。周正建子冬至之  
日。一陽始生。舉日至而其餘日經之度皆可知矣。舊說以冬  
至朔年月日皆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爲歷元。按本  
節原無重歷元意。卽論歷元。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夏用

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無用甲子者。周初代商。五星聚房  
齊桓創霸。五星聚箕。不聞有聚危虛者。況此說出於漢人。亦  
遙意作歷之初。應如是耳。孟子論古。斷自唐虞。必不爲此荒  
遠之說也。○又日至之度。至七十餘年。必差一度。謂之歲差  
要其差處。亦有成法可驗。堯時冬至日在斗。桀虛三度。夏差  
五度。商差八度。周至戰國又差十度。至今雍正之元年冬至  
日在析木箕三度。又差三十餘度矣。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  
而致。○星指二十八宿。辰指十二次。○天言故不言利者。天  
之行必無不利也。○千歲之日至。指已往說。觀人發見之自  
然。卽可上溯之而識性。猶造歷觀運行之自然。卽可上溯之

明書約言

孟子卷之四

聖

而得歷元。歷元得則順而下之。造歷無難。性識則順而達之  
於事物之理。皆無所難矣。  
公行章。○弔勝書王驥之齊書。子敖此書。右師者。孟子目中競  
然一驥。樂正目中泛然一子敖。諸大夫目中赫然一右師也。  
宋左師右師在卿上。齊舊無此。尙想新設之以寵驥耳。諸大  
夫目中只有右師。右師目中又只有孟子。與言者不足欣不  
與言者深可恥。是簡驥也。隱隱攝出一右師來。宋子謂朝禮  
然卽不鄙之。亦不得與言。驥驥意出弔已見。此則以朝廷之  
禮爲重。愚謂孟子驥驥卽非朝禮。亦未必與言。但此恰有君  
命故卽以朝禮折之耳。岱雲謂孟子刻刻不忘敬王廷甚。○

孟子客卿想別列一行故不同所

存心章○以仁禮存心卽後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念念如此卽是存心愛人敬人則由已以及人者故曰施人愛之敬之可借以自致者故曰驗也○人而妄則失其所以爲人故曰禽獸奚擇然君子不與之校仍是一箇自盡故曰以仁禮存心若有一點輕絕他棄絕他意思此心已不仁無禮矣切莫誤看○終身憂二句原是古語引之以結上文但何以有憂何以無患意尚未出又以及若字若夫字代君子設想舜當日遭人倫之變何處非橫逆然舜自反到極處便做到天下化定我一毫不如舜便是鄉人要做到舜地位此工夫何盡何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章

期那得不終身憂耶○吳赫右云有無皆以心言無一朝之患非必之境必之心也虛齋云憂自內出患自外至

禹稷章○平世亂世爲地字立案當字正對易字○堯舜之時洪水橫流五穀不登豈不像亂世然有堯爲君有舜爲相氣化之亂自然可挽若春秋則沒箇君相亂執挽之居陋巷是出主意伏下閉戶簞食瓢飲見悠然自足卽伏樂意人不堪其憂謂天下人都憂愁困苦不改其樂謂只自樂其身不管天下意都與論語異○一憂人之憂一樂己之樂似乎迥異而孔子顧兩賢之何也起下辨論之意○救民本領原在修己中但上用我便該救民時無可爲只該修己道因地而異

宜心則權度其宜而時措之者也○禹稷能爲顏子易見顏

子能爲禹稷難知就禹稷之急以身任其職正反映出顏子之不任職來故下便接易地則皆然倒重顏子上○同室鄉鄰註明地字是同室之人便該救故先着救之二字是鄉鄰何必我救故特下一往字雖閉戶是進步語不但不往而已○孔子當亂世而周流天下何不閉門養萬物一體本吾儒事惟聖人之心仁隨你亂世不忍慈懷亦惟聖人之道大哉一治之功比於周禹若顏子則有孔子在便可不出至於孟子則時無孔子而天下之饑溺更深連梁道齊卽孔子周流之意欲爲禹稷而不能欲爲顏子而不忍徘徊感嘆言餘於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四

章

言

匡章章○國策言章子父殺章子呼阻之於馬棧之下威王欲爲改葬而章言不敢欺死父想章子父是極虐戾的而章子又極拘固人生大變在父母中若以舜處此則委曲彌縫當自有道而章以拘固行之故愈于父怒至於母既殺矣身并逐矣父不有其妻我何忍有其妻父不忍有其子我何忍復有其子出妻屏子總是他血性做出而父終不可感至於死而終不命改葬則其虐戾不仁終身不改而章子之抱痛亦終身莫解矣○世俗所稱不孝對通國字若聖賢貴以不孝章亦何辭通國何人而責章耶○兩夫章子喚是則章子應

責善不過原非世俗所有設心若是更非通國所知反覆辨其不孝之冤而他不能盡道處回在是則章子遠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與遊離貌是不絕亦非取之不答之答若加一語便成過分

曾子章○首節先生字已伏師字次節君子隱伏臣字子思國學於曾子而平日於魯穆公尤極抱道自重故舉以相殺儲子章○王見孟子嚴嚴氣象故驚其異又疑其暗室屋漏未必果異故使人瞞之不知飲食起居無非道也精義即在庸行中庸處原不必顯精處又非一瞞所能知

齊人章○其所以求者即屢足之道也從富貴利達者自家看明善約言孟子卷之四  
來其事與齊人迥異從君子看來其道與齊人正同○舊註合上章言我何妨瞞惟汝齊人則不堪瞞耳語似太失故來子別為一章

四書約旨

孟子

萬章上

舜往章○通章怨慕二字盡之孝子事親只有一慕舜遭父母之變故他慕處都是窮愁更切之狀不但不是怨親并不是怨已下於我何義是因萬章疑舜為怨親故先如此剖白至如窮人無所歸方是正說怨慕也○怨慕二字分拆不開舊說暴而不得故怨怨而求得仍暴非是○我竭力云云是孝子之心又是孟子代公明高說孝子之心言我至愚極昧除却耕田供職不但不能曲體親心使之說像并這父母不受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之故亦全想不出俯而自問仰而呼天庶天啟我之心或有知也○帝使節更進一步見不特于田時怨慕即至微庸攝相時亦然下又重重翻跌一反一正蓋其意耳虛齋分上節為事下節為心非也為不願為字即就心上說○郝楚望言堯十子堯十子據呂此九男丹朱適子不在列愚按堯五十八年放朱於丹水七十一歲命二女嫫于處則此時朱不在信也趙註一朱八庶未然○王文帥云人少約十歲左右所謂人生十年曰幼也知好色約二十所謂既冠有為人父之端有妻子約三十所謂壯而有室仕是四十所謂強而仕也直趕下五十去舜至五十則平生境遇之變盡矣



不告章○上半章處父母之變下半章處兄弟之變要知篤於兄弟亦爲父母也原一串事○對不是替恨排得一告不得發便罷休即此是對矣○程子言以君治之俗雲云一面行妻舜之事一面使人傳知替腹腹知事既如此則不能沮而廢人之大倫又既使知之則井不得責舜以不告而娶不特治腹亦以治舜不特全體亦以全體○徐友雲言二嫂使使半去聲謂婢妾之類當服役於我訓雖異註於理似安○蔣東委云完原一大段只爲談蓋句作柄在本章爲開文在下章日以殺舜爲事却是正文蓋此冊多數章一聯者○怪怪即小人誠中形外處○象是亦要欲化其惡而憂無術也原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三

喜亦喜方憂其難化忽見以愛兄來而喜之也○月泉云萬章胸中不曾有此見識有此道理有此至性左思右想只有一箇字耳○不是疑聖人不該仍是驚聖人有如此妙用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象之愛兄絕無是心弟之愛兄却有此道天下始開腦而一朝悔悟竟成友愛者多矣獨吾弟也而不然乎哉

封象章○章疑象直該殺放武從寬孟子言弟固宜親封猶未盡○章從公平正直上論仁孟子從至誠惻恤上論仁與論語直躬章相似章意當同四凶之誅封之有庫一戰有庫矣罪於旁意又拓一層仁人句帶下仍收正意孟子不與他辨

象不宜誅只就仁人心上條極仁人四句應他固如是三牛親之愛之二句虛承封之二句實指身爲三句反換并緣通他乎字○俗雲謂怨怒謂象之怨怒故註加其字恐未然舜知象欲殺已豈有不怒豈有不怨但此怨怒原從仁上流出故纔過即消譬如春氣陽和即有雲隨即消融不似世人心上純是陰寒雪上加霜竟至冰天結地耳○故謂之放應他或曰之疑豈得暴彼民補應有庠矣舉句雖然一轉仍收親愛上○欲其富欲其貴又欲其常常而見親愛無已至於如此回視放之之說直是逍遙天上下視地獄陰沉○月泉在今鉅鹿象城舜都蒲坂其地近故得復源而來若永州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三

之零陵則更遠於崇山矣而使之源源而來不道幾乎或謂零陵今有舜陵有象祠何也曰後世附會儘多如趙絕老官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將以祀也既以象在舜旁又言舜嘗會稽焉爲之耘又似以象爲農蓋兩蠻之殷象象以戰象象以耕故祀之若馬祖牛鬼諸祠而附會者遂以爲舜弟耳

成丘章○語云不識此語首尾呼應總是時人所稱古語而蒙述之楊文來云引孔子殆義句妙用反誣人所取信者惟孔子孔子有是言則北面之事信矣北面之事信則孔子所言不過儒生之一說或是錄文之巧故孟子直斥爲齊東野人之語語字與語云此語應○他指孔子語爲魯論故孟子亦

就孔子與他折到底孔子則書斷自堯典與言舜為堯三年喪則堯一天子孔子所知也如家所述孔子語則舜一天子又孔子所知也二天子事孔子既知之何以有民無二王之說耶且渠所云舜南面而立堯北面而朝亦是以民無二王之故知民無二王何不取徵於孔子之書而徵此無稽之說耶○百姓與四海對如喪考妣三年與遇客八音對古者有功方賜姓如禹賜姓姁契賜姓子稷賜姓姬益賜姓蘇如龍向未賜姓故百姓者大臣世族之稱國語所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是也書秦傳畿內之民謨○引北山詩節承民無二王意而舜既為天子矣即承二天子意言舜既為天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四

子堯則祖落矣禮未祖落也若猶為父並尊在上豈不與二天子一樣他借詩為翻應故孟子又就詩與他折到底先就北山詩本義次教他說詩法北山雲濤總是變雅其時相述若周民果無子遺則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人也沒有半個說甚王土王臣且北山詩正以身為王臣不得養父母而作則身為天子豈有使之不得養者得養不養何以為率土臣民之則下武詩言孝思維則豈有以臣父為則者乎○孝子之至凌空起筆不與他辨父不可臣只就孝子行事發揮見孝子隨分自盡不同必至此纔是孝之極頭處但古今來為天子而有父者絕少舜為天子而腹尚存則為天子父以天下

養人生之樂孰過於帝王之孝孰大於是若反要臣父辨到其容有感覺不是古今一大冤苦且為天子而可以治其臣民亦正以其孝為可法耳若反要臣父則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誰無父母肯有人心其誰服焉總因他從舜為天子上生出不通議論故亦從為天子上作此極快辨折耳諸家曉曉說舜若以天子為孝則篡逆尤操懿亦可謂孝孝只當論心不可論事孝之事不可則孝之思可則許多萬藤無有是處○再引書與前引堯典作章法締結而舜見瞽瞍憂齊保正與舜見瞽瞍其容有履相映即從亦九若句撇消父不得子語意與以堯舜之道要湯一似純作烟雲繚繞或因此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五

語反坐實語云盛德之士三句真正古語孟子亦嘗聞之可云鈍絕  
堯以章○老實說民與之三十字耳劈頭立天與之一句中間從天帶出民故作兩列分承末乃側注民上從後看來似民心如此而天乃從之其實是天如此而人乃天心所見端也○東云云意中先有相堯一段議論倒揭主祭主事在先又倒揭薦天暴民在先又倒揭行與事在先又倒溯天與倒轉天子不能與看去似段段順解其實是層層逆撥○虛齊云使之主祭其誠敬之心屬行所以處夫品度數屬事使之主事其主宰本根之地屬行紀綱文章謹權審量之類屬事處

謂行見於身如主祭而立之敬以愉薦之敬以敬祭先主若祭神主敬主事而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不喜事不惡事及躬行孝弟之類皆是不單指心也。○舜當日已受終文祖何故堯崩舜又避去。郝楚望云堯歷試久而後付之非敢遽也。舜既受而猶退然不敢居君終仍以還君之子又非敢遽也。禮子婦於父母舅姑之賜飲食雖不啻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凡受賜辭不得命藏以待之舜禹受終復避即此意也。○堯元年丙子。前編作甲辰七十一年。舜受終於文祖。一百零二年乙卯。陟於陶。丙辰丁巳戊午三年。舜受終於文祖。一百零三年乙卯。陟於陶。丙辰丁巳戊午三年。堯崩舜元年己未。即位。居喪。古人居喪皆不紀年。五十年戊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六

申陟於鳴條。己酉庚戌辛亥三年。表亦不紀年。禹元年壬子。即位。居冀。八年己未。陟於會稽。庚申辛酉壬戌三年。表亦不紀年。啟元年癸亥。即位於夏邑。大饗諸侯於釣臺。諸侯從帝歸於冀。自帝相始於居喪之三年。紀元。自後或間二年。或間一年。不同。則以世子即位治事有遲速。各如其實以紀之也。至夏桀始以明年紀元。而後商周嗣王皆因之。遂以逾年改元為常法矣。

德衰章。○通章只天與賢。二句盡之。與賢是賓。與子是主。○父子一倫從仁出。君臣一倫從義出。古之君臣。只從賢德上論。洪荒之世。草昧初開。有一出其才智。能利濟斯民者。則民必

奉之。足以濟百人。則為百人之師。足以濟千人。則為千人之長。上至於為帝。則必其賢德實足庇覆天下。而後天下皆歸之。非是人莫之與也。黃帝以上無可稽。唐堯以上無甲子可紀。然考竹書於頤頤既陟後。書術器作亂。辛侯滅之。其下乃列高辛之紀。可見高辛自以殷亂之功。為天下所歸。與舜禹朝觀訟獄之歸無異。頤頤未嘗挈天下而與之也。高辛四十五年。書帝錫唐侯。命與堯紀。書帝錫虞舜。命正同。可見堯之薦堯於天。與堯之薦舜於天。無異。堯固非帝嚳之子也。自大戴帝繫。姓篇妄作。而史遷因之。遂謂唐虞以上都是得于文評有云。如此當言至於禹而復古。可謂快駁。○舜禹皋益向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七

為堯臣。然舜之德自大於禹。禹德自大於皋。益故堯自當薦舜於天。舜自當薦禹於天。禹即位而薦皋。皋即薦益。道理自是如此。乃禹傳賢而民自歸于若。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可見從前帝者。做來有限。以堯之聖而未得舜以前。也不曾幹得甚事。直到得了舜。又得了禹。皋益稷諸人。方把天地徹底大做一番。直似另換了一個世界。固是堯大於舜。舜大於禹。然民於堯。便不見得。故曰民無能名焉。民於舜。便見得。虧他來了。纔尋出禹皋一千人。然禹之勤勞。至於八年三週。身為僕股無毛。平地成天的事。都是他苦捫出來。畢竟感他尤甚。乃即位纔八年。未及舜六分之一。忽焉阻落。遂欲轉而屬

之他人他心。理自過不去。故不曰子賢而曰吾君之子。殷有二三分賢便也。算得五六分。況改又實能敬承他五六分賢。齊過十分。然而禪繼兩大局。竟于是乎分矣。蓋世方危。則民急望人之安我。故情易激。世既平。則民不能忘安我之人。故情難變也。民情如是。則天意可知矣。○則與賢則與子。人都說聖人善於承天。非也。三年喪後身死久矣。何從起而承天。總是說天要如此。卽如此耳。証若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見舜禹不能以天下與人。與堯一樣。堯舜無私。禹亦無私。德何曾衰。○禮記云。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便是人的軀殼。人便是軀殼裡的心。故人能爲天地之主。天地做不來的。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八

事人便都做將來做爲之致之。總是人然天地之氣。却大於人。故人會做而天地氣轉運大了。忽又做不來。爲的是人而究其故。有莫之爲而爲者矣。致之者人而極其變。又有莫之致而至者矣。人心如是而天從之。志壹之動氣也。天運如是而人從之。此氣壹之動志也。不然天於堯舜何薄而不肯其子於禹何厚而獨賢其子乎。此亦存乎朱均與啟之自爲也。乃朱均之不肖。適與舜禹之歷年多。奏著啟之賢。又適與益之歷年少。奏著。這都是大氣運轉來。而民心戴禹以及其子。又恰與這氣運奏著。此則非朱均啟益所爲。非非堯舜禹所爲。故曰天也。譬之觀思想。思慮身固惟心爲主。然耳目的

聰明總不因心要如此。而自生到得血氣之資耳。傳目職心。卽欲不如此。而亦做不來矣。○岱雲謂孟子恐人疑與賢之後。忽與子焉。知與子之後。不又與賢。故推明天意一定之局。在繼世。在繼世則桀紂之惡。不過一行湯武之事。數百年而一見。若在與賢。則後世如操莽之流。無不假禪讓之名。以自文。而亂臣賊子且接迹於世。愚謂此妄說也。天果欲與賢。豈因孟子如此立說而遂已。漢高之興。亦匹夫也。若謂天一定在繼世。則秦二世子嬰。非繼世乎。光武昭烈之興。雖名漢裔。其始亦匹夫耳。孟子之書。具在。操莽又何曾不假揖讓耶。卽不假揖讓。繼世如楊廣宋友珪。又何嘗無篡賊耶。至謂天自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九

堯舜後一定與子。正天所以網維斯世。而收攝人心之妙用。并天都說做私心權術。不誣天乎。文來云。匹夫節見與賢之時。少繼世節見與子之時。多多少少。便下得穩。○陽城亦在南河之南。卽箕山之陽。而立文異者。舜太故廣言之。禹賢故實言之。益不有天下矣。故以退敏之名言之。猶春秋河陽溫一地。而天王狩則曰河陽晉會則曰溫也。○堯娶散宜氏。生朱傲。狠惡訟。兄弟爲鬪。慢游朋。漢堯五十八年。使后稷放朱於丹水。堯崩。舜迎朱主喪。三年喪畢。舜致位於朱。朱避舜於房陵。舜卽位。因封之房。是朱始傲而後讓。亦化於堯舜之德矣。○舜妻堯女。娥皇無子。女嬃生義均。是喜歌舞。舜二十九

年封之於商是均未若朱之微而舜之封之亦異於堯之放也舜崩三年喪畢禹讓於均退處陽山之南民不附均追就禹所曰后何棄我禹乃即位於冀○禹元年薦皋陶於天皋陶薦皋益於天益既即位益猶總百揆二年就國於費六年堯啟親祠之越絕所謂啟獻善儀於益也○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卿士之名於是乎始二年崩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即位居亳四年崩紀年鑒鑒可據如此而伊尹以易數推之謂不應有此二王諸儒信之妄也湯崩時百餘歲矣而乃有此二歲四歲之孤耶且果壬兄而丙弟則孟子先丙後壬又何說乎○太甲名至元年辛巳即位居亳

兩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孔叢云不明於堯之微于桀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乃自縊七年王歸自桐命伊尹為保衡十二年崩子沃丁立名納元年於己命卿士各舉皇甫益云八年保衡薨天大霧三日王親以太甲祠之蓋伊尹在太甲復辟後即致政也伊尹之子陟齊○桐湯墓地在河南府城西尸鄉之南毫坂東有桐城即太甲放處○虛齊謂尹特借天子諒陰百官聽於冢宰之義非顯然放之若顯然放之他日復位君臣相對何以爲顏愚謂此論直是斷妄伊尹聖之任者也臣之放君自古無有乃桀之放伊尹既羣湯爲之太甲之放伊尹又身自任之幸而太甲悔過耳不然桐之放伊尹南巢之放伊尹以身任之正不必

辭避也看來尹極光明無纖毫陰翳真所謂奴隸亦知其造明者太甲可放則放之可復則復之公孫丑述伊尹曰予不狎予不取語氣直是嚴峻豈有所託而不斥言者且古人師保之嚴比於君父試看楚文王寵一姬弄一狗保中猶得以先王之命束刑誅之况伊尹乎○書序謂成湯既放太甲元年朱子已斥其誤而蔡傳謂太甲居仲壬之喪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愚謂子爲父臣爲君皆三年斬太甲承仲壬之祚自當服臣爲君之服何必爲之子始服斬乎明嘉靖入繼自當爲武宗服斬若必使之考孝宗則於武宗止當服兄弟之服而反輕矣當時諸臣無真習於禮者故其說囿而當時卒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十一

不可行○放桐三年而後悔過又三年而後復歸本文明有兩三年字與竹書七年王歸之說正合今因諒陰之說強併爲一個三年謬也○太丁既天下丙士又短祚太甲初立又顛覆典刑幾無異乎朱均之不肖似於天意之在尹而一悔過即不若桀紂矣蓋夏既成繼世之天下民久習之故也○東委云若堯崩句似用滅法却已暗補爲丹朱二猶益二句似用補法却已暗消益是本章正文尹爲下章起脈故消却周公○歸宗孔子對針人有言雙收神總應轉與賢與子版周既繼矣仲尼安得有天下是收通章亦即証仲尼之不有天下

劉京章○全體曰道時宜曰義道是體義是用非義即違道矣

恆人矯於大者忽於小達於小者或奪於大不知道義只是一個在一介不曾欠天下千駟不加多。○楚寧云聖心精一之至大小殊而道義一其顯而易見者莫如辭受取予故以言之其條理節度存乎義以先乎道義之以鴻鉅而不可憾清之以纖微而不可入天君泰定而淳榮不足以攫寧運經綸行變化其孰能當之即此是先知先覺真境相湯救民本領全在此。○又口伊尹聖之任自不肯以耕稼終未可謂不遇湯終不起也但任大者就決不荷就荷者任決不大夏尊時實有不借資於湯意蓋尹志在天下一出必做得時雍風動事業方好湯國止七十里耳幡然以下旋思堯舜不世

期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三

出無天下卽七十里亦可故去就間其覺躊躇蓋伐夏非湯意亦非尹意尹自任救民既不忍釋而桀又不可輔故五就湯五就桀不得已乃決計就湯伐桀故湯終以伐桀爲慙而尹亦云朕祇自咎也湯崩嗣王不顧放主不避然想由他平日自一介至千駟天下其不苟處自信於心而亦共信於天下故能如此若謂孔子無意無必渾然不露五就之事亦或不爲孟子不見諸侯言必稱堯舜自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頗似伊尹然處齊梁去就全學孔子所以與尹不同道。○愚謂尹還魯時實覺得時未可爲欲抱道以待待幡然而出又覺得湯求賢若渴必可與有爲及應湯聘而湯欲進之於桀

殊非尹出就湯之意但湯不自有其所待之賢而欲進之桀欲善桀以善天下此心真堯舜公天下之心尹如何可不往桀之不足與有爲尹豈不早知但此身既出必竭力替他挽回補救桀可幸而不亡與湯之行仁而王原兩不相礙湯爲舜桀爲朱以世其國可也到得桀終無可挽然後說湯伐桀把從古未有之事便做出來以終其堯舜君民之事然其本領總在非道非義斷不苟上。○一幡然頃上下千年世復百折前有古後有今上有天下有民內有己外有人多少吾字字孟子推想又加一己字總快出自任字如此二字十分於重振落就湯其不以割烹已不待辨監矣下接一吾朱

期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三

聞方用辨駁尚未指明割烹再接吾聞方實指明却又用反托末引伊訓証實自任正証實不枉辱若一枉辱無可自任矣。○思字緊承以覺民自任來民不覺即是不被堯舜於變時雍之澤豈無養民之事然只包在教內說。○行潔身方潔或言行不妨汙只要心潔此卽枉辱一路心術。○尹生伊水之上故以伊爲氏尹其名或曰名摯尹正也以爲正官故稱尹湯倚之以平天下故號之曰阿衡阿衡衡平也湯有天下官冢宰故又稱宰衡太甲尊之爲師保故又稱保衡有莘在今陳留卽古空桑地。○牧官孔書作鳴條謂湯與桀戰地在安邑郝解牧官桀官名言天之誅桀由桀自作攻伐愚謂牧

宮湯祖廟湯爲牧伯故祖廟稱牧宮周文武爲牧伯故祖廟亦稱牧室古者大征伐必告廟而出反亦必告廟此造政自牧宮是告而出武王既事而退設奠於牧室是反而告

孔子章○好事是當時身干進之人他屈身而進便誣古人以自蓋○於衛所主有實証於齊無實証故又引當阮以明之見衛寵倖莫過彌子他尚求孔子一主不得何況疽環當阮尚必擇賢何況無事○史記顏雠由子路妻兄則彌子謂子路亦以姻婭一體雖由可主已何不可主且見信於君頗能效力情詞款曲子路自不得不以告孔子曰有命只答可得字不答主我字絕無拒絕之辭却已使人自述○孟子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人看得命字空虛故實指出禮義字進以禮即是得之曰有命退以義卽是不得曰有命有是天命卽有是禮義但禮義禮義便屬人緣說命便屬天庸妄人與他說禮義他總不信與他說命他便也沒奈何了若聖人則先天弗違後天奉時禮義卽是命更何分別○不言無禮者於禮道齊環原無進法禮不待言也○司城宋官宋以武公名司容故改爲司城他國無有是貞子宋人也邵二泉謂貞子先仕宋時出亡爲陳侯之臣李岱雲謂或先仕陳後仕宋爲司城而死諡貞子耳陳侯趙註名周郝解夫子米陳當魯公之六年魯公懷公于名趙孔子居陳三年復適齊魯公二十四年楚惠王滅陳

弑晉公是歲孔子卒於魯然則貞子固與陳侯同死國者故生稱爲周臣死諡貞子周忠信也言爲陳侯忠信之臣恩接三說俱無嫌好並存之○主顏雠由牛節是案孔子進牛節是斷川反跌主司城貞子節是案吾聞節是斷川直決○觀近臣是實觀遠臣是主若雍疽齊環之爲小人亦不待主之者爲何人而後知之也

百里章○好事者所云不是謗毀聖賢總是扯來爲自家汗辱解耳正爲百里能顯君稱後故要扯他來此處賢自不必多說故庸人節只爲智字立案生出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一句作柄不可諫一折而去之一折之秦又一折辨駁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意乃蒙之秦一折內相字生出賢字秦又一折必知食牛以干主之汙放在前用反筆必不肯自需以成君安放在後用正筆○左傳晉滅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降秦穆姬楚國先賢傳百里奚字井伯楚人史記奚耻爲滕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故輕贖之以五羊皮既歸因授以政人因號曰五羖大夫韓詩外傳則曰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還於齊自賣五羊皮爲一戰車人秦鄒陽則曰奚乞於路穆公委以政說苑則曰秦穆公使買人載鹽買人以五羊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觀鹽見牛肥曰在重道遠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陰先之

以身穆公知其賢謂公孫枝枝以上和陳之或曰萬者萬息也息父則不悔三萬乃用之矣因萬妻叔曰臣困於齊乞於諸人遂叔收臣臣欲事齊無知妻叔止臣臣欲事虞是叔又止臣臣兩用其言得脫不用及虞執孟子明言虞人則言齊人楚人者皆非矣言不謀而去則未嘗執於晉迷於楚可知矣虞屬歌云初娶我時五半皮爲人食牛乃少年最貴時事也矣少年欲進得妻叔屢止之列年七十則所親於世變已幾有孟子年已七十矣則矣少時事自可見持未至厚身耳○孟子於伊尹百里奚都將通身來較於孔子只就事作駁尹事遠人不知其詳矣伯臣易資人口云若孔子自人

知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去

人知其聖也伊尹聖之任故作辨處本英采孔子聖之時故作辨處亦寬平矣只伯臣耳故但說此決不至此此之謂立言有體

四書約言

任啓運著

萬章下

伯夷章○此舉孔子以立作聖之極上四節爲清任和時四字作案下乃斷之大成節見孔子包乎三子巧力節見三子所以不及孔子○首節耳目二句言其身之清以下言其以己之清望人之清都就他心上說不忍居三字是骨待天下之清用反筆照出清字○次節述其言推其心相問而行治亦清用反筆照出清字○次節述其言推其心相問而行治亦清句亦是也趕出自任何任字用明點正點○三節其事其言其心一滾寫出不忍去三字是骨和字只暗含○四節爲時字難羅列故只以四可以虛衍而太虛又與上不稱故先舉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去

二事發端○要形容隘與不恭便下不屑字要形容聖之清和便下不忍字不忍者仁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夷惠都下聞風者句便見師百世有餘而已之願學不在此伊尹下其自任何便見與已有同有異孔子獨樹孔子也句便見神往於斯○四節俱要一氣讀纔見得聖處若如次崖層層割截便全不見得○聖是諸極之名而朱子以資稟之間爲然者蓋他資稟偏在一路而工夫都只向這一條路走做到極頭地位也只是這一路到極頭若從一人論則可謂清之聖任之聖和之聖合數聖人論則別爲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呂氏非以清任和爲聖○一更謂清任和露出在聖外尤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大

謬○夷惠偏處易見伊尹用金極似時中然終不得謂聖之時者看非子而誰等語便見他○有任的意思與孔子終是不同孟子舍我其誰與伊尹極相似然惟願學孔子故於此等氣象偏處看得出來故此任字非孟子斷不下○上三句之字快下一句之字遲蓋清任和○耳目易見時字品目難下也看上有一孔子也來下又有孔子之謂去穆然思畢然望多少沉吟○集大成明是說樂却未露出樂字巧力明是說射却未露出射字總是一言難盡意溢於辭○集大成也此六句明樂之說集大成始條理四句方申孔子之謂○樂必先金聲者古人作樂必先定律依律鑄鐘天子備律必十二鐘其用之各有所取如圖立以圓鐘方澤以函鐘宗廟以黃鐘此爲宮以一鐘起而爲徵商羽角四鐘應之逐漸去商音不用其應者三諸侯不備律如周初賜衛以大呂晉以姑洗則爲官者止一律耳大夫無樂賜則有鐘磬如季氏作林鐘必是僭樂故鑄此鐘而此一律之鐘又有大有小大曰鐘小曰鐃儀禮大射昨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鐃西階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鐃國語言大鈞以鐃鳴其細鈞以鐃昭其大想金奏之樂則先擊鐃鐘笙奏之樂則先擊笙鐘以爲之始而於其中樂聲尚宮商之大則鐘反用聲之小者以平之樂聲尚角羽之細則鐘反用聲之大者以平之也八音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支

樂無餘音故用以節樂其終則擊特磬晏然而止若其中則編鐘編磬未嘗不與各音參雜其中也又金聲玉振惟大成之始終則然若中間節奏則常用祝歌舞之將始則先擊鼗所謂合止祝歌先鼓以警戒也○之字指衆音已有條理意而字見振由於聲已具聖由於智意但未明言下申之耳○條者聯屬不絕理者分辨不淆即所謂綴如綴如也此二字最重若三子則如一音獨奏豈無始終只少這條理○集大成孔子不曾去集那三子之長只是孔子做來三子自包在裡面○禮主射三侯九十步諸侯二侯七十步士大夫一侯五十步射無之百步之外者此言極遠以喻聖也○末節虛齊謂主孔子而三子之不能全自見言外楚室謂孔子分上若不得力字兩衛字明指三子愚謂孔子分上固着不得力字而統就聖之所至說則力字未嘗不可譬之其至爾力二句固指三子然聖智蒙上文說下則說三子之不能兼正見孔子兼之不可及耳○三子亦不是全無巧只巧不足故見處偏到處亦偏○孔子知處不同故行到亦不同此究竟視其發初也統而具之不同故時而措之亦不同此大用視其全體也

班爵章○此舉周室班爵祿之大綱立王制之極其次上章者天德全王道行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故爵皆天爵祿皆

天祿惟賢德有大小故統治有廣狹而爵因之有崇卑祿因之有厚薄自萬國之君至五家之長其崇卑厚薄悉奉天以衡之非天子所能專亦非天子所敢私也後儒勸說到制防去愚謂不時禁防天下固非即說先王公利於人亦錯○略不是闕略不全之謂略是大綱詳是細目大綱大法聖聖相因若其間細目便是所損益者聞其略則與時宜之百世可知已孟子於此特稱軻也惟天惟聖察然昭對○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略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略地方千里節通於天下下四節施於國中耕者節是班庶人在官者之祿之法○公侯以下之爵天子班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辛

之天子之爵謹班之自天班之也即此一句根本已正漢儒作王制不以王與君并列爵中即此屬後世人主自尊好大私心而本領已失矣○公者平正無私侯者候民心之順逆而平其政伯者以仁長人子者以愛字人男者任也爲民任事師者治事有節大夫大扶進人士事也爲君執事凡君之爵其義皆主於爲民臣之爵其義皆主於事君然君之事在爲民則能愛民卽以事君也○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爵從陽君道也天子之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諸侯之祿四命爵從陰臣道也天子之公卿大夫出封皆加一命變而從陽也天子之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士卑無嫌故

始以陽爵命之也大國之上卿三命當天子之上士故入天子之國稱士大國之下卿次國之上卿再命皆天子命之小國之上卿次國之下卿大國之大夫一命皆自其君命之○君宜尊故男從子三爵共一位臣宜卑故詳於下士一爵分三位○天子有三公三孤不言位六卿兼之大國一孤亦卿兼之也天子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圻內諸侯則二卿○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其數各三倍加之九卿卽三孤與六卿也○周禮天子止有中下大夫無上大夫蓋卿卽上大夫也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辛

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入蓋上大夫卽卿而又兼中大夫也天子之卿之下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各二人諸侯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各一人司馬之下有一人無事爲小宗伯行軍爲小司馬司寇之下有小司寇小司空各一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此五人中又分小宰小宗伯爲上餘三爲下故王制云小國之中卿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也○天子六卿五家爲比比長下士五比爲閭閭胥中士四閭爲族族師上士六遂降一等五家爲鄰鄰長不命五鄰爲里里宰下士四里爲鄉鄉長中士五鄉爲閭閭長上士侯國與六遂同○方千里者縱橫皆千里乃一

百萬里爲田一百萬井也。然建國皆因地勢無不然。可方之理如周西都。在雍州方八百里。八八六百四十。東都在豫州方六百里。六六三百六十。合之則方千里也。方百里者。縱廣皆五十里。爲田二千五百井也。周禮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三百里。男方百里。按方五百里。則二十五倍於百里。卽方百里亦四倍於五十里。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斥大四方之地。又加封。恐無此理。周家封域視唐虞所祿有幾。而頓加至此乎。愚謂周禮文誤。當云方百里。五方百里。四蓋唐虞萬國。周初千五百國。則可通耳。王伯厚云。百里正封也。五百里廣封也。并附庸在內。此則誠然。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章

如任宿須句。顓臾之類。皆魯附庸。蓋百里論故。論語以爲遠人。就方百里五論。故又以爲邦域之中社稷之臣也。○民功曰庸。古者述職。皆以民功爲重。如詩所謂云。歲事來辟。稼穡區解是也。鄭謂公無附庸。恐其國大僭過。僭附庸九同。伯七同。子五同。男三同。如其說。則公之封域反小於侯。伯必無是理。若謂宋以南後爲公。恐其地太更屬私心。愚謂附庸初無定數。慶地創地大半就附庸上推。後其間有先屬此後屬彼者。有自附庸升爲子男。如鄭小邾。有自成國降爲附庸。如紀季入齊。卽巫屬魯。自大夫采地升爲附庸。如宋之蕭叔。雖春秋變制。然古必原有此法。但出於王命。與強侯自擅異耳。又鄭

謂附庸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如鄭父名者方二十里。如鄭人氏

者方十里。如介人此則或然。但孟子已不詳。鄭又何據耶。○

王制言天子內諸侯。祿外諸侯。嗣朱子據此。謂據土傳世。殆

周禮之末失。愚謂如周召畢原。皆周初定封。豈是後來僭據

劉單溫樂皆傳世日久。孟子明言仕者世祿。豈會奪其采地

又別與人。蓋開國時。卿大夫采地亦分授一定。但其子孫賢

則亦居卿大夫之位。如左傳劉文公單襄公之類。不賢則但

食其邑之祿。而不任卿大夫之職。有事則亦使之。如武氏之

子仍叔之子之類。所謂祿卽世食其邑。其不若外諸侯之嗣

者。其甲兵必屬於司馬。其政令必聽於司徒也。若後王之子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章

弟則不得封。成康以下。惟封一鄭乃以桓武之功。特封耳。周

初亦有以外諸侯入相王室者。則加一湯沐之邑。其祿仍取

諸其國中。若歸其國。則湯沐仍歸諸王。其非世族。亦不過爲

鄉遂之吏而已。或晉秩至大夫。亦但如其祿入與之。初無采

邑。若卿大夫亦止食卿之祿。公孫之爵不爲位。故亦無祿

○趙氏曰。三等之國。由鄉以上。其祿寢厚。不爲之殺。則地之

所入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寢薄。復爲之殺。則臣之所養

不能自給矣。愚謂祿從地起。自庶人在官。遠倍而上。則卿祿

二大夫自是正法。但國愈大。則卿之事愈煩。故三之四之。每

進而厚。而君祿之隆殺亦卽以卿祿之隆殺爲度。殺非先

定大國之卿祿而遞殺之也。○諸侯之夫人世婦應自有祿給之不在十卿祿內。○周禮言公食者半侯伯食三之一子男食四之一。此蓋通國諸祿之數言之其餘供喪祭賓客朝覲之川若祭川數之仍喪用三年之仇是也。○諸侯命卿若高國之類則開國自天子命之其邑爲所世有後有功德當受邑亦當請命天子而後授之若季孫之有費孟孫之有成衛孫林父之有戚晉欒氏之有曲沃趙鞅之有晉陽則或君之私子或山臣之自擅非古矣故孟子於侯國之卿不言受地。○庶人在官有視九人八人之差下士皆視九人無差。○周禮府最少吏胥倍倍之徒有數十倍其數者則府必食九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章

人史胥在食八七人之間而徒不過食五六人可知矣

問友章。○萬章原只問人交友之宜孟子故先以三不挾平登與滕更章相似因當時諸侯王挾貴者多故因說不挾貴一句叠叠推去。○挾貴的不好人亦知之但人來尊他他便極謙下若人不尊其貴他心裡便老大不然而挾之心隱隱動於中挾之形髮駸見於外故說獻子不挾必極之五人無獻子之家。○費惠公薛方山謂懿公孫費齊父之後非也按左傳隱公元年費伯帥師城郎二年司空無駭入極費齊父勝之杜註齊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又言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則費前爲齊父之邑後爲季友之

邑矣後春秋所書城費歷費皆季氏邑也豈齊父之費至子思時尚存乎若齊父於隱公時卽別爲小國則春秋二百四十年何絕無一事見史冊耶愚疑卽季氏之後僭稱公耳。○師子思友顏般是友字中又分等級順息事我不是輕他古者君使臣以禮卽事我亦原有禮在於此上面爲友爲師等級愈覺分明不挾貴意愈見。○兩非惟明恭順遞一然字逆折暗渡乃文法之變其天位治天職食天祿如堯之於舜正是王公之尊賢養士謂引平公正取其不挾貴不重駸可謂憤憤。○楚望云士位卑薄不得專爵土故有交際饋養大夫便得薦人於諸侯諸侯更得薦人於天子但諸侯之祿位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五

章

亦天子昇之未便能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故必以天子爲極也王公卽天子。○館甥鄉引儀禮公館賓謂詣其館曰館尚見是舜來館甥是堯往愚謂館字從官從食設官以事之若九男百官食以養之若牛羊牛舍廩總該此一字中亦養舜乃是養往。○迭爲賓主時解謂當重堯之賓舜此非也舜若不敢賓堯是舜意中有堯之天子堯若以所養我者原我所

有是堯意中又有其能養矣此處與無獻子之家照看須寫得舜亦若固有之纔見是不挾貴之至。交際章。○萬章意思只在取之於民猶樂也一句孟子意思只在爲之兆句章見孟子不見諸侯守已甚嚴而於諸侯之饒

美

下交道接禮即  
藏此二字中

兼金

一、

馬牛羊  
犬雞

孫富立而私諡之也

爲貧章。此爲當時遊說之士托於爲貧而居尊位享厚祿者發。蘇秦言安有說人主而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行儀范蔡邪僻不然。看仕非爲貧也。起立平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結人意已了。中間說爲貧而仕尚須稱職。正見高位之稱職愈難。斷非爲貧所可居耳。非爲此種人開一方便法門也。而有時乎爲貧。句是轉開。不是轉合。然正可於此見聖賢設身處地。曲體人情處。爲貧者兩節就他說。爲貧上替他斟酌量情。理又援個聖人立之則誘人爲善。減意思至。○會計當年半長爲貧。卽當盡爲貧分內之道。

言朱註以廢道二句是說爲貧者原非竊祿之官又何得居尊富之榮而反以廢道爲恥。卽其說當改朱註。故非竊祿之官則不當以廢道爲恥。句不例意不背。且此節句法與不得而非其上節一樣。可謂齊王之非不在不與民同樂。只在爲民上乎。聖賢立言多因時而發。孟子之時以卑位而高議。不道者何人。煩孟子諄諄致戒耶。○抱關卽司門司關之類。掌管諸司皆閑者。舉柝如挈壺氏之序聚。模比閭氏之比。至樣掌夜巡者。委吏卽委人如鄉里之委積以恤民。雞閭里之委積以養孤老。鄉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驛旅。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其出入之數所當會計。但積大面。

委小耳乘田周禮無之愚按乘節句也四井爲邑邑四爲鄙四鄙爲甸車乘馬牛皆出於此必主民所共之車馬而謀其蕃息也周禮牧人掌六牲牧師掌牧地國人掌牧師

不托章○前三節從士一而說後三節從君一面說以分則士不特不敗比於失國之諸侯并不敢比於任職之大夫以德則君不徒養之又當舉之乃盡尊賢之道重王公尊賢上○托是久依之而不去中國授室養以萬鍾如當時養下三千是也此不以君命將而萬鍾則有常數矣章因孟子不肯居此故以爲問諸侯出奔他國本是大國則當養以三萬二千畝之入次國則二萬四千小國則萬六千以其君也故不可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等

以君命將之士之托本不比於諸侯之托但不以君命將而有常數則與諸侯之托無異矣饒與周與賜皆以君命將之但賜有常數所謂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也周則偶然歸其數甚少但足免死而已饒以禮來本不比於賜之周但以君命將而無常數則與賜之周無異也士而未仕不過庶人故惟比於庶民乃敢受之此君子之循分以自安也若君以爲賢而養之則不主於分而主於德矣可使之僕僕五拜乎此繼粟繼肉之禮所自起也君詔有司繼之未必無常數但非班祿之額即謂之無常數耳賢者受之亦未嘗不知是君使施送來但不以君命將之即可不拜耳養節饒而異者

饒暫而養常饒必以君命而養惟始一稱君命也養似托而異者托有常數致之言數而養不言數托全不以君命致而養始一稱君命也俗雲謂養聽賢者之需不爲限制愚謂君子自處有道豈漫爲無厭之求乎○子思既不悅矣而猶拜受想只微示之意欲他悔改仁之厚也終不悟矣乃指其失而卻之義之正也既不受矣而猶北面再拜禮之恭也於此看聖賢是何等氣象○養而後舉即學焉後臣之意蓋不舉則無以展布所學而成仁覆天下之功而不先養之亦無以假象從容而受其啟沃之益固不是先姑養之確見可用然後舉之之謂亦不是先順適之待其喜悅而後可順以事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等

不見章○不見諸侯有我不往見即君召之亦不往見意章本重召之不往上但未說明故孟子只從分之不敢見說起迨章再問方就召之不往之故詳言之蓋士而未仕不過庶人就分上論自當以庶人自安君不知其賢而召之役即當以庶人之分往役也若君欲見之而有所咨訪則已知其賢知其賢則當就德上論不當就分上論小德則友大德則師如子思者友之且不足况可比於不賢之庶人而召見之乎○多能即賢中之一事恐文氣單弱故疊此一句古人文法多如此不召師欲見賢不可召只一句話不分兩件并非互文

○東委云豈不云云子思說不出的意思得孟子而發明却妙是孟子說不出的意思借子思爲吐露又云虞人一案對子思以大人之招數句對豈不云云況乎對而況可召又云以皮冠句本說完增庶人士大夫漸引漸遠以大夫云云忽然風飛雲駕況乎句瞬息復還故處交法奇絕○俗雲云引子思重君不可召士引虞人重士不可應其召事雖兩引意只一串○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遂承未聞欲見賢而召之註欲見賢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前後闢準甚明孫右謂招之便是待以不賢遇矣賢豈不可招者越國而聘以幣在國而造其處便是賢人之招俗雲謂此不賢屬君若欲召賢

便是不賢尤謬○君子出處進退總以一義爲權衡義無方禮有定義通達萬變故曰路禮變肅有界限故曰門禮因義而起未傳質爲臣不敢見禮也既傳質爲臣則不候駕而行禮也居賓師之位則可就見不可召見亦禮也因其所處之地而斟酌進退各得其宜之謂義要知爲賓師亦有往見之時如孟子將朝王是也但王來召則不可爲臣亦有不可召之時如太公校丹書卽武王西面太公東面是也但以其官則可召以其賢則不可召故曰當其爲師則弗臣

尚友章○要看謂萬章字千古知人論世只有孟子一人看萬章自舜往于田以下多少章可見他也有這意思但論來論

去總不免鄉人之見緣他識見低胸中沒有道謝道理從何論起所謂身在堂上乃能辨堂下之人若并未得其門更何從辨起但這識見低又緣於立志小孟子生平願學孔子四字把孔子立定綱宗如登泰山自小天下觀海自難爲水然後鄉國天下古今人物偏全大小自無遁於心目之間如夷惠之清和未嘗不可師百世而益與不益却所不由尋常鄉曲中人一行一言之善亦未嘗無可取譬之旁銅碎鐵入吾爐轉便能煅出精英作九鼎龍文之用蓋吾願量越大則所取越多所取越多則精多物宏其成就越難量矣不然我不曾有個權度何以論世知人我不曾有個立德根基何以便

能善盡一鄉一國而讀盡詩書亦爲元城之玩物樂品評不爽亦爲端木之方人又其甚而惟庸故妄如李贄之所論斷自謂目空千古不知只做得一個無忌憚之小人○頌詩讀書學者所同不能知人頌讀何益然何以能爲一鄉一國之善士畢竟也從頌讀來見到這一層便做到這一層見識日高踐履亦日進一級推一級進進自不同耳不然未知善焉知取不知世焉知人

問鄉章○貴戚之卿不但同姓古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二小國一若齊之高國宋之華何衛之孫寤其始也受命於天子以共治其民其後又受顧托於先君則以天子之命



行廢置以先君之靈易樹子因其義之所得爲亦其理之所不得不爲者也若異姓之卿自士庶起孔子司寇於魯孟子爲卿於齊則道不行有夫而已○君原爲民而立以嗣守宗廟奉社稷者也至於暴虐其民使之怨叛則國必亡亡則宗廟不血食而社稷亦爲邱墟則釋一人以莫安斯民而奉宗廟守社稷止大臣憂國之至計也後世君霸臣誦國無師保則然於民上以縱其淫視其臣如奴隸以爲莫如余何也而欲爲以去其可惡可誦孟子曰臣不敢不以正對此正論也而後世乃以爲警君之權論何哉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五

語

四書約旨

任啓運著

孟子

告子上

杞柳章○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孔子之論性不過如此性善之說却始於孟子當時與孟子分門角立者實繁有徒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乃孔子所謂習也與性何當焉有性善有性不善即孔子所謂不移者要亦氣質之性之中萬有一人耳何足槩天下之性故是二說猶易辨也惟告子生之謂性無善無不善之說其淆亂最深蓋天地一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一

積氣之區耳有是氣卽有是理原不分兩件氣之由靜而動陰生陽也物之自生而成陽生陰也陽動故其理爲健陰靜故其理爲順由是分之而陽之稱爲木木主生而仁之理具焉陽之盛爲火火外明而禮之理具焉陰之稱爲金金主斷而義之理具焉陰之盛爲水水內明而知之理具焉陰陽之冲氣爲土土主厚而信之理具焉然發生者木而枯朽者未嘗非木溫煖者火而焦灼者未嘗非火裁制者金而虐殺者未嘗非金明潔者水而濁濫者未嘗非水敦厚者土而滯穢者未嘗非土其氣皆旋轉於天地之間而稟而受之者遂不能無偏全清濁純駁之異夫由天地之生物而論則運行不

息皆生氣之自濫此其中安有一毫之不義故曰繼之者善也繼之者善則成之亦宜善矣而子不言者蓋說到底則已有所稟受者在即不能無偏全清濁純駁之不同稟其全者為人稟其偏者為物稟其清純為賢知稟其濁雜為愚不肖而既生有耳目口鼻離離之具則食色之欲又紛然雜出乎其間此孔子所以曰成之者性與繼之者對待而別言之見性之已不能純乎善故曰性相近也然人即不無極清極濁之異而究其全而受之者終與物不同如人之耳目能聽能明物便不能人之手足能舉能重物便不能人之口能頤詩讀書物便不能若惡稷能言惡鼠能耕不過什一之於千

孟子卷之六

二

百耳人極不孝畢竟他向知有父子若禽獸則初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久則并母忘之矣人至孩提畢竟他知有君臣若物則惟蜂蟻知之餘不知矣人至淫亂畢竟他知有夫婦若物則惟雌屬知之餘不知矣蓋物止知有食色而不知有人倫即知之亦止得一件兩件而不足以盡其餘此人之性之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非直異之於理亦直異之於氣也告子全不知有理而於氣上亦看得粗但見得人無不甘食悅色者遂以此為生而具之之性不知若專以此為性則禽獸亦知飲食亦知有牝牡離離人與物何異哉○告子不是真要去兩仁義只是他看得性輕說天生來那有好人

為仁義須是人去為之耳如荀子極勸人好學而以性為屬且語子思孟子性善之說為亂天下意亦如此不知如其說則做成桎梏杞柳之生意已亡做成仁義人之生意已亡人就不要安其生適其性何苦隨你做這矯揉造作害性亡生之事耶豈不是把仁義禍了○告子以仁義為外而其所尤以為外者義看第四章可見故下雖帶仁說而上句專以義言○孟子就他為字生出順與戕賊兩路與他商量故蓋為亦有順而為之者若率其性之自然而為之則率性之謂道即言以人性為仁義何害今以杞柳為桎梏為喻則桎梏之為必不能不戕賊杞柳然則仁義之為亦戕賊人豈不曰戕

孟子卷之六

三

賊性直曰戕賊人者因他說杞柳以氣之成質者言也杞柳與人都是有生之質就質上說便坐定戕賊一法了○流水章○朱子云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指人身之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始而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者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譬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說之偏於惡也則又變為流水之喻以明其但能知覺運動者初非有善惡之分愚按此非告子有所悔而還他道我前見屈只是比喻得不好其實性無仁義之說確不可移如水之湍決東也是人決西也是人性本渾淪為仁為義也是人為不仁不義也是人知人之為不仁不義不是性則知為仁為義也不是性矣孟子就

他東西字換出上下字見決東東流必定是東爲下也若東極高卽決之能東乎決西西流必定是西爲下也若西極高卽決之能西乎又從決字生出搏躍激行極水可上之勢究竟還是無有不下則極人之爲不仁不善究竟還是無有不善

生之章○朱子云告子以孟子爲猶未喻已之意也又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愚按杞柳之喻以生之質言故其說易破至此則上探其原矣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乾靜專而動直是以大生坤靜翕而動潤是以廣生卽子思曰天命之謂性何嘗不是生之謂性然孟子逆知他所謂生必不是指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四

天命之謂性必是指那知覺運動之氣故探其意而以白之謂白爲訓既凡白皆謂之白則凡生皆謂之性而人與牛犬無別矣○告子本意生字專以人言未便想到混人物於無殊然既謂凡生皆性則牛犬亦生不能謂牛犬不生卽不得謂牛犬非性矣○白羽白雪白玉皆白之類牛犬人皆生之類之白卽之謂白三字之性卽之謂性三字以上白字作稱述非以下之白字見本質各不同亦非○論天之生物大化流行物與无妄此理之同也人得氣之靈物得氣之蠢此氣之異也論有生以後則知覺運動猶人與物之所同仁義禮知之稟則人與物此又氣之同而理之異也然人之所以

能具是理者畢竟他形氣生來不同看人之知覺運動都靈物之知覺運動都蠢此又理之異原於氣之異也告子見地粗故只取例便罷不曾細與他說若細分之則人性又有許多差別物性中又有許多差別如牛能耕而不能守犬能守而不能耕孫賓言犬性金商牛性土畜是也

食色章○仁義禮智雖皆性之德然仁智多內藏禮義多外見蓋仁者本性之全德言其體則渾然之內義禮知無所不包言其用則愛是他發出第一個萌芽但此萌芽發到底還是在內的到得耐其愛如之何而可行已著義上去了做得無過不及恰合愛之宜已著禮上去了主於智則就吾本心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五

之明而一發而出者在此把外面許多事物之理都收拾進來以待時出之用亦在此故朱子於仁曰心之德愛之理於義曰心之制事之宜仁義自內而外之序甚明則言仁內義外亦不得遽斥爲無理故孟子亦必反問之使之盡其說也若告子以食色性也一句領起則不特義外全不是卽仁內更不是蓋仁所謂內者心之德也今以食色爲性以甘悅爲仁以食色之品節限制爲義則甘食而至於終見悅色而至於接處子其甘悅亦可爲仁而私欲橫行畏品節限制足以苦我而盡決而去之將墜防一潰而狂瀾不可復制矣後來看人之曠達謂禮豈爲我輩設者便是此議論其害遂至於

神州沉陸可不懼乎。然孟子但就其義外窮詰而不及言其仁之非者。蓋仁內之說說來猶爲近似且使彼果知義之非外則欲得其防而所謂仁者之非仁亦將有以自見也。○彼長而我長之亦不差但他只重彼長二字故以爲非有長於我耳。○白馬四句看他猶被白一譬見長不可以白譬白馬白人不是長馬長人不同固可見義之權衡然此意不甚重只以長馬之不做挑長人之必做起長之爲義且謂二句破他彼長云云見以彼長爲義則義在外矣以我長之爲義則明明有長於我矣如何又說非有長於我乎。○馬之白人之白三字連讀上白字是稱之爲白○白馬白人豈誠不異只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六

沒關係要姑如其說耳。○告子亦知長之者爲義但他看長之甚輕只道他是個年長的意思他心裡全不曾有個敬的意見在故以白爲喻孟子以長馬之不敬挑長人之必敬要醒他知敬之良心而他猶全然不悟言彼弟不能使我必愛彼長即使我不得不叫他長是長之原由於彼長而非有長於我也他於說仁實下個愛字於說義偏避却個敬字即此可見他是通詞孟子即從他愛字生出個敬字即從他楚人之長換出個泰人之長他以仁之內辨義之外鑒分做兩樣孟子即以仁之內証義之非外偏紐做一團見彼多即使我不得不善難道以爲爲悅者也非有善於我歟知愛之非外

卽知長之非外矣。○朱子云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告子便休不會說盡道理又云孟子闢告子處亦傷急非特當時告子不服連後人亦未理會得孟子意思愚謂此不是孟子疎亦不是孟子向氣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急切裏他詳說亦無用只如此駁倒使他自思耳若告子肯與孟子細細講教來則孟子自然與公都一般細細與他說

孟子章○孟子開異端息邪說欲以教天下萬世而疑之者偏出自其家之子弟此可以見異端之易以惑人而作誓以明道之誠有所不得已也。○行吾敬吾字下得鑿鑿正體會孟子長之者爲義之旨來季子却說告子意又翻進一層告子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七

泛言長就外面同處說季子分別彼此却就外面不同處說告子說外面雖長之我心裡原不曾長之就當下接待處說季子說我卽有長之之心到底不能不爲外所奪却就後來變遷處說所敬在此而而不先之是吾敬不能行所長在彼而敬不屬焉是所行者又絕非吾敬其說視告子而加辨矣。○敬叔父敬弟下兩箇敬字換却他一個長字爲下斯須庸敬兩敬字生根泛說來似與敬伯兄酌鄉人之說無異挑出他在位卽鄉人在賓位與弟在尸位亦非季子所不解只在醒出庸敬二句來庸敬在兄則卽敬有不行而吾敬固在於此可識未發之中斯須之敬在鄉人則卽一酌之敬又未

嘗非吾敬之行於此可見時措之妙且此斟酌其爲庸敬爲斯須者詎非吾心自有之權度乎則義之在內審矣○同一因時制宜也見得制宜處重則是在內說得因時處重則又似在外季子卽從敬在見敬在鄉人翻出兩個則字以爲因時者敬果非吾所得主不道庸敬斯須之敬其制宜者敬因吾所自主公都子就他兩個則字變出冬日夏日來畢竟一歲之內飲湯之時多影個庸敬飲水之時少影個斯須之敬所因者時而因時以制其宜者吾也則義之在內更明矣○徐子尾云告子以長之同者言外故孟子亦以耆之同者言內季子就敬之異者言外故公都子亦以飲之異者言內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六

八

公都章○東委云自篇首至此合作一章看連章駁告子而季子又衍其說者故并附之再合諸說一齊掃蕩歸結處接引詩詞折衷孔子作一重大結束○告子本意只是個性無善耳恐怕人捉他破綻索性說個無不善通而立於虛使人直無從究詰較前把柳湍水諸喻更無迹象食色爲性之說更無邊際後來蘇氏謂孔子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自孟子道性善而中與一支胡氏纔說善已與惡對非本然之性都墮他圈套中至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則顯然奉以爲宗旨矣○韓子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而性之品三上焉者善而已矣中者可莖而上下下則惡焉而已矣是三品只指

下兩節○性無形如何見得他善不得不於情驗之而情又未必皆善故著乃若字則可字乃所字多少吞吐○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雖是情可爲善未發謂之中亦卽情以見性意孟子淵源從此出○情者性之動也其情其字指性程子曰性卽理也惟從性上發出來故卽可以爲善若從氣上發出來則可以爲惡者多矣蒙存以其字指人求的○爲善與下爲不善一例雖不是用力字然亦是人爲之虛語言只如謂之相似非○邱月林曰性既是善則無善無不善之說非矣性本但可以爲善則不可以爲不善之說非矣人性皆善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矣○若夫爲不善幾幾欲說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六

九

是才之罪矣下句救轉又多少吞吐○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故人有善惡如此則人爲不善豈不是才之罪若從性看來到底不關才事盡用之惡而能遠豈用之善而反不達乎然人用之惡而盡量做去緣他稟受之氣既邪而貪財好色之心又乘乎欲而爲之主也他用之善略一發見便阻隔了只爲他於此不會有志○朱子云情是性之動而有爲才是性之具而能爲又云才是能主張運動做事的大註言才猶材質而語類又言才就義理上說材質合形體上說愚謂心如穀種性是穀種裡面的生理情是穀種上發出的萌芽才便是萌芽上發出的力量以此發得出力量便能萌發

能實直到實堅實好實實實方是盡其才。若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皆不能盡其才者也。看下列以淳然而生至皆熟明降才之不殊可見至於目之能視耳之能聽口之能言則全屬材質形體上此便不能無不善的了。朱子下猶材質句正從才之有不善例溯上來見才出於性者必無不善耳。○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句申其情可爲善惻隱之心仁也。人句申乃所謂善仁義禮智八句申非才之罪。孟子他章多重情上此處似重才上蓋即一惻隱之發而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直到運天下保四海也是才所能。○岱雲云引詩關口說個天便見吾性之理原於天也。說個吾民便見盡人如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此無聖凡之別也。○有物是氣上事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有則是理上事所謂天地之帥吾其志民之秉彝是說性好是懿德是說情且四樣各分說有物又有則則不可云生之謂性而陷於作用是性之非有物即有則又不可云以性爲仁義而有待於戕賊之事孔子增一必字甚明而下句增一故字則可知惟性善故情亦善而由性而之情者即情還以驗性并可見人能好無一人不能好而性善而情善即情善而才亦善矣。○提出孔子專爲壓伏羣言。○下故字有來歷上故字無來歷謂惟知道故如此說最論紛。○總生不知道耳。

高歲章。○此緊頂上章非才之罪不能盡其才說來才者性之能心者性之府從才說到心亦以明性之善也。○類字只當善字與暴字爲對俗呼不肯爲無賴是也。爲暴爲善其能爲處便是才正從後面不同處看出同來。○楚麥播種而獲降降字既同是楚麥則播種之地時必無不同兩同字顧上類殊起下同類呼然而生至皆熟是楚麥之才以証降才非殊地有肥磽三句証陷溺其心麥唯失養故不同然則麥之才無不同也人惟陷溺其心故不同然則人之才無不同也故下以凡同類緊接。○東委云清出聖人語意略頓留下先得一層。○借龍子語足字引起口耳目。○口之於味詳先透出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先得字爲末節猶魯案如使一跌正醒殊字反証同字則何一正作詰問語使人自思至于一承期字對先得字。○惟耳惟目叠浪層波故曰總承不言足者口耳目有所期足無期也。○至於人至於心一意分兩層出義同然映同善同美先得字明應悅我心猶悅我口暗頂期於易牙聖人先得我猶善之我亦得之其悅當何如耶。○期之而能至於悅便是才。○理義即吾心之義理如何說我心朱子曰此說義理之在事者如人爲事自家處之當於理人莫不以爲然莫不道好緣人心都有個義理都好善都惡不善。○理者條理分明之意有一物便有一則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莫

不各有一恰好處義者斟酌其恰好處而如其分以付之故  
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爲本文兩也剖析分明而合衆  
只是一個心之所同然故又下體用之謂也湛甘泉改攸在  
心爲理是要把我的理去治物而無以盡物之性矣

牛山章○此又承上章陷溺其心來從心說到才亦以明性之  
善也○首節興起次節○東委云不是說不美勞頓一句反  
喝起令人思未伐牧前是如何又令人感既伐牧後竟如此  
又令人想倘不伐牧又如何過去未來現在俱具○近郊則  
伐之者便喻欲之易溺大國則伐之者多喻泉欲之及下且  
且字正照此○東委云可以句一落非無句一起是以句一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三

落此豈句仍一起步步喚醒不曰亦有而曰非無倒從潛  
映出若彼字反對寄字指劃未嘗字正與寄字呼應可以此  
豈都帶詰問令人自思○次節笑用雖字蒙上未嘗有逆順  
振按○各斤明結牛羊暗應○且且且且且晝日夜夜氣轉  
如環旋如馳驚心動魄○心者氣之主氣者體之充日間能  
存其仁義之良心便連夜氣倍覺清明此心之能養氣也日  
間心汨於利欲連這氣都昏了到夜間心裡無事連夜氣便  
略清氣清則這良心便依然有以自見此氣之能養心也心  
之養氣者什九氣之養心者什二三譬如人家主貴盛則  
奴僕自蒙其福常也到急難時家主不足以自立而得此餘

僕尚足以相依變也但機平旦節且矣纔且即晝矣晝之所  
爲無不是放其良心的事則日裡氣非不息但息的隨手耗  
散必至夜纔見其息而此所息不敵其日裡所耗之多便如  
家主總不思自立以致禍患頻仍連這幹僕沒法支撐則惟  
有與偕亡而已矣孟子持其志是平時家主卓然自立無搖  
其氣是平時思養那奴僕語類夜氣上無工夫只去口齒好  
惡上理會非氣上不可著工夫夜氣未有工夫耳○好惡即  
情字見仁義必好見不仁義必惡良心所同豈止相近近字  
對下不遠字○却云好即惻隱惡即羞惡此非以好惡分屬  
仁義也蓋痛已之不爲仁義這痛處即從仁上來取已之爲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二

三

不仁義恥處即從義上來也○凡枉在手足不足以致死情  
在頭能絕人之氣而使之必亡此字下得奇慘格之反覆真  
有一日不死一日不已光景已即死也語類格如被他禁在  
這裡已如將已物失去分說似非○却謂無所用其心口放  
有所累其心曰格格似散亂放似昏迷格似有心故似無心  
分爲兩種非也愚謂放是生氣之日散格是死期之日迫單  
言心故曰放兼言氣故曰格○人食兩路判然人路上遠一  
步則獸路上近一步獸路上已走到八九分則與人相近者  
幾希矣到人路上去了九分八九分則遠禽獸不遠矣然孟  
子猶不直斥以禽獸而止曰遠禽獸不遠者人心一釐未絕

則此一燈猶是生路悲痛之極猶有望焉他人視之則直以爲禽獸矣故下直接人見其禽獸句天下不枯且有幾而曰人見其禽獸者已爲禽獸不自見而人爲禽獸則見之昔老姥湖將暗令訝籛曰君何忽爲魚籛亦訝令曰明府何忽爲魚是此景象○楚望云山言性靜也人言情動也惟有血氣爲有情若性則無物不有故山亦有性生物其性也孟子論性以木故借山喻性借材才喻木○王觀濤云養兼未失而保既失而復二意物不止人心山木而人心山木亦在其中○孔子只說心神明不測操存二句得失之易出入二句保守之難孟子引之纔見學者不可不養意○操存是學者分

陽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上

上事若聖人則不待操而存然如却解謂心可存不可操操似助長則又不是

無惑章○此承上章苟失其養來不重責王不親君子上故章首不敘明何王及因何事而發○從王之不知想出他是不專心致志之故卽所謂不盡其才也從他智不若人想他本非智不若人亦以見性之無不善也○仁義禮智皆性所有而於此章先說智者人心之靈莫不有知非是無以見其性也○東委云無惑乎似乍悟又似檢知眼前語具有深痛○易生未有能生不名何物空中指畫吾見亦罕方落王身上指明一暴寒之者至卽從正意關合喻意其如有前帶定未

有能生與無惑乎呼應○今夫爽又入一喻似另起似相承先說明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下用弗若之明微語意已盡又用爲是歟逆跌用非然也空濛反似不盡○上節深痛已極故此節以空濛足之只我轉智字絕不再提王字愈覺踴躍魚我章○告子於仁猶以爲內於義獨以爲外故特於羞惡之發痛切言之正以見義之非外而性之無不善也辨字暗發上章智字來○首節亦用興起法其就食言者亦卽嗜炙飲水之意○舍生取義乃人所同然原不待安排較量下文又添出所惡與所欲相對展出兩路來又生出莫甚與所甚反勘翻出兩面來這不是處生死者心裡有多少比較乃是從

陽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生

旁指出秉彝之良心人所必有然後用由是繼續用是故直落點出人皆有之爲末節本心二字作案耳○一單食節實証人皆有之萬鍾節陡轉我字高唱如高峯出雲於我何如吟喚如寒泉沁骨爲宮室三句層層病度似替他曲尋出路正是直逼入死路向爲今爲頻起頻落是亦不可以已乎冷語微敲此之謂失其本心抗聲直喝○受萬鍾不必定是不受嗜蹴之人而云鄉與今者恥嗜蹴是良心之所同爲宮室三者又陷溺其心者之所同也天下人比比如是故卽就一人詰之人何故如一却楚望云簞豆之嗜蹴自他人與之鍾之無禮義自我一之人辱我故取我自辱故達一也鍾自



利小萬鍾利大小者不一飽故易忍大者求欲取給故難  
忘二也嗟哉是粹然來而萬鍾是垂涎已久粹至者無心故  
直應久欲者積習故迷心三也嗟哉辱人於觀面故恒情難  
堪萬鍾乞哀於昏夜行同鬼魅正欲騷人四也人所以喪失  
至此只是弗思於我何如是亦不可以已乎正是要他思  
則得之矣○前章曰理義此曰禮義者理無形禮有則禮字  
只此一見後不復言者禮以義起言義則禮在其中矣○其  
辨處即是智平時有燭理之哲臨時加省察之功機辨得也  
不然一為萬鍾所動則昏然無知了不是他不擇他不向是  
非上擇只向利害上擇越擇越昏故曰是非之心智也

陽春約旨

孟子卷之六

朱

人心章○此章乃以仁義並言總歸仁上○郝解仁義有二  
無二體一靈惺惺一理渾渾為萬事萬物之生生活潑故  
謂之仁由此以制事裁物即為義蓋心為根本而化裁則  
但心宰於無而義動於有故以義為率由之路而以仁為主  
特之心其實一心也○仁字從人從二二者天地也人與天  
地合體謂之仁合天地言則天地便是個大軀殼人便是個  
面的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就人身言則軀殼便是個小天  
地心便是個面的人故曰仁者人也生生之理總在這理而  
無這點心則軀殼總是死的離了軀殼則這點心亦無以獨  
生故觀聽以體合小天地以成仁天地與體合大軀殼以成

仁○郝解放心有二二者皆情慾悠蕩無所用心一者散  
亂逐逐營營機巧百出朱子云靜時昏動時擾○東雲云雖  
大放則知求因其所為有耳故上先著一有字○知其為吾  
固有則求不知為吾固有則不求然知又由於思此與下章  
只說知大註補弗思而已句遂接前弗思耳矣來起後弗思  
其也去連各章書都有接連連雲之勢○或謂先求放心方  
可去學問或謂要求放心必用學問以求之二說相持實皆  
非也此章心字不單指昭昭靈靈的心亦不兼人心道心心  
字即是仁字君子之學正以求仁顏淵乾道便用克復仲弓  
坤道便用敬恕大學所謂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中庸所

陽春約旨

孟子卷之六

朱

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孟子所謂知言養氣各人皆  
不同氣候亦異入路千頭萬緒要歸總只一途不由學問何  
從求放心不求放心豈復成學問○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舍學問以求心他心也能不亂然  
他把心硬捉在這裡不特天地民物與他無與連自己耳目  
手足亦與他無與直是四制之禁鋼之桎梏庸人之放是放過  
告子之放是放置放法不同其為放其心而不知求則一也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不知義為知仁舍其路而弗  
由即放其心而不知求矣譬如雞犬知得路熟自然歸家入  
園非放出亦非放不然日從而招之雞犬亦病矣○此放心

緊頂上章失其本心似指不辨禮義而受萬鍾一種人居後  
然與告子只是一病告子以食色爲性充其說則官室之美  
妻妾之奉豈不緣食色上來○求放心工夫無盡無期但能  
如此則志氣日益清明義理日益昭著故曰自能尋向上去  
不然向詩書上尋求只成個玩物喪志向威儀上檢點又做  
個色取行違

無名章○此因上不知求而言○姚承菴曰人心本神於萬物  
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伸故借指之屈伸爲喻○楚望  
曰如不忍之心屈於所忍不爲之心屈於所爲養小則大者  
不得伸養賤則貴者不得伸若君子之內省不疚無惡於高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大

則常伸矣此之求伸不在人而在己能伸之者不在遠而在  
近却反不知故曰不知類

拱把章○此承上惡字又轉出愛字上二章以心言此二章又  
以身言者身之本在心喪其心卽喪其身也但人說喪身則  
知其害說喪心則不知其害故切言之所以養身全在心上  
下章始詳言之岱雲言人亦未嘗不曰養但知聲色以養耳  
目者欲以養口體適以自戕其身而非所以生之愛之也所  
以養之不過無以小害大賤害貴而已數語極明張南軒陳  
新安兼理義以養心謹於容貌以養外非也○弗思甚也承  
前弗思耳矣來起下心之官則思去蓋要不在知求要不在

屈在知惡要生之在知養而知却從思上來思字極重

兼愛章○此承上章所以養而言兼所受則兼所養意中指口  
腹却不說出再以尺寸之膚視寫所兼到極頭處直到章末  
一句繳明○於養中分出善不善使人自想註出貴賤大小  
明明貴而大者是心志矣仍不說出矣抑場師一喻落到兼  
其一指似歸正傳又出失其肩背一層使人不測直到章末  
總不出心字而已惺然在隱躍間○貴賤大小四字本平列  
下只承小大以賤字點綴其間是文章出沒法飲食之人本  
可直接養小中間插入兩喻是斷續法舍梧櫨承養桐梓養  
一指承伸無名是遙映法○而不知也知字明醒痼疾人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六

上

思字暗藏○註專養口體專字對兼字○岱雲云養心志之  
人不但心志無失連一身皆無失聲音以養耳朱色以養目  
舞蹈以養血脈威儀以養四體合來無非養心志之大豈得  
以養小體名之

釣是章○此承上養大小而言總明出心字耳目口腹都是小  
體上章言口腹此章言耳目言養則口腹軀命所關未嘗  
不重言役則耳目能視能聽未嘗不靈較之心而見其小也  
○虛齋云從大體是憑他作主從小體是任其驅逐○從大  
體無工夫工夫在先立乎其大○孫右云耳目之官四句明  
耳目所以爲小體心之官三句明心之所以爲大體○東坡

云兩官宅便含天與意。○岱雲云不是說三者皆天所予必待我先立其大以爲主張乃是說耳目只司視聽而不思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正天定之職而不可違故必先立乎大而立而小自不能奪也。○心如何立朱子曰敬以直內郝氏曰豫養於未發主靜以立極愚謂心主於思然到思處用功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其能得者寡矣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無思而若有思也無思而常惺惺則有思自無患於憧憧矣。○郝解物交則引耳目往視往聽心隨之往心志夫隨耳目如主反從僕得之謂心存而視聽得其理不得謂心亡而視聽失其理先立乎其大則耳目來隨心志如僕之從主就

極明切但細玩本文引之尚是說物引耳目未說到引心不得亦只說心明此事物之理與否未便說視聽之得失蓋此二段方兩平說官之不同未說到著力處郝所云是能奪不能奪意義。○虛齋云孟子於思字着力最深故每以此覺人引中庸誠之亦改做思誠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思之於人大矣哉。○孫右云此天四句正言從其大體爲大人而小人不言自見。○東安云上章只舉養小此多說從大一法一戒各具醒悟

天爵章。○此承上二章體有貴賤皆天所以予我而申天人貴賤之義飲食之人不知有仁義者也修天爵以要猶知仁義

之爲美者也較上深一層。○論作君作師根原則九德備而爲天子六德而爲諸侯三德而爲大夫公卿大夫之人爵原因仁義之天爵而生到得後來只見人爵之榮反忘天爵之貴故特著兩有字以醒之。○仁義禮智信皆天爵此不及禮智者言仁則該智言義則該禮也言信又加忠者內盡吾心而無欺斯外盡物理而無欺也合內外而統於一誠也樂善者秉彝之好其不倦則所受於天命之不已也忠信無所爲而爲之暗對要字樂善深嗜爲好暗對棄字不倦歷久不偷暗對仁字天之爵人既與以至貴之名又畀以自享之實又使之保有而不亡篤厚寵綬至於如此其隆重何如。○修其

天爵則我貴矣我全無藉於他他自來從我耳。○人爵必藉天爵去要但托天爵之名即要之無可要也人爵必仗天爵而保一與天爵相離即保之無可保也天爵之可貴如此而人領當營逐逐忽焉修忽焉棄以至天爵亡而人爵亦亡豈不重可哀哉。○郝解始而修亦少有所得中而棄遂輟不修終而亡并始所修亦喪與後章一例愚謂他以要人爵而修天爵徹底是僞何曾少有所得何待言亡朱註看得甚精不當立異。○天爵修而人爵不至者亦有之天爵棄而人爵不亡者亦有之然此只是氣數之變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爲氣數之天君子亦有弗天者爲故曰天者理而已矣

良貴章○此推人所以必受人爵之故而以良貴圖之○人之所以垂涎於人爵者只是願膏粱耳願文繡耳此便是爲官室之美妻妾之奉一種人不道此是人之膏粱人之文繡既是人之所以願之原未可得卽幸而與我破能與之則能奪之到底原有得不穩何如我自自之貴不待求之而已有之且我有之彼又無能奪之之妙耶喚醒他只在一思字苟其思之則自見得此重彼輕必不以彼易此矣○首句從他意中儘一句他所欲者自是人之所貴然孟子正要就他欲處撥轉來莫便指煞○東委云若但以仁義與他衣食之欲相較亦若無情味妙在因詩一德字借影到仁義并從

飽字激映到令廣文情斐然使人首肯兩所以縷縷再三指點無盡○郝解君子學道不厭豈其求飽爲善不近名何心於樂蓋就世俗所願而舉此以相形耳

則實爲之而學淺力薄未能自立者較上更深一層。論頭則性善也安有不仁論究竟則私欲淨盡又安有不仁無不仁亦不待言勝矣惟論中間則一心之微衆欲攻之須是立定脚跟豎起脊骨與他力戰一番但我進時他便屈伏退聽我略一退他便進來須行之以至誠要之以不息擣其巢穴絕其根株殲其醜類而後已若自家先有疑慮之心退怯

之意謂勝他甚難則彼爲不仁者方謂仁之不可爲而爲仁者又謂不仁之不可勝豈不是幫助他了。要人爵者本爲仁故註謂井人爵亡之此略於仁有得故註謂井所爲之仁亦亡之陳新安謂亡是滅亡與前一例亦誤

喫緊在種子一腔生意都在裡面苗而秀秀而實豈有不熟之理其不熟者人自不熟之也旦旦伐之以戕賊而不熟一暴十寒以陰沉而不熟不辨禮義以奪於稂莠而不熟故而不求是不耘也不立其大本易搖也懼其不勝終滅裂也若告子之正助更耨稿也其何能熟乎。學問之道無他求仁

而已矣。求仁之術無他熟之而已矣。兩句括盡通篇。  
教章。上十九章明天命率性此乃言修道之教也。知性之  
養以聖人爲我同類而必至之則志於毅矣。先立乎大面顯  
養之以至於熟則規矩不失矣。楚望云存心養性中道之  
志教居仁由義立德之規矩。志心所致以事所循。習古  
司射之官之通名。若高辛時以羿能去下地之魃賜彤弓鳴  
矢唐堯時之羿殺窫窬封豕誅擊幽戮九豎而民復生非  
有窮之君也。

四書約言

任啓運著

告子下

任人章。任國名風姓太皞之後趙謂與薛同姓非也後有以國爲姓古無以姓爲國者。任人之說卽告子食色性也之意亦欲陰壞孟子性善之說者彼見人生而欲食不食則死生而欲色不色則無人類看得聖人制出許多禮數都是無端縛縛人窮之至於滅性絕倫恐聖人之禮至此亦有不能行者可見人性只有食色那有禮義來。他先有下議說纔設上二問。屋廬子亦知他不是只於義理本末輕重上權度未熟故終無以應於此見君子格物精義之學斷不可少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六

○孟子寸木兩喻銜口而出極快極明於答是也何有矣矣神動。本末輕重兩喻不平必先審其本末然後可權其輕重。寸木不附岑樓那得高其高於岑樓正以岑樓高之也如駘放不食而死君子以爲微則救死而食原禮所有也仲春會合男女奔者不禁荒政皆禮多昏宗子自命則不親迎使人迎之則不親迎而得妻亦禮所有也蓋禮有本有末性不可滅後不可無正禮之大本故禮曰變不滅性又曰無後爲大因食之禮而爲奉饋以文之因色之禮而爲親迎以重之乃禮之末梢處若食但少一纔色但遲一夕如是而曰必禮食必親迎乎則亦曰必禮食必親迎矣此齊其末而以輕較

輕也若食而至珍兄則生而不孝不弟不如死矣色而至極處子則種族不明夫婦亂而父子淆不如無妻矣此揣其本而以重較重也任人於食色取根本一頭自然極重於禮取末梢一節自然極輕故要權重輕必先審本末

曹交章○曹交看得堯舜極高人類極卑也疑心在可字尤在皆字見得交在人羣已爲出類尚未見其可況此輩之民問有諸疑其不皆然也如之何則可求其可而不得也孟子信在爲字尤信在人字爲之而已貴在爲也夫人豈以弗勝爲患豈人所不能人病不求信在人也堯舜亦人耳同此人卽同此性歸而求之有餘顏豈有人而不可爲堯舜者哉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六

有人於此頂奚有於是見不在形體上見形卽魁梧不勝匹無則爲無力形卽渺小曰舉百鈞則爲有力破他九尺四寸之見也夫人二句方頂亦爲之弗勝謂弗勝堯舜之任破他食粟而已之見也若謂鳥獲之任則弗勝者固多矣○陳氏堯舜人倫之至把道字搭得極高楊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把孝道說得極易合之正得孟子意蓋人倫之至卽此庸行之常譬如燎原是火屋屋亦是火燎原起於星星星星即可燎原原分不得兩樣此從人字決其可爲也○衣冠言行不單指事親長時而孝子悌弟之衣冠言行亦曉可知也此一節乃言爲之之實○見柳君有扶貴意假館有懷安意且

假則後面未必久長曰可以則此時尚未定奪○求字又從  
爲字上求以開其爲之之端也○人字泛說子服堯之服  
子歸而求之兩子字方著曹交身上○聖賢說話有淺有深  
對曹交說自淺然深處未嘗不在所謂語下不遺上也

小弁章○此章只是論詩不是論平王詩原非平王作也按竹

書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宜臼出奔申八年立褒姒之子伯

服爲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釁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

人鄧人及大戎入宗周執王殺伯服執褒姒以歸申侯魯侯

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號公立王子余臣於櫟是爲櫟王二十三年

晉侯平王元年王東徙洛邑錫晉文侯命晉侯會衛侯鄭伯

國書約言

孟子卷之六

秦伯以師從王於成周按幽王未廢宜臼而宜臼遽出奔申

居申七年而申侯與犬戎弑王師不可謂宜臼與國平結不

可謂宜臼不與聞乎寇矣又况既立之後遣師戍申是但知

有母不知有父但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不知申侯弑父爲

可誅忘親逆理如此則謂宜臼爲小人并其詩而斥爲小人

之詩何不可者故孟子曰何以言之而不虞其以怨爲小人

也蓋宜臼之不仁全是不怨而愈疏宜臼不怨而其傳道之

以怨明示以親親之道而疎動其固有之仁奈何反以其怨

爲小人哉○詩頌絲衣篇高子曰蠶星之尸也疏謂高子子

夏門人又事孟于年老矣故孟子稱曰攻訐謂此高子是子

夏門人山徑馬驥章則孟子門人高子子弟愚按韓詩外傳

高子問孟子衛文何以得編於詩則論詩樂當出一人此

其先受業于夏而以詩樂世其家耳○上著有人於此而下

曰越人射之其兄射之是射即射此人其兄即此人之兄

人射我而我無以取之則可以情還可以理喻不則會默何

難超辟已耳若兄射我則骨肉大變可付之談笑乎涕泣而

道至誠惻怛以感動之以兄弟大變喻平王父子大變也

說親越人與其兄射人其兄親者之兄非是○過大按下疏

字朱子所謂傷天地之太和履父子之至愛也過小按下不

可字傳所謂不安其室也陳定宇謂過大是事關宗社過小

事止一身如其說則夷齊當念孤竹而怨舜之于田豈就笑

矣亦非○不可謂情息抵牾即不安意不可在親疎在子疏

在親愈疏在子○礫是大石入江處母情欲積流有似平水

而子以正義明阻之則如橫石當水水必怒而衝激震盪是

水未必怒以激於石而遽怒也○小弁之怨自與舜天恩地

隔只言舜猶有怨豈小弁之怨便爲小人手破他說詩之固

若認真以平王與舜較量其固又甚於高更矣

宋程章○秦楚構兵是秦以剛於欺楚事兵端開自秦而德先

說楚者楚若受欺不報秦也自然罷下言其不利必是說秦

強楚弱今又失齊之與且憤兵必危也楚若甚怒不報則楚

國書約言

孟子卷之六

說秦秦若閉關不應楚也只得罷休言其不利必是說楚國受欺亦已足矣今又擊之困敗猶爾且駢兵必敗也○仁義大率如殺一不辜非仁取非其有非義意雖亦只是虛名然就在此人心趨向卽在此陳新安曰擄兵顯害人之身言利隱害人之心○王悅是上倡三軍悅是下應下應從上倡來人臣子弟皆懷以事浸淫日廣懷此終去彼漸清愈深漸清又從浸淫來看兩是字四層只兩層據當下卽知後日總歸宿一號字上先生以三字極重

居鄒章○處守重任鄒任又異國不得之鄒有兩層相原該下賢平陸又本國得之平陸亦有兩層○之任見季子原居鄒

問書約言

卷之六

時事彼時不問者一往一來施報之常原不必問也不見傷子可疑便道而不見尤可疑故牽舊事以相較意重不見傷子邊○屋廬子原知不足爲其爲相乃故設此問以相探玩上得問句自明○儲子幣交若全無實則君子不可虛拘宜早却之矣何故又受他的看引書儀不及物可見不是無儀他送來時也交以道接以禮故受之卽交際意斯孔子受之意只大臣之道以人事君好賢果誠必加薦達今既無薦舉之事又未嘗有請見之誠但如此罷了則其幣交亦不足重既拜受於家禮亦足矣故不見○惟不役志于享書原申曰不享意而孟子又加爲其不成享句者見雖不役志于享到

底也有享之物今直曰不享似并其物而沒之不知所以謂之享者不在物而在志既不役志矣豈復成享乎故直曰不享也

名實章○此章大旨只在不用以微罪行六字孟子所以去齊必有大故若女樂之受所藉以去必是小事若孔子以嬖內行人見其所藉以去不見其所由以去故王以爲棄寡人而髡亦以爲名實未加而去也但此意終難顯言故上二答只開開不甚經意末乃隱躍其辭以示之或乃疑上二節幾爲髡取倒末節醜聲相詆全不識孟子意思○髡意仁有濟世之仁有獨善之仁必各成一種今在三卿中已非獨善名實

問書約言

卷之六

卷

未加而去又不成濟世兩路夾擊意却注重去邊○無私在心合理在事趨則由心而向於事者也君子應他仁者二字暗指自家言何必拘拘與古人形迹相同而三子出處之不同已與三子去就之不同皆在裡面○孫右云據史記公儀休相魯奉法循理百官自正于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治子思請結恩百姓修禮鄒國魯何會削滋甚來見蓋以此証賢者耳孟子亦不與他細辨只以亡字與削字相形是開開不甚經意語○想孟子此時那有心情與他開口不用字隱退末節○有諸內是爲其事形諸外必成其功兩句透下一反一正○髡以名實未加爲未嘗爲其事并以未爲其事爲無

諸內二層過一層蓋他說名實未加即合無益意即合未實  
意逐層索來至此乃盡其辭也○罪字指君相之不用德是  
不欲顯言之意不欲顯君相之失故不以女樂去又不欲爲  
無故而苟去故以燔肉行其必去是見幾明決不顯言是用  
意忠厚○東發云淳于多少出筋露骨孟子却意思安閑又  
自然正大

五霸章○此爲諸侯慕伯功而信用民賊之臣發王討所規六  
服震懾是何等強然他強在內治重農愛民其本也五霸已  
非今諸侯更慘○五伯名爲尊王却不道正是三王之罪人  
今之諸侯極力學五霸却不道正是五伯之罪人今之大失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六

事

似極力爲今之諸侯今之諸侯亦目爲良臣却不道正是今  
諸侯之罪人東發云上三項是隔世下二項是同時彼顯然  
相背此隱然相依看得今之諸侯可悲可涕○五伯對三王  
當以丁氏爲正竹書夏孔甲四年昆吾遷於許桀二十八年  
昆吾伐商三十年商征昆吾未克三十一年商自陽伐桀昆  
吾串師救桀湯克昆吾擒其君遂與桀戰於鳴條桀師敗逃  
出奔是桀所恃者昆吾昆吾亡桀亦亡也商外壬四年仇人  
入於班方以叛彭伯韋伯伐班方仇人來賓祖乙元年命彭  
伯韋伯武丁四十二年王滅大豷五十年征豳韋克之是豳  
韋在商方足以制諸侯而身亦桀桀不恭也故國語曰佐制

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豷豳爲商伯矣○五霸之  
罪在擄諸侯以伐諸侯則上述三王只趕出討而不伐二句  
處是開議是合處只有以地一法讓却有貶爵削地兩條處  
讓天子必下方伯連帥而方伯連帥以天子命令之貶爵削  
地亦必以師往亦討伐中事但不必誅其君而變易之耳若  
貶爵削地不受命亦必移之○春秋初年鄭莊伐宋入許實  
以王命討齊桓伐楚實包茅不貢皆文圖許實不命河陽雖  
無王命尚以王事討蓋初猶假天子討而諸侯代以行後來  
習慣并不須假矣○養老兼國老庶老致仕之老豈古養老  
必乞言故民情上通亦未有不賢而爲三老者故厚在尊賢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六

事

上座齊謂即無陳餘之老謬矣○賢是賢國及左右備顧問  
隱逸備諮詢者故曰尊俊傑是百執事故曰在位○入其職  
下分頂巡狩巡職二項而必言省耕省斂者古王者之強生  
於富富生於重農而愛民諸侯之職亦只是體王此意故處  
讓都視其土地田野五伯擄伐志在富強然他要富國必先  
富民故士師野治尚與王法不甚異只他所以行之者異耳  
戰國諸侯越做越差於是有思強兵而不知富國有知富國  
而不知富民者而此意盡亡矣○諸侯治國全賴諸大夫俊  
傑在位所與養民培克在位所與治民善惡之政多自大夫  
道之已退下長君達君意○今諸侯之罪在犯五禁則上述



五伯止重申王然哉二字重不欺血意輕會諸侯以申王  
禁歸重伯者莫說到諸侯威喻桓公之志去會諸侯三○初  
命修身齊家之事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三命由朝廷以及其  
國此皆諸侯得自爲者四命刑賞一稟於王五命修睦一稟  
於王○士無世官天子之命大夫則世若齊之高國是也餘  
不得世○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皆稱士此士即大夫也  
特非命大夫耳○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  
兼司寇而言無攝者其下小宰小司徒諸職固分也若樂攝  
之是廢先王之官矣○取士必得諸侯歲貢士於天子一適  
曰好德再適曰賢三適曰有功天子親試而用之其所自

取亦獻賢能之書於王無專命也如此看方與上尊賢育才  
不同與下無專殺一例  
○五命皆王者大政節齊桓未必能行其申之但欲假以爲  
據伐之地耳言歸于好對面即有不遵此禁寡人將與諸侯  
共伐之句在○今之諸侯人人想學五霸都自諸大夫道之  
逢君之惡都在富強上說所謂我能爲國土地我能爲君  
戰必克者也左陵以惡字指犯五禁爲雲兼聲色諸事都與  
章脉不清

慎子章○此與下章皆逢君之惡者故類記之○章意只重殊  
民上慎子殺人以求南陽原未必得一職遂有就他意思越  
進一層把他僥倖成功想頭一併批駁○慎子下例此則

可見他心上只是殺人以求原未必勝謂我只怕不勝耳勝  
且不可於義云似殃民供報已在言下○孟子先就過制處  
暢言不可壓下殺人以求加倍有力看然且仁者不爲可見  
只有不仁意並無不義意舊說增出過制不義與殃民不仁  
平列已非孫右側重過制尤不是○徒取註言不殺人而取  
之貼一戰而勝上說蓋纔說個戰已有殺人之心矣故曰仁  
者不爲○當道在事志仁是心事可見心未形而他隱隱有  
所注故著個字字引君當道便引君志於仁所引之至於正  
者事而潛移默奪者已在心也如慎子爲魯伐齊是不當道  
之事早把君心引到不仁上去了或以當道對過制志仁對

殃民者非

今之章○曰我能則尚未必能也曰求富之求爲之強則尚  
不見其效也然已引得君志鄉都差下臣曰賊君曰桀纣提  
起便欲食肉較皮○與之天下就他滿心滿腹挖進一層與  
上一戰勝齊同法○東委云與之尚不能居何況去羣居之  
且不能一朝何況久乎亦是兩層翻進法

紇道章○俗雲云白圭忍嗜欲薄飲食與童僕同甘苦是他勤  
儉之事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是他經營之方今欲  
以其術施之國斷無令經營而單講勤儉之理故黃陶菴謂  
其欲輕賦而以貨殖足國與桑孔之術正同愚按他秘其術

而未言只說講賊一邊說來極似好聽似更實於孟子什一之法者孟子只就用不足折之其如何足法要他自說白圭見孟子直窺他底嚙嚙而止書外尚有半章書在。○慎子是欲爲君強國者白圭是欲闢土地充府庫者亦奉上而類記之。

治水章。○白圭薄賦似仁而思貨殖以奪民正是大不仁爲本國案隱似仁而以却爲壑正是大不仁其術正同而以築隄爲愈禹則必以二十取一爲愈堯舜矣上章未盡處即此章隱隱見之。○子過矣責他自以爲愈禹四海爲壑本上水之道却國爲壑起下水逆行水逆行謂之泔水句懸空說泔水

知書的旨 孟子卷之六

盡

者洪水也句指禹時仁人謂禹計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方著吾子二字見此不仁之極正禹所大惡而反以爲愈何哉子過矣首尾相應據右以水逆行指禹時位雲以惡爲惡白圭或分上過矣過其計下過矣過其言都非不亮章。亮與諒通而微異者亮有明意故易以正而回屬水而爲智也。據右曰亮是平日素定執是臨時決斷。註凡事苟且卽是於是非上認不真

樂正章。○此在孟子去齊而歸老於魯時道之不行久知之矣喜而不寐有碩果不食死灰復燃光景。○丑只見當時嘆息知多聞方可爲政孟子一齊掃却他便摸頭無路其爲人

好善提出全身因丑看得小了故下又極言好善之量以曉之。○優於天下拓開惡樂正未便到此條他只在善信之間未便到充實而有光輝地位也而況魯國乎收合語意要得不卽不離之妙。○夫苟好善與夫苟不好善對舉則全放開不粘樂正說。○告之以善善字所該甚廣而強知多聞亦在其中。○強知多聞而一詭譎則強爲剛愎而知應多私巧多聞識亦成飾非拒諫之具矣。○總註只論爲政不粘樂正能爲政。

去就章。○陳子見孟子不見諸侯似難仕者故問之孟子告以所就者三末嘗不委曲以求行道而道終不可行則不得不

知書的旨 孟子卷之六

盡

去故所去亦三初非君子之有心難仕也略倒重去邊。○是之初見待時不是迎于竟迎于郊敬在心致敬便在貌以有禮又是他進退周旋合式處不可以致敬屬心有禮屬貌。○言是君子與之言將行其言是君有向用之意如齊王請嘗試之也。○禮貌未衰而言弗行與言未行而禮貌之相似何故一去一就未行者初至其國猶有望焉自此而進未可知也弗行者久居其國出將行者退而弗行也爲無望已。○心之敬不可見於禮貌見之禮貌衰心可知矣。○受其醜卽是就免死而已卽是去君子至此所遭更窮而其心更下然其忠厚之心明決之志則固未嘗有異也。

舜發章。○此為以處憂患為苦而覺心安樂者發。○通章只重  
生於憂患節。人都看得憂患之至。不如無生而能想生於安  
樂中者。不知憂患中有多少好處。大聖大賢之動心忍性。增  
益在此。人之能作能喻。亦在此。即有國之亡。亦在此。誠得  
憂患足以生我。則不徒以憂患為苦。而勃然振興。自有所不  
能已矣。時說天每以富貴處庸人。困厄待奇士。則天於庸人  
似厚之。而心實薄之。於奇士實厚之。而故先薄之。天的作用  
亦大。跌蹠且天下亦有困厄而終不生。有安樂而未嘗不生  
者。又何說耶。俗雲謂不重天。只重舜說邊。必是舜纔能發於  
款畝之中。必是說纔能舉於版築之間。則下節又何說可解。

四書初音

孟子卷之六

七

必是人纔能改過取益。此章只重憂患之足以生人。不是謂  
人不可徒憂患。亦不是人必有憂患然後生也。越著力越誤。  
○動心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性忍其氣稟食色之性。氣稟  
如求也。退由也。兼人。或信實而鈍。或智巧而淫。食色如好。貨  
好色不能如能。忍若不能。斷能發者不能收。及兵農禮樂各  
有所長。即各有所短。皆是增益。有即從動忍來。有從學問機  
充變化來。○舜說諸人只作上哲之人看。上哲之人其動忍  
增益全在屬於幾微。謹於平日處了。故不待有過而後改。中  
人以下則不然矣。困是過然。施展不開。橫是梗塞。總不順科。  
是他自家心上覺得如此微色發聲。則自家不曾覺得全從

人聲發出來。○其作其喻亦便有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只  
他動來忍來都小。而增益處亦少耳。輔氏言困橫而能作。單  
寬其才尚足以有為。微發而後喻。單寬其智尚足以有為。要  
把入字極高。亦不必蓋此人字所該甚多。作喻亦正有百十  
樣在。○有國的人則已處於安樂中矣。如此而內外無懼。則  
但有安樂絕無憂患。能不亡乎。○法家尊貴之。卿拂士方正  
之士。敵國相爭競者。如晉楚爭霸。吳晉爭長。外患是謀害者。  
如巫臣在晉。子胥在吳之類。○上三節正說起下生於憂患。  
第四節反說起下死於安樂。增出反面相形倍加警切。○上  
文歷歷指數方出。然後加三字使人自認。生字死字一頓兩

四書初音

孟子卷之六

七

於字指點分明也。字其音未絕。○俗雲曰當憂患而以安樂  
之心行之。則亦死。當安樂而以憂患之心處之。則亦生。危按  
此意自在言下。知此則處憂患者不當以為苦。而處安樂者  
不當適然樂而求所以生矣。

教術章。○不屑教處尚是教。則諄諄而教者更何如。著一予字。  
教渠輩用心體認。

四書約旨

盡心上

狂居延著

盡心章○萬物之理皆出於天生萬物物與理無間何曾把  
物之理都付與我我性生來亦只是渾然一理何會零星  
星有許多條件在內然人爲萬物之靈這一個渾然天命之  
性於理却已無所不包古之聖人從這性分流出來便能明  
于庶物察於人倫事父便於孝之理曲盡事君便於忠之理  
曲盡遇金便知其可銘木便知其可鑽牛便知其可穿馬便  
知其可絡卽一草一木其溫涼補瀉無不周知這些知處豈  
不是性裏原有的衆人雖不如聖人之明物察倫然他遇父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畢竟也知孝遇兄畢竟也知恭遇般般也知不忍遇時疏也  
知羞愧於此能知於彼豈不能知一物可知萬物何不可知  
可見他於物理多慣慣者不是他性裡沒有只不會用致知  
格物工夫無以盡乎此心之量耳故欲盡其心之量者必用  
窮理之功使所性之理無不周知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  
於命窮理盡性明有兩層而朱子於此卽以窮理釋知性者  
緣此知字尚未到盡處故朱子曰盡字大知字零星不是知  
處總是零星在窮理時向零星到知之盡而豁然貫通則盡  
性以至於命卽所謂知天也故朱子云就零星處積累將去  
心自然盡也○論語句呼應當云知其性則心盡矣而云則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知天者此下學上達交界處性是所當然天是所以然知當  
然到極處則所以然自知之矣○盡心句有者也字則盡心  
無工夫工夫在知性上存心養性二句平放則存養各自有  
工夫朱子曰存心是氣不逐物而常守其正養性是事必循  
理而不害其本然皆言存心包得大却粗只操之使不走  
作便是養性較細必事事順其理之本然然謂朱子於存心  
言守其正亦不是硬提工夫亦正不粗只操而不舍還有可  
用力處順而不害則若用力若不用力工夫更細更密耳盡  
存心乃養性之大防而養性卽存心之精詣朱子言先存心  
後養性正爲工夫一節密似一節也○知天緊承知性用箇  
則字者由精察而一貫此處微分階級而知天正知性之極  
心必至此乃盡不可以盡心爲知性工夫也若存心則工夫  
下手處卽是事天卽純其功至性無不養亦猶然此事天故  
必總言所以事天分不得事天別爲兩候亦不可遺却存養  
那一邊也○朱子曰存養不惑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  
是存心養性之功言力者到此處已是得力言功者這個工  
夫更無了期故大註云知天之至事天以終身至據其現在  
終身見其無窮也○虛齋云不是只窮天壽之理蓋存養最  
是大人而人之所難豁然者於此判斷得過尚何理之不窮  
○俟之之字卽指存養存養之命固是氣數然理便行乎其

中我全乎天之所付則以理義之命為主而不以人為害之則氣數之命亦自我而正矣若道家貪生釋氏幸死與夫一切偷生苟免走死如鷲者則於天所付之義理既非而於氣數之命亦以人為害之矣○惟其不貳故能修身以俟此一層重在知上不然知之不真即為所動連修身工夫亦未必做得純也既已不貳又須修身以俟此一層重在行上不然即打破生死關頭而於事物之理不曾做到恰好處終沒把握也朱子云釋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歿善不貳然修身以俟一段工夫全不理會所以做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愚按朱子云釋氏亦可謂天善不二者只彷彿近似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之

順受章○此承上章修身立命而言理之命一氣之命二一是生來厚薄清濁不同這是氣稟之命一是後來吉凶禍福不同這是氣數之命氣稟之命生而受之然君子不謂命使以義理之命為主而氣稟不足以限之矣氣數之命君子亦不能不受然必盡其道則亦以義理之命為主而氣數不足以亂之矣○莫非命也懸空喚起吉凶禍福都在裏面意側面禍邊○註惟莫之致而至解順受字乃為正命解其正字修

身以俟補出順受工夫故下所以字必於順受字讀斷語意方見分明○天命不能不受只問所以受之者何如盡其道而死申順受意正命也申其正意盡其道是工夫盡其道方是順受註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則字與首節註所以字照○桎梏與盡其道相反不定是真正犯罪如死於色死於酒死於暴虎馮河皆是○同是死也盡其道即是正命不盡其道即不是正命如明之季這一千人氣數總當死那個能不受然如倪馬諸公之死便是正命周鍾項煜亦死而非正命矣人都說君子只受其正者豈天有不正之命能逆而辭之乎○天命縱有不正我順受之即不正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四

者亦正如比干剖心顏淵天死豈是理所宜然故朱子曰人以順感天以逆應則天自失其正也究竟天無私其氣化流行亦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故朱子又曰在天言之皆是正命○桎梏亦有不死者如盜跖壽終到底不是正命故子曰罔之生也幸而免

求得章○人之求無不欲其得者孟子先分列二種一種有益一種無益求者宜何從焉後實指此求在我彼求在外人亦宜知決計矣亦承上章命字而言○求舍二句不平惟舍故失一求即得矣此歸重上句道命二句亦不平有道固不可妄求有命即妄求亦未必可得矣此注重下句○有道有命

字下引證實若云未未必得舍未未必轉似啓人觀視之心  
萬物章○此承上章在我而切言之○緊緊在一我字天下有  
君富忠而忠之理已備於我有友富信而信之理已備於我  
有色可視而明之理已備於我有聲可聽而聽之理已備於  
我萬物種種不同處之之法亦種種不同亦無不備於我盡  
人之性盡物之性只完得一個自盡其性○反身是自家一  
一檢點平日常事無一毫之不忠事父無一毫之不孝視無  
不明聽無不聰隨吾身所遇之人所接之物處之無一毫之  
不當則自慊之至矣註兼言惡惡者本然之理有善無惡其  
有不誠惡累之也必無惡乃爲實有其善○此誠字是自然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五

者註如惡惡與借來形容誠字非以工夫言也○萬物皆備  
合天下而爲一體渾淪周備仁之原也反身而誠天理純全  
無少欠缺仁之成也若有一毫之不實卽是此處有一毫之  
私意間隔如事君有不誠必是猶有身家之念事父有不誠  
必是猶有愛力之私故必能致其身竭其力推愛己之心以  
愛君父而不留一自顧之私處天下事無不皆然然後所備  
之理皆實爲我有而仁矣誠字渾全想字零碎誠不待遲想  
便要強然強想之心亦誠也事事強想則事無不誠求至於  
仁不遠矣○俗雲言理無不純纔見真實處想謂此即成個  
說也必真實用功纔到理純地位蓋誠乃是仁故註曰反身

而誠則仁矣誠之乃求仁故仁可言求誠不可言求可  
誠去求不可言去求個誠也

行之章○此又應轉知性知天之意○百姓日用而不知其不  
知也何足怪乃既行之則居然違道而行矣且習矣又非半  
途而廢矣如是而不知豈不可怪○朱子云著是照顧向前  
察又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虛廢云著是造正大光  
明之域察又深入精微之蘊恩謂著是知其理之所當然卽  
知性察又知其理之所以然卽知天也所以不著不察總緣  
心粗不於萬殊分上細細分別便不見其所當然不於一本  
處循流溯源便不見其所以然○不著固是不知卽著而不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六

察亦是不知蓋得其淺未得其深得其分未得其合總算不  
得真知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無恥章○仁義性也求仁已見於上章但從源頭上面說下來  
必先言仁以心如穀種仁卽種之生意憑你許多道理纔從  
這裏生出來故言仁而義與禮知俱統其中也從喪失後要  
回轉來莫如言義以人雖私欲蔽鋼羞惡之心未必盡亡恥  
心一萌卽有可振拔之機恥不仁卽知爲仁恥不義卽知爲  
義一知恥而仁禮智皆可復也故此二章以恥言之蓋亦承  
上章之意○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故人不以無恥無恥之  
恥不止一時一事真能去其所可恥充之至隨時隨事莫不

皆然。方成得個改行從善之人，方能終身無復恥辱之累。

取大章。○首句虛說註在之則進於聖賢補出正而失之則人於命。設虛按下文。○我在事前乃預設以待人變在事後又候易以惑人只二字繪畫一時情狀。巧字正與恥字對。人以爲恥被以爲巧。羞惡之心盡亡矣。○自以爲巧者方謂人莫我若也。豈知已爲非人類哉。嘆緊喚醒他。

賢王章。○註各盡其道似屬兩不玩何獨不然。句全側賢士上。孟子見當時所自號爲賢士者都狂道求台故舉古之賢士示之。望古長吟却正爲自家寫照。

勾踐章。○此因上章類記之。○勾踐好遊而告以尊德樂義必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七

其人有可語者。上三節正言勾踐故士二節得以士言則已非游說之徒矣。末節言古之人則并非今世之士矣。總是一層高一層。○人知之節緊粘遊說知之謂君聽其言不知謂不行其說自得謂自足於已無欲謂無求於人。看註下之貌字只大槩說一種浩浩落落光景未便說到深處。○何如斯可有得甚難則可以句說來甚易勾踐未便知言者何以似大意謂知而厭言猶易也。不知而亦厭言不亦難乎。意側不知邊。○尊德樂義則可以言其漸引入深處。然亦只大槩說我會者在德我有所尊則他勢位之崇自不足壓我。我樂者在義我有所樂則他富貴之榮自不足以炫我。德字是以天爵

對人爵義字是以自持對物誘。○窮不失義節乃舉尊德樂

義見於行事之實言之說。個士字與他一個榜樣俗雲謂尊德樂義該內外本末以爲言此但舉其行事之實非也。蓋單說個食尚可以虛氣托之單說個樂尚可以嘲謔當之。如子方貧賤驕人也。好說尊仲理輕世肆志也。好說樂必其所行皆不失義皆不離道。纔有者實處故曰見於行事之實而曰窮則不但人不知曰達亦不止人知之矣。總是一路引瀾去高去。○上言德又言義者德字所包者廣仁義禮智都在其中然無準則可據凡出處進退俱當以義決之此從遊字說來故先著個尊德統其全又著個樂義字舉其要也。尊德樂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八

義平日如此即遊時亦是如此俗雲謂是平日不當遊說豈尊德樂義有終窮之日而遊時又別有學術乎。求脫反滯矣。○下又於窮言義於達言道者義字方嚴於持守上爲切道字通達於推行上爲廣也。窮不失義是窮時尊德樂義之實達不離道是達時尊德樂義之實。○得已不失望則較尊德又著實又高調蓋尊德只是個氣象且於未達時爲以尊德爲亦在却聘時利得已則自致之步步著實不止氣象矣不失望則舉而措之於民不做一身之事矣。○從窮達又加得志不得志者隱居所求之志即行義所達之道其志固非僅一身之爲也因後世少得已不失望之士故舉古人以見其

寬澤加於民，則我實有濟於民，故民不失望，修身見於世，則不但自家信得過，即人亦皆信之，此都是實落處。○上都對待分說至末二句，又加兩則字者，尊德樂義本領至此，窮亦可達，亦可在易之乾，潛則于地，見則于田，躍則于淵，飛則于天，與時偕行，無不可也。此在天民大人之間，伊呂以上乃足當之，想勾踐何足以語此，故特著古之人三字，望古逸集，却把自家擔荷，盡情傾倒出來。

待文章○此只勉人自奮之意。○古來作人之盛，莫如文王，故舉文王爲說，待而後興，則無文王必不興矣，而後字，何等逼疑，無文王猶興，則無不興矣，一猶字，何等迅速。○東坡云，凡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九

民也，激得重若夫豪傑，振得醒，猶與字截得峻，○興是以聖賢自得，若但詭心富貴，奮志功名，仍凡民耳，註無物欲之蔽，五字下得喚緊，凡民豈無才智，只都爲物欲二字沉沒去，韓魏章○自字與韓魏之家對，自視欲然，不是以韓魏之家爲不足重，是他自家心上見得不足處，他心有不足處，必是這個分上加添一分，纔有可嘉，韓魏之家自外來的，於這分上何關，內重者外必輕，於自家分上見得一分，則於外面便淡一分，今附以韓魏之家，而猶自視欲然，則他於自己分上見的分數必已多了，故不但過人而曰過人遠。○上四章皆以求在我而通記之。

俠道章○俠道生道是理當如此，以之者君心，而使民救民，則其所爲之事也，陳新安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爲，則雖佛民之私欲，而實契民之公心，若不然，我雖欲之生之，而所爲之事不當理，則民亦不能無怨矣。○以生道救民，如事之伐叛討罪，使之救焚拯溺，皆是，若說殺有罪以安無罪，則所生之人非所殺之人，與上句異，未知確否。

王民章○虛齋云，此就民之氣象而見王者之氣象。○註廣大對狄小言，自得對感恩，言觀濤云，廣大是自得的規模，自得是廣大中趣味。○驪虞則見其君之可悅，而非自得，且沾沾於一事一物之思，而不廣大矣。○王民是唐虞三代，不是大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十

陳神農看教之利之教之，便有許多事在，只是皆因其理之所當然，與其性之所固有而爲之，非有心於殺之利之，亦非以我之善強之，故民自如此耳。若說淳淳悶悶，不識不知，便似荒古風氣，使然，全不見得王者之政。○殺之不定是殺下，如移郊移遂五宅三流，皆是利之，如不遠農時，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皆是日遷善如勞來匡直，輔翼振德，皆是。○所過指身所經，卽教化所及，聲名所被，亦是所在，乃他注意處，存神者過化之根。○無心而成化者，天地有心而無爲者，聖人天地有神化無過存，而聖人過存的神化，却與天地一樣，流者自然而行之謂。○此因論王民，陳神農而推言王者功用之大。



見得之所以瞬瞬之故只就現成處說故朱子言不是參贊  
非是參贊外另有同流之法也

仁言章○仁言只言詔令之類如唐德宗奉天之詔也能感動  
得人只如此說未便如此做故感來亦只待一時若仁聲則  
不論善政是善教他都有仁之實及於民至於傳聞四國  
則又不止一件之事一日之功故人人便得也○善政如射  
田里謀樹畜凡始和所布象魏所懸都載然整飭但此只是  
一部周官法度內裡尚少雕磨之意及漸民以仁摩民以義  
一段真神若善教則先道之以德又齊之以禮同此一部周  
官法度到他做來都是真意益益○民畏之是奉公守法不

圖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七

敢爲非該得廣惟正之供不敢稍後亦是畏中之一事若民  
愛之即是得民心不分兩樣緣要申上得民之不同故先着  
上二句爲民字分別然後著下二句爲得字分別也俗雲曰  
法制禁令雖有許多般民既不能淪肌浹髓則除得心之外  
更無可得惟政事處置有方易田賦薄稅做民無不足則君  
亦無不足而可得民財耳○善政中有教養善教中亦兼教  
養

不學章○此爲人外視仁義而發戰國之時仁義之說不明不  
特不肯爲仁義者視此爲捆縛人之具必擺脫去了以優游  
浪佚爲天性之真即說仁義斷斷不可不爲亦看得仁義是

冠冕莊裹之具必如此纔成體統仍與我性無異如告子荀  
子之說其尤也故孟子就孩提稍長指出知愛知敬愛即是  
仁敬即是義則此仁義因生而有之而又人人如此則人人  
生而有之豈不是人性皆善○俗雲曰良知是情善良能是  
才善知能皆良心所發是就情才之善指出性善來○又曰  
爲末節乃說中節而冒以首節○孩提節不說能有能從知  
來其愛敬處即能也○不是說不須學慮蓋此不學不慮指  
最初一層明其固有耳若要盡這親親長長之道却須學慮  
不然不特物誘稍深此愛敬之良不可保即能不失而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申生之恭若梧棲之讓其不當於理者多

圖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三

矣

舜之章○當者服所以異三字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  
萬理畢具是他靜處異於人一有厥觸其應甚速而無所不  
通是他動處異於人要知動時所以異處都藏至靜之中靜  
爲體而動其用也但當靜時不易規則至動處乃見故孟子  
抑揚其辭以極形容之致非謂靜時無異動時纔異也虛齊  
之說全不見所以異三字○目所不見謂之幾耳所不聞謂  
之希幾希二字乃人不可得而見聞之意俗雲謂幾希者以  
至少而涵至多至無而藏至有其所以異者正在此幾希則  
與上截斷語意不合亦非也東李云轉關在幾希一頓及其

一縱上段首泄作勢下段迅疾有神

無爲章○胡雲峰曰爲是身之動欲是心之動無爲無欲不惟  
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下句深似上句○無爲無欲就當  
時言一刀立斷是何等剛就終身言一潔不污是何等毅故  
曰如斯而已矣○岱溪曰仁義禮智分之則四件合之只一  
件此只是義然無爲其所不爲即必爲其所當爲無欲其所  
不欲即必欲其所當欲義在此即仁在此即禮智亦在此  
德慧章○德就心說術就處事之方說德具於天未經磨礱便  
未必全體靈明術生於人歷練未周也未必泛應曲當故朱  
子曰德慧純純術智聰明須有積實工夫方磨得出蓋初存

陽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七

二字不訓常有乃他心上戰兢惕厲時時以此爲心故大莊  
言必有言乃能而歸錄又言樸實工夫也末節乃舉有疾疾  
之甚者以証之人多誤看疾疾即下孫尊所以有德無慧術  
無智但能處常不能處變之說不知無慧知即處變事亦不  
知其宜不但處變時不知其權也○操心統全體說處思就  
一事說一句正恆存工夫心固無時不操即思無時不慮也  
若待思至而後慮之已無及矣○岱溪曰達是達孝之理而  
得處置之方如舜怨慕而得允若文王萊里而得全歸若但  
保全一身不顧君父則皆出於僥倖苟且之私而適成其奸  
險狡猾之惡豈得謂之達哉○張個初曰以正大心誦練世

故而出謂之德慧術智以邪曲心規矚世情而出謂之機權  
變詐故學者不可輕語通達先要正心此二條分別邪  
正大有關係

事君章○容悅字註似平分看下節似當串說是以見容於君  
爲悅者岱溪云要看則字他隨甚麼君他就有一樣容悅之  
法如好貨則爲聚斂好色則進寵嬖惡謂不特此也君嚴明  
他能飾爲勤幹君仁慈他能貌爲寬和君清儉他也能矯爲  
樸素總是隨著君轉○徐自溟曰此不可數於臣列故只曰  
人○安社稷安字有多少謀猷事功在內人見他鞠躬盡瘁  
歷盡艱危他却是如此運籌食祿不安故曰爲悅此種不  
愧爲臣故著個臣字○伊不遇湯呂不遇文他便終身不出

陽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七

必大行纔出便是能大不能小處若孔子則委吏也做乘田  
也做○此種非其君不可得而臣故但曰民○正己而物正  
則可見可隱可小可大達則如周公窮則如孔子易所謂與  
天地合德者惟此足以當之○此種臣不足以盡之故不曰  
臣

三樂章○此與下章一意總言性分中自有真樂不在勢分之  
榮○下章中天下而立正王天下事又言君子樂之彼以道  
之大行言此但以勢分言也○虛齋云父母俱存則得以致  
吾之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之弟愚按必如此說方與君  
子有三字關切不然過此境者不少他何曾能有此樂來○

故如死喪患難無良相怨皆是○不愧不作所謂反身而誠也克己又是推所以能不愧作原由自誠意到意誠心正身修下學上達中間等級多般他不愧作處亦是別○英才足以受吾道之傳而天下則所傳又甚廣教之有規矩方法育之又涵育薰陶注補以所樂乎己者又是所以能教育本領不然英才即衆亦何能有此樂來○可見三樂雖一係乎天一係乎人其所以能有之總係乎君子不愧不作事親育賢之本也

廣土章○承上章言王天下雖所樂不存而亦有可樂者特其樂要無加於性分也○君子之學成已即以成物故澤可遠

附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末

施君子亦欲道可大行君子亦樂特成物者所性之理之末成己者所性之理之本有是本即有是末故大行亦無所加有其本即其末未見而理原未嘗不足故窮居亦無所損也○性者生而具之總說性即有分總說分已自定惟定故無可加損不是以無加損爲定也○仁義禮知是所性之理心是誠那理的仁義禮知如五穀心如田地五穀著地便生了根聖人生來氣質清明便如沃壤根已深了衆人昏濁便如石田其根浮淺若用了夫克去物欲之蔽則他氣質亦漸清明如這石田被他用力把石塊去盡根也便著上了孟子意思歸重在人事故註下個積字○止言暢於四支不及發於

事業者上二節即事業也事業由所性出不待言矣虛齋曰此只指窮居之君子反偏了

養老章○前篇有行文王之政然在章末此天下有善養老來在中間天下即指今諸侯但此作指點語彼作滿許語微不同耳○五畝之宅節開閉說來只是王政之富似與養老不甚切乃二老所謂善養老正在此制其田里就上百畝五畝指出教之樹畜就上樹桑二母五母指出蒸其妻子就上匹夫匹婦指出使養其老就上兩老者指出五十二句又推申之就上兩足以字作搖曳別無他受用却正十分受用盡出一個善字來

附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末

易其章○因上王政而類記之見不特孝弟自此生即睦姻任卹亦自此出也○兩其字指民兩之字指財易之薄之以之則皆君也民未能富使之惟君民即富矣而奢於用亦將有不給財不可勝用亦惟君使字爲下節使有救粟生根則不可勝用不言使衆上文也○易薄全在民上用力以時以禮却先從君身上做起而後及於民故但曰財不曰民之財○仁者無私之謂即從無弗與上看出不曾說到教化上孔子章○孔子二字一頓乃孟子願學孔子竭力追逐瞻之在前之孔子也註所處益高所見益高大是聖人所處所見就學聖者所至地位說○登東山句是加一層觀法故註着

個益字○登東山二句是比觀海二句是興但通注到聖門一句故朱子通以爲興乃以二物興一意法此則知以所處高處孔子之非觀水節是比流水節又是興○高大不平惟所處高故視下小而所見者大所見既大則其下之大者且不足觀而小者更不待言矣○觀水句省有源字日月句省必觀字此觀字又蒙上來上既觀其大此更從大處觀出大之有本○成章成字重要從盈字比例朱子曰這裡工夫欠了分毫定是透那邊不過○輔氏曰自志學至從心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

鷄鳴章○雞鳴已而寂然不動此時舜雖未分即雞鳴時平日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七

之氣猶相近也而自此起矣而自此舜雖分矣然此亦就最初時說若到後來一涵養純熟連他靜處亦不同一格亡反櫻并這夜氣不足以存矣○孽孽二字便該得自朔至夕多少事○凡有所爲而爲之即是利非僅財利也○陳新安謂利與善之間察之貴乎精精而爲善之力守之又貴乎一愚謂此只要入於發動處辨別所謂幾善惡也察之精已後一掃蓋精非一旦之所能爲若守之一則又後一層混入間字中反不分曉

楊子章○爲我兼愛是他學術大綱授一毛云云極形容他執一而廢百光景○爲我非不是病在取字他所取在此其他

皆所不取矣愛人非不是病在兼字愛而曰兼則無本末輕重之差矣南軒以爲爲我兼愛皆道非也○此章不重關梯畧重關子莫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也○爲我害仁然似義非義已害了義兼愛害義然似仁非仁且害了仁執中害於時中則又仁不成仁義不成義把仁義都害了譬之秤然自一斤至一百斤而一斤中又有一兩至十六兩之別今刻然一個星上豈不把九十九斤都沒用卽此一斤中分兩亦不分明是非此一斤亦廢也故曰舉一廢百○此權字與論語微別彼對立字變通意多此對中字是他稱停恰好

飢者章○此爲飽心於富貴而發語味在兩甘字○飢渴只借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七

作引起或謂飢渴亦貧賤之一節則當云豈惟口腹爲飢渴所害人心亦爲所害矣其說斷非○以飢渴之害爲心害猶今茅塞子之心皆借喻字寫正意法○不以貧賤動其心只是取舍之分明尚未到存養一層故猶有不及人處但存養一層必從取舍一層過去但向後愈精細愈純熟耳所謂不伎不求何用不誠也故不及人不爲憂○過人遠矣從他平日識力上看出來不及人不爲憂從他後日精進上懸想去極下章○岱雲云介是聖之所同前無分別則廉爲仲子之廉任無分別則嬰湯亦可爲故朱子言他聖亦不以三公易其介獨言惠者伯夷餓于首陽伊尹齊魯其介易見獨惠

之和機於不介也故孟子說不羞汙君必帶必以其道說裸  
程與偕必帶不自失句若離了介便不可爲聖

有爲章○僞爲棄非正是掘井者心上策觸危使處若認作反  
掉則上句當作僞僞掘井之必求及泉而本句僞爲二字精  
神亦不出矣

堯舜章○此深惡五伯之詞○之字註中用仁義字訓之確實  
之極性之者生而具之心身之者以身爲肩荷都是實實有  
的做起一假字假卽非有矣而他久假不歸僞如真有豈知  
其非真有人早識破子收人還只自欺能無商冷

伊尹章○首節古書原文今僞書勸首一句○可字從兩民大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九

悅推出反之而悅是民以爲可放之而悅是民亦以爲可君  
臣大分至此而移意者以賢放不賢則君臣大分可不計懸  
似欲援此作例故孟子與他徵隱○楚望曰唐虞以前無章  
命之事而尹相湯始行於桀亦從無放嗣君之事而尹託孤  
始行於太甲故曰伊尹聖之任遠任處便是他志處志者事  
功之本非可以名卒辦非可以勉強爲必他平日至誠動天  
地精忠貫日月天下信其無一毫之私不但他人信得過連  
太甲也信得過故能爲之古今更無第二個也若周公則惟  
以作周字自矢而詩亦稱其公孫碩膚伊尹聖之任周公聖  
之讓也○又曰當時致而不順則大業將墮安得不放既改

則天下又安安得不復若其不改則神器無主卽易位可也  
舉天下之大括棄負之歷涉長途又置諸安處而其志果若  
無伊尹之志則始雖非有無君之心而事勢過騎虎難下  
雖欲不爲篡賊不可得矣○則可是極重之辭蔡覺軒謂僅  
可之辭非也若爲僅可之辭則此時自有正法不當如此矣  
伊尹之志直是天高日晶非小可事

素餐章○堯舜孟子傳食爲素餐孟子見得不但不素餐且是  
不素餐之大更進一步語○居是國只偶然游歷所至君一  
用其言卽有安富尊榮之效子弟一從之卽成孝弟忠信之  
賢是何等功效○或問孟子久游齊梁而君不安富尊榮何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十

也曰也須是用有鄒滕小國鄒滕一用行仁之言便到道不  
拾遺豈不安富尊榮文一川自盡之言便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豈不尊榮齊梁特不會用耳○次屋謂川是用其言是也虛  
齋謂用之存位在位豈有耕而食之理豈以並耕責孟子  
哉

王子章○此亦因上類記之○不是士無事而但尚志蓋事必  
素位而行士非農工商則耕稼貿運制器非其事未爲公  
卿大夫則班朝蒞官事君使民非其事只有尚志乃他本等  
事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此正聖人  
相傳心之正處戰國唯以功利爲事一切游士長君逢君無

非是行不義殺不辜的伎倆孟子於此等處看得極明守得極定是何等地負。士亦有能濟世安民而於本原之地不清此有用無體然止成功利無當於聖賢之大用也亦有潔身修行而於敷施之地不足此有體無用然學有未充亦非聖賢之全體也仁義二字上根極于天命人心之本然而其用亦足以育萬物正萬民故體用兼備。

仲子章○康之大小總在義上權衡而義又總在倫上權衡故有爲大倫而讓者小也是大非爲大倫而讓者大也是小豈以物論則齊國大簞豆小以義論則人倫大外物小蓋國與簞豆總身外物而親戚君臣上下乃性分中事也齊人鄙風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上

至

見一仲子不居兄室不食君祿爲他所震看得竟似天上有地下無連這君兄都是不義的了他不居兄室便信他以義處親戚不食君祿便信他是以義處君臣上下不知義莫大於親戚君臣上下而讓國爲小不義莫大於親戚君臣上下而不讓爲小也如何可被他瞞過○仲子不會有不受齊國之事是據他所爲康而人所震驚者推而極之以爲極大矣不知只算小節

桃應問章○舜孝之至皋陶直之至倘於此而幹腹殺人則何以處之是問何以處腹兼兩邊說朱註甚明顧麟士單指皋陶非是○執之是執士師之法非執替腹也○受是受之先

聖究其極則聖亦受之天天討有罪聖人奉之五刑五用一天而已○桃應先著舜爲天子句而孟子先就皋陶答者蓋單說舜則不見皋陶之心不見皋陶之心則亦不見舜之所處有甚難而舜之心亦不出故必先見皋陶之心止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然後舜逼迫到極處而舜止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兩邊用心極至處都出也○舜不禁與一問急甚舜如之何一問更急甚纔逼出竊負一若性命自然措置却自地闊天寬○楊氏議親讓貴一條亦極有理但此是岳牧百執之論入不得皋陶與舜心上皋陶只有一個執舜只有一個逃若皋陶心上說我姑執之待岳牧百執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至

來議我也好做情放殺舜心上說我且姑逃等岳牧百執來議則父不死而我原可居天子之位則非故爲凡扮以相欺矣朱子謂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到得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又曰其初便從權制上起則不可後人或謂舜受天子於堯未能爲天下得人豈可輕去或謂皋陶執法而至于逃舜所亡極多或謂自有八議何至于執何至于逃或謂舜先與之執以仲法後竊而逃以仲情或謂舜可逃之海濱皋陶豈不能追之海濱蓋亦是明放他去使兩全或謂舜以天下贖一父皋陶亦可以已矣算來算去虛說越不通皆所謂無其心而便從權制上起者也推此意論更

齊則夷亦只有以父命爲尊一條路齊亦只有以天倫爲重一條路推此意論衛輒則立便不是到淵賾來讓之則忘祖拒之則背父亦只有逃而去之一條路也陽明許多算計亦是無其心便從權制上起耳。

自范章○有是居卽有是養養從居來氣是氣象體是體態氣者體之充體者氣之寓○居移氣二句泛論夫非句指點孟子曰一斷王子再提起其居使之然也作推論應轉大哉居乎句况居天下之廣居方落出正意見其所移更當何如耶渺然神遠○此章只嘆居養關係之大岱雲云論道理自重居廣居句但須得孟子閉門戶說神理若謂孟子因王子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靈

悟廣居則孟子胸中初無廣居矣謂孟子見王子便觸動廣居則孟子胸中又橫據一廣居矣數語殊妙○魯君疑是桓公春秋初魯宋同盟○郝解謂此王子後爲魯王嘆齊王不能教世子大哉居乎諷他居仁愛人之子諷他推恩暨而無味。

豕交章○全爲當時諸侯以幣帛爲恭敬而發言所謂恭敬者如斯而已乎幣帛未將而先有恭敬之心則幣交爲文心爲實若先無恭敬之心則所謂恭敬者特虛文耳君子可爲拘乎或曰上恭敬爲心下恭敬爲幣一分卽失語妙○首節二句邊下重弗敬上君子二字重揭對上兩之字人必以豕自

爲而後君敢以豕交之必以獸自爲而後君敢以獸畜之君子豈可如此○拘字亦與畜字相照若犬馬之羈縻乃是拘繫之儀儀歸之師師豈可拘者。

形色章○此爲視形色爲粗天性爲精者而發○耳目手足是形視聽言動發見處是色有此耳便能聽聽便當聽有此目目能視視便當明莫不有是當然之則亦莫不有是所以當然之故此非生來分定而何但衆人或格於氣稟之偏或汨於習染之累則不明不聰者多矣是非形之過乃有是形而不能踐其形之過也惟聖人惟字極重不到這地位則於這分上必歎一分半分終究算不得踐○反身而誠無少欠缺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雷

生安聖人之踐形也克己復禮主敬強恕由困勉學利以至於聖人之踐形也。

知喪章○當時不行三年之喪已久宣王頗覺其非古者諒陰三年又似非今所能行者意欲於今古之間酌一定制蓋將視周制而短之也公孫丑聞之而以爲莽私質於孟子看王無問字世無對字孟子言亦教之之字可知丑是旁論非告宣王語○按夏仲康以前都開三年始改元則古之居喪除首尾不算實實三年必有四十餘月者帝相始開二年改元以後或二年三年不一至夏桀始踰年改元商周因之其月數不可知至周公始定爲二十五月更不可易朱蘆祥曰居

喪不計閏者計閏設有死於正月者二年中有一閏至次年十二月而畢是二年也居喪不計日者計日設有死於十二月初二以下必至四年之正月初一而畢又四年矣皆非禮也終殯徐徐是短喪之比亦教之孝弟正喻兼行虛齋謂教之教終兄者弟者必孝故兼言之支矣○教之孝弟以骨肉至情動之若親喪因所自盡之說○禮降服有三等有尊降諸侯絕大夫降是也有出降子爲人後女子既嫁是也有壓降以尊者所不服已亦不敢服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練絲既葬除之是也父尊壓正服母尊不及父壓餘服不壓正服如父在爲母升壓正服也母在爲妻三年而特不祔壓餘

五教章○君子教法只有博文約禮兩端論語子以四教文即博文行即約禮而忠信則貫此二者之中此又云五者蓋博文法亦有不同約法亦有不同或偏或全或遲或速各因其人

而用之也○時雨化如顏子最聰明當下從悟曾子却遲鈍積久方適當其時不可遇未及其時不可早而及其時之化又非一般○德有多少樣德或寬宏或敦厚或剛毅各隨而成之材亦有多少樣材或禮樂或兵農各隨而達之○成德達材皆未至於化若答問則非無德之可成無材之可達但或據其所疑而曉之或隨其請業而示之○私淑又亦指同時人但未及門者耳故註以陳亢夷之贊之若不同時而聞風興起是餘意要知此五者只是當時據現在地位如此若統觀始終則如曾子者看曾子一篇起初只是答問後闢一貫竟如時雨化矣子貢能言起初只是達材後亦闢一貫通成德而上之矣若私淑中件件都有更定不得○君子總無棄人而人不可自棄已在言下道高章○丑要孟子使可幾及則疑道之高直孟子故高之使不可幾及矣說個高又說個美口中似極力贊嘆心中却老大不然○匠只有個繩墨界只有一個殺率巧工巧射以此致拙工拙射亦以此教原非爲拙工拙射而設自不能爲拙工拙射而變拙字教下能字乃拙者自不能從非教者故使之高也○上節是喻下節說正意即帶喻說下亦古人正喻夾寫法又只帶一半說下亦古人舉此見彼法○引是授以學之之法不發是不告以得之之妙蓋一發了此妙反無從



而見惟不發而難言之妙躍然心目之間這躍然處便是立這立處便是中道何嘗有恁高處何嘗有恁不可及處只是拙者自不能從耳○中字對他高字道字對他天字立字對他登字能者自從並無使幾及法○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我故卑此以尊彼曰抗我故尊之以抑彼曰貶不可抗不可貶者道之定體固如是也則我之教雖有語默又豈能使之顯使之藏哉總是破他一使字

有道章○此為枉道以逢時者發○兩身字與入字對看道與身為附屬豈與人為逢迎身既出而道不行必是貶道以就功名道宜藏而身猶不歸必是枉道以希遇合諺曰削趾適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孟子

履以道徇人之謂也以道徇人豈復有道哉著一守字便見逢迎要結之狀

夏章○公都子看見當時貴介都放逸矯縱勝更知來學便覺可取而又有些才辨即不分外加禮亦當收之答問之中不知他心有所挾即答之亦自枉然若他知下答之故而思悔改則已教之矣○長亦是他人數長非長本師

於不章○人心昏惰則視至急亦沒要緊心痿痺則視至戚亦沒相關而激厲太過又急迫而難久故人要立志又要養氣君子章○上四句見分之殊下二句見行之序正惟天生來有此分殊故人推行必有此次序○陳新安曰梁武帝廟不用

犧牲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乎民反不仁也墨氏愛無差等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於親反不親也○無差等則必倒行而逆施矣

知者章○一物不知即處之有不當豈可不知一夫不獲由已飢渴之豈可不愛但不度其緩急難然施之則為此必失彼甚且輕其所重重其所輕反成其不仁不智者多矣註中國字開然字合則字收緊抱無不知無不愛密甚不然竟似事有可不知人有可不愛於義疏矣○總註識其全體貼無不知無不愛知所先後貼急先務急親賢○當務該得綱場氏謂即尊賢非是○喪服至親以葬斷父子本只是葬以父至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孟子

特加三年而臣為君妻為夫皆三年此三綱也以尊加也三綱之父母皆非尊者之所尊以名加也曾祖便該小功高祖便該緦麻而齊衰三月不敢以卑者疏者服之也其餘旁殺下殺皆至三而小功至四而緦麻外親之服至緦小功而止○濡肉易齒故齒決乾肉難斷用手劈之而不齒決○此之謂不知務是舉此以為榜樣見其可哂耳非以此為不知務之實也

盡心下

梁惠章○此孟子家居追嘆之語仁者闢不仁者合以所不愛及所愛指其不仁之實公孫丑未明及字之說疑是倒行而逆施故又舉其事詳告之疑王非不愛子弟即民豈真欲殺之以土地故一念之貪溺至於此故舉以爲戒

春秋章○此爲聖莊霸功者發○孔子之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不善讀春秋者以爲孔子獎霸如召陵之烈後世罷稱不知彼善於此則有之其實孔子未嘗義之也蓋征伐天子大權自諸侯出卽爲不義○或問敵國不相征湯征葛文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章

伐崇伐密又是何如蓋諸侯奉王王者奉天湯文行王政乃奉天以行所謂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也其餘諸侯則但當奉

聖信章○此爲好戰而假誓血流漂杵之文以自解者發○易

象詩書言理之文何不可盡信惟誓乃是戰事之辭古人義辭皆重誓之徒如帝典泉謨何不可信後世史官却不免鋪張揚厲而非盡其事之實其可信不可信處全在以理辨之○首節虛喚末二句是結穴

有人章○此爲好戰者動援湯武以惑其君者發○不仁則有敵有敵則有戰仁則無敵無敵則無戰試看好仁如湯未至

而民望之好仁如武言出而民信之不消戰何消善則彼自負善陳軫戰早惡其君子不仁了○韋車兵車也司馬法一車百人法當用卒三萬虎賁又是親軍在王左右者○民來迎王已是不畏王猶慮其畏也一時歸附之情撫慰之情如齊○此皆孟子所親見尚書古文梅普割裂作準執非敵百姓誦讓者崩厥角載庫爾也非敵作一句百姓也若崩厥角作一句全不成文理

梓匠章○規矩有形我得操之心巧無象彼自悟之此能與不能使之別○巧不言不能與者與巧卽在與規矩中特非其人或非其候則不知耳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章

舜之章○此就舜寫出窮居不損大行不加光景若貧賤而以爲不足憂富貴而以爲不足樂早被他動了○古者衣象天之輕清故只淺象象地之重濁乃有紃

吾今章○此曰樂當時幾殺報復之慘而發

爲關章○爲當時借古法以毒民者發○上將以原其意下將以誅其心○東委云非好刺譏世事全是悲憫人窮

行道章○道不行該得廣令不行只就一事上見妻子且然况他人乎○天下亦有身爲無道而其才智足以籠絡人驅策人者亦有人本長厚樸直而不諂人情物理不能調度分派人者亦有兩邊都不是者故必兩句分開說然身行道其本

也。

周利章○上一句陪起下二句居于德必知仁勇兼備虛齋謂識不到則眩如荀爽之從曹操是少了智守不到則敗如楊雄爲莽大夫是少了仁氣不到則攝如王坦之倒持子版是少了勇王觀濤謂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邪不能搖此言仁知而勇已在其中○愚按邪不在政令而在學術如楊之爲我墨之兼愛子莫之執中告子之性無善無不善孟子辭而闕之是謂不能亂學術亂而生心害政故政事之亂亦從學術來

好名章○此爲欺世盜名者發○好名之人他心術根原都從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三

名上起不從讓上起故於名所在他必矯強爲之名所不存卽不覺真情之發見矣蓋好名之人卽非能讓之人初不待見時後知也○俗雲謂他所勉之名在讓所安之實在爭積誤註勉與忍對不以勉與安對蓋真能讓之人大且讓了何況於小卽他不檢點處一定有讓無爭非真能讓之人則讓一忽略他的爭處便露出來故觀於所忽然後他或安於讓或安於爭之實可見非是要察他讓之安與勉也○好名是假的強勉却有真的好名之人於大處留心裝做却假得過到小處反露出破綻來萬鍾不辨禮義的人倉卒之際却見真心到宴安時見得萬鍾大了反打緊不過這兩種人一爲

利一爲名正相反

不信章○仁賢仁德之賢不信或外親內疎或始用終疑○禮之概然爲義○政事所該甚多而獨言財用不足者取民無制費用無經故也○三項平說但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修故外註曰三者以仁賢爲本

不仁章○此爲當時諸侯欲以不仁而圖天下發○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都是以不仁得國他看慣了便道國可得天下何不可得亦欲以此法行之不知一國尚小或以小恩小惠而德於民而爲所欺或以小才小智駕馭一時而爲所壓故也得下若天下甚大則術必有所不能欺勢必有所不能壓若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三

秦以勢壓天下而得之究竟不數年而叛還是不能得也民貴章○此爲諸侯以不仁肆於民上而發民與君正對掉一鬼神作中間襯墊尤奇○立社稷是爲民變置社稷亦是爲民若諸侯則危社稷已當變置矣何況毒民妙在偏不出虛民似○自世人言之天子最貴諸侯次之乃得乎天子不過爲諸侯得乎諸侯不過爲大夫而得乎士民乃能爲天子是天子之貴乃止民貴之也其實更何如於諸侯上文增天子一昏亦加倍渣托○社以祭土而土不可偏祭故諸侯必立社於庫門內以古治水土之人配之古祀勾龍後遷勾龍而祀禹周復祀勾龍穀亦當祭而百穀不可偏祭故舉稷穀之

而以播穀之人配食。古祀社以遷而祀。聚祭稷亦於社者。穀必生於土也。變置社稷或曰改易其人。若遷勾龍及柱之類。此自一朝定禮不因水旱也。或曰改易其地。則社必在庫門內。夏左股右周復左。亦不因水旱也。或曰改易其禮。則春新秋報。犧牲玉帛有常規。惟凶年祀以下牲耳。按日食則伐鼓于壇以責之。此註明言毀其壇。繼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

聖人章○此見當時頑嚚鄙薄之多。而發此嘆。欲以爲救時之藥也。○聖人句虛喚次句點題。故開六句實指。首二句說聖人之可師。百世聞風六句說百世之師。聖人奮乎百世以下。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章

從百世之師。聖人仍掉轉聖人之可師。百世末句又從聞風作一襯。更加遠勢。○親近而薰炙之。親則薰。薰之見不止於聞。炙則氣骨皆蒸透。不止于風。亦指百世以下之真能觀摩效法者。非謂夷惠同時人。斯其所得。必不止於若頑夫之康云云而已也。○或問孟子學孔子。此極稱惠何也。朱子曰夷惠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食懦鄙薄聞之而興起焉。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于去病爲尤捷。而亦田夫販婦大寒大熱者之所便也。若孔子則廣大而中正。渾然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無伐病之功。未必優於

薑桂大黃。非所施于剛卷之間。危急之候也。○只言個奮字。便與孔子不同。孔子元氣渾淪。即用個奮字不得。

仁也章○此爲人不知有仁者發。○朱子曰。不是以人訓仁。言人之所以爲人。以有此而已。○稼書曰。蟲蟲之衆。止知負形秉氣。有知有覺之謂人。而不復知人之所以爲人。聰明之士。又因其所見自成一道。道益紛。而天下之人益壞。不知天下的人斷無有舍仁而可以爲人者。天下的道斷無有不根於仁而可以爲道者。蓋人與仁原是合一的。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無這個仁。亦成不得個人矣。但就本原之地。指其不雜乎氣質者。分而言之。則謂之仁。就發見之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章

時指其不離乎氣質者。合而言之。則謂之道。仁即天命之性。這即率性之道也。喜怒哀樂之情。視聽言動人之事。君臣父子人之倫。必皆合於仁。而後成其爲道。不然不入於汙濇。卽入於煩苛。不涉於虛無。則遁於寂滅。乃異端曲學之所謂道。是則一離乎仁。不成乎爲人。亦不成其爲道矣。○仁也者三字。重提貫兩句。言這個仁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亦卽道之所以爲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卽不仁。而天地之心。原來滅息。只人自家生理却滅息矣。道者人所共由之路。我卽不由道。同常在。只我而不仁。人倫日用都無生理。貫注則君臣父子皆爲虛位。手足耳目皆爲虛器。而道於我無與矣。

孔子章○遲遲吾行孔子答子路語一述其言一述其事而以已申之覺孔子渾身是道無處非中兩也字願學之情不勝向往○孟子去梁幾於接漸去齊不啻遲遲齊非父母國也

正孟子善學孔子處

君子章○君子二字從不容然後見君子來易之否上下不交君子道消慨嘆之情餘於言外○孟子不過之故亦自隱然貉稽章○士字泛說孔子文王正士所當效法者憂心悄悄自反也不隕厥問自修也孔子文王且不免人之愠見愠于人只有自修何況不若孔子文王語極寬平若帶一毫激烈便不是聖賢學問○小序栢舟衛頃公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聖

綿言文王之興由太王也引詩固多斷章取義而此整然下孔子文王字亦非無因綿詩鄭箋於此節言文王孔子則國風以栢舟爲首亦有意在故卽以孔子言之謂以雅以南者詩之一體也南風雅頌詩朱子詩傳多改序說而旋悔之故之四體衛宏始合南風朱子詩傳論孟集註成丙戌作白鹿洞小弁及此仍從序說乙酉詩傳論孟集註成丙戌作白鹿洞子之改詩序不逾年卽悔之又與蔡沈誓言

鷓鴣居東不足東征詩傳誤處未及改正

賢者章○古之人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所以率人而偕至于昭昭也今之人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所以愈成其爲昏昏也山徑章○用之則成路不用則茅塞是其關係固在用與不用然用之亦只在介然之頃纔覺卽清明不用亦只在爲

之時纔懈弛已昏暗危微之界剝復之機皆在於此可不懼哉○輔氏曰內爲氣質所蔽外爲物欲所誘皆是塞其理義之心趙註謂高子去孟子而學他術矣夫所謂不用者豈必去而學他術哉

禹聲章○樂以章德亦以象功禹承堯舜之後文當殷紂之時禹之德已西被東漸文之化不過南及江漢則禹之聲自然有尚文王處故孟子曰何以言之謂此處正有衡量商酌在也不道他却說一個以追蠡故孟子只一句撇落而以軌之深淺全不關馬事猶紐之完敝全不關樂事曉之樂上事竟置不提以他全無可說處也○考工旋蠡是鍾紐爲蠡獸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美

形若今爲盤龍爲辟邪相似年卽甚久亦無欲絕之理愚意追槌通蠡是蚌甲其提擊處豈深似蠡也齊饑章○孟子初至齊勸王發粟而王從之所謂言將行其言也爲之兆也若王用孟子則恆產既制而凶年免于死此小惠不足言矣今既道不行而將去毋論言之而王不從卽仍爲發粟濟得甚事正孟子所譏惠而不知爲政者而復身蹈之乎陳臻疑不可復或以再請爲煩或疑請亦未必從孟子所云不可直以道既不行則當卷而懷之也○則之野一個則字靜中忽動義利分途其動也忽不知所自來人心惟危其幾可畏如此或曰士則之三字爲句與下其爲士者

笑之相照看來焉。婦郎爲善未必遂到士皆則效地位也。

性命章○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性與命何從分別。豈可以命屬氣。以性屬理。但既說個命。則與之者天。我便不得操其柄。纔說個性。則受之在我。天又不得司其權矣。孟子見人於欲必爭之於理。則諉之故。抑揚其說如此。他注謂其○口食主生木也。目視主明火也。耳聲主收金也。鼻臭主藏水也。四肢兼乎四者土也。此五行之氣。所爲父子主仁木也。君臣主義火也。賓主主禮金也。義光明故屬火。禮文明屬火。事斷制屬金。亦通。賢否主知水也。分辯屬水。嚴肅故屬金。若以也。此五行之理所賦。○就仁義禮知天道上說命。故註只曰

圖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善

所稟有厚薄清濁而遇之常變不在其中。但語類言舜遇瞽瞍。又王莽里孔子不得位。亦是合下稟得薄。則所遇之常變未嘗不在所稟之厚薄中。且我之質得其最清而所遇之君父賓友其質偏得其濁。則亦未嘗非命也。兼說亦可。

善信章○樂正天質固好。而又知進於學。故不得但目爲善人。然但從事於格致而知未極其精。用力於好惡而心未極其微。則又不得竟許爲信人。故兼二者名之。○可欲凡處心行事。守己責人都無可憎。纔是○善只是質好。朱子恐人以無此質自棄。故或問又增或其知及而勉。爲一種。○信者知之既真而行之又必力。守之又必固。○善人既無惡矣。而信

人又兼如惡惡臭者。蓋惡有不同。大段看則善人無惡。細看則所不當爲便是惡也。如樂正從子教來。豈不是惡。○信即實也。然而未充。充之使其實者。積而至滿。使性分之中無一毫之欠缺。朱子言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一毫之不善。難於其間則可謂美矣。○充實止是積於中。又充之而流溢於外。在躬則晬而盎背而喻於四體。在事則仁育義正。而萬物服從。然非於光輝上別做工夫。只充實之而已。自然溢出。○以下皆下學事。都有階級。可尋到此愈熟。則上達矣。化便與前面絕不相同。前要思到此不要思。前更勉到此不勉。如仙家說脫了凡胎一般。前此腳踏實地至此

圖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美

竟稟虛御風矣。○初化時。節猶有可知。到愈純愈熟。則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更非人所能測矣。○孟子既分六等。則聖與神必有劃然分界處。俗言人都以湯武反之之。聖不如堯舜之神。夷清惠和之聖。不如孔子之神。此非也。湯武有聖人。道濟天下之功。未便到不思不勉。處夷惠造於偏端之極。未嘗以善信美大爲基。俱非孟子所謂大而化之之聖。若大而化之。則自然神妙。豈復有等級。愚謂俗言所辨。湯武夷惠。誠然其謂聖人無等級。則信程朱之過。而不察孟子本意也。蓋化是孔子耳。順從心地位。若謂此上更無可進。則孔子七十而猶假年學易。何爲意。孔子八十必又有一層說。

話九十必又有一層說話如孔子繫易所云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者孔子七十時正未敢以自許也則耳順從心上面明明還有進步孟子學已到聖處故上面一步見得分明程朱未到此境自難窺測耳假如孔子只說到知天命孟子只說到大而化之吾知上面二句程朱斷不能下○志學章是孔子一生甘苦次第此章是孟子一生甘苦次第只志學章層層都是透過的此章後一兩層是望見的○岱雲云樂正造詣等級難說故索性說到極處而一總斷之○樂正在善信之間愚謂孟子在大聖之間顏子又高於孟子比孔子化處只未達一間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堯

逃墨章○楊墨總是邪說非儒於儒近而墨遠也但就人情上看則謂衆人無異吾父歟畢竟心上難安而太廣者難風勢有所不給必定要歸約一邊來然太簡而使之一無所與又覺寂寥太無生意則又將變計焉註反正之漸大略如此大略二字下得其因非逃墨者斷斷歸楊逃楊者斷斷歸儒也如夷之逃楊即已歸儒子莫不墨不楊又成執一何曾盡得定來故二句只借勢遞下與言歸不如舍舍不如會子一般莫太呆說○斯字有二意一是謂其陷溺之久一是取其悔悟之新此正聖賢至誠惻怛與人為善處若謂恐其太嚴而人不敢來故寬以招之恐其太苦而復叛且寬以羈之早說

成私心作用仁字種子已斷絕如此而自號為儒儒字種子亦早斷絕矣○辨字無甚不好不好在今之辨者但追其既往耳若謂其陷溺之久取其悔悟之新把這程而毫釐千里之謬與他細細剖析豈不是仁人之用心豈有一歸便了一晌只胡塗過去之理彥陵辨只可用之未歸之先不可用之既歸之後其說非也

布縷章○古者蠶事畢乃收繭稅亦惟取公桑以蠶者乃有之其餘匹婦之蠶止以供老者之衣初無所謂布縷之征也粟米亦惟取之公田中如所謂九十而助什一自賦而已未嘗名為粟米之征也力役則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其為時亦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卑

甚少也此三日是正役乃人人所有者若兵役後世名之曰征而又盡有之則民已不堪然取之各以其時則力猶可以漸而給若非取之則民益不堪朱子引今兩稅三限為証可見先王無是也孟子他章皆言王政獨此就衰世之法言之蓋目擊弊離之慘而言也一部孟子論政之言止此其辭愈卑其心愈痛矣夫孟子所欲施之民者豈僅無弊離已哉寶玉章○土地所以立國乃先君世守之故居一而所與守此土地者人民所以安此人民者政事也故遞次之若寶珠玉則政事必荒人民必怨而土地削且亡矣殃安得不及其身益成章○才者道之用開大道則如周公之才美可也為無技

之休休可也然未聞道而才大亦足以爲禍取震憾乎人如操  
觚之類未必見殺卽見殺而亦足以播毒於人亦不止殺其  
軀惟小有才而未聞道則淺露自矜不足以害人止足以自  
殺而已

之滕章○爲竊屨之爲註讀去聲愚疑當平聲來卽下來者之  
來緊頂從者字言子以此爲竊屨之人而來從吾門歟或言  
此固不然但夫子設科往者之行多不歸咎來者卽不拒之  
則容受者多卽有爲竊屨之事亦在其中正足見夫子容受  
之大於設科無傷也雖於竊屨之疑未釋而其言有合於歸  
斯受之之指故錄之其與下章相次者見士喻蔡卽人以  
陽者約言

五子卷之七

聖

爲竊自反無冠何傷惟貴自立充無穿窬之心至無往非義

耳

人皆章○道心人心同根並蒂故有時有所不忍又有時有所  
忍有時有所不爲又有時有所爲而不忍不爲恆少所忍所  
爲恆多於是仁義之良遂無以自見然此所忍所爲之發必  
有端倪而不安惟此不忍不安之發則油然而生沛然而出  
其機皆有不能自己之勢所謂故者以利爲本本屬易達只  
人自不能達之耳若從此順而長之使直達於所忍所爲之  
地則無非仁義矣○推者達之原滿者達之量惟推乃達能  
達乃滿充者其功達者其機也○仁者人心只得一個義者

人路却是多岐故不忍只以無害人括之而不爲則先以穿

窬舉其最後以穿窬之類括其凡中以無受爾汝提其恥也

○無受爾汝之實六字連讀謂此慚忿而不肯受之實小註

謂致此之行則以爾汝之實四字連讀離却受字與上充無

穿窬之心句法不類斷非○貪貪彼之利昧昧己之良隱隱

己之欲忍忍人之欺○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凡可輕可賤者

皆斷斷不爲故朱子曰大段工夫已周密了至於以言餽人

其事尤微而其理尤密蓋爾汝自外來其來之時必有不甘

受者此處推之猶易若餽人之心則自內出當時不見其不

當爲而且其理尤爲難覺然於此不充則機械變詐

陽者約言

五子卷之七

聖

之乃生而至於無所用聚故不可不察而悉去之也

言近章○此爲徒求之遠求之博而發○言淺鄙而無深遠之

趣固非善言然務爲高遠而失之荒唐則指趣反短矣守狹

隘而無廣大之規固非善道然務爲廣博而失之泛濫則勢

而無功矣惟語下而不遺上而近之中自有遠探本以該末

而約之中自有博乃爲善也○却解爾汝存乎言爾汝存乎

守莊列之言遠而不近墨翟之施博而不約

堯舜章○前章性之反之兩開平放便見之字是指仁義此換

一者字兩句遞下便見下句之字是指性反之是復其性○

此章論性反之異見湯武與堯舜終至於同不比前章論誠



僞之殊見五伯與堯舜湯武終歸於異。○動容周旋中禮上  
半句性反之聖所同盛德之至下半句性者之所獨若曰反  
之之聖動容周旋非不中禮然他有意求中惟性者則盛德  
之至自然而中非有意於中也反之之聖哭死豈有不哀然  
他便有親喪自盡之意便是爲生者之禮當如此惟性者則  
哀因死者生并非有親喪自盡之意也反之之聖經德豈有  
或回然他便有兢兢保守天祿之意便是詩所云豈弟君子  
求福不回惟性者自無回邪并未有保守天祿之心也反之  
之聖言語豈有不信然他便有言顧行之意便是以言正其  
行惟性者自然符合并非有行必踐言之意也。○詩于文王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聖

言于祿豈弟于成王言于祿百福皆是保守天命非祿秩之  
祿。○必信是總而計之悉而數之無有不信者非期必之必  
。○性者聲爲律身爲度他行出來便是法所謂由仁義行君  
子便要得天理當然處做個法則而行之所謂行仁義也。○  
性之之聖與天爲一命不足道也若君子必修身以俟之。  
世亦有俟命者却不知行法若行法斷無有不俟命者。  
說大人章。○此對當時遊士求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者而發  
他說大人要求其富貴之條則已視其巍巍而說矣須知此  
不是教之正是陰移而默奪之。○我得志我字非孟子自我  
乃爲說大人者設身處地耳。○楊氏謬作孟子自我故置國外

○在我皆古之制是何等學力在彼皆我不爲是何等見識  
這都是平日不在臨時。○古之制不但宮室之度器皿之數  
等死規矩蓋此制直從天命原頭下來有一毫踰越不得。  
堂高是階之高史言堯階三尺禮言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  
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高至數仞過制極矣。

養心章。○有是人卽有是耳目口鼻四肢耳卽欲聲目卽欲色  
口卽欲味盡人皆有而不能無此所謂人心也耳欲聲則聽  
自當聰目欲色則視自當明口欲食則味自當正此道心原  
卽在人心中心而不可相離非人心別爲一物而道心又別爲  
一物也但人既有此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則便有自私之意

四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聖

而私欲自此而生又便有聲色貨利之誘而物欲自此而興  
始於有所偏向終且至於沉溺此其相因相引之故乃人心  
之所以惟危而道心之所以惟微也當時溺於富貴利達全  
不知養心者無論如告子輩欲心不動似亦知所以養心但  
他不知性善根原徹底都錯他說食色性也仁內義外則凡  
天命之品節限制皆去之而已無所爲道心矣認甘食悅色  
之以我爲悅者爲真性則但有人心而且任其馳逐於聲色  
貨利之內其爲欲也日益多欲多而又強制其心以爲不動  
必愈膠擾而不寧於是懼言之足以動吾心也而勿求於直  
使其心日昏懼氣之足以動吾心也又勿求其氣使其心日

加以甚昏之心孤立於無用之地以爲不動則其心直竊矣  
豈有是養之之道哉蓋人心如月之有魄道心如月之有明  
非魄無以爲明但魄長一分則明便消一分魄消一分則明  
便長一分固不能使月有明而無魄然他明到滿處則但見  
有明不見有魄非真無魄也魄不足以爲明之障而明愈足  
以見魄之清此聖人之食味別聲被色皆動見天則而形色  
皆天性踐形即盡性也朱子太註既曰人所不能無而語類  
又曰且要得寡以至於無蓋不能無者人心即道心之魄而  
必至於無者道心既滿見有明不見有魄也若告子之不勤  
心則僅有月之魄而已譬如晦朔之交無明直無月矣

附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聖

曾子章○曾子食必思親一觸即動原不待權衡措置而出所  
獨所同是孟子推他所以觸動與不觸動之故在曾子固不  
自知也

狂僂章○狂字是主簡字帶他病處說進取是他全身任士好  
處全在此即論語所謂斐然成章也不忘其初謂只成得個  
狂者這從簡上來即論語所謂不知所裁也若不簡則其進  
取必能細細斟酌盡精微道中庸掩其言而不止於任矣此  
數語孔子字字確當實已包其嚶嚶一節萬章只因圖述來  
未深曉其說故下又叠叠問去○此一節只問何以思狂之  
故○不待中道節明所以思狂之故帶一僂字後便發行承

夫○敢問簡問狂之人○琴張○舉其人以質之○中道狂  
僂固是天資然亦僅有學力但他學力亦隨天資一路上去  
了孔子所謂中道必如顏淵始足以當之再問以下便算不  
得故曰不得而與之○孟子引孔子語雖帶僂來故思其次  
也句却只指狂應他何思何字○何以簡乃問狂之質○其  
志節乃舉狂之質以告之○惟志大故言大正是舉寫他進  
取光景○夷平也夷考如兌天平相似把他言行兩頭稱停  
起來便見言一頭重行一頭輕了便是不掩言不是但能言  
不能行也不掩言而不能自克即他不忘其初處○既有琴  
張一班人狂者如何又不可得謂得而與之也他行不掩

附書約言

孟子卷之七

聖

言仍不得而與之矣○又其次其字指中行又字帶狂者說  
下非謂次於狂者○過我門數語萬章亦是圖圖述來未深  
曉其說○此先問何以爲鄉原○何以是四句鄉原譏狂行  
何爲一句譏僂生斯世也三句自明已志鄉原也未必真有  
是言是孟子從他心上想由他不爲狂僂而爲鄉原之故一  
個曰字直貫到也者字其志如此其言必如此其行必如此  
故以是鄉原也一句結之而註云此鄉原之志此鄉原之行  
不先分此鄉原之言一句也○論狂者即其言以見其志論  
鄉原由其志以想其言也者字應何以謂是也字應何如斯  
可謂要把全篇一氣讀乃得之虛瑣謂是鄉原也只頂闕然

一句非是閑然正是他媚法非之六句乃極言之他不露一點才不露一點氣并不露一點權術李柏謂閑然了媚處使人不敢以媚世目之與註以求二字不合。○原是謹厚疑未必害人又一鄉皆利不會見害了那一個章但從賊字作解不會向德之二字認取也此乃問何以爲德之賊。○狂狷嚙嚙蹢躅便有可非刺他却無狂狷不肯同流合汙他却肯狂狷真忠信廉潔他也似蓋但無非刺而不同流合汙衆未必悅即同流合汙而不似忠信廉潔則鄉之庸人悅正人不悅亦未必皆悅他如此做來則忠信廉潔似兼狂狷之美而又無狂狷之偏他立志在善斯可矣今既衆皆以爲善自家看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聖

來真入神妙安得不自以爲是然而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與字從而與之與字來堯舜之道非一忠信廉潔所能至然真忠信真廉潔這真處便可引而進之今徹底已非何從入去且使天下都道此法極妙人只消如此豈不爲德之賊乎蓋鄉人原無深識故爲所惑然斯世皆鄉也二鄉如此天下可知世道人心都被他壞了。○稼書曰他同流合汙又無流與汙之迹若有迹便可非刺了。○觀濤曰似忠信廉潔卽下似是而非。○依有辨才不義之事被他說來竟恰是義當如此利口說得極像全沒此事到他說來逼真。○惡莠數句孔子本非一時語孟子一滾說來歸到鄉原真豈可悲可涕

接連目前。○纔是萬古不易之常道自君臣父子之間至一事接一物皆有當然之理此從天命上來原人人所有只爲世衰道微無王者建極於上而後處士橫議爭爲異說以汙之出此之民胸無主宰見他或似捷徑而易至或似卑近而易行或似新奇而可喜所以被他都誣了故君子而作於上必如堯舜之教以人倫君子而起於下必如孔孟之垂教萬世使此理如日中天萬民共見則邪說自不足以惑之矣。○孟子上篇終於好辨下篇終於反經蓋辨猶誅亂討賊之師反經則興王致治之本也。

由堯章。○此章歷敘道統乃一部孟子大結束。○舊說聞知必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哭

賴見知孟子以見知自任重見知上非也試看孔子何曾仰仗望散文王何曾借徑伊萊况孔子祖述堯舜卽謂得統於文王尚不可謂無望散斷無孔子耶大意只說聞而知者遠而稍難見而知者近而稍易後有聞知當時必有見知近而易者無有則遠而難者安必其有乎全是一片慄慄危懼之意。○禹皋見知觀皋謨皋言慎德禹言慎幾可見太公敬勝之訓見於大戴散宜發倫之迪見於君奭猶爲近之若禹謨伊訓勉誥都屬偽書不足於信也。要之孟子時古書俱備其所見者必多摭拾一二語正成掛漏况所爲知之者必有心心相印之妙豈在彙合影響一二字句哉。○孔子之見知

自當屬之類會但孟子只願學孔子時地相近故欲自附凡知之列所謂未得為孔子徒子私淑諸人君子五教原有私淑一種原不會想到類會二字不是與他相較說他算不得見知必我纔好算見知後聖之起必有賴於我也○大註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然乃正見其有不得辭雖老憂後世遂失其傳然正以見天理民彝不容展滅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說無有正是說必有既以明其傳之有存而又以後聖於無窮體會入微若如今人說今無見知後必無聞知味同嚼蠟矣○憶予九歲讀孟子終至末二語痛哭彌日至今讀孟子至此二語及天下之生久矣一語猶未嘗不涕下也嗟乎深痛之語感人至此哉雍正己酉冬十一月長至後二十日荆溪釣臺任啓運識

四書約旨

孟子卷之七

記

四書約旨

四書約旨十九卷

禮部尚書德保家藏本

國朝任啓運撰啓運有周易洗心已著錄是編乃平日與門人講貫隨筆劄記之文其中如論管叔以殷畔謂管叔監殷在武王時有功引汲冢書為據之類亦間有所考證然大旨為科舉作也

翼藝典略十卷

〔清〕蕭正發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翼藝典略

十卷》提要

叙

制執一道自宋以來試士  
子率首四書命題迄

昭代不改以其闡理道而

羽翼聖賢也顧理道由心

序一

造而事必書稽根本隆

傳与夫周禮爾雅家語左

國史記諸子詩著漢考其

出爰有標者用諸所命之

題古人所以云典雅也詳

雖不盡闡其畧亦足以  
降洵執林從幸名家以編  
不一有依四子書次序而  
編者有專列人名而編者  
有分門別類而編者有左

序二

圖右書而編者且有取時  
文小學與典墳題而編者  
俾為孝子業之此摭括法  
云備矣顧或同一時事而  
前後分列或同一制度而

彼此分見學人繙閱聚括  
參伍錯綜果能一索而賁  
數乎唐陵蕭君次方績學  
篤行著書自娛晚年手訂  
一編別上體裁綜述本撮

序三

諸子首以至重紀繼諸賢  
紀唐虞三代紀春秋紀戰  
國紀而歷紀終焉分為十  
卷名曰翼統典畧蓋以羽  
翼制統也行或翼之又亦

可翼也。詳靡也。姑從略也。而畧未始不詳。如五霸。詳其始末。而霸佐亦附不。死前後之分。列會同。詳其名義。而聘。陳。卒。不必彼此。

序四

之分。見以是為例。自可類推。姑題之時。兼提條貫。如取。如。携。耳。余。翰。院。修。書。立。歷。年。所。六。覽。是。編。雖。輯。古。典。實。運。已。意。而。快。友。徐。霽。

古人在簡而昭。裨益今人者。捷而要。奚以。方氏手訂。以訓兒孫。與學。在於。六十年。而備寫。以睹記。在。近千百。却。今。孫。等。與。同。宗。袁。

序五

良氏校讐。命刊以廣其傳。意良厚。而所叙於余。至。表。章。典。籍。之。功。雖。有。翼。而。行。耶。第。達。

鑒天子頒十三經於諸庫四

書亦在其中士子當思明

燕

貴

乾隆四年五月

吉旦

序六

賜進士翰林院纂修寶錄

壬子廣東正主考北直

學政年家鄉眷侍生劉

吳執撰



皇統典畧目錄

至聖紀卷之一

孔子始末

諸賢紀卷之二

顏子 曾子 子思 子貢 原思 子夏 子游

子路 冉有 子燕 曾點 子賤 曾斯 伯牛

仲弓 聖壽 罕我 漆雕明 漆雕開 琴牛

高柴 南容 孟懿子 有子 孟武伯 南亢 舍長

司馬 弟子姓名 孟子

皇統典畧目錄一

二帝三王紀卷之三

唐堯始末

虞舜始末 皋陶 后稷 契 伯益附

夏禹受禪始末 啓附

商湯放桀有天下始末 伊尹 太甲 太戊 盤

庚 高宗 傳說 紂 比干 微子 箕子附

周世系武王伐紂有天下分封始末 伯夷 叔齊

膠鬲 大公 周公 成王 管蔡 召公 原

叔 厲王 幽王 平王附



春秋托始

左丘明傳春秋

春秋紀卷之四

齊桓公稱霸始末 管仲相桓附

晉文公稱霸始末

秦穆公稱霸始末 百里奚附

陳氏 仁村附

齊景公始末 晏平仲附

陳氏亂齊始末

春秋紀卷之五

春秋紀卷之五

魯三桓始末 臧文仲 柳下惠 臧武仲 陽虎

公輸子 孺悲附

衛靈公始末 祝鮀 彌子瑕 蘧伯玉 史魚

公叔文子 宋朝 王孫賈 孔文子 衛獻

王良 甯武子附

春秋紀卷之六

鄭子產當國始末 裨諶 世叔 子羽附

晉平公始末 亥唐 師曠附

楚成王莊王稱霸始末 令尹子文 孫叔敖附

吳越始末 楚子西 葉公附

宋襄公圖霸始末 向魋附

滕薛朝魯

戰國紀卷之七

韓趙魏之始 段干木 梁惠王襄王始末附

田齊初立 宣王 淳于髡 匡章 陳仲子附

燕王噲子之始末

張儀公孫衍相秦始末

春秋紀卷之六

魯繆公始末 公儀子 池柳 申詳 平公 樂

子附

宋王偃始末 戴不勝 薛居州附

鄒穆公始末

人名總錄 白圭 宋經 慎子 楊朱 墨翟

高子 周霄 盆成括 孟賁 烏獲 奕秋

庾公之斯 尹公之他 子都 龍子 羿

逢蒙 羿 八士 接輿 夷逸 朱張 少連

子桑伯子 直躬者

尾紀卷之八

功爵 附庸 庶人在官

朝聘會同 爲擯 巡狩述職 述職圖

送往迎來 符節 成樂 關譏

明堂 明堂圖 靈臺

祖廟 昭穆 禘 禘嘗 魯禘 濯 時食

郊社 旅泰 祭祀

喪葬 諒陰

冠 嫁娶 媒妁 親迎

異統典畧 目錄四

射 大射之禮 鄉射之禮

冕 端章甫 輅 旌旃 皮冠 田獵

簋豆 器皿 瑚璉 耕助 築盛 牲殺 蠶繅

裘 象貉 絺絺 帷裳 明衣

尾紀卷之九

學庠序校

樂律 隔八相生圖 五聲八音八風圖 舞

零 木鐸 權量

曆時 夏時 日至 北辰

雲 風 雷 雨 霓 霜 露

禹治水 導水入海圖 九河圖

井田 貢助徹 圭田 廬市

時使 兵賦 建國 社稷 改火

詐獄刑罰 負版

尾紀卷之十

百工 車 輪 輿 軌 匠 梓 鑪 磬 夢

量 陶冶

弓矢 函甲 劍 兵

異統典畧 目錄五

給事 既稟

百畝之糞 五穀 稼穡 山林川澤

醬 醢 鹽 薑 祭肉 酒 先飯 放飯

亞飯三飯 鬲 庖人

魚 龍 蛟 鼉 鰐 鼉 龜 蛇 蚺 蝮 蛇 蠅 蚋

鳳 雉 鴻 鴈 鸕 鶒 鸛 鵒 鵙 鵙 黃鳥

麟 虎 犀 象 兕 麋 鹿 兔 熊 豺 狼

頽 狐 犬 馬 牛 羊 豕 豚

山石 寶貨 珠玉 皮幣 布帛 帶 屨

草木 場師 桐梓 杞柳 竹 桃李 蒲盧

匏瓜

井 堂 宮室 樓屋 牆 門戶 屋漏 牖

舍館 道路 舟 席

杖者 姓名 博奕

巫醫 禱 誅 讎

書契 御僕 妖祥 著龜 夢

羣統典畧目錄終

羣統典畧

目錄六

羣統典畧凡例

一是書原爲舉業而編故凡四子書中所有典故名目特於經傳子史內編出來歷有片段而成章者得十卷俾幼學便於記誦成學便於省覽

一是書與備考圖考人物考並言書但彙典故而無文采或有一人一事而前後錯出者難於附記茲則一人叙於一處一事叙於一處如孔子事則於至聖紀內看弟子事則於諸賢紀內看以及帝王春秋戰國歷紀各人各事莫不皆然庶幾觀者一目瞭然便

羣統典畧

凡例一

於舉業引用

一是書有於經傳子史內全編者或有抽出一段者或有集腋成裘者皆其緊關切要足以備用故似割裂而非割裂

一是書首孔子次弟子者以四子書中原係聖門師弟言行事功故編之在前而唐虞三代春秋戰國則依年代叙列

一八九十卷爲歷紀者會集其事而紀之也如朝聘會同庠序學校等項分門別類彙於一處以便學者緝

閱餘彷彿

一書中凡人名用一地名用一文章緊關切要處用密

○密、

一是書至聖諸賢二帝三王春秋戰國厄紀分爲十卷

其文約而該其事簡而詳學者未必無少補云

翼統典畧

凡例二

翼統典畧卷之一

孫肇鴻氏斯

維箕穉子氏

維第及宣氏

虞陵肅正發次方甫渠訂

廖陽弘謀哀良氏校閱

至聖紀

孔子始末

周封殷微子於宋微子卒嫡子早亡傳弟思衍號曰微仲  
記云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是也四傳至襄公熙熙生嫡  
子弟父何以有宋而遷弟屬公何世爲宋卿三傳生正考

翼統典畧

至聖紀卷之一

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以孔爲氏孔父爲  
宋華督所殺三傳至防叔避華氏之逼而奔魯遂爲魯人  
防叔之孫曰叔梁紇爲陬大夫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娶施  
氏無子其妾生孟皮病足不任祀事乃求婦於顏氏顏父  
以聖王之裔後不以年長爲嫌少女微在遠承父命而妻  
焉微在襁於尼丘之山懷妊十一月生孔子於昌平鄉陬  
邑而首上圻音鳥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云未生有麒麟  
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  
以續紂繫麟之用信宿而去生之夕二龍遠室五歲

而父卒。葬于防六歲為兒婦常陳豆設禮容。  
初楚子王成章章之臺欲與諸侯落之召昭公公適楚孟  
僖子為介不依相儀及楚不能答卻勞歸僖子病不能相  
禮乃謂學之荀儀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  
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  
也而滅于宋其和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  
戴武宣宋之三命茲蓋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倭再命而  
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僖于是殤于是以餽  
余口其恭也如是滅孫純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

翼苑典

五聖紀卷之一

二

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  
與何忌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  
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  
子是則是做孟僖子可則做也矣孔子時年十七左傳註  
十五矣當以  
三十五為信  
年十九娶宋元音官氏二十仕于魯為委吏料量平二十  
一為乘田一曰為畜藉息是歲子鯉生適昭公以鯉賜夫  
子榮君之賜故名鯉嗣是始教于闕里  
母顏氏卒少孤不知父墓殯于五父之衢禮無殯于外者  
殯于闕里人疑

問或有知取人曼音父之母誨以墓處然後合葬於防  
者告之也時孔子年二十四歲  
一云十六歲母卒  
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  
死夫子成立久矣豈有終母之思不尋求父葬之地至  
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魯必無室廬而  
死于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忍為之乎馬遷為野  
合之誣此語即註四之以為後世之惑  
下此纂載記陳諸註其說是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墓壘域也  
封土為壘  
也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  
也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遽  
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

翼苑典

至聖已卷一

三

修墓  
毋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或笙歌  
昭公十七年秋却子來朝公與之宴叔孫昭子問焉曰少  
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却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  
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炎帝  
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  
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氏之  
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鳳知天時故為鳥氏春分來伯趙伯氏司至  
召歷正之官也

者也。夏至止青鳥鳴氏司啟者也。立春鳴丹鳥鳴氏司閉者也。立秋鳴鴈鳴氏司徙者也。立冬鳴雉鳴氏司馬也。

者也。立去祝鴈鳴氏司徙也。主教民。雉鳴鳴氏司馬也。

故主法制。鴈鳴鳴氏司空也。鳴平水土。雉鳴鳴氏司寇也。鳴

鳴氏司事也。故為司事五鴈鳴也。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

利器用正度量夷也。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也。民無淫

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

民事則不能故也。故遠端仲尼聞之見於弟子而學之既

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時孔子年二十八

學鼓琴於師襄十日不進襄曰可以益矣曰丘已得其曲

異苑典畧 至聖紀卷一

為未得其數也。有間曰也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

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

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

其為人雖然而黑頰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玉四國非文

王其孰能為此也。襄子避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南宮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

而馬一駟子俱見老聃而問禮焉。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

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萊

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

騷氣與多欲態色與滯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

者若此而已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

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聰

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

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私己歸

而求之於身則道不遠矣孔子去謂弟子曰吾觀老子其

猶龍乎。

訪樂於襄弘弘私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

且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

異苑典畧 至聖紀卷一

之形體也言必稱堯王躬履謙謙洽聞強識其聖人之象

者乎。

孔子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朝廟之度喟然嘆曰吾

乃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

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康朝諸侯之圖謂從

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

其所以安存而忽急其所以危亡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

人也豈不惑哉。

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又

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焔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

巽苑典義 至聖紀卷一

百川以其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孔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孔子自周反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遠方來受業者蓋三千焉

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於外館景公造馬賓主之使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曰何王之廟子曰必釐昭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曰釐王變文武之政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天災所宜加也俄頃果報釐王廟災公驚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凡下時年三十五時為高子家臣錄以通于景公明年在齊聞韶景公問政孔子在齊郭門之外遇嬰兒挈壺方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遂往而聞韶樂之三

月不知肉味初孔子在魯景公遣使來聘欲以廩卽之邑為養辭不受曰吾言而君未行而先賜邑其不知立也及再適齊公復問政而悅將以凡鄒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

巽苑典義 至聖紀卷一

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莫能殫其學當年莫能究其蘊史記作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欲止孔子而曰吾老矣弗能用也遂反魯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使使問孔子子曰此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諺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諸國傷害人民惟齊有備不敗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辛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

井而獲狗何也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

蜺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罔羊時見于四

十有二

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問之仲  
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傲組  
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曰丘聞之昔禹致羣  
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  
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為神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  
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  
何守也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禺之山者也為漆

吳越要畧

至聖經卷一

作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八客曰人  
長之極幾何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極也長者不過十之  
數之極也

魯桓公之廟有欲器焉問者此何器對曰此甯坐之  
器子曰吾聞甯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  
至誠故常置之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水中則  
正滿則覆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  
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

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  
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御市不貳價為四  
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為墳不封不植行之一年而四  
方則之公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  
於是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  
一山林二川澤三邱陵四牧  
行五原隰孔子年四十八  
為魯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西  
之下子貢進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始為政而誅之或

吳越要畧

至聖經卷一

者為失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  
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  
則不免焉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也不  
可以不除孔子年五十一孔子  
初為司寇國人謗之曰犇喪指子而犇投之無  
戾鞞之犇喪投棄也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有敗羊者沈猶  
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能制慎潰氏奢倖  
踰法鬻六畜者飾偽以儲價至是沈猶不敢飲羊公慎出  
其妻慎潰越境而徙六畜無飾價耕者讓畔行者遜路男



尚中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衣衣章章  
實獲我所章南衣惠我無私

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  
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請具左右司馬至以會遇之禮和兄弟畢齊有司趨進曰請奏  
四方之樂於是旌旄羽被矛戟鉦鼓譟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  
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兩君為好會更秋之樂何為於此  
請命有司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宮中之  
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  
而樂感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  
動歸而告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  
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對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於是  
歸所侵魯之郕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年夏會齊侯於祝  
其實夾谷孔子相黎鉏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  
萊夷也與以兵叔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爭而君  
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與燕與魯

至聖紀卷一

十

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樂感諸侯者罪  
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歸而告羣臣曰  
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  
奈何對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於是歸所侵魯之郕汶陽  
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年夏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子相黎鉏  
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萊夷也與以兵叔魯侯必  
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爭而君合好而裔夷之俘  
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

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矣不偏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

我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  
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  
盟孔丘使絃無還旆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  
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祭仲據曰齊魯之故與  
魯子何不聞焉事會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儀  
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  
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此段出春秋傳與前段  
俱會夾谷事微有異同

與燕與魯

至聖紀卷一

十一

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雉長丈大曰之  
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  
叔孫氏先墮季氏將墮費費宰公山不狃與叔孫輒率  
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  
攻之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遂墮費  
將墮成公欽處父成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此門日  
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弗墮公  
則成弗克

孔子相魯齊人聞而懼將致地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於是  
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一云舞文  
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陳於魯城南臯門外桓子微服往觀  
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謂孔子曰  
可以行矣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  
桓子奉受女樂三日不聽政却又不至膳組孔子遂行師  
已遠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  
敗蓋優哉悠哉維以卒歲師已以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  
羣婢故也去魯望魯龜山援琴操曰余欲望魯今龜山蔽

之魯手無柯祭龜山何孔子年五十五

去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淵即顏家靈公致粟六萬  
項之或譜於靈公公使公孫余假脅以兵仗一出入逐  
去衛適衛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  
謂昔與陽貨入也所主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主  
人夫子貌又類虎拘焉五日乃使從者為竊武子臣於衛  
然後得去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  
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  
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

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琤然  
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時年五十七  
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說苑作雍雍姓也乘  
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適曹  
之曹有未見好德如好色  
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  
樹弟子曰可以速矣曰天生德於予魋其如予何  
孔子之宋主人有簡子者以甲士圍之子路奮戟將與之  
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

書之不誦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迷先王好古法

而為怨者則非丘之罪命之歌子和女子路彈琴而歌夫  
子和之曲三終主人解甲而罷史記作適陳過也  
去宋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  
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  
禹三寸累累似喪家之狗子貢以告欣然笑曰形狀末也  
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  
有隼集陳廷而死梧矢貫之石磐也矢長有咫陳侯使  
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

矢也。昔武王克商，通好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物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使永監焉。故銘其枯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婚，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末之故府，其可得也。果求之金櫝，如之。

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昔吾從夫子遇難，

翼苑典畧

至聖經卷一

下

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夫。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闕而死，闕甚疾。蒲人懼，謂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之邑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此河

中牟佛肸使召孔子，孔子路不悅已而竟不行。

將西見趙簡子，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家語作實，竇鳴

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子之不濟此命也。趙簡子未得

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已得志，則殺之，吾聞之也。

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如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

與雲致雨，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諱傷其類也。乃還

息于陳，作取操以哀之，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破卵，

鳳不翔，留慘乎心悲，還原。一作息，取一作操，一作繫，一作

又反乎衛，而有問陳之對，明日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

之色，不在孔子，復如陳。是歲夏，堂公卒。

魯桓釐傳廟燬，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

桓釐廟乎。廟當毀而魯不毀，故知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

晉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

子曰：若相魯，必召仲尼。康子代立，欲召之，公之魚曰：昔吾

翼苑典畧

至聖經卷一

下

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

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求，子

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有歸歟之嘆。年

自陳遷於蔡，明年自蔡如葉。有葉公問政及子路不對語。既而返乎蔡

等語。

吳伐陳，楚救之，聞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將往拜禮。陳

蔡大夫謀曰：孔子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病，用於楚，則陳蔡

危矣。乃發徒役圍於野，絕糧七日。藜藿不糝，講誦綴歌。

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吾未  
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子曰有是乎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  
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且芝蘭生於幽  
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子  
路出子貢入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  
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  
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  
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

冀苑典畧

至聖紀卷一

宋

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  
入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  
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推而行之  
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  
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昭王與師來迎  
然後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  
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  
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  
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

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  
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  
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之佐非楚之福也  
乃止

楚昭王渡江一物觸舟舟人取之使使問孔子曰此萍實  
也可剖而食之惟伯者能獲焉問曰何以知之曰吾昔之  
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  
日剖而食之甘如蜜是其應乎

是時有接輿之專孔子復反乎衛時年六  
十四有正名之議六十六夫人示官氏卒

冀苑典畧

至聖紀卷一

宋

孔子在衛哀公以幣如衛迎孔子而不能冀乃作卽陵之  
歌曰登彼卽陵刺施以音李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迷  
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粱甫迴連  
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維以永嘆涕洟  
潺湲

孔子歷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薊蘭  
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爲王者香今乃與衆草伍乃作倚蘭  
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  
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所定處時人間蔽不知賢者在

紀述遺一身將老此操一字不及蘭後轉愈擬之曰蘭之天之發其易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實實齊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觀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

孔子聞螻蛄之聲曰政尚靜而惡讎也歌曰達三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在耳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夫也申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吳苑典

至聖總卷一

六

哀公問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對曰丘少居魯衣縫緇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為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正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鄉音音索弱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齋難齊難也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

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叔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驚驚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人之流言不極終不斂其威威容不習其謀謀不待嘗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注信以不勝不習其謀試而後用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注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

吳苑典

至聖總卷一

七

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荆竹圭窬穿牆為小戶上達戶甕牖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達世上弗援下弗推諂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為貴忠信之美優悠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則方毀其圓以為方合則復圓

古涵於中，有其實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不以求利而靜，而正，上弗知也，蠶而翹，過而諫之，又順於外，靜而正，上弗知也，蠶而翹，過而諫之，又不意為也，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

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戴記註李氏曰：儒者，國時素士，所以高世之節耳，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大以稱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魯終不能用孔子，乃序書傳禮，刪詩，正樂贊易，修春秋，以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孔子年六十，卒，按國志：生於魯公九年，既長，魯昭公以魯聘之，稱病不行，年五十五，哀公十二年卒，蓋在孔子未之與也，期而猶哭，子聞之曰：雖與哭者，門人曰：也，孔子曰：唯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初，孔子之衛，過舊館人之喪，入而哭甚哀，使子貢脫絰而

而行禮不知聖人之心  
則于其誠不於其物也

伯高死於衛赴與計同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

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

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

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

而來者勿拜也爲子貢而來則生之禮在子貢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子曰二三子

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吉事尚左

尚右

與苑典畧

至聖總卷一

止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苦枕干不

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昆弟

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

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

倍其後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首惡憫

也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亦與其易

孔子曰之生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

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

瑟張而不平竿笙脩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筦音虞其曰

明器神明之也謂以神明之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

子曰有母過禮不可以當踰禮厚葬苟亡矣歛首足形還音葬葬縣棺

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脩物而不可用也謂夏之用

爲家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也幾於用殉乎哉人用

祭器從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以泥芻靈自古有之明

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謂爲備者不仁不殆于用

與苑典畧

至聖總卷一

止

人乎哉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音二邑名之間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

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

也橫口廣直口輪下則隱足以既封左袒右還音其封且

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

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左袒

陽之變右還

陽門宋國之介夫甲士守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音人

之規采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音自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徵言徵不稱在以上十三條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與為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觀門

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

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

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

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

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

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卷一 至聖經卷一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

得聞欬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

大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燔音百以黍米稷飯

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其

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

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

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范音州范合土和泥土以

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

之禮齊大古無酒用水行禮後尊醴醴在戶酒之一宿

成而紅赤色也

卷一 至聖經卷一



在下即周禮沈齊陳其犧牲備其鬻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云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穀與其越席蒲跪布以嘉尊也衣其幹帛祭醴醑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廢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合於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邊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善此禮之大成也

孔子曰我親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如緇非

與燕典卷一

至聖紀卷一

三六

禮也周公其衰矣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世守天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饋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先正身而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官則君以自治也養君

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義而而慮其生肥不義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故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開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愚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非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而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

與燕典卷一

至聖紀卷一

三七

亡貪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合禮何以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乘陽番日星地乘陰藏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音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酸苦辛鹹加滑與十二食十二月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青赤黃白黑并十二衣十二月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

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  
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  
十二月之分限不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  
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  
陽為端故情可親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動也以日星為  
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  
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  
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治人情如治田則  
之有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田靈麒麟鳳  
鳥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鱉音傳龜之大者不塗鱉故  
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飛麟以為畜故獸不狘走也龜以為  
為畜故人情不失決於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繇禮義  
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史有職禮有序故  
先王惠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禘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  
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慎鬼  
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音為四輔皆在左右王中心無  
為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

其義與焉 王聖聖卷一 禮記

百貨可極此不為禮行於宗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  
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  
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極大曰大分而為天地轉而為  
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於命其官主於天也  
生於天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治  
於分藝其居在人也曰養音義禮聖人制作而其行之  
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  
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  
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地順人情之

其義與焉 王聖聖卷一 禮記

大實也故惟聖人為知禮之不可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  
必先失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藥也君子以厚小  
人以薄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  
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治人情以禮為先如治陳義以種  
之禮事制宜如隨講學以耨之理明欲去如耕本仁以聚  
之田之宜而種之講學以耨之之去草而耨本仁以聚  
之播樂以安之聚之是利仁安故禮也者義之實心暢諸  
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者藝之分事  
仁之節也協於義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  
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

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道小臣不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肥者充盛而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無不足之意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不至膠漆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

翼苑典

至聖經卷一

三十

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此下皆發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順民情者如居中原故民不困安于道則不徙居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須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如晉時恒山大樹白根下有壁七十圭七十三皆光色稍奇又張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數龍

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皆可俯而闕也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

孔子讀易至損益而歎子夏曰夫子何歎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決之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學者損甘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

翼苑典

至聖經卷一

三十一

孔子嘗自筮得賁有愀然之狀子張進曰師聞賁吉卦而夫子色不平何也子曰以其雜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孔子觀鄉射喟然歎曰修身而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於是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焉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髦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

在此位、蓋去其半、序點又揚譚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  
變、耄期稱道而不亂者、不有此人在此位也、蓋僅勵全有存者、  
射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  
能用命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美石何也子曰、  
昔者君子比德於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似玉何也子曰、  
廉而不剝、傷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揚也而長、  
其終詘然樂也、瑕疵也、不掩瑜、美玉中瑜不掩瑕也、忠也、孚尹  
尤也尹皆信也、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  
地也、圭璋特達、德也、魏曰行聘之時惟執圭璋天下莫不  
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  
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敦厚之  
於書之失記、務於知遠樂之失奢、廣博浩大易之失賊、微  
之失則禮之失煩、莊敬過當春秋之失亂、或召亂其爲  
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達而不誣、  
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淨精

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  
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戴記註石梁王氏  
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豈遠以此教人哉、  
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者、賊煩亂之失、豈大  
非孔子之言也、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  
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子  
曰、吾以六子自屬也、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  
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  
知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子曰、志  
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  
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  
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  
此之謂五至、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  
體之禮、無喪之服、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器而聞  
之、敢問何詩近之、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  
遠逮、音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

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服習也，言  
三無猶有五無聲之樂，氣志不遠，無體之禮，威儀達達，無  
者其發其義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  
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間四方，無體之禮，日  
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  
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音於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  
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子曰：泰三無私以勞  
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

子夏歟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此亦美言王  
於此應氏以爲高生賢本于文武德  
洽四國本于大王其積累豈一日哉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勿小使哲  
吞齋莊，敦敏誠信，長聰明，治五氣，五竹說五量撫萬民度  
百姓，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神農戰於阪泉之野，  
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  
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  
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  
以生民，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淵而有謀，疏通  
以智，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  
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都，南至交趾，西  
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  
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  
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順  
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  
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  
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  
化，宋語所載宰我問五帝德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

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  
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  
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主終  
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大皞配木德王炎帝配火德王黃  
帝配土德王少皞配金德王顓頊配水德王康子曰大昊  
氏其始之木何如其始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于木  
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  
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為  
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  
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  
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大昊之屬配焉亦云  
帝從其號皆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  
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  
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官各以其所能業  
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稱帝康子曰  
帝王政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愛者皆王  
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  
德王色尚黑金次水殷人以水德王色尚白水宜尚青而  
尚白者通土

之尚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木次火康子曰唐虞二帝其  
所尚者何色也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火次土舜以  
土德王色尚青土宜尚白而尚青者以上聖于四  
仲尼嘗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慈也親身親執事其行也  
趨趨趨趨步步足足也足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  
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容也  
也非所以漆漆者容也容也自反也自反也容以遠若  
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及何能交夫何濟濟漆漆之  
有子言我之自祭何有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  
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悅悅之有乎此言  
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悅悅之有乎此言  
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入而設饌作樂既成主  
人薦豆俎復序禮樂備百以獻酬往復此時之助祭者各  
以威儀相尚何復有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其當也上  
此悅悅交神之心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其當也上  
辨經傳者未錄亦從之也  
哀公十四年春西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  
祥家語云孔子視之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  
曰唐虞世今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毋顏氏繫角之故猶在乃因魯史記以作春秋舉隱也並  
聞信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之行事據魯親周其文約

其肯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貶之曰子。晉文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諶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亂賊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

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

異燕與異。至聖紀卷一。夫。漢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後子。時。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子殆將死也。益寢疾七日而沒。魯哀公十四年己丑卒

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予一人以在位。賓奠子在。疾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母自以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怨。失志為昏。失所為怨。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人非名也。天方稱一人。死而能誄。識其非禮亦過矣。

公西赤掌喪。兼用三代之禮。以尊師。且備古也。葬魯城北泗上。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馬鬣封者。他而易說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如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皆心喪

異燕與異。至聖紀卷一。夫。三年。羣居則經。出則否。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有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射太飲於孔子冢。故所居堂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世世勿絕。大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孔子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

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孔子修述六經既成經成齊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

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跪而受之孔子疾謂子貢曰端

門當有赤書候之果然書曰趣作法孔聖滅周姬亡慧星

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不滅子貢以告因往觀之化

為赤鳥飛去蓋緯書也

漢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聲乃止

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孝經

漢鍾離意為魯相付少曹孔詵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

席側壁時有張伯隆堂下草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

遺覽欲以垂示後人因發之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

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簡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卷

伯懷其意即

石問伯果復焉

翼統典畧卷之二

諸賢紀

顏子

顏回字子淵魯人少孔父無繇字路一作繇聚齊姜氏

回天資明睿甫成童即從遊於孔門年廿九魯城東防

山之陽聚來燕氏生子敬四死時孔子年六十一

伯魚五十先孔子卒李時孔子七十據此則以回先

未死矣似與論語所云不合大率家語所載年歲多少

子六歲孔子始教子淵里而受學焉顏淵喪既祥顏

孔子北遊農山子路于貢顏淵侍使各言志子路曰由願

得鼓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墜於地由當一隊而

敵之攘地千里舉旗執戟由也能之子曰勇哉子貢曰賜

願使齊楚合戰濟滸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兵賜看衣

白冠陳設其間釋二君之患賜也能之子曰辨哉回退而

不言子曰回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

不共國而治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

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以為農器放

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贖之恩千歲無戰鬪之患則由無



定公問曰子亦聞東野畢公御者姓子之善御乎顏淵曰

其馬是以奔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之御也上車

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

然猶策之不己所以知佚也故曰鳥窮則喙獸窮則攫人

窮則詬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仲尼曰祭杞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

志毋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

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心齋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

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

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

尼粲然曰何謂坐忘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志同於

大通此謂坐忘心齋坐忘亦非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

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耶曰

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辨亦

辨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位而民

曾子

曾參字子輿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年十六孔子在

楚其父點命參之楚受學焉性至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

家毋以手搯與扼臂參即馳至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

至搯臂以呼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

若出金石魯君聞而致邑焉辭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嘗

瓜誤斬其根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地有頃而蘇進曰

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

其平也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納也昔舜事瞽瞍索

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

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為孝乎曾子還

造孔子謝過孔子因之作孝經曾點史記作歲字曾家語

之孔子

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參者而殺人人告其母曰

曾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 織自若有頃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子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治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於親敢不敬乎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四

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遠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子以能通乎道故授以一貫之傳出韓詩外傳 曾子論孝十篇見大戴記八篇七又述所傳大學作傳十章詳戴記中 著書十八篇

參後母過參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人曰

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用命况大事乎其子元

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孝己事親一夜五起尹吉甫以

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

滿而不盈實如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養其德教

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夫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也與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嘆而虛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童子再言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動也卒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五

席未安而沒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遠事孔子而受業於曾子年卅

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吾

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

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處其書同矣朔曰

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

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蓋復深與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

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爲知者

韓荀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朔不悅而退曰：「穉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四十九篇，其存於禮記者，乃一篇。餘有子思子七卷，又賈述曰：孔伋窮居子宋，懼宋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歸之，學庸皆子思作也。其說未

去魯適衛，居貧，緇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常有友饋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受也。或曰：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六

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飯不棄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矣。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貧而飲宴，非義也。豈以為介哉？」  
有齊反衛，衛君館焉。子思曰：「臣欲報君以進賢，而君弗能也。」君曰：「誰賢？」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曰：「必以實。」對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農夫之子，無所用之。」對曰：「臣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  
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  
子思言荀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曰變者為吏賦。」

於民而食人二雞卵，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匠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

魯人有公儀僂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

翼苑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七

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歸乎君之庭矣。臣又安得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乎？」  
魯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問之。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對曰：「不肖，固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齒剛易毀，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

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曾子謂子思曰後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他室母出廟外不得哭于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禮為出母齊衰於期而為父後者無服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齊景公問曰子何師曰師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公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公作

邑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曰賜終身載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之渴操漿飲於江海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論衡云子貢自謂過之二年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

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困於道矣願息而事君可乎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之難也而可以息哉曰則願息而事親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之難也而可以息哉

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並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虞賜悅與不若已者處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

和隱公來朝子貢親焉和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焉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明年定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京公七年代和以和子歸

齊田常欲作亂憚高閼鮑晏齊四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謂門弟子曰夫魯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與

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予張千石公孫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常忿然曰子之所難入之所易予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

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高鉅等帥師伐魯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恚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故上無強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強敵千鈞齊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強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

齊大利也救魯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強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強齊知者不疑也吳王曰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乃伐小越而畏強齊非勇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齊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焉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救魯伐齊而白

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勾踐頓首曰孤不料力乃與吳戰棲於會稽瘠入骨髓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敝於戰士卒勿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諫死宰嚭用事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驕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吳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後

滅吳必矣。越王大悅，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受，遂行報吳。王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居廬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以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對曰：不可。夫空人之國，而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乃謝。越王遂發九郡兵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齊與吳戰，戰而不勝，越必亂之；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果以兵臨晉，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遂江襲吳。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越遂亡吳。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孔子曰：夫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強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十一

吳徵會於衛。時哀公十二年，吳子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束錦以行，見大宰嚭，語及衛故。嚭曰：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仇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仇也。合諸侯而執衛君，或者難以霸乎？乃舍衛侯。大宰嚭召季康子。時哀公會吳，康子使子貢辭，語曰：國惡道長。言惡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長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不可。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十一 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冠也，委以治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戴子貢見吳大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知也。子貢曰：大宰嚭，子不知何以待之？對曰：臣不知故事之。子貢曰：夫山林也，百姓各足其利焉。大宰嚭曰：子增夫。子貢曰：夫不可增也。賜其猶一累壞也。大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樞，而子獨不酌焉。不識哉。大宰嚭曰：子貢，子貢亦當。大宰嚭曰：子貢，子貢亦當。衛將軍文子問弟子之行，子貢曰：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出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在貧如客，使其臣。

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怨焉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其言循理材任治戎伸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強乎武哉文不勝其質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公西赤之行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伐不傲無告顏孫師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德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言偃之行也恭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者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十一

物而勤已冉有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一日三復白圭官緇之行也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敬輒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高柴之行也

子貢廢著弟子傳作廢舉謂賈需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

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

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大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

而益彰者乎子貢山挺斗統日商有異相性至善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原思

原憲字子思宋人一日魯人少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楠桑而無樞以桑木爲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中紺而表素著紺衣于內軒不容巷而往見之憲楮冠藋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捉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何病也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懸車馬之餘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慙而去終身耻其言之過也憲清淨守節貧而好道孔子卒後憲退隱居于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十一

子夏

卜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篤信夫子以文學著家貧衣若

懸鵲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

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

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又曰商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

見紛華盛麗而悅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曰爾亦何太於詩也問知詩之對曰

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

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

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餐憤忘食矣子曰南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吾見其表未見其裏子夏習于詩今毛詩序其遺說也又曰南受易

春秋于孔子公羊羔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者在禮志并世稱子夏易傳

常返衛見讀史志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者問諸晉史果已亥衛人以爲聖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以哭甚故喪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子之無罪也曾

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孔子使教授于西河西河人疑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七

以爲夫子教文侯師之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

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游

言假字子游吳人少孔子號爲知禮以文學著既已受業

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治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

子游侍夫子曰敢問禮子曰如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閭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

故戎事開軍務有禮故武功成偃退而學禮曾子襲裘而弔子游楊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

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楊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

夫夫是也

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麻衰之麻經以雄麻布爲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遊又辱爲之服敢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七

辭子游曰禮也初惠子廢通于虎而立廢子故子游特爲非禮之服以譏之非真禮也文子

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遊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

子退扶適于南面而立立喪主之位曰子辱與彌牟之弟遊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將軍即彌牟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

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豈常不知



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言喪禮，常不知其何為而然。今見孺子之號慕，予游曰：禮有微情，則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是。孺子之慕，予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微猶殺也。慮賢者過于情，故立哭踊之起，表經之物，使有徑情而直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愜，愜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此所謂樂極生哀之情，即踊皆本于情，聖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蓐翼，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真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七

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珎珎，婦人捨珠珎，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何？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於天雨乎？浸也，以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

子路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有勇力。初見夫子，冠雄雞冠，志抗直，少孔子九歲。

佩假豚，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子曰：吾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夫君無諫臣，則失正；士無教友，則失聽。御在馬，不失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人受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九

操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甲，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為蒲，在衛大夫辭孔。子子曰：蒲多壯士，又難仕。然吾語女，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眾，恭靜以正，可以報上，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何也？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俱闢，溝洫深治，此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

倫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

軍蒲爲水備，與民修溝壑，人與之單食，一壺漿，夫子使賜止之，由不悅曰：「是止由之，行仁也。」子曰：「女以民爲餓也，何不自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私食饋之？是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矣。」

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相而坐，列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二十

路而食，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鮒索幾何不齋？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哀者也。」

小知射音亦和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知，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謂射竊而濟其言，是義之也。要

是以不由弗能

子路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奉中聲

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

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

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者

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今由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北鄙

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體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

至骨立。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

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

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子路爲衛孔悝之邑宰，蒯瞶入衛，劫悝而強與之盟，以逐

輒而立瞶。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

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子路隨而入，造蒯瞶。瞶與

孔悝登臺，子路曰：「君馬用孔悝，請得而殺之。」瞶弗聽。子路

欲燔臺，瞶懼，乃下，石乞壺廩攻子路，擊斃子路之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為衛人。遂命覆醢。醢。子路之尸也。衛人。狐。靈。時。守。門。殺。子。路。子。崔。既。長。告。孔。子。欲。報。父。仇。子。曰。行。矣。崔。即。行。歷。知。之。曰。夫。君。子。之。勇。不。掩。人。之。不。備。項。後。日。于。城。西。決。我。其。日。歷。持。滿。弓。木。戟。與。崔。戰。而。死。

子路死。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為孔子禦侮之友。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為季及仕。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阿。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

氏宰。季孫欲以田賦。欲別民田及家財各為一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

尼曰。丘不識也。三閭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

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

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邱。邱。十二井出。三頭是賦。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

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

行。又何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夫子不對。季孫而私冉有者。為聚斂而附益之。罪彰矣。

哀公十一年。齊使國書高無平。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

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季孫二子。叔孫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二子從。求曰。使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

二子不可求。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

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都邑。衆於齊之兵車。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齊人伐

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氏使從於朝。

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求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

子強問之。求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

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粟。孟孺子洩。即武伯。帥右師。顏羽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

御而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

也。弱。求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

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於郊。

子。即齊師自曲榭。師魯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

也。請三刻而踰之。與果三。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公叔務人。即公為昭公子。僮汪錡林不拒皆死。

之孟之側。孟氏放也。後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左師獲甲首八十。齊師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勿許。孟孺

樊須字子產魯人少孔子  
四十六歲弱仕於季氏

旅學之乎性之乎求曰學

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

此道雖累千社  
夫子不利

召之則無以小人間之可

以告哀公以幣召  
于自衛反魯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性直。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毒

以爲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師曰如何子曰

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忘已過勿發失言勿犄人有失言勿犄角之

不善勿遂行事勿留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

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

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

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

從矣。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雕文皆爲龍。」

於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

子張病召子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

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諸纂丹質縷結于

隅殷士也。殺士族禮。英士飾也。褚，疊棺之物。以丹

公西赤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主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一歲習於禮容應對夫子曰二三

子之欲習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

友處然恩勝禮也。夫子之喪公西赤爲志。記

子賤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五歲。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子曰。毋。

迎○面○距○也○  
迎○接○者○  
毋○望○而○許○也○  
仰○望○者○  
許○之○則○失○守○  
喪○已○

距之則閉塞內推人與我外推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

可測也。子賤曰：謹承命，頻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異乎？

爭。畫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鈞道二焉：清以養子。」

夫極音及手。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名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力至單父。請者老而與之共治。

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于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辭歸。以告魯君。君曰。子賤恐吾擾之。使不得行。其善政也。乃命有司毋得擅發單父。子賤由是出黃昏抄。

宓子治單父。齊人攻魯。過單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令

翼義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主六

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可不哀我民乎。寒耕熟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今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矣。

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是小民附矣。猶

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交友者十有二人。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有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

孔子兄子有孔蔑者。家語作孔蔑。字子蔑。孔子與宓不齊。倍仕。孔子過孔蔑而問曰。自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得而亡者。三王事若讐。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

翼義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主六

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孔子不悅。過子賤而問如孔蔑。對曰。始誦之。今仕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無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曰。君子哉若人。

巫馬期

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期史記作施。少孔子三歲。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

佚任力者勞也

至馬期與子路新於鄭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  
脂車有乘餽於輶即子路語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  
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  
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子不知子  
歎子路難負薪先歸

伯牛仲弓

冉耕字伯牛魯人白虎通云伯牛危言正孔子為司寇以  
再耕為中都宰冉雍字仲弓伯牛之族也少孔子二生於  
不肖之父嘗問於夫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  
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子曰聖人之治化也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二天

必刑政相參焉大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  
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

閔子騫

閔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  
色子貢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損出  
燕陵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學外為之陳王  
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裘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  
攻胸中而不能任是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  
顧二子之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

旂裘旃相隨視如墮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惟是不仕大  
夫不食汗君之祿季氏召為費宰弗往

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  
之具猶御馬之有御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  
善御馬者正御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  
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得法正其百官以  
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古之御  
天下者以百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  
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嚴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无

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納故曰御  
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出家語觀子騫初辭費宰而後復為費宰事不可考  
但以存夫子與閔子論政之言故錄之閔子幼喪母  
為後母所苦冬以蘆花衣之其母生二子則衣錦御父  
車身寒失期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之欲出後母損曰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寒遂止母為改悔待三子如一  
後親喪喪畢見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  
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閔子哀  
未盡低飾之以禮不亦君子乎

宰我

宰予字子我魯人有嘗問於夫子曰君子尚辭乎子曰君  
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嘗

使於楚昭王問之宰我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貶歸以告夫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莊齊爲臨菑大夫史記記其與田常作亂夷三族非者云闕止亦字子我夷宗者乃闕止非宰子也宰子墓在曲阜縣

澹臺滅明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少孔貌醜夫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南遊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夫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宰予家語又曰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之不勝其貌故夫子云云滅明費千金之璧渡河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壁右操劍斬蛟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輒躍起子羽乃毀之而去示無悔意道子書七十二殺應以斬蛟故意爲之子羽子羽江弟子欲殺之曰蛟何親魚鱉何仇遂不殺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蒞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執其書曰斯未能信通志云古有漆雕開韓非稱孔子之後儒分爲八有漆雕氏之儒同事者有漆雕從字子文漆雕後字子欽從史作從父後作從

琴牢

琴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爲友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莫然有問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

翼純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

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我猶爲人倚子貢曰臨尸而歌禮歟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有而外具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使女往弔之丘則陋之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于世俗之禮以觀衆人

又與宗魯友衛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繫以爲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來將將殺之宗魯曰吾由子而事之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是使子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終也事子而歸死于公孟可也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繫於衛門外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而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繫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繫所以見賊皆由宗君子不食奸知公孟不善而受其機是食奸不受亂許豹竹事是受亂不爲

三

利疚於同也。不以回事人。知雙不告是不濫不戮。周事來  
 不犯非禮。琴張乃止。

高柴字子羔，齊人，敏仲高，俟十代孫也。少孔子四十歲。自見孔子，未嘗越禮。爲衛士師，嘗問人之足，蒯瞶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問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問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問子之足，今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問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

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所以樂君也。孔子曰。善哉。爲吏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

子羔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爲衰。成人曰。簪則續而蟹有筐。蟹背無以簪。筐所以盛絲。蟹已。范則冠而蟬有綫。范。蟬也。背似翅。蟹所以飾冠。蟬冠而死。子羔爲之衰。兄死必衰。成人之服。衰非爲兄也。爲子羔而已。

子羔莖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償也。羔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

王

而奠後難繼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滅子蒲名，喪禮，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也。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南宮适字子容又各縚即仲孫閱也又曰南宮發叔  
與孔子俱至周與聞老子送孔子之言遂三復白圭云  
敬叔嘗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及反載寶以朝子曰甯  
而不好禮缺也敬叔以富夜矣而又弗改吾恐其有後  
患也敬叔聞之遂猶禮施載焉辨者謂适又名縚又  
說與何忌俱倍子子又稱仲孫閱天下豈有一人而四  
名乎觀其載寶而朝其人豈能謹言而世清不廢世  
亂不污者遂以南宮敬叔與南宮發爲兩人未知是否



又豈忍我子乎

速林也音者天云外魯高知北二舞主六二

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子狀似孔子相與師之如孔

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一作子路

期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曰詩不

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

竟不雨一戰子路問其故于夫子子曰昔月離其陰故

商瞿人年長無子其母為更取室夫子使瞿之齊毋欲請

留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家語

雜字叔魚齊人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問夫子何

翼範典畧 諸賢紀卷二 夫子之言告之使勿出妻二年而有子敢問夫子何

以知此夫子知瞿之有子無以應遠避師席

字子木時好 易孔子傳之

叔仲會字子期魯人少孔與孔璇史記述侍夫子執筆記

事孟武伯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

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陳亢

陳亢字子禽二字子亢陳人陳子車之弟子車死於衛其

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亢至以告曰夫子疾其

妻於下請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

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之

為之也於是弗果用或曰陳亢子貢弟子觀其兩問子貢

子又載于衛問多言有溫乎墨子曰蝦蟆蛙居日夜而

鳴舌乾辨然而不聽今鵲對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

何益惟其言之時

公治長

公治長字子長魯家語記其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

云夫子之取長取其非罪也非為其能忍耻也記者因

所以取長者也魯語曰公治長公治長公治長南山南

翼範典畧 諸賢紀卷二 三七

虎獸不食肉我食肉當重取之勿使後長知其言也

山中果得食之有餘及七民往跡之得其角乃以之

倫訟之魯君魯君速繫之未幾長在獄舍復呼之

曰公治長公治長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澤山傍

至德之勿使後長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澤山傍

受爵

司馬牛

司馬耕一作字子牛宋向魍之弟也魍之寵害於公公將

計之未及魍先謀公公知之召皇野司馬子仲及左師向

魍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魍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

衛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魍出於衛地奔齊陳成

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於魯卒於魯郭門之外諸卿與

弟子姓名

公皙哀字季沉一作沈沉一作沈沉天之下多仕於大夫家者是

公良孺字子正一作正陳人賢而有勇孔子周

秦商字丕茲一作丕齊人鄭玄曰楚人其父董父

顏刻一作高字子騶一作騶顏刻爲僕

冉孺一作家語字子魚一作顏辛字子柳一作魯伯虔字惜一作子析

公孫龍一作龍字子石一作衛曹卣字子循泰祖字子曰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吳職一作龍字子惜一作子公孫龍字子之一作公祖

廉潔字子曹一作子公西與一作子字子上

蔡叔字子期一作子宰父黑一作子字子黑一作子

公西蔵字子尚一作子冉季字子產一作子

懷驥赤字子從一作子從從從從石處字里之一作子

薛邦一作子字子乃一作子字子從一作子左一作子字子行

懸寶一作子字子象一作子秋黑字竹之一一作子

蒲澤字子秀一作子任不齊字子選一作子顏繪字子驥一作子

公肩一作子字子仲一作子原桃字子結一作子又作元

秦非字子之一作子漆雕從一作子字子文

燕級一作子字子思一作子公夏守一作子字子樂一作子

勾井疆一作子字子步叔梁字子車一作子

石子蜀字子明一作子明一作子施之一作子子常

邾邾字子飢一作子邾一作子

申續字子周一作子申一作子樂欣字子聲一作子

顏之僕字子叔一作子漆雕一作子字子歛一作子

懸成字子橫一作子顏一作子字子裴一作子

以上諸賢自願魯而下其有言語行事見於經子史者亦間錄之從其畧也其無可致者俱就家語史記所載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姓字而附錄於此

孟子

孟軻字子輿一作子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爲鄒

人父激公丘一作子氏一作子生孟子一作子泰山來將止於嶧頻視久

之忽見片雲墜而密時聞落聲見三歲喪父始舍近墓孺

戲爲墓間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傍戲爲

賈街事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旁乃戲爲

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而歸母方

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之廢

學若吾斯斯織矣。軻懼旦夕勤學之。

請見子思子思見之命子上待主禮敬甚崇既退子上曰

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

而敬之何也子思曰然昔吾從夫子於郊遇程子名本稱

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達國

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

猶可况加敬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太不

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

莫能偕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

翼義典畧

諸賢紀卷二

聖

高於人人不敢侮非其高遠乎

問子思救民何先曰先利之軻曰君子之教民亦仁義耳

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

樂為亂也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史記以軻受業子思之

親受業於子思但以距孔子之年考之必子思卒後孟

子乃生故曰私淑諸人韓詩外傳云孟子既受業於

私室妻歸居孟去戶視之不悅曰其母曰婦無禮

請去之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

今妾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

之義蓋不容宿請居父母是孟母召軻而謂之曰禮

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汝往無五之虞入戶不有聲是

汝之無禮也孟

孟子曰江漢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山另於邱陵者高丈

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邱陵則跛

羊步其巔

又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

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

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

以厲心

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慮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

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

翼義典畧

諸賢紀卷二

聖

之道也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道梁梁惠王不果所言

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一云惠王三十五年厚幣招賢

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孟子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

得而受賞不食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

憂也孟子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寡酒漿養姑舅婦衣裳

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亦無擅制之義而

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壯則從乎夫夫

死則從乎子禮也故今子成人也而燕老矣子行乎子儀

末知

當是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亦貪田忌天下方務

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子

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復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休

七篇韓詩外傳久載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休

淳于髡曰夫亦誠無善月昔者能已鼓瑟而潛魚出

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鳥猶知至之為善而況居

人者也孟子曰夫張雷之起也彼竹折木索驚天下而

不能使龍者亦有聞日月之明照天下而不能使物

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得封

而高商齊人好飲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其大聲無

也孟子曰不用賢則何有也吾亦時矣孟子曰定

王三十四年四月二日生無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

卒年八十四歲葬在御縣四基山要田氏生子名仲子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昆弟孟氏諸云仲子名

翼統典畧

諸賢紀卷二

聖

畢孟子之子也然又有孟季子則似同為孟子之弟

翼統典畧卷之三

二帝三王紀

唐堯始末

帝嚳高辛氏元妃曰姜嫄與帝禋祀上帝踐巨人跡而生

稷次慶都有赤龍之祥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次陶狄

祈於高禘有飛燕之祥而生契次常儀生子摯摯立而荒

淫無度不修善政堯年十三佐摯封土植穀封於陶十五

改封於唐年十六諸侯廢兄摯尊之為天子立之始庶姓

伊初都於平陽之安邑稱陶唐氏以火德王其仁如天其

翼統典畧

帝王紀卷三

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黃收冕純緇衣彤車白馬茅

履茨不剪樸桶不斲素題不斲不斲大輅不畫越也

席不緣大羹不和飯於土簋飲於土銅布衣掩形鹿裘禦

寒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

我陷之也遊於康衢路五達曰康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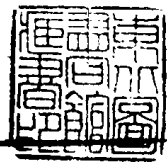
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尸子

於我有何在位七十載歲也言一歲不復載也夏德政

力哉方叶在位七十載歲也言一歲不復載也夏德政

清平比隆伏羲鳳凰巢於阿閣景星如半月出翼軫朱草



生如嘉禾滋運甘露潤液醴泉出山又有草生於庭名曰  
黃英音叔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觀之以知旬朔  
巡狩觀於華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使聖人壽使  
聖人多男子帝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  
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而受之職何懼之有富而  
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  
就聞千戚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何辱之有  
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曆所以紀數之書敬授  
木時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岳之職又咨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和定閏法詳載時洪水懷襄懷山懷包其四西乃舉舜使  
禹治之等事俱詳尚書命開伯長火居商邱命毋句氏  
作離聲一作樂制五絃徽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豁谷  
之音以歌八風東北立春曰不周風正北冬至曰廣漠風  
而立夏曰清風正南夏至曰條風正東春分曰明庶風東  
而立秋曰涼風正西秋分曰閭闔風正西作大章之樂音亮  
而定天下道里遠近廣狹之名西漢安步南北極之廣  
旋天比之數海作五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  
內東西南北長作五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南  
子云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橫掃封禪修蛇  
為民害堯乃使羿繼風射日將積薪於南郊封禪而民  
也封禪大永也然其事以難信射日之說尤疑始錄以備

舜攝位之二十八載帝崩年一百一十七歲葬於濟陰之  
北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歲崩甲寅葬攝位是在位  
七十二年壽一百一十八歲史云堯之治天下立千  
標龍而雲生臨生于華嶽而松生棟帝堯之治天下立千  
雲而七經載北堯之所以為堯也堯之治天下立千  
通于額水之陽冀山之北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飲酒洗  
耳于額水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山洗耳問其故對  
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國其賢是故洗耳巢父由子處  
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求名譽汗  
憤曰帝可也然我適有憂之病未暇治天下也我  
書稱帝德曰欽明文思安安克之心法也允恭克讓克之  
身法也欽存於中恭見于外敬為聖學終始之要也克明

帝王紀卷三

峻德以親九族則身脩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  
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  
明德二字實堯發之大學八目始於此矣中者天下之太  
本舉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則曰允執厥中中  
之為義亦堯發之中庸九經亦始于此矣然則開千萬世  
聖學之源者堯之功也仲尼祖述述此道也胡雙  
洪荒之世天不過茫茫一大虛耳固未有度數之分也黃  
帝顓頊雖云造曆未詳也至堯始命羲和分掌天北四時  
於是推步之法愈密置閏成歲以應周天之度而天道可

得而成矣。地不過范一大塊耳。固未可輟土之別也。黃  
帝雖云分州畫野。亦未詳也。至堯始咨岳舉能。治水拯民。  
以次底績。弼成五服。自侯甸至綏。而封建之制可立。成則  
三壤自畝。澮至川。而井田之法可成。而地道可得。而平矣。  
又自羲農之後。適當一元文明之會。風氣駸開。初制立法。  
禮樂文章。彰彰著明。此又立人之道。以贊化育之所不及。  
蓋萬世之功也。堯氏白虎通曰。謂之堯者。堯猶晃晃也。蓋  
蓋也。蓋法作于周公。堯時無蓋也。又曰。謂之舜者。舜猶舜  
舜也。言能推往吏道而行之也。舊謂法仁聖堯明曰。舜則未  
堯則未。蓋堯之先。已稱舜矣。意即其名也。坎。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四

虞舜始末 皋陶 后稷 契 伯益附

帝舜有虞氏。其先國於虞。始為虞氏。系出虞幕。是生喬牛。  
喬牛生瞽瞍。瞽瞍握登。生舜於姚墟。故舜姓姚氏。呂梁  
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  
生瞽瞍。瞽瞍生舜。舜有重瞳子。故曰重瞳。繼母生象。瞽瞍惑  
於後妻。并少子。常欲殺舜。舜負罪引慝。底豫允若。執玉天  
德。而化魘也。若神耕歷山。而歷山耕者無侵畔。漁雷澤。海  
澤。雷澤有雷神。祀首人類。數其腹則雷也。陶侃少時。於雷  
澤嘗得一鯢。投以餅于岸上。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  
亦其而雷澤漁者皆讓居陶河濱。而河濱之器不苦。寐于  
也。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秀士胥從。祖陶方曰。續  
示伯益來不。

七女。追既禪而逃之。疑附會之說。堯咨岳舉舜妻。以二女  
娥皇女英。歷試諸艱。後使攝位。是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蒼舒。嘯。數。檇。戴。大臨。龙降。音虎。庭堅。皋陶。仲容。叔達。此即  
之倫。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  
季仲。伯虎。仲雄。叔豹。季狸。此即稷契。天下謂之八元。此十  
六族者。世濟其美。堯未及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禹司空  
之官。以揆百事。舉八元。使敷五教於四方。帝鴻氏有  
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謂之渾敦。即驩。少皞氏  
有不才子。數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即共。顓頊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五

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天下謂之檇杌。即世濟  
其凶。堯未及去。緡雲。黃帝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  
賄。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饕。音帖。貪食。舜流四  
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於是四門闢。言無凶人也。然後  
受禪即位。以土德王。都於蒲阪。立七廟。祀中霤。后土也。社  
用土封。封黃帝之孫子。十有九人。為侯伯。封象於有庠。通  
州。詢四岳。命九官。禹司空。稷后稷。契司徒。皋陶士。垂共  
十二牧。十二州。廣開視聽。立誹謗。才。設旌諫鼓。師紀後拜  
肅衣親善。訪不逮於總章。即明堂也。堯曰。養國老於上  
學於訪成。訪不逮於總章。即明堂也。堯曰。養國老於上

堯殂之後舜仰慕之坐則見堯于牆焉食則覩堯於羹焉

淮南子曰臯陶瘠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



師曠瞽而為大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又曰、皋陶馬、是謂至信。

此獄明白、察于人、情謂、如馬口也。

初帝譽元妃姜嫄、踐巨人跡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

于初欲棄之、因名曰棄、生民之詩之所為稱也、棄為兒時、

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殺及成人、每相地之宜、

穀者、稼穡焉、舜命為后稷、稷為農官之稱、后有爵土之號、

也有功封於帥、詩曰、有帥家室是也、別姓姬氏、

舜命契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是也。古禮、玄鳥至、祀高禘、祈子、世傳帝譽次妃有、契與、姓氏之女、商狄吞玄鳥、墮卵而孕、契者、妄也。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於唐虞夏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孫相土、佐夏有功、著於、

商、詩稱相土烈烈是也、四傳至冥、為夏司空、勤於官事、死、

於水、禮曰、冥勤其官而水死是也、七傳至天乙、履、為成、

湯、

益名大費、父大業、娶少典之子、女華、所生也、舜攝政、以益、

為虞官、以朱虎、熊羆為佐、主虞山、澤辟鳥獸、魚鼈不可勝、

食、材木不可勝用、而虎豹犀象、龍蛇之屬、不為民害、禹為、

司空、與益奉舜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傳土、行山、表木、

任土、作貢、禹功告成、帝錫玄圭、禹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為、

輔、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卑、施、乃賜之姚姓之女、是、

名伯益、一曰、栢翳、賜姓嬴氏、及禹禪位、益任之政、詳方山、

公于二帝本紀、言益見秦本紀、為駘、則又從、豈疑而、

未決、故於陳杞世家、叙伯益與栢翳為二乎、羅氏、路史、

因之、遂以益駘為二人、又以栢翳為秦陶之子、景若、是、

則楚滅、秦、時、秦方盛於西、咸文仲安得云、秦陶不祀、

氏、又以為益為高陽氏之才、子、墮、至夏、啟、

氏、則二百有餘歲矣、禹又易從而薦之乎、

益生子二人、長大廉、傳至仲衍、世有功、以佐殷國、衍之玄、

孫曰仲雍、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

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

廉為紂石、石棺、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大山、而報得石棺、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紂既死、無所歸報、故、銘曰、帝令處父、蜚廉、不與殷亂、賜、

紂霍大山為壇、而祭、銘曰、帝令處父、蜚廉、不與殷亂、賜、

石棺、以華氏死、即賜以石棺、以先葬其世族、遂葬於霍大、

山、蜚廉又有子、五傳至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封以趙、

城、趙衰其後也、惡來輩者、蜚廉子也、豎死、有子女防、五世、

而生非子、亦以造父之寵、蒙姓趙氏、周孝王使主馬於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命為附庸、邑之、秦仍賜姓嬴、秦由是以、

與是秦趙之先、俱伯益之後也、

命非是帝顓頊之後堯賜姓初氏又按三代夏書后氏  
帝顓頊也而王也言后所以別帝也舜禹俱祖顓頊而  
別其子孫之可自分也

父鯀堯時封於崇是為崇伯娶有莘氏之女曰修己生禹  
禹生於夏二月堯戊寅歲六月禹為人敏給克勤聲為律身  
為度傷父功不成而受殛乃勞身焦思陸行乘車水行乘  
舟泥行乘橈音山行乘橈音翁釘即書所云禹乘四載也  
禹越者秋云禹按實帝中起歷謂九山東南天柱號曰  
吳越其後之有書金簡青玉為字皆承其文禹乃東  
巡登衡山血白馬以祭忽夢赤龍文衣男子自稱玄夷  
告禹使修閼焉曰欲得神書者齋於黃帝之岳禹如其  
言灋發石得書行至塗山娶塗山氏之女情歷辛壬娶

異藏典畧

帝王紀卷三

十

申辛丑甲即行治水禹治水見塗山女禹未之禮而禹者  
方四日禹治水見塗山女禹未之禮而禹者  
歌曰侯人兮脩生子啟呱呱而泣弗顧也濟江黃龍負舟  
實始作焉禹治水見塗山女禹未之禮而禹者  
禹曰吾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視  
龍猶煙蛇音僅珍於是周行宇內東造絕域西延積石南  
踰赤岸北過寒谷徇崑崙察六虛脉地理銘金石瀉流沙  
沙隨風於西隅決訪水於北漢清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  
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滄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闢  
伊闕山隨山刊木平治水土九州攸同則壤成賦聲教四  
訖詳載後受舜禪即位以金德王都安邑作樂曰大夏分

九州鑄九鼎命奚仲為車正黃帝作車少昊建旌旗旂旒  
以別尊卑等級懸鐘鼓磬鐸音以侍四方之士曰教寡  
人以道者擊鼓論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  
擊磬有訟獄者播鼗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  
之民出見罪人下車拊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道何為痛  
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  
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是夕忽  
雲甲馬于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設甲者以紅絹殊  
額為期之對曰此祿類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為斷乃  
有神來朝也一云風伯雨師後秦皇巡狩海濱執玉帛者  
亦有神來朝皆戴袂額綈綈大口袴以為軍容執玉帛者

異藏典畧

帝王紀卷三

上

萬國又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尋崩年百有六  
山有子啟立後世不傳賢而傳子自此始歲今會稽  
禹之傳于舜一中而已天錫九疇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  
中制外亦一中而已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稱無  
間蓋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之殛死也故直以  
治水自任底績蓋愆以至禘饗而郊鯀而禹之心從可識  
矣故于宗廟則致其孝祭服則致其美溝洫則盡其力而  
飲食之非衣服之惡宮室之卑皆不服顧者其心誠不忍  
一日安于天子之常奉故也而即位之後任事陶伯並以

國政縣鐘磬鞀鐸以待士建旌旗旂旐以辨等興學校泣  
罪人絕古酒戮防風紀綱典則至詳且備後世觀河洛者  
思禹功周景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穎館于維汭劉見舞  
大夏者稱禹德誠哉其無間然矣

商湯放桀有天下始末 伊尹 大甲 大戊

盤庚 武丁傳說 紂 比干 微子 箕子附

契數傳至主癸娶扶都氏而生湯謚法除暴去虐曰湯又成  
自契至湯八遷而居亳從先王居湯徙而從焉作帝  
誥爲夏方伯葛伯不祀始征之伊尹名摯力救之後尹生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十三

母居伊水之上孕養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毋明日  
視日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  
桑後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空桑中乃獻之君薛方山  
曰余過陳留南至空桑城即上古桑氏之邨也至今人指  
爲伊尹所生處呂氏春秋耕於莘野湯使聘之五反然後  
乃謂尹尹化爲空桑矣也耕於莘野湯使聘之五反然後  
從湯湯得尹被之於廟以牲設朝而見之尹說湯以  
至味湯舉任以國政世紀載湯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  
有人爲我宰者哉聞尹耕于莘使人請有莘氏有莘氏不  
可乃請娶女爲婦有莘遂以尹爲媵臣尹乃負鼎抱俎歸  
湯說以主味曰三孽之虫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臊  
凡味之木水最爲始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除戒腥  
去臊除羶無失其理調火之事必以甘辛酸苦鹹先後多  
少其齊甚微鼎中之變精妙微纖若陰陽之化四時之數  
故久而不弊熱而不爛甘而不壞肉之美者猩猩之骨難  
而不腐辛而不烈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之骨難備之

炙青鯉之羶迷蕩之繁魚之約魚之羹者洞庭之鱖東  
海之鮑菜之美者菰藿之蔬若木之華雲夢之芹具區之  
薑陵陽之藟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羨之薑拾得之桂越  
醕之蒲鱖鮓之醢長澤之鮓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周之  
粟陽山之樵南海之樵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果  
之羹者沙棠之實江浦之橘雲夢之神蓂上石耳馬之栗  
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也既而  
○賜升菴云尹負鼎以干湯亦謂尹有鼎食之才也既而  
進尹於桀尹乃去而適夏聞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  
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於亳更曰覺今先知較今  
也有答大命格也也今去不善而就善何樂今尹入告於桀  
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而笑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  
有日也尹復歸湯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皆湯賢臣遂作女鵲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十三

女房二篇乃從湯以伐昆吾昆吾時諸侯  
桀殺直臣關龍逢厚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囚湯於夏  
臺夏已而得釋桀賢臣費昌伯孟之後大史終古俱歸湯湯  
出野見張網四面而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  
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更祝曰欲左者  
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  
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桀名履癸按諸法  
樂戚德作威敷虐萬方尤有力能申鐵鉤索伐有施氏有  
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言無不從爲傾宮瑤臺傾宮

項高築紫宮塙滿一頃田言廣大也璚室玉門殫百姓之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瞿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於河諫者皆不聽殷湯修德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師不至尹曰時可矣遂佐湯以伐桀湯升自陬而作湯誓敗桀於有娥之墟桀奔又從而伐之遂放于南巢桀伯諸侯湯放桀于南巢巢人桀奔世義不臣桀三年死于南巢于海維與妻妾適于北野隨畜轉徙即德需也湯恐來世藉以為口寔仲虺乃作誥焉是時諸侯大會湯再拜而就侯位曰天下惟有道者可以治之三讓皆推湯湯又求下賄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十

務光者而讓之二人皆逸湯讓下隨曰后之術桀也讓我必以我為貪也乃自投桐水而死又讓務光光曰廢上非義也後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應也乃負石沉于水然後即天子位作湯誥誥告萬方以水德王色尚白置左右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大旱七年大史占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請雨者為民也若以人禱請自當之遂齋戒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余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歛民失職放言室崇狀女謁盛秋苞之龜遺其行歛諱夫昌歛言未已大雨數千里又發莊山之金鑄幣以

救民天下驩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濩也言其寬仁以護生民也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故作歸藏之易以坤為者

湯嘗有言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夫舍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居日月之明而就人之光于室也又曰藥食貴于卑然後至于貴藥言至于貴然後聞于卑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其得言也少故上之于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湯問尹曰天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十五

子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何也尹曰三公者通于天道者也九卿者通于地理者也大夫者通于人事者也列士者明于法度者也三公所以參五事九卿所以參三公大夫所以參九卿列士所以參大夫是謂宗事不失內外若一是謂大順也湯崩大甲立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之作伊訓大甲不遵湯法不惠順於阿衡阿衡也衡平也下作大甲三篇大甲悔過尹遂復政厥辟仍陳戒于王作咸有一德言君臣同有一德而史即以此為篇名也俱詳沃丁立八祀尹乃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禮墓去湯冢七里又云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

夢旁生棘其直如矢范后湖北使過之有詩云三尺黃  
龍在棘邊此心終古草皇天沒書恨述流傳誤割擊  
無咎單篇蓋汲冢書安載伊尹謀篡為大甲所殺也  
參同云伊尹放太甲于桐若盡藉天子諫諍有官德于  
家宰之義也于桐必三年者以其有三年喪也若  
顯然放之是霍光之廢昌邑王矣其何以復辟

大甲六傳至大戊毫有祥妖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作

一大戊問于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大戊益修德三日

而祥桑枯死贊伊陟于廟賢臣巫咸臣危共輔佐之商道

復興號稱中宗子仲丁立毫都有河決之患遷於囂

河亶甲立囂復有河決之患遷都于相祖乙立相都又患

河決遷于耿至盤庚立避河患乃自耿遷于毫以居成湯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之故都殷五遷無定處臣民苦之盤庚作書以教諭有上

篇評之改商曰殷

武丁即位恭默思道居喪不言乃夢上帝賚以良弼于

是使人圖形求之見說代胥靡以服後者築于傅巖之野

以供食楊用修云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筮之果與

夢合舉以為相號曰傅說作說命三篇殷國大治號稱高

宗

帝乙三子長微子致次仲衍次受辛受辛紂也

日紂敬賢帝乙欲立之大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

立妾之子乃立紂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  
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始為象箸箕子嘆曰今為  
象箸必為王杯王杯象箸必不羹菽當他物稱是王求足  
欲天下殆哉伐有蘇獲妲己妲己有寵惟言是從于是師

距作新聲為此里之舞靡靡之樂造虎臺璽室玉門其大

三里其高千尺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鉅橋

有漕粟也鉅橋狗馬奇物充牧宮室大聚樂戲於沙邱以酒

為池懸肉為林男女裸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

飲百姓怨望諸侯有叛者乃重為刑辟火然熨斗使人舉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三

之手爛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上使有罪者緣之紂

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一云置肉于火曰炮以

斷罪等刑以西伯昌九侯一作鄂侯邦侯為三公九侯有

外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并

脯鄂侯昌聞而歎息崇侯虎以告乃囚昌于羑里名殷昌

之長子曰伯邑考質于殷為紂御紂烹邑考而賜之以羹

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問天之

徒患之乃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之女馬有熊九馬他奇

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

討之庶兄。殷食采于微。微國名故曰微子。子爲討卿士。討清亂于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伊以西伯之修德。鬻黎尤懼。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微子度紂之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謀于大師箕子。少師比干。曰。殷遂喪亡。乃至今日乎。今吾家鬻家之老遜遜也于荒荒荒爾父師少師無以告我。將若之何。箕子若曰。天喪殷邦。我父師也。無臣僕他人之理。王子指微子弗出。商祀必隕。不如去也。比干決于義之必死。無復言。詳前書微子遂行。箕子名胥餘。

相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攝政。管蔡乃與武庚作亂。及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求微子，代殷後，用殷之禮樂，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于周爲客而不臣。微子故仁賢，殷之遺民，甚愛戴之。微子卒，嫡子死，立其弟紂。一

池是爲微仲。紂之心。三人寧死寧遜。寧得在爲叔。所以自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王乃釋之，復其位如故。此說非也。由書所謂家鬻逃于荒，我不傾行，遜者親之，謂去而避紂耳。易蒙有去商即周之事哉。所云我燕云，刺子者，必箕子舊著言于帝乙，勸立微子而阻于立嫡之說。劉宗周之對而不去，不祥狂瀾心之外，不獨在于比干矣。歸周以全宗祀，自是前亡以後事耳。且武王下車訪道箕子，安有使微子而歸受降之理哉。

周世系武王伐紂有天下分封始末 伯夷 叔齊  
膠鬲 大公 周公 成王 管蔡 召公 康叔 厲王 幽王 平王附

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后稷之子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魯孫公劉雖在戎狄而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二度渭取財用行有資居有積民賴其慶多徙而歸保焉自卻還于豳史記作公劉子豳國于豳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思其德曰篤公劉傳慶節皇僕差弗毀隄及高園亞圉公叔祖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二十

紂而古公亶父生焉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衍義狄人獯鬻侵之不已乃遷于岐豳人悉從而歸焉于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歌樂之即綿綿八純之詩是也

古公長子曰泰伯次曰仲雍其妃大姜生少子季歷大姜賢古公謀事必于大姜遷徙必預一云三子季歷娶大任性端一誠莊及有身不視惡色不聽淫聲不出傲言能以胎教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二人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古公病託名採藥于衡山遂

之荆蠻居于楊里正義曰大柏奔吳所居城在蘇州無錫縣梅里村其城及冢見存而云此荆蠻者楚城也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諱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為荆而蠻者南蠻也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聞父卒還奔喪哭于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涕而留之喪畢終不肯止遂荆蠻國人義而君事之號曰句吳季歷乃作哀慕之歌太伯卒無子雍嗣立文身斷髮贏以為飾君子曰泰伯端委以治周禮而仲雍若此有由然也言其權時制宜以甘廢也自泰伯作吳五世而武王有天下封其後為二其一封吳在蠻夷其一封吳君周章弟于虞虞故夏墟也在中國亦號虞仲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廿一

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二世而蠻夷之吳以興吳言句若猶言于越耳吳名實始于大柏伯者長也然仲雍季歷以字配名則伯亦其宗而名偶同耳泰伯不歸季歷乃立是為公季事殷為西方諸侯修古公遺通焉于仁義諸侯順之殷孟衰季以有功多受圭瓚桓帝之賜九命作伯乃伐西落羗戎故詩人歌其德克長克君云文正為世序考事王季詳載記西伯昌既立道修先業晏朝不食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於閭天詠于蔡原蔡公訪于辛尹名重之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評詩者未錄作靈臺掘池見死人骨命

更葬之吏曰無主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矣又安所求主乎遂葬之天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況人乎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于是虞芮二國質成入其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民俗皆讓長班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慙而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閭田而還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論者謂陰行善乃史家以也夫以紂之暴惡崇侯虎之讒害山時不待言而不忍欲明竹善而不取豈除人心之謂哉

夏禮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諸侯以西伯為受命之君明年伐大戎明年伐密須敗者國即明年伐邠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徙都之娶大妣正妃也大妣生子十人長伯邑考為紂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發與旦有聖德左右輔西伯故西伯以發為世子次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最少年季載冉一季載康叔皆有馴行周公以康叔為司寇季載為司作賁冉一季載康叔皆有馴行周公以康叔為司寇季載為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西伯昌在位五十年薨年九十七帝王世統云文王龍野虎肩身長十尺有四乳

發即西伯位以夫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奭畢公高

之徒皆左右之妃邑姜呂尚女也賢而總內政率修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孟津自稱天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興師渡河白魚躍入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王所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安定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大會諸侯作泰

誓陳師牧野紂亦發兵七十萬以拒周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先使勇戰百以太卒馳于紂師師雖衆無戰心皆倒戈以迎周師商國百姓咸待于郊遂滅殷其明日除

夏禮典畧

帝王紀卷三

三

遣修社至于紂宮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散宜生大顛閎夭皆執劍以夾衛武王毛叔鄭奉明水康叔布茲藉席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以告皇天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韋殷以受天明命乃出為殷初定未集乃命三叔相祿父治殷已而釋箕子囚封比干墓表商容閭散財發粟以賑貧弱賦隸殷人咸喜曰王之于人也死且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仁賢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背復

諸乎乃罷兵而歸



初王之伐商也。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夫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如之。見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一云容伏大行。殷滅武王欲以爲三公。容固辭然表其關必容已死而表之。

翼義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書

王既克殷。反商政。問羣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殷民習于凶惡者。宜戮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視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  
伯夷叔齊姓墨胎氏。兄弟讓國而逃。孤竹君之二子。父遺其子。高士傳云。夷名允。字公信。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也。聞西伯昌賢。往歸之。及武王載西伯木主。載於車中。東伐紂。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大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

天下宗周。夷齊耻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史傳諸書。夷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今採其微矣。以暴易暴。今莫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忍爲沒。今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而死。二人採薇。野有婦人曰。子不食周粟。此亦矣。遂餓而死。周之草也。遂不食而死。黃帝堅又謂無餓死事。

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季之亂。鬻販魚鹽。西伯昌舉之於殷。及武王伐殷。主賄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鬲曰。師將何之。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鬲曰。以何日至。曰。將以甲子至。殷却膠鬲歸報。天兩日夜不休。王疾行不輟。軍士

翼義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書

皆諫。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失信也。主必殺之。王果以甲子入殷。膠鬲臣之王。問殷之所以亡。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王與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王怪之。周公曰。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  
王來自商。歸馬放牛。藏兵不用。踐天子位。以木德。王色尚赤。都于鎬。祀于周廟。追王古公曰大王。公季曰王季。文考曰文王。經天緯地曰文。因定謚法。祭于上帝。望于山川。大告武成。

當伐暴除害  
成其功也

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  
可以爲子孫恒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  
有之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凡事不強則枉人徇其所偏不強以非敬則不正枉者  
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  
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不仁守之不及其世  
可以爲子孫恒者此之謂也王聞之而懼于庸之四端戶  
牖牙秋之屬無不爲銘以自戒詳大戴記中 命書帝命  
駢云文王生時 帝秋時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日帝舜丹書入于凱止于昌戶其文云云若然則武  
王已穆聞之何待踐祚日而大公始陳之耶亦爵之  
信也

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于蓀求舜之  
後得嫡滿封于陳是爲胡公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于杞  
周封陳杞宋以脩三恪  
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  
者皆爲諸侯班賜宗彝分殷之器物于諸侯  
功臣以師尚父爲首其先相嘗爲四岳伯仿禹平水土有  
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故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

曰呂尚字子牙尚嘗屠牛于朝歌賣飯于孟津其窮困  
老矣西歸于周釣渭濱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  
虎非熊非羆而王者之輔也主於磻溪見老父釣問曰  
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行其志小人樂供其事吾非樂于  
漁也載與俱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大公曰當  
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大公望子久矣故號之  
曰大公望或曰大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  
無所遇而卒歸西伯或曰尚隱處海濱西伯囚美里散宜  
生聞天素知其賢而格之尚亦慕西伯而歸焉

異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尚謂西伯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當大夫將亡  
之國當府庫西伯發倉粟賑孤獨以尚爲師德乎政平伐  
崇密演大夷大作豈邑呂尚之謀居多其事多兵權與奇  
計故後世之言兵皆宗大公爲本謀及武王東征以觀諸  
侯集否師行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  
主介楫水獸繼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而還後  
二年與師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至于邢仰楯折  
爲三武王乃尚父而問之尚曰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七  
兩三日不休者天欲洗吾兵也武王曰將若何對曰咸劉

厥啟靡使有餘王曰於戲未定也周公曰使各度其宅而  
伯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于一人王曰於戲天下定  
矣乃行克紂于牧之野

封師尚父于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遲放之人曰吾聞  
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大公聞之夜衣  
而行黎明至國萊夷來伐與之爭營邱萊當廢之亂而周  
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之爭國大公至國修政因其俗  
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乃成王  
少時管蔡祿亂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即召公奭命大公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天

曰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興得征伐為大國大公年百有餘歲卒

子丁公

封周公于曲阜曰魯諸侯各之國惟周公留周佐武王

自夜不寐謂周公曰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

不享殷乃今有成我尚未定天保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

也無固也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

粵瞻伊洛母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未及乃遷都于鄘  
號曰錫京而文王之廟在豐定徵法作樂曰大武  
王有疾周公告三王求以身代史錄其冊祝之文藏于金

滕檀中王翼日廖又二年王崩諡為武王克定禍亂曰武

大子誦立是為成王安民立成王曰成王幼不能治周公位

冢宰以攝政踐東宮履乘石天子登石南面負宸

斧象今之舞風公朝諸侯時設以朝諸侯王有過則撻伯

禽以示之吳氏曰書云位冢宰正百工典諸時謂攝政皆

之也周公攝政召公不說乃作君奭之書以誥之名公乃

說二人夾輔周室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

之

王冠公命史雍頌曰近于民遠于佞近于義遠于時不奪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无

任賢使能朝于祖以見諸侯又祝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

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

無極

命周公元子伯禽代就封于魯公城之曰我文王之子武

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吾于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

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之子之魯慎無以國

驕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

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

博聞強識守之以淺者智聰明睿知守之以愚者善夫此

六者皆謹德也。又凡將刑毛胙祭皆周公之制也。支子  
封六國有喪訃魯魯必哭于周公之廟。

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今王尚幼周公見疑請乘  
時以舉事發可復也武庚乃與管叔等同反淮夷徐戎皆  
叛奄故紂黨也淮夷邊則外假應商之名以內惑新造之  
魯管蔡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管蔡不足以聞周公  
淮夷非乘此聲勢不能以得魯當此之時武庚挾發畿之  
頑民三監又各挾其圖之衆東至于奄南至于淮徐亂周  
之禍亦烈矣周公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之遂行錄放

翼義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王

管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初管蔡流言曰公將不利于  
人作詩謗公公亦作詩謗之詩貽王及  
風後木恆禾發金縢王遊而迎公歸  
成王長能聽政周公歸政于王王中立聽政四聖維之周  
公常立于前漢天子以道大公公常立于左輔天子之意名  
公常立于右拂天子之過史佚常立于後承天子之遺  
总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  
遷殷頑民于洛邑王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免于岐陽因  
盟于諸侯公制禮作樂樂曰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曰武  
以象武王之成功也

初武王邑于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將營成周居于洛  
邑而未果至是欲如武王之志定鼎于郊鄴賜洛卜曰  
傳世三十歷年七百自武王至東周君共傳三十七王歷  
不及世以素使召公先相宅周公至洛興工營築謂之王  
二世而心成是爲東都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公又營  
成周遷殷頑民居之成王居洛邑復遷居西都而朝會諸  
侯于東都焉

召公爲大保周公爲大師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王自  
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襲淮夷歸在豐在周官  
周公作立政以戒王又作召誥  
洛誥多士無逸諸篇俱評尚書

翼義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王

趙蒙氏在交來獻白雉曰道里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不  
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贊政  
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貴者曰天無  
烈風淫雨海不揚波者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蓋往  
朝之周公歸之于王稱先王靈神致薦于宗廟使者迷其  
歸路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爲向南之制使者載之由  
扶南林邑俱南海際暮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嘗爲先導  
示有以服遠人而正四方通者難曰譯通三  
周公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

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于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故攝政七年而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賢之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必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矣。出說苑。墨子云。周公旦朝請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洞洞屬屬。如將弗勝。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履天下之藉。聽天下之斷。負宸而朝諸侯。感動天地。聲聞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無伐矜之色。進無逸之戒。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也。

初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我不敢離成王。公既薨。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以聖字。不敢臣周公也。王乃命魯得如柿。以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周公既沒。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

召公奭封于燕。與周之同姓也。其事成王為三公。王遊歌卷阿之上。召公從。因歌卷阿之詩以戒之。王初蒞政。則賦

篤公劉以戒民事。維沍沍酌以勸愷悌。召公治西方。其得民和有司。請後民。召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行鄉邑。聽斷于陂。陌阡畝之間。廬于棠棣之下。以繫桑耕種之時。乃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自侯伯至庶人。無失職者。至康王末年。召公乃薨。諡曰文憲。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甘棠之詩以詠之。此詩乃在文王之世。而上云先君者。

翼苑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周公既定武庚之亂。分殷遺民為二。其一封微子曰宋。以奉殷祀。其一封康叔曰衛。居河淇間。故殷墟也。周公懼康

叔齒少。乃申王命以誥之。康叔之國能。和集衛民。周公舉為成王司寇。賜衛寶祭器。以彰有德。

初武王稱文王以誥。康叔曰。孟侯。之長。朕其弟。小子封。康

名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我西土惟時怙冒。如天之明德。聞于上帝。汝念哉。祗通也。乃文考。紹聞衣。德言。當紹繼所聞而服。用保人民。亦惟助王宅。安天命。作新。民。此明德之終。大學言明德。亦以又曰。若保赤子。惟民其

康。安也。又曰。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無殄絕。所享之國。按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武王命康叔之言也。武王九十得天下。大封同姓。康叔為同母

耳、

十七年在位三

之際天

王王政

夷公車

知大難

爲卿士。

告曰、

署

國人首

曰是墮。

爲川者

卿至于

賦  
所賦  
排公

同語近

聞而後

伯叔之

皆刺

脱

自後王

國事

是爲

中興人

宣王

翼燕曲

洛

德若

幼王

伯陽

神化

之及

陳澧

之祭

1

人不備而譟之化為玄電。即所以入王后宮宮之童妾未  
既也。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無夫而有懼  
而棄之時童謠曰：靡弧箕服。山桑曰：靡以之為孤。箕似實  
七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向  
者後宮童妾所產妖子。哀其夜號而收之。逸于褒後褒人  
褒始有獄而入是女子王以贖罪是為褒姒。

號石父善諛好利。王以為卿國人皆怨王室始驕。王以褒  
姒號石父之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伯服為  
太子。宜臼出奔申。王求于申而殺之。申侯弗予。王伐申。申

翼義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侯與鄆人召西夷犬戎攻王。初褒姒不好笑。王悅之。萬方  
故不笑。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為信。則舉兵援之。王  
欲褒姒笑。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姒  
又好聞裂繒聲。王祭繒裂之以適其意。至是舉烽火徵兵。  
兵莫至。犬戎遂殺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寶賂而去。晉文  
侯鄭武公迎太子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時以亂故。鄆鄙  
逼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于洛邑。西周遂亡。自東遷後。王  
室之尊。同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故取之。謂之王國之變。  
風號令不行。政由方伯。齊楚秦晉漸大。

中后雖而有白華之什。宜白廢而有小弁之篇。尹氏用  
而有節南山之咏。小雅之什。月淮水大雅之瞻仰昊天  
之詩也。

春秋托始

平王四十九年。魯惠公薨。國人立其子息姑。是為隱公。孔  
子春秋之作。託始于此。書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攝位  
而將讓桓也。初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聲子。孟子之  
公又娶宋女為夫人。生桓公。朋友請殺桓公。以求大宰隱  
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初  
父懼。反諸公子桓公而弑之。立桓公。

翼義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三

左卯明傳春秋

天有四時。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故錯  
而舉之。包四時而為名也。孔子約魯史而修春秋。書有褒  
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左卯明。楚左史受經于孔子。恐  
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其真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或先  
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  
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條文畧不盡舉。舊史之文。孔  
子之。不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嚴氏曰。孔子將修春秋。與  
史歸而修春秋之經。卯明為傳。於為表裏。

初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謀之。左卯明日。周人有愛裘而好珎。蓋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蓋。言未卒。狐相與逃于重邱之下。早相與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蓋也。于是遂不與三桓謀。而以孔子為司徒。

左卯明。微傳春秋。先集列國之語。以修其名。曰國語。史記云。左卯。大明。厥有。國語。亦以人意有所歸。結不傳道。其方山曰。子觀左卯。明春秋內傳。殆游夏之流。非特

翼統典畧

帝王紀卷之三

夫

諸子之倫也。追宋儒。同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謂其多。漢遂謂魯論之卯。明非傳春秋之左氏。其所以云。乃石言。千晉神降。千羊之類。不知有常。必有變。性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何害乎。如夫。梁氏族。亦謂傳春秋者。左姓卯。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于左卯。以地為氏。然語中竟無左卯氏。不亦自相矛盾乎。

翼統典畧卷之四

春秋紀

齊桓公稱霸始末

初。大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伯會至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而後除之。周公曰。後世其北面事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周公問大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集欽之。臣大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大公曰。浚。寢。弱。矣。

翼統典畧

卷之四

齊敬傳。至僖公。生大子諸兒。是為襄公。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戌也。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嫡。襄公始。禮數其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問陳。曰。捷。吾以女為夫人。之。言。冬十二月。公遊於姑。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魯桓公夫人。襄公女弟也。襄公通焉。桓公醉之。使公子彭生拉殺桓公於車。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中。魯人讓之。奔殺彭生以謝魯。公曰。彭生敢見射之。承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而



反責取喪之屨於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叔而束  
徒役之人各費者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叔而束  
縛之費曰我奚禦哉祖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  
出開死於門中石之紛如臣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  
小臣代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兄於戶下遂執之而立無  
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兄於戶下遂執之而立無  
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  
公子小白齊公奔營管吾召忽奉公子糾小白奔魯大  
夫高倭齊正卿及雍廩人殺無知識立君高國二先陰召  
小白於營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其母而使管仲  
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

翼統典畧

卷之四

二

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月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倭立之是  
為桓公發兵鉅魯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弗忍自殺  
請魯討之管仲警也請受而甘心焉不然將圍魯魯人懼  
遂殺子糾於笙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魯縛管名以典  
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發死得齊有所定也今  
既定矣今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  
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  
政而死公于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于糾可  
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不而立行不虛至子  
其勉之也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子曰  
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桓公使鮑叔牙為宰辭曰臣君之  
庸臣也君將治齊則臣與高倭可也君且欲伯王非管夷

吾不可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  
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  
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音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  
也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以瀆於死鮑叔曰夫其為君  
動也若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  
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之歸齊矣鮑叔告桓公使人伴請  
於魯而親戮之魯莊公問諸施伯施伯曰此非欲戮之也  
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  
下今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不如殺而以其屍授之魯

翼統典畧

卷之四

三

將殺管仲齊使請曰寡君若不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  
請也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之鮑叔迎管仲及堂阜齊而  
脫桎梏三薰三沐之桓公親迎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為政  
焉對曰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都以為  
三軍五分其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四民各居其地陵為之終  
山陵以為伍屬生殺貧富公曰成民之事若何  
為葵也而慎用其六柄焉貴賤之柄公曰成民之事若何  
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詭音亂其事易變公  
曰處四民若何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士就閒燕處工  
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

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四時各宜用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今夫商羣聚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監視其資財之貴賤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未耜耨芟芟擊草者及芟刈草者及寒擊菜菜同除田以待時耕及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鉀以旦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襍襖露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歛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

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也暱近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二千一鄉工商之鄉六二者各二士鄉十五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不不在國都城郭之公帥五鄉焉國中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高國二鄉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對曰未可國未安曰安國若何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遂滋民與無財者而敬百姓則國安矣公曰國既安矣其可乎曰未也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

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政事戎事也隱匿軍令寄於國公曰爲之奈何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中立一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夫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則爲軌出則爲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伍謂之寄政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三千人爲旅鄉良夫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

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  
春以振旅。振旅以振旅。秋以振旅。振旅以振旅。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  
整於郊。內教已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  
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  
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惟欣足  
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  
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猶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  
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三月。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詞之剛柔。臣不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六

如隰朋請立為大行。樂草入邑。開土聚粟。名衆盡地之利。  
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即司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  
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  
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賈預。  
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  
貴。臣不如東郭牙。即鮑請立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吾  
一不如然而。而以易夷吾。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  
子者存矣。若欲伯王。夷吾在此。桓公乃使鮑叔為大諫。與  
隰朋賈預。無甯戚。城父輔政。伐魯。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

桓公許之。與莊公會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壇。  
上以求反魯侵地。桓公許諾。沫乃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悔欲  
無與而殺曹沫。管仲曰。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  
下之援。不可遂。與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皆信齊而欲附  
焉。桓公會諸侯於甄。甄齊始霸。  
狄人伐邢。邢國周。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  
救邢。遷於夷儀。具邢器用而遷之。故曰邢遷。  
如歸衛國。忘亡。開公元年。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七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授甲者皆曰。使  
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狄遂入衛。滅之。齊桓率諸侯伐  
狄。為衛築楚丘。衛地而立文公。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  
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遂伐山戎。至孤竹。而還。燕君送桓  
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  
禮於燕。於是分薄割燕君所至。與燕命復修召公之政。納  
貢於周。如成康之時。魯莊公三

桓公與蔡姬乘舟於圃，蕩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也。蔡人嫁之。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之。楚子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桓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命我先君桓公，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至中流，膠舟溺，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八

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師進次於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桓公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桓公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公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魯僖公四年。  
桓公與諸侯會王世子周惠王於首止，衛桓霸諸侯，尊王室故殊會世子而不名尊之也。僖公五年秋。

還於寧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桓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公乃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夫華聽命於會，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皆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公將許之，仲曰：「君以禮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譽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也，其罪人。子華奸父命罪人也。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君其勿

翼統典畧

卷之四

九

許桓公辭焉。僖公七年秋。  
周惠王太子鄭是為襄王，弟大叔帶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明年桓公與諸侯會王人盟於洮，故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僖公八年春。  
會於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桓公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

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國語作桓公入與管仲

不臣亂之本也公懼而去云云大以桓公之霸名尊周室而必待入謀乃出拜亦何足以為桓哉當以內傳

之言為是也桓之會天子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序卒周公於諸侯之上而

不敢同盟焉於首止不但不同盟而神諸侯以會世子桓知中矣春秋是以予桓也

葵丘之盟桓有驕色諸侯頗有叛者晉侯公病後至宰孔

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

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

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微言晉從之是歲晉獻公卒九年

王子帶召揚拒泉鼻伊雉之戎以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

翼統典畧 卷之四 十

秦晉伐戎以救周桓公使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

饗之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高子國子

為齊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

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也正不忘往踐乃職毋逆朕命管

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

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僖十二年後管仲卒子孫

當時周室微惟齊楚秦晉為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

秦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

自置獨齊主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實會於

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

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懸車束馬登大行至卑耳山而還諸

侯莫遠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莊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

序齊於諸侯之上而獨書爵始伯之辭也會北杏乘車

以平宋亂僖公四年代楚六年伐鄭圍新城十六年

之會六莊十四年會於鄆十五年又會於鄆十六年

年會於九合一匡三代受命何以異於此乎欲封泰山禪

梁父管仲固諫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乃止穀梁傳

會十有一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北杏陽穀首止齊毋葵丘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問易

翼統典畧 卷之四 十一

牙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問開方曰倍親以適君非

人情難近問豎刁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初桓公好

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易牙雍人也名巫善調味

能辨淄澠之水有寵於衛共姬桓公內嬖長衛姬生子武孟因寺人貂

刁即豎刁以薦羞於公公曰吾盡嘗天下之味矣惟蒸嬰兒之

味未嘗牙遂烹其首子而獻之自是亦寵於公公許之立

武孟而公與管仲屬孝公名昭內嬖於宋襄公以為太子

仲卒公逐三人而五味不至於是乎反易牙宮中亂反豎

刁利言卑辭不在側獲反衛公子開方及公有疾易牙豎

刁矯公令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一婦人從寶入至公所公曰我饑欲食渴欲飲不得何故婦人曰二人作亂飲食不可得矣公嘆曰死者有知吾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袂而絕二人因內寵殺羣吏而立武孟名無為君大子昭奔宋時五公子爭立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蓋用揚門之扇宋襄公率諸侯兵送太子昭於齊齊人殺武孟宋卒立昭是為孝公孝公立八月乃葬桓公

翼統典畧

主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孔子曰管仲饒簋饒之形而朱紱音宏冕系也天子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為君子以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

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以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知耳與謀天下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乃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出說苑金仁山據纂家有三歸按戰國策桓公宮中築臺法蓋方臺也歸即歸除之歸按戰國策桓公宮中女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

翼統典畧

卷之四

主

非自傷於民也婦人謂嫁曰歸仲蓋聚三氏女以蔽桓公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門旅樹也樹屏也古者處大夫以簾士以幃反坫鄭玄以為天子外屏諸侯內上賓於西階上拜主獻賓賓受爵飲賓乃取爵虎以酬主人主人受之飲畢亦反於坫上答拜賓乃取爵虎以酬主人是賓主飲畢皆反於坫也大夫則無此禮矣雜記旅樹而反坫即特牲堂門而旅樹反坫明堂位反坫出尊崇坫康主皆註云反坫之坫但爾雅坫謂之坫坫云堂角也堂之東南角為東坫西南角為西坫也取書云乃立五宮咸有西阿反坫註云反坫向東也然則西阿之室耳據知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者恐此向內之室耳據知特牲以反坫與臺門相聯者恐反坫與西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與臺門相聯者恐俱為宮室階級之事也蓋說坫以木為之為八寸足高二

管仲相齊通債積財富國強兵故其言曰倉廩食而知禮  
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禮義廉恥不張國  
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平而易行政詳  
管子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  
善因禍而得福轉敗而為功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  
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  
而令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  
信之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晉文公稱霸始末

翼純典畧

古

周成王之弟曰叔虞初武王夢帝謂己予命而子曰虞將  
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迨成王立而滅唐與叔虞  
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成王曰吾與之  
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  
叔虞於唐子為晉侯數傳至文侯仇弟曰成師封於曲沃  
號為桓叔桓叔之子莊伯弒晉君於冀冀晉都也莊伯之  
子終併晉地而有之是為曲沃武公賂周周釐王命為晉  
君列於諸侯子獻公立患桓莊之族偏桓叔莊伯之羣公子孫盛偏迫公室  
與士為謀而盡殺之都於絳獻公娶於賈無子祭於齊妻

武公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  
生夷吾伐驪戎得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孽欲立  
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公乃使太子君曲沃重  
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也也惟二姬之子在絳乃  
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  
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賜畢萬魏以為  
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  
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

翼純典畧

古

有令名與其及禍也公又衣之偏衣佩之金玦使帥師  
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  
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  
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王之所圖也  
非太子之事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驪姬既與  
中大夫成謀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太子必速祭之太子祭  
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真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  
祭之地地墳與犬大驚與小臣小臣亦驚姬泣曰賊由大  
子太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元欵或謂太子子辭君必

辦馬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  
 老矣吾又不樂日子其行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  
 以出人誰納我乃縊於新城時二公子來朝姬併諸二公  
 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使寺人披一作蒲人伐蒲重耳  
 口君父之命不校乃拘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斬其  
 袂也遂出奔狄狄其母國也重耳幼好士年十七有賢士  
 五人曰狐偃犯趙衰字子顓顓武武子司空季子季子史史  
 從亡而稱此五人以賢而有功也奔狄時年四十  
 三矣狄伐唐咎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重耳重耳

長亂不敢入秦繆公亦使人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  
 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  
 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  
 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圖以為利而  
 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  
 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  
 之謂何或敢有他志求位以辱君義辱君忠不拜  
 哭而起起而不私不再與使子顯以致命於公繆公曰  
 仁夫公子重耳夫猶賴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  
 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達利也  
 里克乃使迎夷吾於梁昨出奔卻芮勸夷吾厚賂秦以求入  
 許以河西之地并許里克封以汾陽之邑秦繆公乃發兵送  
 夷吾於晉齊桓公亦使隰朋會秦入夷吾為君是曰惠公惠  
 公使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為  
 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其何能與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伏劍而死時平鄭使謝秦且緩賂故不及平鄭言於繆  
 公曰呂甥卻稱冀芮寔為不從若重問聘問以名之臣出晉  
 君君納重耳其不濟矣秦使報問召三子卻芮曰重耳而言



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祈舉及七與大夫其子不豹奔秦。惠公改葬其大子申生。狐突適下國。即曲沃新成忽如夢見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大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月。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敬於德。惠公之入也。秦嫁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公孫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信公三年秦饑。晉閉之糧。四年秦敗。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十八

秦伯伐晉。惠公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聞士倍我。公曰。何故。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不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忿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也。况國乎。遂使請戰。敗於韓原。秦獲惠公。以歸。晉大夫反。育爰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臺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惠公將至。以太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迎。且告曰。上天降災。伐我而君罹。

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惟君裁之。乃舍諸靈臺。許與晉平。惠公使卻乞告瑕呂飴甥。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即呂甥。且召之。召使子金數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也。國惠公子也。衆皆罷。晉於是乎作愛田。愛田。公田之稅。應之公者。愛田也。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征。征賦車馬。繕。治甲兵。以輔孺子。國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悅。晉於是乎作州兵。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十九

晉陰飴甥會秦穆公盟於王城。穆公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白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穆公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穆公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秦歸惠公公子圍為質於秦。秦妻以女。即懷贏也。惠公患重耳在外。乃使寺人披謀殺重耳。重耳與趙衰等謀曰。處狄非以可用。與以近。易通耳。今其徙之大國。將適齊。謂李睨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取土。積首受而載之。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二載而桓公卒。孝公立。齊亂。從者欲行。謀於桑下。垂妾在其止。以告姜氏。姜氏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二十

氏殺之。而謂晉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重耳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安已之居。重耳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遺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不聞其賢。合也。魯。合也。若一也。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耳而親之。僇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道。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乃饋盤飧。實璧焉。璧。無私。故藏。璧。公子受飧反壁。及宋。宋襄公賂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

敵。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所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出亡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放之。二也。有三士。狐偃。趙衰。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放乎。弗聽。及楚。楚成王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重。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舍。若一舍。不獲命。其左。報。弭。弭。右。屬。秦。秦。以受。箭。以與。君。周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三

族子王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而而寬忠而能力。晉侯驕驕。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已。時。晉奉。既。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自拘。以。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哀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公降一級而辭焉。哀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惠公病于圃自秦逃歸惠公死。罔立。是為懷公。令國中從重耳亡者。期井而不至。無救。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殺狐突。秦穆公乃發兵。送納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濟河懷公發兵。拒之。舅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酈。重耳遂入於晉。軍至曲沃。朝於武宮。使穆懷公於高梁。重耳立。是為文公。呂卻弼甥。畏備。將焚公宮。而弑文公。寺人披知之。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重

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求殺子。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聞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公。潛會秦伯於王城。及公宮火。呂卻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迎夫人嬴氏。秦穆女。以歸。懷嬴號曰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綱紀之僕。以兵衛文公歸。晉門僕射之。事皆以秦齊供之。而為之綱紀。

初文公之暨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縻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文公出亡十九年。而後得入。入時年六十二矣。信二十四年。

翼統典畧

卷之四

重

才固請放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主而已下之。卿之妻為內子。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升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嗣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慙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是求顯也。母曰：能如是乎？與之。借隱遂隱而死。文公求之。

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吾過且旌善人。史記載：當子也。

推笑子犯要市於君，蓋與同位。乃濟河自隱，故文公賞。

從亡未及隱者，介子推推之。從者懸菅門曰：有龍焉。

能反其淵，安其壤。土曰：蛇入穴，皆有處於一蛇無穴，蛇

於中，其文公出見之，曰：蛇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

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

周襄王以母弟大叔帶之難，出居於鄭，告於秦晉。秦伯師

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

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侯文侯名仇爲周平之業而信蓋美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遇皇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

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襄古之帝也。公曰：筮之

過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

執大焉。文公乃辭秦師，而下次於陽樊。右師圍溫左師迎

王，王入於王城。叔大叔於溫殺之於縣城。晉侯朝王，王享

禮命之。有勸飲諸侯，諸侯但懸柎而下。弗許，曰：昔我

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

神之祀，以脩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庭，直也。不庭，虞虞

不庭，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宗以順昊天。

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

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思以亂百

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采色文章，周禮天子遠郊之

有六，隨掌供王之貢賦。天子死，所服以臨長百姓而輕重

用之物如六隨之民，引王振輅是也。以臨長百姓而輕重

布之，重有等也。王何異之有？王者，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

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也。以

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

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

碑剝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引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

翼純典畧

卷之四

入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尚將

別爲公侯，以復先生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

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

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隱焉。

余安能知之？乃受陽樊溫原櫟茅之田。周制：門晉於是始

設南陽。四邑在晉，山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

國刑以威四夷，此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

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

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賈周守原大夫於冀以趙  
衰為原大夫狐漆為溫大夫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如晉  
告急先軫曰報施出亡時宋襄公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  
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出亡時曹  
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伐齊取之於是乎蒐於被廬  
晉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  
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  
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穀將中  
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  
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  
魏犇為右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木宣明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  
信民易以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不三價重公曰可  
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蒐禮治兵順作執秩土爵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出穀戌釋采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德教民  
伐衛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倍負羈而乘軒者軒大車三百人

也無德居且曰獻狀功狀令獻其令無入倍負羈言高而免其族  
報施也魏犇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魏犇負羈氏  
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  
魏犇束胸上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  
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我右宋人  
告急公曰舍宋則絕告楚不許我雖欲戰齊秦未可若之  
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求藉之告楚藉二國為我  
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  
路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必喜宋賂而惡楚之公執曹伯  
分曹衛地以昇宋楚成王欲退師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  
宋前令尹子玉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懷  
卻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不聽王怒少  
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  
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  
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  
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

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  
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乃囚  
宛春而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  
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  
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  
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曲楚直其衆素飽  
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  
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與宋公齊將秦  
將次於城濮楚師背齊將止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譚曰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主

楚其敗也故原田曰原每每草盛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  
焉其敗也故原田曰原每每草盛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  
襄河小晉國外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樂貞子曰漢  
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嘉與  
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音也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  
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閻勃大夫請戰曰請與  
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焉目焉晉侯使欒枝對  
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  
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

敬為君事詰朝將見晉師陳於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位當  
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  
申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  
楚石師潰陳蔡屬狐毛設二旂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  
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所率族橫擊之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狀  
其卒而止晉師三日館穀食楚還至於新羅鄭作王宮  
於踐土鄭地宋上開晉勝自獻楚俘於王駟介百乘徒兵  
千王乃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辂金鉉之服虎賁  
翼統典畧春秋紀卷四

翼統典畧春秋紀卷四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迺王  
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朝主子虎盟諸侯  
於王庭踐土王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  
神極之俾陞其師無克祚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  
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楚子使謂子玉曰  
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二之老父何及連穀自殺晉侯聞之  
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城濮之役晉中軍風於

澤牛馬相誘曰風亡大沛之左旃却牘奸命掌此二事而  
司馬殺之以狗於諸侯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  
石之僑旅旅以入殺舟之僑以狗於國君子謂文公其能  
刑矣三罪合殺顛而民服晉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王  
以為名義乃喻王出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  
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公率諸侯朝王於踐土  
初文公代曹假道於衛衛成公不許晉師自南河濟侵曹  
取衛之五鹿晉侯與齊侯盟於欽孟成公請盟弗許  
成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師敗故出其君以說於晉成公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主

出居於襄牛衛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第叔武以受盟  
或訴元咺於成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  
不廢命奉夷叔武以入守晉人復成公第武子與衛人  
盟於宛澠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  
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  
扞牧圉馬曰收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  
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休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  
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維國人聞此盟也而  
後不貳成公先期入衛武子先長祥守門以為使也與之

乘而入齊俞患成公之欲使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  
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殺前驅  
元咺出奔晉溫之會成公與元咺訟衛武子為輔鍼莊子  
為坐元咺臣也不宜與君士榮為大士治獄之官公不勝  
三子殺士榮則鍼莊子謂衛俞忠而免之執成公歸之於  
京師寘諸深室衛俞職納蒙衣蒙馬元咺歸於衛立公  
子瑕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衛俞賂醫薄其酖不死魯僖公  
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百十穀雙音角王許之乃釋成公  
成公使賂周欽治厘臣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成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主

公再出而不失國皆衛武子之功也  
晉文公有疾曹伯共之監以獨貨晉筮史使曰以曹為解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  
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今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  
與衛偕命而不與皆復曹叔振鐸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  
乃復曹伯  
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  
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勸公言於鄭文公曰國危矣若使  
獨之武鄭大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

如人今老矣無餘焉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  
于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馬許之夜繼而出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  
以煩執事哉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即秦得鄭而遠鄭馬必難越晉而守之  
用亡鄭以倍鄭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  
秦之往來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納  
許君焦瑕公許路秦河外朝濟濟河而夕設版秦以  
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以爲又欲肆其  
西封若不圖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

秦穆公稱霸始末

百里奚附

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桓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  
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僂聞秦密謀故用桓  
以正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

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王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不  
聽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  
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  
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  
于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  
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  
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  
王曰秦師輕而無禮輕則易謀無禮則易入陰而脫又  
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縣姓國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以  
乘也帝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  
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入居則具一日之積行  
則敝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杞子  
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  
邑惟是脯資餼勞竭矣而之有原圖猶秦之有具圖也吾  
子取其麋鹿以開敝邑杞子何杞子奔齊楊孫逢孫奔宋孟  
明曰鄭有脩矣攻之不亡圖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原軫曰秦遠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



不可縱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文公未葬故重公稱子墨衰經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墨以葬文公文嬴請三師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襄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襄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三

與秋戰曰匹夫逞志墮君而無討敗不自公使陽處父追討乎免胄入狄師死之伏歸其元面如生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遂作秦誓以悔過復使孟明為政三年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戰於彭衙復敗秦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二年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殽尸

而還逐霸而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其懼思也子桑公孫枝之忠也其知人也其舉善也詩曰子以采芣于汙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穆公桑發初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璧馬假道於虞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在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諫且少長於君君昵之雖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三

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晉里克荀息會虞師伐虢滅下陽春秋書曰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三年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隨之晉不可啟寇不可說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父命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皆王季子文王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

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逼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史記作百里奚操璧牽馬以告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既虜百里奚以媵秦穆姬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此吾媵臣也請以五股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年已七十餘穆公釋

其囚與語國事大悅授以國政號曰五膳大夫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於齊而今食飪地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之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又止之臣固知虞君不用臣而私利其祿爵且留臣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遂及虞難是以知其賢也乃迎蹇叔以爲上大夫取由余于戎求丕豹公孫枝于晉三置晉君惠懷文一赦荆禍却吳復楚穰之霸奚之力也奚少家貧流落不偶出遊以干諸侯久之不返其妻無以自給乃西入秦爲將

婦葉與相失。奚相秦妻。知之而未言。一日奚坐堂上。作樂所。質犢婦。自言知音。引援琴撫絃而歌。首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麋食。今日當貴忘我。為二曰。百里奚。初聚我時。五羊皮。臨當別時。烹伏雌。今適富貴忘我。為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莫南顧。責損我為妾。慘然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以為夫婦。

翼純典署

陳完謚敬仲者陳厲公之子也。陳人殺厲公及其太子御寇，完奔齊。桓公使之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諍，請以死告。」詩云：「超々車乘，招我以斧。」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也？官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鑪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初懿氏陳大夫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於飛，和鳴鏘鏘，有姁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

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  
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  
也乾天也風為天乾變巽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  
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庭  
實旅陳也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於王  
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  
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  
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宋之  
初亡也魯昭八年陳桓子始大於齊桓子名無宗其以亡  
楚滅陳敬仲五世孫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三九

也哀十七年成子得政成子陳常也敬仲奔齊時以陳為  
田氏  
崔杼有寵於齊惠公高國二畏其偪也公卒逐之奔衛既  
而復歸事靈公為大夫靈公廢太子光而使高厚傅其嬖  
子牙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靈公疾崔杼微迎光而立之  
是為莊公衛奔高唐以叛公圖而醢之崔杼殺高厚於灑  
藍而兼其室妻  
莊公將伐晉以報平陰之役在襄八年晏平仲曰君恃勇力  
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禍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

亦諫之弗聽陳文子謂崔武子即曰將如君何曰吾言於  
君而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晉有奕之難群臣若急殺君之意  
曰君於何有言有急亦文子告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  
而又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初齊莊公伐衛及晉為車五乘一口先驅前鋒也二曰載  
四曰扶右翼也五之賓華周紀梁即杞皆不與殖耻  
之歸而不食毋曰女生而無義死而無名雖非五乘孰不  
女笑女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  
乃行二人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晉取朝歌既還遂襲莒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三九

門於且于邑公傷股而退明日將後戰二人下戰獲甲首  
三有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二人曰君為五乘之  
賓二臣不與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  
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遂載甲夜八且于之隧陰宿於  
莒郊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請無死戰華周曰貪貨  
棄命貪莒子之貨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未日中而棄之  
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說死云遂進闕  
殺七十二人而  
死莒人行成莊公歸遇梁妻於郊使弔之辭曰君之臣不  
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子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

人之敗處在君無所辱命公使弔諸其室二子妻哭其

夫甚哀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左傳禮子皆無革周妻哭之東孟子不遇帶說

齊崔杼帥師伐魯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伐齊

乘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不在

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

師徒歸也空歸

齊棠公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

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

之祖丁公臣出自桓桓公偃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

翼純典畧春秋紀卷四四十

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中男曰夫風隕妻不

可取也崔子曰嬖也何害先大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

驟數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爲崔

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報

欲弑公以悅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

黑崔子間公莒子爲且子之後朝於齊饗諸北郭崔子稱

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

出公拊楹而歎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

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行

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扞擻音無行有淫者不知

二命殺淫人即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晏子立

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

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

豈以凌民社稷是主君臣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

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

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人

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陳文子聞難

翼純典畧春秋紀卷四四十五

而出奔景公立二年乃歸齊左傳載盧蒲葵奔晉王何奔

雖奔及見他邦之大夫不臣者即不齊間丘嬰中鄭庚奔晉文子

齊景公始末晏平仲附

崔子立靈公嬖子杵臼莊公異是爲景公而相之慶封爲

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公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

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大史

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

又書乃舍之南史氏齊史之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

書矣乃還

初崔杼生子成及疆而妻死及取棠姜生子明姜之前夫子曰棠無咎與弟東郭偃相崔氏謀廢成而立明成與疆怨之慶封封以告盧蒲癸癸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封使二子殺偃與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往見慶封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盧蒲癸帥甲攻之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滅之其妻縊縊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獨當國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四

樊氏易內而飲酒者數日國遽朝焉皆就盧蒲氏反盧蒲癸臣慶金有寵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人皆莊公黨必欲為之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伏也慶又滅卿大大之公膳子雅子尾怒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癸樊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陳文子謂桓子文子子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儲桓子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子不志於貨財可慎守其家也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慶舍兆曰或卜攻難敢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慶封田於萊陳無字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封為卜之

兆曰死無字奉龜而泣乃使歸無字濟水戕舟發梁戕害封不得救難景公嘗祭於大公之廟慶舍蒞事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慶之士卒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樂子高子陳頃鮑國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棉擊扉者三癸自後刺慶舍王何以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拔廟植動於堯音明以組盡殺殺人而後死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頃無以公歸稅服祭而如內宮慶封奔魯既而齊人未讓奔吳吳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及楚靈王伐吳圍朱方執慶封拘於東而殺之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四

盡滅其族崔氏之亂辟公子皆奔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卿殿其酈六十齊之酈都遠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以卿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設奔宰吾一邑不受卿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公以為忠故有寵初齊致少姜於晉平公有寵少姜卒景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問齊事晏子

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  
四量豆區音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  
鍾陳氏三量皆登一馬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  
之山木如也往市弗加於山魚鹽唇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  
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言重賦其力役所得二分公聚枋  
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彼煥休  
之欲無獲氏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四人皆舜後  
也其相例公大姬已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  
也民聞公命如逃寇苦征樂御胥原狐續慶伯八姓晉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四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  
居請更諸明也者辭曰居之先臣容焉且小人近市  
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居也公笑曰子  
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取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  
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曰踊貴屢賤既以告於公故  
典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有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  
利溥哉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謝乃毀之而  
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

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吾敢違諸乎公弗許因陳桓子  
以請許之

齊惠樂高氏二族皆皆者酒信內信婦多怨疆於陳鮑氏  
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即樂施子良子尾即高疆將攻陳  
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驕發其  
之故驕而遂見文子鮑氏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  
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  
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馬往逐  
伐虎門寢門虎也樂為移入公晏子端委朝立於虎門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四

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樂  
高子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樂  
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無益利生孽桓  
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菑私具幄幕器用等盡召樂高所  
逐羣公子反其邑而益其祿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  
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賜之書之勞也辭穆孟景公桓為之  
請高唐陳氏始大昭八年  
景公疥逐店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  
與高欒言於公曰吾車鬼神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

為諸侯憂。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教。君盡誅於祝。固史焉以辭。賓公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祈求之辭。以語楚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魏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四七

神怒民痛。其祝史薦信。以實是言。罪也。是言君其盡失。數美是矯誣也。矯誣。欺詐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祝史與焉。以其言僭。為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守。守之也。之霍蒲舟。鯨守之。鯨。守之也。之官。簋之薪蒸。薪蒸。細日薪也。虞侯守之。虞侯。守之也。之官。海之廬蛤。祈望守之。祈望。守之也。之官。使官專守。縣師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偏介。偏近國也。暴征其私。暴征。暴虐也。近則入服。政役又為承嗣大夫。承嗣。繼世也。強易其財。布常無繫。布常。布帛也。無法度。徵斂無度。官室日更淫樂不遠。去。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

命。於。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所。求。不。給。民。人。苦。病。夫。婦。皆。詛。也。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齊。姑。尤。以。西。齊。界。其。為。人。也。多。矣。雖。有。善。祝。豈。能。勝。億。萬。人。之。詛。乎。君。若。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止其責。昭二十年

黑公至自田。黑公。莊公之弟也。使執之。擊曰。旗。以招大夫。去。以招士。臣。虞。人。也。當。以。皮。冠。晏。子。侍。於。造。臺。子。猶。即。渠。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之。醢。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也。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四

四七

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平。饌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聲二體。舞有三類。風雅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合變宮。八風。八方。九歌。九功。三事。為九功。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也。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

不取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

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大皞始居此地。季荝虞夏

因之。有逢伯陵殷諸侯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因之。而後大

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昭二十年

齊有彗。景公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

語不貳其命。君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彗星似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罕八

之衆。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何損今怨

者已衆。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怨乎。

公與晏子坐於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回

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

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後世

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晏子若不與與公言

有罪。公曰可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夫施澤及國人民不遷。得改業農不移。稼穡工賈不變。用賈主

貿易不士不濫。失職官不不滔。不慢大夫不收公利。不得作

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

人公曰善哉。吾不能矣。吾今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昭二十

公嘗縱酒解衣冠以自樂。駕車以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

公曰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齊國三尺以

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禮決其防。人誰

不有此樂哉。公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而去。定十

會夾谷事是歲晏嬰卒。晏嬰卒

晏嬰仲嬰。一云歷事靈莊景以節儉力行。

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朝君語及之。即危

言語不及之。即危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

縲絏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閭久之。

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之。曰嬰雖不仁。免子於

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

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

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

於是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妾。從門間而關



子長八尺，乃為人御僕然。子之意，自以為足矣。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

大夫。記：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晏子而後。桓子曰：「請後軫之車，而駕馬以朝。」晏子曰：「君之賜也。」公曰：「諾。」軾軾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不為受也。」為通君賜也。且臣以若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不歸之。國之處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彭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景公立五十五年而卒，無適子。公有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嗣。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五十

大子於是公老矣，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廢之口，乃謂諸大夫曰：「亦姑謀樂耳，何憂無君乎？」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張立荼，是為晏孺子。宣群公子於萊，齊東及卒。群公子皆出奔。公子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衆公子于師子，何黨斷之也。

齊景公立五十餘年，晚因晉楚之衰，勞於國，然助范中行氏，則以臣而制君，借衛國威，則以子而制父。恃理甚矣。世子早死，及疾，屬陳乞立其少子荼，致羣公子皆出奔。家亦不理矣。此景公問政而孔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范中行反其君于晉，晉攻之急，來請，果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氏中行氏，雖有德于晉，

不可不殺，乃使陳乞殺而輸之。乘齊國夏衛石，始師師圍戚，更姑為其子圖父，知其不義，故推齊為兵首，在戚。

陳氏亂齊始末

陳桓子之子陳乞，是為僖子，以高國之受命立荼也。欲害之，乃為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高國可畏，盍先圖之。」陳鮑及諸大夫以申入公宮，高國救公，敗國夏奔莒。晏圍奔魯，圍嬰之子也。遂殺高昭子，乞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匿僖子家。僖子請諸大夫會飲，盛陽生，素中置坐中。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四

五十

央發桑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鮑牧醉而往，僖子誣之曰：「是子之命也。」牧怒曰：「女忌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否則已。」敢不唯于是從。牧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陽生即位，是為悼公。公使朱毛告僖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器，有二三更迭為君，二多難。」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子以齊國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故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訪國政而圖其小可也。」圖其孺子，使選晏孺子於駘，不

至殺諸野幕之下，鮑牧與公有卻，公使處於潞而殺之。八年

四年齊人弒悼公，子壬立，是為閭公。初簡公與父陽生俱

在魯也，闕止我，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傳子之子曰成

子，即陳心害之，驟頤諸朝，諸御執言於簡公曰：「陳闕不可

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初，田豹豹田氏為子我臣，幸於子我，子

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汝可乎？」對曰：「我遠田氏，且其遠

者，不過數人，謂不從子我，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

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各陳通，通初殺人，子行舍於公宮

異說典畧

春秋紀卷四

畢三

子內成子兄弟四樂如公，兄弟八人，每子我在，子內

出迎之，成子遂入，閉門，成子見子我，出，遂突，官者禦

之，子行殺宦者，以舍于公宮，故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還諸

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

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奔，曰：「何所無君？」陳逆止之，子我

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陳氏人

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闕遂弒簡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執

之言，不及此。」田常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孔子三日齊

而請伐齊，三哀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數語宋儒駁之，豈公使告季孫，孔子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詳左傳

魯三桓始末 臧文仲 柳下惠

公輸子 孺悲問

魯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後繼次叔牙叔次季友季皆桓公子也故稱莊公無適子欲立其嬖子般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請以死立般也公曰卿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公命命牙待於鍼處齊大夫氏使鍼季託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遂

翼範典畧 春秋紀卷五

飲而死立叔孫氏公薨般立慶父使鍼殺之而立哀姜之弟子開是為閔公季友奔陳哀姜素與慶父通至是謀殺閔公而立慶父季友自陳以閔公之兄申入而立之是為僖公慶父奔魯季友以賂如魯求慶父慶父歸至密使奚斯請奔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其後為仲孫氏仲孫氏不敗與公同伯初季友之生也魯桓使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周社為公室輔李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其後為季孫氏

魯襄公無禾妻臧文仲名辰臧哀伯之孫言於魯莊公曰盡諸



翼範典畧 春秋紀卷五

公曰誰使對曰辰也公使往從者曰君未命而自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平也急民之病若平夷無事則讓之肅解以治平為已責居官者當事不避難乃以魯莊與玉磬如齊告羅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莊公十年魯大旱魯僖公欲焚巫尪文仲曰非旱備也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飢而不害僖廿一年任宿須句皆顓臾風姓也四國皆伏羲後風姓之國實司大皞義與有齊國皆近齊之祀以服事諸夏和人滅須句須句子奔魯因成風也成風傳公母須句之女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係小

二

齊孝公伐魯北鄙僖公使展喜犒師臧文仲使受命於展

會柳下孝公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孝公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孝公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關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職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不聚衆保衆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孝公乃還

翼義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三

東門襄仲藏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於周也宋襄公以其善於晉文公也齊楚即晉楚師伐之圍繆明年楚子及諸侯圍宋晉伐晉衛以救之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楚使申叔戌襲後因晉伐齊衛而楚子

信二十六年

晉文公分曹衛地於諸侯信公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館人告曰晉始霸而欲固諸侯必親其恭而先者魯之班長而又先至必多得地不速行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命請曰得地重館人力也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累雖貴罰也今二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而爵之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藏文仲使國人祭之

展禽曰越通越滅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先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類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祈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仁且知難矣無

翼義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

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具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笑笑三卿各一通天公三年秋大祀於大廟齊僖公信雖爲閔公之兄然閔僖立則閔在時僖常居臣位應在閔下今升閔公之上故爲過祀也雖夏父弗忌爲宗伯而文仲爲政不能正之外傳仲尼曰藏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魯有塞關陽關之不從文仲廢法委織蒲三不仁也委織蒲爲庶作虛器縱以征行客之稅委織蒲三不仁也委織蒲爲庶作虛器縱通祀祀爰居三不知也虛器謂居祭文公十年三月辛卯展禽孫辰卒初文仲爲魯使齊毋

送之曰魯不容子而使之齊欲害子也魯與齊偏嗜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又皆通於齊高國是必使齊圖魯而拘留汝難乎其免矣及至齊果拘之而欲與兵襲魯文仲微使人遺公書而諤其辭曰飲小器按諸台食魚翅饌不足帶餘公及大夫莫能知於是召其母問焉母曰吾子拘有才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飲小器按諸台者言取郭外民內之城中也食獵大組羊裘者言享戰開之也而縶甲兵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禁於獄矣組饌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飢不得食也故知之也魯乃出兵軍於境上齊方發兵襲魯問魯有將乃還文仲而不伐魯齊攻魯以求岑鼎魯與之贗偽音鼎齊人知其誑也曰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以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惠辭曰吾亦愛吾鼎公乃以真鼎往惠處魯三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五

然不去妻曰子無乃瀆乎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恥也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不去亦近恥也惠曰油油之民將近亂害吾能已乎故寧不去而仕於下位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代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大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易兮豈弟君子求能厲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門人從之魯孝公公子展之孫無駭以正父字為展氏隱公八年無駭卒展禽其子也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聘於魯求遭喪之禮以行開晉侯疾故

其人曰將焉用之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求用而無其過求何害

季文子帥師城諸及鄆音鄆鄆於莒且疑穆伯仲孫氏之在莒也初穆伯為從弟襄仲聘於莒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泣盟且為仲逆見女美自娶之公使襄仲舍之明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莒女焉在文八年城諸公如晉文十衛侯因公請平於晉還期伯亦會公請平於晉期伯欲楚宴於斐地子家歸公子賦鴻雁義取侯伯哀行之勞言鄭防托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賦四月義取公還晉以恤之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六

晦時思歸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小國有急文子賦記以辭鄭取不敢定展許為鄭采薇之四章還晉不敢安居也齊人侵魯西鄙季文子告於晉晉謀伐齊齊人賂晉復侵之遂伐曹討其朝於魯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難以免矣明年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聞人試其君病有人文子之言驗矣要公四不視朝至五月疾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子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頒于明堂春官大史頒朔于邦

王藻云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冕聽朔於大廟凡  
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朔之為言燕也謂月魄至晦日而死

春秋紀卷五

五

一日明乃復生  
若死而復蘇也  
晉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  
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  
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  
達之境外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  
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也法也以觀德德以  
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

能免之

宣公夏濫於四渚魚里克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  
李土蟄發孟春蟄蟲始震水虞魚師於是乎講習也厭音姑留音  
冬土蟄發魚上水獺祭魚水虞魚師於是乎講習也厭音姑留音  
荀取名魚魚大登川魚禽鱉屬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  
也

春秋紀卷五

2

也鳥獸孕水蟲成此謂獸虞於是乎禁置免羅網猶音錐  
魚鼈以爲夏槁乾也夏不得取故於此時助生阜也鳥獸  
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罝網設罝郭故禁魚鼈之網  
鳥獸已成故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斫也仕雅切蟲  
五達切株澤不伐天草木未魚禁鰓魚鰓未成獸長麋麋  
音羅鳥翼鰓卵未季曰鰓蟲舍取不砥疎音茹綠砥蛭子可蕃  
庶物也今魚方別孕也然作分幾分字者妙不教魚長又  
行網罟貪無執也公曰是良罟也使有司藏之師存傳曰  
藏罟不若置里葦於側之不忘也



晉使韓宣來言以汶陽之田復歸之於齊季文子饒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諸侯聞之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不以遠是用大諫詩王者國事不遠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較松言之大遠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較松言之成八年

翼範典畧

春秋紀卷五

十一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成九年晉將伐秦使卻錡乞師於魯得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後晉教公如周及諸侯朝王孟獻子爲介王重賜之以其相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伐秦成子受脤晉密宣君以禮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伐秦成子受脤晉密宣於社社曰宜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德者養之以福養成儀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大事也今

成子時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孟獻子謂公曰晉師乘車和言其將師必有大功果敗秦師於麻隧成子卒三年楚成於鄭鄭叛晉以從楚晉得伐鄭使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甲謀有禮楚子抄鄭與晉師遇於鄆陵鄭范文子以晉厲公之無道懼其戰勝而益侈也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獻子釋楚以爲外懼乎楚晨慶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文子趨進曰塞井夷也竈陳於軍中而跪行首當陳前決關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也童子何知焉文子不欲戰諸帥

翼範典畧

春秋紀卷五

十二

不聽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宗子肅侍於王復王曰騁走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下於先君也徹幕矣曰何廢命也甚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逐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晉厲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故亦以楚王之卒告晉皆曰國士也且厚楚師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民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卒於王卒必大敗矣及戰呂錡射楚共王中日明日將復戰王召子反楚公子側為中軍帥謀陽穀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乃宵遁賜子反死戰之明日成公方出於壞隤魯齊衛皆後魯以宣伯即叔孫之通於穆姜也去季孟而取其室公將行穆姜送之而使逐二子季文子子孟獻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指公子偃公子鉏而謂之曰女不可乎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微備設守使孟獻子守於公宮而後行是以後宣伯敗告初犇曰魯侯待於壞隤將以待勝者晉侯不見公及再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十五

從伐鄭姜又命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復使告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寧事齊楚有亡而已無從晉矣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楚後也獻子時也而事晉不然歸必叛矣晉人遂執季文子於茗丘晉公宮公使子叔聲伯名嬰請季孫於晉卻犇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下棄而惠微則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

仇讐謂齊楚亡而為讐台之何及魯亡為齊楚遺為齊范文子曰聽總應而奔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僑如奔齊季孫與卻犇盟而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僑如子于齊而立之成十六年

初宋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湯澤為司馬湯澤誘宋公室華元討之魚石等五大夫出奔楚楚伐宋以納之魚石等復入於彭城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使士魴乞師於魯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名統文仲對曰伐鄭之後七年知伯荀賓來下車之位也今士魴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十五

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使孟獻子會於虎打音丁以謀救宋宋辭諸侯而但請師以圍彭城彭城降晉晉悼公以魚石等歸而真諸鄭立獻子請先歸會蘇成公晉以鄭之從楚伐宋也帥諸侯之師以伐鄭入其郛於是孟獻子復會東諸侯之師次於鄆鄭以待晉師襄元年初成公之母穆姜使擇美饋以自為觀與頌琴皆以襄公嫡母齊姜薨季文子取以葬之君子曰非禮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捨矣襄二年

是以願借助焉。許之時，却豈伐而使成。紇救之，敗於狐駘。音臺

希孟獄子以系董父為石主秦不之布以以狗子空三日平城作陽

大國三軍魯無中軍也其上下二軍皆屬公有事則三軍更帥之季武子將作三軍魯得其人民故假立中軍告叔孫穆子穆子不可乃盟於債闕債公以禍福之門言相愛也諸五父之衢以作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襄十一年三子各毀其乘各毀其車乘分武子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季氏者無征不入者令公倍征之孟氏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臣其子弟之半叔孫盡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合音指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捨舊而改作也此三家証盟之本言孟獻子聘晉韓宣子觴之三徙鐘石之縣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與我孰富獻子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五

十七

回非聖門之顏回茲無需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協和獻子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鐘石金玉為富宋向戌聘魯見孟獻子尤也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斃之重勞且不敢問襄十五年齊伐魯圍郕郕孟氏孟孺子速孟孺子名微之齊靈公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孟孺子名微之齊靈公曰是好勇去之魯圍滅乾于防魯師畏齊乃自陽關逆城防之僅至于旅松防之叔乾即叔滅時滅費帥師三百乘宵犯齊師襄十遂滅乾而還守防襄十齊侯伐魯北鄙晉師諸侯之師以討齊齊侯禦諸平陰登

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偽以衣服以旆光與心柴而從之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那伯告中行伯曰有班布馬之聲齊師其遁夜遁馬不相見故有分布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遂克之孟莊子齊雍門之櫺櫺本以為公琴襄十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滅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五

十八

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仲孫蔑卒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襄十九年春仲孫速孟莊會莒人盟於向莒前年諸侯伐齊還盟於督揚地曰大無侵小故魯及莒平秋仲孫速帥師伐邾和數伐魯魯以從諸侯之役弗能報也故孟莊子伐以報之莊子年少嗣立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盡改之是以夫子稱莊子之孝之難也襄二十三年非邾庶其以漆間丘邾二奔魯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純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為正卿而以姬氏妻之是實盜也使純去之將何以能。襄二十一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公彌公長而愛悼子純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大夫曰彌與純皆魯之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訪於臧純臧純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純為

莊子疾豈點謂公鉏苟立錫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錫子秩固其所也若錫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孟孫卒公鉏奉錫立於戶側。立於喪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馬在公鉏曰錫在此矣季孫曰錫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錫以莊子之命遂立錫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據此乃武仲見公鉏廢秩立錫則知禍將及已其御不解哭哀之故而問但據理答之所以為知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備孟氏將僻臧孫除於臧氏。借人除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臧孫畏孟氏故使甲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果臧純斬慶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父武仲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子而死繼室以其姪鑄女之姪穆姜愛之故立之臧賈為出在鑄臧武仲目知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純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不為天純之罪不及不祀子以次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

子之過也。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子魯弟為納邑。遂自為也。  
為請滅孫如防。滅氏使告魯曰。終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  
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文仲敢不避邑乃立滅為滅。終敢防。  
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言必陳其罪。謂大夫以示滅。滅孫曰無辭。季孫所忌。  
將盟滅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  
也。曰無或如東門遂不聽公。文命。六年。紂適立庶盟叔孫氏也。  
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滅孫之  
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閔季孫用之乃盟滅氏曰  
無或如滅孫紂于國之紀犯門斬閔滅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圭

居其孟椒乎。椒孟獻子孫。子服惠伯也。齊莊公將子滅紂田滅孫聞之見  
齊侯齊侯與之言伐晉。功。對曰多則多矣。言戰功。抑君似鼠。  
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  
焉。安。將事之非鼠而何。聞晉有乘盈之禍而後起兵。乃弗與。  
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仲尼曰知之難也。用知有滅武仲  
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襄二十三年。按文  
仲春秋無貶詞武仲出奔止書曰滅孫紂出奔報未書如防請  
後也。當位之稱要君之言誅君之論春秋諱之益為賢者諱也。  
武仲聞陳之不服楚而嘆其必亡。襄四年楚將伐陳。陳  
其東人不聽楚命武仲曰大國行言音彥弔衛侯之在  
陳而不服在大猶有然而況小乎。失國也。衛侯之在

齊以得子展子鮮之推挽而決其必入皆知也。襄十四年。齊滅紂如齊咭公。公與之言虐武仲退曰若不得入矣。及弟子展子鮮見與之言道武仲曰若必入矣。夫二子者或挽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孔子問滕雕馬人曰子事滅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  
夫孰賢對曰滅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  
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  
他吾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  
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圭

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  
以堪任禍必及子。昭四年。監牛。請觀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南以下。字字皆反。覆想像光景舞象。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抑廟衛。康叔并三監之地。故抑廟衛三監。昨周公滅之更封。曰美哉淵也。乎憂而不困者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難遭宜公懿公之亂亡。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而民猶秉義不至於用。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煩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

曰美哉決決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  
可量也爲之歌曰美乎蕩乎樂而不淫其周之東  
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有車馬禮樂仲  
秋之聲而有諸夏之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襄公  
周之爲之歌魏曰美哉泝泝音風又音凡又音王東  
官作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無明君必爲之歌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  
之後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  
無機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  
不言終之故其周德之衰乎此周德尚猶有先王之  
民焉猶有故先王遺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和  
而有直體其聲未曲而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  
者不歌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倨而不屈  
而不倨遠而不携携運動而不淫復而不厭反復  
而自守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德大故廣而  
日新矣長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德大故廣而  
宜自宣揚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復止處不  
也行而不流運行之義雖常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  
守有序無相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箭南籥者象箭  
舞所

武也皆文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周之盛也其若  
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聖人之  
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當之  
見舞韶箭音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雖有  
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故遂聘於  
齊時齊景公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  
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  
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難雅高子之難聘於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  
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  
鄭國將敗適衛說遯瑗史苟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向曰吾子勉之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  
難  
下莊子好勇國策作見兩虎爭牛而鬪將刺之管堅子周  
與作止之曰而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則一舉而有獲

而虎之名也。齊欲伐魯，忌卡莊子不敢過。出春秋後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與師伐齊，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甚辱焉。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上之，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出韓詩外傳 襄公二十九年 襄公如楚 季武子襲下取之 公不發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五

昭公成伯賦式微乃歸不知此時誰為十也

昭公立。襄公名稱館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袞，莫往也。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違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昭公即位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

王也

大雨雹。昭四年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曰：在北陸月十二而藏米，西陸三。」

朝覲。春秋分之中奎而出之，其藏米也。深山窮谷，固陰匿也。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北方之神，其出之也，桃狐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米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二月春分獻羔，祭進始開冰。公始用之。君先火出而畢賦，見東方故賦冰始果自命夫。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美

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米。致仕告老，有疾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微則冬無愆陽，冬不夏無伏陰，夏不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霜霜，無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散而殺，暴疾，雷不發而震，徐動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周禮凌人掌冰，歲十二月令斬冰，三其凌，三其凌室，蓋三倍。春始用鑑，盛才凡內外甕之，膳羞鑑焉。祭祀其冰鑑，賓客其水鑑。不共大喪其夷盤也。戶盤，米實水盤中，置夏頒坐事。章五

凌人秋刷室以待新米

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

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至是舍中軍季氏稱左師孟

孫自以叔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

於公以書使杜洩告叔孫時叔孫穆子之嬖曰子國欲毀

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傷

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昭五年

公如晉昭五年自郊勞來有至於贈賄去有無失禮

魯侯謂女叔齊曰馬侯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

翼就典畧春秋紀卷五

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

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孫貜伯弗能用也奸大國之

難凌虐小國伐善利人之難取亂不知其私已難公室四

分民實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而屑屑焉習儀以亟不

亦遠乎

莫奔歸昭公母所女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

趙史趙曰必為魯郊言公必出而在侍者曰何故曰歸姓

也姓生也言公不親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

乃歸氏所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

若有大喪國不廢蒐比諸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

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

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陳司敗之問應在此前不然

叔孫穆子之嬖曰監牛以計殺穆子之二子而絕穆子之

食而卒牛乃立昭子穆子之而相之昭子立朝其家衆曰

監牛殺適立庶罪莫大焉卒殺監牛仲尼曰叔孫昭子之

不勞已為功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

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五年

初魯隱公六年陳桓公不許鄭成鄭侵之君子謂陳侯

長惡不悛禍必及之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

不可御其禍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

翼就典畧春秋紀卷五

則善者信已周任古之良史一云商大史一云周大夫

季平子立孫昭七年季武子卒而不禮於南蒯南蒯

謂公子慙銀去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代其位我以

費為公臣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蒯懼其不克也以費叛

慙聞之而奔齊平子怒令見費人者執之以為俘囚治區

音六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

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從之費人叛南氏平丘之會知

人苦人新嘗於晉晉人信之不與公盟執季孫意如以歸

子服惠伯請於晉晉使羊舌肸懼以語而私歸之昭二十



有鸛鵒來巢。周宮不踰此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有之曰：鸛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平子每歲鸛鵒，行紀公在乾侯，微寒，與襦衣也。言于每鸛鵒之集，遠哉，速速，稠父喪勞，宋父以駢昭公名，鸛鵒往，歌來，哭童謡。

有是，今來巢，其將及乎？昭二十五年。  
初季公名公，若之兄公鳥死，公若與公思展及其臣申夜亦姑相其室，公鳥之妻季如與喪人通，而懼公若等，乃誣公若曰：公若欲使余又誣展與夜姑將要余，平子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三十九

聞之拘展於下，而執夜姑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郕之鸛鵒，季氏介其鸛，郕氏爲之金距，平子怒，侵宮於郕氏，故郕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之，平子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於禮，公當三十六人，今僅二人，其也。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禮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昭公子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因再三以告公，公以告臧孫，臧孫難之，告郕孫，郕孫曰：可，告子家，羈曰：讒人以君僥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公退之，辭

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叔孫昭子如。關公居于長府，遂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因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奔弗許，子家羈曰：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窮約，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合謀，君必悔之，弗聽。公使郕昭伯逆孟懿子，叔孫氏之臣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遂帥徒以救季氏，公徒釋甲，執冰，箭而踰遂，逐之。孟氏見叔孫氏之旌，孟懿子亦執郕孫而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

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十

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遜於齊。齊景公請致于社，以待君，公喜，子家子曰：失周公之魯，而以平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將盟從者，使繼繼，不致，從公，無通內外，言不入內，交子家子曰：二三子，陷君於難，苟通內外，而去君，君將速入，能使外內相通，而從者僞，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使迎公於齊，平子後有異志，昭子齊於其寢，使宗祝祈死而卒，昭二十五年。  
齊師取郕地，以處公，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魚貨，季氏之屬

大夫申豐女賁以幣錦貨梁丘據言於齊侯曰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幸於曲棘晉納公而卒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探魯之可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驕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二十六年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于家子曰天命不怙久矣使君亡者必此眾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果敗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三十一

公如齊齊侯請饗之于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此君于大夫也宴大夫使宰為主獻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昭二十七年

公如晉將次於乾侯晉境內邑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有寡人而即安於甥舅謂齊侯其亦使逆君言當使齊侯使公復於竟而後迎齊侯之二十八年公至自乾侯處於卿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大夫稱子家子曰齊早君矣君祇辱焉復如乾侯平子每歲賣馬

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故服馬塹而死公將為之積于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褕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玉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與之陽穀齊侯與之陽穀初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借出二母同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借出請相與借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草公衍之得陽穀也而私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務人即公為初與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衍為大子昭二十九年公皆在乾侯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三十二

晉欽納昭公召季平子平子練冠麻衣跣行以請罪乃從知伯前以如乾侯子家子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冀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荀躒淹耳而夫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息子姑歸祭于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魯公不得歸公

在乾侯有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隻琥一環，一璧，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書曰：公薨於乾侯，言失其所也。三十二年。

叔孫成子昭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我於君，未嘗不中。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哭會也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吾子為卿，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昭公主弟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季王

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子名不敢以告，對曰：君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定公名即位，季孫使役如闕魯葬墓，蔡昭公將溝焉。蔡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旋也。縱子恣之後，必或耻之。季孫又問：吾欲為君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卒葬昭公於墓道南。雖不為溝，猶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葬於墓道外。

令諸墓 定元年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君之璫與欽、仲梁懷亦季弗與，曰：改步改玉。昭公之出，平子行君東佩璫與祭宗廟，今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即弗擾，改君喪，亦當去璫與也。不狃曰：彼為君也，亦為平子何怨焉？既葬，桓子平子之字行東野，及費，不狃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仲梁懷弗敬，不狃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也。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桓子從昆弟而逐仲梁懷，乃盟桓子于稷門之內。魯城南門明年，公為晉侵鄭，取匡，不假道於衛。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地，虎將逐三桓，欲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季王

使得罪，衛靈公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文之，舒鼎成。公之昭也，龜定公之鑿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耳，諸侯苟愛之，苟有憂，將以為之質。質，昭公求此群臣之所聞也。大如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乃止。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更衣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請以為中軍司馬。獻子曰：寡君有

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變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因孫請以先入晉人之耳定六年

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定六年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齊伐魯陽虎御季桓子公欽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以誘敵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亦季曰虎魯三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定七年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季孟

季孟 公鉏極桓子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叔孫氏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貨貨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以鉞盾夾之陽越弟將如蒲圃桓子作音謂林楚曰而也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晚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入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公欽處父先以虎將作亂告孟氏孟氏選國人卒馬之

壯者三百人偽為公期孟氏築室於門外林楚怒焉及衛而驕陽越射之不中入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叔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欽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敗之陽虎脫甲如公宮示無取寶玉之虞大弓封父之以出舍於五父之衢殺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也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欽陽父即處在公欽陽請追之孟孫弗許公欽陽欲因亂殺桓子以強孟宗孟孫懼而歸之俱不陽虎入於護陽關以叛年定八 春秋書曰盜竊室玉大弓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季孟

陽虎歸實玉大弓春秋書曰得魯討之伐陽關虎焚柴門陽關魯師驚虎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景公許之鮑文子名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魯大夫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苗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音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虎寵於季孫而將殺之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景公執陽虎將束之東近陽虎頌東實欲西奔乃因諸

而部盡借邑人之車，鑿刻其軸，蓋刻車軸也，使易壞。麻約而歸之。以麻刻其載，懸靈輜車名，甚車。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慈靈逃奔宋，遂奔晉。見趙簡子曰：「自今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曰：「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樹者，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樹者，亦過半矣。今堂上之人，親却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還境之士，親却臣於兵。簡子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當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孔子聞虎在趙氏，曰：「趙氏其世翼純典畧。」

春秋紀卷五

三七

有亂乎？受亂人故。定九年。初，叔孫成子名不欲立武叔。各州。公若藐固諫，不可。成子立之而卒。武叔既定，使邱馬正侯犯，被公若弗能。武叔之圉人殺之。侯犯以邱叛，武叔謂邱工師駟赤曰：「邱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取我聞。武叔稽首，駟赤謂侯犯曰：「邱居齊魯之際，子盡事於齊以臨民，不然，邱必叛子。」侯犯乃以邱易於齊。駟赤誘之而出，以納魯師。侯犯奔齊，齊乃殺邱。武叔如齊，謝焉。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邱在君之側，寡人何知焉？」屬

與傲邑際，故敢助君受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謂齊封疆社稷是以爲也。敢以家謀，家臣侯犯。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定十年，孔子。會齊侯于夷谷，及隨三都，孫仲孫何忌帥師，隨費則患其隙固而帥毀其城，乃三家自爲也。十。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桓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子名康。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共圉人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春秋紀卷五

三八

告遂奔衛。康子請退避，位避。公使人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哀三年。四年六月，亳社災。亳社，殷社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之。爲成亡國其社。王者爲天下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大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土地久，故而報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卻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

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棄  
實也祭義曰左社稷此正右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  
亦爲報功也祭法曰大夫成羣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  
日命人社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祭  
土也爲社立祀始謂之稷社無屋何郊特牲曰大社稷必  
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  
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  
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  
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必親祭社稷何土生萬物天下  
異說與畧

吳問於叔孫輒輒曰魯有名而無情實伐之必  
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君子達奔不遇讎國未  
臣其國而有伐之若伐奔命焉死之可也當還奔所託也  
則隱有所因托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今子以小  
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于必辭王將使我王  
問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  
得志焉吳使子洩率不狃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  
因於吳竟田焉拘節人之漚管音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  
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吳大夫王犯嘗奔魯率  
武城潘臺子羽之父好焉與犯國人懼其內應也然子謂  
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  
又何求焉吳師次於泗上微虎魯大欲宵攻王吳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勇於幕庭卒終三百人終得三有若與焉及  
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  
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盟而還  
哀公會吳王夫差於卽微百宰卽景伯曰先王柴之有  
也吳人曰宋百宰我魯不可以殺矣且魯宰晉太失過十  
吳王百宰不亦可乎景伯曰增大無禮以大國

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制禮上物  
不過十二今棄周禮而曰必有牢亦失事時大宰韜  
召季康子康子使于貢辭之在

黃池之會吳人將以哀公見晉侯子伯對使者曰王  
合諸侯則伯帥伯侯牧伯以見於伯諸侯合諸侯則

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  
職貢於吳有豐於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曰將以寡君

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何利之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  
因景伯景伯曰何景伯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

翼純典畧春秋紀卷五

從速速惟命遂因以還及戶牖謂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

將曰吳實然吳人信鬼故且謂魯不共貢于吳而執其賤  
者非卿七人何損焉何損乃歸景伯哀十三年十四年

昭夫人孟子卒春秋書也五月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  
不赴故不稱夫人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書葬小君反哭

人謂也以同姓孔子與乎故亦不書葬季氏季氏不絕問  
故不成夫人喪孔子與乎故亦不書葬季氏季氏不絕問

冠放綰而拜服喪故去綰從主節制

朱子曰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至舉法則如何錄曰  
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

公猶弗出而女於吳若昭亦足藉其不得已之勢而然  
也况不曰不命而曰吳孟子子者應亦國人說之辭也

子昭公之自命而曰吳孟子子者應亦國人說之辭也  
記夫人之不命而曰吳孟子子者應亦國人說之辭也

子故夫人之不命而曰吳孟子子者應亦國人說之辭也  
不命之也哀九年齊伐魯遂皆不告于天子而天子亦

不命之也哀九年齊伐魯遂皆不告于天子而天子亦  
不命之也哀九年齊伐魯遂皆不告于天子而天子亦

初孟孺子洩即武將國焉於成武氏成宰公孫宿不受  
不許曰孟孫為成之病恐其不國焉孺子怒襲成從  
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人至孺子鞭之孟懿子卒成

人奔喪弗納袒免音但哭於衢聽共聽弗許成叛於齊  
武伯伐成不克哀十四年

翼純典畧春秋紀卷五

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  
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

執牛耳季羔曰節衍之後哀七年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後  
也十年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城也秋發陽則小國秋

公如越越大子速却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因納賂  
而止之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郭重僕見

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  
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瘞也以魯之密邇仇讎臣是以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

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哀二十五年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遊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知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氏以公自其家出故施罪哀二十七年

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獲一人焉詰之曰汝胡以盜對曰此猶之乎蟻羶也慕羶而附寧可已耶子大夫為政不能惠盜何以詰吾盜柳下惠魯之民盜也啗其徒數千人驅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十三

山之陽挾人肝而食之享年九十而邑宰不得問也子大夫陪臣陽貨魯之家盜也國命出其手叛費回桓以意行國中自如寶玉大弓夫誰非先王所遺子孫世守之謂何今貨僣然竊以通也而子大夫不得問也子大夫之家魯之國盜也名則魯臣實魯君焉國政為家事國賦為家賦貌然魯君如無有焉而魯君不得問也魯君魯之大夫也乾侯之難亦惟季孫意如之故不得正其終魯君公覲然不斥季孫之立而以為身則魯何以有王章也遂一君復立一君而周天子不得問也吾儕小人其何知知則于人

而已矣子大夫與吾小人其俱負翳以謀朝夕耳詰安用之康子曰辨哉盜也去之繫於獄中此雖附會之言亦自二十七年夏

初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為方小初斂於棺般請以機封公輸若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天子三家視桓楹諸侯之制豐桓皆大也用大木為碑般爾以人之毋嘗也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患病不安弗果從公輸若雖小而掌斂事必此時若居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十四

公輸子名般一作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為母作木人以為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作木驚令之自發又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公時墨翟聞之百舍一舍重蘭往見公輸般曰吾自宋聞子吾將藉子殺王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宋梯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械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城盡墨之守益固般詆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也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所以距我也吾不言般請見之楚王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





即位而楚納子朝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以謀伐楚將會  
衛大夫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責有煩言莫之治  
也其使祝鮀于魚從公曰善乃使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  
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  
社稷之常祿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  
後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朝之車君行師  
從師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舉勳音由將長蔡於  
衛靈公使鮀私問於其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吾聞蔡  
將先秋衛信乎其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七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  
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理天下於周為睦親  
分魯公以大路諸侯車大祈夏后氏之璜封父古諸侯名之繁  
弱名股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皆殷  
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也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  
於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培敦  
厚也分封魯土史傅物典策官司藝器常用因  
地增加至七百里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藝器常用因  
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曲阜分康叔以大路  
少帛雜績青音吠大赤旗旌大呂鐘殷氏七族陶氏施

氏繁音蔡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蔡氏封堂所土畧界自武  
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闢之土衛所受以共王職  
地近京畿故令取其取於相上之東都衛所受以共王之  
所入以共王職貢取於相上之東都衛所受以共王之  
東蒐以助祭于泰山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  
而封於殷墟皆皆放以商政疆以周索地則以明法分  
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關甲姑洗鍾懷姓九宗職官五  
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唐地三  
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  
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恭音忌聞王室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八

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音作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  
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名蔡仲無若爾考之達王命也著  
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  
為司寇肅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哥  
武之穆也曹為伯甸以伯爵居甸服是文之昭非尚年也  
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  
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  
武叔蔡甲莊鄭捷公宋王臣成齊潘昭公言期公藏在

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甚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名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定四年。晉師將盟，靈公於刺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前衛侯將屬齊，涉佗成何曰：「二人晉，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執涉佗，按靈公之手，及挽血至，靈公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靈公欲叛晉，馬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非君之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四九

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馬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實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定八年齊師伐晉夷儀，晉軍千乘在中牟，靈公將如五氏以助齊，道中牟卜過之，龜焦兆不，靈公怨晉甚，曰：「衛車當其半，寡

人當其半，敵矣，何卜焉？」以兵車當晉五百乘，復身當其五百乘，乃過中牟，齊侯致糕媚杏，衛西界於衛，定九年

趙簡子圍衛，報夷儀也，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乃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不許，晉殺涉佗，成何奔燕。」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涉佗亦遘矣哉。定十年靈公幸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後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曰：子何夢？」曰：「夢見龜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龜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事

若龜則不然，前之人燭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燭於君者乎？是以夢見龜君，公於是廢癰疽，彌子瑕衛國法，竊駕君車者，刑彌子之毋病，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若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異日與靈公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公曰：「愛我哉，忘其口以饗寡人。」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公，公曰：「是常矯駕君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靈公嘗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輒輟，至闕而止，過闕復

有殺夫人曰此必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為昭昭仲節不為冥冥墮行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公問之果伯玉也

初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皆服而朝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不擇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林父并擊於威林父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曰君制其誰敢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出俱難故孫子遂攻出獻公年有數言公之言獻公出十二年使弟子鮮告甯喜欲復國曰苟

翼範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事一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環不得聞君之出放開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棄二十六年見其後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還曰遽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震兵不出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他外寬而內直自設於繫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悅

史鱗字子魚靈公之時遽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子魚數以諫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吾不能進遽伯

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我即死置尸北堂足矣。子魚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子具以對。公感然曰。夫子生欲進賢退不肖死且不憚。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伯玉而進之以為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反。孔子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以尸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又曰。史魚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教上。不祀而教鬼。直能曲於人。

公叔文子名朝而請享靈公欲公臨退見史鱗而告之鱗

翼範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事十二

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鱗曰無害。子臣執禮可以免。成也。驕也。子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惟子之見。及文子卒靈公始惡於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宋朝之徒夫人懇之曰。成將為亂。公遂成奔魯。定十三年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勗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齊豹之亂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大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

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也

說苑文子為大令尹三年氏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  
我文子曰朝廷之嚴寧妨國家之治哉曰嚴則下暗下  
暗則上聾聾則不能相通則國之治也聞之順針縷者  
成帷幕合升斗者實舍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有所  
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

也然衛無大令尹之官

宋公子朝仕衛為大夫過於靈公之嫡母襄夫人及其夫  
人南子懼遂與齊豹等作亂逐靈公如死鳥衛公既入衛

逐盟國人朝出奔晉既自晉歸宋靈公為夫人南子後召  
宋朝齊會於洮之月大子蒯瞶就會獻孟邑於齊過宋野

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妻猪其還我艾豨妻猪求子牝猪得  
艾豨則定爾南子艾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事三

老也假姓承大子羞之謂戲陽速大子曰從我而朝少君  
也喻宋朝

我顧乃殺之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

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

奔宋既而奔晉十四年

初大叔疾娶於宋朝其婦嬖宋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

妻而妻之疾使作人誘其初妻之婦寘於墜而為之一宮

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禮之事則

當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

鳥官喻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謀其私

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  
所得文子遂奪疾之妻即其女疾出奔宋立其弟選使室孔  
姑哀十一年

靈公遊於郊子鄆僕鄆公少子也字子南公曰余無子將

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

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周禮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揖君命祇辱靈公卒

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

沒於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趙

簡子乃令陽虎詐為衛人衰經迎蒯瞶者入於戚書曰晉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事四

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於戚稱于戚者內弗受也輒拒

父也時齊國憂衛不  
受姑帥師圍戚

初范中行氏之亂奔朝歌齊人輸范氏粟鄭人送之趙鞅

禦之遇於戚將戰鄆無恤王御簡子蒯瞶為右登鐵丘

之上在戚城望見鄆師眾蒯瞶懼自投於車下王良授太子

綏而求之曰婦人也快簡子巡列巡行曰卑萬匹夫也

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墮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大

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

鄭勝鄭穀舍君助臣從舍君助臣為從晉定在難不能治亂使鞅

討之。崩賸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盍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大子救之以戈，鄭師敗獲齊栗千車。簡子曰：「吾伏也。」也。殺之。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崩賸曰：「吾救主于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卸良曰：「我兩朝，在將絕，吾能止之。」馬兩朝皆將斷，我御之上也，駕而乘也。材，兩朝皆絕，而後細小之橫水，使簡子見之，兩朝同時皆絕，以皆絕，而後細小之橫水，使簡子見之，兩朝同時皆絕，以天朝星旁有王良星，其占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也。以卸良策御故，自謂王良。孔文子取崩賸之妙，曰：「孔伯姬生，埋孔氏之豎，小渾良夫。」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五

長而美，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伯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大夫。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乃與大子入衛舍於孔氏之外園。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適伯姬氏，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被與從之。迫孔悝于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召獲大夫，奉出公報奔魯。崩賸立，是為莊公子。路與子燕嘗問於孔子曰：「夫子何以處衛事也？」曰：「孫不稱祖，子不先父，前者仇母，後者仇父，是踵亂也。羔曰：然則如何？」曰：「造一介之使，告于晉曰：不肖。」

輒居守社稷，一聽冢君之是為，則衛君無父而有父也。亡人無子而有子也。衛人無君而有君也。曷為乎稱兵也？子路曰：「靈公之治命，言猶在耳，衛君安得而違之？且以郕之賢而避也，般師子起，非其倫也。主衛國者，非子而誰賸？不得為靈公子也，即不得為衛君父也。衛君與其為七人子也，寧為靈公孫也。由將殉之。」孔子曰：「衛在亂，君二千倫野哉，由也一於義。」

翼苑典畧 春秋紀卷五 五

莊公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即位欲去大臣，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亦嘗之乎？」群臣欲謀作亂，立三年，晉召之，不往。趙簡子伐之，衛人出莊公，以與晉平。晉立衛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初，莊公虐於戎州，石圖與戎州人殺之，齊人立公子起。宣公執般師以歸，七年，衛石圖逐其君起，出公自齊復歸，八年，歸七年而國人攻之，出居城鉏，以近越也。時齊方使以方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受方稽首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遷於陳，在傳二，寧武子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遜于齊，在襄十，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遜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輒卒於越。哀二十五年。

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子西聞盜人皆士也敵而出尹而追盜先

尸而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魯川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守門虎群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人，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公孫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首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同，臣尉翻尉止司，齊子臣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序皆一德，執政之法也。大夫諸司門子，卿之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眾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

春秋紀卷六  
二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晉人聞有楚師，帥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殺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藏在不韋月，又建南風不時，謂歲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子孔之為政也，專。子展子西率國人殺子孔而分其室。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二十九年，即鄭公之十二年也。時蘭公尚幼，故去。

晉徵朝於鄭，鄭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平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駒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

春秋紀卷六  
三

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駒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

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駒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

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駒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



德而聞重幣，僑也。或之僑，聞君子平國家者，非無賄之志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率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殺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乃輕幣。

春秋紀卷六

春秋紀卷六

四

晉平公嬖程鄭，使佐下軍。卿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猶道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能降階者，知人也。即登高位而能降，下明知之人則然。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

鮮矣 襄二十五年

初陳會楚伐鄭，當陳隧者，非堙木刊，塞其木，鄭人怨之。子展子旗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陳桓公奔蔡，人欲其出，桓公之亂，我先君莊公奉五父，陳桓公而自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夏徵舒殺陳靈公。」

春秋紀卷六

春秋紀卷六

五

公成公搆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憑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非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小對曰：「先王之命，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百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鄭二為平桓，周二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先公戎服輔王。」

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于趙文子  
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  
卿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

鄭頌與印董父戍城麋音均楚執皇傾以歸因董父以  
獻秦鄭求贖于秦子大叔為令正王作辭以為請子大曰  
不獲也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  
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  
以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言而後予之

春秋左傳卷六

七

鄭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子展元帥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入  
邑賜子產次路先路次路皆王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  
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西且子展之功也  
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  
讓不失禮

楚為許伐鄭將禦之于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  
是故昧食於一來不如使還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  
寡助於勇蓄怨于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  
也言欲與楚戰者皆若何從之乃不御戰

鄭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止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  
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問晉鄭君而  
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  
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惠令而小國之望  
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獻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  
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榮而封守跋涉  
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  
無乃非盟戰之言以問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  
不然其何勞之敗悼于大叔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

春秋左傳卷六

七

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  
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子產相  
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除地封土為外僕言曰堂次堂次先  
大夫相先君禮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  
子產曰大遠小則為壇以昭其功小遠大苟舍而已焉用  
壇以昭禍襄二十八年

楚康王卒鄭伯送葬却敖即位康王于王子圍為令尹三  
弟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君弱令尹必代之昌松柏之下  
其草不殖未幾圍果弑却敖而自立楚謂未成君曰敖

晉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晉平公之母悼子大叔與衛大  
 叔儀語曰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肆餘也杞是屏也  
 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  
 矣其誰云之云從旋旋晉使女叔齊命魯歸杞田齊曰  
 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雖用魯周公後也而陸干晉何必齊  
 魯以肥杞魯歸杞田杞文公來盟春秋書曰杞子來盟杞  
 國伯也則曰子賤之也二十九年  
 鄭伯不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  
 也伯有曰世世為行人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

成吾所以無所乃欽伯有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遽行  
 子皮子展之止之衆曰人不我順言子產不何止焉子皮  
 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自留子產入於是  
 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聞其盟已也自墓門之潰入  
 駟氏伐之皆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  
 於羊肆子產趨之枕之股而哭之欽而殯諸伯有之臣在  
 市側者既而葬之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  
 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  
 子介子西之子而奔駟氏子西之子追之及敗聚盟而復歸  
 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辭曰國小而偏偏信族  
 大寵多公族盛大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  
 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  
 公孫段有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  
 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何愛於邑  
 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達也而相從  
 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口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安姑  
 先安人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  
 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後命之又辭如

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子產使都鄙有章四都達制車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田  
有封溢封疆也井有伍五家相保大人卿大夫之忠儉者  
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斂之豐卷字子將祭請田焉弗許  
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家衆之祭取子張怒退而徵役召  
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遂豐卷子產請其田里三年  
而後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并還其三年所收入與人誦  
之曰取我衣冠而褚蓄藏之奢侈者畏取我田疇而伍之  
田疇而伍結之孰教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

春秋紀事本末

十

我有子弟子產誘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之子產而死誰  
其嗣之公二十九年鄭簡  
襄公魯之小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  
見也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傷  
邑以刑政之不修盜賊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牆垣以無憂客  
使令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吾君使句請命  
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牢居恐  
索敵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

命未如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寶  
也非薦陳之不致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  
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  
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殿繕修司室以時乎  
易道路坊人以時填音更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  
人巡宮車馬有所資從有代有人中車脂轄之官隸人牧  
圉各賁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  
實得速去不廢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實至如歸無寧諸患不  
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晉平公而諸侯

春秋紀事本末

十一

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兵厲不戒  
竊見無時命不可知君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  
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  
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  
信信如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受諸侯是吾罪也  
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乃祭諸侯之館  
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  
之何其釋辭也  
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焉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義

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  
位貴賤能而不又善為辭令裨諲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  
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  
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諲乘以遠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  
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辭有  
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  
過鄭申問往勞之文子入聘  
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謀  
乎

鄭人遊於鄉校鄉校之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

春秋紀卷六

十二

如子產曰何為來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毀之然明曰茂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若果行此  
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後聞是語也曰以此觀之  
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產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謹吾  
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  
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謀刀  
而使勸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

子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  
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  
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  
登車射御則敗績覆壓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  
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  
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  
處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往我曰子為鄭國我  
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

春秋紀卷六

十三

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而如  
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  
產是以能為鄭國襄三十二年

楚令尹公子圍聘於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將入舍鄭人惡  
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梁也逆婦子  
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彈樂  
行命聽命圍命大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聞謂國  
將使豐氏公孫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國之廟  
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使寡大夫不得列



昔平公有疾，子產聘晉，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野，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堯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以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氏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箴育其子孫，故參為晉星。由是視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是長生允格，臺駘星也。

春秋紀卷六

七

昭能業其官，宣汾洧，通二障，大澤以處大原。昭晉陽臺，帝顓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祭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秋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

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時來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子羽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而歸之。昭元年，公孫黑將作亂，傷疾作，驪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鄆，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救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夫之事而不女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此兄弟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翼統典畧

春秋紀卷六

七

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函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其子印為楮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昭二年子大叔如晉，送少姜之葬，少姜齊女，晉晉大夫梁病，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送姜葬，過此已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喪事，夫人士弔，大夫





子產聘晉平公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今三  
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  
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  
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  
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  
產莒之二方鼎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  
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拔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  
伯有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氏黨及壬子駟焚卒葬齊

春秋紀卷六

平

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  
洩子孔及良止子伯有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  
產曰說也解說為身無義而圖說身為不義而以厲故立  
絕之後者解說心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  
民不可使知也故治政或當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造  
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  
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精推勢則魂魄是依以有  
精真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于人以

為厲厲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骨子良之孫子良之子良  
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腴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  
其柄焉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  
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石言於晉之魏榆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言故對曰  
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聰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  
時怨謫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  
盡怨謫並作冀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虎  
斯析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大叔相鄭簡公以

春秋紀卷六

三十一

如晉賀龐術也史趙見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欺可弔也  
而又賀之大叔曰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寔賀  
楚威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  
後也歲星在鶉火南方柳是以卒威顓頊以歲鶉火而陳  
將知之將如顓頊今在柳木之津歲在寅位也其斗之間自  
暮至至替腰無違命命無違天舜重之以明德實德於舜  
舜後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臣聞盛德必百世祀必陳氏  
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子產問於裨竈裨竈曰陳水屬也  
火水妃也為之妃而楚所相也相治楚之先祝今火心

出而陳災妃以五成五年陳將復封

二年五及鷄火而後亡火盛水衰晉平公卒諸侯之大夫

子產曰波焉用幣幣必百兩而必千人幣不行必

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以嘉服

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賜也大夫將若之何

知其實難在將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

鄭簡公卒子定公將為葬除及將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

使其除徒執用葬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

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司

墓之室掌公族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崩去板下棺也弗葬則

日中而崩不毀則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

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

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有禮

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昭十簡公未葬晉侯享諸侯子產

相定公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

晉昭公合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大叔相定公以會子產以

姬慕九張行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

如之晉令諸侯日中造於除除地為壇子產命外諸侯

速往張之子大叔使待明日及夕往無所張矣及盟子產

牛年

爭承貢賦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

卑而貢重者旬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今諸侯皆共好以為事行李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制小國有關所以得罪也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

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賈乎子產曰晉政多

門貳偷之不服何服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子產歸未

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已矣無為為善矣惟夫子知我仲尼

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

基昭十三年

晉韓起子宣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

不共恪孔張子孔後至立於客間執政宰位禦之遼客後

又禦之遼間客從而笑之車畢富子諫曰夫大國

之人幾為之笑而不陵我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

曰發命之不出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亂會朝

之不嚴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僑之耻也孔張在位數

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

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罕以他規我

宜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宜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

牛年

官府之守器也。夫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石。獨有饒人交聞其間，鬼神而助之，悔之何及？子產曰：吾非偷嘗而有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供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人，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土焉，貪瀆甚矣。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買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商人，既成買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見子產治，韓子聞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鄭有法處，韓子聞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

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之，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情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誓盟也。毋乃不可乎？韓子辭玉。昭十六年是秋，晉昭公卒于頃公室。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觀。鄭子產賦：子賦：野有蔓草。取適，遇相，遇。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言子三句，以美宣子。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采芣。言子思我，有裴裳之。宣

子曰：起在此，敢勸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孫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子產賦：子賦：風雨。取悅見君子。子旗賦：女同車。取適，遇相，遇。宣子曰：柳。取適，遇相，遇。宣子曰：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取日，謂四方。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我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冬有暈幸於大辰。房心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天漢西。魯中須曰：肆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於火，尚伏。火出必布焉。須曰：星出，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觀此語，則三夏數得天。正。天若火作，其在宋衛陳鄭乎？說詳鄭裨諲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則。宣子曰：火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昭十七年。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樺墮。是謂融風。東風，火之始也。融風，木也。木七日其火作。丙子，火合，故知當

火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四國皆火梓慎登大庭氏在魯城  
之庫魯作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為  
之言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  
之何能知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時有中遂不  
與亦不復火  
帥之未災也里析謂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  
亡吾身民及弗良及也不及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  
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  
其柩子產不因災遷國故託言知不足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新未未入國使司寇出  
新客新未聘者未知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如國情使子  
寬子上巡群屏攝祭位至于大宮祖廟也使公孫  
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祐廟主於周廟王廟合群主  
於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貨財所聚商成公徹司宮  
出舊官人先君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使主  
之官列居火行火所地預為徹之計城下之人列伍  
登城為部伍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士各保其徵火之明  
故戒保所刻人之民助祝史除於國北於國之北除治  
微後之人之民助祝史除於國北於國之北除治

火也火禘火於玄冥神回祿神祈於四鄰城禘神土陰氣所聚  
書焚室記籍而寬其征與之林助營建三日哭國不市  
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行火  
致不恤民也不吊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子產為  
恤火災不恤民也不吊君于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子產為  
火故大為社大治被禘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  
蒐將為蒐除城內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  
其庭小蒐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  
而命速除乃毀於而汝鄉音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  
子產及衛使從者止之子產不忍曰毀於北方火之作  
也子產授兵登陴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  
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侮故也晉之邊  
吏讓之曰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勳然授兵  
登陴將以誰罪子產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  
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惡之間謀之以故貪人薦為  
敵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  
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雖與他望走在晉既事  
晉矣其敢有貳心昭十八年  
鄭驅偃游卒初偃娶於晉大夫生子弱其父兄立其叔父

駟乞子產情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天  
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乞欲逃弗遣請龜  
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  
君之二三臣札麇天昏天死曰札小喪曰麇短折曰天未名曰昏今又喪我先  
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室私族於謀而立  
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亂亂是吾何知焉言天亂  
國所非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  
之所亂令大夫將問其故寡君實不敢知平丘之會君尋  
舊盟曰無或失職君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  
專制其位是晉之縣師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  
人舍之  
鄭大水龍闕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禳焉子產弗許  
曰我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  
淵本龍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昭十九年  
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及卒子大叔為政不忍猛  
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崔音符音之澤大叔悔之曰吾

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後以攻獲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  
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子產卒仲尼聞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執政四十餘年自簡公十二年為卿歷定公獻公至  
卒廿八年鄭定公卒則子產卒又按左傳魯昭廿年子  
貴相三君非四君也史記應侯方其始也內則諸大夫之  
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子產於內務息  
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故自子南遷子皙死而  
棄宗強族無敢復梗其令於外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  
欲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能以弱為強雖作丘賦錢  
刑書見議於子寬見責於叔向寧不及子孫而不顧者其  
為國之心何如哉  
子游問于孔子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可得聞乎曰惠  
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意施惠哉曰  
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所愛也故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可  
得聞歟曰子產以所乘之與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出  
附會之檀弓作子貢問  
周景王卒王子朝欲篡子猛而立鄭伯如晉于大叔相  
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  
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安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為將及焉今王室實動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詩曰餅之罄矣唯動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謀焉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昭二十四年會於黃父謀王室也二子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曰敢問何為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陰陽晦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章為五教通也過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

春秋紀事

卷六

三十

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謂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昔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無事之日挽若其不開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教矣多事之暇不得大國之惠亦廢其加而不討其乏明衣者其情明致小國取備而已以為禮也聖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晉我先大夫印段實

春秋紀事

卷六

三十

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初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反自召陵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祀鮒乎長蔡哀曰黃父之會未于語我九言鞅不敢忘在定四年

晉平公始末

亥唐

師曠附

晉平公名彪悼公子昭七合諸侯五合大夫然政在私門惟厚欲以為池臺廣銅鞮之館築虎祈之官而不恤民延陵季子聘晉與賢大夫趙武文韓起子魏舒子而和晉

卷之五

平公銜者大銜仍二頭之皆以然訖至臨脫口不訖諱更

鐘之公曰工皆以為調矣。曠曰有知音。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曠曰。昔聖王。戲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光。壯而好學。如日中之陽。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者。賢於昧行遠矣。事在左傳。方者錄前。

初。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稱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

襄公

三十四

其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懼。三進三伏。公不肯而又進。而後視之。曰。公知其欲諫。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開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靈公又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喙夫焚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聞丘出。提彌明死之。初。盾田於首山。舍於翳

無。桑多見靈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靈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索。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趙盾。晉大夫。盾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後。盾出奔。之。山。公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盾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二年。許悼公。癸飲大子止。之。華卒。大子奔晉。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宣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棄物也。昭十九年。不討賊。曰。載。君不齊。曰。載。父則棄愛。曰。無。父為我。曰。無。君亦春秋之義也。

襄公

三十五

楚成王。莊王稱霸始末。令尹子文。孫叔敖附。楚之先。重黎居火正。為祝融。其後陸終氏。生子六人。長曰昆吾。三曰彭祖。大彭。六曰季連。季連之苗裔曰鬻熊。為周文王師。早卒。周成王之時。封其裔孫熊繹於楚。蠻。命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傳至熊通。叔國人請於周。尊其號。



周弗許遂自立為武王借王至子文王始都鄧齊桓公始考顯祖生卷章章生黎

霸楚亦始大是以有召陵之盟

及同代為紀數千高辛

之世回生陸終娶鬼方氏女唐平而不育三年故左右脇而也六人其三曰老彭姓義名繆封於宋大彭之墟即彭城也而亮時至殷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彭少好恬靜善于補燕之備惟以養神治生為事常有少容號武夷君及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左籍以政教大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楊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見呂氏春秋又按俗以素女術出于錢鏐考列仙傳鏐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類不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為彭祖繆是鏐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為務所謂養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持形容其壽之久耳

楚成王立申公鬬班殺令尹子元子文為令尹緇布之袍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子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

翼新典畧 春秋紀卷六

三六

無益積自毀其家以紆音舒國難楚國之難由家強而國難

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導

惠以撫下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

一筐以羞進也之每出其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饑饉者

而我取富焉是勤勞也以自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

富也

初若教楚人娶于鄧名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鄧

淫於鄧子之女生子文焉鄧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

却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殺虎

為於菟故命之曰鬬殺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

文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族而釋之子文貴廷

理遂刑其族成王不及後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

理失人以違夫子意乃然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

子玉名得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陳二城頓

而還國名城子文以為功使為令尹叔伯楚大夫曰子若國

能靖者能安靖與有幾能有三楚子將圖宋使子文

翼藏典畧 春秋紀卷六

三十七

治兵於睢邑名號令也時子文不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欲

累其車子玉故子玉復治兵於蔞終日而畢黜七人貫三人耳

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叔尚幼後至不賀子

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曰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

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到

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

何後之有倍二十子玉城濮之戰

子玉之為將令叔伯知共不堪任為賈知其必敗國

其靖國之思則已至矣

楚成王欲立商臣為太子。令尹子玉曰：「君之齒未也，又多內寵，絀乃亂也。且是人也，驕而豺狼，忍人也，不可立也。」後又欲立王子職。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商臣欲以待而不聽。遂縊之。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願。」商臣立為穆王。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掩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進，隱曰：「有鳥在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飛，將冲天；三年不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真藏史書

春秋紀卷六

三十八

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蘧從乃入諫。王曰：「君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蘧從以政，國人大悅。」伐陸渾之戎，遂至於維觀。兵於周疆，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楚子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曰：「鳴呼！君王其忌之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以獻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意，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也。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和于上下，以

承天之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郊，鄭南今河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宣三年。

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之。王曰：「旦與賢相語，不知其晏也。」曰：「賢相為誰？」曰：「虞丘子。」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為相數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知也。安得賢王以姬告之？虞丘子曰：『臣之尸祿久矣，妨賢害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迎之，使為令尹。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叔敖為賈之子，一名為艾微，莊公九年，虞丘子乃薦之。及為相，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嘗乘棧車，牝馬，披髮，羊之裘。

真藏史書

春秋紀卷六

三十九

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資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侯侵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邀福於厲宣桓武。二王鄭所出，二公鄭之始封，不泯其

杜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君之患也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唯君圖之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楚大入盟子良鄭伯出質晉荀林父桓帥師救鄭聞鄭既及楚平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勞民隨武子曰善會閭用師觀釁罪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君討鄭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陳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乘車車輯睦事不好犯矣為教叔為率擇楚國之令典軍

行右轅左追左者追求草莽為宿衛在前茅慮無楚以旌識又曰明也左者追求草莽為宿衛在前茅慮無楚以軍前斥侯以備處有無中權後勁中軍制謀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旅施之以惠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像等禮不逆矣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穀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師之武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以出

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中軍佐濟韓獻子厥謂桓子曰蘇子穀先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罪罪六人同之不猶與乎師進濟莊王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欲還壁入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千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

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鄭使謂晉曰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擊之必敗先穀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樂武名子曰楚自克庸文十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兵而申傲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穀貽晉楚先穀路車藍綬衣以啟山林歲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紀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言之或為  
二廣為一廣廣有一卒百人卒備之防十五乘為大偏二  
永右廣初駕馬數及日中數其時刻十五人為兩以爲  
日入止內官侍序也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尊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  
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  
從楚使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  
穆成王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  
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  
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侯  
人敢拜君命之辱先穀以為詔曰行人失辭使趙括從而  
更之楚又求成不聽諸黨告曰晉師至矣孫叔曰進之寧  
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之也軍志  
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  
桓子不知所為鼓於中軍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  
舟中之指可掬也大敗晉師楚師軍於郊晉之餘師不能  
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圍至于郢楚次於渚渚蒲  
黨曰吾盍築武庫築軍營以而收晉尸以爲京觀也示王

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  
干戈載櫜弓矢言武王誅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  
保之既息兵又求美德故又作武其卒卒曰者言定爾功  
其三日鋪時是也繹也思我徂維求定歸往以求定安  
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既安天下此楚樂之次第與夫武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  
其章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  
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功所違民欲猶  
多民何安焉無德而疆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也而  
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政我無一焉何以  
示子孫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  
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晉罪無所其民皆盡忠以死君命  
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遷詳左傳  
叔敖相楚知優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  
汝必貧困若往覓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  
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  
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



父唐叔子周公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楚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君熊繹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其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服豈敢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卿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若王哉周不愛鼎鄭敢受田王曰昔諸侯遠戍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子

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音安式也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隨民力而用之如敢過也穆王遠遊過用民力寡飲無度故詩云然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二年國人惡王之無厭也以王在乾谿召子于於晉以作亂入殺靈王之二子立子于為王子哲為令尹棄疾為司馬使告乾谿之衆曰先歸復所後者剝衆皆潰靈王聞羣公子之殺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之多矣能無及此乎王縊而死觀從千者謂子于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曰余不忍也觀從曰人將忍子國每夜駭曰王靈入矣又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又使走告子于于哲曰王至矣國人殺司馬以恐子于將來矣二千若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棄疾乃立是為平王三年

子於王曰建以奈女故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執伍奢而使威父司馬奢揚殺太子陰告之大子奔宋王召奢揚曰言出於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初使奢為大車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初命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又曰奢二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益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召之曰來吾免而父長子尚謂其弟負奢子曰則免父之命不可以

莫藏典畧 春秋紀卷六

卑人

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我能死爾能報風其免之相從為愈子胥奔吳奢聞負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財食乎楚遂殺奢及尚昭

吳越始末 子西 公附

自秦伯制吳十九世至夢壽夢壽立而吳始大楚之申公巫臣怨楚相子及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人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夢壽四子長諸樊次餘昧次餘祭次季札札賢而夢壽欲立之讓不可夢壽卒諸樊讓季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曹人欲立子臧子臧

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國立之札乃棄其室而耕乃止諸樊卒授國餘祭欲傳以次以至季札餘祭立四年而卒札當立矣竟逃入國人立餘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者諸樊之子也以為季子不立當立光陰納勇士欲以襲僚時伍子胥每言伐楚之利於王僚公子光曰是父兄為戮而欲復其讎不可從也子胥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以進光而耕於鉤以待之楚平王卒太子少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令尹子常曰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昭王天下吾不從也乃立昭王

莫藏典畧 春秋紀卷六

卑人

楚無歲不有吳師王僚欲因楚喪而伐之師皆在楚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事若克季子雖至時季札適不吾廢也夏四月光伏甲士於楹室而享王王使兵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也劍蓋者人獻體改服於門外執蓋者坐行膝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偽足疾入於楹室專諸實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胷遂弑王僚光代立為王是為闔廬乃舉子胥而與謀國事僚之母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出奔鍾吾小昭王立之四年闔廬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

二子奔楚。楚大封而定其徙。謀以害吳。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視民如子。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惧其至。而又疆其仇。以重怨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吳王怒。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昭三十年

楚昭之十年。圍廬與子胥等。大興師伐楚。五戰及郢。楚昭王出奔。至雲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有王奔隨。子西收聚散卒。敗吳師於軍祥。子西失王。恐國人之潰也。偽為王輿。服以保路。保安道路。聞人心。國於脾洩。權立楚聞王在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音復。命于西問高

春秋紀卷六

春秋紀卷六

五

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視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吳人擊隨。求昭王殺之。子期。昭王庶弟。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吳人即以班處宮。子胥鞭平王之尸。以報父仇。初伍員與申包胥為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申包胥曰。子勉之。我必復楚。及昭王在隨。申包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曰。子姑就館。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知所伏。處下臣何收。即安。

立依於秦庭。而哭。日夜不絕。穀。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定四年

吳師敗而歸。葉公沈諸梁司馬沈尹戊子也。楚子常不用。戊子。戊戌。戊戌。死。戰。弟后滅。從其母。獲於吳。問楚定不待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初王奔隨。將涉於成。白藍尹麇。楚大。涉其帑。妻不與。王舟。及平。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雖思舊怨。以敗王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王賞從亡有功者九人。子西請舍闕懷。王曰。太德滅小怨。

春秋紀卷六

春秋紀卷六

五十一

道也。初昭王奔隨。即公闕卒之弟。闕謀弒王。曰。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可乎。平止之。乃免。王于難。是大德也。吳天子終累敗楚舟師。楚大惕懼。亡于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都於郢。而收紀其政。以定楚國。定六年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而至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吳伐之。勾踐患吳師之整也。使死士百餘。為其所擒。不動。使罪人三行。殺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治戎。臣奸旗鼓。死罪不



敵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遂自剄也。荆之目是困也。兵大敗吳師於楊。李闔廬傷將指而平。子夫差立。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子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定十四年。

夫差敗越于夫椒。即今太湖中熊山報樛李也。遂入越。勾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膝行頓首曰。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身為臣。妻為妾。夫差將許之。子胥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

春秋紀卷本

春秋紀卷本

季十

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遠天而長寇讎。勝無及矣。弗德。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初吳之入楚也。召陳懷公不至。及夫差克越而侵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彫鏤。宮室不觀。無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國有舊典。視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

焉。勤恤其民。而與共勞。是以民不罷勞。皮死知不。身死不。吾先大夫子常易也。所以敗也。今聞大差。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者。嬪御者。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哀元年。

王出奔。大夫悉屬。與王百姓離散。蒙穀遂入大宮。負雞父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楚有倚枕之史。楚王孫圉聘於晉。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鳴其風。

春秋紀卷本

春秋紀卷本

季十三

禮問曰。楚之白珪。佩上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世曰。木常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于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次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悅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鬼神無有怨悞於楚國。又簡子曰。雲夢連也。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璣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供幣帛。以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

侯而國民保焉。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王祭祀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戒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鑄兵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不穀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華蓋之美，楚雖蠻夷，勿能寶也。

初，勾踐之困會稽也，吳許其成。范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蠶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蠶。」勾踐乃令大夫種守國，而與范蠡入宦於吳。身為吳王

春秋紀卷六 五十四

前馬，吳王有疾，嘗無不為也。三年，遣歸國。若心焦思卧，新嘗膳，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禦兒，東至於鄆，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將率國人以著其姓，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父母有罪，將免也。乳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乳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夫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教之，其子，其達士，潔其居，其其服，飽其

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穠子之遊者，無不饋也，無不飲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其父兄請報吳，不許。復請戰，乃致衆而誓之曰：「寡人非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賞，賞進不用命，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嘗刑，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勾踐循撫其衆，將用之。大夫逢同曰：「國新流亡，今復嚴給

春秋紀卷六 五十五

結備，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鷺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楚越，必厚事吳，而陰附三國，吳之志廣必輕戰。三國伐之，越承其敝，可克也。居二年，吳將伐齊，公孫新君勾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厚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諫曰：『越腹心之疾，得志於齊，猶石田也。』馬所用之弗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鮑牧，為王孫氏。王聞大怒，使賜之屬鏹劍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槨，槨可材也。』吳其亡乎？」秋，吾日縣之吳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吳人盛以賜夷，歸于江。哀十一年

齊敗吳師於艾陵。吳引兵歸，乃與晉大夫會諸侯於黃池。勾踐以子胥既死，吳兵在外，乃發范蠡等襲吳，入其郛，殺其太子。吳人告急於夫差，夫差恐諸侯之聞也，自勁七人於幕下以絕口，使人厚禮以請成於越。越君臣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越、吳，稻蟹不遺種。後四年，范蠡曰：「時可矣。」勾踐遂誓師，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壞墳墓者，通問也。」明日從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王之令，明日從舍。」至子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通問也。乃大徇於軍。

白有父母者老而無兄弟者以告，子為國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又徇曰：「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擇所欲歸者一人。」又徇曰：「有眩瞽之疾者，告其歸，疾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又徇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於是人有致死之心，又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左右，右而左右，身斬妻亡，乃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近有志行者猶吳。

所謂黃池，吳師大北，三戰三敗，遂入吳闔門宮。吳公孫雄肉袒膝行以請成。勾踐將許，范蠡曰：「孰使我發朝而晏罷者，非吳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而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遂提鼓援桴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與吳，而吳不受，今以吳與越，吾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范蠡不報越王，擊鼓與師，隨使者至於姑蘊之宮。夫差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勾踐既平吳，乃北渡淮，與齊、晉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反至五湖，以書辭勾踐曰：『吾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與之，不然將加誅。」子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幣，自與私屬浮海而去，自號陶朱。皮賜與皮囊也。子胥死，吳王以賜與子，蠡自齊遺大夫種。其尸于江曰：『賜與子皮者，鑒于胥也。』蠡自齊遺大夫種。晉曰：「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以共安居。」子何不云種見書稱疾不朝，人或謂種且作亂，遂賜種死。

吳越事詳國史。及吳越在春秋絕書。勾踐卒，子王熊與立，其後六世孫無疆代楚為楚所敗，服朝于楚。出史記。

西子姓施，一名夷光，居苧羅山，流紗於若耶溪之西，為



宋襄公圖霸始末 向雅附

宋桓公卒，庶子目夷長且仁，太子茲父請立之。目夷字子魚走而退，襄公立。父在喪而與齊桓蔡丘之會，立目夷為左師以聽政。傷九七年而隕石於宋五又六鷁水飛却退過宋都，齊桓卒，宋欲為盟會，執滕子嬰。滕宣齊又使知人用鄆子於社，司馬目夷曰：「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襄公為虜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許之。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弗聽。」會諸侯盟於孟，宋地楚執襄公，既而釋之。目夷曰：「禍猶未也，既又伐。」

春秋紀卷六

六十

鄭目夷曰：「禍在此矣。」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司馬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弗聽。」公及楚成王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存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目夷曰：「今之勅者，銳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

用也。金鼓以鼓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殺盛致志，鼓儻可也。僖二十二年 是年晉重耳過宋，襄公欲得晉援，厚禮之。明年病卒，殤於泓故也。

宋向魋恃寵將謀作亂，時魋為司馬，其兄向巢為左師，宋景公告皇野子仲馬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皇野曰：「非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左師每食擊鐘，聞鐘，故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秦公曰：「可矣，以乘車往。」公之曰迹人與之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迎子。」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野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

春秋紀卷六

六十

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弟子願聘而告魋，魋欲攻公子車，弟亦魋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魋遂入於曹以叛。公使左師巢伐之，巢欲質其大夫而後入焉。遂入不能亦入於曹，敗曹人。為質以自固，魋曰：「既不來事君，又得罪於民，不可。」民遂叛之。魋介衛，巢奔魯，魋在衛，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弟司馬出奔致邑，事在前及魋欲殺。孔子事魯在魯，楚惠王滅陳之歲，魯守公宋之分野也。宋景公憂民，公曰：「君若信民，則民信君。」

左子章曰天高聽卑君有居人之言三災咸宜有動侯之果徒三合

滕薛朝魯

魯隱公十有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此諸侯朝魯之始魯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薛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客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希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乃長滕侯滕薛國侯爵也伯茲為薛王所然也自齊桓稱霸以後大國會盟征討之寡泗上十二諸侯然索倫咸以從滕薛則皆與焉

春秋紀事

春秋紀事六

卷二

滕文王第十四子叔繻之後武王克商封之於滕至滕侯懿當隱公七年卒而不書名未同盟也數傳至定公後二十二年為宋所滅

翼族典卷之七

戰國紀

韓趙魏之始

段干木 梁惠王襄王



魯昭公居乾侯之時晉之六卿滅其公族祁氏羊舌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嗣是智伯與趙魏共滅范中行氏智伯最強乃與韓康子魏桓子圍襄子于晉陽韓魏畏智伯之強也謀與趙襄子共殺智伯盡并其地晉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周威烈王命魏斯趙燕韓趙皆為諸侯三國共滅晉後而三分其地

春秋紀事

春秋紀事之七

一

魏文侯問于李克曰先生教寡人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相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璜曰今者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璜忿然曰以耳目之所觀記臣何負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內以難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憂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伯侯臣何以負于魏

成子克曰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二子何如克對曰五者足以定相矣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千鐘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文侯受子田其難者子方段干木西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

段干木晉之駟儻也學于卜子夏文侯師子夏因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間必式之僕曰胡為式曰此非段干木之虛歟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僕曰

戰國紀卷之七

然則何不相之于是致諫百萬請相之干木不肯受文侯往見干木干木避之交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璜于堂而與之語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居無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曰段干木賢人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遂按兵不敢攻

文侯聞吳起善用兵使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卒其大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美

哉子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武侯卒子罃與仲緩爭為大子公孫頤謂韓懿侯曰罃與緩爭為大子今罃得王錯魏大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乃與趙合兵以伐魏魏大敗趙謂韓曰殺罃立緩割地而退利也懿侯曰殺罃人必曰暴割地人必曰貪不如而分之魏分為兩不強于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亦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韓趙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

戰國紀卷之七

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惠王既立明年敗韓于馬陵敗趙元里秦又斬首七千取少梁魏攻趙趙請救于齊齊威王使田忌孫臏往救之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離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關者不搏敵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梁趙相攻輕銳必竭下外老弱罷于內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敵于魏也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

而西矣。孫子謂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樹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大破其軍，虜太子申以歸。

初，衛之庶孽公孫鞅，事魏相公孫座，座病，梁惠王親往問之。座薦鞅，鞅年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不應，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竟王去，座召鞅謝曰：吾言子于王，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殺之，王可速去矣。鞅曰：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鞅入，秦因魏馬陵之敗，為秦孝公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兵擊之，鞅虜公子卬，破其

軍。惠王兵數敗于齊，秦國內空，恐乃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安邑，近秦，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子之言也。秦封鞅于商，為商君，故曰商鞅。

楚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伐魏，破之于襄陵，得其七邑。

惠王之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以敗馬陵之後，與韓趙皆朝齊于博望而盟也。惠王數敗于秦，旅平禮厚幣以招賢，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明年，又與宣王會于甄，是歲惠王卒于襄王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

尊父為惠王。

客有見淳于髡于梁，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言耶？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會，先生至，後先生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子見一語連三日，夜無倦。王欲以卿相禮待



之因謝去

梁惠王賜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月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傍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

義典卷之七

義典卷之七

六

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胥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國今主君燕此四者可無戒與

蘇秦為趙合從說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許鄆

毘陽召陵舞陽新鄆新鄆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

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廩

舍之數曾無所芻牧之見人君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

不休轉輸旋斂若有三軍之衆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倉

頭二十萬奮擊三十萬斯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今

乃聽于羣臣之說欲西向而事秦秦必割地以効寔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夫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罪無過此者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魏王願以國從

張儀說魏割上郡少梁以入秦秦更少梁曰夏陽秦以張儀為相後六年儀又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以卑諸侯魏王不聽秦屢敗魏儀乃復為秦連衡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

義典卷之七

義典卷之七

七

山天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趨不待俸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成四方守亭郵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于韓則韓攻其西不親于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涇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叔衛取晉陽則趙

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國欲無  
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請稱東藩樂帝官受冠帶祠  
春秋効河外

田齊初立 宣王 淳于髡 匡章 陳仲子附

陳成子三傳至田和遷齊康公于海上食一城自與三晉  
列為諸侯亦稱齊侯大公子桓王齊威王即位好為淫  
樂長夜之飲委政卿大夫諸侯並侵國人不治左右莫敢  
諫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  
侯未嘗屈辱且進之以隱亦如伍舉之于莊王也于是乃

翼純典畧 戰國紀卷之七

朝縣令長七十二人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  
墨也毀言日至然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  
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  
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然使人視阿田野不  
闢民貧甚昔日趙攻甄子弗能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  
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遂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羣臣不敢飾非務盡  
其誠齊國大治

威王八年楚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費金

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  
髡曰何敢王曰策豈有說乎髡曰昔者臣從東方來見道  
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謂高也  
甌窶謂滿也汗謂下也田也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  
者狹而所飲者奢故笑之于是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  
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千乘  
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  
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一醉一石一醉威王曰  
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

翼純典畧 戰國紀卷之七

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  
有嚴客兒希音希辭鞠音其肫音其衣袖也音其侍酒于  
前時賜餘音其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  
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斗  
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  
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眇音眇不音不禁前有墜珥後有遺簪髡竊  
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  
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繡襪  
解微聞薊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

亂樂極生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為齊  
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駒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  
駒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  
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駒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  
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醜之愉者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和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  
其善也王曰善語音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  
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

樂苑典事

戰國紀卷之七

十

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駒忌  
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  
之深而醜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和而不  
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  
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無  
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駒忌子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  
曰善說哉髡有患志願陳諸前忌曰謹受教髡曰得全全  
昌失全全亡忌曰謹受令請謹母離前髡曰稀膏棘軸所  
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忌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髡

曰弓膠背即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疎忌曰謹  
受令請謹自附于萬民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  
皮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髡曰大車不  
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調不能成其五音忌曰謹受令  
請謹脩法維而督姦吏髡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  
吾真之微言者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居期年封為威侯

樂苑典事

戰國紀卷之七

十一

威王與梁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  
有惠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

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  
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  
取泗上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  
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  
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  
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慙不慚而  
六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  
相對  
相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微纖也以解章利以

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如是者三有司  
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廢將而擊之項  
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秦王稱西藩而謝齊左右曰何  
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  
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全軍而還必更罪將軍之母對  
曰臣非不能更罪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  
未殺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罪母是欺死父也夫為人  
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威王立三  
十六年卒  
齊宣王立威王立三  
十六年卒喜文學游說之士如慎到田駢接子環

戰國策

卷之七

十二

淵騶衍騶與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為開  
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為盛且數有千人鄒衍之術迂大而闕辨與也文具  
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語曰談天衍雕  
龍與炙轂過髡淳于髡一日而見七士于宣王王曰寡  
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  
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十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  
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紫胡枯梗于沮澤則  
累世不得一鳥及至澤梁父二山之陰則御車而載

耳夫物各有時今髡賢者之時也王求士于髡若掘水于  
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  
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對曰大觸  
前為暴勢王前為趨王與使觸為暴勢不如使王為趨王  
王忿然曰王者貴乎士貴乎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  
說乎對曰有昔者秦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  
樵採者死不赦今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  
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王默然不悅

戰國策

卷之七

十三

觸因極言貴士之效王留觸觸辭曰夫王生于山制則勝  
焉非弗貴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遠非不尊遠也然  
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  
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  
道以脩矣願得賜歸安竹及臣之室屋則再拜而辭去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王使謁者延入斗曰斗趨  
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于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  
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于門與入曰寡人  
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有言正諫不諱斗曰王聞

之過斗生于亂世事亂君而敢直言正諫王忿然不悅有  
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  
子授籍立為大伯今王有四焉宣王悅曰寡人愚陋守齊  
國惟恐夫耘也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  
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  
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  
人何好斗曰世無麒麟驎驎王之駟已脩矣世無東郭俊  
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嫱西施王宮已充矣  
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

翼統典畧

戰國紀卷之七

十四

以治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  
也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王者何也為能  
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王愛尺  
穀也王于是舉士五人齊國以治

蘇秦為趙合從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  
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  
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  
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不啻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  
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

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  
而寬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踰鞠  
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  
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莫  
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  
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  
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  
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  
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元父之險

翼統典畧

戰國紀卷之七

十五

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  
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惴惴慮虛鳴高雖  
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  
也而欲西面事秦秦舉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  
強國之寔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願奉社稷以從

齊子開

張儀為秦連橫說閔王曰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從人說大  
王者謂齊西有魏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雖有百秦將  
無奈我何而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

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何也齊大而魯小也  
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于魯也秦趙戰于河漳之上再戰  
而再勝戰于番吾之下再戰而又勝四戰之後趙亡卒  
數十萬卽卽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何也秦強  
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娶婦爲昆弟之國常破宜陽魏効  
河外趙入朝龍池割河間以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悉  
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  
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閔王許之獻魚鹽之地三百于秦  
楚遣使持金百鎰聘陳仲子字子爲相仲子入謂妻曰今  
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于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  
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于前所甘不過一肉  
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之不保  
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爲人灌園出高士傳仲子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有於陵子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  
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悅曰今不問王而先  
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苟無歲何有民  
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乎乃進而問之曰  
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

釋者亦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寡寡孤  
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  
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  
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爲至今不朝也則朝此  
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仲子尚  
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  
侯此率民而出于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按戰國策此  
蘇秦不過於秦惠王乃東之趙趙肅侯使其弟成爲相號  
奉陽君奉陽君弗悅蘇秦去游燕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  
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淳沱易水地  
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  
民雖不佃作而足於粟粟以所謂天府也夫燕之所以不  
犯寇被兵者以趙之蔽其南也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  
其後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秦之攻燕也戰于千里之外  
趙之攻燕也戰于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  
之外計無有過于此者誠能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

必無患矣。文侯乃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乃說趙肅侯與六國從親，以畔秦。令天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而盟。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北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

蘇秦與事 蘇秦說秦之七

十一

燕王噲子之始末

是時秦惠王使犀首攻魏，取魏之雕陰。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于是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趙封之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閭者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為易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者先生

蘇秦與事

蘇秦說秦之七

十九

至燕，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故，為天下笑。蘇秦大慙，乃往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鳥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為仇，是食鳥喙之類也。齊乃歸燕之十城，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通。易王知之，蘇秦懼誅，乃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乃得罪于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為客卿，燕王噲子立，蘇秦死，于齊初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弟蘇代與子之交，父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王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王噲問曰：齊王何如？代曰：必不霸。噲曰：何也？代曰：不信其臣，欲以激燕王而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噲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定不失天下。今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曾國叔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向行王事而噲老不聽，致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惘怨，將軍市被

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不仆之，破燕必。」  
 宣王因令人謂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惟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當聚眾將軍市被，圖公宮，攻子之不克，乃與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構難數月，死者數萬。齊人誣孟子語宣王曰：「今伐燕，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即世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子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大企多氏謂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云為問王者，易所見也。

燕昭王收破燕之餘，以即位，往問郭隗先生曰：「以國報讐者，何如？」隗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後處。拙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視聽指使，則庸役之人至；若恣睢奪擊，則呵籍也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王誠博選國中賢者而朝其門，天下之士必趨于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隗曰：「臣聞

古有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三月而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及以報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能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于隗者乎？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郭衍自齊往，劇年自趙往，士爭湊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國發富，士卒樂佚輕戰，遂以樂毅為上將軍，合五國之兵以攻齊，大勝之。樂毅收入燕，大忌陳于元莢，故出反乎曆室。元莢，曆室，皆齊之邑。元莢，齊之邑。元莢，齊之邑。元莢，齊之邑。

張儀者，魏人也。始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已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共執之，掠箠教百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事此辱乎？」儀曰：「視吾舌在否？」妻笑曰：「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相趙，約從，然恐秦之攻



韓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  
 子與蘇君善。今已當路。何不往遊。以求通儀。乃之趙。求見。  
 蘇秦。秦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  
 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  
 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也。儀之來也。  
 自以為故人求益。及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  
 乃遂入秦。蘇秦言于趙王。發金幣車馬。使舍人微隨張儀。  
 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  
 弗告。儀因得似見秦惠王。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舍人乃歸。

去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  
 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  
 柄。故感怒君。而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  
 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  
 能謀趙乎。為我謝蘇君。蘇君之世儀何敢言。儀既相秦。微。  
 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益。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  
 我顧且盜而滅。  
 秦欲伐蜀。恐道險難通。有秦詐。蜀取金牛。蜀而歸。又來侵。  
 齊。欲先伐韓。恐不利。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惠王前。儀曰。

不如伐韓。秦親魏。魏楚下兵三川。以臨二周。東西之如。周。  
 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  
 于天下。此王業也。今夫蜀而僻之國。而我翟之倫也。臣聞。  
 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  
 不爭焉。顧爭于我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臣願先從事。  
 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我翟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  
 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也。取其財。  
 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復矣。拔一國而天下不以。  
 為暴。利盡西。蜀。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

而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  
 必利也。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  
 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  
 解乎楚魏。以與與楚。以地與魏。王非能止也。故不如伐蜀。  
 完秦。卒起兵定蜀。秦以益富強。輕諸侯。儀勸秦以公子質。  
 魏。而說魏入地。以謝秦。秦乃以儀為相。相四歲。而惠王薨。  
 稱王。後又免相。而入相魏。因說魏王。破從而事秦。魏王因。  
 使儀請成于秦。復留相秦。  
 齊嘗助楚攻秦。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以語。

張儀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往請試之乃南見楚懷王  
 曰敝邑之王所悅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  
 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  
 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于敝邑之王甚厚敝邑  
 欲伐之而大王與之歛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  
 得為臣也大王若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  
 方六百里則是比弱齊而德于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  
 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悅而許之羣臣畢賀陳  
 轡獨弔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王曰何也

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  
 絕是孤楚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  
 也先絕齊後貴地且必受欺于張儀受欺于張儀王必悅  
 也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秦為王計  
 莫若陰合而陽絕于齊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楚王曰子  
 其弔口無言以待吾之得地遂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  
 絕之使一將軍隨張儀受地於秦儀至秦俾失綏車不  
 朝二月楚王聞之曰張子以寡人絕齊未甚乎乃使勇士  
 往辱齊王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

楚使曰從其至其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  
 里乃還報楚王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  
 乎攻之不如路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出地于秦而取  
 償于齊也不聽卒發兵擊秦秦齊共攻之再戰而再大敗  
 乃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以武關外易楚黔中地懷  
 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張儀請行惠王曰楚  
 將甘心于子儀曰臣奉王之節以使楚楚必不敢誅臣假  
 誅臣而為王得黔中地臣之上願也遂至楚楚囚張儀將  
 殺之儀素著其用事臣新尚尚得厚幣而設詭辨于懷王  
 之寵姬鄭袖謂秦甚愛張儀將不惜出地與美人賂楚以  
 出儀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要為言而  
 出之于是鄭袖日夜言于王王竟聽鄭袖赦張儀厚禮之  
 如故時蘇秦已死儀因暴蘇秦之罪極言約從之失而說  
 懷王以親秦之利王以數用子秦而重出黔中地將許之  
 是時屈原已疎使子齊顧反諫曰何不殺張儀而又聽其  
 言懷王曰許儀而不失黔中其利也許之便儀遂去楚而  
 之韓說韓王以還秦而順楚必亡秦之所欲者莫如弱秦  
 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于楚也其地勢然也韓

王鮪儀儀歸報秦討為武信君因使東說齊而說趙此說  
燕皆請鮮從事秦張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  
立武王為太子時不悅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譖之儀懼誅  
謂武王曰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今齊王甚憎  
臣臣之所在必與師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  
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于城下而不能去王以其間伐  
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扶天子按  
圖籍以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車三十乘八儀之梁齊  
果與師伐之梁王恐儀曰無患也乃使其舍人說齊而兵

戰國紀卷之七

王

鮮張儀相魏一歲卒于魏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  
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于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  
先死而儀振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  
傾危之士哉

公孫衍一稱犀首魏之陰晉人也與張儀不善儀為秦之  
魏魏相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  
矣合則魏攻而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儀者欲得韓  
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委焉以為衡功則事

魏之交可錯也矣錯則魏必圖秦而秦儀收韓而相衡公  
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復相秦華  
首害之義渠君朝于魏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  
復過請謁也事情曰中國無事于秦山東之國秦得燒糧  
焚杆于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  
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  
不奴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好女百人  
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犀首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即乃起  
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既卒犀首八相秦嘗佩  
實兆其事

戰國紀卷之七

二王

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魯穆公始末 公儀子 泄柳 申詳 平公

樂正子附

魯悼公之時僅如小侯平子三桓之室是時三晉亦  
滅智伯分其地有之悼公之子為元公元公之子為繆公  
正三十繆公問于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  
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  
謗者有述焉為之若何子思曰舜禹之于其父非弗欲其  
有述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議之大故弗敢私之云爾

賁以虛飾之教非後世得言觀此則元公曰何道以利民子思曰惠百姓莫如一切除非汝之事終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廢寵之祿以貶窮賸可也公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有姓修理鄰國其興也勃矣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遭相魚者不受公曰聞嗜魚故遺之何不愛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令受魚而免誰復給我

戰國紀卷之七 二六

魚者吾故不受也又食茹而美見其家織布好遂出織婦拔園葵曰安有為相而奪園夫紅女利乎嘗謂穆公曰君知國人之為國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澤而施藝植高竊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遠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擷已而溉蔬忘其擷于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為君憂之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萊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

矣何開于門

池柳字子柳繆公聞其賢往見之子柳納人曰子以臣大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柳曰吾聞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少以朝固猶為之不然徒邀國君之榮也

子柳之母死子碩子柳弟請具喪事子柳曰何以哉無則子碩曰請幣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寡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以物助葬曰之餘具祭器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索于喪不曰死請班也請兄弟之

戰國紀卷之七 二九

貧者申詳子張之子也衛公叔文子魯定公十四年之子戌奔魯語申詳曰吾子子思親而敬之于思吾察也申詳以告于思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却敬吾則亦以人口而號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若何子思曰有龍穆之徒好飾非辭說觀于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柳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求人知不擅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與之同邑而弗能

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賢也申詳曰吾乃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

繆公五傳為平公名叔景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為政明年

孟子自齊而歸過魯魯平公與宣王會于鳧繆樂克脩道

孟子平公因樂克見之為臧倉所沮樂正子當作樂正姓

修遠以官為氏如司馬司空之類樂正襄亦當作樂

正姓襄名然世又有樂姓又按姓苑云衛大夫食采于

人而樂故仲又一人也未知孰是附錄于此

韓非子云自孔子死儒分為八有孟氏之儒有孫氏之

儒有樂正氏之儒孟氏當即孟子孫氏則荀卿而樂正

氏即樂正子也

宋王偃戴不勝薛居州附

宋王偃戴不勝薛居州附

宋王偃戴不勝薛居州附

宋王偃戴不勝薛居州附

宋王偃戴不勝薛居州附

宋王偃戴不勝薛居州附

宋王偃戴不勝薛居州附

宋王偃戴不勝薛居州附

戰國紀卷之七

幸

戴不勝宋戴公後謂薛居州曰陳善閉邪唯善士為能之

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素也臣

猶染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

矣子其奈何哉

鄒穆公始末

鄒固初也昔武王克商封陸終氏第五子安之後後以曾

曹挾于和為附庸魯隱公元年公及和儀父盟於蔑春秋

年即書與儀父盟則儀父名克未王命王未命故下書爵

魯近邾邾世好也

稱子貴之也自克世從齊桓公尊周進爵為子與魯世為

讎敵及繆公改初曰鄒

穆公令食鳧鴈必以稅母以粟於是倉無稅而求易於民

二石粟而得一石糲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是非

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

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夫君若民之父母

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如之糲不

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

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

人名錄錄 白圭 宋 經 慎子 楊朱 墨翟

高子 周霄 盆成括 孟賁烏獲 夾秋 衛

公之斯尹公之他 子都 龍子 羿 逢蒙

寡 八士 接輿 夷詭 朱張 少連 子桑

伯子 直躬者

白圭周人或作魏文侯時李克李實志務盡地力而白

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每歲視大陰所在之

辰歲後二辰而知其饑饉大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

則早凡上歲倍欲長錢取丁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

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驚鳥之

發故曰吾治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

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子

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

祖白圭

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圭固辭而去又之齊齊王欲

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有五盡矣

何謂五盡曰莫之忠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

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才不

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必亡中山齊皆當此矣

中山趙主於魏文侯文侯不信投圭以夜光之璧圭謂新

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已也故臣能

無可議不能禁人議於已也

宋桎一曰宋鉅齊宣王開墨子之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

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平作冠接萬物以別宥為始以別

省不反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順和也合離以調海

內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

救民之關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

雖天下不取強聒不舍其為人大多其有為大少不為苛

察不以身假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是有彭蒙田駢慎

到聞其風而悅之

慎子疑即人慎到也學墨子弟子滑釐之術善守禦為

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慎子嘗遊學於魯平公欲

使伐齊取南陽豈因齊湣王之亂而為此舉欤慎子又聞

宋鉅之風而悅稍稍以禁攻寢兵為尚故伐齊之事旋亦

中止其曰此則滑釐所不為也或問滑釐為所樹朱子

弟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

身自利一體 枯古之人捐一毛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

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禽子謂楊子曰：「丟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能濟，禽子，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  
朱南之沛先眡，西遊於秦，至梁，而遇老聃。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女為可殺，今不可殺也。」朱至舍，膝行而前，曰：「請問其故。」老子曰：「汝而睢睢而盱盱，目眴眴而不正，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朱雖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也。將家公執席，要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坐席矣。」

要義

卷七

七

朱過宋，宿於暵旅，逆旅人有二妻，一美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人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美哉？」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監追。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多？」鄰人曰：「多岐。」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以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默然變容，不言者移時。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夫子言笑者何哉？」楊子

不答。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二人乃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仁義之道而歸，其父問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湧於泗，操舟鬻渡，利供百口，累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若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真以多岐忘羊，學者以多岐忘道，皆惑也。』」

要義

卷七

七

方夜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惟歸同反一為無得喪。子游其門，習其道，而不踐其說也，哀哉。  
楊子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鋤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羣羊一羊，犛犛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遊支流；鴻鵠高飛，不集污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子

美

美

經 178—486



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

莫能與善

戰國策卷七

策下

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其此而已矣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施不孝枕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惡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若其身誰賊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慈若此則天下治矣此篇之言而現其其無父慈慈為言猶曰無別云爾無別之樂其流于子無父則為我之至于無君也可智此道術之為天

高子齊人嘗問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急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換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其後高子去而學他術

周霄魏人霄謂宮他曰子為霄謂齊王曰霄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外是示齊以無魏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曰王齊之所求于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以有齊以

莫能與善

戰國策卷七

策下

齊有魏也

盆成括有小才未聞大道虞君嘗謂之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智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乎且盡洋乎平安托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戚而色不澤以常存蓋規之也括不悟事齊而見殺

秦武王好多力士孟賁烏獲之徒咸歸之賁齊人能生拔牛角過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楫擊其頭顧不知其

孟賁也中河賁瞑目而視船人髮直目裂髮指舟中之人盡揚楫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烏獲方能扛鼎後秦武王於雒陽舉周鼎與獲較力獲舉鼎折肱而卒

奕秋善奕者名秋也子華子云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當奕之思有吹笙過者傾耳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暫暗笙滑之也隸者天下之善笑也當笑之時有鳴鴻過者學方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之推笑有暫味鴻亂之也故

聖義集

戰國紀卷七

聖

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瞽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瞽之微而聰明審者非用心之一哉是故學者必專勤精思以入于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誦誦雖入於耳必出于口矣

庾公之斯一名庾公差字子魚衛人尹公之他亦衛人尹公他學射于衛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衛孫林父作亂使佗與差逃獻公公孫丁為獻公御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禮射不射而拘而還拘車輒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他不從丁乃反也之公孫丁授公轡

而射之貫臂左傳與孟

子都疑即鄭大夫公孫闕也鄭詩不見子都意即指闕而言有罷於鄭莊公莊公三十二年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子都與穎考叔爭車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拔棘戰以逐之及大之弗及子都怒及師傳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即登孤以先登登許子都自下射之顛考取顛墜而死後鄭厲公立祭仲專仲專昭立厲公患之將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子都黨蔡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入櫟鄭既厲公自櫟入治預於雍糾之亂者遂殺子都

聖義集

戰國紀卷七

聖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戌相友善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下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親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源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嚴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隸僕此奚疾哉奚方法已之乎文子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以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

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列子

夷羿有窮之君也偃生羿生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以侍

山間入年二十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

所養者生于楚之荆山所射無脫羿從之學蓋傳其道又有

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焉初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功

在天下死為宗布祭田曰宗人皆祀之夷羿慕其為人亦

名曰羿羿事夏王王命射于方家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

再之又不中馬王謂傳彌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

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其慎之為哉而窮金之為患也人能

遺其喜懼之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無

愈于羿矣王曰善吾知亡欲之道也

夏大康之立也不恤民事畋于洛水之表十旬弗反夷羿

因民之怨距之于河立弟仲康仲康卒子帝相立羿滅相

而自立因夏民以代夏政自鉏還于窮石

羿於是益恃射不修民事滿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羆虎

圍而賢臣而用寒臣浞伯明后寒之譏子弟也伯明棄之

夷羿收之使相已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娛羿

于畋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八年將歸自畋羿徒逢蒙取桃

梧殺之梧大林也以桃為之家眾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

翼義與暑

戰國紀卷七

聖

門夏遺臣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父豷澆師暴也力

能陸地行舟浞使澆滅夏同姓斟灌斟尋氏處澆于過處

豷於戈初夏后帝相之滅也其妃后緡有仍方娠逃于有

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澆謀殺之少康奔有虞七

思夏德妻以二女而邑之于綸有田一成城方有衆一旅

百五旅靡自有鬲氏收灌尋二國之燼遺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於過后抒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

八士即南宮氏八虞也虞掌山澤之利傳曰文王之即位

也詢于八虞汲冢書克殷解云武王命南宮忽張鹿臺之

翼義與暑

戰國紀卷七

聖

財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而尚書所稱南宮括即伯

适也又武寤解云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和寤解

云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則八士蓋武王臣也馬融鄭玄

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為近

陸通字接輿楚昭王時見楚政無常佯狂不仕故謂之楚

狂孔子將之楚接輿歌而過之曰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

不可諫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

人生焉方今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

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迷

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却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莊子所引接輿之言為多接輿躬耕以食楚昭王使使奉百鎰以聘之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歸曰子幼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轍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肖遣使聘我妻曰得無許之乎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改行也不如去之乃夫負簞籠妻載經器具變易姓字莫知所之

春秋有夷詭諸夫夷遠疑其後也為仲年為齊大夫夷

射姑為初大夫疑其族也夷遠隱居不仕輕身肆志或勸之逸曰牛也寧服軛以耕于野豈忍披繡入廟而為犧乎朱張字子弓荀子曰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施地不能埋桀燕之世不能汚仲尼子弓是也以與孔子同行故孔

復論

孔子曰少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

懈期悲哀三年憂

東夷之子達于檀弓也

孔子見子桑伯子即子桑戶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云伯

子之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欲同人道于平馬故仲弓曰大簡

孔子謂子桑曰吾再逐于魯伐樹于宋削迹于衛窮于齊楚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命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之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

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彼無故以

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然哉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諫

代之將誅與告吏曰父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正聞之乃

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也呂氏春秋直躬之信不如無信則直躬之真不如無直

翼統典畧卷之七終

翼統典畧卷之七終

班爵 附庸 庶人在官

爵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子之子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千里內也公者何通公正無私之意也爵位甚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侯者候也侯逆順也斥候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所以守藩也伯者長也其德足以長人者伯也子者孽也孽孽無已也又子字也字愛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

男任也任安也任治政事其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大夫者大扶進人者也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職任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也稱大者何大夫爵之下者也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故以大著也又知足以師人石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通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王制曰天子八十一元士正義曰才足以事大者士也

集白虎通按神契春秋傳正義諸書

周禮大宗伯作六瑞以等邦國辨其等級王執鎮圭鎮圭四鎮之圭

取鎮安四方也公執桓圭桓圭取公之強植自立也

侯執信圭信圭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尊而不屈也伯執躬圭躬圭象人形而微折其身取其卑而不倨也子執穀穀可以食取能養也男執璧璧可為席取能安也

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各者方三十里人氏者方十里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故中國附庸例書字

夸狄附庸例書名白虎通云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二曰庸城也附庸猶

屬邑也一曰民功曰庸附大國以民事陳於王也或始封之法施於民者其功僅可附庸也

周禮司徒鄭玄注云凡諸侯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五同男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

庶人在官者非爵也而其祿有差蓋有爵者必有祿而有祿不必有爵也

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

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卿即上大夫宰官也

卿即下士所治事繁故其員倍於中士而謂之旅也府治職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胥徒民之給

後役者，晉有才智之稱，為使之什。  
長徒猶今之隸卒在官趨走者也。

聘朝會同 為擯 巡狩述職 述職圖

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朝猶朝也。夏見曰宗，宗也。秋見曰覲，覲也。冬見曰遇，遇也。皆至時見。其會，殷見曰同，時聘二問，天子有事則殷，殷類曰視，一服朝。朝者，少諸侯使卿，時見者，王將有征討之事，為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焉，無常期也。殷，眾也。王十二年不巡狩，六服盡朝，王亦為壇而命以政焉，其來必同，故曰同也。曲禮：天子當依而立，依即衣也。狀如屏風，當少諸侯之閒，諸曲禮：天子當依而立，依即衣也。狀如屏風，當少諸侯之閒，諸

聘朝會同 為擯 巡狩述職 述職圖

燕朝，即內，在路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大僕小臣掌之一曰治朝，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之一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

朝士掌之外朝，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史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史在其後。左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前樹三槐，取其左嘉石，石平，擺氏焉。罷職無志之民，不能自強於善，故極在肺石，達窮民焉。無告之民，弗能達者，使立肺石，禮聘義，天子制諸侯，制禮使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使相屬以禮，使者聘而誤，禮節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屬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自為政之具也。

聘朝會同 為擯 巡狩述職 述職圖

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其朝宗親遇會同，皆朝也。存類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患是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持來曰聘，大聘曰殷。聘見之禮，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摯，其相見也，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不

積一曰末擯傳之次擯承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  
 然後賓主見焉 秋官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  
 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者使擯者出而請  
 事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  
 五八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半下於賓以示  
 禮也辭周上公九命者一命受職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  
 而援其所再命受服王之中士公侯伯之大夫皆一命  
 命之職三命而授以位王之上士公侯伯之卿皆授以所位之服三命受  
 位王之上士公侯伯之卿皆授以所位之服王之下大夫公之  
 三命而授以位王之上士公侯伯之卿皆授以所位之服三命受  
 祭器始五命賜則王之上士公侯伯之卿皆授以所位之服三命受  
 不待假五命賜則王之上士公侯伯之卿皆授以所位之服三命受  
 異執典卷之八 五  
 王之卿六命封爲子男七命賜國王之卿出封則加一八  
 始許之建官以治也七命賜國王之卿出封則加一八  
 命作牧諸侯有功則九命作伯王之上公或諸侯有功  
 伐征嘉命爲九牧則九命作伯王之上公或諸侯有功  
 王者所以巡狩者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  
 民也道德大乎恐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  
 法度同律曆計時日皆爲民也書曰遂觀東后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命大師  
 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  
 者當祭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如祭  
 廢不舉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如祭

失祭時為不祥，不祥有君繼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皆不順。為不祥，不祥有君繼以爵，變禮易樂為不從，不從皆不順。者，君流。革制度衣服，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爵命巡狩，所以四時出者，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故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所以五歲者，何為大煩也？過五年為大疎也。因天道時有所二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太備，故書云：「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四方分作四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平服以庸。民功曰庸，敷奏以言者，便名，俾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勸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勸之也。又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

周禮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所守四境之政，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內修之平之政，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戒。戒令王殷國。王不巡狩六歲，亦如之。蓋朝謂之殷國。亦如之。

王巡四方，諸侯各朝。十二年王巡，稱則諸侯各朝。方岳不巡，狩則諸侯皆來朝。謂之殷見。巡，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辨朝，辨位，正其等。正其身，上協其德，合之義。而見之。賓，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此年殷相聘也。三年世相

張鼎與馬虎紀卷之八

六

[illegible]

地官委人掌斂野之賦歛薪芻凡齔材木材之何用蓄聚之物以稍聚稍地待賓客以甸聚甸地待羈旅人掌邦之委積掌委積以待饋遺以待賓客門閭野都之委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賓之館候館有積凡委積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巡而比之不使有侵欺也以時頒之預脩其所需秋官行夫主國使掌邦國傳遽驛傳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凡行夫出而爲使必執旌節以爲信雖薄有難而不時必達在途或有疾及他故雖不能以時至必達於所往之國不敢辱主命也程



人主為賓客掌送迎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凡  
門關無幾即送迎及疆無幾有路節以出入也疆王畿四  
皆及疆  
界而止

象尊掌鑒今閭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  
和親之遠人不誅中國言而故若以時入賓蕃國之語則  
協其禮傳王言而開釋解之凡其出入送迎之禮節幣  
帛辭令而檳相之凡出則送入則迎禮節相接幣帛致享  
而蘭掌訝主尊賓掌邦國之等籍國有大小之不以其陋  
之也掌訝客者掌邦國之等籍等載於典藉以待賓客  
若將有國賓客至國賓謂諸侯來朝國則戒官之官脩饗  
客諸侯之臣來聘也

異說與

虎紀卷之六

九

積掌訝成之與士訝迎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  
標即及委致積至手入館及歸送亦如之夏官懷方氏  
掌來遠方之民至朝云云及歸送亦如之夏官懷方氏  
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地官掌節主符節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  
用玉節取此德於守節者用角節角取其銳凡邦國之  
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  
節加璽于道路用旌節析羽為旌皆有期以反節限期車  
節以影其節

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識則不  
達文心雕龍曰符者準也徵召防偽事與中平三符  
瑞漢用金符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說符云符者衆  
刻文字而中分之後世銅鐵金銀鑄物象以易信也  
亦以竹為之符符為之符符為之符符為之符符為之  
有故則召以右合其左以信其人

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一為三二節以走一節以趨事急  
則一節故趨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火朝覲矣火心星  
於辰見道弗善不可行也草機候不在疆候送迎司空道  
不視塗澤不陂也川不梁野有庾積積數場功未畢道無

異說與

虎紀卷之六

十

列樹墾田若藝其稀也膳宰不致饌性生司里不授館國無  
寄寓無縣無施舍施舍所以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  
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君臣往大夫  
以留宿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  
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大辰蒼龍之角朝見東  
天根辰角見而雨畢而水涸本氏見而草木節解  
寒露之後五日而天氣肅而霜墮而霜墮天駟房星也  
草木之落節皆理解也而霜墮而霜墮而霜墮而霜墮  
而清風戒寒所以戒人為之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  
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脩藏月令季秋而冬

夏禮典

夏禮典卷之八

士

義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陳道十月歲  
果陳道以便行旅成其時儆曰收而場功使終待音也而  
於午藥作之音本音有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定謂營室建亥小  
功所以始也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會於司里之官此先王  
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觀  
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  
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鄙有以守路國  
有郊牧牧之也有寓望寓望之舍有固草固草有林  
所以禦災也餘無非教士民無難耕野無與

也草不奪民時不僇民功有優無僇有逸無能國有  
也事城邑之執縣有民今陳國道路不可  
知田在草間功成農功而不牧民罷於逸樂而民  
功成而是不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  
至闕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導以至朝卿出  
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伯大祝執祭祀之禮司里授館  
司徒具徒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禁誅虞人入材甸人積  
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饗膳人教餼司馬陳  
易工人展車展省官車百官官以物至賓至如歸是故大

夏禮典

夏禮典卷之八

士

小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  
使則皆宮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今雖  
朝單子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  
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

地官司關通貨賄掌國貨之節通貨之  
門與市自內出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凡  
者通之門與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  
之出入於關者爲之治其平關禁其  
者征其出入之貨其市比之凡貨不出於關者  
以節其貨其貨入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不犯禁則  
以節其貨其貨入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不犯禁則  
以節其貨其貨入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不犯禁則

四方之賓客彼即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送令  
以節內納之

明堂 明堂圖 靈臺

明堂位云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則明堂者所以明諸  
侯尊卑也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夏后氏世室殷人  
重屋陽館周人明堂 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  
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茅蓋  
輪明堂制者非一朱子按月令定有九室如井田之制

<p>左个 小 大 仙 秋 廟</p>	<p>仙 天 居 於 此</p>	<p>右个 大 仙 廟</p>
<p>左个 大 仙 廟</p>	<p>仙 天 居 於 此</p>	<p>右个 大 仙 廟</p>
<p>左个 大 仙 廟</p>	<p>仙 天 居 於 此</p>	<p>右个 大 仙 廟</p>

夏禮與魯

廣紀卷之八

又大學其中室謂之大室總之謂宮

說苑云積慈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三曰文王作室以望氛祲視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流滄精神節宣勞逸也靈神契曰靈臺所以宣德察微在今西安府鄠縣

祖廟  
昭穆  
帝  
帝  
帝  
帝  
灌  
時食

郊社 旅泰 祭祀

禮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祖也祖皇考廟曾顯考廟高祖考廟始祖皆月祭之每月遠廟為祫有二兆三昭二穆之祫

遷遷者其主藏於  
 二祧廟一年二祭  
 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  
 嘗乃止大夫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  
 二廟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即考廟  
 中下士為庶士庶人無廟  
 官之長者  
 按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周以文武親盡壽祧而有功  
 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百世不遷故周有九廟後穆祧  
 者藏文世室昭宗廟釋名云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  
 祧者藏武世室貌所在也漢書舊事曰廟者所以藏  
 主列昭穆也

天子七廟以受命之主爲太祖廟居中不遷百世其禰祖高曾

雙飛燕

卷之八

苗

爲四親廟。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爲二祧廟。合之爲三。昭三穆共三年大祫。則合三昭三穆二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大祖之廟焉。諸侯亦始封之君爲大廟。合禰祖高曾四廟爲五。無二祧。又無功德之宗。故其祫祭也。有時祫而無大祫。時祫者。遷二昭二穆之主合祭於大廟也。

昭在左左爲陽昭陽明之義也穆在右右爲陰穆幽陰之義也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貝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爲序祭統所

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祭統又云：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也。

朱子云：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在。公宣之東南，其制孫毓云：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大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南，廟成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增宇四圍焉。大祖廟居中，百世不遷，自餘昭穆每易一世，而一遷其遷也，新主附於其祖之南，則遷其祖之北，而主於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廟。凡廟皆南向，廟主在本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而南向，羣穆之入此者，皆列南牆下，而北向，羣昭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祭之位則北為昭而南為穆。

也。曰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為昭，而四世為穆。五世為昭，而六世為穆。平曰：不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蓋二世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祧穆之南，廟矣。昭者祧穆之者不遷穆者祧昭者不遷此所以昭必以穆而子孫之列亦以昭為序，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則左右反尊而左反卑矣。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宗。里故七廟同於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自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各全其尊，必大裕而會于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紊，惟四時之禘，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有未考焉。意或高之上無穆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禘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於禘者諦也，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陰

氣在下，陽氣在上，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

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

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禘小，鄭註二禮以禘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

而紀聞云：禘與禘異。禘則大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大祖。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惟以祖配之。

祭統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鄭氏謂此夏殷禮，周禮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夏陽秋陰，漢張純謂禘以夏時，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爵命之也，順陽義也。田邑，故為順陰義。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即

給主 嬰也

云

朽

秋朝

俗丞

者子仁

各道

三城

吳

子班

所

六祖台

使

據此

天  
子

不虫

舞臺

徧

٢٠

淮即

師

具之

賓客

之

此

史酒熟

献南

1

九

生、

禽

禽

膳

羽

而春

人而

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需用瓊陶，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郊日以至。周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稱官。用龜卜。尊祖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宮，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空弁以聽祭報。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示民嚴上也。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賁其質也。旂十有二游，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也。用稷牛。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農者曰帝牛。

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四主社，示本也。卿大夫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皆示其為載物生財之不唯為社事。  
祭社之事單也。  
出里祭社之時一里二十五家謂為社田國人畢作為祭之人盡出而供其事也。  
甲觀國中唯社丘乘供樂盛四邑為丘四丘為乘祭社必之人皆作唯社丘乘供樂盛有樂盛則使丘乘之人供之也。  
所以報本反始也。  
吳氏澂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圓丘，夏至祀地於北郊之方澤。唯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至祀天之外，五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時兆帝則於四郊，其他非時告天禮之重者亦謂之郊，輕者則謂之類，地猶母也。  
夏禮與厚  
盧紀卷之八  
三  
母親而不尊，故唯北郊方澤一祭為至尊。亦唯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於社，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士庶謂之里社，皆正祭也。此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璧圖象天之形蒼者天之色也琮方象地之形黃者地之色也大司樂分六代之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以功德之厚薄乃奏黃鍾律首於器歌大呂之歌者咏舞雲門黃帝樂舞者以祀天神泰天  
儀律  
歌應鐘黃鍾屬子大呂屬丑子與丑合也肆咸池大簇屬寅應鍾屬卯寅與卯合也

禮記集說

禮記卷之八

主

先以祭地示。即奏姑洗歌南呂。辰與舞大磬。即以祀四望。  
 奏舞賓。年與歌函鍾。即林舞大夏。禹以祭山川奏夷則。與  
 已歌小呂。即仲舞大濩。湯以享先妣。姜嫄奏無射。成與歌  
 大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周之先  
 祭山曰旅。而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鄭玄云。旅陳也。陳  
 其祭祀以祈焉。是旅祭亦非但祭山而已。釋文又云。旅  
 衆也。禮書云。國有人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  
 泰山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  
 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羣岳之長也。博物志  
 曰。泰山  
 一名天孫也。  
 為天帝孫也。  
 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  
 刻石紀號。著己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為增。地以厚為  
 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禪梁父之址。以報地。東岳泰山  
 在兗州奉符縣名。  
 蓬萊大空洞天。  
 曲禮云。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周諸侯  
 方祀。祭其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  
 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  
 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

禮記集說

禮記卷之八

主

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  
 月令。春祀戶。春陽氣始出。祭先脾。脾。木也。要祀。靈陽氣盛熱  
 從熱。祭先肺。肺。金也。中央土。祀中霤。室中為中霤。祭先心。  
 類也。祭先脾。脾。金也。中央土。祀中霤。室中為中霤。祭先心。  
 中君祭。秋祀門。門。外陰也。祀祭先肝。肝。木也。冬祀行。行。若  
 火生土也。秋祀門。門。外陰也。祀祭先肝。肝。木也。冬祀行。行。若  
 往來之。處冬陰祀。祭先腎。腎。水也。後迎尸而祭。若  
 而陽來。故祀行也。祭先腎。腎。水也。後迎尸而祭。若  
 祭之。以無求神之道也。五祀。或言井。或言井。或言井。或言井。  
 即行也。行者。井。間道。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陳  
 詩。道。云。門戶。人實以出入。中霤。人實以居。寃井。人實以養  
 先王與此所  
 以報之也。  
 夫祭有十倫。義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  
 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族焉。見爵賞之施焉。見  
 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  
 焉。此之謂十倫。  
 喪葬。諒陰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  
 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日久。痛深  
 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直  
 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  
 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

呂正叔曰：葬之喪有二。有正統之葬，為祖父者也；有旁親之葬，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之子也。正統之葬，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葬。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大夫，雖降猶服大功。故曰：葬之喪，達乎大夫。如旁親之葬，身為大夫則已。雖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降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朱子曰：夏商而上，想見簡畧，只是親親長長之意。成周悉出降殺貴賁的理數，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代所未降，周公搜剔出來，立為不易之制，以垂諸世。

禮記云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筭諸侯五月而葬三重

通紀卷之八

●

六、嬰。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嬰。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茵者茅及香草繒者二橫者三為一重。抗木所以抗載於土。下棺之後置抗木於槨上亦橫三縮二上加抗席三比為一重如是者五為五重。嬰狀如扇有畫繡。類者有画成雲者多雲之數如貴賤之等。

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朔月外姻至

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稱高宗不云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擇服心喪之文也

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曰信謂信任家宰也

氏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爲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鄭云諒古作梁。梁謂之梁闇。即倚廬之廬。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冠 嫁娶 媒妁 親迎

冠者禮之始也。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阼主佐。有冠者當阼而冠。醺於客位。酌而無酬。酢曰醺。以著父老傳子之意。醺於客位。禮賓之禮。禮其子。彌尊。加有成也。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冠而後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賓字之。

翼虎與羆

鹿紀卷之八

蓄

而與爲禮也。母拜之石牀王氏以爲適長子代父承祀者也。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連黹焉以其非若代也。玄冠玄端。齊服。莫摯於君。遂以執用贊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用嫌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其禮可不重歟。內則云男子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恐學不精不可教人也。蘊蓄德美不自表見釋名云冠者貫也所以貫鬚髮也。上古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易以麻絲見鳥獸有冠角頗胡遂作冠冕綴綬白虎通云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性情之大莫若男女



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能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促陰舒男三十筋骨強壯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盈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又云嫁者家也嫁人外戚以出適為家也肉三年而嫁聘則為妻齊則為妾

儀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官事庶母及門內施鑿擊小聲就取

者男用車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爾諄諄

白虎通云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判也男女之合必行媒者以有別也媒謀也謀合具姓使為仇儷也

如特牲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又云婿親迎授綏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

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孔子對表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見而親迎親之也公曰免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若何謂已重乎

射大射之禮鄉射之禮

射有三將祭擇士射於澤宮曰大射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曰賓射燕賓客射於寢曰燕射三者天子諸侯卿大夫

皆存之唯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焉射者進退周旋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者也故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

燕以射諸侯之射也則燕安則饗言諸侯君臣相與盡志  
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饗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射之為言釋也釋者各釋己之志也各釋其理之所在  
或曰射者舍也舍止也道之所止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  
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  
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  
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天  
中則能服諸侯諸侯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  
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

射必有耦王以六耦射十二人熊虎豹諸侯以四耦熊虎  
射以孤卿大夫以三耦樂侯一士二耦射侯二此周禮賓  
射之儀也以儀禮大射觀之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  
迷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進射則並行出次而揖  
轉而北面揖行至階下又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  
立於物以射射各發四矢以較勝負揖而復位侯衆耦升

而射畢司射命設豐豆於兩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解酌  
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  
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勝者乃揖不勝  
者而先降凡飲酒必主賓勸酬拜以送爵唯射則不勝者  
自飲而無送爵勸飲示罰也  
地官鄉大夫三年大比既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  
之禮五物事詢衆庶役以每詢問於衆以求賢一曰和  
二曰容外體三曰主皮不火四曰和容進退五曰興舞  
此樂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儀禮鄉射禮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  
降釋云禮射即大射燕射賓射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  
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備也主皮者張獸皮而射  
之主於獲也  
鄭氏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  
射之無侯也而軍旅之射又有貫革之式樂記所謂貫革  
軍旅之射也周禮所謂主皮田獵之射也五物三曰主皮  
皮而非一  
主皮也

冕端章甫 韞旒旒 皮冠 田獵

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俎而祭周  
人冕而祭皇波昇皆通典云世本言皇帝作冕以木為幹  
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三禮圖云冕長尺六寸廣三寸垂流者  
示不邪視也鞋續者示不聽謔也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古赤  
有二就成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紱延板之上覆紱紐  
武上四旁以笄貫之以五采絲為繩如藻之文以貫玉而  
垂于延之前後各有十二就也又以五采玉相間每就各  
十有二就玉笄以玉為笄橫貫于紐朱紱諸侯及孤卿大  
夫之冕章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鄭云天子之冕是

禮記卷之八 卷之八

春官司服掌王之吉山衣服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冕無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裘冕祭九章衣五章  
衣而享先公享射則鷩冕華虫以  
鷩冕宗廟以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下五章祭社稷五祀則希冕  
祭羣小祀則玄冕玄者衣無文凡兵事章弁也服裳也  
祫朝則皮弁服凡甸也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升服也

中事升經服冠弁而禮有玄端而冕許白雲曰端衣各

二十衣之長及袂亦如之而屬幅謂若玉藻天子龍衮以  
袖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也若玉藻天子龍衮以  
祭玄端以朝日之分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卒食  
玄端以居諸侯玄端以祭禪冕以朝是已有玄端而冠若  
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若公西華所言是已  
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子端委立於虎門是已端取其正謂  
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等也又周禮齊服吉用玄  
端凶用素端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  
毋音追音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益三代常服  
行道之冠也

禮記卷之八 卷之八

明堂位云鸞車之車有虞氏之路全也鈎車夏后氏之輅  
也大路路殷路也乘路王周路也鈎曲也車林曰輿  
特牲云大路商祭馬腹一就纁鞅也纁一就纁鞅也  
就次路五就大路下先路次路春官巾車掌公車之政  
令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乃樊纁十有  
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上纁十有二旂以祀二曰金路鈎  
樊纁九就鈎馬當胸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用之王子母  
伯亦以賜之三曰象路象齒朱樊纁七就建大赤纁馬勒  
也大赤即白以朝異姓以封每日視朝用之王之  
虎通曰纁以朝異姓以封每日視朝用之王之

路。親之以葉而漆之。龍勒條纓五就以龍文飾馬勒其樊纓以條絲飾之。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之封衛服亦以賜之。五曰木路不用革純但漆。以淺黑色。前樊。鵠纓飾韋為樊以鵠色飾韋為纓。建大麾夏后氏旗。以田以封蕃國田獵用之封也州外蕃國亦以賜之。按此則周用以祭祀之玉。視殷之大路繁飾多矣。惟以田以封蕃國則用木路。欲殺其飾也。及王之喪車五乘始喪則用木車蒲蔽蒲草為蔽。不忍用飾也。喪車五乘之制及王后服車五乘臣民服事者之車。孤乘夏五也五路等制俱詳周禮。乘以五采。卿乘夏纓亦画五采。大夫乘墨車漆黑色。士乘画較約。卿乘夏纓但不琢刻。大夫乘墨車漆黑色。士乘棧車素而。庶人乘役車有方箱可載。九良車散車不在等任需以供役。

者其用無常  
五東之等推人所用在

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  
物九旗所而異日月為常以絳黃

為之而画以絳色交龍為旂通帛為幟  
即日月取其當煇也取鳥隼為旟取其捷龜蛇為旐以其

物內幅以緣外飾以白熊虎為旗  
取其為旞擊捷龜蛇為旐以其

捍難全羽為旖  
以五來繫上析羽為旌及國之大閱冬

建旄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明也諸侯建旂  
衆升孤卿

軍旅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明也諸侯建旂  
衆升孤卿

建旆  
衆純大夫士建物衆貞師都卿巡建旆  
衆勇州里長

建旗縣都正建旒道車  
衆載旒旂車木戴旌皆畫其

象焉爾雅云注於首曰旌  
今之幢亦有茲有幹門旂焉

興統典畧

於竿頭。因章曰旗。以帛練為竿頭。禮書曰田獵用皮冠旂車載旌。諸侯建旂。孤卿建旛。虞人掌田獵之事者也。故招以虎冠。大夫從旂安之樂者也。故招以旌。士君之所禮者也。故招以旂。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旛。然亦為附會孟子之說。非合於周禮之言也。九旗之物名。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豈可以諸侯之所建者招士。孤卿之所建者招庶人哉。抑或後世諸侯。徇下士之名。故以君之所建者招之。徇愛民之名。故以孤卿所建者招之乎。諸侯建旂。象龍之升降。士則取其變化也。孤卿象通

翼統典畧  
禮記卷之八  
三





周禮馬質掌馬禁原委蓋與系同生於三小故曰  
春委原委謂之再委即俗呼夏委也先王之禁焉鄭  
云天文房為天駟辰則大火替焉然為龍時日值  
大火則浴其種是委與馬同氣禁原委為陽馬也

表 狐貉 絺綌 帷裳 明衣

天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裘之  
王乃行羽物時以羽鳥之物賜羣臣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致人君為

所服者 縮衣羔裘解云朝服北面之義也按詩鄭風云羔裘如濡  
注云羔裘大夫服也檜風云羔裘逍遙注去緇衣羔裘諸  
侯之朝服也唐風云羔裘豹祛注云君純羔大夫以豹祛

也夫唐鄭二風以羔裘刺在位之臣而檜風則大夫賦羔

衣以憂其君者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又鄭風緇衣注云羔裘大夫朝服也又周禮司裘所掌大裘注云羔裘

大夫居私朝之服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  
看羔裘上加緇衣也又周禮司裘所掌大裘注云羔裘  
裘也又玉藻云羔裘豹飾緇衣以謁之注云卿

大夫助祭于君之服是緇衣羔裘又為祭服也  
素衣麤裘解云聘服潔白之義也按邢疏此在國視朝之  
服也卿大夫士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孔子蓋

用以視朝而非行聘也聘禮疏云諸侯與其臣視朝及行  
臣則用素衣為袖以別君耳其視朝亦與在國視朝用素  
臣同用素衣為袖若聘則君臣同麤裘但主君揚用素  
衣使臣揚用絺綌耳雖然視朝既同視而聘獨不  
可同揚矣王藻註云較素黃亦非可稱變色矣

黃衣狐裘云蜡服也黃土色狐首丘報土功之義也邢疏  
云此大蜡息民之祭服也歲事成熟搜索羣臣而報祭之  
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飯以休息之謂

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則用黃衣狐裘也天  
子大蜡一先齊二司爵三農四郵表臘伊耆氏始為蜡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十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開歲  
之月求其神之有蜡之祭也主先嗇神而祭司嗇後也  
功者而報享之百種同百穀以報嗇也饗農古之田畝有  
百種同百穀以報嗇也饗農古之田畝有反郵表啖于田

以幣耕者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之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  
祭坊與水庸溝事也皆俗曰解土反其宅水歸其壑

臣無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物之功  
者至此而老荷蓑櫟杖喪絰也殺以送之蜡之祭仁之至

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按此則蜡用皮弁素  
服臘之祭用黃衣矣其以黃衣狐裘為大蜡息民之祭服

者以二祭同月而舉故連次言之耳蓋蜡以息老臘以息  
民也月令孟冬所祭年於次宗割牲於公社又云臘先祖  
宗者蜡祭也黃衣黃冠而春官籥章主吹籥管以掌土鼓  
祭臘先祖五祀者臘祭也







以下言學

之太子

菌  
不惟  
分次

教者以

大夫元士

方終身

科方  
自三  
唐而

定其論，定始于

200

1

有庠、

校其學

年視博

連、強、立

字即  
煥  
子

人

初有司以美藻

而針習

入學時大奇  
之官舉鼓以

二物收其威

也  
大禘五年之祭也

三王之祭川  
務本益河海

1

必有右學而通

博依不能夜  
求物理之所

旋殆而不安  
降極爲煩雜

四 盡識其制而

起予以三者

由不自如  
之時必有正

難重之師

所不臣于其

臣也大學之

3

五聲五聲

常于五宮五

五色青身  
白黑五身

目耳心之明也。即觀言視聽也。即洪範力。樂從明。五服三年。其大小功。總麻也。

樂律 隔八相生圖 五聲八音 八風圖 舞雩

木鐸 權量

自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冬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黃鐘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所謂五行四時十二月還。旋相為本。五聲六

黃鍾律 卷九

五

律十二管。選桐為宮也。子以檢攝聲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焉。伏羲之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成池。亦曰大卷。曰雲門。少皞作大淵。黃帝作承雲。亦曰六英。帝樂作六英。黃帝時。乃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解谷也。谷竹滿也。取竹之脫無生也。其竅也。而厚薄適均。滿節于中者也。一作解谷之竹也。其竅也。而厚薄適均。者一作生。而空竅。解節開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者。為六律。雌鳴者。為六呂。以此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寸九分。九九八十一分。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為法。呂助也。言陰氣助。宣陽氣。總

言之陰陽皆稱律。故曰十二律陽可以與陰。故并曰六律。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則六同。即六呂也。

大段八音。皆以十二律起宮。故在竹為十二管。在金石為十二鐘。旋相為宮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當其為宮。五聲皆備。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鐘始。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

黃鐘第一宮 下生林鐘為徵 林鐘上生大簇為商 大簇下生南呂為羽 南呂上生姑洗為角 姑洗上生黃鐘為宮

林鐘第二宮 下生南呂為羽 南呂上生姑洗為角 姑洗上生黃鐘為宮

大簇第三宮 下生南呂為羽 南呂上生姑洗為角 姑洗上生黃鐘為宮

黃鍾律 卷九

六

南呂第四宮 上生姑洗為角 姑洗上生黃鐘為宮 黃鐘上生大簇為商 大簇上生南呂為羽 南呂上生姑洗為角 姑洗上生黃鐘為宮 應鐘第六宮 蕤賓第七宮 太呂第八宮 夷則第九宮 夾鍾第十宮 無射第十一宮 仲呂第十二宮

隔八相生之圖

隔八相生之法  
如子為黃鐘之  
宮應五至木為  
林鐘之徵是也  
餘倣此  
六律為陽音三  
分損一隔八下  
生六呂  
以下生者倍其  
實三其法  
六呂為陰音三  
分益一隔八上  
生六律  
以上生者四其  
實三其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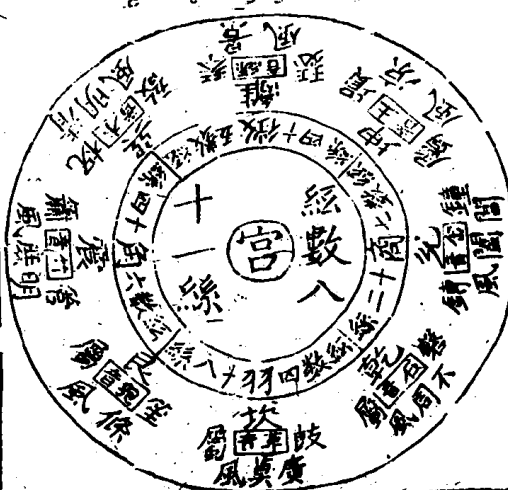


廣雅釋義  
卷九

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陰  
主成也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陽主息也  
漢律曆志子午以東為上生子午以西為下生如林鐘  
未至應鍾亥在子午西大呂以至應鍾午在子午東一  
日數多者上生數少者下生如黃鐘九八十一分二分  
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下生林  
鐘為徵三分林鐘得三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  
得四十八數下生呂為羽三分呂為角三分角為徵三分  
益一分得六十四數上生姑洗為商三分姑洗為羽三分  
以二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五數上生大呂為角三分  
為妻隔八生子則林鐘生大呂妻夷則生黃鐘九以林鐘六  
夫鐘之類故曰律聚妻而呂生子也

五聲八音八風之圖

天地之間轉大  
如雷震小者如  
蟻蟻皆不得其  
和惟十二律定  
而後聲之大小  
不調宮商角徵  
羽五聲始和矣  
以此被之八音  
則八音和矣  
天地和而風和  
八風和而諸福  
之至矣聖人一  
道莫過於此



廣雅釋義  
卷九

樂記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  
則無沾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敗其臣墮角  
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  
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劉氏曰五聲之數三分損益至角聲  
其相生之法也宮為上徵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子  
濁故次于君而象臣角為中徵用六十四絲為最清而  
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君而象民徵為大絃用五十四  
絲其聲清而有民而後有事而後有物故象此其大小  
之次也漢書曰五聲中商聲也物成於中六暢四方唱  
而施生為四聲也物出於中六暢四方唱而施生為四聲  
而繁祉也羽聲也物聚於中六暢四方唱而施生為四聲

買疾藥書

魔紀卷九

九

樂也者樂

樂之一變

樂之樂

靈藏典

施紀卷九

十

女育身之

云文章書木鐸武事奮金鼓故金鐸惟司馬竹軍統之而木鐸之拘于宮拘于廟拘于路其用最廣其樂最貴有金鐸木鐸者亦以象文武而已

五權本起于黃鐘之重始于一合容千二百兩於兩黃之管重十二銖兩明于斤百六十四銖均于鈞鈞三十斤十二得二十四銖明于斤百六十四銖均于鈞鈞三十斤五百二終于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五量本起于黃鐘之龠躍于龠者微動氣而生物合于合之龠登于升登之龠聚于斗之龠角于斛多少之量所以量多少也其制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

嘉矣

嘉矣

嘉矣

五度本起于黃鐘之長別于分自三分微而成寸于寸莖約于尺張于丈信于引所以度長短也其法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詳漢律曆志故曰黃鐘萬事根本

曆時夏至北辰

五音協而五運之氣平五緯之行正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而四六之氣得矣黃鐘者律之本而中正者曆

之原也在律為聲在曆為氣以故曆律同起冬至聲生于

三始而曆原于三統天運至于始有天地至始有地至以

故黃鐘之律本于三寸氣不頻進律無獨成奏黃鐘歌大

呂奏大簇歌應鐘以合聲也聽樂均權土灰度暑影候

鐘律以諧氣也聲合而後神示即之降出可期氣諧而後

陰陽之進退可效是故以聲召氣以律定曆聲生于日律

生于辰日紀六甲辰紀五子

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興

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

嘉矣

嘉矣

嘉矣

者取王者大居正之義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序則

不愆舉正于中氣民則不惑歸餘也于終事則不悖

陽氣雖始于黃鐘而其月為建子然潛潛于地中未有以

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至寅而三陽始備于是協風乃至

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此為生物之始改歲

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至商周始以征伐而有天

下乃更正朔以漸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

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而凡四

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正且諸家之曆久而皆差惟夏

小正之書戴禮授時為無差授時之法如堯典敎民事者必至夏而悉備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則堯亦夏時也似夏以前皆建寅耳至湯始改也子曰行夏之時古人每月各有政令正可覓行之云者不特改正朔也乃熟每月之政令而行之矣註所以云時之正與令之善也曆者歷也歷日月星辰之歷次而正其經紀者也天運三千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五百年一大變則必差杜預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可得而限然累日為月累月為歲新故相涉不得

鬼紀卷之九

十三

不有毫末之差。始失于毫末。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易所謂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黃帝創受河圖作調曆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算數。九章算法容成總斯六術。作蓋天。即渾天儀也。以考定氣運。代有專官。以司其事。至少昊氏鳳鳥氏寔為曆正。顓頊受命。命南正重司天北辰。黎司地。建孟春之月為曆元。其後二官咸廢厥職。閏餘乖次。孟陬正月殄滅攝提寅也。無紀曆數失序。迨堯立羲和之官治曆。日月星辰攸授。

人時所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物  
度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  
仲冬非時序之可推者乎所謂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帝舜承之察璿璣  
玉衡以齊七政蓋以璿為璣而用以轉動是之謂璣以玉  
為管而措置其中是之謂衡璣以定天體衡以齊七曜即  
後之所謂渾天儀也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史佚皆能  
宣明其事而周禮以土圭正日景土圭下可以測土深上可以正日景則有正歲年以序事頒曆以按時使民循序而作事

軍兵表之



先頒曆于官府及都鄙爰頒告朔于邦國閏月則詔也王  
居門終月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  
日有奇為歲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為朔虛合之一  
歲凡十一日有奇故置閏以歸其餘數焉天子居總章明  
堂每月各有其室惟閏月居門故閏字從王從門也司天  
文之常者則有馮即相氏登靈臺以察天象掌十有二歲  
歲星所在每歲移一舍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闕辰曰執徐  
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涖灘酉曰作噩戌  
曰阍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斗柄所建每月  
行一辰正月為丑曰赤奮若歷十二舍為一紀十有二月行一月  
取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畢六月為且七  
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泰十二

吳越史稿

卷之九

五

吳興書

實業與教育

康紀卷之九

来

吳越史稿



年甲子日。子時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  
為第一童首。第二章第三十九年。至朔復同于癸未日。如時第五十八年。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如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復同于癸卯日。如時四章俱非甲子之先期。夜半至七十七年。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為一節。節者。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節。總二十節為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紀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衍大易也。

異統典畧

歷紀卷之九

十一

光復蘇而為朔。舒前縮後則月斜停而為弦。與日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道南北同度。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日食陽不勝陰也。至望而日月之對。東西對道。南北對度。日射月而月為之食。月食陰不讓陽也。  
三垣二十八宿與天並運。而一定不移者。其經星也。日月與五星運行于列宿而無定在者。其緯星也。客星瑞星妖星流星。則其出無常處。無常時焉。垣宿布其經。七曜運其緯。經緯錯落而凡星布列其中。而天之文見矣。三垣曰天

市明堂位也。猶天子巡狩之居也。歲臨之曰。七徽朝廷位也。猶天子聽政之居也。日臨之曰。紫微宮寢位也。猶天子燕息之居也。朝夕在焉。惟朝夕在紫微宮。七曜必遵黃道。歷天御歲。一受事于大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于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人民。以承天子也。蓋周天以紫微垣為中。雖天運無窮。三光迭曜。惟極星不移何也。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統地下。而左旋不息。樞紐不動之處。

異統典畧

歷紀卷之九

十一

則在夫南北之二端焉。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下規。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兩極相去各一百八十二度半。北極有五在紫微中。其最中為大乙。正在七十二度之中。謂之北辰。一名天樞。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遠而歸向之者。可見天而有常尊。天樞有定所。天度有定數。星有定位。一星者。一星者。有二三。星者。一星者。有十八。星者。有九。星者。有相。此而不附者。其名難。蓋周天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獨為之。如輪之。如。如。雖微動而不離其所。

故曰不動也。非極星以相紐之列其宿度非多至一曰北  
辰最尊本無星也極星乃其旁之最近者其寔極星未嘗  
不動特動之最微不覺其動耳一曰地無石處皆土也天  
無星處皆辰也然考之星書稱辰不一此極為北辰矣而  
水星亦稱辰星參為大辰大火亦曰大辰十二支曰十二  
辰日月星亦曰三辰五行之時亦曰五辰豈專以天體無  
星處為辰哉辰本辰之辰辰位乃星經之首歲紀之首  
之長大火天帝之座為含星之長故長者稱辰辰左傳  
云日月之謂之辰一歲日月十二會日月所會始子  
東方蒼龍角亢之辰角亢始於辰故以明始者名之自  
子丑至戌亥皆可稱辰故為十二辰日月星至辰而畢

翼統典畧 辰紀卷之九

九

見故稱三辰謂日月星也于角轸角轸辰分也故五  
行之時亦曰五辰謂日月星也日大陽之精  
明無不照月大陰之精不照自明借日而明者也星為  
少陽辰為少陰釋名云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漢書  
云星者金之散氣與人相應凡萬物之精上為列星一  
曰山川精氣鍾而為星五星之水火木金土即人間日  
月五行之精光也一曰星之為言精也陽之精也陽為  
日日分為星故其字以日生也瑞星曰景星亦曰德星  
日望銀一日鐵阿

雲 風 雷 雨 霓 霜 露

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雲有五  
分二至日觀青為重白為去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年  
降其祥有于國使知俗也雜記云五色瑞雲曰慶雲或曰  
卿雲曰景雲陰陽聚為雲雲師曰屏翳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卑別之妖祥十二風者風生  
如風以時至有于陽之休無淒冽之變則天地之氣和矣  
不和則乘異別離而為妖祥也注子曰大塊噫氣其名曰  
風作則萬竅怒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  
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水之氣則烈得火  
之氣則炎

淮南子曰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霆電也月令曰  
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仲秋之月日夜分雷乃收聲  
埤雅曰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戒其容止者蓋  
迅雷風烈必變所以敬天威也軒轅星主  
書曰休徵則肅雨時若咎徵則狂雨恒若十日一雨凡歲  
三十六雨此休

翼統典畧 辰紀卷之九

二十

徵時若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也  
之應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也  
小雨曰霖霖三日已上曰霖久雨為霖霖雨曰霖雨時雨  
曰雨雨而水曰潦雨雲曰涂梅熟而雨曰梅雨雨神曰雨  
云冥

元命苞云虹霓者陰陽之精也孔演同云霓者斗之亂精  
爾雅云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  
霓一云虹常從見鮮盛者雄其間者雌一曰赤白色謂之  
虹青白色謂之霓詩所云蜺蜺是也蓋天地之淫氣隨  
月所映故朝而西暮而東也俗謂之蜺蜺者虹霓故今雨  
滴則虹生今以水映日而視之則虹霓為虹霓故今雨  
成虹則虹生今以水映日而視之則虹霓為虹霓故今雨  
寬也主雨風虹  
月帶也主風  
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蓋陰氣盛則凝而為霜也王者順



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九州是也。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亦謂之九州。有裨海環之。如一區東

田間必有遂以通水。十夫田千有溝。深廣倍遂。溝上有畛。廣可容大

在野曰廬在邑曰里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  
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而左右各三  
區則皆民所居也

地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  
市以所居之次為序分其地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肆  
平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禁貨之以商賈阜貨財而均  
為泉貨則為貨以度量成賈而徵也儋即當成一定  
以貨劑券結信而正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知物之偽  
之故以刑罰禁聽而太盜以泉府同貨而飲除市  
使禁除以刑罰禁聽而太盜以泉府同貨而飲除市

通鑑卷之九

主

官為之民無大市日及而市百族即百為主朝市朝  
貨者貨而予之而市日及而市百族即百為主朝市朝  
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  
之市百則胥執度守門無及之受係籍于上為標刻其  
貨所入則胥執度守門無及之受係籍于上為標刻其  
度以齊之市之厚更平肆展成省貨之成否莫定價上  
旋于思次思次市以令市市師蒞焉而聽大治大訟揭  
也市師蒞焉以聽治訟之大者胥師賈師蒞于介次市  
而聽小治小訟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  
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有用之物無者使之有利益  
之示民不賤用物也無用之物害財者使之無微以表  
靡者使之少蓋賤其價以抑之示民不貴異物也夫人過

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帝亦赦命夫過市罰一蓋命  
婦過市罰一帷國君過市則刑人殺刑人殺者謂國君好  
利市人何其屬有賈人胥師廩人賈師司聽司稽肆長之屬  
詳周禮先王立市不使離于閭里懼亂教也不使土  
農為之以商賈之持心近薄恐亂俗也設于市之後國  
之陰而生之以後祭以陰禮故令命婦以上皆  
不得過市過則有罰其先義後利之制可見矣

時使兵賦建國社稷改火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地官均人主平力使均力政  
以歲上下定後之多寡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為中年則公  
旬用二日為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為凶札則無力政無財

通鑑卷之九

主

賦天官以九賦欽財賄一曰和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  
邦甸之賦四曰家削夫采邑之賦五曰邦縣卿及王子之  
賦六曰邦都公及王子之賦七曰閭市之賦八曰山澤之  
賦九曰幣餘之賦此九者取于地與蓋上取于下曰賦  
其兵為賦者則因井田而制軍賦也地方一里為井井十  
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  
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  
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帥帥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二

地多厥。原在表之。而是地。在日西也。景朝。謂日中時。日全  
其景。高如朝時也。如斯則其地多陰。丘山皆非地中。

墳封其四疆造邦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夏官司燹音黃掌彝火之政者掌防火之政今四時變國火以救時

疾即四時各取季春出火民咸從之  
建辰之月大星始見  
 木以改火也  
 烈山焚萊季秋內火民亦如之  
建戌之月大星始伏因納  
 不禁也  
 為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燿祭始為鑽  
凡國失火野焚萊  
 也  
 則有刑罰焉每歲仲春細為心之明堂  
命司烜氏  
秋官掌  
 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心至是而火壯  
大司者

春秋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

兩爭者入之取其直也百

以兩造禁民訟。告至也。入束矢。矢爲一束。于朝無傷。意之以兩劑。券也。一札禁民獄。爭而相告曰訟。以罪名相告。入鈞金。三十斤爲鈞。金謂銅也。入金取其剛而不變也。獄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必待三日乃致于朝。西辭俱至。必有一直。兩齎券書。必有一實。使入金矢。所以自明其真與實也。不直不實。則沒入其金矢。亦禁止獄訟之一端。

卷之九

也。然必入金矢而後聽其辭。則貧民之不能達者多矣。雖然履肺石而號者。非窮民乎。撾路鼓而鳴者。非窮民乎。先王固不以鈞金束矢終剛民矣。其仁民之意。何其周也。





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  
三赦曰愚以此三法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  
罪情重者服上刑服與無則然後刑殺或刑或殺  
罪雖當死然不敢遽殺也一論諸公卿大夫再詢諸府史  
之屬三詢諸國人之衆皆曰可宥者宥之矣皆曰可殺殺  
之可也又求以寬之曰豈其人之不識乎豈其人之過誤  
乎豈其人之遺忘乎有是三者則可宥之又求之于心曰  
其人年少而微弱也其人年老而耄也其人愚而無  
知也有是三者則不止于宥而直可赦之所謂求中者如

夏禮典章 凡紀卷之九

重

此至司民為掌民數之官不隸司徒而隸司寇見王者以  
民為天以好生為德奈何民輕犯不赦之條而入于死也  
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墨辟黜其面  
赦其罰有緩緩其罪閔實其罪則辟罪疑赦其罰惟倍閔實其  
罪則辟罪疑赦其罰倍是又差閔實其罪官辟男于  
女子閔疑赦其罰六百緩閔實其罪大辟也疑赦其罰十  
緩閔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剝罰之屬千剝罰之屬五百官  
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比周禮  
司刑所掌多五百矣說者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為

此權宜之術以歛民財不知其所謂贖者乃于犯法之中  
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姑貶 緩以示罰耳總之曰閔寬  
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 贖皆當閔其寔耳其所謂  
疑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清律減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  
朴至于周而律繁極矣是以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蓋哀民  
之罹于法而不忍刑之耳故讀其書猶見有哀矜惻怛之  
意焉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剝罪五百劓罪五  
以作典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剝罪五百劓罪五  
官者王制云刑者罰也折獄者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西  
辭具惟其未折獄者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西  
罪疑赦其罰惟倍閔實其罪則辟男于  
女子閔疑赦其罰六百緩閔實其罪大辟也疑赦其罰十  
緩閔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剝罰之屬千剝罰之屬五百官  
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比周禮  
司刑所掌多五百矣說者謂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為

夏禮典章 凡紀卷之九

美

天官小宰聽閭里版圖有訟則以之籍之  
司會凡在書契版圖者逆也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出而用入  
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  
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各異歲登下其死生間  
之死者下而去之及三年大比比數以萬民之數詔司寇  
司寇及孟冬祀司民名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

治熱以民數登粒  
主民之賣也

翼統典畧卷之九終

歷紀

石工 車輪與軌 匠 梓 鐘 磬 鼓 量

陶冶

國有六職百工與一爲審曲面勢日察文理之曲直以飭  
修五材金木水火土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六職謂王公士大夫  
七上

1

粵南無鑄音博治田之器無辨燕北無函也秦西無盧兵  
 之胡北無弓車人人皆能作其器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之

翼飛與雲

履紀卷之十

2-1

夫人而能為鏹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

為枳。味苦。鵲鴝不踰濟貉。踰汶則死。貉產魯地。此氣然也。

鄭之刀宋之斤斧魯之削書刀也古用竹簡先以火灼其簡然後用刀刻而為書

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

妬可然也。分胡之詩。妬胡。胡子國也。在楚吳粵之金錫此。

琴堂  
方地多竹可然需管

三

衡之長俱六尺有六寸則三者相奇矣

輈人為軌輈有三度輈有三理軌中輈也三度淺深之異其數也三理選材之道也

詳考

今夫大車牛之輈輈下其登坡又難既充其登其覆車也必易則輈上坡輈牛可負而上亦必易覆此無故唯輈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輈高下之任及其登地不伏其輈必編縛其牛言平地之閒高下準節及上坡如縛此無故唯輈有且無撓也故登地者倍任者也猶能之矣此無故唯輈有且無撓也故登地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平地而輈直則牛所任倍于及其下地也不援其耶

輈輈輈輈

輈輈輈輈

四

必續其牛後其勢緩下非援其車之輈必結此無故唯輈直且無撓也輈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圖也以象天也輪輈三十以象日月也蓋方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車人為車又為采采之條曲故行澤者欲短輈行山者欲長輈短輈則利長輈則安行險阻長則安而無輈行澤者反輈行山者反輈反輈則易反輈則完輈則木心性滑以滑對滑而泥不粘其行易矣山多沙石反輈則表裡相依堅忍而磨不易講常完輈矣使無輈亦何以行之哉輈書曰車運為輈輈廣為輈左傳曰下而視其輈此車運也七尺曰輈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

九經野度以步六尺余度以軌在野論里數則以步為之

軌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六尺余度以軌在野論里數則以步為之

容之應門三轍三個八尺余度以軌在野論里數則以步為之

余七軌也除五軌野國中日經余遠城曰環余郊外曰

匠人有三一建國一營國始作而居之曰建如辨方正位

之閒必有川焉會水所聚大川之上必有祭焉可通人往

凡溝池溝通地防之脈理謂之不汙水不水屬溝池者不

輈輈輈輈

輈輈輈輈

五

孫不因其理勢謂之不汙稍溝溝末三十里而廣倍溝末

地勢善溝者水漱之無礙而善防者水淫之不漬決

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

運行與人作車輿以利載

梓人有三一為節度一為節度一為節度一為節度

侯人之為簡簾者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肅者毛  
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首者以為牲肅者羽者鱗者以  
為筭簾外骨屬內骨屬却作反行屬連行屬紆行屬以  
脂鳴者以注也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  
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刻其形于厚唇弁  
口寬出目突短耳大胸粗耀後細大體大短脰肥若是者  
謂之蟲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  
則于任重宜聲大而宏則于鐘宜若是者以為鐘簾是  
故擊其所懸而由其簾鳴鏡也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六

禮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  
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簾宜若是者謂  
之簾簾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簾鳴小首而長搏圓身而  
鴻大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筭簾凡攬綱即援  
筭之類及擊取物曰援而食曰筭必深藏其爪出  
其目作其鱗之而而類之有鱗則于肅必徐爾而怒苟  
撥爾而怒則于任重宜且其色必似鳴矣其聲之若  
然水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類然如委矣苟積爾  
而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也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不精則其狀雖然委伏雖以鐘簾加之  
如將廢然然工謂之見氏者以見入鍾縣謂之旋旋蟲謂  
見氏為鐘水不滴取其虛浮之氣也鍾縣謂之旋旋蟲謂  
之幹旋者鍾柄有孔繫之可旋轉也旋蟲謂之旋蟲以  
而為鍾也今鍾有鐘簾之旋旋蟲謂之旋旋蟲以  
特據考工記有鍾簾之旋旋蟲謂之旋旋蟲以  
會以為鍾簾即周禮之旋旋蟲謂之旋旋蟲以  
也鍾字從虎從攴攴為高子以馬之樂用之者多故凡鍾  
之旋旋蟲謂之旋旋蟲以  
形蟲追者鍾也追蟲者其形似也  
警人為警春官警師掌教學警鐘師掌金奏  
韞音人為鼓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用以和軍  
旋以資音鼓周鼓鼓軍事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大

禮記卷之十

禮記卷之十

七

司馬中春教振旅四時教閱戰陳之法春日振旅辨鼓鐸  
鐸鏡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俱詳  
鼎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鼎為量工取堅實之鼎  
精而無疵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  
乃可久也  
權視其輕重也其多寡之均也其量之以為滿金深尺內方  
下之平也其視其多寡之均也其量之以為滿金深尺內方  
尺而圍其外其實一鎰也四豆曰區四區曰釜釜深尺內方  
斗曰斛十斗曰石石曰百石曰千石千石曰萬石萬石曰  
載即庾十載曰千載一鈞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樂而  
不稅崇平重一鈞則權衡之法寓焉聲中黃鍾則律呂之  
法寓焉樂而不稅謂鼎氏鑄此以為天下法欲使天下為

敵  
族即  
人，耐  
皆陶  
作人

魚

龐紀卷之十

1

勢在角。筋也者，以為深也。筋以束之，其中必深。膠也者，以為和也。無也者，以為罔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受霜露而不液，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材長則曲少，天子之弓，王也，方而成一規，諸侯之弓，唐方大弓也，其體不甚曲，故合五，天子之弓，故合五，合三，夏官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俱詳周禮。釋名云，弓弩也，張之弩，崇然也，俱詳矢人為矢。有鏃矢，鏃矢，兵矢，田矢之類。鏃矢，侯敵近而自也，非矢即殺矢，謂傳燕而射也。兵矢，謂枉矢也。矢也，枉矢，取流星之名，擊矢，取結紲之義。水之以辨其陰陽，其幹陰沉，陽浮，夾其陰陽，以設其脩。箭幹之兩旁曰札，矢左右而設其陰

卷之十

九

合以為甲其甲尤堅，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亦有司甲之職而闕其制，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先兼人身之大，小長短而後裁。  
甲之權度，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上旅腰以上，下旅腰以下，重若一者。  
上下以其長為之圍。長與圍等，從其相稱。凡甲，鍛甲煉不至，則不堅，已  
敝則挽。煉之不熟，則不堅，大熟則挽曲。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空穿為孔，欲其  
窓音說也。眡其裏，欲其易治其穢惡也。眡其朕，欲其直也。  
彘音說乏，欲其約也。卷而彘之，易於約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大也。衣之  
欲其無斷音雞，謂着之于身，無斷舊之病也。眡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眡  
其裏而易，則材更也。治之更樂其材。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

裴之而約則周也制而用樂之而豐則明甲稷也衣之無  
斷則變也變隨人身便利也釋名云甲似物有甲  
也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為水金從之黃尤受而制  
之以為劍鎧此其始也一云與作甲首鐘曰堯登亦曰

桃氏為劍制工曰桃以其能辟除不祥故也即七音  
刀劍曰短兵釋名云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周官車之五兵戈父戟盾手夷矛也步卒五兵弓矢  
戟也威揚斧鉞之別名鉞大斧小金斧皆鉞也鉞斧不  
天子用彤弓即彤也一云堯舜禪位賜以彤弓

禮記卷之十

繪事 既稟

裴氏畫績之事雜五色畫以分布五色青與白相次此  
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  
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繡  
也繡之衣衣土以黃也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圖山  
以章水以龍鳥蛇畫土者黃以為色方以為形畫天者  
圖如半璧也鳥獸隨四時之色變也大形則畫大者  
四時形為五色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五竹  
設其色巧者之象也凡畫繪之事後素功素之意  
地官栗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賙稍食稍者出

之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  
一月食穀四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  
是凶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稟人主藏米之官  
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其  
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急與其奇袤之民月終則會其  
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此稍食王正宮內羣吏之祿康而  
稟即稟給所送錢之類

百畝之粟五穀稼穡山林川澤

地官草人掌土化之法化者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禮記卷之十

在地各有其宜草凡糞種耕剛用牛上之赤而剛者則必  
人相視而糞其種糞牛骨為灰以漬種  
赤緹音低用羊墳壤用麋湯音澤用鹿鹹瀉用豕勃壤  
粉音粉用狐埴音埴用兔音兔用黃音黃堅強不和桑之  
以漬音漬輕音輕用大

職方氏辨九穀之數楊州荊州其穀宜稻豫州并州其穀  
宜五種黍稷粱粟麥青州其穀宜稻麥兗州其穀宜四種黍稷粱粟  
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黍稷粱鄭云云  
五穀麻黍稷麥豆也周書云凡禾黍居東方稷居南方  
稻居中央粟居西方穀居北方又物理論云稻者澆種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為有年

三、

大司徒之職辨十有二之壤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種

稼畝曰稽教民春稼秋穡樹禾藝黍稷也  
穫乃五穀之長故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也  
說文云

種穀也。一秤二米。所以釀酒。黍禾屬粘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絕。月令季春之

月天子乃祈麥寔麥寔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見之也孟夏之月麥乃登麥天子乃以應嘗麥仲夏之月

王制庶人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春薦韭以卵羹以魚黍以飯稻以屬說原云稱二物皆有米而細小

擣而敗之亦可脩  
荒一云穉似稗

鹿紀卷之十  
十二

地官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春秋斬木，不入禁。非冬夏之時，不得入。

禁山凡穿木者有刑罰

山虞度也主度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屬而為之守禁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仲冬日飲其濡也

仲夏日功其坐也。凡用耕耜裝耨車等也。才以入之。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如澤不伐片魚禁鯢鱓之類祭祀賓客共川殖

魚鱗蠶絲之澤衡也。掌國澤之政令。泝水曰川。潞水曰潞。為之厲禁。

國之大澤如其區雲蒸之岳財  
用野土有厲禁而不以封也  
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以時取之，入于王府，如珠角齒，以當邦賦也。頒賜

其餘于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并茅蕘之類。之奠。表紀共其蕭。

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草除其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

山虞之旗畫龍虎  
澤虞之旌綴析羽

習醢鹽薑祭肉酒先飯後食

天啓數即人掌以時數季冬為梁堰水為閘春獻王天號。

月令季春辨魚物為鱸即鮑鮮鮑鰕即以共王腊焉凡祭祀賓客

喪紀共其魚之鱸鱸鱸人掌取互物甲介以時藉稱魚

鹿紀卷之十

鰲龜屬。大蛤。掘于泥中。以東埋藏之。物  
生育之時。不可取。故云。以時。

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醬用百有二十膳食膳

飲食  
者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

內則云滷也醢醬實蓼魚卵子醬實蓼醬醢醬實

**鱖魚膽** 芥管藥胆煎省無膽膽存用慈杖用芥即芥醬止  
毒而切之為膽毒之為言燥也先菰葉切之復紙切之

修爲束縛也  
內則云午修虎膽田糸肺癰肺鬻肺

曰臍帶骨至而乾之曰臍

醯人掌共五豆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凡醢醢

醃醬之物以醃所成之醬賓客亦如之王舉食則共齊蒞醃物六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刮于地其味散鹽熬其波而出者賓客供其形鹽積于南而結者其形似猛也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風其水而成者其味甘澀后及世子亦如之

凡齊事和五味之事鬻鹽以待戒令鹽謂鹽之未鍊者鬻則化味之齊也黃帝時有諸侯宿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鹽有青紅白黑紫五色鹽之作自此始

孔安國云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夫雖齊而不

賈叢書

而

則常食之有鹽可知。惟薑不撒。則五辛之類。當有不食者。又可知也。

祭肉曰胙。周禮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致福謂

祭祀之餘、肉故左傳謂申生致胙于公、而國語則謂致福。

于公是福。即胙也。祭于公君廟之胙也。朋友之饋。家廟之

昨也朋友凡拜則拜公昨可知昨肉生曰脹熟曰燔孟

曰燭幽不至謂熟也在禮記宗廟主熟故謂之燭

曰禮食必然祭先餼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特

祭將射祭用大祭群臣饗社食必祭先農又各

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絜。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噐。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天官酒正掌酒之政令。政令謂釀之有法用之有禮也。以式法授酒林。式法

如月令所謂種必稊。稊藥必  
時水泉必香。水齊必得之類。  
一曰泛齊。酒熟而浮。二曰

醴齊醴體也上下一二曰盎齊色白四曰緹齊紅色五曰

枕齊子下三酒之物一口事酒事者二曰昔酒外酒三

清酒正三清祀始用之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之使清二曰醫

三白  
相持  
四白  
酒  
丹  
粉  
和  
以  
法  
其  
五  
癸  
三  
酒  
以  
寧

卷之六

奉

八尊大券三尊一尊以三尊為式而倫之中券再尊

所用，此七聖上，菓子，蜜柑，瓜子，封共其酒，無的散，以醉

尊中者。乃維二風二物。若夫石二則土工。而無器。要為庶示恩。

厚也。樂記云。夫黍稷為酒。非以為禍也。而訟獄並繁。則酒之為

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醴醴酒一也壹獻士享禮惟一獻之禮賓

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辭焉此先王之所以脩酒禍也

說文云酒釀也。所以釀大性之善惡也。世本云儀狄  
始作酒醪。要五味。少麴。作林酒。釀汁。澤酒也。周書曰

黃帝祀蒸穀爲飯春官甸人辨云粟五變而蒸飯可食亦三歲食不厭精之意也風土記云析木斗取匕八



敬陵也。龍亦卯生。思北。辨出上風。辨出下風。而風化。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矯。龍未升天曰。管子曰。龍被五色而逝。故神欲小則如黍。蛄欲蟠龍。

飛時潛則潛飛則升于天潛則蟄于泥蛻其肆矣蛻我蛻  
我烏覩龍之志也坎陰又曰龍能變水人無愛火又曰龍不

昔有颺昔爾國名叔安有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

舜、禹賜之姓曰董氏曰秦龍。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鳳。

凡甲子之歲，後天擾順，帝命于有衆，帝賜之乘龍。一乘河漢各二。

子憂于秦。肥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

之賜氏曰蜺蛇一名神蛇一名靈蛇蛇類最貪草木

蛟龍屬也無角曰蛟池魚蒲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

風其惟爲風而化形清之至也

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齊之也

月命漁師伐蛟蟠雅云蛟狀似蛇而四足細頸頭有白髮大者數圍卵生肩交故謂之蛟又蛟能交

蟄也。又魯至劉云。正月蛇與雞交生。卯遇雷即入土。數

是大驚也驚以爲相故竈鳴而燕庭  
注淳子云炒竈動

曰鼉亦卵生而伏鼉極有力善攻岸人以釣索鉤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然靈公問其故而名之獬豸與義子公怒染其指于鼻而

公與子家謀逐弒麇公

驚伏于淵而剖、即於陵山惡化也、  
驚伏、隨日誦、隨日

細腰純雄大腰純雌大腰龜鰲之屬又云鰲以眼聽世

池中有鰲則魚不隨而去故鰲一名

鼉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

更則以其聲達也然如鼓而又善夜也其數應更故也初如

足然仰其穴而鳴者號若嘯若欣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

神戴黃冠齊于中宮風力蔽日而至上帝東應集格柵

元明云會者須也言鳥力小可掇

紅渠

淮南子曰虎肅而谷風生以風從虎也蓋風木也虎金也

木受金制安得不從故肅則風生自然之理也虎者山獸

也雜俎云虎交而月暈格物論云虎一生止一乳

一乳必雙死必葬木及廣石未嘗仆地豹小乎虎者

毛赤黃其文黑如錢而中空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

埤雅云犀性絕躁一管三毛有鴉處必有之形似水牛角

三犀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二在額上三在鼻上犀上

即食角也亦有一角者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

犀也格物論犀每歲一退角必自埋于山中海人潛

伐木角易之再三不離其處若直取之則後別藏不可

尋矣通犀犀見天上物過形于角但于月下以水盪之則知

運斗樞云搖光之精散而為象說文云象長鼻出牙南起

之大獸也埤雅云象牙生花必因雷聲即字說所謂象齒

感雷莫之為而文生也俗傳象牙歲脫亦自愛惜抵地不

其見見象三歲一乳雜俎曰象孕五歲始生脰隨四時在

四足春前左夏前右秋後左冬後右如龜無定體也

埤雅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體具十二生肖肉惟鼻足

其木肉則隨月轉在諸肉如正月建寅則鼻在虎在

二月卯則在兔肉是也虞衡志曰象出交趾山谷性

雄者有兩長牙頭不可倚頸不可回口隱于頤去地尚

遠運動以鼻為用特行先以鼻往地乃後足知其足力

子亦可拾以鼻取食即就一甲擊去泥垢而後吞以入

以飲水亦以鼻吸而捲之是如桂無指而有以甲五按

形雖腫而其捷

兕似牛丁和註云一角埤雅云兕有水兕有山兕善抵觸

故先王以角為爵爵示戒也山經圖贊云兕惟壯獸似牛

無武備角助文德一云兕乃犀之雄皮堅厚可為鼓

埤雅云鹿性喜林林獸也林屬于山為麓麋性喜澤水獸

也鹿性多驚烈能別良草諸毒不食處必山同千年為蒼

角又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玄鹿鹿生三年其

角自墜麋色青黑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

至感陰氣而角解麋多愁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氣

而角解然氏曰鹿孕于仲秋而生于春孕于仲春而生于秋

兕者明月之精兕一曰明視月而孕吐而生子故謂之兕

王衡散為兕

熊大似豕而性輕健山居能緣高樹見人則頭倒熊

豕出埤雅云熊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為熊白

其引氣壯子所謂熊經為仰是也又豕不食飢則自斃

大黃白文長首高脚從月能緣能立遇人則舉而擲之

刺向新存云紉王又下熊豕不

而致處人左傳熊蹯專錄前

埤雅云豺似狗而長尾白類前高後廣色黃狼亦似狗而

色青作聲諸獸皆沸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嘗以害其

身汲冢周書曰霜降之日豺乃祭獸豺不祭獸爪牙不

其針祭獸四百陳之以祀周官獸人冬獻狼狼青澤其  
其先故先王侯之以祀周官獸人冬獻狼狼青澤其  
狼起卧游戲多齋其草而草皆穢亂故云狼籍也然狼之  
喻最多言其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言其恣  
食則曰狼貪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  
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戾言其專悞則曰狼  
很言其不恤則曰狼戾烽烟曰狼烟蓋用狼糞其烟直  
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獺類也其類亦不一一獺食  
魚居水出水亦不死亦能休于水上四足俱短食  
日木獺又有毛看水不濡口海獺又曰獺祭魚獺  
不祭魚國多盜賊獺一歲二祭射祭方獺祭同謂射獺  
獺亦似狗色黃鼻小尾大性多疑審聽說文云狐妖獸  
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背仰無  
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抱朴子  
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漸變為人形古中記  
狐為淫婦百歲為美女為神巫為大夫名山記曰狐  
者古之淫婦其名曰紫化而為狐故自稱阿紫一曰  
一狐有媚珠一曰狐體北斗而靈狸則似虎與貓又  
犬狗之有懸蹄者也春秋考異卿云七九六十三陽氣通

故斗運狗三月而生狗斗精之所生  
馬應陰紀陽以合功也考異卿云陰合千八八合陽九八  
九七十二二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  
月而生月度疾故馬善走馬生于午熏火氣而生火不  
食也木獸不足馬八尺以上為龍天子所駕也七尺以上  
為驂諸侯之上駟也六尺以上則概名為馬也  
夏官校人掌三馬之政辨六馬之屬詳周禮凡馬特居四之  
一特壯馬也三牝一春祭馬祖執駒馬二歲為駒性未  
祭先牧始養者領馬攻特壯馬蹄鬣不可束用故秋祭馬注  
馬者減僕簡為取者冬祭馮步神為文獻馬  
夫謂簡凡大祭祀朝聘會同毛馬而領之齊其毛已  
馬以馬與幣同時執扑而從之取者執秦穆公謂伯樂  
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乎對曰臣之子皆下村  
也臣所與九方皋其相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  
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于沙邱穆公曰何馬曰牝而黃  
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求馬  
者色物牝牡不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皋之所  
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麁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



牛白一元大武、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故尚水之色、牲

之形學也然山多小石曰礧之尤也度而出見也



動物本諸天故順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故根順地而升降以津蒸動物取氣于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以地而生養以天植物草木之屬草之從名曰卉草為木之母說文云木胃也木者陽精生于陰故水者胃地而生東方之行也

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物方生開場為圃而耕之果蓏珍異之物不實曰果以時飲而藏之圃人掌園游之獸禁謂取用有節蓄息有時侵盜有罰也說文園樹果也園樹菜也園樹有也天子曰苑諸侯曰園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是四木皆可為琴瑟之材也而說文云椅梓也梓楸也楸櫟也則又一物而四名者桐者四一

異義典

鹿角卷之十

圭

白桐可斲琴瑟三岐開白花不結子一花桐子可作油一梧桐今結子可食者一網桐體重不可作琴梓木之王也標山樹也又條可為杖爾雅云標苦茶今呼早刺者皆曰標字書標如木而多刺木堅色赤葉生白色為白棘定酸者為標標如木而多刺木堅色赤葉生白色柳之類不一杞柳柅柳爾雅注云形似皮可以煮作飯而說文云杞柳杞柳小楊也從木楊蒲柳也從木柳則杞柳又二物矣杞者亦不一其類詩義疏云蒲柳一皮白二皮紅白葉長廣者可為蒲葉杞柳生水旁葉短而白木堅微赤可為車較而朱子曰杞柳似今蒲形合于杞柳恐是今做合稱底柳

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埤雅傳曰伐淇園之竹以為

矢竹譜云淇園殷紂竹箭園也

桃生三歲便華果然皮空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剝其皮故周南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者是也一章曰灼灼其華者華紅而麗言女以盛時而嫁也二曰有實其寔實大也蓋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母言少桃故其實大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三曰其實繁言能成其家又能比其所賴也且桃華葉齊生至黃其寔而後葉繁也

異義典

鹿角卷之十

圭

蒲盧之說各異埤雅云細腰曰蒲一曰蒲盧細腰土蜂也亦或謂之果蠃又夏小正十月玄雉入于淮為蜃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為變化之意矣而捫蝨新語云蒲盧匏類也即瓠也楊升庵曰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匏之細腰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曰蒲盧其以蒲盧即果蠃者謂當以善養而成之也演繁露云改猶蒲盧真是蒲與盧耳一曰在地為窠在木為果今蒲之根着土而浮蔓當緣于木故亦可謂之果蠃也沈存中曰蒲葍不擇地而生藝蒲葍者遂之而已人之為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

無事也故或問以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相應

乾苦乾甘復有長短之殊長而瘦上曰乾非一物也繁而短而大曰乾

不食以苦故也詩云乾有苦葉釋云乾無霜葉落但可繁之腰以渡水而不可食也故園語叔向有

云苦乾不材于人共濟而已黃氏曰抄云天文有乾之星應抑之註云論語繁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

而莫北斗不可雜揚花酒漿同義

井堂 官室 樓 屋 牆 門戶 屋漏 牆

舍館 道路 舟 席

井清也象泉之清潔者也一云井通也物所通用也風俗

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第竭也

井而能登云雲神棲焉臨卽縣有大井洞實記云

長安東七里有雲山三頭有井雲從

一中生曰雲井又有風井金井塩井之類

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尚書

大傳云天子堂高九雉雉長三丈公侯七雉子男五雉釋名云

堂謂堂也高顯貌也一云堂當也明也

世本云堯使禹作宮宮穹也言屋見于垣上穹崇然也

貴殿所居皆得稱宮至秦漢以來乃爾雅云宮謂之室室

定為至尊所居郭璞曰宮謂閭閻之室宮謂之室室

謂之宮宮室一也室寔也言人物寔滿其中也管子曰貴

以聽政一演繁露云上官樓也

孟子言上賓賓館之樓上

樓重屋也言牆戶諸射孔樓然也濟南人公三堂上樓

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官垣為

後通上有樓從西南入蓋樓之始也

屋與也其中溫與也大屋曰廡廡也又覆也

牆陣也所以自障蔽也爾雅云牆謂之墉亦謂之墼

門門也在外為人所捫摸也說文云門從二戶象形也

五家相率也及里門日開闢里中門也非異室也門之外也

室西北隅曰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即曾子問所謂

室之白也釋名云禮有親死者撤屋之西北隅所以

翼龍其事 鹿紀卷之十

牖發即今之窓扉也禮病者寢東首于北牖下君視疾則

移向南牖令君得南面視之也而按儀禮官廟無北牖或

者其即指屋漏乎

棟樑也秦謂之棟周謂之椽椽頭也以玉飾曰璇題一口璧

瑞

館者賓客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舍通旅名候

館也公館者公所為也私館者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為也

道路也路露也言人所踰而露見也爾雅云一達謂之道

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

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廟八達謂之崇九達謂之  
達廟中路謂之唐大路謂之奔記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謂之從其可  
用道謂之蹊

白帖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為舟淮南子曰古人見窾木浮

而為舟呂氏春秋云虞始作舟一日化狐作舟墨子曰巧  
世作舟一日名始作舟一日作舟

貨秋作也舟船也水竹用之以周流曰舟以其循水而

行曰船又曰艘其名不一爾雅云天子浩舟比船諸侯維舟  
大夫舟

連大夫舟舟名不一士特也舟庶人乘舟舟名不一

日棹小

翼統與焉 歷紀卷之十

席釋也可卷可釋也集韻云席薦席又藉也說文云筵竹

席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綠三禮圖云士蒲

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周禮天官玉府掌王之祗廟

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設莞

席細純白加緇席制畫純加次席桃枝席次鋪純諸儀

祭祀席蒲筵純儀禮公食大夫司官具几與蒲筵常

尺曰繡布純加荏席尋八尺玄帛純大射禮云公席三

數重諸侯再重井日尋玄帛純大夫再重其常禮天

與官室相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南向比

向以西為上東向西向以南為上故席不正不坐也

側不在席上皆陳于席前正側在左席餘在右其

人謂之長席席居則可坐席同坐若舉君五人則最者  
必異席則席可坐四人也若  
賓主禮席則無同坐之制

校者 姓名 博奕

鄉飲酒禮賓介異席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

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

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珍珍從曲禮大夫七

翼統與焉 歷紀卷之十

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秋官伊尹者氏掌  
國之大祭祀共其威

西杖杖以兩藏之祭畢授之  
有爵者杖其爵以御共土之齒杖

白虎通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

別婚姻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以生者也書曰平章百姓

姓所以有百何以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

常而生聲有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

四時故百而異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

也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自變人生三月目照亦能變

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也子生三月父名之

廟則當為祖宗主也一說名之子燕寢則以名者初小畢後之稱也

博即今之博蒲戲也博志云博蒲老子入胡作今博

子曰斷木為棋綿革為鞠亦皆有法焉博志云先造棋

拜作國棋以教商均一云周武王始造象戲

巫醫 禱 誅 雉

周禮天官有醫師掌醫之食醫主和食疾醫掌養萬民

醫治瘡者治瘡之職春官有司巫長男巫女巫大祝

掌六祝之辭祝者祝也祝官之誼祝以言告神曰祝

及凡祝事者小祝喪祝甸祝祝官誼祝以言告神曰祝

大史史官之長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職詳

除惡之祭曰祓會福之祭曰禱告事求福曰禱道上之祭

為楊禱雨為雲禱晴為祭

誅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寔行為誅而定其誡以稱之

也周制大夫以上有誡士則有誡而禮子謂魯莊公誡

肯父死于戰則云士之有誡自此始也禮曾子問曰賤

不誡貴少不誡長惟天子稱天以誡之諸侯稱誡非禮也

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

百隸而時雉以索室驅疫月令季春命國雉九門雉以

畢春氣此雉也陰氣也天子諸侯得雉為之陰氣右行月建

有大陵積尸之氣禮曰季春仲秋天子乃雉以達秋氣此

雉上陽氣也惟天子得雉為之陽氣左行月建

故亦動大陵積尸之氣禮曰仲秋又云季冬命有司大雉

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此亦雉陰氣也謂之大雉者下及

民庶皆得雉也此月日曆虛危有積墓四司之

書契 僕 衙 妖 祥 著龜 一 夢

伏羲命朱襄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日象

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諧聲使

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史記云蒼頡

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龍潛藏淮南子曰蒼頡

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書契作詐偽生天知其將僞故

周禮春官外史掌四方之志記也即郡國之志三皇五帝之

書即三墳掌達書名于四方達于四方使

相益謂之字著于什帛謂之書

古車制最重車必藉御者以行故六藝御居一焉司徒以

之教萬民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

執轡如組為賢孔子以執御為能而周官又有大馭車馭者戎僕馭兵齊僕馭金田僕馭田之官皆大夫上士為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已故又以同等為僕者有以降等為之僕者如記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是也有以貴為賤之僕者如君命召大夫士必自馭之是也有以弟子為師之僕者如論語冉有僕樊遲御是也

葉常則妖興

原紀卷之十

四

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聖人獨見先親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著龜何此天地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為言久也著之為言著也久長意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火灼龜者以陽而動陰也

春官大卜以八命贊三兆兆灼龜而占之象三易三夢之占龜人掌六龜之其色各異其一凡取龜用秋時

而更成攻龜用春時可上春春官大卜以八命贊三兆兆灼龜而占之象三易三夢之占龜人掌六龜之其色各異其一凡取龜用秋時

葉常則妖興

原紀卷之十

四

翼說典卷之十終

翼藝典畧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蕭正發撰正發字次方廬陵人是書首至聖紀

一卷諸賢紀一卷二帝三王紀一卷春秋紀三卷

戰國紀一卷麗紀三卷皆詮釋四書典故曰翼藝

者據卷首劉吳龍序謂以羽翼制藝也其著書之

意可知矣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一)

〔清〕劉琴撰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一年

刻本

聖賢覺世立教原以發明率性之道  
學者因文考義各得其旨趣之所  
歸斯油然而理順古人之精蘊以盡  
深哉四書順義之作

劉松雪先生有以握其要歟松雪

序

一

先生者予之同年友也先生而辰  
舉於鄉維時予甫弱冠先生之  
言論風采未獲親承而平居所著  
述亦無由得而雜誦焉迨先生家嗣  
殿席入祠垣予與共晨夕以予叨附

譜末推為先生忘年友每相接誼  
和之氣藹然可親齊莊之儀甯拉可  
敬及其作為文章舍古為今閩中肆  
外卓乎大家風格蓋先生詩禮  
庭訓蓋翼有素故嗣君之象賢者備

序

二

世予於是益悵然于曩之未奉教於  
先生丙戌之歲恭膺

簡命校士直隸日者河間試事竣太史云  
以是書徵序於予予謫陋於性道焉  
所聞曾何足以序先生書第念教

年來與太史交最深而又忝有先  
生之舊則又何敢以不文辭今夫講  
義之有精言或問也俎豆百世矣  
迨其後專門名家代不乏人乃或錄  
稱遠引畔畛之莫知云約旨卑

序

三

堂室之未入唯此編體認親切血  
脈貫通擇焉必精語焉必詳暢古  
人欲盡之言明天下固有之理洵可  
謂華儒先之菁華任斯道之仔  
肩矣且古之稱不朽者主之居其一

茲當

聖天子右文重道

令典所頒煌煌以清真雅正為訓誠使  
是書流布海內凡鄉塾黨庠人  
得而誦習將理探精澂絳尚體要

序

四

人文蔚起駿日上於以黼黻

盛治可也寧第家學淵源已哉今  
先生文孫出宰花縣梓而行之繩  
其祖武也抑亦永錫爾類矣吾聞先  
生姿稟純粹詣力深沈平生究心

理學不求仕進因未盡展其抱負  
絃一傳而文章報

國再世而學道愛人詩書之食報方興  
未艾矧由此嘉惠後學俾世之讀四  
子書者咸知為發明率性之道務

序

五

得其油然而後已則其流澤又  
何極哉於戲可與濂洛閩閩爭烈矣  
乾隆三十一年歲在丙戌冬十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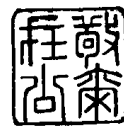
誥授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正黃旗漢軍副

都統總管內務府大臣兼管國子監事

教習庶吉士提督順天學政加五級年卷

弟德保拜撰



序

六

四書順義解序

士人自束髮以後咸知  
以向學讀書為事其  
讀書也無不以四書句  
讀為首固不必人習舉

序

業也而既有志於舉  
業其於四書也靡不  
因句讀而講求其義理  
就義理而發揮為文  
章誠以四書者聖賢

言理明義之書也自日用行習之間子臣弟友之道處身涉世之法居家理國之經無不備具焉矣子朱子集注

序

二

誠為切當不易歷代儒先所以發明而推論之者不下數十百家余嘗謂四書體大而思精言近而指遠雖文字多

非實理世之讀四書者或泥於註釋之參差字句之輕重轉不能得其精切之義理其發為文章非不麗可誦而

序

三

於聖賢立言之本意非隆僻而失之膚淺則空腐而不切事情遂致四書之文有如敲門之瓦口頭之禪反有以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者此非不  
讀四書之過而不善讀  
四書之過也吾不善讀  
四書也亦此不參考注  
疏之過而不玩味本文

序

四

以求至理精義之過也  
年才宦轍所至每遇  
考課士子命題作文  
皆就題中字句意義  
玩味詳釋著為題解

以求得四書之本義而  
疏務填冗書疎口甚百  
不及一珠為快江寧  
令尹劉君伯璣為道  
其乃祖松雪先生著

序

五

有四書順義解求為  
作序余玩順義二字  
頗有會於鄙懷急欲  
一閱今松雪嗣君殿虎  
太守過京持此書來晤

因得卒候觀其發明  
四書之旨不事穿鑿不  
涉深晦不必煩稱遠引  
以令人就本文讀之順  
其辭順其義而至理

序

六

精蘊無不宛然言以較  
余所著題解殊為簡要  
非先生費數十年苦  
心虛中涵泳切已體察  
不能到此世之讀四書

者守此一編隨時潛玩  
以之脩己以之治人則  
有體有用稽古愛民  
之實行也以之為文  
則闡明聖學布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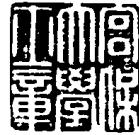
序

七

苻粟之至文也其有  
裨於學術嘉惠來  
茲宜淺鮮哉利見咸  
因為序以復之桂林  
陳弘謀拜譔

省

乾隆三十一年歲次  
丙戌二月上浣



序

八

圖書順義解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四書順義解 大學章句序 一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由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



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  
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  
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  
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  
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  
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  
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民  
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  
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  
四書順義解  
大學章句序  
二  
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  
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  
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  
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  
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  
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  
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薰之不  
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

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  
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  
已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  
朱熹序

四書順義解

大學章句序

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煥甫文

任邱劉 翠松雪著

男炳巖虎較

孫伯璵陸堂梓行

弟 梅用和恭

煜宣文

大學  
全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章

聖經一章曾子述聖言修己治人之術以立萬世為學之準也前三節統論綱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領後四節細分條目綱領中明德止至善與條目中

格致誠正修皆屬修己綱領中親民止至善與條目中齊治平皆屬治人然必修己方可治人故前面說物有本末後面說修身為本以大學二字貫細分之首節大學之綱領次節得止由於知止三節細分之學之有序四節言修身不可紊五節序之所以不可紊繫上節六節言修身為要末節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

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曾子述孔子之言曰聖人立教有小學有大學小學之道既在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矣若夫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內聖外王作君作師皆係于此其當然不易之道果安在哉一在明明德蓋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謂之明德但為氣拘物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使不明之則學無以成已而不大也道在有以明之因其所發而擴充之使之全體皆明因其已明而繼續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二

之使之無時不明則學能成己矣一在親民蓋民之德與我同得于天本至新也但為習俗所染則新者舊矣使不新之則學無以成物而不大也道在有以新之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感發開導以啟其機務求匡直以作其氣使之有以去其舊染之污焉則學能成物矣一在止於至善蓋明德新民之至善使不止之則學未成而已也事理當然之極謂之至善使不止之則學未成于成而不大也道在有以止之明德必使無一毫不明新民必使無一人不新未至其地必求其至其地不復遷焉之他則學實于成矣大學之道至此三者而說。道字兼理與功說下三項指其實以示人

知止而后有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後與後同後放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

靜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止

明德新民同當止于至善然果何由得至善而止之哉  
要非知止不可誠能用力久而靜然貫通真知夫至善  
之所定則心多擾亂既知止有定則向往專一而後內  
念不與外物不搖心不妄動而能靜凡人心頭有事則  
起坐不寧既知止有定而靜則廣大寬平而後隨其身  
之所處或常或變無不泰然自得而能安凡人身心體忙  
迫則不能仔細度事既知止有定而靜而安則神閒氣  
清而後事至物來決擇精詳而能慮凡人慮之不周則  
慮之不當既知止定靜安以至於應則隨事觀理極深  
研幾而順理隨勢能得明新之至善而止之矣得止由  
于知止知此知止顧不重哉○翼註曰知字深是融悟  
之知非聞見之知○又曰安謂所處  
而安雖是身之所處却是心安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三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  
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合而觀之明德與民皆性中物也然必明德方可新民  
可見物有本末知止能得皆分內事也然必知止而後  
能得可見事有終始人特患不知其序耳苟知本始在  
所當先而先為之末終在所當後而後為之則不忽近  
而圖遠不處下而窺高循序漸進庶乎近于大學之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  
章後

此放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  
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  
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  
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  
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知學之序者其惟古人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以新  
民者不遠于天下求之也先立標準胥教誨以治其國  
使秩然有緒而不亂以遠由于近也欲治其國者不遠  
于國求之也先篤恩義正倫理以齊其家使截然有理  
而不紛以疎由于親也欲齊其家者不遠于家求之也  
先慎言行公好惡以修其身使本無者去其有餘本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四

者補其不足以人由于己也至于身之所主者心也使  
心有偏倚則無以檢其身而身不修矣故欲修其身者  
先敬以直內虛以應物以正其心心之所發者意也使  
意有偽妄則有以累其心而心不正矣故欲正其心者  
先戒其自欺求其自慊以誠其意然說意豈遽求之意  
哉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使知有所蔽則不知何者為  
真何者為妄何以去妄而存真故欲誠其意者必先推  
致吾心之知誠使全體大用無不明焉知又豈懸空以  
為致哉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知在而實周于物理  
在物而實具于心使在物之理有未窮則吾心之知有  
所蔽故欲推致吾心之知在即所接之事物而窮其當  
然所以然之理焉古人之不素其序如此○翼註曰明  
德二字屬我不屬天下○又曰治對素亂齊對參差言  
○修有二項去其有餘補其不足○心兼動靜意是動  
之端○翼註格字  
即窮理之窮字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治

聲後  
放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是何也蓋必在物之理既格於物一無所疑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知至此致知所以格物也知既至則真妄明白而後去妄存真意之所發可得而誠此欲誠意所以必先致知也意既誠則中無所累而後存養省察心之動靜可得而正此欲正心所以必先誠意也心既正則中有所主而後檢束有地身之應事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五

物可得而修此欲修身所以必先正心也至于身修則儀型既立而後家有所觀法可得而齊此欲齊家所以必先修身也家既齊則感化有基而後國有所則效可得而治此欲治國所以必先齊家也國既治則舉斯加彼而後能明明德于天下天下可得而平此欲明明德于天下所以必先治國也序之所以不可紊者以此○張彥陵曰以而后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要而言之格致誠正皆所以修身也齊治平皆由修身而推也可見修身重矣故自天子之貴以至于庶人之賤凡有大學之責者一切皆當以格致誠正修其身而為齊治平之本焉○因勉錄云或問言天子至庶人皆

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不求其本吳氏季子則謂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而皆不可不求其本合二說方完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苟不能格致誠正以修身是其本先亂而欲家齊國治天下平未治者否矣夫既不能修身必不能齊家是其所當厚者已薄而國與天下所當薄者反能治平而厚斷乎未之有也有志大學者可不以修身為要哉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其傳十章

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六

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

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

也

康誥章 此釋明明德首節德之本體二節德之原顯三節德之分量末句結上文勉人意在言外

重皆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傳者謂經文所謂明明德者吾嘗讀書而得之康誥曰凡人皆有所賦之德但志氣怠惰則有時昏蔽矣惟我

文考不為氣拘不為物役  
止實能明其明德而不使昏蒙焉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  
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顧諟常自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大甲曰凡人皆有天與之明命但心志放逸則有時失墜矣惟爾祖成湯靜而有養動而省察聖敬日躋常反觀內照顧此天之明命而勿使失墜焉

帝典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七

帝典曰凡人皆有至大之峻德但為物欲所累則有時狹小矣惟我帝堯昭融在心明察在事敬明文思能明其峻德而不使狹小焉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

夫由周而商而唐時分今古由文而湯而堯人分性反似乎明德之功有不同者然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即經又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又曰克明即經文所謂明明德也言雖不同旨則無異皆是自明已之德也有志大學者可不自明已德哉○末句小註重皆字重自字俱有理但皆字能包自字自字不能包皆字朱子較長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章此釋新民首節原新民之本二節著新民之事三節究新民之應末節責成君

子盡新民之全功重末節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

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

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

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經文所謂新民者豈徒求之民哉蓋必立新民之本盡新民之功致新民之應而新民之道始全吾于商周間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八

得之矣昔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以自警曰人苟于昏迷之中介然有覺積習之餘奮然有為一旦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是志意誠確于其始矣則奮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使工夫接續于其繼又日新之使精神反覆重整于其中汚者必使之潔潔者不使之汚不可略有間斷也湯之自新以立新民之本如此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康誥曰商民雖染舊俗而新機猶存汝既為君當迎其機而作之井田學校立其作之之具勞來匡直善其作之之術鼓之舞之使之有覺克勤舍舊而遷善焉武王詰康叔新民之事如此○作字有使之覺而不違勤而不惰意○自新之民大生其心之發說最是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詩大雅文王有云我周自后稷以來世守侯封雖云舊邦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則大邦畏威小邦懷德而天命眷顧國運世運煥然維新文王新民以致新命之應如此○新命就民心歸化上說如三分有二大邦畏其威小邦懷其德皆是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凡此者皆能用其極者也夫自新新民中本有天理當然之極特人置而不用則無以造于三王之域耳是故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九

凡有新民之責之君子自新不可止于半途新民不可止于功利當無所不用其極則三王之業庶乎可及也夫○此是刻責後之君子非是贊詞三王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邦畿章此章止于至善首節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立止至善之極言明德止至善之實五節言新民止至善之實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經文所謂止於至善者吾嘗讀詩而得之詩商頌玄鳥有云王吉邦畿方廣千里居天下之中大邦之望之所

萃聲名文物之所都惟四方之民所當止之處由詩觀之可見至善無所不包為萬理之極即人心之邦畿也亦猶是也

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黃鳥聲丘隅琴瑟之處子曰以下

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然非知之焉能止之詩小雅緝蠻有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琴瑟之處為琴瑟所不及人力所不加夫子讀此詩而嘆之曰黃鳥一物耳於止之時尚迴翔審顧知所當止之處可以人為萬物之靈反昧于所止而不如鳥乎即詩與孔子之言觀之可見至善有天理之安無人欲之危即人事之丘隅也人當知止亦猶是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十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鳥音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以止而無疑矣

求其知止而自然得止者其惟文王乎詩大雅文王有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敬而見于事者自安所止也。試以敬止之大者言之。如  
仁君之至善也。文王為人君則惠。臣之至善也。文王為人臣則小心。事而止于敬。孝子  
之至善也。文王為人子則愛慕。繼而止于孝。慈父之  
至善也。文王為人父則創業。謀而止于慈。信交國人之  
至善也。文王與人交則內外不欺。而止于信。文王之  
敬止如此。學皆有其精微之處。而又推類以盡其餘。  
則于天下之事。皆有其精微之處。而又推類以盡其餘。  
內而家庭。外而朝野。○此皆其精微之處。而又推類以盡其餘。  
當提敬字作主。而串合緝熙敬存于心。而無一念之問。  
斷謂緝熙敬存于心。而無一念之問。謂熙合緝熙以言敬。方得註無不敬。

詩云瞻彼淇澳。萋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  
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十一

今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澳於六反。詩作瑟。猗音阿。僩下版反。喧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  
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錫  
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  
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  
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  
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  
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

以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曰脩言。其所以得之  
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  
美之也。

試以明德止至善。言言之詩。衛風淇澳有云。瞻彼淇水。  
之澳。萋萋竹猗猗。而美盛貌。現我和頌。積中英華。發外有文。  
采之君子。其功之精益求精。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以言  
其功之密益求密。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以言  
乎內。瑟兮而嚴密。僩兮而武毅。以言乎外。赫兮而宣著。  
喧兮而盛大。有文采之君子。令人愛慕。終身不可諠忘。  
今詩言如此。由詩釋之。所謂如切如磋者。蓋道君子致  
知。又討論以辨之。不使一毫人欲混於天理之中。有似  
于磋。所以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蓋道君子力行之  
自修也。既省察以求之。將物果攻。破有似于琢。又克治  
以去之。必使人欲淨盡。天理純全。而後已。有似于磨所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十二

以說如琢如磨。知行並進。此求止之功也。瑟兮僩兮者。  
蓋言君子當學修之後。此心純是敬。長恂慄而懷懼也。  
恂慄則欲不能入。非嚴密乎。恂慄則欲不能入。非武毅  
乎。所以說瑟兮僩兮。赫兮喧兮。今者道盛德至善。民之  
儀可象也。內外交修。此得止之驗也。有斐君子。終不可  
諠。今者蓋言君子由學修之功。達到恂慄威儀之地。其  
盛德已底于至善。雖不必實被乎民。而有以契乎民心。  
之同然。故民佩服之。而不能忘也。此明明德止于至善  
之實也。○出迥錄曰。黃鳥節已引起。止於至善。然不實  
言止之功。夫若何止之效。驗若何則人雖知有至善。無  
處下手。故復引淇澳二詩。而備言其求之方。與得之  
之效。○金仁山骨角脈理可尋。切磋主於剖析。故屬窮  
理。玉石渾堅難治。琢磨主于攻治。故屬去私。○般氏參  
補曰。瑟兮四句。文法雖同。而語意有別。上兩句推原。說  
是有戰懼之心。故能嚴密。而武毅下兩句。是一直說是  
能宣著盛大者。可畏而可象耳。○幾亭曰。忠信敦厚。清  
高。蓋皆可稱盛德。然小者不合中。皆便非至善。不但

不及者非至即  
稍過者亦非至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寶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音烏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武以前民止至善者言之詩周頌烈文有云於戲我文王前王令人不忘夫前王往矣何以令人不忘哉蓋有

四書順義解卷之十大學

三

無窮功德留在後世耳如舊章程意是其賢也後之君子率由不違而賢其賢創業垂統是其親也後之君子繼承不替而親其親澤之及于君子者如此風清俗美是其樂也後之小人篤思盡義而樂其樂分田制里是其利也後之小人耕食鑿飲而利其利澤之及于小人者如此此前王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新民止于至善之實也至善無往而不在至人無往而止有志大學者可不法古人以止于至善哉○仇滄柱曰其賢其親其樂其利分父道師道教民養民說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聽訟章

此釋物有本末也重復字無情句申無訟大畏何申使無訟此謂引孔子之言而知明

德之為本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經文所謂物有本末者蓋以明德為本新民為末也觀孔子之言可見矣子曰聽斷爭訟而判其曲直吾雖不能過人或者可以猶人也然此不足為貴必也潛移默化使民曲直兩忘無訟可聽乃為貴乎子言如此夫訟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古

起大抵無情實之人求逞其虛誕之辭耳今日無訟是無情者良心難昧不得盡其辭而使之者豈刑驅勢迫哉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不惟不敢欺並不忍欺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夫無訟民德新也使無訟已德明也無訟由於使無訟本末之理數如矣觀夫子此謂可知明德為本在所謂當先而不可徒求之新民之末也○張彥陵曰此章重一使字知本全在使字上見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且據民之無訟而言未說出所以使之者何在至大畏民志句正伸使意此謂知本不當單粘著訟上說○范紫登曰由夫子之言觀之即此可知明德為新民之本此謂字仍屬夫子說而知本則推開說註二句作正解本文自確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此釋格物致知也分五段看言欲二句釋格致之義蓋人心六句推格致之由

是以大學六句詳格致之功至於用力四句究格致之效末二句承上效邊而結言之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五

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編殘缺已亡之矣然此是大學最初用功處斷不可缺者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推致吾心之知誠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已知之理也蓋人心之靈虛明不昧莫不有本然之良知而天下之事事物物莫不有當然之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

使學者即凡天下之事事物物莫不窮其已知之理而益推類以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徹通達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夫無不如此謂物格而無不明此謂知之至也

誠意章此釋誠意也首節誠意之功在慎獨二節小之當慎末節慎獨之當慎末節慎獨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

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為慊苦劫反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母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

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六

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經文所謂誠其意者蓋言格物致知之後既知善惡之所在矣則當實用其力為善以去惡毋自欺其本心之明也母自欺者何使其惡惡如惡惡臭之必求其去其好善如好好色之必求其得毋自欺如此則其自快其好善惡惡之本心足其好善惡惡之分量以求自

據此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之者所謂獨也故君子必用精明果決之力以欺求慊慊其獨以察其實與不實之幾也。翼註曰母自欺也四句要緊三氣說只是一意蓋自欺者反言之也如惡惡與如好好色正言之也一反一正同無兩意此之謂承言之也。此便謂之自慊亦無兩意。又曰自慊二字今人但做就效驗了殊不知謙字着力自謙字猶云自家求謙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母自欺而實用力于好惡此便叫作自家的不叫作外為人的觀此之謂三字可見母自欺便是自謙了不可以母自欺為誠意自謙為意誠。云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甲裏事自欺有二弊一則因循一則姑待母字有二意一則剛以勝之一則忍以制之。註審其幾指誠與不誠誠即理也便加存養擴充不誠即欲也便加克治遏絕審幾少在慎字前些

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

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閑音閑厭鄭氏讀為厭

閑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

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

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

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

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若夫自欺之小人不知獨之當慎當閑居獨處之時縱情恣意為不善人所不敢為不肯為者彼無所不至及見誠意之君子而後厭然消沮閉藏揜其所為之不善而假著其善以為欺人人即可欺耳不知人之觀已無

微不燭如見其肺肝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謂惡誠有於中則必形著於外亦由一念之不慎以至此耳故君子必重以為戒謹慎於獨知之地而不使有一念不善之萌也。陸云云玩已字有奪其所恃之意蓋小人惟認為己謂非人所得視孰知人獨能視之也。不是他自已瞞不過之說。齊合註云平日無為善之實一旦莊飾出來神氣自不定語言自恍惚動靜自忙錯如此態度寧逃君子之鑒視乎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

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獨之當慎曾子平日嘗言之矣曰人莫謂幽獨之中無人指視天下事無隱不著無微不彰使我有可視十目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大

所視我有可指十手所指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其嚴而可畏乎。十目二句即語云若要人不知殊非已莫為意是重指之多以見獨之難揜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丹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

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

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苟能慎獨豈無其效乎如積財而富則能華美而潤屋矣況誠意而有德則積中發外自能潤身矣故心無愧作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如此故君子必戒欺求慊慊以誠其意。困勉錄云德潤身德字指慎獨誠意是善之誠於中潤身包下心廣體胖是善之形於外。困勉錄又云但言心廣體胖不言心正身

修公明尚有功夫在蓋誠意之君子心必寬平而未必  
得其正必舒泰而未必周旋中禮猶未許其正且修也  
○其註曰心廣體虛不得正心然由其廣者而遠微焉  
即正之漸也體胖雖虛不得修身然由其胖者而檢察  
之漸也

###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  
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  
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  
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  
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五

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修身章 此釋正心修身也首節言心不正次節言  
心不正身便不修末節結上文以結經文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

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

其正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  
粉反憤故值反好樂並去聲

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

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

失其正矣

經文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蓋心者身之主也其體至  
虛至明惟一無所著自能隨感而應也不然心或偏主

于怒有所忿懣則為忿懣所累而用于怒者不得其正  
或偏主于長有所恐懼則為恐懼所累而用于長者不  
得其正或偏主于喜有所好樂則為好樂所累而用于  
喜者不得其正或偏主于憂有所憂患則為憂患所累  
而用于憂者不得其正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  
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  
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無私累便虛但非寂靜耳  
心行義理便實但非偏著耳○翼註曰此節全重一有  
字蓋正心是整虛之學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著一有字  
不得俱兼意必于先因我於後○所字連下讀○或問  
所謂鑑空衡平之體是以已發未發分兩時看者也陸  
云正心功夫原無動靜此傳所以專主動言者以動時  
功夫尤切耳非謂靜時便無功夫也不然中滿何以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乎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三

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心之用既不得其正斯心之體遂不在虛靈之舍矣心  
不在焉則無以檢其身目雖視而不見其色耳雖聽而  
不聞其聲口雖食而不知其味夫心一不在視聽食息  
之粗者尚不能檢況出入起居應事接物豈能得其理  
耶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經文所以謂脩身在正其心。朱子曰正心修身兩  
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的事如在  
官街上差了一路又曰人益有意誠而心不正者故于忿  
懣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于  
好惡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又曰忿懣等  
是心與物接時事現受等是身與物接時事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齊家章 此釋脩身齊家也首節詳言身之不脩次節証身之不脩末節結身之不脩家不齊在言外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大學 三

矣辟讀爲僻惡而之惡故好並去聲僻上聲

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經文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蓋身者家之本也身與人接本有當然之則而不可偏也但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於骨肉之間其所當親愛者或過于狎昵而辟焉於卑污之人其所當賤惡者或過于凌辱而辟焉於尊長之倫其所當畏敬者或過于屈抑而辟焉於困苦之人其所當哀矜者或過于姑息而辟焉於簡于爲禮而于爲禮之人其所當敬者或過于驕肆而辟焉夫親愛畏敬哀矜好之屬也然其中豈無惡乎賤惡教情惡之屬也然其中豈無美乎而常人皆陷于一偏如此故好人之善而知其善中之有惡惡人之惡而知

其惡中之有美者天下鮮矣。翼註曰人是衆人然誠意正心之人亦在其中天下鮮亦同。翼註曰上章與此章註中二察字最精蓋平日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一番本文二知字亦從加察中來又曰我偏于好則家之未純於善者不加勉矣我偏于惡則家之未純于惡者亦自棄矣

反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諺音彥碩叶韻時若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故諺有之曰知子莫如父但溺愛者不明人莫知其子之惡知苗莫如農但貪得者無厭莫知其苗之碩此偏愛偏惡之一証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大學 三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夫此好惡之偏所謂身不脩也身既不修則施於家者顛倒錯亂是我不可以齊其家而家豈有能齊者乎故經文言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治國章 此釋齊家治國也重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首節言家國一理次節言理不假強爲三節言齊治之機就效驗說四節言齊治之事就政教說五節結上文三引詩咏嘆齊治相因之理末節結詩以結經文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學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

事長也。者所以使長也。弟六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其教之遠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經文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蓋家者國之本也。修身則家可教矣。若不修身則親型無本。是其家我已不可教。而能教國人使之感化者。失無此理。故治國之君子不出修身教家之外。而標準既立。軌範攸昭。自能成教於國。夫家近國遠。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者。何也。蓋家與國有異勢而無異理。如孝者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家之有父猶國之有君。在家事父之孝者。即國之所以事君之理也。其愛敬同也。弟者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家之有兄猶國之有長。在家事兄之弟者。即國之所以事長之理也。其恭順同也。慈者君子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大學

三

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家之有幼猶國之有衆。在家慈幼之慈者。即國之所以使衆之理也。其教養同也。家國一理如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四書箋曰。家不可教。非家不可教。乃我不能修身以教之。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中之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然是孝弟慈之理。豈假強爲哉。即慈幼一端。可見矣。康誥曰。保民如保赤子。夫赤子有欲無言。爲之母者。凡疾痛病癢。以其心之實理求之。雖或不中。亦不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蓋慈幼之理。出于天性。故有子之時。自能如此。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觀慈幼不假強爲。而孝弟可知矣。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

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治國之君子。誠能盡孝弟慈之理。以教家。使一家諸然。有恩以相接。是一家仁矣。則一國皆觀感而興起其仁。使一家族然有禮以相將。是一家讓矣。則一國皆觀感而興起其讓。家齊而國治。如此不然。一人貪而好利。戾而背理。則一國皆效尤而作亂。感應之機。迅速不爽。如此。此謂一言之失。足以僨敗乎事。一人之正。足以安定乎國。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大學

雷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一人定國。亦定於一人之身耳。堯舜唐虞之一人也。躬行仁道。親睦九族。慎微五典。帥天下以仁。而民皆觀感而從之。桀紂夏商之一人也。躬行暴虐。焚炙忠良。播棄老成。帥天下以暴。而民亦觀感而從之。苟所令在仁。所好在暴。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孝弟慈之善。于已以化一家。而後可以責人之善。而求諸人。

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于已以正一家而後可以正國人之惡而非諸人是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若已不能

有善無惡而令人為善去惡是所養乎身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合而觀之可見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則為一家

之習尚一國之觀瞻係焉故治國在修身以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

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 泰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與也之子

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

猶善也

齊治相因之理詩當咏之矣詩周南桃夭之篇云桃之

天而少好其葉蓁蓁而美盛之子乘此時而于歸必

有以宜其一家之人詩美女子被文王后妃之化如此

可見治國之君子必能修身以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

國人使之亦有以宜其家人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不但此也詩小雅蓼蕭篇云爾請侯之在國也能盡友

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使之亦有以宜其兄弟也

之也

詩曹風鵲鳴篇貳差也

又不但此也詩曹風鵲鳴篇云君子禮儀不貳貳足以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咏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

長最宜潛玩

此三詩之言雖不同皆謂治國在齊其家詩與經文不互相發明乎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大學

平天下章此釋治國平天下也重絮矩二字所謂二

與民同好惡慎德七節言不當專其利泰誓四節申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

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長上聲 弟去聲

倍與音同 絮胡結反

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

而無父之稱絮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

效捷於形。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蓋國與天下有異勢而無異情。觀國之觀化於家。則知天下之本於國矣。如上文吾之老盡孝道以教家。而一國之民皆觀感而興起其孝。上長吾之長盡弟道以教家。而一國之民皆觀感而興起其弟。上恤吾之孤盡慈道以教家。而一國之民皆觀感而興起其慈。而不倍家齊而國治。如此可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平天下之君子。以心觀心。知天下之矩在我心。即以心推心。以我心之矩。繫之于天下。不惟有以化之。使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而且有一處之使。各遂其孝弟不倍之願。有許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毛

多經綸措施之道在也。朱子曰。典孝與弟不倍上行。下效之意。上章已言之矣。此章再舉之者。乃欲引起下文。君子必須絜矩。然後可以平天下之意。不然則雖民化于上。以興于善。而天下終不免于不平也。又曰。能使人興起者。君子之教化也。達其與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或問曰。絜矩之道。非外至而強為之也。物格知致。則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即一人之心。誠意正心。則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條說曰。絜矩之道。道字內有許多經綸措施。非空空指實也。

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

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絜矩之義。何如。如所惡於上。以無禮使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無以事上所惡於下。以不忠事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無以母以事上所惡於前。以非禮待我。則必以此度後之心。而無以先施之于後。所惡於後。以非禮待我。則必以此度前之心。而無以從後而加之于前。所惡于右。以非禮待我。則必以此度左之心。而無以交于左。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毛

所惡於左。以非禮待我。則必以此度右之心。而母以交于右。夫所惡即上下前後左右人心之矩也。母以即絜矩也。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絜矩如此。絜好可知。試以能絜矩者言之。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詩美諸侯如此。夫君子至尊也。父母至親也。君子而何以謂之父母哉。蓋君子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民之所好從而好之。經直而使之必達。民之所惡從而惡之。區處而使之必去。則是愛民如子。民自愛之如父母矣。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為僇與費同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

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大學

无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又王篇師眾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夫能絜矩則為民之父母不能絜矩則為天下之大僇得失之幾何遠也詩大雅文王篇云殷常未喪眾心之先其德足以對乎上帝而為君造殷射無道眾心既喪而天命遂失矣我周宜以殷射為鑒戒上天峻大之命不易保也詩戒嗣王如此詩果何道哉道得眾心則得天命而得國失眾心則失天命而失國得眾心則得國

能絜矩而為民之父母乎失眾失國非即不能絜矩而為天下之大僇乎得夫之機係于能絜矩與不能絜矩如此乎天下者可不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眾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

然欲公好惡當先清好惡之原也是故平天下之君子知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先戒嗜慾嚴非幾格致以啟其端誠正以致其實謹慎以明乎明德德則有德矣有德則莫不尊親此有人有人則莫非王土此有土有土則任土作貢此有財有財則經國有費此有用一慎德而即有人土財用不待外求不容強致如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大學

三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可見德者為眾務所從出乃平天下之本也所當重也財者為德之所自致乃平天下之末也所當輕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

民亦起而爭奪矣得為本則在所當內財為末則在所當外苟外本而內末而專務聚財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  
人矣

民既爭奪而有不離散者乎是故外本內末財聚於上  
則民必離心離德而散若內本外末財散於下則民必  
歸而聚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  
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財聚則民散民散而財豈能終聚乎是故一言悖理而  
出者人亦必悖理而入况財貨乎貨悖理而入者亦必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三

悖理爭奪而出  
財豈可聚乎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言反覆

之意益深切矣

夫能慎德則有人土財用外本內末則有民散悖出之  
禍得失之幾何遠也可見財貨之得失繫乎人心之向  
背而天命固之矣康誥曰惟天命不于常書果何道  
哉道人君修德仁而善則得人心而得天命不能修  
德而有人土財則乎不善則失之非即外本內末而民  
散悖出乎然則文王之詩所謂峻命不易者  
不益信哉可見乎天下者不可外本內末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則謂當言之矣昔王孫圉聘於晉  
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  
何矣圉對曰自珩先王之玩耳楚國無以爲寶惟有人  
人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子諸侯使無以爲寶惟口  
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教百物以爲寶惟書  
于寡君而忘先王之業以之爲寶則楚書觀之善人  
本也白珩末也不寶白珩而寶  
善人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也

易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

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  
之意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三

不爾也也晉文公爲公子避驪姬之難出亡在外數公  
妻秦穆公使人弔之曰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舅犯  
數文公對秦使曰由亡在外之人無以爲國焉實惟以  
東痛驪姬之愛吾親身實難舅犯之言言之仁親本也  
得國未也也不寶國而寶親者不本而內末之意也夫  
列國尚知不本而內末乎天下者豈可外本而內末哉  
秦書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望其心好之不啻若自  
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  
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望而遠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  
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書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望遠明也尚庶幾

也媚忌也遠拂戾也殆危也

不外本而內末固為同民好惡之原矣而好惡公私之極惟用人所關為尤大秦晉曰若有一个臣係國家之安危人才之進退者觀其貌斯驗其心矣然無一不經若無他技而能者其心則必其長于人之所善美士而有技能者若已有之必使展其長于人之所善美士而有通明之德者其心好之不但如其口之所出蓋口之譽揚者有限心之愛慕者無窮也是不以己之才德為才德而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蓋能容之由是君子進小人退以能保我子孫而社稷安保我黎民而邦本固庶幾有益于國家哉不然于人之有技惟恐形已之短短忌嫉仇以惡之于人之彥聖惟恐同升諸公多方阻抑而違之使不通是不以才德為才德而以才德為仇讐寔不能容由是君子退小人進以不能保我子孫而社稷危不能保我黎民而邦本覆亦曰危殆人國家哉夫大臣有容賢利國妨賢病國之不同如此惟在人主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大學

所釋

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

愛人能惡人

古字通用

進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夫容賢利國非常好者乎幼賢病國非常惡者乎但人心多私而好惡不得其正惟仁人至公無私明則以別賢奸斷足以神舉錯於妨賢病國之人放量而流徙之且進諸四夷之遠不與同中國恐其害於善類也惡惡如此好善可知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而得其當能惡人而得其當也此好惡公之極而能聚斂者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

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也慢程子云當作息未詳孰是遠去聲

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始盡其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然天下不皆仁人也又有人焉見容賢利國之賢明知其當好而不能舉即舉矣又遇其當惡而不能先是其怒怨之心待賢人命也也見妨賢病國之不善明知其當惡而不能退即退矣又優柔容忍而不能遠是以姑息之必待不肖過也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始盡其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音扶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大學

言

之甚者也自秦晉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

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又有人焉於妨賢病國之人人之所惡也而反好之於容賢利國之人人之所好也而反惡之是謂拂人好善

惡惡之常性由是人心離天命去舊必遠

是故君子有之則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這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已自

盡為忠信為遠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

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

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合而視之。好惡公私之極。而人心天命之得失係之。是故平天下之君子。有修己治人之道。惟求之一心而已。必也發已自盡。而忠信物無違。而信則此心純是。天理由是。能與民同好惡。而察知之大道。以得之。若獨焉。若高泰焉。侈肆則此心全。是私欲由是。不能與民同好惡。而察知之大道。以失之。大道得。則衆得。國得天命者。此也。大道失。則衆失。國失。天命者。此也。人心天命之得失。其機皆繫於君心。如此。爲君者。可不存忠信戒驕泰。以盡察矩之道哉。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恒胡登反

召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愚按。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聖

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然人君往往不能存忠信戒驕泰。以盡察矩之道者。何也。大抵以專利爲心。而外本內末。以聚財也。不知財者生人之大命。不貴于聚而貴于生。生財自百公平正大之道。不同於克聚斂之小術焉。大道維何。財以生而裕。使國無游民。而生之者衆。財以食而耗。使朝無倖位。而食之者寡。財以爲而盈在不奪農時。而更爲之者疾。財以用而竭。在量入爲出。而使用之者舒。夫生衆爲疾。有以開財之源。而所入無窮。食寡用舒。又有以節財之流。而所出有限。則國家之財無竭。豈內蓄變自恆。是用而不匱矣。豈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用大道者。其惟仁者乎。仁者以愛民爲心。散財以得民。以財發起其身。若不仁者。無愛民之心。亡身以殖貨。以身發起其財。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以財發身。仁者固有其民矣。而亦未始無財也。蓋未有好仁。以愛其下。而下不好義。以忠其上者。也。下不好義。或不終上之事者。有之。未有好義。而不竭力奉公。以終其事者。也。夫民之財。尚不自惜。況君之財。反生觀。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義

手未有所府庫財。有悖出之禍。而非其財者也。好仁之效。如此。爲上者。奈何不好仁而專利哉。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義利六反聚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木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利不當專。孟獻子嘗言之矣。孟獻子曰。畜馬乘。士初仕爲大夫者。其家已不貧。不當察於雞豚之小利。卿大夫。

以上與樂用水之家其意已厚不當畜牛羊以謀孽息之利至於百乘之家其祿尤厚不當畜聚斂之臣制民以奉上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盜臣不過竊已之財而聚斂之臣則傷民之力斂子之言如此豈徒為有寡訓哉此謂有國者不可專利於已而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舊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以利為利其禍可勝言哉凡長國家而專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導之矣小人本不善彼誤以為善之而付之重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大學

任不知小人之使為國家專務聚斂上干天怒下失人心天罰人害雖然並至此時固無善者雖有一二善者亦不能同已去之天命挽已離之人心無如之何矣以利為利之害如此此謂有國者不可以利為利而取無窮之害當以義為利而收發身之效也人君誠能退小人進君子不專其利而與人同好惡則聚斂之說得而孝悌不倍之願遂矣天下安有不平哉然曰慎德曰忠信其幾惟在君之一心耳平天下者不可不知其務乎

右傳之十章釋治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夏兩蒼曰章句總論之旨曰此章之意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今細按之樂只三節言言與民同好惡也慎德七節言不當專其利也泰誓四節申言當與民同好惡也生財節至未申言不當專

其利也皆推廣絜矩之意云者謂樂只

目下所言皆從首節絜矩而推廣之也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四書順義解大學卷之一終

大學

三

四書順義解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天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始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

四書順義解 中庸章句序

四書順義解 中庸章句序

二

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

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四書順義解

中庸章句序

三

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四書順義解

中庸

任邱劉琴著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天命章 此子思述夫子所傳之意立言以明道也重道字首節言性道教所由名道也者二句言人不可離道是故君子合下節言君子不離道之功喜怒哀節推道之所以不可離末節言體道功化之極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

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子思子曰人皆言性道教矣抑知性道教之謂乎人各有性性非自外燥也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即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是之謂性事各有其道非強爲也蓋性分之中萬理皆備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之謂道聖人有教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二

教非強人以本無也蓋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立爲等級限制以爲法於天下使過者俯而不及者企而及是之謂教此性道教所由名也○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翼註曰性字純就理言不兼氣質註以氣陪說者只是理隨氣而賦耳○父子之間率仁之性而有孝慈兄弟之間率義之性而有友恭賓主之間率禮之性而有節文賢否之間率智之性而有取舍乃可謂道○黃勉齋曰循道二字須從道字及人氣稟上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中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中節者此所以著爲品節使之各盡其

道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解去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怠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夫性爲道之所從出教爲道之所由成一言道而性教在其中矣吾試思夫道也者乃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殊是身外之物而非率性之道也是故由教入道之君子常存敬畏使心不昏昧不放逸不待有聞而後戒慎雖無聞亦常戒慎戒慎乎其所不睹不待有聞而後恐懼雖無聞亦常恐懼恐懼乎其所不聞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按道也者三句作一頭下戒懼慎獨作兩頭看最妥不必如或問以不可離對莫見莫顯以致承接不順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三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者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靜時既常存養之功矣而將動時又加省察焉如方寸之中其地甚微然爲善爲惡自己一毫欺瞞不得其見乎隱一念之萌其事甚微然爲善爲惡自己一毫欺瞞不得其顯乎微蓋迷離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

已對知之所謂獨也而其見莫顯可見獨之不可不慎矣故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既說不睹不聞便是靜時既說隱微便是動機盡作事皆由此出耳照未節註分動靜以合朱子之意○析講曰隱指心中言微指一念之動言莫見莫顯全在獨知上獨字正是說隱微二字慎獨者於一念萌動處即爲省察若稍停乎天理便是人欲便加遏絕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

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五

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夫君子之存養省察而不離道者何哉蓋以道具于性情原自不可離耳如喜怒哀樂情也當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謂之中至子已發而皆中乎當然之節無所乖戾謂之和中也者性之德也至此出天下萬事萬物有至虛而統至實千變萬化皆由此出天下萬事萬物之大本也和也者情之正道之用也隨感而應四達不悖天下古今所共由之達道也道爲性情之德如此此所以不可離也此君子所以存養省察之功也○此節推原道不可離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翼註曰上文三節言義理言工夫已極完備至此將言其效驗而復從道不可離說起欲學者反求諸心而觀之真見其欲發須離之而不可得也○又曰玩註觀天下字一是以理言一是以人言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五

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夫是中和也得於天地同於萬物者也特存省之功未造其極差與天地萬物不相闕耳誠能自戒懼而約之愈嚴愈敬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大本之立益已固自謹獨而精之愈精愈密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達道之行益以廣蓋天地位萬物本吾一體致中則吾之心正以中感中而天地之心亦正致和則吾之氣順以和召和而天地之氣亦順由是陰陽剛柔各止其所天地自清寧而仁焉義焉禮焉智焉動植咸若其性萬物自暢遂而育焉此體道功化之極也如此則性自我盡道自我全教亦自我而自矣存養省察之功烏容已哉○陶石黃曰註云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致到常中常和也天地本是位的萬物本是育的第無聖人則功化終有欠缺聖人致



中和則於天地必能盡裁成輔相之道故星辰順山川  
寧而天地位也於萬物必能盡其性而曲成之故兆民  
施四靈至而萬物育也蓋真有位育之實事非徒有是  
理而已○新安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用行合言也  
致中必能致中和一理天地位  
必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  
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  
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  
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  
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  
終此章之義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六

仲尼章 此章辨中庸以維道統也首節言體道離道  
資言功夫於君子  
下而字上補出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  
然精微之極致也聖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中和之義非我一人之私言也昔仲尼嘗有言曰中庸  
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  
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能體之內之所存外之所發一  
一恰合乎中庸若小人之所存所發非偏則倚非過則  
不及反乎中庸○饒雙峯曰中和以性言人心本然  
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理也下及之則  
也致中和者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生而致中庸者  
欲其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

也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

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  
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  
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中而  
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  
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  
中 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猶是中庸也君子體之而小人反之者何哉蓋君子之  
中庸也以其有君子為善之德平日戒懼恐懼心與道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七

合而於應事接物之處又能加之省察隨時之順逆常  
變以處乎中 小人之反中庸也以其有小人為惡之心  
平日昏昧放逸心與道違而於應事接物之處又不省  
察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也君子小人所以能中庸反  
中庸在敬肆之間而已學者可不戒懼慎獨之功哉  
○大節申明上節朱子謂既是君子便有靜存功夫而  
又時中便是慎獨功夫如此自然發皆中節也此中庸  
之統所以獨歸君子○王觀濤曰君子心與道合故稱  
德小人心與道違故只謂之心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  
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  
和以德行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庸兼中

此承小人反中。庸以起下章之義。重至字。鮮能字。

鮮上聲 下同

矣論語無能字

卷之一 中庸

八

一句語氣少頓轉眼當時不勝慷慨故曰民鮮能久矣○張彥陵曰按其至矣乎是贊詞無過不及只形容的箇中庸若至字又推開說愚不肖者咸不得一分賢智者增不得一分故曰至

## 道之章

節重過不及下  
節重鮮能知味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  
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旣以道爲不足行

民之所以鮮能中庸者由于氣稟之偏也夫子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宜乎常行于天下今蔽塞而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安于淺陋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道宜常明于天下今暗昧而不明也我知其故矣蓋明由于行賢者好爲詭異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安于卑近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智者高明洞達之人愚者昏昧淺陋之人賢者刻意厲行之人不肖者闢葦卑汙之人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九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道之不行不明豈道之難行難明哉亦人習而不察耳蓋道卽在日用之中不啻飲食之有正味也其易知易能不啻飲食者之能知正味也乃人莫不飲食也竟任其嗜好之性習而不察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鮮能知正味也吾其如飲食之人何吾其如離道之人何○云飲食隱說日用飲食之方乃隱說道人都混過上過不及乃道之所以不行不明此不知味乃人所以過不及之由上智思之五行之知說此知味在覺察之知說能覺察然後能知行耳人亦都混過註不察是不察中庸

## 右第四章

不行章此承道不行以起下章舜之知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道之不行夫子嘗有言矣曰道者天理之當然固人之所能行亦人之所當行乃知者失之過愚者失之不及其不行矣夫不亦甚可慨哉○揚子冠曰此只歎道不行未嘗說人不能行道其實言外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大知章

此言有舜之知明道而後道可行也重問察隱揚執兩上不重用中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十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

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而端緒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道果何如而後行哉必得大知之人則道而後可行也昔夫子嘗稱舜曰人莫不有知而自待者恒小吾稽古

帝舜其大知也與夫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具深哲

文明之質乃不自用而取諸人也舜以為天下義理無窮一人所知有限凡屬人行政之事皆好問於人不但高深之論在所必察即淺近之言亦以為有至理所寓而好察焉其無遺善可知且于言之不合理而惡者投之而化則隱而不宣不阻其來告之意於言之合理而善者觸之輒動則播而不匿以堅其來告之心其廣大

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然言雖皆善而衆論不同之極致如小大厚薄之類又有兩端焉舜則執持量度其兩端取其至中者用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

也無所私也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人但知潛哲文明者舜也不知明目達聰不自用而取諸人其斯以為舜之大知乎有

舜之知明道又何患道之不行耶○困勉錄曰此章承上章言道必能知而後能行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十一

其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又曰好問以下相粘說去蓋好問好察以求天下之善而問察之中有善惡則隱揚以容天下之善而善之中有兩端則執之而量度取中以從天下之善也○吳因之曰舉大舜正以見能擇之知故問察隱揚及執兩端意重而用中意頗輕舉顏回以見能守之仁而擇乎中庸意輕

右第六章

人皆曰章

此承道不明以起下章同之仁重不能守句

子曰人皆曰予知邇言皆聽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

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擇音古獲

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

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

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道之不明。夫子嘗有言矣。曰。今之人。皆自負曰。予知。以其能料事。幾于未然也。乃行險僥倖。自驕其身。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知禍而不知避。尚得謂之知乎。此猶其淺者也。乃今之學人。亦皆自負曰。予知。以其能析義理于毫芒也。乃偶然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隨得隨失。而不能期月守也。守之不固。必其知之不真。尚得謂之知乎。

###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同之章。此言有同之仁行道而後。道可明也。重服膺弗失。

### 四書順義解

#### 卷之一

中庸

三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背也。奉持而著之心。曾之問。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道果何如。而後明哉。必得至仁之人行道而後可明也。昔夫子嘗稱回曰。中庸之理。散於天下。而具於吾心。擇不可不精。而守不可不固。能回之為人也。稟明膺之資。雖沉潛之力。於天理同原。異派處。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而將以行之。及隨所擇。而每得一善。則拳拳然恭敬奉持。而著之心。則之問。寂感不違。久暫相依。而弗失之矣。回蓋真知之故。隨擇隨得。隨守如此。有同之仁行道。又何患道之不明耶。困勉錄云。此章大意是。

承上章言道既不明。必仁如顏回。然後道可明也。重性能守一邊。○張彥陵曰。擇亦須說得細。蓋中庸雖難。然性體而其發於萬念萬事者。莫非性體之散殊。必須隨處體認。愈析愈精。方纔有得。此卽格致之旨。○翼註弗失。不是空空守在心頭。終身所歷。寂感不一。寂時守在心頭。感時見之行事。

### 右第八章

天下章。此承上舜之知同之仁見中庸之難。能以起下章君子之勇。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

### 四書順義解

#### 卷之一

中庸

三

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必愛之知而後道可行。必同之仁而後道可明。可見中庸不可能矣。子曰。天下事有似難而實易。似易而實難者。如天下國家。其事甚煩。至難也。然不論其均之當理與否。但求處置得去。則凡資質明敏而近于知者。皆可均也。爵祿人情。所慕至難也。然不論其辭之當理與否。但以不仕為高。則凡資質廉潔而近于仁者。皆可辭也。白刃人情所畏。至難也。然不論其蹈之當理與否。但以輕生為勇。則凡資質果敢而近于勇者。皆可蹈也。三者皆倚于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難而易也。至于中庸。乃日用常行之理。雖若易能。而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察之求之。皆不能必固非失之過。卽失之不及。不可能也。易而難也。此章之所以鮮能也。○此章大意謂中庸不可能。必如後章所言之勇乃能之耳。○翼註曰。人欲之私。不但徇情。

漢聖精參意見即是私稍加意氣亦是私。用勉錄云章句所謂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此即下章所言之勇也

###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 子路問強

此承中庸不可能言必待君子之強而後可能也重末節四不字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中庸必何如而後能哉必得君子之強體道而後可能也昔子路好勇以剛德足以任道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古

抑語辭而汝也

子曰汝所問者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非南非北而學者之強與。強處全在含忍果敢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何言乎南方之強也知人有下是處含容異順以教之令其自悟即以端道如來不待商榷直受之而不報此南方風氣柔順能以含忍之力勝人之自處焉

在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社席也金戈兵之屬章曰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何言乎北方之強也如金革凶器也死危事也彼則社帛乎金革之上雖戰鬪以死而不憾悔此北方風氣剛勁能以果敢之力勝人之強也而

剛強不屈之強者以之自處焉

故君子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者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

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圭

南北方之強皆固於風氣非而所當強也而所當強者其惟君子乎故君子有德義之強焉其處人也爭矜胥化譌然可親可謂和矣和音易至于隨人而流若君子之和見之胡守之定以道相與不以情相徇而不流有以自勝其易流之私也其處人也強哉矯矯乎其持已也忠孝節義卓然守正可謂中立矣中立之久忌者多矣者衆疑畏易生多至附人而倚若君子之中立見之明守之定以理自守而不從乎衆議以理自持而不依

于黨援而不倚有以自勝其易倚之私也其持已也強哉矯矯乎當國有道達而在上入易貪位慕祿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君子當國有道則行道濟世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未達之所守當貴不能屈非有以自勝其

之私者不能也。強哉。精乎。當則在下人易。任道。其合。其平生之所守。若君子當則守義。安命。其善其身而不愛其平生之所守。貧賤不能移。非有以自勵。其易變之私者。不能也。強哉。矯乎。此君子之強。克治者。深。有以變化氣質。而之所當。則者也。有君子之強。又何患中庸之不可能耶。○此節分人。已窮達。重四不字。不處正。見其強。○不處是以理。自恃不倚。是以理。自信。不變。塞是行。道。時至死不變。是守義。安命。勢。孤。易。倚。於。黨。援。識。義。易。倚。於。私。智。中。立。而。不。倚。方。謂。之。強。

右第十章

素隱章 此合知仁勇以結之首節。言知行之過大節。章君子相應。重末節。君子句對首節。遜世句對大節。唯聖者。跟弗為弗已。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夫

素按漢書當作素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而謂之也。聖人豈為之哉。

夫中庸必知仁勇。而後能至。非至者不能矣。夫子嘗曰。日用倫常之至。至而精微。寓焉至常。而實大通焉。人所當知。當行者也。乃有人焉。以為淺近不足知。深求隱僻之理。而人不知。不必知。以為平易不足行。過為詭異之事。而人不知。不必行。意欲欺世。而盜名。人情無常。喜新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焉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而謂之也。聖人豈為之哉。思力量常用於有用之地。自不為此素隱行怪之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則力不足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又有一等不素隱不行怪。而號為君子者。遵循中庸之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乃行至半途而廢。焉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則力不足者也。若吾則以道有無窮之味。有不息之幾。自勉焉。而不敢廢。弗能已矣。○此君子是說下君子指成德說。

君子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素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七

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彼知行之過。不及皆無與於中庸者也。若夫成德之君子。不為素隱行怪。所知所行。皆依乎中庸。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遜世不見知。于人所依。自如而不悔。是果誰能之哉。惟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之聖者。能之而已。然聖者能風。而後者之自棄。不能阻。遜世者之自前。安可藏。聖者以獨能。而此如仁勇之德。不可以不勉也。○遵字着力。依字自然。○翼註曰。依中庸與中庸為一也。○能字對針上二節。唯字緊跟上二句。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

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  
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  
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

章

史伯謂口右以前十章是第二大師大既發明智仁  
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是發明費隱蓋智仁勇是德  
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  
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  
之道故既詩智仁勇節以費隱

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

君子章此子思子立言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  
首節既言其費次節形容其費三節指點其

費末節結言其費重首  
節言費而隱在其中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六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  
未反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道原於天率於性而體備於君子是爲君子之道以其  
用而言尤著蓋道無不有也道不遠極其費也而其  
體之所以無形不可見者又遠其隱所謂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者也君子道無事不具無物不有故  
曰費而其所以爲道非現顯而後曰隱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

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

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夫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閒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  
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

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

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

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

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

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何以見其費也彼夫婦中之愚者似於道一無所知矣

然率其良知於日用居室之理可以與知焉及其全體

之至也雖生知之聖人或時與地隔耳月有虧亦有虧  
不知焉夫婦中之不肖者似於道一無所能矣然率其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六

良能於日用居室之事可以能行焉及其全體之至也

雖安行之聖人或數與勢阻心力不逮亦有所不能焉

不但聖人不能盡道即天地化育之大也如覆載生成

之有偏寒暑災祥之失正人豈有不遠其費而憾之者

是天地亦不能盡道也道不遠於夫得下盡于聖人天

地如此故君子之道語乎其大者無外天下之物莫

有能出乎其外而承載者焉語乎其小者無內天下

之物莫有能入乎其內而割裂者焉可謂費矣而其所以

然之理則非見聞所及不又隱乎所謂費而隱也○  
朱子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  
能是萬分中欠一分○可知可能新矣則如事親事長  
之類有疑謂如未耕井口之類其可知若史只以男女交  
感當之  
誤矣

詩云鸛鳴

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鸛鳴類辰至也察者也子思引此詩

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

節子思與繁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然其活潑流行之機何嘗不在耳目間耶詩大雅旱麓之篇云鸞率其性而飛至天魚率其性而躍於淵詩豈徒爲言魚言鸞言天地間無非物也即無非道也鸞之飛也是道之昭著於上也魚之躍也是道之昭著於下也觀於鸞可見在上之成象者無非道也觀於魚可見在下之成形者無非道也道之昭著如此所以大莫載小莫破也何共費也○陳新安曰鸞飛魚躍天機自動鸞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以爲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言亦不可○辨解爲乘節上文已見上下皆道但在上在下一段洋洋活潑的機神無可擬議故引鸞魚二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子

以指點之見道無不在要得脈嘆之意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合而言之君子之道語其張弛則耗于夫婦居室之間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至近至小之處莫非道之全體之至也則昭察乎上天下地之間日月之照臨風雷之有護山川之流峙人物之挺生無非斯道之充周所謂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而大莫能載者此也何其費耶而其所以然也則隱而莫之見焉此道之所以不可離也此君子所以有戒懼之心也○上察字借鸞魚指出全體是合大小而言此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

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道不遠人章此承上章而約之於身以明道不可離之意也重首句首節總具次節言治人

下遠人以爲道三節言愛人不遠人以爲道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

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

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言道而至察乎天地似乎精微莫據幽渺難測矣不知道即在身心倫常間也夫子嘗曰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當知當行亦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人之求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主

隱行怪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率性之道矣○上章見道之廣大此章見道之切實○道不遠人以本體言不遠人以爲道以工夫言○講

道字須從人字內發出方見得不遠意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

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

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

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

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

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

也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卽止不治



盡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

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道不遠人即治人而可見矣詩調風伐柯有云伐木爲  
柯伐木爲柯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其則不遠夫執  
此已成之柯伐彼未成之柯雖云不遠然在伐者視而  
視之躊躇審顧猶未免以爲遠若夫爲人之道各在當  
人初無彼此之別斯真不遠矣故君子之治人也  
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能改其失而還其  
初即止而不治蓋道外無人人未改不得治而人外無  
道既改不得止夫道即在人可見道不遠人而以人  
治人非不遠人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爲忠推已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三

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  
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  
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  
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  
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  
仁是也

道不遠人即愛人而可見矣蓋道體本至實而用本至  
公但人心偶而私而其待人接物去道日遠耳若忠以  
盡已之心求無一念之不實恕以推已之心求無一念  
之不公則心之私偶既去而至實至公之理以還雖不  
能與道爲一其去道也不遠矣忠恕之事何如如人以  
非道之事施諸已而不願也則推已之心以及於人亦

勿施於人此忠恕之事也以此求道則不遠矣夫道不  
外于忠恕可見道不遠人矣而不欲勿施非不遠人以  
爲道乎○資合註曰施諸已二句只是忠恕云忠恕之  
事蓋無忠恕不出也○張氏曰施諸已而不願二  
句須將首句不遠人意恩體認方是不然便與他處無  
別○統義云仇說道本大公無私忠恕則漸去其私而  
道之大公者不遠道本至真而無偽忠恕則漸去其偽  
而道之至真者不遠如此甚等直捷以愛已之心愛人  
是仁者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是恕者事忠恕轉一過  
即仁矣須將仁字高抬一層在前爲道字伏根而忠恕  
之違道不遠處其意自透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

乎兄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

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三

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

可絕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  
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  
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詡則謹  
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爲  
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  
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  
盡道是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孟

道不遠人。即責已而可見矣。君子盡倫之道有四。丘反  
之於已。未能一焉。即求乎子。孝道也。以事父。未能也。  
所求乎巨。忠也。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悌道也。以  
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信道也。先施之未能也。然丘  
之所未能者。皆君子之所已能者也。以子臣弟友之道。  
體之於躬。為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道。  
宣之於口。為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夫。行易至不足。君  
子之心。惟恐不足。凡當行者。不敢不勉。則行益力。言易  
至有餘。君子之心。惟恐有餘。雖可言者。亦不敢盡。則謹  
益至。謹之至。則所言皆所已行。而言常照顧其行行之  
力。則所行皆遠所言。而行常照顧其言。君子之言行如  
此。胡不德有實。踐言皆篤。論而德德無遠。偽矣乎。丘雖  
未能不取。不以君子自勉也。夫道不外乎倫常。可見道  
不遠人。而功即在于言行。非不遠人。以為道乎。人之為  
道。而遠人者。謂之何哉。○吳因之曰。所求乎子臣弟友  
講此處。全要見得。所求乎人者。皆是求之以樂倫日用  
之常意。註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當然。  
也。三句。要體認。○先施。未能以上。是夫子自言未能。

右第十三章

盡君子之道。以下正言。君子能盡道也。欲以是為則。而  
自勉。意在言外。見之。○庸德二句。以用功言。有所二句。  
以存心言。言行二句。是承上贊美其言行。以起末句。  
○觀德。註道者。極其可于臣弟友之道。如何有不可言。  
者。蓋道雖可言。使不能行。而徒言。則不可也。○精言云。  
王觀謫云。二顧字。還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愚按。註先  
下。謹之至。行之力。在前。又着兩則字。矣。字在句中。顧字  
作成功說。為是下。謹德。篤實正指其相顧而贊之也。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  
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章。此即身之所處。以明道之貴。見君子安分而  
不慕外也。以首節為綱。二三四節分應而申。  
微之末節引。  
言以結之。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  
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凡人身之所處者。則有位。位所當盡者。則有道。惟君子  
見之。明守之。定。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至  
于。位。之。所。不。在。則。為。外。君子。未。嘗。有。愛。慕。希。求。之。心。也。  
蓋。本。分。之。內。道。不。易。盡。自。不。暇。及。於。其。外。耳。○吳。因。之。  
曰。素。位。而。行。似。以。事。言。而。心。亦。在。其。中。  
不。願。乎。外。似。以。心。言。而。事。亦。在。其。中。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

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孟

何言乎素其位而行也。如素富貴。則行道濟世。行乎富  
貴。當行之道。素貧賤。則守義安命。行乎貧賤。當行之道。  
素夷狄。則言忠信。行篤敬。行乎夷狄。當行之道。素患難。  
則內文明。外柔順。行乎患難。當行之道。君子無時無處。  
而不盡道。故仰不愧。俯不慊。不忤。無入而不泰。然自得焉。此  
素其位而行也。○隨位盡道。則不愧。不作。方寸之中。廣  
大寬平。此謂自得。  
非道遠闊曠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

上不怨天下。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何言乎不願乎其外也。天下之位。上與下盡之矣。在上  
者。多好作。或以下陵下。在下者。多好附勢。以援上。是皆願  
外者也。若君子在上。位下交不漬。而不陵下。在下。位上  
交不漬。而不援上。一挂正。其在上下之已盡。所當盡。

而不陵不援無所求於人無所求則無不得而無怨推是心也上不得於天窮通得喪安於自然之理而不怨天下不合於人用舍予奪付之適然之遇而不尤人此不顧乎其外也○賽合註曰安有任求徇侮二意援有趨利計勢二意下文總謂之求人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

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惟素位而不願外如是故有卓識定力之君子身居平易之地處常守經處變達權素其位而行至於窮通得喪以俟命之自至極其寧謐無所冀望不若小人機械變詐行奸險之事以徼行求所不當得而得者○吳因是結上文射有似君子方是結上文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子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反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君子之心雖其似之其德則首乎子曰射一藝耳而立心有似乎君子如射或失諸正鵠或失諸鵠但反求諸其身而求其未正之處而己非即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之心乎所引射有似乎君子也即夫子之言觀之反求諸身則其德位而行也不求諸身以外即不願乎其外也道不在位外人安可須臾離哉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章 此兩進道有序以明道之貴也首簡釋進道有序二三節引詩與孔子之言以

明之重自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同

君子之道無乎不在而進焉則有序焉道之已知已能者辟如卑邇道之未知未能者辟如高遠離已知已能者必不能知所未知未能所未能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也然遠邇高卑無定形也亦視行登何如耳人可不求其所自耶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

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子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觀詩與孔子之言可見矣詩小雅常棣有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和之至也兄弟既翕一心一德和樂且耽久而不變樂之至也既翕則有以宜爾室家而無間牆之變好合則有以樂爾妻帑而無交謫之聲矣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夫子讀此詩而贊之曰人惟不合妻子不宜兄弟故貽父母之憂今觀詩言妻子合兄弟翕如是是能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父母之心其安樂而順矣乎夫以一家而論父母在上即高遠也兄弟妻子在下即卑邇也

父母之順由於妻于合兄弟翁非行遠自道  
登高自卑之意乎求道者可不循其序哉

### 右第十五章

**鬼神章** 此即鬼神以明道之費乃兼賈隱包小大而  
言也首節指示其盛二節正言其盛三節賈  
驗其盛四節借証其盛末節推原其所以盛以結之  
盛字是一章之主體物不遺正申明其盛末節歸結  
到誠字上去是骨子

###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  
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  
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天

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道之費即鬼神而可見矣子曰天地間寒暑之往來羣  
動之屈伸總是陰陽之氣而氣之靈動處為鬼神有對  
待之體有流行之用其為性情功效之德至無而含至  
有至虛而統至實其充滿流行而盛矣乎道不遠人  
以下三章指其切近者示人恐求道者之驚于廣大也  
此章指其真實者以示人恐求道者之飾于虛偽也故  
誠字乃一篇歸宿

###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  
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  
事

何以見其盛凡有形者視之皆可見鬼神之體而弗聞然  
弗見凡有聲者聽之皆可聞鬼神之體而弗聞然  
鬼神無形無聲而能通體乎有形有聲者之內物之始  
也皆陰陽之合物之終也皆陰陽之散是其為物之體  
而為物所不能遺也夫不見不聞既入於天下之至無  
而體物不遺又妙于天下之至有鬼神之神何如哉  
養合註曰不可遺是物不能離物

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

齊側  
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以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  
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  
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无

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情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體物不遺即祭祀時可驗矣鬼神之靈能陰騭潛率使  
天下之人隨分自盡齊明以肅於內心志純一而不雜  
盛服以肅於外體貌恭謹而不肆以承奉乎祭祀斯時  
也我之精神與鬼神相感召鬼神之靈爽即與我心相  
流通但見洋洋乎流動充滿仰觀於上如在其上顧瞻  
左右如在其左右心滿目皆鬼神也此體物不遺之  
驗也○翼註曰看來鬼神體物是鬼神即在物中此承  
祭之鬼神還是與物為兩者亦因人心自有鬼神故相  
通感

###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  
音亦詩作數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

也思語辭

然鬼神體物豈但祭祀時為然蓋無往而不在也抑詩又云可詠矣詩曰屋漏神之來也令人不可測度思即常存敬畏猶恐一念或肆得罪神明則可厭射而不敬思即詩觀之可見鬼神無時無處而不在也○則禮錄云神之格思三句與上文兩開說一以祭祀為格思以詩詞為証格思是體物也若可度便有所遺矣格思而不違不可射思句不重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台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夫不見不聞微矣而體物不遺則又甚顯夫其由微之顯若是其不可揜者何哉蓋鬼神是陰陽之氣而其為德乃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陰陽之氣合皆實理之通陰陽之氣散皆實理之復其不可揜也皆誠實之理自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三

然發見者昭而不可揜如此夫即鬼神體物之可見道兼費隱包小大而不可須臾離矣○陸云此節是推原所以盛

不是贊詞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

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

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舜其大孝章 此節舜之大孝以明道之費也首節言

德以夫獲福之理三節言天之篤與天之眷德以明大德必得之理末節結大德必得之理繳大孝在言外重 大孝二字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道之貴即舜之大孝可見矣子曰事親親不盡孝而能全其量者卒鮮惟古帝舜其大孝也與非德不足以顯親三德六德亦能顯親而非其至也若舜生知安行德為聖人其親至矣非貴不足以榮親大夫諸侯亦能榮親而非其至也若舜受堯之禪尊為天子其榮親至矣非富不足以養親一邑一國皆能養親而非其至也若舜玉食萬方富有四海之內其養親至矣且也宗廟饗之而五廟巍然為親光於前子孫保之而世守候封為親裕於後德福兼隆如此此皆出于常情願望之外者孝何大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三

舜年百有十歲

夫舜之大孝固在德福兼隆然德乃福之本福乃德之驗也故有舜之大德德及于其加福亦臻于其尚如位以官有德必得其位而庸歷數之傳祿以養有德必得其祿而享萬國之供名以彰有德必得其名而聲施無窮壽以貞有德必得其壽而冬年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之有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凡此皆天意也然天亦不過善為因耳故天之生物必潛動植不一其類必因其材而篤之焉故植物中楊木完固而栽者便加雨露而培之若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天之祿天佑命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

也天之篤物如此而眷德何獨不於大雅嘉樂之詩曰可嘉可樂之君子有憲憲光明之美德既有以宜其在下之民使得其生又有以宜其上之人使得其行其意夫民者天之所養也人者天之所簡也聖能宜民宜人則有以契合天心因而受福臻于天保其身使之康和其行使之順命之為天子使居民臣之上且自天申之使長享福祿于無窮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即天之篤物與眷德觀之故凡有大德者必受天命而為天子又何疑於舜之大德必得微要之舜以大德而得天不還全其大孝已耳於孝之外無所加也道之費可見矣人安可須臾離哉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

無憂章此節問之世德以明道之費也三平看重無憂終成德

子曰無憂者其性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道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道之費即周之世德可見矣子曰自古帝王家庭之間所遇無不足于心而無憂者其性文王乎以王季之賢為父以武王之聖為子已之所欲作者父已克勤王家志述之於前樂其業之有因已之所欲述者子能承厥志述之於後幸其業之有奇前後皆得其人作述皆有所以心言文王之有文王之事如此○翼言無憂以遇言詭文王之德本足以光前而況值賢父之作則前有所承本足以裕後而況值聖子之述則後有所繼

武王繼大玉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繼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若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以武王之事實之六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此周之緒業也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本不期于有天下道紂惡貫盈不得已伐暴救民祗一善戎衣而有天下夫以聖君似乎有不忠之名以子背父似乎有不孝之名然人皆知其為應天順人之舉而無利天下之心身不失天下忠孝之顯名且也易侯而王尊為天子化國而天下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而七廟巍然子孫保之而卜年七百武王之事如此○緒指積功累仁說○尊為天子四句言武王大有作為與愛章不同

賈賤

也追王之  
去聲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香

試以周公之事言之武王之受命蓋已末年矣子孝先之禮制凡文所不得爲武所必爲爲者尚未及僭于是周公一一裁定之以成全文武之德展其欲展之孝思廣其未廣之意蓋武之意近自王業所由起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不王其身而王其號焉又遂推太王王季之意于本支所由系上祀先公自組紱至后稷皆以天子之禮不王其號而王其享焉所謂展其欲展之孝思成文武孝先之德者此也斯祀禮也豈徒爲天子設哉周公復撰文武之意以及於人下而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皆得緣分以自盡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而葬則以士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上而葬則以大夫葬用死者之爵所以安死者之心祭用生者之祿所以申生者之情而諸侯庶人可例推矣所謂顯其未廣之恩義而成文武孝治之德者此也復

右第十八章

武周章

此卽武周之達孝以明道之貴也首節總冒二節言達孝在善繼善述三四節言善繼善

述在事神之謹待下之周五節結上二節末節皆舉所制祭祀之禮而嘆其義之深遠重達孝二字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墨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道之費卽武周之達孝可見矣子曰凡孝之拘而不通者不可以爲達若武王周公體道盡倫隨時盡制本乎天理之自然契乎人心之同然其通達之孝矣乎○存疑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承上章而言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共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夫武周所以為達孝者蓋前人有志未逮而後人成之  
謂之繼志若前人未竟有是志而後人因時考索知前  
人在今日亦必有是志而承之是謂善繼人之志前  
人有事可法而後人遵之謂之述事若前人未嘗有是  
事而後人務勢度理知前人在今日亦必有是事而  
大之是謂善述人之事者也○翼註二善字有隨時變  
通意

###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  
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  
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  
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美

試以繼述之大者言之自春秋四時皆祭不疏而至于  
于忌不數而至子貢祖廟中有門堂寢室武周體先王  
之志事祭則葺治掃除以修之示其潔以安先人之靈  
也祖廟中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乃先世所藏之宗  
器武周體先王之志事祭則備列以陳之示其能守以  
供先人之玩也祖廟中衾冕鷩鷩衣纁裳乃先祖所  
遺之裳衣武周體先王之志事祭則授尸以設之不惟  
繫如在之誠且使神有所依也祖廟中或潔或鮮四時  
各有當祭之食武周體先王之志事祭則備物以薦  
之不惟告時之變且使神有所享也事神必謹如此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  
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遺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

廟則子姪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  
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國導飲也旅  
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觴於其長而衆相酬蓋  
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  
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  
年數也

###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毛

志事制為序爵之禮或在廟或在後使有次第所以辨  
誰為貴誰為賤子男不班公侯列士不並卿貳貴貴使  
不越也當祭之時堂上堂下其事甚煩使不擇人而付  
則用達其長矣武周體先王之志事制為序事之禮或  
執爵或捧帛或讀祝使有專司所以辨其孰長於德行  
孰長於言語孰長於奔走賢賢使不掩也至畢獻之後  
祭將畢矣使酒弗頌非先王惠下之義也武周體先  
王之志事制為旅酬之禮同姓兄弟與異姓賓客交相  
酬酢乃使兄弟之子與賓之弟子各舉觴于其長而衆  
相酬下為上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所以逮及賤者  
使亦得以申其敬也及祭祀已畢異姓賓退使無私恩  
以及同姓非先王慈愛之意也武周體先王之志事制  
為燕私之禮辨毛髮之黑白為生大燕昭與昭序齒穆  
與穆序齒長使加其敬也武周體先王之志事制為  
總錄日上節是事神之謹此節是待下之周  
總是一時事祖廟即宗廟可稱祖亦可稱宗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中庸

美

凡此者皆體先王之志事而為之者也對越神明有位先王未嘗在此天子之位然體先王之志事使在今日亦必在此位是所踐者即先王之位也登降非跪有禮先王未嘗行此九禩九獻之禮然體先王之志事使在今日亦必行此禮是所行者即先王之禮也聲容容穆先王未嘗奏此九變八佾之樂然體先王之志事使在今日亦必奏此樂是所奏者即先王之樂也祖考先王之所尊也今則春秋備舉用志誠格是敬其所尊子孫臣庶先王之所親也今使環列在廟各展孝敬是愛其所親先王雖死事之如生先王雖亡事之如存真善繼善述而為孝之至也非違孝而何○此孝之至也已經收住達孝下由郊社禘嘗推到治國兩三邊先生如此看似甚安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畧耳

由是推之武周所制祭禮之禮何有非其達孝哉則之先王列在侯服有社無郊今則郊為郊社之禮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於方澤吳何為哉蓋天地生養益無方所以事上帝而報其養也資土之德也則之先王有嘗無禘今則制為宗廟之禮五年一禘而合享三月一嘗而分祭果何為哉蓋聖功宗憲其澤無窮所以祀乎其先而盡報本追遠之誠也斯禮也斯義也惟聖人能制之惟聖人能行之亦惟聖人能明之苟有人能因文以達其情即數以知其理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明乎事帝之仁者必能以仁育萬物明乎享親之孝者必能以孝治天下治國其如視諸掌乎明且易矣是武周所制祭祀之禮善體先王即能通治道所以盡倫盡制而為達孝哉由武周之達孝觀之孝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道何可須臾離也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章

此即文武之政以明道之書也首三節言人有政舉之易故為政七節詳言修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中庸

美

身之事應土人存焉起政舉凡為天下四節應上政舉舉到入存自凡事至末言以存政舉總歸于誠而示人求誠之妙總重脩身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道之費即文武之政可見矣昔哀公問政

子曰文武之政有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

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子曰治法莫備於文武行政尤在於君臣文武雖往而大綱小紀之政布列在方版策簡之上班班可考也亦

霸人之運量何如耳。苟文武之人存，則精圖治則其政可復舉而行之。若文武之人亡，息情苟安，則其政便息。滅而不行矣。方策何益哉。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何言乎人存政舉也？蓋人之爲道，主于有爲。最能敏政，君臣一德，而百廢振舉矣。一如地之爲道，主於發生，最能敏樹。土膏滋息，而百昌繁植矣。况夫文武之政也者，合人情宜，土俗着人，卽行猶樹中之蒲葦，着地卽生也。其易如此。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早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惟人道敏政，故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賢才樂輔而後綱紀可共理也。而取人又在于君身標準既立，而後賢才樂輔也。身爲取人立政之本，身之所係重矣。可不脩乎？然修身使之無過不及，必以倫常之道納身于軌物而修遠使篤，思盡義必以想至之仁，流貫於道中。○繫註曰：故爲政在人，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又分兩段。

在不可以不知天。顯前一。段欲君知修身之要務也。知天知人事，親是要務。後一段欲君知修身之全功也。入德成德，行道是成功。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尊尊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

二者而已。

仁者何卽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人也。仁無所不愛，而親親爲最大，蓋良心之發於此爲切也。仁之我制爲義，義者何卽分別事理各得其宜也。義無所不宜，而尊賢爲最大，蓋親親之理類賢以明也。親親同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早

大而親親中又有隆殺一本，加厚九族次之尊賢固爲大，而尊賢中又有等級大賢師事之小賢友待之然等殺又非私意爲之也。皆天秩天叙之禮所生也。蓋既爲一本爲大賢非故厚之也，禮之一毫不可加也。蓋義以定之爲小賢非故薄之也，禮之一毫不可減也。蓋義以定之禮以節之皆修道以仁者所必及也。此修身之要也。○存疑仁人也人無所不愛五達道皆當以仁而親者身之所自出罔極之恩也良心之發於此最爲真切君臣兄弟夫婦朋友皆自此而推之此親親所以爲大。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合而觀之。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欲取人。為政不可以不脩身。以立其基。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為大。故思脩身以盡吾仁。不可以不事親。以敦其本。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而賢即所以講明親親之理。者。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以求其助。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思知人不混于所施。不可以不格。勿窮理而知天。由知天而知人。由知人而事親。而脩身。修道之事全矣。徐若泉日上二節。特說理此承上二節。方者。君子身上而黃成之。重脩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顯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開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

所謂誠者。止是誠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試以修身修德之事詳言之。修身以道。修德以仁。非一德。天下所共由之。達道有五。修德則以仁。然亦非仁之一。德。所以為之。由之行。先達道者。三。五者何。曰。在朝。君令臣共。有義也。在家。父老。子孝。有親也。夫婦。有別也。昆弟。有友也。在外。朋友。有信也。五者。天下所共由之。達道也。所以為之。由之。則修身者。也。三者何。心之明通。為知也。心之無私。為仁也。心之剛毅。為勇也。三者。天下所共具之。達德也。所以為之。由之。而修德者。也。然三達德。所以行五達道者。又在于一也。豈有此一。則知為貴。知能知此。達仁為貴。仁能體此。達勇為貴。勇能強此。道而不徒有三。與五之名矣。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上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共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盡人性。雖無不善。而氣象有不同者。故曰。道有達。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金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經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然達德以行達道者又稟異而同歸焉以知言之或氣稟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此道或耕智討論深研幾學而知此道或困心衡慮反復推求困而知此道知之初雖不同及其融會貫通知此達道一也以行言之或賦質純粹不待用力安而行此道或其篤好嗜之不厭利而行此道或發憤自強不敢苟安勉強而行此道行之始雖不同及其功力成就就行此達道一也此所謂以天下之達德行天下之達道也○養合註曰此段雖並舉三項却重困勉上見氣質不足之意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

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四

不求自私者何人欲而返焉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夫達道固可勉而行而達德未始不可勉而入試以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言之知固能知此道苟未及乎知而好學不厭則聞見廣而聰明生雖不能與知為一亦足以破愚而近乎知仁固能行此道苟未及乎仁而力行不已則人欲去而天理存雖不能與仁為一亦足以忘私而近乎仁勇固能此道苟未及乎勇而知恥行不如人焉可恥則愧心生而憤心起雖不能與勇為一亦足以起懦而近乎勇此三者入德之事也○翼註曰觀一好字可見他自知其愚而又求達於明分欲之流而歸於正路分明與初欲忘還相見第一好字可見他以及人之能行為此分明與世為一好字

反此入德之事即困勉者下手用功處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人特患不知斯三者耳誠知斯三者而從事於好學力行知恥則近知而能知此道近仁而能體此道近勇而能強此道則知所以修身既知所以修身則人己一理自知所以治人既知所以治人則天下國家均是人己家總不外于脩身甚矣脩身之為要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五

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謂無忘遠人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大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大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大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大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大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然天下國家不易治也凡為天下國家者必以易之事行之萬世而無弊者為九章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在身之德也去其私以化其私也然必親師取友而後修身之道進一在尊賢大賢師事小賢友處以資政也道之所進其先於家一在親親親之以情維之以義以教其本也中家以及朝廷有大臣有羣臣大近則易其本也中家以及朝廷有大臣有羣臣大工庶民國之本一在子庶民民之情欲相通也百工國之責一在末百工使技能得民也由國以及天下有遠人有諸侯遠人以我為依托一在柔遠人使之得其所也諸侯我以為屏藩一在懷諸侯使之沫其恩也此九經之目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吳

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既有其目豈無其效乎果能修身以達德行道則道立於已而可為民表果能尊賢以歸明修己治人之理敬沃穀而本淳清則於理自達所成果能親親則有義所感則上而諸父下而昆弟皆得其歡心不勝其能敬

大臣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自能決大疑定大計則臨事而不眩果能體羣臣君親臣如手足臣親君如腹心則士之報禮于君者重果能子庶民則民如子弟民親君如父母則勸勉尊君而親上之風起矣百工通工易事農末相資則國家之財貨用度皆足果能柔遠人實樂為用旅順出途則四方莫不向化而歸之果能懷諸侯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則天下無不思服而畏之此九經之效也○翼註曰九則字皆不期而至意俱上經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譴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月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吳

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則皆反去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類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饒饒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案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六

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

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既有其效而其事則何如身之未與物接也清明以肅于內盛服以肅于外其既與物接也納身于軌物非禮不妄動內外交養動靜無失所以修身而收道立之效者此也去蔽賢之議遠疎賢之色廢賢相背之貴而一惟貴重有德之人純心任賢則賢才樂輸所以勸賢而收不惑之效者此也尊其位使之貴重其謀使之密同其好惡使相好無尤則親者感恩所以勸親之親于我而收不怨之效者此也多設官屬足任使令則大臣得以從容而論道所以勸大臣而收不貳之效者此也忠信待之誠重疎養之厚則感恩者勤忠所以勸士而收報稱重之效者此也時使而三時不害薄歛而九賦有常使民有餘力餘財則樂於趨事奉公所以勸百姓而收百姓勤之效者此也日省其勤惰月試其巧拙肉食之既穀食之原皆稱其所為之事有功不負無功不食之既穀食之原皆稱其所為之事有功不負無功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吳

蓋則勤與巧者知者而術與德者知德所以來百工而收則用足之效者此也授之符節以送往使開津無阻其委積以迎來使資給有餘隨材器使而嘉善不求全責備而矜不能則往來皆受其恩賢愚皆獲所願所以柔遠人而收四方歸之效者此也有土無人之絕世則另立旁支以繼之有人無土之廢國則與之爵土以舉之本國上下不相安為亂則治之使相安隣國大小不相恤為危則持之使相恤五年一朝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必以一定之時不疏而至于懈不數而至于罷燕賜從其厚而典禮有加納貢從其薄而方物不計使諸侯得享茅土之安受優渥之賜所以懷諸侯而收天下畏之效者此也此九經之事也○此九段俱重上半截方是勉之以事處九個所以半皆著力字眼最要剔醒語意從上節轉下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

實也

要而言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事其效既彰彰可考而所以行之者又在於實心之一也惟此九經未行有本而不難慮始九經既行有幸而不患無終則事為實事效為實效而不徒有其目矣此九經之實也○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下節豫字正深此一凡事幾承兩一也來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

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蹶也疾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吳

德一非可驟得也凡達道達德九經之事豫有此一則德可修道可行經可舉事皆有本而成立若不豫有此一則事皆無本而廢壞以道德九經宣之于口謂之言若平日察之精守之一使言之理得於心而前定則發之號令自然順理成章不至左支右吾而跲以道德九經措之天下謂之事若平日察之精守之一使事之理得于心而前定則播之政教自然隨處通達不至阻礙倉迫而困以道德九經彰之于身謂之行若平日察之精守之一使行之理得于心而前定則體之當躬自然光明正大不至反心有愧而疚道德九經理之當然謂之道若平日察之精守之一使道之理得於心而前定則道備于已事至物來自然泛應曲當不至措施無術而窮所謂凡事當豫立乎一者如此○後說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跲事有實而不困行有常而不疚道有本而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

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一者何誠而已試以在下位者推言之凡在下位欲得民而治深在獲上苟不獲乎上之信任則無以居其位而行其道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深在信友苟不能取信乎朋友則名譽不彰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深在順親苟不得乎親之歡心則大本有虧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深在誠身苟反諸身不誠則外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至

有事親之文內無事親之實不實乎親矣至于誠身又有道深在用格物窮理之功以明乎善使心無可蔽而不明乎善不能察乎人心天命之本然以盡誠意正心之實功不誠乎身矣在下位者尚當豫立乎誠如此况為君者以達德行道遠九經可不豫立乎誠哉

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反客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

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

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入於之

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

此則所謂入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誠之所以當豫立者何也蓋誠出于天而切于人耳人有此身即有此誠誠者天命之性道體之本然不假修為者也但在天無不誠之理在人庸有不誠之心誠之者盡人合天人道之當然不容推委者也誠者天之道而誠者之人何如誠者其行安行本誠以為體備不待勉強而自中其知生知本誠以為為獨照不待思索而自得是心與誠合誠與道合乃從容中道之聖人也則亦天之道也誠之者入之道而誠之者之人何如誠之者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至

不能不思而得必擇善而後可以明善不能不勉而中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則所謂入之道也困勉錄曰翼註謂前誠者以選言後誠者以盡此理之人言兩誠者不同此說極明可誠之者亦當云前誠之者以功言後誠之者以盡此功之人言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然天下誠者少而誠之者多誠以學知力行者之求誠言之善以學而聚必也稽古証今廣博以學之而窮其理學未必無疑也善又以問而賅必也詢師訪友詳審以問之而決其疑問未必即融也善又以思而悟必也

謂誠以思之不失之也。不失之也。則夫必思以全無也。善又以辨而確。必也。思以辨之。不惑于其不。于似也。如是則擇善之功。盡矣。而思之功。起焉。又思實以行之。內外如一。始終不懈。焉此學。知力行。者求誠之。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聞。聞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試以困而知勉行者之求誠言之。有弗學。則已學之必求其能。弗至於理會通曉。而能弗措也。有弗聞。則已聞之。

四書原義卷之一 中庸

聖

必求其知。弗至於疑。惑。盡解。而知弗措也。有弗思。則已思之必求其得。弗至于融會貫通。而得弗措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求其明。弗至于剖析精當。而明弗措也。有弗行。則已行之必求其篤。弗至于踐履誠實。而篤弗措也。總之。學利之人。一能之。已則百之。但求其能不問其一與百也。學利之人。十能之。已則千之。但求其能不問其與千也。此困而知勉行者求誠之功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

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肉養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人特患不能此道耳。果不畏難。不辭勞。百然一往而能此百倍之道矣。雖愚昧者。擇善之功。盡則聰明日開。必至於明。雖柔靡者。固執之功。盡則志氣日銳。必至于強。及其知之與成功。一也。由是德可修。道可行。經可舉。何患不人存。政舉。哉。即夫子之論政。觀之可見。政之所在。道之所在也。道何可須臾離也。○汪武曹云。果能此道。單承困勉說為是。○又云。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此說為安。

四書原義卷之一 中庸

聖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數。舉而措之。亦當是也。○王陽明曰。此篇之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治三百篇。誠者。貴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刊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



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章 此承上天道人道之意而言見人皆盡人

分下二句推誠明之義見其所以合兩截俱重下句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而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夫子所謂誠者乃自誠而明之人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謂之性所謂誠之者乃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焉

自明而誠之人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謂之教夫性教雖有殊途而誠明歸一矣既明則真妄分明去妄存真亦可謂至誠矣盡人即以此天如此人可不用擇執之功哉○語類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之心與前章性教二字義不同○摘訓曰二則字雖意有緩急然總是快詞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惟天下至誠章 此即至誠盡性之功用以明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凡人莫不有性性也者得於天地同於人物者也但人心有私遂與天地人物不相關耳惟天下至誠德無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焉

實為能於所性之理察之極其精由之極其至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既德盡其性則於人之性自能知明處當厚其生正其德而思賢否有以復其性之本然焉既德盡人之性則其性之自然處當取以時所以禮使飛潛動植有以遂其性之自然焉夫天地之性即天地之化育也但天地能生人物而不能使之各盡其性是有有所不及處而至誠能盡人之性則天地之化育亦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既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天地之化育亦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下載物至誠即位乎中成物有天地不可無至誠自可也○至誠性也至誠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至誠性也至誠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至誠性也至誠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大章 此解致曲之功用以  
明人道也重致曲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  
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  
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若則又如顯矣明則又有光  
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  
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  
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  
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美

不實而形若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  
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至誠之人固一能而無所不能矣然天下不皆至誠也  
其次於至誠者則當由善端發見之偏而擇善固執之  
功而盡其誠之以各造其極也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  
能有誠則形中於善而善端發見於事爲而形則  
月新月盛若此則可謂至誠矣若夫至誠之於身者如此  
體不言而動則事業成乎有至誠之於身者如此  
既由誠而明則能動乎天地之間其好善惡惡之心而  
動動則去惡遷善而變則不知惡之何以去善之何  
以遷而化誠之及於物者如此夫動物而至於化未易  
能也唯天下至誠爲能參天地贊化育動物而至於化  
而致曲者之動物亦能化則亦無異于至誠矣人可不  
盡人以合天哉此人道也○由善端發見之偏致兼知  
行抱擇善固執說是實充意○曰人亦知近而  
趨顯誠字但以一誠後自然無不至者却深也自形而

若而明外面一步顯操一步却是致曲誠字一步充拓  
一步固不是形著明透節上微功夫亦不是底裏處只  
一誠便了也○正解曲能有誠是致  
曲功夫用盡而能有全體之誠也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前知章 此即至誠之前知以明天道也首二句言至  
誠可以前知就道理上虛說國家將興六句

言凡事有可以前知之理末三句詳言至誠  
之前知而贊其如神與首句應重前知二字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

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美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善所以並龜所以卜四  
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  
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  
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天下事本有先見之機但人心有私則不先知耳惟至  
誠之心渾然天理至虛至靈其道可以前知豈假智術  
推測哉亦操理而通之耳如國家將興和氣致祥必有  
禎祥國家將亡乖氣致異必有妖孽遠取諸物見乎蓍  
龜有吉有凶近取諸身動乎四體有得有失凡此禎祥  
而吉與得妖孽而凶與失皆禍福之幾也先見者也  
至誠清明在躬於福之將至而爲善也不待其至而知  
之必先知之於禍之將至而爲不善也不待其至而知  
之必先知之於夫以實理運禎福之幾者神也而以實心  
察禎福之幾者至誠也是至誠之知與鬼神合其吉凶

故至誠如神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天道也○不日而至誠前知而日之道蓋以心之實理為知不待審律衡數端摩德逆之知也○翼註曰至誠無欲無欲則靜虛靜則明通至誠則一一則精精則察微故可以前知○鬼神運禍福之機有鼓舞警戒意至誠察禍福之機有去惡遷善趨吉避凶意

###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自成章

此望人盡誠之功成已以成物人道也首節誠切於人又節當誠之故末節能誠之故

重君子誠

之為貴何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堯

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其實無妄之謂誠誠者天地人物有此形骸即有此實理有此實理方無愧此形骸自成也體此誠于人倫日用之謂謂之道使誠非自成而道尚可諉之於人誠既在自成而道即人之所當自行也○此章是言人道重在自道二字自成是推上一層言所以當自道之由從末節家多重誠字推上李先先生云重自道為是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中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

行矣

蓋誠者萬化之原實理盡則物歸實理至則物生是物之所以為終為始皆實理之主宰但在天無不誠之型而在人各有不誠之心若人心一有不誠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無物可見自道之功不可不盡矣是故君子思吾亦初也亦以誠為終始吾之所為亦物也亦以誠為有無用擇善固執之功以實心體實理而誠之為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

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堯

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君子既誠之為貴則君子即誠者矣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既有以成已中和致而位育發已生盡而參贊神所以成物之型即在誠已之中也夫已見已物是物成已即以成物何哉蓋成已天理昭然一私不雜是誠中自有之為學也仁也成物因物致知明處當是誠中自有之情詳也知也夫仁以成已知以成物似仁在內而知在外矣不知仁與知皆天命之性固有之德也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體用出于一原仁固在內知亦不在外無私累自無遮蔽乃合外內為一之道也仁知既得於已則成已成物之具在我故既能以仁成已自能以知成物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人道也

###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無息章 此言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天道也前六節言

天地不貳之功用以明至誠之功而末一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凡物有虛假則有間斷故惟至誠之心純

不息則久久則微

久常於中也微驗於外也

不息則德性堅凝一日貞諸百年百年常如一日而久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辛

屬天德說微以

微則悠遠悠遠則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

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

矣悠遠故其積厚而深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

光明

微則凡所施為皆純王之政自然惇大成裕舒徐不迫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

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夫至誠博厚之功業含宏之量無所不容而天下賴以

莫安雖無載物之形而有載物之理是即所以覆物也

至誠高明之功業丕冒之澤無所不該而天下賴以護

庇雖無覆物之形而有覆物之理是即所以成物也至

誠博厚高明之功業既悠久德業常新覆載無已而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辛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惟地載載而至誠亦能載物是博厚配地惟天職覆而

至誠亦能覆物是高明配天惟天地之覆載無疆而至

誠以悠久成物直與天地同其體乎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

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然至誠之配地配天無疆如此者豈假強爲哉夫至誠

博厚之功業體樂刑政燦然可觀可謂章矣然其章也

以誠章之不待有心表暴而自然顯著一如地之無意

于章而山川草木燦然可觀也此其所以配地也至誠

高明之功業政治民風燦然日新可謂變矣然其變也

於變而四時日月顯然日新也此其所以配天也至誠  
悠久之功業雖樂明備法度修整可謂成矣然其成也  
以誠成之不待有心安排而自然成就一如天地無意  
于成而寒暑晝夜生長收藏無不就序也此其所以無  
疆也至誠之功業同於天地出於自然如  
此○章變成不指民言就至誠功業上說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  
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  
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欲知至誠蓋觀天地乎天地之發用雖無窮而其主爭  
之道可一言而括盡也不過曰誠而已蓋立天之道陰  
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而陰陽之互根剛柔之迭運總  
一太極之理為之主宰其為物純一無雜而不貳惟其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不貳所以不息而生物之多形形色色有莫  
知其所以然者○道以主宰言對發用說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  
之功

天地之道惟其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以地之道言  
之含宏無外而博也靜深不窮而厚也以天之道言之  
神功峻極而高也光輝下濟而明也以天地之道合言  
之推行有漸而悠也始終有常而久也各極其盛如此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

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

而不沒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

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覆  
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  
卷平聲勻亦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

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  
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  
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

害意可也

而其生物不測則何如今夫天以一處言之斯昭昭之  
多亦天也及其全體之無窮也積陽之精為日積陰之  
精為月積五行之精為星無星之處為辰運行布列皆  
繫於其上焉極萬有不齊之物皆覆於其下焉天之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物何可測也今夫地自一處言之一撮土之多亦地也  
及其全體之廣厚載華嶽而不見其重振河海而不見

其洩極萬有不齊之物皆載於其上焉地之生物何可  
測也且天地所生之物莫大於山水而為天地生物者  
亦莫大於山水今夫山自其小者言之一卷石之多亦  
山之生物何可測也今夫水自其微者言之一勺之多  
亦水也及其全體之不測介屬之長有龍鱗鱗屬之長

有蛟龍小而有魚鼈皆生聚焉貨財皆繁殖焉水之生  
物何可測也夫山水之生物尚不可測則天地之生物  
豈可測乎○章引不先言斯昭昭之多無以見無窮之  
為大此乃立言者抑揚文法○周禮豫州山鎮曰華雍

州山鎮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

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音於

鳥乎  
音乎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于是知至誠天地本體之相合矣詩云維天主宰之命於哉深遠莫測亘萬古流行而巳意蓋曰人皆以高明上覆者天也不知此不已處乃天之所以爲天也詩又曰於乎心體豈不顯哉文王之德純一而不雜意蓋曰人皆知文王不顯者文也不知此德之純處乃文之所以爲文也夫以不已言天以純言文豈有異道哉蓋天道運行固不已而文德純於天道無二無雜則無間斷先後亦不已聖人天道不同一誠無息哉此天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五

道也○翼註曰前由本體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於本體總見至誠無息之意○索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正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處以主半者言也○翼註曰純乎天理不雜人欲則天理常運而巳天固不已文亦不已不是亦如天之不已也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哉章此望人盡修疑之功人道也前五節言聖道之所以行重君子尊德性句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率性之道惟聖人能全之大矣哉周篇廣潤無所不包無乎不在者其聖人之道乎○袁了凡曰聖人之道非彼隘不弘之道亦非空疎不濟之道伍之六合併包者其大體敘之載悉皆貫者其真精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以統體言之洋洋乎流動充滿萬物雖多發生以達其機養育以順其性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無一物而非道之充周也維天至高功用之峻上極于天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一處而非道之彌綸也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如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奎

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以散殊言之優優充足有餘廣大悉備故禮儀三百吉凶賓嘉無非道之顯設也威儀三千進退周旋無非道之樞樞也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然是道也果何如而後行哉蓋道體無爲而人心有覺必待希望之人而後化育由我贊經曲由我裁洋洋優優之道始流行於兩間而不息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其人何人即至德之人也故曰苟不至德則廟祿淺矣  
不足以含道之全誠見粗疏不足以盡道之細至道不  
凝聚於其身焉不疑則不行矣甚矣修德之為要也○  
張陵彦曰自其體聚處言之曰疑自其運用處言之曰  
行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  
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  
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  
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矣

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已知  
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折理則不使有毫  
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曰知其所  
未知節文則曰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  
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  
宜盡心焉

故君子於天所與之德性恭敬奉持而尊之以存夫天  
理之本然者而又由問學之功以克夫事理之當然者  
二者修德疑道之大端也其詳何如德性包括之量萬  
理應道本廣大也私意從中起更發之而狹小矣惟

君子開闢障塞以致之者尊之以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使  
廣者適如其廣大者適如其大然則六易流于謙卑而  
君子又必由問學之功事理之精微不致致而不窮者  
析之必盡而不使有毫釐之差焉德性之理一物  
不離本高明也但私欲自外來便具之而私欲自外來  
克治外誘以極之者尊之以不以一毫私欲自蔽使高  
常高明者常明然高明易流於隱微而君子又必由問  
學之功事理之中而不偏庸而無奇者道之以行而不  
便有過不及之謬焉德性中所已知者為故君子惺惺  
不昧涵泳以溫之而不使有一念之遺忘然溫故而不  
知新則所知有限亦無以造道而成德也而君子又必  
由問學之功於理義日知其所未知而德性中所未已  
者本厚君子稟稟保護培養以敦之而不使有一息之  
放逸然敦厚而不崇禮則則行不矜終累大德亦不過  
成爲不踐迹之善人而已而君子又必由問學之功於  
節文日謹其所未謹焉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又  
不可以不致知此修德疑道之全功也○困勉錄曰學  
者功夫有存心致知力行三件此說得存心致知兩件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空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  
言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  
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如此則德修而道凝矣亦為佐而不宜哉是故居上則  
以位育經曲之道為利濟而不驕為下則以位育經曲  
之道為意章而不倍國有道時當言也即謂位育經曲  
之道於世而其言足以興起在位國無道時當言也即  
欲位育經曲之道於心而無舉是以見容於世上下治  
亂咸宜如此大雅烝民之詩美仲山甫曰既明於理且

營於事於是順聖而行以保其身而無害其此上下  
治亂無不咸宜之謂聖此聖人之道所以必待君子而  
後行也此  
人道也

###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愚而章此承上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首節言為下倍上之非下四節反覆以明不可倍之義  
重賤而好自專句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三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  
古史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覆也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究

何言乎為下不倍也子曰愚而無德者當守已乃好作聰明以自用賤而無位者當安分乃好竊權勢以自尊生乎今之世即當尊今之法度乃反好行古先聖王之道如此者不守已不守分不識時全展乎明哲保身之道矣裁必及其身者也○翼註曰孔子言內三平看子思言內即分輕重○張陵彥曰德非聖人便是愚位非天子便是賤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

書名

即夫子之言觀之可見制作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後可也苟非應運而興之天子則不敢議定親疎貴賤相接之禮歸不敢制制宮室車服之度數不敢考究點畫聲音之文字○非天子三字極重此天子兼德位時在

內然舉位以該德  
時補處須要渾合

###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於今天下雖非文武成康之世依然文武成康之制也以度而言造車者非一人而轍迹廣狹之軌同也依然天子之所制也以文而言用書者非一人而點畫聲音之文同也依然天子之所考也以禮而言行禮者非一人而親疎貴賤相接之倫同也依然天子之所議也○困勉錄曰書即字也文其體式也○徐用錫曰議道自上則由大及小而不失其序風行於下則由粗及精而乃觀其成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究

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即此推之不但德位俱無者不敢作禮樂也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則愚矣愚回不敢作禮樂焉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則賤矣賤亦不敢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

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



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即孔子可証矣子曰夏禮古道也吾嘗講說夏禮但杞為夏之後裔而流於夷不足以徵吾言也吾駭人也嘗學殷禮有宋僅存什一于百焉又非當時之法惟我周禮講畫本於文武制作成於周公乃時王之制吾嘗學周禮今之臣民皆用之吾生今之世為周之民凡修己治人亦惟周禮是從而已豈敢蹈倍上之愆哉夫以孔子之聖猶恐倍上况他人乎信乎為下之不可倍也亦人道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信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章

此章承上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首節與位者不足寡民過引起本身之德來三四節言君子制作盡善由於知天知人應三重句五節言制作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主

之宜民應寡過句末節引詩見寡民之過由於本身之善重首節有字更重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

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何言乎居上不驕也蓋聖人受天命為天子是為王天下者不敢恃權勢故才智惟靜觀物理曲體人情有議禮以正民行制度以辨民章考文以端民習三件極重之事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其足以寡民之過矣乎

上焉者雖善無傲無傲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

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所謂王天下者有德而又有時與位者也如時王以前是上焉者制作雖善然非時而無可徵無傲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信則民將疑之而弗從聖人在下是下焉者雖善於制作然無位而不尊不尊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信則民將玩之而弗從無時無位者不能寡民過如此而况無德者乎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

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主

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故惟有德而又有時與位之君子有修德凝道之功明

禮樂之皆循庶物之則兢兢業業凡三重之道皆本諸

其身之禮度文而為之有其德也又徵諸庶民親疎遐

邇以驗其信從而後行之不敢自是也由此則無往不

合矣如禮樂制度三王有已然之迹君子制作盡善考

驗諸三王已然之迹曰參損益與之同合而不差謬陰

陽柔剛天地有自然之道君子制作盡善達于此而參

于彼崇效卑法與之相合而不違悖悖伸屈來鬼神有

難測之幾君子之制作變化莫測應隨時而更質諸鬼

神之樂與之相合而無疑自信鬼神不能出吾之範圍

而別有造化也實文經緯後聖有難料之心君子之制

作至當不易也無可加損俟百世以後之聖人復起與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夫天地猶顯焉者也至于鬼神幽而顯矣所以質而無疑者何也蓋由君子窮神盡性知天之運也知天則制作合乎天卽鬼神之屬也故孔子述天道之自然耳所以質而無疑也鬼神可質而天則更可知矣三王猶已往者也至于百世聖人達而極矣所以俟而不惑者何也蓋由君子明物察倫知天人之理也知人則制作合于人卽後聖之質文經緯乎遠人道之當然耳所以俟而不惑也後聖可俟而三王更可知矣君子制作咸宜由於知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勤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而豈有不能寡民之過者乎是故君子以三重之道彰於身措諸事而動也皆天道之不可違人事之不可易者而世世爲天下所共由之道動而爲設施政教之行而世世爲天下所恪守之法動而爲號令辭章之言而世世爲天下所取正之則三化不限於時如此以言乎遠悅其言行之可法可則即而道之則有望以言乎近習其言所以爲法爲則久而安之則不厭王化不遠於民如此其寡民之道何如乎

詩曰在彼無羣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謂此者。有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然所以窮民過者由於本身之善也詩周頌振鷺之篇  
美二王之後來朝者曰在彼本國無有憎惡之者在此  
我周無有厭射之者彼此咸宜庶幾夙夜之間兢兢業  
業不自滿假得以長久保此美譽乎夫永終譽由於無  
惡無射如此可見操三重之君子未有不本身微民不  
謬不悖無疑不惑如此而能蚤有世道世法世則有  
不厭之譽於天下者也能如此則有譽不能如此則不  
能寡民過甚矣三重之不可不有也君子尊德性道問  
學居上而不驕也有以哉此亦人道也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章  
此以中庸之統歸于仲尼天道也首節言仲尼之大次節喻其大末節借天地

之大以原其所  
以大重首節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  
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  
言也

吾前言大舜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矣若夫集帝王之大成參兩間之妙用備天道人道於一身者則惟我仲尼闢道統者堯舜仲尼則奉以爲祖而傳述之時中接執中之傳傳約衍精一之訓遠有宗也備道法者文武仲尼則奉以爲憲而表章之陳方策以誌其盛從先進以維其衰近有守也春夏秋冬天時有自然之運仲尼之仕止久速隨時變化法其自然之運剛柔燥濕水土有一定之理仲尼之用舍行藏隨遇而安因其一定之理古今上下之道咸備于仲尼如此○黃康誥曰君子中庸章是述仲尼之言以立世教祖述堯舜章是贊

仲尼之德  
以導道統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  
月之代明辟音臂轉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道之全即德之備也其大焉何如乎自其德之無不包  
者言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運具合於內辟如天地  
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無一物之或遺也自其德之無  
或息者言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道運理以時而出辟如  
四時之交錯而行如日月之更代而明無  
一時之或滯也仲尼之大一天地之大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害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  
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  
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  
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  
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  
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試觀天地之大而仲尼益可見矣天覆地載萬物並育  
於其間似乎相害乃乘潛動植咸若其注而不相害四  
時日月皆道也並行於其間似乎相悖乃舉晷晷夜各  
循其序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蓋天地有分散之  
小德條分縷析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此一  
物各具一太極也所以並育並行者蓋天地有統會之

大德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  
太極也有小德以為之分有大德以為之合此天地之  
所以為大也今觀仲尼之德其時出處即小德之川流  
其一原處即大德之敦化仲尼之大不一如天地之大  
哉此中庸之統所以獨歸仲尼也天道也○存疑者來  
大德小德只天命之謂性便了自命處說則曰大德敦  
化自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

###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至聖章 此承小德川流而言亦天道也首節言聖德  
言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未節言  
盛德之廣被而資其同於天重首節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害

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

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

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

也

何言乎小德川流也蓋居上臨下非常人所任也惟  
天下德無不全之至聖為能聲入心通而應觸物會悟  
而明思慮通微而磨心體周物而知生質高乎天下則  
坐照靡遺運量無窮自足以居上而有臨也質無不全  
則德無不備以仁之德言之寬恢宏而不隘與裕舒徐  
而不急迫溫和平而不慘刻柔慈順而不乖忤仁之德  
存於中則量極其大自足以育物而有容也以義之德  
言之發振奮而不委靡強壯往而不退結剛果決而不

屈極寂聖忍而不間斷義之德存於中則守其定自  
足以制事而有執也以禮之德言之齋純一而不夾雜  
莊嚴肅而不懈弛中大本常立而不偏倚正天理渾全  
而不邪僻禮之德存於中則心極其小自足以事神並  
民而有敬也以知之德言之文章美內蘊而不晦理條  
件中存而不亂審端委詳緝而不粗疎察幾微明辨而  
不混淆知之德存於中則見極其遠自足以  
析幾辨類而有別也至聖五德備具如此

###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  
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但見充積於中者周徧而無遺廣闊而難量何溥博也  
靜深以爲藏有本而不竭何淵泉也由是發見於外時  
富有時則聰明應時出之德出焉時當容執敬則則仁義  
禮知之德出焉隨時出之而咸宜時時出之而不窮寧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其

有或阻或  
隱者乎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

民莫不說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豈尋常之可擬哉其溥博如天之體廣大而無不包  
至聖之德亦廣大而無不包也其淵泉如淵淵之體深  
遠而莫測至聖之德亦深遠而莫測也充積極其盛矣  
由是見之動容則衣冠瞻視皆顯印之望而民莫不敬  
發於言語則號令詞章皆盡一之章而民莫不信措諸  
行事則設施政教皆正大之規而民莫不說發見何弗  
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  
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  
天也

夫敬信悅之所在聲名之所在也是以聲名近而洋溢  
乎中國遠而施及于蠻貊極而言之凡舟車所至人力  
所通上而天之所覆下而地之所載莫不尊之爲元后親之  
如父母是天地氣化所至之處即至聖德化所至之處  
故曰配天此小德川流也亦天道也○吳國之曰聲名  
尊親皆敬信悅之實事然不重在民上本意只言至德  
廣被耳故以配天結之○如天以天之體民言配天以  
天之功  
用言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其

###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至誠章此承大德敦化而言亦天道也首節言至誠  
其妙重

首節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

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

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

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

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于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何言乎大德教化也蓋實理之在天下散於人信原於性命非常人所能盡也惟天下德無不實之至誠爲能全倫盡性至命耳如五品之人倫人所同具天下之大經也但人心有私則失之混淆疎隔者有之惟聖人之心極誠無妄爲能經之而分析極其清使秩然有義以相接綸之而聯合極其密使藹然有恩以相維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焉所性之全體萬理具備天下之大本也但人心有私則中有所累而大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夫

本播矣惟聖人之心極誠無妄爲能精明強固不蔽于私不撓于欲卓然有以自立而天下于變萬化之道皆從此出焉陰陽柔剛迭運不窮天地之化育皆實理之通復也而人心之實理即本于此但爲私欲所間則與天地不相肖矣惟聖人之心極誠無妄爲能動靜存發無非實理之運用是聖心之仁義禮智與天道之元亨利貞以一誠體合而無間而達乎命之原焉其全倫也以誠全之其盡性也以誠盡之其至命也以誠至之皆不思而得不得而中也夫焉有所倚著于物而後能哉至誠之能事出于自然如此○林大產曰上章臨終執敬別是以五德分說非小德川流乎此章經綸立本知化是以五德合說非大德敦化乎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

而已

其盡豈易哉哉自經綸之無倚者言之恩義淑治慈愛周流是其仁也殆肫肫乎懇切而不虛浮至極而無欠缺之仁也自立本之無倚者言之萬理中含本源源激是其淵也殆淵淵乎清靜而物欲不淆深遠而涯涘莫測之淵也自知化育之無倚者言之心含太極神通造化是其天也殆浩浩乎廣而誠復之體無不包舍大而誠通之用無不運量之天也至誠能事之盛如此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雅聖人能知聖人也

其妙豈易知哉苟不實有聰明聖知之資上而通達乎仁義禮智之天德者則誠非至誠之誠明亦非至誠之明其孰能知如此誠能事之盛哉至誠之能事不惟難能亦且難知如此此大德教化也亦天道也○聰明聖智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夫

以賢言固者純篤之意仁義禮智爲天德以性言達者侵入之意謂深探其蘊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衣錦章此因前章極至之言欲學者反求其本用爲天而推之己之功以馴至乎其極也與首章相應一曰己知幾二節言謹獨之事者爲己之功三節言存養之事見功之益密四節言化民之事者爲己之效五節言化民之事見效之益遠末節贊不顯之妙見下

學之極  
功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改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之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澁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絀  
口迥反惡

前章言聖人之道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  
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  
皆作衣錦褰衣褰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  
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

四書順義卷之一 中庸

全

溫綢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綢之美在中也小  
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  
還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  
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  
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吾前言仲尼體天之德以及至聖至誠之功用至矣盡  
矣然使學者為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實功則亦無由漸  
進于上達也試以入德之序言之夫為學莫要于  
立心而立心莫要于為己詩曰衣錦而尚之以絀蓋惡  
其文之外著而欲收飲于內也古之學者為己則其立  
心如此故君子為學之道專於務實外則闇然無華而  
就中積美却自有日章之實不若小人之道專事表暴  
顯的然可觀而中無實以繼之但日就于亡而已所

謂闇然日章者何如君子之道無言而信可謂淡  
矣然言皆根夫至理行皆著其實然言寡而中  
而不厭焉不勝浮誇不事虛色可謂謙矣然言寡而中  
貌質而恭簡之中樸然而有文焉言不危激行不峭  
屬意乎待人可謂溫矣然事之是非甚明人之賢否能  
別混之中秩然有等而理之是非皆心平為己故闇然日  
章如此然使不知學之所在而徒之亦何以充其為己  
之心哉君子又有知幾之學焉知遠之幾在天下國  
家之治亂由于身之修不修也知風之幾在自身之修  
不修由于心之正不正也知微之幾必顯意之誠不誠  
必著于事為之外也則必自近自微者謹之有以清其  
為己之心充其為己之量雖至聖至誠之德可與入之  
而無難矣○淡而不厭三句淺說以言行入講其說甚  
實余從之○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  
作風俗風化

四書順義卷之一 中庸

全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

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其見乎隱其顯乎微也疚  
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試以入德之事言之小雅正月之詩云一念之萌潛藏  
于內舉伏矣而難幾然為善為惡自己一毫欺瞞不得  
亦甚是昭明詩蓋言獨之不可不謹也故入德之君子  
必內自省察絕乎天理而無一毫疾病然後無愧於心  
夫人多歸于外著而君子獨謹于隱微可見君子不疚  
無惡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之幾有精明果決  
之力以自遏其欲乎此省察為己之功也○王觀濤曰  
內省省字極重內字亦不輕一念之萌省其為天理為  
人欲以加存遏省之又省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

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不但此也大雅抑之詩云視爾在爾室之中敬畏常存庶幾不愆于屋漏詩蓋言靜之不可不謹也是故入德之君子戒謹恐懼無時或忘不待動而後敬也雖不勤而敬之理常存于心不待言而後信也雖不言而信之理常存於心此存養之功而為已益加密矣○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也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全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威恭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斫刀也鈇斧也

為已之功成而其效則何如商頌烈祖之詩曰主祭者進而威格神明至其誠敬不待言說告戒而一時在廟之人靡有爭競失禮者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故君子由省察存養之功以造於成德之域雖不賞以示勸也而民之效其德者自然有所景仰而勸于善雖不怒以示威也而民之效其德者自然有所懲戒畏德威於鈇鉞而不為惡德成而民化如此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喻

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不但此也周頌烈文之詩曰天子有明深玄遠之德百辟其向慕而效法之可見德愈盛而化愈遠矣是故君子由省察存養之功以造其極此心渾然天理念念是恭時時是恭篤厚深藏不可測度不惟人不及即神亦不自覺天德純矣由是本天德為王道自有造化存神之妙無為而成之機而天下皆慕德從化去惡遷善照然蕩平焉並勸成之迹亦泯矣此聖神功化之極也○象引曰篤恭即上文謹獨存養之極致處敬貫動靜故曰篤恭即致中和○因勉錄曰篤恭而天下平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白其敬之純密無間曰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中庸

全

篤自其敬之深微莫測曰不顯純密無間則深微莫測矣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音由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

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渺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夫君子不顯篤恭之德其微妙何如哉大雅皇矣之詩云帝謂文王予書懷念爾之明德不張大其號令之聲與威儀之色而民無不治似乎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曰為政有本聲色之于民末也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也不若蒸民之詩曰德之輕微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之矣然以毛比德是德猶有倫類也豈足以盡不顯之妙乎不若文王之詩曰上天之事陰陽迭運動靜互根其中太極之實理無聲可聽無臭可聞然後乃為不顯之至矣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舍

之則天下之微妙無有過于此者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耳君子之德與天同符如此豈非有為已之心知幾之學又用省察存養之功安能至此哉夫入不可不盡人以合天也○張彥陵曰毛猶有倫言以毛比德猶有倫類可擬非毛之猶有倫也○朱子曰一章之中皆發明個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精言云至矣與求也毛猶有倫對者見彼雖不顯不可謂至此乃不顯至極故惟此然後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耳○玩註至矣緊接天載說形容意原補在言外荷言是也○此章只是存誠在於主敬而主敬正在於存誠也說到天載不過完全實心與天命符合耳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白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

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中庸

金



四書順義解 論語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

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

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

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蕃息

周禮牛人讀為職義與試同蓋繫養養性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適周問禮於老子既

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

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昭

政二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

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魯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

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

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

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

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

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

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

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騶

俎於大夫孔子行魯世家以此以上適衛主於子路妻兄

顏濁鄒家孟子作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貨而拘之有顏

及文王既既解還衛主遠伯玉家見南子見好德之語

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又去適陳主司

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晉趙

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

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季桓子卒遺言謂康

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子史記以論語歸與

四書順義解 論語序說

以孟子所記數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孔子如蔡

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等事史

蔡大夫蔡徒圖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溫見及告

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

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

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又反乎衛

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

而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

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

語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

宋損益從刪詩正樂有語太師及周等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  
有似我數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  
年之語後唯曾參回最賢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我知之歎孔子作  
春秋傳孔子之道請討陳恆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  
年壬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  
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繼  
門子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  
孟子受業子思之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  
四書章句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  
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  
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  
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  
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  
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

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  
覺意味深長

四書順義解 上論語

任邱劉琴著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人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十六章

學而章

此以學之全境示人使人深思而自悟也首為已以學字為主以時習作工夫重讀兩而字一自字方起得下不亦乎三字之神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

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

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

也時復思釋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

時習之則所學者在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

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齋立時習也

子曰人欲明善復初端有賴於學學也者致知力行以

效法古聖先賢之知所能也學而不習則表裏扞

格無以致學之之道習而不時則工夫間斷無以成習

之之功故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所知之理所能之事

則心與理相融而所知益特身與事相安而所能益固

學熟於已不亦沛然喜悅而其進自不能已乎。折疑

云三句要於各上句之中將學字有朋字人不知字累  
頓轉出兩而字一自字方覺下面數字有進步起得下  
三不亦字也。他處注曰時習照註明善復初在窮理  
盡性上說朋來照註以善及人在傳道立教上說不愠  
照註學在已樂天知命上說各  
上載有兩層重時習遠方不愠上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

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夫學至於說倘告人而莫信率人而莫從則同然之理

為我私得未免有孤立之憂若功力進而不已學益繁

習益熟善足以及人而信從者眾有同類之朋自遠方

來學吾所學我之知所使彼知之我之所能使彼能之

不惟成己而且成物  
不亦暢快而樂乎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知不知在人

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

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

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

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

足以語君子

夫學由說而樂人之知我者固多即人或有不和而力

仍進而不已學愈深習愈熟全無含怒之意而不愠

則識見高涵養定學純於已不亦成德之君子乎夫由

可不時習乎哉。○因勉錄云二節俱有功夫。蓋由首節功夫進而不已。則朋來又進而不已。則不愠不可謂二節只是效驗。是從效驗上見功夫。已耳。○白文原自活相。未嘗限定人必不知。即或不知而已。亦不愠。是何等。其無損於粹。豈不是樂天境界。○翼註曰。識見高。故知其無損於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其心非成德之君子。而何。○鄧退菴云。不知是不知我之所知。不知我之所能。在學上說。不在遇合上說。爲人章。此示人務孝弟也。首節言孝弟無不仁之事。字。大節言孝弟爲行仁之本。兩節俱重孝弟二字。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弟好皆去聲。鮮上聲下同。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三

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爲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有子曰。天下事惟孝弟爲最重。若其爲人也。善事父母而孝。善事兄長而弟。內盡愛敬之實。外盡愛敬之文。則其心和順。而好干犯在上之人者鮮矣。既不好犯上。是小小不順理之事。不爲而好悖逆爭鬪。而作亂者。未之有也。一孝弟而無不仁之事如此。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

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四

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可見天下事皆有其本。而人不可不務矣。是以有卓識定力之君子。凡事專用力於切近精實之根本。務本則本堅固。不搖而植立本立而當然之道皆自此節節大。而發生本之當務如此。吾所謂孝弟也者。其即推行仁道之本與。蓋仁性也。孝弟用也。孝弟雖不足以盡仁。而仁之發莫先於孝弟。仁民愛物皆自此心之和順推之。非爲仁之本與。夫孝弟無不仁之事。又爲爲仁之本。人可不務孝弟哉。○翼註曰。不可以本屬心道屬事。蓋道皆本心。而達於事。本是道之一端。最親切者。○陶石簣云。務本二字。雖泛言以起下。但務本要說在心。上栽培。隱然舍下爲仁。由此出。意務字有聚精會神意。並字有栽培牢固意。生字有活潑洋溢意。○愛之理說爲仁之德是解論語全部仁字。此章專主愛之理說爲仁之

本此本字重初始意為字有次第之序見得為仁之事必自孝弟推出去耳○困勉錄云論念頭則孝弟之念最真論作用則孝弟之事最切

巧言章此戒人向外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子曰心存之謂仁言心之謂也色心之容也心存於內言與色未有不得其正者苟巧好其言以悅人之聽令

四書真義解卷之一論語

五

善其色以悅人之觀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鮮矣其仁乎人可獨外乎哉○註巧好令善說得寬不必如張彥陵說定仁字余甚愛之言飾為仁者之色也彥陵說靠定仁字余甚愛之言飾為仁者之色也彥

三省章此曾子誠身之學勿自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與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

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曾子曰吾身所繫甚重吾有身而不省誰其代吾省之乎省之而不以日吾之預吾身者仍多也故吾每日有三事戒欺求慊以省吾身即如為人謀人之心屬吾之謀得母心有不忠也使不忠焉欺人乎自欺也吾之屬吾之事有未盡也使不忠焉欺人乎自欺也吾之傳於我師之道得母事有不實也使不忠焉欺人乎自欺也吾之

四書真義解卷之一論語

六

師和自欺也吾於師之所傳得母有怠惰苟安而不習者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此吾惕於懷而不能一日釋者也○陶石簣曰不徒省之而且日省之見其誠一省於外而省於身凡見其切誠是誠心切是切已為人謀一似為己謀一凡見其切誠是誠心切是切已為人謀人謀盡方可言忠信不但言語以實凡事皆要實心以相若內外不相符初終不相副便是信不信習與不信思釋於心習也踐行於身亦習也玩三不字在外而看得過人儘相信得他但自己心上畧有不妥處便是自欺三不字正應省字乃自己搜尋有疚處而惟恐其伏於不知不覺之中也○困勉錄云省字內含二意一是內省之省極細密一是儆省之省極勇猛○徐自漢曰三不字三平字有義

道千乘章此言道國之要當五平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七

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  
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  
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  
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爲主  
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千乘大國也其政至煩而難理然人君道千乘之國本諸心而推諸事者其要有五五者維何如國必有事使不敬焉則事多廢弛矣故治國者當存兢業之心立綱陳紀事在是心即在是主一無適而敬國必有令使不信焉則人心疑貳矣故治國者當存誠實之心會賞罰無貳無欺而信國必有用使不節焉則財用不給矣故治國者當存儉約之心時饗會盟量入爲出節用國必有人使不愛焉則人難心駐德矣故治國者

當存惻怛之心。視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而愛人國必使民但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使三時有害。則民之俯仰無賴矣。故治國者當存愛惜民力之心。而使民與作講武。必以農隙之時。此五者道國之要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爲政之心。言也。主一無適之謂敬。身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或雜。○困勉錄曰。敬是一點兢兢業業之心。信是一點真確之心。節用是一點惜費之心。愛人是一點惻怛之心。時使是一點愛養民力之心。又曰。心卽在政上見。不是空空個心。

弟子章此論弟子之職以弟子爲主以力字爲骨以行與文爲眼目以財字而字爲精神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之弟上聲。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

圖書集成

卷之一

人

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曰人生德業自弟子始爲弟子時行與文皆不可不致其力也如入而在則當溫清定省而孝出而在外則當厲坐隨行而弟一行也宜有常度而謹一言也宜無虛誣而信與衆人共處宜廣愛之無憎人自便之秘

引泉人之中有優於德行之仁者當親疏之存觀淑慝  
則無以考其賢之成也弟事之當然但為其陋之弟  
子而非文雅之弟其行有餘力則以學詩書六藝之  
之藝其德性其學此弟之職也教弟子者其  
知云行之有常何也蓋動作威儀出入起居皆有常度  
是教謹之意

賢賢章 此示人務實行也  
重學字括談字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

四書章句

九

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  
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  
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  
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  
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  
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  
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  
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  
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夏曰人之為學亦求盡倫焉耳如見有德之賢者  
人之賢者其易其好色之心以好之而慕之也其人  
好賢其誠也人事父母服勞奉養未有不力者但  
未必其能竭其力也人事父母服勞奉養未有不力者但  
之所可為者一能竭其力也而無餘事父母何其誠  
也人之事君宜力効勞未有不以身事君者但必不  
授命能委其力也人事父母服勞奉養未有不力者但  
未有不以信者其必無一言不欺也人之交友引為知  
交即一言之信亦必無一言不欺也人之交友引為知  
至其誠也夫未嘗從事於學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  
誠者既盡大本無虧焉必謂之已學矣人可不務實行  
所貴乎學者在此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  
日二字須添看曰者也不在彼欲學者務其本也○  
便有何必讀書之弊也必其務學之至正深嘉其學焉

四書章句

十

君子不重章 此論君子自修之道也重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威成威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

不厚重則無威成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子曰厚重所以蓄德也君子言語動作之閒使不端嚴  
自持而厚重則輕佻浮薄與人以可慢之形便無威嚴  
之可畏且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而所知所能之學  
則亦旋得旋失而不固故君子自修不可不以厚重持  
身也○盧齋君子字只當學者看  
不重厚便無基地輕去學也不成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

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夫持身固貴于厚，重而存心，又在于忠信。使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忠信為主，不言則已，言必忠信，不行則已，行必忠信，止而思動而為，無往而不忠信焉，則誠存于內矣。朱子曰：忠為實，信為心，信為實。

###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自修之助，又在于擇友。蓋友所以輔仁，必與勝已者處，始有嚴憚切磋之益。若友不如己者，則神傷易生，不惟無益，而且有害。學者當禁止于己，無友不如己者。無友非拒之也，戒其樂與為友之一念。

### 過則勿憚改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者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自修之要，又在於改過。如無心之失，謂之過，能改則可復於善。憚改則流而為惡矣。學者當痛自刻責，勿畏難。

苟安而憚改，外厚內忠，信則本以立友，勝已進改過，則德以進。內外人之問，交致其功。君子自修之道，不其全乎。○陳定宇重學字，又有重固學字。二說固不確，當即朱子以忠信句作主，亦不穩。聖人教人為學，語多平叙，叙去用黃勉齋四平看甚安。○黃勉齋曰：外厚重而內忠信，則其本立，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四項各自說，不用牽連過遞。

### 慎終章

此言為上者當端本以化民也。重慎追字。

###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于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違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三

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于厚也。

會子曰：民德本厚，而日流於薄者，亦上無以感之耳。如父母之始死而終也，斯時不患情之不哀，特患忽焉而禮未備，苟為上者慎終而喪盡其禮，祖考之死久而遠也，斯時不患禮之不備，特患忘焉而誠未足，苟為上者追遠而祭盡其誠，厚之道也。本不為化民而然，但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而下民有所觀感，則孝心自油然而生，其德亦歸于厚矣。

### 子禽章

此見盛德感人之妙也。重溫良恭儉讓句。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



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周流天下而至於是邦也不過  
羈旅之臣耳乃於政之繁簡得失因革損益必一一問  
之而無遺是夫子有意以求之與抑邪君無故而  
與之與夫以求與測聖人亦淺之乎視聖人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  
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  
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  
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  
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三

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  
不顧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  
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  
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  
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  
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問其政而未有能  
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  
彛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貢曰夫子之問政非求亦非與也賜嘗見夫子與邦  
君相接時盛德積中光輝發外溫而和厚良而易直恭

而莊敬儉而節制讓而謙遜有五者之德容以感動邦  
君而邦君自然敬夫子信夫子以其政就而問夫子如  
是以得之夫子曰得之其權操之於夫子並非邦君無故  
而與之也而何況於求之乎謂之求即以求論夫子以盛德  
感人之求之也出於無心其諸異乎他人有心以求之  
與而究何嘗求哉子貢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字不着力只是子貢從旁舉疑之詞夫子不自知和之  
亦不及知只是和乎不暴厲也厚是厚重不輕也  
易是平易不矯激也直是直率不委曲也莊是端莊不  
卑靡也敬是敬謹不放肆也節是品節不過度也制是  
限制不違則也謙是謙退不矜驕也遜是遜順不亢  
也困勉錄曰按五德就盛德光輝接人上見之是一  
時俱形的泰合一處而德則根于  
無可名狀者也分不得和敬眼印

父在章此觀人子之法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十四

孝矣行去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  
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  
曰如其道則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  
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  
改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子曰觀人子之孝不于其述而于其心如父在時子不  
得自專則觀其志向之邪正而其人之善惡可知父沒  
時子得以自專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而其人之善惡  
更可知然所行雖善猶未可遽許為孝也又必三年之

久無改於父所行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  
之道是有不忍忘親之心乃可謂孝矣  
禮之用章此有子辨和以維禮見人不可於禮外求  
重下和也首節原禮中不和次節防禮外求和

###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  
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  
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  
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子曰今之用禮者皆以和為貴矣不知和有不同不  
可不辨也如禮之為體父子立兄先弟後至嚴而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可犯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心安意肯從容  
不迫而和乃能立禮於世也極于後世而可貴斯禮  
也即先王制禮之道也惟其和所以當時推尊後世咸  
宜小而事物細微大而綱常倫紀莫不由經曲之禮而  
行之○翼註云此章為當時以拘病禮而徒知和者發  
也下節是發論主意若曰禮原非拘原亦以和為貴但  
徒和則不可行耳若不得其旨反以上節為恐人之過  
嚴而示之以和會不思遠近之世不憚其拘惟患其縱  
也註必字是禮中  
自有從天理而出

###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  
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  
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驕故禮

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  
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  
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  
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  
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

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禮既以和為貴似乎一和而無時無處不行矣然和亦  
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在情而一於和不以  
嚴敬中正之禮節制之所以流蕩忘反而亦不可行也

禮中之和為世無與禮外之和頃刻難行用禮者安可  
於禮外求和哉○翼註云不行非人不行和也乃和行不  
去也○不能離之四海而皆準達之萬事而無弊也即未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句不可行意○彦陵云按行字承上由字來見得小大  
由之是禮以和行矣而復有所不行者病不在和在求  
和于禮外耳知和之與上和字同而和之  
和與上和字異要之著一知字並和亦認差  
信近章此示人遠悔之道也  
重二近字與不失字

###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

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  
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  
之人則亦可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

有子曰言行交際必謹于始乃能無悔于終如約信本  
有宜然之義不合于義而有非分之求則言之踐也難  
矣故與人約信之時卽審度力所能爲理所當爲而近  
於義則約信之言可必其後日之能復也致恭本有中  
正之禮不合於禮而有過不及之舉則耻辱之免難矣  
放致恭於人之時卽審度循己之分稱人之量而近于  
禮則可遠內羞之耻外至之辱也偶然與人相因本有  
可親之人使失其可親而與匪僻爲伍則終身之受累  
不小矣故與人相因之時卽審擇存心忠厚制行老成  
之人而不失其親亦可爲終身道德事功之宗也言行  
交際可不謹之於始哉○郭青螺曰此三段工夫全在一  
兩近字一不失字上有許多斟酌意思學者須有一種  
精神照管于人已之交近義是疑之而後言近禮是謹  
之而後動不失其親是擇人而後交○翼註曰因猶依

七

也如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宗猶主也在野則有道德之  
宗如七十子之宗孔子在朝則有事功之宗如十亂之  
宗周

此極形君子純心  
子學也重好學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

謂之好學可乎

子曰人之爲學者多而好學者少吾嘗疑一君子于此食猶是也非不欲飽但志有在而無暇于求飽居猶是也非不欲安但志有在而無暇於求安一惟敏於致知力行之事勉其所不足而慎於仁義道德之言不敢盡其所有餘然猶不敢自以爲是又必敏言行交修有過之人而考正其是非焉志專矣而用功能實功實矣而立心文虛可謂無一念不在於學而好學也已○蒙引曰不求安飽者志在於道也敏事慎言者用功于道之實事也就正有道者卽欲使吾之道都恰好無差也

貧而章

此進于真三任而謀其前情  
神氣節節相生不必拈出重處

圖書集成  
卷之七

大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

富而好禮者也

樂音洛  
好去聲

詔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  
 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詔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  
 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  
 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  
 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  
 者故以此爲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  
 其所未至也

子貢先貧後富。當用力于自守者。一日以其所能者。問曰。貧。道境也。氣易歎而。若貧而乃能無。道富順境也。氣易怨而。若富而乃能無。道。何如。子曰。可謂有守之人也。然猶未化。夫貧富之見也。未若貧矣。却心廣體胖而樂。並忘乎其為貧富矣。却安處善。樂循理而勉其所不至也。此章進子貢于化而許其能悟主學問上說。重夫子一邊首節。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是正問正答。下二節因其善悟而許其可與言詩。俱在前問答之外。○彥陵按。樂字不是樂。貧亦不是樂。道胸中自有一段好光景。與貧相忘耳。禮是天理之節文。不曰理而曰禮。以其若有規矩可循也。加一好字。便見此心日漢洽處。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礎七多反與平聲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九

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語。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貢自以無語。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有悟於學問之功。曰。即夫子之言思之。可見義理無窮。窮求一層。又有一層。學問無止息。進一境。又有一境。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義理無窮。學問無息之謂與。○精言云。斯字板苗。自上節出。蓋因論貧富之道而悟學問之功也。然所指必竟。是學問之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

其深淺高下。自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礎無所施。

不琢則磨無所指。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

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夫夫子論處貧富之道。而子貢悟及學問之功。故夫子嘉之曰。從來執滯者。不可與言詩。若賜之明悟。觸類旁通。引伸無盡。始可與言詩已矣。處貧富之道。我所已言者。所謂往也。學問之功。我所未言者。所謂來也。告諸往而即知來者。夫天下之往者。無窮來者。無盡有。賜之明悟。因往知來。隨在皆獲。心之境。又安能限其所至哉。○講告往知來。句脫根。雖節使不得枯。然上文亦使不得當先。就上文點出字。而然後推開一步。方合神理。

不患章此見君子當求其在已也。董下句。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十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子曰。人皆以己不己知為患。至不知人反不以己為患。不知學以己為己。非以為人人不己知。與我無損。不必患人之不己知。但當患心體不明。不知人之是非。無以取是而舍非。不知人之邪正。無以從正而遠邪。也何必以己不己知為患哉。○朱子曰。若宰相不能知人。不能進賢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不能辨益友損友。○蒙引此章似只為學而設。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終

四書順義解 上論語

為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為政章 此見為政者當以德化民也重以德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三

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政者以己之正正人之不正也若人君為政立綱陳紀之事皆以躬行實德之德則感化有基不顯其作為之迹而民自歸往而向化譬如北辰之居安其所眾星共之自能以簡御煩以靜制動而三垣二十八宿之象皆因循而共向之也人君恭己於上北極之居也萬民傾心於下一眾星之共也觀天象不可知德化也○註釋曰無為不是虛寂滅全無作為只是不生事擾民德備於己而人自化耳○困勉錄云夫子就為政以德分明有德字如何却說無為但德是人所同得以德感孚便不動聲色而人皆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故無為不是全無為仍有政事但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上○象引北辰則專主五星中之一

星連天象言北極則兼連五星而言有分別

詩三百章 此示人讀詩之要重末句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三

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變各自不同然有要焉一言可以該蔽全詩之義即魯頌駉篇曰思無邪是也蓋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讀詩可不知要哉○按思性之靈而情之倪也正常難邪最易非政令所能防禮制所能一惟采人心之思發於聲者順而導之使善者感發人之善心逆而制之使惡者懲創人之逸志則性情向於正不誤詩思無邪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

道之以政章

此見爲治者當審所尚也重有耻無耻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

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

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爲惡而爲惡之心未嘗忘也

子曰政刑德禮皆致治之所需然有本有末不可不審

也如道民以法制禁令之政民有不從者再齊之以德

惡傲情之刑其所求於民者亦甚詳明有威矣然民之

不爲惡不過苟免刑罰而無愧恥雖不敢爲惡而爲惡

之心未嘗忘也○困勉錄按德禮政刑爲政者都少不

得但有丁下半截遺了上半截則失了政刑之本意大

抵德禮只在刑政上見耳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

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

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

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爲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

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爲終始

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

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

又當深探其本也

若夫導之以躬行心得之德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但所感有淺深所稟有厚薄其中有所不能爲善者再齊之以制度品節之禮其所求於民者亦甚寬且恕矣然民不但恥於不善且相勉而至於善也政刑德禮之效不同如此可見爲治者不可徒恃其末而當深探其本也○德字指人君之躬行倡導若禮字則是制度品節之宜民者故曰齊若禮字專主君身仍是道之非齊之也○滄柱禮字自君身起而約束斯民濟民有憲與任刑豈下者過別

吾十有五章此夫子自敘其學以勉人也重學字貫通章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子曰最難得者時也不容已者學也吾今老矣猶幸十有五之時即專心致志於脩己治人之學知之必欲其精行之必求其至念矣

四書領義解卷之一論語

精行之必求其至念矣

在此而爲之不厭矣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雖志于學而猶未得乎道也又加十五年進修持守之功至于三十則道有得於心即以所得者爲主內舍不

與外物不搖而卓然有以自立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立者自志學而後心有所得即以所得者爲主而內

外不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雖守之固而知之猶未明也。又加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至于四十於事物當然之理。鉅細精粗。洞悉精實。而無所事守矣。

###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雖知之明。不過知其當然。猶未能知其所以然也。又充積十年。至于五十。所知益精。所見益微。理無不窮。性無不盡。於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皆有以探其本而知其末。知天命之微。是知天命分際。

### 六十而耳順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重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雖知之精。猶未能不思而得也。又涵養十年。至于六十。聲入心通。無所違逆。人言一入于耳。便知其心之邪正。事之是非。而耳順此不思而得之候也。徐岩泉云。有言達于志。有言達于心。皆得入之。其是非自著。而心不為動。無拒却亦無容留也。

###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

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

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意所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躐等而進。一以示學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也。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一 論語

美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辭之屬。意皆放此。雖不思而得。猶未能不勉而中也。至于今七十矣。涵養既純。矜持胥化。此心純是天理。從心所欲。不踰矩矣。此不勉而中之候也。自六十以來。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于此者。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矣。返觀一生。乃知學中有功。夫方有效驗。不可微等而求。有功夫即有效驗。又不可半途而廢也。涵養既純。矜持胥化。此心純是天理。是不踰矩分際。

孟懿子章 此見盡禮之為孝也。重無違三字。正申無違之旨。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肯於理三家僭禮夫子欲教已久一日孟懿子問孝子曰孝順德也固非一端子欲盡孝當存愛敬之心無違而已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夫曰無違自有所以無違者在也乃懿子不能再問而出夫子恐其誤認無違之旨而以從親之令為孝不惟不能盡孝而反流于不孝適樊遲御子告之曰前日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不知孟孫知我之意否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天

欲啓樊遲之問而轉以告懿子耳○三家僭禮懿子之問大抵儀欲其隆欲其周便有逆禮意子曰無違是渾爾語不可說被如云孝順德也致愛于親必順其情之所樂受致敬于親必順其心之所可安自始至終事無違事都要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

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無違亦無違於禮而已生事飲食供奉隨分自盡而以禮死葬衣衾棺槨隨分自盡而以禮祭祀祖豆儀文隨分自盡而以禮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此吾所謂無違也但不知懿子知之否也○禮主恩制不可或過心所欲為亦必循得為之分而不可任意力所能盡亦必守當盡之制而不得恃財如此乃所以尊親而為孝也

孟武伯章此見體親心之為孝也重唯字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龜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天

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孟武伯生於貴胄或不謹疾一日問孝子曰子欲盡孝不必求之于子求之父母可矣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愛之也深則憂之也至然他事之憂猶有已時惟子之疾常以為憂也為子者善體父母之心以保其身不言孝而孝全矣○不說人子之心而反說父母之心此是對照語只說父母之心如此又不說人子如何體父母之心此又是歇後語○子之疾無常父母之憂有常子之疾有時父母之憂無時釋故未疾憂其保護之不謹而疾易致有疾憂其調養之不善而疾難瘳疾愈憂其元神之未固而疾易發人子思想到此為我之故而使親心不安子心何以自安乎



子游章 此見敬親之爲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養去聲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三

子游疎暑或少恭謹之容一日問孝子曰敬以行養古之孝也若今之孝者是謂飲食供奉能養而已如徒以養言不特父母之貴有養也至於犬馬之賤皆能有以養之但養父母貴敬若不敬何以別於養犬馬者乎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章內兩能字要看上能字看得養重而能亦是希奇可貴的故世俗之論孝者止是說個能養外此並無他說也自夫子言之這一能有甚希奇可貴處微論父母之貴有養即至犬馬之賤皆能有養若養親不敬則與養犬馬何異此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夫不敬則等父母于犬馬不但不可以爲子並不可以爲人反而思之能不悚然可見孝莫大於敬也

子夏章 此見愛親爲孝也重色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食是以爲孝乎 食音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

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三

子夏直義或少溫潤之色一日問孝子曰人之事親惟色爲難耳蓋有深愛者始有和氣有和氣者始有愉色有愉色者始有婉容不可以強爲亦不可以僞爲所以難也若父兄有事爲弟子者服其勞弟子有酒食與先生飲饌凡有財力者皆能爲之曾是以爲孝乎子欲盡孝亦于難者加意焉可矣

吾與回章 此極形顏子悟道之妙也重不違足發四字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深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

終日言但見其不遠如愚人之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思也

子曰甚哉回悟道之妙也吾嘗與回論道言至終日竟無一言之疑足待商榷者哉乃回也夫如愚則疑其不足全不相違其氣象恰似愚人之而已夫如愚則疑其不足以發矣及回退去而吾省察其私居獨處之時但見語默動靜之間活潑潑亦足以發吾所言之理但見語行實踐之際然後知回之如愚者乃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無所疑自無待問而不愚也安得及門皆如回哉○困勉錄云節其不違之時預知其足發之機但上文口氣含蓄至下始點破霍林謂婉轉其詞以明之最妙○動個發靜亦發語固發默亦發有活潑潑地生鳥可已之妙○發有變動不拘意有生不窮意○朱子曰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于日用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三

躬行之間如告以非禮無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退而省察所為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問于何見之日粹面盎背皆見之○徐敬菴曰要看得發字意出如草木生意充滿鬱勃於中而暢茂條達於外謂之非造化之力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可

視其所以章 此言觀人之法重視觀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子曰知人則哲自古為難然而亦有法也始焉視其所以之事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而其人大大聚矣

觀其所由

觀此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所以雖善猶未知其出於誠實否也善焉又觀其意之所從來有所為而為善無所為而為善無所為而為善固可為君子若有所為而為善猶不得為君子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所由雖善猶未知其出於自然否也終焉察其心之所安自然為善勉強為善自然為善固可為君子若勉強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三

為善未必久而不變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於廋反廋所留反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夫由以而由而安在人者因外以究其內由視而觀而察在我者因畧以致其詳人之偽為君子者焉能度其虛偽哉焉能度其虛偽哉

此觀人之法也○焉廋重惡遣溫故章 此示人以為師之道貴有心得也重知新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

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  
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  
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記誦之學所知有限不足以為人師若溫習舊聞  
融會貫通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人以  
我所知者問於我我固有以應之以為師庶乎可矣

君子不器章此以全才望天下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  
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三

子曰凡有一才一藝者皆謂之器器固有用之成材矣  
然未免拘而未化也惟君子得於天者全養於已者裕  
其體無不具故大用之可以奏經綸匡濟之業小用之  
可以任兵農禮樂之責守經達權無所不宜而用自無  
不周焉豈特一材一藝已哉○李岱雲曰體無不具是  
貼君子二字說用無不周是貼不器二字說既是君子  
自然不器既是體無不具自然用無不周故註中于二句內夾一故字

子貢問章此見君子以行為貴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  
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  
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長於言語一日問君子蓋以能言者為君子也子  
必也先力行其言其所言之理而後從之為明道之言考德  
之言以自道其甘苦閱歷之故則言不至有餘行不至  
不足乃可為君子耳子亦加意於行可也○其言  
乃所知所得之事理也不就倣一番言語說過必先身  
體力行步步著實而後說出

君子章此見君子小人用情之不同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比必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  
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  
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審

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閒而  
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君子小人人品不同用情亦異君子之心公有一  
視同仁之度其與人親厚也循乎理用愛有等施恩有  
序周徧廣潤而不私相阿比小人之私心私有趨利附勢  
之意其與人親厚也徇乎情或通聲氣或結黨援私相  
阿比而不周徧廣潤君子小人用情不同如此可不辨  
哉○說統曰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  
從處已上見朱子論周以好善兼惡  
惡論比以黨惡兼傷善析理最精

學而不思章此見學思不可偏廢也重不思不學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

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學以習其事思以明其理二者不可偏廢也若致知力行以學矣而不思以索其理其所學者特粗迹耳則皆昧無得而問若懸空妄想以思矣而不學以習其事其所思者特虛見耳則危疑不安而殆學必濟之以思則所知益精思必濟之以學則所守益固學思豈可偏廢哉○困勉錄曰註習其事原兼知行但除思耳觀大全朱子數條自明

攻乎章 此見人當正學術意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

四書義解 卷之一 論語

聖

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聖人中正之道人所當知當行者也若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謂之異端既曰異端則當屏而斥之矣乃有人焉喜其立說之新奇舉心思才力專致而欲精之則言彌近理而益足以惑人斯有害於己之心術人品並有害於天下後世之人心風俗也已學術可不正哉○害字註只是害人而害已亦當補

由誨章 此以真知教子路也重兩為字側重不知邊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女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況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路好勇或有強不知以為知者子曰由乎吾教女以真知之道乎天下之事理無窮非必無一不知而後謂之知也女不有所知乎知之不可自誣也即認為知之知之外女不有所不知乎不知更不可自誣也即認為不知不知與不知較然明白而無自欺之蔽是即心之真知也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女不可不自認乎○張彥陵云二為字重看乃心中體認知不知自家心裏明白意重不知邊勿平看○上下二知字指心之全體言中四知字指一事之知而言○困勉錄是知也註分兩層不易之解時說謂知論真假不論多寡終就

四書義解 卷之一 論語

美

千祿章 此以為己之學教子張也重多闕慎六字

子張學千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千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張為學有千祿之意蓋欲以胸中所蘊者見於設施行事間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行寡之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

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教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道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然未免馳騁於外矣。故夫子示以為己之學。曰。人之為學。盡其在我者而已。在我者言行為要。言資於聞。必也於古今之理多聞。而學之博其疑而未信者。聞之不言而擇之精。其餘已信者。亦謹慎以言之。而守之約。如是則所言當理。雖未必全無可尤。庶乎其寡。尤行資於見。必也於古今之事多見。而學之博其殆而未安者。聞之不行而擇之精。其餘已安者。亦謹慎以行之。而守之約。如是則所言當理。雖未必全無可悔。庶乎其寡。悔夫寡。尤寡悔未易能也。如言果能寡尤。行果能寡悔。則在我有嘉言懿行之學。而在人。有言。有行。果能寡悔。則不求而得。祿之理自在其中矣。何以干為。○朱子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又註。疑未信。殆未安。總是不知合理與否。上闕字。闕而不言。下闕字。闕而不行。○朱子曰。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着祿說。不教他干。○困勉錄。德修而祿至。是祿在其中。德修而祿不至。祿亦在其中。蓋只論我有可以得祿之理。不論他得不得也。

哀公問章。此見為君者當服民以義也。重上句下句。特反決之耳。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君也。錯捨置也。諸眾也。程子曰。舉錯得宜。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哀公問曰。君貴民服。但不知何所作。為則民服。孔子對曰。民之服非可以刑驅而勢迫也。惟在舉錯合義而已。如存心制行。順乎天理而直者是。義所當舉者也。即從而錯之。存心制行。違乎人情而枉者是。義所當錯者也。即從而錯之。舉錯合義。即合乎民心。公好公惡之理。則民不曰。君子小人而曰。直枉。合乎民心。公好公惡之理。則民不曰。君子小人而曰。直枉。不亦合於義哉。○梁無知曰。不曰。君子小人而曰。直枉。

最妙同一君子。惟直的小人。最善迎合。所以容易舉錯。同無所回互之謂直。直而學。阿世沒無執持之謂枉。  
季康子章。此見為上者當盡其。在已也。重三則字。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

能如是則其慮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且相勸以善當如之何夫曰使民盡其忠之於民也夫子告以自盡之道曰化民之機不在於民而在于已民之不敬特上之臨之未莊耳有如正衣冠尊瞻視臨民以莊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不必使民敬而民自敬民之不忠特上之孝慈未盡耳有如孝于親慈于衆則德足以爲民表恩足以結民心不必使民忠而民自忠民之不相勸而爲善特上之舉教未行耳有如善者汲引而舉之不能者匡直而教之則存以鼓其向善之心開其爲善之路不必使民勸而民自勸于大夫欲民敬忠以勸亦盡其在已者可也何言使哉

或謂章

此見爲政不外於正家也重是亦爲政句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堯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也

季孫意如逐昭公立定公而定公不以爲仇反以爲德孝友之心形無存矣故孔子不仕或人不知而謂曰抱爲政之具者子也當新君初立正君子有爲之時子奚不出而爲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其爲爲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

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夫子之不仕有難於顯言者因託詞以謝曰書以道政事者也亦有云孝者乎昔成王命君陳曰惟爾君陳能盡受教以孝於親而盡恭順以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孝友之心化之於民而施於一家使薄然有恩以相接秩然有禮以相維而有政書言如此則書言推之可見政者以已之正正人之不正也能盡孝友以正一家是亦爲政何必居位治民乃爲政乎夫子託詞以謝或人如此要之爲政之理亦不外是而不仕之意亦隱然可見矣○政者正也以已之正正國人固是爲政以已之正正家人亦是爲政人爲我所正即是有政我有以是爲政

人而章

此爲無信者警也重信字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論語

早

行之哉

軌五兮反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輓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曰信者生人之本身世相接之樞機也人而有信則一室之內千里應之若人而無信則言行皆虛已之心不通乎人人之心不通乎已吾不知其何如而後可也夫大車無輓則無轉輓以駕牛者小車無軌則無鈎衡以駕馬者輪輓雖設特虛器耳其何所恃以行之哉人而無信亦猶是也○陶石實曰信者已與人相接之實意若無信則人已之心不能相通如何可以聯屬天下固結天下故曰不知其可

十世章 此示子張知來以禮重因字言  
損益可知亦見損益必出於因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張務外有知來之心  
問十世之事可前知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聖

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閒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

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世有變而禮無變觀于已往可知將來繼夏而有天下者殷也凡三綱五常因於夏禮其中制度文為小過不及之閒所損益可知而知也。不過變尚忠為尚質變建寅為建丑之類耳繼殷而有天下者周也三綱五常因於殷禮其中制度文為小過不及之閒所損益可知而知也。不過變尚質為尚文變建丑為建子之類耳。由是推之其或繼周而王者所因不過三綱五常所損益不過文質三統雖百世可知也。豈但十世而已乎。未三綱五常天理之自然萬世而不易文質三統人事之宜然隨時而變更故不但所因可知即所損益亦可知也。論語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論語

聖

也師也。不可曉然於前知之理乎。語類云所因之禮是天做的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的隨時而更變。困勉錄曰所損益可知也是言損益之不多以見其必出於因不是其必有損益。三綱五常是天之大經大本皆天理之當然人心之自然天理不變人心不改故三代不能不因但風氣漸開人事漸盛故不得不損益。翼註凡有定者可知無定者難知今此禮三代相因是有定也雖有損益不過善用其因是無定而未始無定也故總曰可知

非其鬼章 此為諸瀆鬼神而不務民義者發也一是重語不當為而為一是當為而不為各自開說無勇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子曰凡人各有當祭之鬼為其鬼而祭之以伸其誠敬情也亦理也若非其鬼則精神不與之相通而越禮犯分以祭之此謂媚求福之心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凡事有關於名教者為義義固不可不急為矣但不見義亦無可如何也有如見義而輕權悉審乃退怯而不為此志有未堅守有未定而無剛大之氣以充其體也世之詭譎鬼神而不務民義者可不加所惕乎○王觀海曰諂與無勇俱就上文而斷之不作推原說○舒完白先生云曰諂是偽之使止曰無勇是激之使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一

聖

四書順義解卷一終

八佾三

凡二十六章

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八佾章此章季氏無君之心也重是句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在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

四士二舞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

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一

○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

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

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

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

不為乎

八佾者天子宗廟之舞取宣八風之義也季氏魯之大

夫庸三命宜舞四佾也乃嘗舞八佾於家廟之庭孔子

謂季氏如此干名犯分之大事尚安於為敢於為而忍

之猶如此○朱子曰是可見所以明其罪之無所加猶

大言而言也孰不可忍所以見其罪之所必重也○

而○朱子曰是可見所以明其罪之無所加猶大言

而○朱子曰是可見所以明其罪之無所加猶大言



但說以是可忍者為重謝氏以  
孰不可忍者為重非正意也

三家章 此冷言以刺三家之  
無知也重奚取二字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  
堂徹直列反  
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  
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  
僭而用

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  
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二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  
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  
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雍詩武王祭文王徽饌所歌之樂章告成禮也三家者  
魯之大夫祭都公宜歌采蘋乃亦以雍詩徹饌夫子冷  
言以刺之曰雍詩中一切熱燥陸茂之詞吾未暇悉數  
也第於其中得兩言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當時有辟  
公乃歌辟公有天子乃歌天子蓋有所取也今三家之  
堂有辟公乎有天子乎無辟公而歌辟公無天子而歌  
天子奚取於三家之堂無知妄作徒取僭竊之罪耳○  
用勉錄曰只提出天子二字便是春秋書法然奚取二  
字是冷觀語若將大夫陪臣道破反不似譏詞○此冷  
刺三家之無知而無王之罪也三家者三家之堂都  
要着眼首句是記書定他罪  
案末句是夫子笑他無謂

人而不仁章 此欲用禮樂者退  
求其本也重不仁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

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

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

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

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子曰仁心之德也人必全此心德恭敬著于儀節則有

序而為禮和樂播之聲容則有和而為樂是仁即禮樂

之本也若人而不仁則其心放散禮之本已失雖用玉  
帛交錯與禮不相干涉其如禮何人而不仁其心乖戾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三

樂之本已失雖用鐘鼓鏗鏘與樂不相干涉其如樂何  
甚矣用禮樂者當返求其本也○李岱雲曰按仁人心  
也此句最親切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更有甚序甚和  
此已包程子之說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正指玉  
帛交錯之禮鐘鼓鏗鏘之樂則又包李氏之說了故朱  
子獨取游氏之說於圈內○朱子曰敬和在心裏說程  
子序和在事上說故程注無序不和當  
補在不仁之下如禮何如樂何之上

林放章 此見聖賢問一維禮  
之心餘感對本字看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

是也故以為問

周末為禮者專事繁文魯人林放疑其本之不在是也  
故問禮之本○本是禮之初下節論誠正言禮之本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夫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夫子嘉之曰上而君公下而卿尹皆不知究禮之本而子獨有志於本大矣哉有關於世道人心之問乎此還淳返樸之機也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四

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簋簠豆豆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適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

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試以禮之本言之吉禮與其專尚繁文而奢也不如寧樸陋無文而儉雖非禮之中猶然禮之本也喪禮與其專習儀節而易也不如寧哀痛迫切而戚雖非禮之中猶然禮之本也子欲求禮之本于儉戚加之意可矣○禮與其字寧字有目睹心傷挽回時向之意○此章論禮之本周未文盛以渾樸不足以斂人心淡素不足以飾觀美由是踵事增華日即於靡林放疑其本不在是故以禮之本初為問殷然有崇本抑末之意也夫子以時方逐末正恐其流而不返而放獨有志於本則得其本而禮之全體亦可因之而得底幾先民之懿範可復古道之醇正可返風俗由此而還淳人心由此而歸厚其所關非淺小也故因以大之而遂酌言其本焉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五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

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夫子傷時之僭亂而歎曰諸夏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其有上下之分也由今觀之夷狄禮教不行之地且知有君長不似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不亦甚可慨哉○有君只是有個統屬之人如字當像字看

季氏章此夫子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也重泰山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誅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六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泰山在魯封內魯君祭之分也亦禮也乃季氏亦欲旅泰山不過求消禍逐福耳然僭極矣子謂冉有曰汝既為家臣即弗能明大義以救止之之對曰季氏求福之心勝求之力弱不能救也子曰嗚呼汝不救則季氏之旅必矣不知禮不可僭神不可欺且如林放不過魯人耳向知問禮之本曾謂泰山聰明正直之神肯享非禮之祭反不如林放之知禮乎雖祭亦無益也夫子進林放厲冉有以警季氏深矣○與字作切責怪問之詞自妙

無所爭章此以禮讓風天下也重首句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眾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饌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

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曰尚德之君子恭以持已遜以接人其心平其氣和無時無事與人相爭於無爭之中求其爭必也射乎蓋射原較勝負之地也乃吾觀君子之射其升堂也不達也必三揖三讓而後升何始事之有禮也射畢而下不達下也必三揖三讓而後降何中事之有禮也及眾耦皆降勝者乃如前三揖三讓而後升何容揖遜如此其爭也君子終事之有禮也自始至終皆雍容揖遜如此其爭也君子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矣君子何嘗有爭哉○君子是有學問涵養之人無所爭是恭以持已遜以接人與人爭名亦不爭利也恭遜二字輔氏云恭主容遜主事俱就氣象上說李兆恒云恭遜俱兼內外兆恒是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七

巧笑章此見教學相長之益因子夏疑詩而解之因子夏悟禮而許之以言詩為主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

子夏問曰逸詩有云巧笑倩兮口輔端好美目盼兮黑白分明此言天然美質吾所能解者也又曰素以爲絢兮夫素無文飾而絢有采色素與絢本不相似乃詩言素即是絢果何謂也夫詩言素加以絢而子夏混素于絢宜不解以爲之說也○巧笑三句俱是賦不可以上二句爲賦下一句爲比蓋素即指倩盼之美質絢是借

用字謂加以華采之飾也註中如有素地二句是解其借字之義非末句正疏玩次節註中猶字自明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夫子解之曰子不知素以爲絢不觀繪事乎從來繪畫之事後於素功蓋先有粉地而後施五采猶人先有美質而後加文飾也夫子不過爲子夏解詩耳未嘗言及詩以外也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八

子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乃子夏忽有悟曰即繪後思之可見儀文度數之禮其後起者乎忠信誠懇之質有立於先者矣夫子嘉之曰繪後原可通于禮後但我未思及此而商乃悟及此一番說起一番精神使我心活活潑潑者即商也有商之

明悟觸類旁通引伸無盡始可與言詩已矣安得及門皆如商也哉

夏禮章此聖人慨二代之禮無傳重兩不足徵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禮以人而傳言以徵而信吾欲述夏殷之禮與周禮並傳久矣但夏禮吾能言之惜乎杞爲夏之後弱而流于夷不足以徵吾之言也殷禮吾能言之惜乎宋爲殷之後僅存什一於千百不足以徵吾之言也所以不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九

足徵者蓋以簡編殘闕老成凋謝載禮之文蓋禮之獻不足故也若足則吾能取之以徵吾之言矣曾幾何時而祖宗之制作子孫竟不能傳自今以往更不可知不令人撫先朝之遺制而興慨哉○大全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從何得知得曰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得知杞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

禘自章此慨魯祭之非禮也重不欲觀三字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

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十

禘王者祭其始祖。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始祖配之大祭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魯用之。已非禮矣。而行禮之時。又無誠敬之心。是吾嘗助祭於太廟矣。當于歎之曰。禘大祭也。行禘之時。吾嘗助祭於太廟矣。當未奠酒之前。君臣尚有誠敬。自既灌酒降神之後。君臣浸以懈怠。禮文雖具。而誠敬已失。此傷魯之行禘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夫子口中單只說他不誠。未嘗說不正。不禘者。將禘字極力嘆嘆的。鄭重而不王。不禘之意。亦自見於筆端。如云。禘以誠爲主。誠則有可觀也。魯之禘也。未灌之先。誠意猶存。自既灌而往。非不禮也。魯之禘也。未灌之先。誠意猶存。自既器陳而物備。而致愆。致愛者。無有焉。夫以有道會孫。所不敢輕易其事。必合萬國之歡心。以展其孝思者。茲則疎忽之心。將之雖有八佾之舞。九獻之儀。果奚當乎。以聖明天子。所不敢簡畧其行。必合列辟之禪。將以打其精誠者。今則以清慢之意出之。雖有琮璧之陳。犧象之設。又奚爲乎。吾不欲觀之矣。如此則失禮之中。又失禮兩意兼到也。

或問禘章 此見禘義之難知也。重不知也三字。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荅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十一

或人疑魯用禘而請問其說。夫禘義深遠。非或人所及。知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故夫子托詞以告之。曰。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能思及。始祖所自出。而制此禮。不能感及。始祖所自出。而行此禮。不能察制。禮行禮者之心。而知此禮。吾不知也。蓋制禮有原。享親有義。若有因文以達其原。卽數以通其義。知其說者。由而難明者。向明則天下之理無不明。幽而難格者。既格則天下之人無不格。之於治天下也。其如此。如示諸斯乎。夫子言斯。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此章重不知。何知其說者。二句正言其精微廣大。不易知也。玩之於天下四字。亦見是有天下者行之而不知。不王不禘。亦自寓於言表。明且易是兩意。明者無不知之理。易者無難處之事。

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 此記夫子祭祀之誠也。重兩如字。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祭先主於孝夫子祭先孝心純篤其精神嘗與之流通如在祭神主於敬夫子祭神敬心專一其精誠嘗與之感召如神在夫子祭祀之誠如此○楊慈湖曰二如在乃門人記錄之詞若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嘗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

西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三

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寔禮為虛也

夫子嘗曰祭所以伸吾之孝敬也使吾有事不得與祭而使他人代祭則孝敬之心不得伸如不祭觀於此言益可証其祭祀之誠矣○吳省菴曰吾之典禮人可得而攝之吾之精神人不得而攝之也○胡氏曰祭先所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誠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

王孫賈章此以天壓權臣也重天字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

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王孫賈衛之權臣欲夫子媚已故諷之曰時人有言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夫奧尊而竈卑所謂媚奧不如媚竈者果何謂也賈之意蓋以奧比君以竈比己見奧雖尊非祭之主竈雖卑而當時用事諷夫子媚君不如媚己也○此章以天字為主所以深惡其求媚之私而陰折其易竈之奸也聖人者達天樂天者也達天則明

西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三

窮通之故自不希情敬俸樂天則安於窮通之遇自能遜世無悶賈不知此意夫子急於得位而以俗語隱諷之與其是輕量之詞寧字是偏注之意二句是虛虛權度於奧竈之間以酌其行媚之計不宜說出虛位與當時用事等語只隱含在何謂之中使夫子味其言而會其意耳是賈之意但知竊君之柄欲屈人以附已而夫子之心但知在天之理只守已而不倚人故據理以折之賈如知此自當杜其求媚之私而消其易竈之奸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

取禍

夫子折之曰人言媚則不然最尊者惟天者理而已矣苟不順理而行則獲罪於天矣無所禱也媚與媚豈能免乎可見人當順理非特不當媚也媚與媚也夫子以天折權臣如此○蒙引獲罪之罪以禍言與朱子論是非不論禍福之說不合然却有理

周監章

此夫子自表其意章之心也重文字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西

子曰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禮我周之初風氣漸開文明漸盛有文武為君周召為相監視二代之禮以為損益凡朝廟之間闔門之內大綱小紀皆然明倫郁郁乎美盛而文哉吾既生當盛世得觀禮制之盡善則治已治人亦惟周是從而已○陳新安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有不得不然者兄文武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從之蓋從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盛之文也

子入章

此見敬謹之為禮也重是禮也句為禮辨非為已辨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太音泰鄉側留反

太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鄉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

聞故或人因此而讓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

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夫子始仕者入太廟而助祭凡禮文禮器皆問於人此敬謹之心形於不自覺者耳或人乃妄議之曰鄉人之子素稱知禮由今觀之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從來知者不必問今入太廟每事問其不知禮明矣子聞之曰或我為不知禮我固非知禮者但禮主於敬使器數儀節漫無考辨則是漫忽而非禮矣若我之問正不敢慢忽之意是即禮之所在也以我為

射不章此傷今思古之意也傷今思古之意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

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

人言古之道可以正今之失

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風息至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夫子嘆之曰鄉射禮文有云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此何為哉蓋為人之力量弱不同等必主貫革則強者能而弱者不能有力者得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圭

以自逞而有德者反無以自見也此猶古昔盛時禮教  
修明尚德不尚力之道也而今不可復追矣○困勉錄  
曰古道不見於今者多矣夫子獨嘆此謂非戰爭之際  
而傷德化之衰哉○沈無回曰較射性情發越之際  
也而即以不尚力為開情正性之方古  
人作事便寓一深意夫子所以與想之

子貢欲去章此聖賢同一維禮之意上節子貢欲去  
羊傷禮之廢其言激下節夫子欲存羊  
重我愛其禮何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  
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  
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  
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夫

子貢欲去之

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  
受而藏之祖廟尊天王也每月朔以特羊告廟敬祖宗  
也請而行之勤民事也禮之大無有過於此者魯自文  
公六年閏月始不視朔至定哀時遂以為常則禮廢矣  
而有司猶供餼羊子貢見禮不行目擊心傷向當事者  
議欲去之不過使人知此禮不可不行耳但當時君臣  
禮且廢安論羊欲去則  
竟去矣而禮不絕望乎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  
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  
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

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  
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故夫子嘆之曰賜也爾欲去羊是愛惜其無實而妄費  
不顧空存也○不知昔日之羊因禮而有今日之禮因羊  
而留羊去則天下後世將不知有禮矣我則愛惜其禮  
不忍其終亡也○安敢輕議去此羊耶要之子貢欲去羊  
傷禮之廢也其言激夫子欲存羊冀禮之復也其詞婉  
言雖異而維禮之意則一也○陳書云按惜小費數名  
寃憤激三意俱有○困勉錄曰存羊  
即存禮因羊可復禮兩意原當交發

事君章此聖人以身維  
臣節也重上句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七

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理之當然也○

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  
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  
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子曰臣之事君登降拜跪皆有一定之禮今有人焉常  
存敬君尊君之心凡事盡其當然之禮未嘗於分之外  
有所加也乃人習見輕君慢君之事反覺盡禮爲卑煩  
而以爲諂也禮泯於人心不亦深可慨哉○按事君上  
不必露出我  
字程註自明

定公章此見君臣當各盡其  
道也重以禮以忠

定公問君使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



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定公問君使令臣臣事奉君其道當如之何孔子對曰君尊臣卑以尊臨卑易至於簡故君使臣不徒高爵厚祿已也必也隆以禮貌委以勢權和敬備至而以禮臣下君上以下奉上易至於欺故臣事君非徒宣力效勞已也必也處常則敬事後食處變則見危授命盡心竭力而以忠如是則君臣各盡其道上下交而德業成矣○臣者君之股肱為上帝之所簡則臣不可慢為祖宗之所始則臣不可慢君者臣之元首尊之如帝天則君不可慢之如父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見詩人得性情之正也直不情不傷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也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大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子曰詩以道性情而得性情之正者莫如關雎關雎之詩宮人為文王得后妃而作也當后妃之既得也宮中有琴瑟鐘鼓之樂從來樂之過者易至於淫若關雎之樂為后妃之德能配君子而感內治樂所當樂不至失其正而淫當后妃之未得也宮中有寤寐反側之憂從來憂之過者易至於傷若關雎之哀為無后妃之德不能配君子而感內治哀所當哀不至害於和而傷詩人得其性情之正如此學者可不玩其詞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乎○汪武曹云哀樂專主宮人乃是正解文王后妃之性情得其正正是推上一層德即幽閑貞靜之德有是德而垂型宮室誰不明婦順之義有是德而式化家邦誰不勵貞潔之行以君子而得此內助之力也樂所當樂何嘗失其正而淫無是德以和理於內誰與衍益斯之慶無是德以正位宮中誰與修莫益之儀以君子而鮮此內助之人也哀所當哀何嘗害於和而傷此詩人性情之正也

九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子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哀公四年亳社災公懼問立社之意於宰我夫新穀報本以重民事立社之本意也使宰我以此為對而哀公知所修省撫卹斯民魯國未必不自此而振興我乃以意妄對曰古者立社必有樹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世遠年湮其意不可考矣至於周人則以栗若曰古者戮民於社使民望之而戰栗也宰我見魯君弱臣強特欲公作威以振國勢耳不知魯國已弱使君再起殺伐之心而因運不幾絕乎○困勉錄古人立社自有深意宰

我。此。所。謂。之。木。極。沒。要。緊。且。夏。后。氏。以。松。木。必。舉。天。下。皆。如。此。則。沒。要。緊。中。又。有。疎。處。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則。失。之。附。會。矣。而。附。會。得。又。不。是。集。註。所。謂。非。立。社。之。本。意。以。其。沒。要。緊。與。疎。且。附。會。言。之。又。敢。時。君。殺。伐。之。心。則。以。其。附。會。得。又。不。是。言。之。蓋。其。差。處。尤。在。此。也。

###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敢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子

故夫子責之曰事之未成者猶可陳其是非而說若病事則不說說無益也事之未遂者猶可伸其匡救而諫若事已遂則不諫諫無益也凡事之未往者猶可指其愈尤而答若事既往則不答各無益也宰子之言即成事遂事既往也我何必說之諫之咎之哉子云不說不諫不咎正所以說之諫之咎之也其維魯之意深矣

管仲章 此惜管仲不能致主於王道也重器小二字

###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子曰人之所為親乎其器若齊之管仲得信任之君能有為之時正宜大有為於天下矣而惜乎局量褊淺容

受帝宏規模卑狹設施不廣之器小哉夫子之惜管仲者以其但用私知為富強計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也。○齊氏曰大其功為天下幸小其器為管仲惜。○因勉錄曰以仲之功較之春秋諸臣則為大以仲之功較之伊周之佐則為小不可謂其功大而器小也功字亦即在器字內

###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乃或人不知而問曰從來器小者必儉管仲儉乎子曰大凡儉者必有節制管氏有三歸則有與作之費官事不相兼攝則有廢祿之費其侈如此焉得儉

###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主

### 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玷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玷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二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三

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或又問曰從來不儉者必知禮然則管仲知禮乎子曰大凡知禮者必循名分邦君樹屏於門內以蔽內外禮也管氏一大夫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宴會和好兩禮之間獻酬飲畢有反爵之坫禮也管氏一大夫亦有反坫其僭如此管氏而知禮天下千名犯分之人孰不知禮夫子雖未明言管仲之器小即不儉與不知禮推之而見其器小亦可見矣

語魯大師章此見樂有可知之實也重可知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去聲太音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故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三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當時音樂廢缺夫子自衛反魯而欲正之故先語魯太師作樂之道曰樂以象功昭德感天地格鬼神其理雖深微難知而其條理節奏之妙可想而知也當其始作五音六律無一不脩翕如而合也及其放聲大作清以濟濁高以濟下五音六律極其調和而純如也純則易至於混亂又必清自清而濁自濁高自高而下自下五音六律無相奪倫皦如而明白也皦則易至於間斷又必一清一濁相為終始一高一下一下相為循環五音六律聯續不斷而繹如也夫翕如之餘有純如純如之中有皦如皦如之中有繹如如自始至終曲盡條理節奏之妙如此而樂以成由一成以至九成其理不過如此樂不可想而知乎子為樂官當詳而考正之○翕所謂樂具入奏大略小鳴是也純所謂八音克諧神聽和平是也皦所謂成文不亂從律不好是也繹所謂終始相生循環無端是也○張何初曰大師樂官豈不知樂只是聖人神遊其際想像其自然之節奏耳○補註曰此夫子將有正樂之意特語太師以聲音節奏欲其審音察數而調和律理也據作樂時說○雙峯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中初從之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如之餘有和諧和諧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盡作樂之妙

儀封人章此封人信聖于天也重未句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通反從喪皆去聲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

吾

夫子周流至衛儀有封人賢而隱於下寮蓋有心世道以物色濟世之人者也來請見夫子曰大凡君子之至於斯邑也我必求見君子亦未嘗拒絕使我不得見也吾既求見君子豈不願見夫子乎君子既容我相見夫子豈不容我相見乎從者因其求見之誠通於夫子而見之封人觀夫子之德容道貌聆夫子之言論丰旨得於觀感者深因出而語門人曰吾觀二三子皆有憂虞之色大約爲夫子失位而去國耳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夫世教衰微人心陷溺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亂極當治必然之理夫子之德有當於天心天即將使夫子得位設教開生民之耳目覺斯世之愚蒙焉木鐸以警衆也豈終於不遇哉封人信聖於天如此○鄭退菴曰封人之贊夫子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信其將然非徒尊夫子德容之盛其不忘天下之心必有與夫子相感者故將氣運天心聖人事業及進退得失之理一口道出不能見聖人之有以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

子謂韶章 此論帝王之樂以致升降之慨重又字未字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吾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特然爾

子嘗謂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樂樂固象功而昭德者也舜之樂名韶其聲容之盛能傳紹堯致治之功可謂盡美矣細而聆之有和平廣大之蘊性之德與揖讓而有天下皆潛著於聲容之表美之中始又盡善也又謂武王之樂名武其聲容之盛能傳伐暴救民之功亦可謂盡美矣細而聆之有發揚蹈厲之意反之德與爭誅而有天下亦皆潛著於聲容之表美之中猶未盡善也蓋帝王功雖無殊而德與時不同故樂亦有升降如此夫子尚論之而感慨深矣○吳省菴曰美是聲容之盛從外而見蓋善是所以爲聲容的根子只就美上看兼德與時言自是不易之解但功本於德而時又帶言不知

居上章 此見事當務本也重以字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子曰凡事皆有本如居上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為  
喪以哀為本必有其本而後可以觀其所行之得失也  
苟居上無寬宏之度為禮無敬謹之心臨喪無哀痛之  
情本之既無雖有條教號令之設進退周旋之節辭讓  
哭泣之數特末務耳吾將何以觀其所行之得失哉甚  
矣事不可不求其本也○四書家訓曰此是夫子崇本  
之論寬敬哀俱以心言心本也○此寬厚之心恭敬之  
心哀戚之心由此行出來即未必盡得其中而本寔未  
撥猶有可觀不然統上有條教號令禮有威儀進退喪  
有衰麻哭踊皆為末節失固失也得亦失也雖欲觀何  
所據而觀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美

四書順義解 上論語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里仁章 此見人當擇里而居重處字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處上聲焉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

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居必擇隣居之道也若一里之中有仁厚之俗父  
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薰陶漸染可以成其德周恤保  
護可以安其業此俗之至美者也有識者必處于此矣  
若擇里而不處于仁則失其是是非之本心焉得為智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毛

甚矣擇里者當處于仁也○擇字宜活看無既擇不處之理何初重擇字不是

不仁者章 此見人當全仁以貞遇也重末二句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

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  
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  
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  
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  
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

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  
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  
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  
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  
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于利之也

子曰仁心之德也人必全乎心德而後可以貞遇若不  
仁者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使暫處窮約猶能強制久之  
則迫于飢寒必放辟邪侈無所不爲而濫矣不可以久  
處約使暫處安樂猶能矯飾久之則溺于富貴必心志  
放逸蕩檢踰閑而濫矣不可以長處樂求其能處約處  
樂者其惟仁者知者乎仁者之心純乎天理勿論動靜  
存發皆能安其仁而無適不然處約自不至于濫處樂  
自不至于濫也知者之心明乎天理雖不能與仁爲一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天

然深知仁之可好勿論窮通得喪皆求合于仁而不易  
所守處約自不至于濫處樂自不至于濫也人可不勉  
爲仁者知者哉困勉錄曰按丘月林先生云安其仁  
而無適不然利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而後發本  
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  
外則夫子之言爲歇後語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  
不濫處樂不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自然不濫處樂  
則固守而不至于濫故曰利仁覺稍差蓋謂安仁利仁  
內包得不濫不濫意則可謂不濫不濫便是仁則不可  
惟仁者章此見仁者用情得其正也重惟仁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

惟之爲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  
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

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  
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而人每失其正者以私心  
之未克也惟仁者之心渾然天理至公而無私公則必  
正不執已見以爲好惡不徇人情以爲好惡如人合于  
仁而可好也則當其寔而好之能好人人違于仁而可  
惡也則當其寔而惡之能惡人人違于仁而可惡也則  
以爲狗有時好惡異于衆而非以爲矯總期于當理而  
已仁者誠好惡之準哉。仁者非無好惡但無私好私  
惡耳困勉錄引了凡一條不是。仁者不執已見爲好  
惡不徇人情爲好惡故曰能。註中無私心屬仁者當  
于理屬能好能惡故用然後二字分別之所謂有體必  
有用也

苟志章 此勉人專心求仁也重志字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論語

完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于仁則必無爲惡  
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  
則無矣

子曰外之所爲皆視乎內之所向苟于錮蔽之餘一旦  
醒悟積習之久一旦奮發專心存理過欲而志于仁矣  
察識雖未必精踐履雖未必熟然此心之向往既正則  
當前必無爲惡之事也人可不志于仁哉。惟志仁時  
便無惡蓋見志字親切有力而志不可不立  
矣岱雲說志字亦曾用功反不親切有力

富與貴章 此以爲仁之全功示人也首一節取舍之  
分明末節存養之功密中節承上起下重

終食不違句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于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子曰為仁之功不可磨滅之或問也而功之最大者先自取舍始如富與貴頃境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常富人欲之則思有以處之矣有人焉其心之所欲有甚于富貴者如理不應得之富貴而偶得之則審之而不處也貧與賤逆境也是人情之所同惡也常人惡之則思有以去之矣有人焉其心之所惡有甚于貧賤者即理不應得之貧賤而偶得之亦安之不去也。人字兼君子常人都。不處是安于義不去是安于命故曰仁。體註不處不去是着力語全是以理制欲在義利關頭上講方是明取舍意。丘毛白曰不處不去若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子

富貴貧賤上料理則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去做豈便是仁只是念念見所欲有甚于富貴所惡有甚于貧賤揆之本然之心體自不見有所可處有所可去耳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惡平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不處不去是以理制欲所謂仁也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此也苟君子貪富貴厭貧賤而去仁則是私有未克無君子之實矣又惡乎成為君子之名乎。貪生于欲厭生于惡欲惡之念未絕即私欲之念未克也故不得成其為君子之名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造七到反沛音

以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顚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閒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閒以至於終食造次顚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然君子之不去仁非特富貴貧賤不苟于取舍已也君子存養之功極其細密勿論動靜存養皆在于仁雖終食之頃亦不違仁推之愈遠苟且之事人所易忘也必于是慎履流離之際人所易忘也亦必于是君子無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子

時無處而不用力于仁又如此然必取舍之分明而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朱子曰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顚沛必于是是無處而不仁。困勉錄曰造次顚沛皆是境心不着境任他顚沛我自安閒

我未見章此望人用力于仁也首節畫出好仁惡不仁不必分三等仁之模樣下二節反覆欺人莫肯用力于看重用其力三字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

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子曰天下惟仁不仁兩端亦觀人之用力何如耳夫仁天理之公人所當好也我竟未見好仁者不仁人欲之私人所當惡也我竟未見惡不仁者所謂好仁者非淳慕以好之也乃真知仁之可好視天下之物無以加向之而求必得所謂惡不仁者非激發而惡之也乃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爲仁矣能絕去不仁之事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而求必去此成德之事我之所以未見也○汪摺九曰將三節看作三項人此輔氏之說也聖人語氣自是渾然愚意首節是案爲用力于仁者畫一樣子下兩節只是反覆以致其思耳註云成德何必專至自然者言之及其成功困勉一也無向不使加獨非用力而力足者乎○云曰好則必是無以向曰惡則必是不使加其必自慊而不自欺皆有一段至明的識見至健的力量方纔是真好真惡這樣人最是難得○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三

作書曰其爲仁矣矣字作者字看一直說下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已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然好仁惡不仁之未見豈仁難好而不仁難惡哉特人英青用力耳有人焉能于昏蔽之餘一旦覺悟積習之久一旦奮發明以察其機健以致其決一日用其力于好仁惡不仁矣乎將見志之所至氣必至焉用力于好即可至于無以向用力于惡即可至于不使加我未見力不足者○能字中有覺悟奮發二意用力中有明以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致此二意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爲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人之成德雖難其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三

或天之生人不一有資稟昏弱用力而力不足者矣夫用力而力不足已不得爲能用而力者而我並此亦偶未之見也不亦甚可慨哉夫仁屬天理之公不仁屬人欲之私仁與不仁之去留操係乎力之用與不用人奈何不用其力使我反覆歎息于未見耶○翼註曰蓋有之矣疑而未定之詞輕帶過註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機弱則不能致決○漢說首節言仁難得中節言仁可爲末節言人自不爲也

人之過章 此見人不可以過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由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



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人之以過掩仁者多矣不知人之過也各于其類君子之存心厚常過于愛小人之存心薄常過于忍彼小人之薄且忍者不足觀矣若君子之過設身處地而察其心以觀之斯知其惻怛慈愛之仁或陷于不自知或迫于不得已矣人安可以過掩仁哉○此夫子欲人無以過掩仁也過有二端或偶不及檢則本心發露最真或勢不得已則真情委曲可諒所以過處無心固是仁有心亦是仁○觀字是設身處地推其過之所由起窮其過之所由成則知過中有仁○語類仁字只就仁愛上說滄柱過兼君子小人觀過兼愛忍厚薄是從程子尹氏說雲峯君子有仁小人無仁遂將下二句單屬君子一邊最合白文

四書原義解卷之二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憾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論語

之妙可矣二字令

人有惕然深省處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耻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希聖希賢之謂士既名爲士便是有志于道之人矣蓋道本高明有無文之至文無味之至味必識趣高明乃可與之議也若以惡衣惡食爲恥者則是不能以理制欲以道禦情識趣卑陋甚矣雖與之議彼亦不聞即強聞之彼亦不解非吾不與之議彼自未足與議也志道者可不篤哉○志道之志原非浮慕夫子轉一語

四書原義解卷之三

子曰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君子之於章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反二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天下有一事即有一義義者制事之準也若事未  
至于前而有必為之心謂之適有必不為之心謂之莫  
適莫存于內則有不當為而為當為而不為者矣安能  
合于義哉惟情義之君子虛心觀理見之明守之定之  
于應天下事也無必為之心而適也無必不為之心而  
莫也然無必為必不為之心而有必為必不為之事惟  
隨事順理因時制宜義之是從而已義所當為斷然為  
之而非適義所不當為斷然不為而非莫此君子所以  
應天下事而各當也。張彥陵曰三句文勢接得  
甚緊猶云不如彼而如此中間下不得一轉語

君子懷德章此辨君子小人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  
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美

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

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吾之辨君子小人屢矣而又念及其所懷焉如固  
有之善謂之德君子兢兢自修豈有失德者哉但其心  
惟恐欲不能去理不能忘念念不忘者在固有其善若  
小人不知德之可懷也而念念不忘者在便安之土雖  
至于喪德而不顧矣朝廷之法謂之刑君子事事循理  
豈有犯刑者哉但其心惟恐一念少弛內省多疚念念  
不忘者在朝廷之法若小人不知刑之可懷也而念念  
不忘者在無窮之惠雖至于犯刑而不恤矣懷德者安  
于善懷刑者不敢為不善懷德者未有不懷刑者也懷土  
者戀已之所有懷惠者貪人之所有懷土必至于懷惠  
也君子小人所懷不同  
在公私之間而已矣

放於利意此為放利者  
微重放于利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止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已必  
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利者人情所同欲可公不可私也若存心行事專  
依于利而行有利於己必害于人勿論受害者怨即不  
受害亦抱公忿而怨怨不亦  
多乎甚矣利之不可放也

能以禮章此見為國者當以禮  
之實化民也重讓字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諛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  
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况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毛

於為國乎

子曰整齊百官約束萬民莫善于禮而讓者禮之寔也  
苟為君者能以禮之實為國凡節文度數之詳皆本于  
恭敬辭遜之心以出之上以寔感下以寔應禮讓成風  
爭競胥泯治國何難之有若不能以禮讓為國則儀文  
雖具實義不存已且無如禮何矣而况為國乎。舒先  
生云此章禮讓二字連讀禮字是主却重讓字蓋讓者  
禮之寔也夫子說出讓來欲以讓存  
禮之寔而即以寔立為國之本意

不患無位章此見君子之學當求其  
在已也重兩下半截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  
程子曰君子求在已者而已矣

子曰今之學者莫不以無位為慮矣自我論之不患無位者澤民之位但當思無致君澤民之具所以立乎其莫已知但當求德進業修已有可知之實也夫位與知在人立與可知在已使有立與可知而無位與知其失在人于已無與也使有位與已知而無立與可知其失在已自返能無愧乎故君子之學當求其在已也

參乎章 此示曾子反約之學也以一貫為主以忠恕為骨重忠恕字夫子點化曾子因他用力于忠恕者已久曾子接引門人也是著他忠恕跟來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美

子於其用處盡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曾子在聖門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可謂克盡其心而惟行無間者矣但未得夫道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學將有得故呼其名而告之曰參乎女之從學已久亦知吾之道乎吾道非逐事求合也使逐事求合則不勝其煩矣乃本一心之理以貫通天下之事而天下之事自無不得其當也夫曰一誠也道之體也曰一以貫誠通乎事而為道之用也維時曾子不惟無待于問辨而並無吝于稱贊重信之曰唯。心與理所以合而為一處是誠聖人之心至誠無息故任紛紜萬變之來皆貫得將去單以心解一貫未免空虛單以理解一貫亦覺籠統夾縫中拈誠字作斷語景妙誠字下節註中所有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以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已及物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美

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軌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達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夫子傳道曾子得道夫子可以出而出矣然門人不皆曾子也不得于師可訪于友故進而問曰一至簡萬至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四

君子喻章  
此嚴君子小  
人心術之辨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

曰君子之于義猶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

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

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

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天下之道惟義利兩端而君子小人于此分矣義者天理之所宜君子循天理有好義之心又有精義之學故立身行己凡義之綱目曲折處無不周知喻于義利者人情之所欲小人徇人欲有好利之心又有謀利

之巧故立身行己凡利之細微曲折處無不周知喻于  
判君子小人心術不同如此譬而易焉不可以終日也  
○張天如曰君子小人各有理會一邊如同一學也君  
子但知可以修業小人但知可以謀進同一仕也君子  
但知可以忠君小人但知可以榮身同事異情易量不得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井省  
反悉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美

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聖

之功莫不有是善而思與之齊焉無德之不賢見之  
之有不惡者然不可徒惡人也必也方寸之中加克治  
之功恐已亦有是惡而內自省也如是則賢不賢皆有  
益于已矣學者可不自返哉。曠疑云註以冀字解思  
齊有精進功夫以恐字解省字有克治功夫不  
徒空空想之察之已也焉也二字抑揚警省

事父母章 此示人子諫親之道也重幾諫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

子曰人子事父母不能諭之于道不幸有過在己已有  
不孝之罪矣不可不諫又不可直諫不諫則陷親於不  
義直諫又恐傷親之心必也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或因  
時而以情諫之或乖機而以理動之並泯其諫之迹  
而後諫庶幾父母悅而從矣乎若見父母之志執迷不  
從又當起敬起孝使父母悅仍然幾諫而不違即使父  
母終不聽或加以勞苦之事但負罪引慝而不敢怨仍  
然幾諫也事父母者其知之。說統云幾諫二字已包  
盡大旨下不違不怨到底只是個幾諫諫出于幾即是  
敬不是到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見。李衷一日微詞  
以諷是與乘間而導是幾委曲轉移不令外人知亦是  
幾總是務得親從而已此以將順爲匡救法不怨不是  
空空不怨卽所云負罪引慝  
是也此又以愛慕爲匡救法

父母在章此見體親心爲孝也重不遠遊向

四書順義解 卷之二 論語

聖

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  
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  
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已  
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  
矣。

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一日而忘故父母在堂之時  
正人子盡孝之期不當暫離膝下而遠遊蓋遠遊則去  
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盡  
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或家貧親老爲祿而仕尋師訪  
友以成其德不得已而遊亦必有一定之方向使親知  
已之所在而無憂念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苟可不迭不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過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複出而逸其半也

父母之年章此見人子當及時盡孝也重不可不知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父母之年人子未有不知者然不記憶于心猶弗知也吾以爲不可不知之而常記在心也使能常記在心一則以人之父母皆無存而我之父母獨壽考承歡膝下何喜如之然喜之中懼卽伏焉一則以去日苦多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聖

來日苦少而盡孝之期有限也何懼如之喜懼交集而  
愛日之誠自不能已矣○就目前一想則喜轉念往後  
一想則懼喜時未想到可懼到懼時不能  
復轉而爲喜也愛日之誠所以不容已

古者章此援古人之耻以惕今人之不  
然重耻字全從不出中發出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爲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于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今之易其言者大抵無耻心存于內也若夫古者謹于未言之先慎于言之際納訥然不敢輕出諸口若是者何哉蓋以言者言其所行也便能言而行不逮則爲虛浮無實之人矣可耻孰甚焉故不敢輕出諸口也○李穀侯曰一耻字是他終身策勵處雖躬有違日而耻無釋時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鮮上聲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

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人之所爲有失者大抵侈肆之心界之也若以禮節情以義制用時時收斂此心于規矩之中而以約則論事之時才力運用得去精神照顧得來雖未必全然無失而失之者鮮矣人何可侈然自放哉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四

君子欲訥章此君子屬重書情之心重欲字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胡氏曰自吾

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放言易力行難故君子于未言未行之先惟恐言有餘而行不足常存一段淵然銳然之心欲訥于言而不輕出諸口而至于行知無不爲焉無不力以加勉焉君子屬重書情之心如此

德不孤章此勉人修德也重不字必字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

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曰人不修德大抵爲孤立無助耳不知德人心所同具亦人情所同好苟能修德則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斷無孤立之理必有人焉相親相附相夾持如居之有鄰也人安可以孤自處而不修德哉○其軒德指有德者而言非言性中本有之善也若作性中本行之善看德乃人之公理豈但不孤而已乎

事君數章

此見事君交友者當善用其言重二數字

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

四書順義解卷之二 論語

星

其事同也

子游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平日固當積誠以動之臨事則當直言以正之然有道焉不可過也如若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苟徒事煩數而不去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求榮而反辱矣如友有過則當規規不納則當止苟徒事煩數而不止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求親而反疎矣事君交友者不可不善用其言哉○李岱雲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此是本章內正意至未諫前當有積誠感動不可徒以口舌爭此不過補意耳

四書順義解 上論語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公治長章

此見聖人擇配皆賢也一是信其已往一是料其將來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縲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絏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一

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嘗謂公治長素行之賢有可妻之道也雖在縲絏之中以黑索拘繫過非其自致之罪也無害於可妻於是以其女子妻之○論人當考其素履之正而勿惑於受誣之端原其無妄之災而不沒其生平之善惟立身無可疾之疾斯正家得而于之也此公治長之可妻處國家建官之典不棄得儒術廷法律之嚴不及脩士此南宮之所以不廢得免處○舒先生云上說可妻隨接非其罪下說不廢隨接免於刑戮想二子皆是謹於持身之人處家室必有其道不

然稱其賢可矣何以妻為  
子謂南宮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

之

南宮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紹又名雍字子容謹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治長之賢不及南宮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二

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子嘗謂南宮謹言慎行人也當邪有道或以言揚或以行舉必當見用于世而不廢當邪無道必能全身遠害可免於刑罰戮辱治亂咸宜有可妻之道矣于是以其兄之女子妻之○聖人擇配皆賢如此○徐敬修曰南宮所以免禍亂世者謂見夫已致之者耳不然義之所在刑戮有所不避如李膺范滂亦君子之所安矣聖人豈以苟免刑戮為貴耶

子謂子賤章此章子賤能取友以成德也重取字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子賤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孔子既歎其賢而

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謂子處成德之君子哉若人乎然若人之所以成其為君子者以魯多君子而若人能取之也魯無君子者則無所取焉無所取則若人未見其立無助將何所取以成斯德乎幸也魯多君子而若人能取之也。此嘉子處能取友以成德君子句虛下二句反言以明其為君子之實魯多君子若人能取可意要兼到仍重取一邊。高芸軒云此節重一取字是已然若直寫如何尊師取友却又非語氣以夫子稱賞神精全于反言見意耳蓋其能取言中之意也而德其無可取過慮之情也以過慮之情寫其言中之意乃為傳神阿堵君子哉雖未詳明然要見是由取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三

賜也何如章 此見子貢有可用之才重來每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音汝。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日瑚商曰璉周曰簋簠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于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子貢問曰學於夫子者德業品詣各有所造賜也之所造何如子曰學莫忠乎無所不忠成材有用之器也子貢聞夫子之言且喜且疑喜已之有所學也疑已之所成未必見重於人也故皇然問曰器有貴賤大小之不一

同賜之所造果何器也子曰爾非世俗平常之器也乃夏瑚商璉在宗廟之中盛黍稷之器而飾以金玉貴重而華美者也。不特今人珍之即古人亦重之不特君相求之即神明亦用之也賜何疑乎。器可賤用者不為世珍器可棄用者難為國華夏瑚商璉貴重而不得賤用之華美而不得棄用之

或曰雍也章 此見佞不足重也或人輕許仲弓之仁而重許其不佞而重短其不佞聖人不輕許仲弓之仁而重許其不佞

重焉用佞句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皆以佞為賢故或人論之曰雍也為人重厚可謂優于德而仁矣而惜乎簡默短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四

子才而不佞使仁而再加之以佞豈不為全人乎或人輕許其仁而重短其不佞是以佞為賢矣。石簣或人之仁以重厚言夫子之仁以心德言或人之佞對簡默而反言謂其能應對也夫子之佞以無情實言謂其能亂義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反虔。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



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  
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  
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曰子惜雍之不佞得毋以佞為可用乎不知人立身  
行已自有正道焉用佞為哉夫佞甚可惡也禦人但  
口給而無情實故屢取憎於正人子以雍為仁是子  
知雍之仁矣但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我則不知其仁之淺深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又焉用  
佞為哉夫子不輕許其仁而重許其不佞之不足重  
也明矣。晚村首句泛講直指以教或人禦人二句乃  
折其佞字作用之非不知二句方為雍分辯不知其仁  
正破其所見仁字之淺末焉用佞却見仲弓之不知其仁  
是好處。朱子曰上大字指眾人言下人字指正人言  
。金仁山曰仁道至大全體者謂全體此仁無一事非  
仁也不息謂無間斷無一時非仁也全體橫說不息豎  
說。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五

漆雕開章 此見聖賢貴真信之學通吾斯句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  
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  
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  
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  
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  
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

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  
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漆雕開有可仕之才夫子使之出仕蓋以吾學稍有所  
得苟心在天下于人必有濟也開乃對曰夫子使開若  
有以信開矣開以為吾人欲出而問世當先入而信心  
蓋必明理而後可以治人也開于斯理之精微處尚未  
信其能究廣大處尚未信其能融使而出而治人必有堅  
僻游移之病于事斷不能信其能融使而出而治人必有堅  
大而不安于小成可謂篤志于學者矣故夫子深喜而  
悅之聖門貴真信之學如此。張彥俊曰按此章是見  
性之學却是經世之學。陳介眉曰斯字所包甚濶明  
體達用治已治人皆在其中。饒雙峯曰註釋說字有  
三朱子謂說其篤志程子謂說其已見大意謝氏謂說  
其不安于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于小成  
惟其不安于小成故篤志。孫書云信字內有二意一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六

是細微之必盡一是反身而皆誠又云王前席大句文  
以廣大精微講斯字以全識定力講信字以堅僻游移  
兩種講未能字確有體認題理洞然

道不行章 此見聖人不忍忘世之心重首句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  
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也。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  
聲桴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

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  
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識其不能裁度事理  
以適於義也

子曰吾之聞流天下本為行道計也今用我無人若道  
不行矣不如乘桴浮海耳不謂志歎之聲目不視流  
離之狀此心猶少慰也吾思從我而往不以流涕困若  
二其心者其健由也與夫浮海之歎夫于不過因道不  
行而為此假設之詞耳乃于路憤世疾俗已久一聞此  
言遂以為實然且因夫子與已而喜夫子曰浮海之事  
我猶未定由已先決之好勇過于我矣但未取義理  
而義度之耳海豈可浮之地乎我豈浮海之人乎。乘  
桴浮海是不忍坐視天下之亂意子  
路素有憤世疾俗之心故聞言而喜

孟武伯章知重不知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  
故以不知告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七

聖門之學其大乎仁夫子以仁望及門也久矣但非天  
理渾全無一毫人欲者不可為仁非有才者所得假而  
托也一日孟武伯問子路可謂心德純全而仁矣乎子  
曰仁具于心或有或無我不得而知也。錢鏞臣曰此  
章只重仁之難知帶言  
其才正見仁不可輕許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  
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武伯以為弟莫若師又問子曰由也好勇人也于  
之國兵賦甚煩可使治其賦簡閱訓練民帥有勇知方  
也其才之可見者如此然則勇雖足以無三軍而未必  
能克一心之欲不知其仁也。朱子曰渾渾然天運更

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子  
之心不都是不仁但不純耳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不知由則求可倒推矣乃又問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多  
材多藝人也千室之邑其人甚眾百乘之家其事甚煩  
可使為之宰理煩治劇使人無不安事無不舉也其才  
之可見者如此然才藝足以理煩劇而未必能理眾欲  
其仁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  
其仁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八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不知求則亦可倒推矣乃又問赤也何如子曰赤也  
于禮樂人也設也束帶而立於朝端之上可使與大  
賓小客應對而言高不過亢卑不返貶也其才之可見  
者如此然文章足以輝一時而未必能完一心之粹則  
吾不知其仁也夫子許三子之才而不許其仁者蓋仁  
可以兼才而才不足以盡仁發于外者易見蘊于中者  
難窺也

子謂子貢章此借同以勵賜  
也重知十知二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聖門類異之士自回而外惟賜最優夫子欲借回勵賜  
恐其下自知即自知而不能自屈故先發其本心之明

曰女與回從學于吾甚久其所造之優劣我固知之但  
我知之不如子之自知女思女與回也果孰愈乎。聖  
門之學有知行兩端知是子貢所長舉與回較尚覺遠  
遜其所短者不待言矣故曰自知故曰不難于自屈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  
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  
知來是其驗矣

子貢乃皇然曰賜也不但不龍愈回何敢望回哉即以  
知論回也天資高學力到明睿所照一就龍即始見  
終以知十賜也天資庸學力淺推測而知聞一  
不過因此識彼以知二賜能自知自屈如此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九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聞其  
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  
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  
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  
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  
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夫子乃抑而進之曰子言弗如回子真弗如也但人多  
不自知即自知又難于自屈今女既自知又不難于自  
屈如此吾正與女弗如之一念也夫子借回屬賜如此  
與否姑置不論。李岱雲曰上句弗如只是就子貢現  
在造詣而直斷之自知自屈二意都在與弗如上論人

子不及人處多不自知即知亦不肯  
屈服重自屈邊註中而又字甚分明

宰予晝寢章 此聖人警情行也上節切責之  
下節重警之兩節俱重末句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

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  
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彫刻畫也朽毀也言其志氣  
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  
責之

凡人進德修業所持者志氣耳宰予當晝而寢志氣昏  
惰極矣夫子責之曰大凡木之堅者乃可刻畫而彫若  
朽木本質已壞非不欲彫不可彫也墻之固者乃可  
粉飾而朽若糞土之牆其基已敗非不欲朽不可朽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十

予今晝寢是即朽木糞土也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予于  
予何誅。許敬菴曰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類情則朽  
敗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汚濁  
則暗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

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

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夜孜孜而後已猶恐

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

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

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動勵不息  
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  
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  
子使謹於言而敏于行耳

宰予平日能言必多好事自命之語今乃晝寢行不逮  
言矣故夫子既責之又重警之曰聽言則易知人甚難  
始吾之待人也未敢有輕疑人之意聽其言而即信其  
行以為能言者必能行也今吾于人也未敢有輕信人  
之心既聽其言而又必觀其行蓋能言者不必能行也  
何以前後頓殊哉予于宰予行不逮言而改是夫子警  
情行如此○始字作昔日  
看今字作自今以後看

吾未見章 此見剛德之  
難見重首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上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焉於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嘆其未見申  
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  
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  
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撓之謂  
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  
子之未見也枨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  
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子曰剛德足以任道吾思見剛者久矣乃曠觀天下並  
未見有剛德者蓋夫子所謂剛者得天地之正氣而又

以義理養成有定見有定守窮通得喪俱不足以搖其  
志而挫其氣也或人不知而妄對曰夫子之門若申枨  
非剛者乎夫申枨亦悻悻自好之士外有剛之貌而內  
無剛之實故夫子曉之曰剛者自然無慾若枨也之慾  
多嗜慾見所慾其心動矣心動則氣餒矣焉得為剛  
○翼註曰剛字即孟子言浩然之氣也一說主心體說  
與自強不息一例亦說得精○續因勉錄曰莫危于  
心惟剛足以閉之莫微于道心惟剛足以扶之此夫子  
思剛意也○吳因之曰未見是想望欲見之詞不是悅  
歎不得見之詞○看來慨歎不得見正是想望欲見○  
李岱雲曰天下有淡泊寡營而不得為剛者究竟淡泊  
寡營之人只是中無成見東倒西歪而已豈當得無欲  
二字到得無欲此心純  
是天理豈尚不得為剛

我不欲章 此見仁之難及抑子貢  
以進子貢也重末句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上

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  
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言亦欲無加諸人仁也  
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  
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  
所以為仁恕之別  
聖門之學莫大于仁夫子聖人之及于仁久矣但仁道  
至大非萬物一體物我無間者不足以當之乃一日子  
貢自言其志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不欲人以非禮  
之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以非禮之事加諸人夫不欲

勿加恕之事也。猶可及也。不欲無加仁之事也。不易及也。子貢曰。無加若自視。已及于仁矣。不知人已兩忘形迹。吾非限爾之終不及也。但就今日所造而論。尚非爾所能及也。爾亦自勉于及焉可也。○仇浚注曰。玩亦欲二字言本意。要如此耳。夫子謂非爾所及。言空存此念。恐臨事仍不能人己一視心與行合也。正欲其定用強恕工夫。完滿此念耳。時講于子貢。作自矜語者。未是○朱子曰。程子所以分仁恕者。只在生熟難易之間耳。熟的是仁。生的是恕。自然的仁。勉強的是恕。○仁恕是此章鉄板柱脚。但在兩邊口氣中露不得。以其理則如是。而本文原非論仁恕也。

### 夫子之文章章

此數聖教之有序也。重可得聞。不可得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三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也。

子貢既得聖道之後。而歎聖教之有序也。曰。吾今而知夫子之教。原無客心于其間。也不過因人而施耳。如平日戚儀文詞。雖有禮秩。然有條之文章。此無行不與之教學者。無論所造之高下。皆可親其矩矱。聆其謙謙。而聞也。若夫子之所罕言。仁義禮智之性。與元亨利貞之天道。其理最為微妙。必俟其人而傳之。必俟其時而

傳之。非天資高。學力到者。不可得聞也。其初示以文章。而不示以性道。非待斯人也。以其人之可聞者。僅在文章也。其後示以文章。並示以性道。亦非厚待斯人也。以其人之可聞者。又在性道也。夫子教人有厚薄。此學者可不勉哉。○全解云。教不躐等四字。是此章鉄板柱脚。文章是文章。性道是性道。可聞是不可聞。是不可聞從無性道。卽在文章中。參出悟得。不可聞。是非可聞之說也。○玩註罕言二字。非全不言也。謂夫子非其人。非其候。不輕與言。故不可得聞耳。非言之。而人自不悟。如不聞也。

### 子路有聞章

此狀子路急行之心也。重惟恐二字。一節微一句讀。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着

###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四

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記者說人之聞善也。有聞而不行者。矣。有行而不急者。矣。若子路有兼人之勇。每有所聞。固急於行矣。但曰急行。猶不能盡勇行之心也。當其有所聞而未之能行之時。其心惕息。惟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急行其所已聞。預待其所未聞。蓋如此。○彥陵此狀子路之急於行。三句減下一字。不得盡畫出子路一个心事也。未能行。要活看。方纔聞善。時豈能卽便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註及字。可味正解云。唯恐有聞。非不欲聞也。正欲急行其所已聞。以預待其所未聞也。

### 子貢問章

此夫子不沒人善也。重微字下字。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

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利妻之婦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貢問曰文美諡也孔文子之爲人似不足取而得此美諡必有其故不知何以謂之文也子曰凡人性敏者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左

多不好學孔文子賦性聰敏而於國計民事載在典藉者加意考究而好學凡居高位者多恥下問孔文子位列後明而於國計民事議在下僚者屈已下詢而不恥蓋諡中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文子能如是是以謂之文也又何疑乎○陶石簣曰敏者資性見事明決好學只是國政民事之問有古人所行載在典藉者文子能加意考究耳非必如古遜志時敏之學也下問只是國政民事之問如鄉校之議草野之言文子能屈已下詢耳未必如古好問好察也下問上須補出高位字對上敏字位高從下字生出文子原非好人故學問不可說太高講語須斟酌

子謂子產章 此表子產以風世也重君子之道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謂鄭大夫子產有合於君子之道四焉如恭以行己歸於子皮是古謙讓之君子也敬以事上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事簡公不解臣職事定公克盡相道是古翼翼之君子也惠以養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惟田疇教子弟舉廢敝之民而生全之是古愷悌之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左

君子也義以使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使民也辨章服別廬井舉滌縱之民而約束之是古司直之君子也子產有此四者尊主庇民鄭國賴之非賢大夫哉○翼註曰大抵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者○君子指古大臣言下四句要先提君子之道然後轉入子產其字方有著落○惠在寬一邊說義在嚴一邊說使非役使之使乃驅使之使猶駕馭約束之義

晏平仲章 此表平仲之善交以風世也重久敬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人盡有交而善者恒鮮若齊大夫晏平仲可謂善與人交者矣凡人之交支始則敬終則衰常情也而平

仲之與人交上交不誦下交不實內結之以誠外隆之以禮自始至終不懈不怠久而敬之非善與人交者乎○家訓云久易狎狎則不敬久易厭厭則不敬○王親○濤曰交或本國察采或外國卿大夫或草野賢士必外盡禮內盡誠不爭權不挾貴

臧文仲章 此冷刺文仲之不知重末句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其知也梲章梲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杜頭斗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七

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曰魯大夫臧文仲人皆以知稱之矣從來知者但務民義而不諂瀆鬼神乃臧文仲之居蔡也刻山於節以象龜之靜畫藻於梲以象龜之潔一若吉凶禍福惟蔡操之是非得失惟蔡主之其惑於鬼神而不務民義如此吾不知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章 此見論仁者不可揀事而信心也重未知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當理而無私之謂仁子張未識仁之體而悅苟難之事故問曰楚之令尹子文三仕皆為令尹他人處此有不勝其喜者而子文不以為榮無喜色當三已之時他人又有不勝其憂者而子文不以為辱無愠色當三已之時則已為舊令尹所行之政事有關於國計民生者必以告新令尹使有所依據而行制行如此其人品何如子曰即其行事觀之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可謂忠矣曰可謂心德純全而仁矣乎曰未知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大

其心果出於天理而無私欲否焉得達以仁許之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棄去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

矣。今以是而觀三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人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猶夏之事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子張又問崔杼弑齊君莊公陳文子恥與同列有馬十乘棄而去之至他國見君弱臣強則嘆曰猶吾國大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九

崔子也又去之一邦則又嘆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制行如此其人品何如子曰即其行事觀之潔身去亂可謂清矣曰可謂心德純全而仁矣乎曰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不迫於利害之私否焉得遂以仁許之即此則之可見必無私而後爲仁二子所行雖當理未必無私故夫子不輕許之也

季文子章 此借文子以立善思之準重再字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子慮事如此

可謂之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纂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管先大夫季文子相宣成交齊晉或曰備陳過求或曰周旋無失魯傳其事謂三思而後行夫子聞而有感曰文子亦善謀國者如之何必三思也人之處事不可不思亦不可過思不思則不能得其理過思則私意起而反惑故事至於前一思之而是非已得再思之而幾微詳審斯可隨事順理因時制宜決斷而行何用三爲○朱子曰天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失萬變而不窮思止于再者欲人以義制事而不汨于利害之私也○王字泰曰第一番思心在事內第二番思心在事外第一番思是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十

當局第二番思是旁觀故必至再而後無不當也○翼註文子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一夫子只要計是非不要計利害故曰再斯可矣此是書旨

寧武子章 此表武子之忠公風世重其學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寧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敢爲者



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曰：衛大夫甯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邦有道也，則隨分盡職，而知當成公時，國家多難，晉文外搆元咺，內爭邦無道也，則不避艱險，而愚觀人者，莫不以知勝于愚矣。自我論之，其隨分盡職而知凡有才有識者，尚可及也。若其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愚是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武子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真不可及也。王觀濤曰：有道是內憂，不慮外患，不作無道是晉文外搆元咺，而內爭時有道，而知只照註無事說無道，而思如盟宛渙，而國人不敢納棄，而主上不虞賢術，而免君於醜隣，好成而釋公於執武子，不避艱險，保身濟君之事，可概見矣。武子之愚，正為不知成敗利鈍，論心述不論事功，若以其免難成功，見愚之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三

不可及，即是功利作用，非武子之愚也。縱使衛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於難，也須還他愚不可及，惟其措置得宜，不失其正，而又能濟君，免患，所以尤不可及耳。精言武子原是要濟其君，然不能保身，尚何君之能濟？須是沉晦，纔能免於禍患，得委曲調護，以成其功，保身濟君，中著一以字，正有道理在。又曰：晚村輩都以盡心竭力，二句為愚不可及，不兼保身濟君說者，亦疑武子僥倖成功耳。不知保身濟君，武子正有許多維持調護之非聰明，於不可知之數也。有謂保身濟君，即在盡心竭力內，不可分作兩層以上一層為愚，下一層為不折畢竟歸到成功上，世豈無向前做事，目昧無濟者，如士榮章是也。不能濟君，徒死何益？故知不可及，單在下我。曰：辛能猶聽之，于事機曰：能卒則操縱總由我。一能字內有沉晦意，故引程說以發之。

子在陳章

此夫子欲傳道於後世也。重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裁。之與平聲。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三

夫子在陳，見道不行而發歎曰：吾之周流原為行道計也。今道既不行矣，吾其歸於魯與？吾其決意歸於魯與？吾之所以欲歸者，吾蓋有念於吾黨也。吾黨之風化猶存，人文猶盛，門人小子志願高大，以聖人為必可學，以帝王為必可法，可謂狂矣。惟其狂，則細行不矜，憲事未副，疎略而簡，然其存心制行，皆光明俊偉，斐然有文理之可觀，而成章但不知所以裁之耳。吾歸於魯，去其過使就於中，矯其偏，使歸於正，以裁之，庶乎門人小子有造而吾道得以傳於後世也。張彥陵連說歸與有振奮回首意，狂是俯仰天地，睥睨古今，以志言簡，即狂裏面事一切世故不入其胸次，正是狂處。此等人自露精光，自成體段，故曰成章，即成其為狂也。裁之使就中行，所以二字正聖人傳道密微處。當味。僂滄柱曰：斐然成章是識見高明，志氣遠大，乃狂之可進於道處，不知於道處，故不知所裁。斷屬小子看至夫子歸而欲裁之，意當補在本文之後。陸云：輔氏所謂脫略世故者，兼細行不矜，憲事未副意。

伯夷章 此來清者之量  
重不念二字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  
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  
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  
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  
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伯夷叔齊聖之清者也從來清者惡惡週嚴而招  
人之怨者有之若伯夷叔齊人有惡未嘗不惡但惡其  
惡也非惡其人也人能改惡從善則已遂變惡為好不  
念舊惡其度量寬而存心恕如此故為所惡者喜其度

西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三

量之寬樂其存心之恕而恕因是而希焉。量字直是  
與人為善萬物一體故人一改即忘如洪爐之點雪

孰謂微生高章 此譏微生高以難  
直道也重末句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醢也人來乞時其家  
無有故乞諸隣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  
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  
為大范氏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  
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  
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魯人微生高人皆以直稱之自今觀之孰謂微生  
高直從來直者平情而施順理而往無一毫之矯飾也  
今觀微生高之事有或乞醯焉有則與之直也無則不  
與亦直也乃轉乞諸其隣而與之當其乞醯也不告以  
所乞之何為及其與或也不告以所求之  
何自曲意徇物掠美市恩直者固如是乎

巧言章 此見立心貴直  
也重丘亦耻之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

足將  
樹反

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足將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

耻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耻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  
言丘亦耻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

西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言

此而立心以直也

子曰學者立心貴直若巧好其言以悅人之聽令善其  
色以悅人之觀過於恭敬以悅人之意陷媚甚矣賢如  
左丘明嘗耻之而不為丘亦耻之而不為又或中藏怨  
恨而外友其奸好諛甚矣賢如左丘明嘗耻之而不為  
丘亦耻之而不為人之立心可不以直哉

顏淵章 此見聖賢同志於仁以  
註中仁字作主重末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  
合

盍何不也

聖門之學莫大於仁聖賢同志於仁久矣但功力有淺  
深而所造亦有大小之殊焉一日顏淵季路侍於夫子  
之側子曰志藏於心非人所能窺也出  
與同之志未必相同何不各言爾志乎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子路曰學者之心莫患乎吝由欲去此吝心久矣由今者固無車馬輕裘也由之志願有所乘之車馬所衣之輕裘與朋友共乘共衣雖敝之而無憾焉蓋友重而物輕也觀由之志去吝而公物於人所謂求仁者非耶○李衷一曰子路之志地位儘高不專靠在車馬輕裘還在無憾上都是忘人已形骸意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壹

顏淵曰學者之心莫患乎驕回欲去此驕心久矣回今者固無所謂善與勞也但有善於己不過性分所固有有勞於人不過職分所當爲回之志願有善而無矜夸有勞而無張大觀回之志去驕而忘善與勞所謂不達仁者非耶○方孟旋曰非是有善而不伐不見善之可伐也非是有勞而不施不見勞之可施也○其大於子路處只在公善不在自然志善看小註然未免出於有意便見

子路曰願聞之子路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

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

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美

子路乃進而請曰由與回之志如此夫子之志必有大焉者願聞子之志以自廣子曰吾何志哉天下之志卽我之志也長於我者有老者當安我願養之以安使之各享其逸等於我者有朋友當信我願與之以信使之各全其交切於我者有少者當懷我願懷之以恩使之各適其性老少朋友天下之人盡矣安之信之懷之天下之志遂矣回人之所欲得而予之以理我無間利濟萬物而不見其勞因物付物而並其迹所謂安仁者非耶○聖賢之志分量雖有大小不同而志於仁則一也○芸軒要知是言志惟天下不皆能然而想望其然故不曰老者安朋友信少者懷而曰安之信之懷之也三之字卽是願而特文動著因物付物行時直是滿乾坤皆是生意無一人不在化工之中其實老安友信少懷堯舜之猶病而天地之猶憾也但夫子賢言時則惟見其充滿無憾耳

已矣乎章 此微人改過以自新也重內自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然必知過而後悔過悔過而後改過吾望人改過久矣今已矣乎其無望矣乎吾未見能自見其過而內自刻責以求必勝者也不知過焉能悔過不悔過又焉能改過哉○李穀侯曰訟者必求勝而後已使克已亦如是則去欲必求其根而過於前者不復萌於後矣

十室之邑章此見人當好學以全其質也重末句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三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焉

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子曰丘願偕天下之人共勉於學久矣人乃曰賦質不如丘也如以質論勿論天下之大也即十室之小邑必有忠誠信實如丘者焉假使具此美質而復加以學力則至道不患其不聞矣又安有不如丘者哉乃丘也具此美質憤樂以相循人也具此美質優游以自安不如丘之好學以保其質而充其質也足以人人可共聞之

道而竟讓丘獨聞也可慨也夫○張彥陵曰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個樣子不如二字正是提醒世人處然只重人不肯學上丘字輕帶忠信或主質美說或主真心說好學或主培養說或主擴充說自不相碍○曹日按有真心者正是質美之人非有二也○徐書云不好學亦須兼急情慙慙二項○翼註好學要根忠信來為妙學無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三

四書順義解上論語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雍也章 此見為治者貴謙要也  
重簡字敬乃簡之主宰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臨民有要為治者所當知也子曰南面者居上臨下之位非其人莫可使也若吾門雍也其可使南面乎大夫子以南面許仲弓者以其寬弘有容人之量簡重得臨下之體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无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而面啟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

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知夫子許已以簡又覺已之簡與伯子不同因問子桑伯子為人何如欲以自考也子曰煩瑣不足以制事簡便乃足以圖功伯子之為人可也其在簡乎○張彥陵曰可也簡如云其人的好處在簡意但言其人之可而簡只是明其所以可若作簡也可解便非語氣○此章簡字相似而實不同可也簡簡字是簡便居敬行簡之簡是簡要居簡之簡是簡慢下行簡是簡畧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大簡乎 大音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三

夫夫子之可伯子謹可而非深許也仲弓未喻夫子之意因辨簡曰臨民之道固貴於簡但簡不同不可不辨也苟存心以敬凡一身之勤勞云為皆收斂於規矩法度之中則中有主而自治嚴矣如是而行事擇其簡要者為之以臨其民則事不煩而理民不擾而從不亦盡善而可乎若存心簡慢凡身之勤勞云為皆脫畧於規矩法度之外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行事又不分輕重緩急一惟簡畧則事無可據之規民無可守之法無乃大簡乎簡之不同如此○朱子曰居敬行簡是兩件功夫大今固有居敬的人把得戒重却反得瑣碎故居敬了又要行簡○紹興編曰程子謂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此論敬德之成也朱子謂是兩件事是為方事於治人修己者發也自始學言之當從朱子之法須是兩盡作一件沒做不得至于德盛仁熟篤恭而天下平則又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真處又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若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

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主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夫仲弓雖未喻夫子可伯子之意而其論簡則探有合於帝王兢兢業業之心。故夫子許之曰雍以居敬行簡爲可。子之使雍然雍以得簡之本也。臨民可不本敬行簡乎。

哀公問章此追思顏子之好學也。重不遷忽二句。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

因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三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復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者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之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樂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

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憚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三

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閒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何怒於彼若回也心氣和平純任天理怒在物而不己隨物而怒即隨物而忘不遷怒凡人不能無過但爲私欲所蔽過於前者復過於後若回也心地靜虛一私不存察之精而守之一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非克己功深焉能如此不幸短命三十二而死矣今也則無其人未聞好學如回者也。○不遷不貳俱在

心上說不違怒不違其心之則不貳過不失其心之初  
上句從心上涵養來下句從心上省察來由其怒之不  
還則有以驗其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者為至純  
由其過之不貳則有以驗其省察於視聽言動之際者  
為至密○陳新安曰人惟不能克己私故遷怒者私  
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  
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却既知  
則不貳此皆克己之功致而好學之符驗也○語類云  
不必問是念慮之過與行事之過但過不可貳耳○七  
情惟怒為難制學問要攝情歸性若怒不中節便是逐  
情若欲強制不怒又是滅性須要怒而不怒于天然節  
奏無分毫走作發便是遷怒過是賢人所不免然  
到顏子地位其有不善必在情識微處處微動即覺一  
覺便化此是不貳過總在本體上操存省察○遷與止  
對二與一對顏子心常止怒即旋釋故不遷猶  
無怒也心常一過則旋改故不二猶無過也

子華章也此夫子以義裁兩賢  
也重不繼富字母字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三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

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

繼富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

續有餘

取與之際有義存焉不可不及亦不可過也聖門子華  
素封之家也一日奉夫子之命出使于齊分也亦繼也

冉子為其母請粟敦友誼也子曰與之釜示其不當與  
也又請益子曰與之庾示其不當益也乃冉子自與之  
粟五秉焉惠哉求乎可以愧天下之積財吝施而薄友  
誼者矣雖然不當與而與與傷惠故夫子曉之曰求以  
五秉與赤毋求忘適齊之赤乎吾猶憶赤之適齊也所  
乘者不惟馬而且肥馬所衣者不惟裘而且輕裘會是  
裘馬翩翩有仰給升斗者哉吾聞之也善於用財之君  
子酌盈濟虛但周人之急不繼人之富今子之與粟周  
矣夫子以義裁冉有如此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  
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鄉鄰鄉黨乎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三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

鄉五百家為黨言鄉黨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

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

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

欲直拒入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

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

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

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鄉里之貧

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

矣

聖門原思貧士也亦介士也夫子為魯司寇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夫宰必有祿常耳原思以九百夫子與之思也受之亦常耳而思乃辭焉原思乎可以愧天下之懷祿以事君者矣雖然不當辭而辭辭傷廉故夫子止之曰朝廷制祿自有定規所以恤臣子之私杜貪冒之萌非為爾一人與爾安得以一人辭也毋若以九百為有餘以與爾鄰里鄉黨之貧乏者不亦廣君之思全已之廉乎又何必辭也夫子以義裁原思又如此

子謂仲弓章

此見用人者不當拘於世類也重辭且角字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利

之反駁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中犧牲也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重

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警賤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言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仲弓之父賤而行惡當時有因其父之惡而遂棄其善者故夫子私論之曰人之存心過刻者用一物必推其物之所自生所自生者不善從而舍之矣而公正者不然也即如犁牛所生之子毛色赤騂而角且周正色騂則合乎當代所尚角正則中乎儀往之選人雖以私意而欲勿用山川之神聰明正直好惡自當豈肯舍是而

他享諸。人有忌刻之心所以欲勿用山川之神聰明有鑒物之智正直無嫉忌之私所以必用也。提出山川見的人情愛憎之外自有賞鑑非私意所得而貴賤之者

同也章此稱同以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閒者也若聖人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美

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子曰仁心之德也心有出入而仁無存亡及門之心欲全此仁久矣惟時心與仁相離之資罕克復之力其心之所存所發三月之久其與仁相依而不違仁無私欲而有其德也若其餘非不存理過慾也但功有未純或日一至於仁焉或月一至於仁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如是而已矣夫三月不違者心在仁內而為主也日月至焉者心在仁外而為賓也不違與至之久暫總繫乎用功之疎密而已同也其庶乎其不勉哉。朱子語類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為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去則鏡明矣顏子三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





復來召我者則吾必在汝水之上矣大夫豈能越境召我乎○翼註曰季氏使之之意只是浮慕好賢之名且引為私門之重耳○申瑤泉曰善為我辭是辭今次之召去之汝上是辭後次之召總是不應召但下句比上句意尤央耳

伯牛有疾章 此聖人篤師弟之情也重命字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扶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堯

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聖門伯牛德行之選也忽然有疾無妄之災也夫子篤師弟之情而問之其家人以尊君之禮尊師還牛於南牖下夫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但自牖執其手與之永訣曰病勢至此其亡必矣然亦命矣夫以德行者斯人也而竟有斯疾也以德行著斯人也而竟有斯疾也不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賢哉章 此贊顏子造道之深也重不改其樂上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罕

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子曰人心之真樂隨在自得但克己之功不深而為境遇所移耳若夫博約功至淡然無欲然至善有德而賢哉即回也一簞食一瓢飲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不改其樂也他人處此有不能其憂者而回也泰然自得其所養者純不以四苦移其志賢哉回也○語錄曰樂非樂道程子之言精矣然舍道尋樂便入差路但回道在哉而樂非樂其道猶飲食也樂猶飲食而飽也不可得飲食便飽然飽亦豈在飲食之外也○王觀海曰首句賢哉回也說他幾于忘殆于化簞二字樂在貧先非因貧有但雖貧而不改耳末句賢哉二字樂在貧先非因貧有但雖貧而不改耳末句賢哉心之所見者大而後能超然自忘其境○管登之曰凡

顏合樂之樂處無乃異乎曰樂之本同而體段則異也  
孔謂之樂仁體也曾點之樂智體也仁必合智而成聖  
知或就仁而為狂體仁而樂用舍行藏無所不可體知  
而樂憂世之心薄矣其幾變於毫釐而聖狂之判乃在  
於此○陸云緣他做得博文約禮工夫所以有其樂  
樂緣他博文約禮工夫始終不輟所以不改其樂

非不說章 此勉冉求用力於道也  
畫字對子之道看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今女畫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  
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  
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望

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  
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人之求道恃乎力而力生於心苟說道力自無不足  
矣乃冉求心不悅道而誇於力曰夫子之道廣大精  
微高矣美矣求非不悅慕夫子之道也蓋其弱力不  
足以從心雖悅無如何也夫不悅已之道而曰子之  
無怪其不悅也無怪其自謂力不足也夫子曰力以用  
而足天下固無所謂力不足者即或有之亦必已用其  
力至于中道力竭而廢欲進而不能也今女力盡地以  
自限能進而欲也夫豈力不足哉○方靈草將子之  
道三字對畫字看甚妙○張彥波曰中道而廢正是虛  
疑个力不足的模樣以破其畫耳非謂世間必有此等  
人

子謂子夏章

此以真儒教子夏也重女  
為無為四字合講方妙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  
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  
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  
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  
子語之以此

子謂子夏曰儒之一途學者所爭托也但儒之名雖同  
而儒之實則異有存心制行專于為己者為君子儒有  
存心制行專於為人者為小人儒其始止分于一念而  
其後遂判為兩途吾願女剖其介焉其幾謹其似斷斷  
然為君子之真儒無為小人之偽儒女其念之○困勉  
錄曰曰為己無為極重四書家言謂一從一此剖其介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望

出此入彼嚴其幾是而非非而之是此其似極得○蔡虛  
齋曰學為仁學為義但知其為仁為義而不知其為  
當為盡吾事焉而已者為己也○為仁學為義而欲  
以致聲利祿者便是為人○此不分于其迹分于其  
心迹則同而  
心則異也

子游為武城章

此見宰費也  
重行不出徑二句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  
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  
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曰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  
欲遠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與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

枉已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此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火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宰貴得人女宰武城曾得存心制行正直端方足為風俗表率之人焉爾乎對曰偃非敢言得人然有姓澹臺名滅明者嘗聞武城人傳說他行必由大道不由小徑又嘗親見他非飲射讀法之公事未嘗輕至偃之室也其為人如此夫子以為何如○高子軒云不由不至子游只淡淡述此二事以待夫子評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聖

陽初無自矜得人之語作文惟以敘事體行之乃合口氣註中動必以正有以自守是白文所無斷不可取朱子推論入正講○仇滄柱曰問得人而以滅明對畢竟以子游為主否則雖有端士誰為表之時解吏治士習並提固非或專重滅明行龍之高亦忘却得人來路

孟之反章

此嘉孟之反以為居功者微重不伐二字非敢後也二句正見其不伐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

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慾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人臣有功不伐為難若孟之反可謂不自居其功而後伐者矣昔齊師伐我戰于郊右師潰衆軍皆奔之反獨在軍後而殿保全士卒其功偉矣及將入國門之時正衆人屬目之地乃策其馬曰我非有勇敢拒敵而自後也乃馬疲敝而不能前進也不惟不自居其功而且自掩其功如此非不伐而何○之反非不自知其功但痛我師之敗績有主憂臣辱之意不欲以此見功耳

不有祝鮀章 此慨時尙之非也重末句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器

何徒切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古之賜人厚風俗淳皆好直而尚德而今之世則人心薄風俗漓皆好諛而悅色矣故必有祝鮀之佞口又有宋朝之美色乃可以免於今世之憎惡若不爾則難乎免於今世之憎惡矣世變至此不亦甚可慨哉○四勉錄曰非為不能鮀鮀者惜亦非止為愛鮀而為守正者勸也

誰能出不章 此慨人不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人人自遠

子曰事之有道猶室之有戶皆人所不能不由者也使人之出可不由戶則人之行或可不由道抑思誰能出不由戶至于道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較之戶爲尤甚非有所禁而不得由非有所難而不能由何故莫由斯道也不亦甚可怪哉○莫由兼過不及說○石簣何莫二字須玩味見得非有所禁而不得由又非有所難而不能由乃何故而不肯由

質勝文章

此見文質不可偏廢也意側重文勝質邊重末二句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西書須義解  
卷之三  
論語

星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學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與之言學言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然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今之士大夫言語威儀皆以文爲尙矣大抵以文勝者爲君子也而一二留心世道者起而以質矯之是以質勝者爲君子矣不知質樸勝乎文采則鄙陋而野文采勝乎質樸則浮華而史二者皆不得爲君子也必也文以質爲主質以入爲輔威儀文詞之中有忠信誠懇者存忠信誠懇之表有威儀文詞者在彬彬然曰

雜適均無過不及然後爲君子學者可不損有餘補不足以造成德之域哉

人之生也章  
此見人當全其  
生理也重上句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予曰人之生也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卽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其理本無私而直如孩提知愛少長知敬入乎  
生敬過遽生哀卽是也人必全此直理而後無愧于生  
若存心虛妄行事私曲罔此直理而猶然生活也特幸  
而免死耳雖生何益哉○生字定作生活之生看直從  
應事接物上見順理之謂也天命之性是推上一層

知之者章

此見人之造道貴期于純也歸  
重樂字引人處在雨不如字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四書順義解

卷之三 論語

四六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于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人之達道有淺深當由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也有知以明此道者有好以求此道者有樂以得此道者不知之者固勝于不知者矣然猶在可從可達之間也不如深慕篤愛而好之者好之者固勝于知之者矣然猶在欣美未得之境也不如心理相融而樂之者知不如好不如樂人當由知而求至于好由好而求至于樂不可半途而廢也樂原于好好原于知未至于樂當先求好未至于好當先求知又不可厭等而求也學者

可不勉哉。仇澹柱曰：三之字照註當貼道說。

中人章此見教當因人而施也。重可不可上勉人受教意在言外。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聖

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子曰：教者大道維公，豈不欲盡人而語以理之上哉？但學者所造有淺深，則不得不因人而施也。天下大抵中人居多，惟中人以上天資高，學力到，語以性命精微之理，則超然而悟；雖然，而解可以語上也。若夫中人以下天資鈍，學力淺，語以性命精微之理，不惟無以啟其悟，而反有以滋其惑，不可以語上也。教當因人如此，學者可不勉為受教之地哉？○精言云：此章重因人而教，可語不可語正為教者說法。○此章指學者身上分別語上之有可有不可，而教之道即在其中矣。全是接引中下淺心，要他勿妄意躐等于下學處，切實用功，以為他日上達之階也。不然，何用分別乎？

樊遲問知章

此舉仁知之全功示樊遲也。重務義先難。

樊遲問：知子曰：民之義，教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

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吳

樊遲問：知子曰：明通之謂知，知者於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昭然而為，民義者則專用力以務之，知之必欲其精行之，必求其至，至于分所應祭之鬼神，但齊明盛服，盡其誠敬而遠之，並不諂媚以求福，當務者知務當遠者知遠，處事之明如此，可謂知矣。又問：仁子曰：無私之謂仁，仁者于克己復禮之功，最難為者，必先之加猛勇，精進之力，至于克己無不克，克無不復，此效之所獲，則後之全無計較，希求之意，謀理之心，勝于計功之心，存心之純如此，可謂仁矣。○民義是顯然的，所以當務鬼神之幽隱的，所以當遠也。○朱子：人道之所宜近而易知也，非達于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矣。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達于事理則其昧者必至于禍福言詔以求福，是惑也。陸說甚是。

知者樂水章

此發仁知之蘊，俱根心說，分性情體段，效驗看，重知者仁者。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手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天之生人聖人而下有知者有仁者知者本性空明有似于水故其情常樂水而喜其流行之趣見水固樂不見水亦樂仁者本性厚重有似于山故其情常樂山而悅其敦艮之基見山固樂不見山亦樂也知者之心明達經事知宜變事知權其體常流動而不滯仁者之德知者惟其動也不為境遇所拘則志氣休暇有隨往而樂之效仁者惟其靜也不為物欲所戕則精神完固而必得其壽之效此知仁之蘊歷歷可想見者○王觀濤曰樂水樂山是神相契不必見山水而後樂之當活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兗

齊一變章此夫子望齊魯更化以善治也重道字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

以為齊魯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蓋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想可見矣

子曰昔太公封于齊周公封于魯皆能以先王之道治其國也今則非昔日之齊魯矣齊自桓公糾諸專事富強假施仁義故其俗急功利喜誇詐先王之道蕩然無存使齊之君臣能捨舊從新革功利為禮教去誇詐為信義而一變僅可至于今日之魯若魯自魯公受封秉禮立教惇信明義故其俗重禮教崇信義至今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積弱而不振耳若魯之君臣能舉廢興表而一變便可至于先王致治之道政俗之美惡不同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平

而其變而之道也亦有難易如此可見齊不可不變而魯更不可不變也○四書家訓曰此節是夫子望齊魯善變以復先王之道非徒第其至道之難易兩度所至全是鼓舞他見變更足以善治而不可安于今日之頹壞也○翼註云兩變字不同齊之變是革去魯之變是振起道字是改無不舉意

觚不觚章此借觚以致慨也重不字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

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子曰天下之物有名者必有其害即如氣之所以名爲氣者以其有侵也今則失其制而不氣矣尙得謂之氣哉尙得謂之氣哉天下之名而無害者大抵如斯也二可憐也夫

宰我章此見世變不足以窮仁也重何爲其然句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于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至

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于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于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仁者存心公見理明世變不足以窮之也乃宰我信道不篤憂爲仁之陷害而問曰仁者切于救人雖有人告之曰井中有陷溺之人焉其將從井而救之也不從則害于仁從之又害于身仁道不難爲乎子曰仁者雖切于救人然行仁自有術若從井則無益于人而有害于已何爲其然也夫仁者即盛德之君子也君子心存愛人可使之奔走而往救也不可使之陷井而往救也何也蓋君子之處事皆以理爲斷理之所有者君子信之可欺也若理之所無者君子不信不可罔也惟其可欺所以可逝惟其不可罔所以不可陷豈有從井救人者

哉。仇滄柱曰吉凶同患仁人之本心是非可否仁者所早晰固不忍利己而棄人亦不至徇人而害己。翼註雖字言不但平時濟人難告以至危之事亦將從之乎不限定井本無人。吳因之曰何爲其然也暗舍下文虛提一句。可逝不可陷申不從井救人可欺不可罔又申所以不從井救人

君子博學章此示人求道之方也重博約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于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至

子曰君子爲學以求道也道散于文而會于禮有文而不博則所知不精有禮而不約則所行不至而欲不畔道難矣是以君子考詩書于古窮事物于今廣博以學于文又將所學者約之于身使視聽言動皆歸于矩矱之禮欲約先博則不失之固陋既博復約又不失之泛濫知行並進雖不能與道爲一亦可以弗背畔于道矣夫此求道之方也。侯氏謂博文是格物致知約禮是克己復禮。黃勉齋曰約訓要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弗畔兼博約說爲長程子偏重在約禮故置圖外。周聘侯曰約固從博來之字若作文說以禮便接不上註云守欲其要是說約故其動必以禮其字則之字杜絕也故之字自是指人

子見南子章此見夫子行權而不失其正也重天字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不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  
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  
禮而于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  
由其道也厥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  
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  
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  
以得之也

南子衛靈公夫人有淫行夫子至衛南子請見夫子不  
得已而見之蓋以古者原有見小君之禮也于路以夫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不知夫子道大德全無  
可不可彼雖淫亂亦安能有免于我哉但于路氣粗見  
偏與言不入故夫子矢之曰使于之所行有不合于禮  
不由其道而否者則見得罪于天矣天必厭絕之天必  
厭絕之重言以誓蓋明其所行之正欲其姑信此深思  
而得之也。註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  
理。雙峯于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同與言  
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

中庸章此概人之失  
德也重德字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  
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與

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子曰天下事遇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中庸之理無過  
不及命于天率于性爲人所固有之德也其無可增損  
而至矣乎但世教衰微民不與行或任其氣質之偏或  
困于習俗之蔽非失之過即失之不及鮮能全此德也  
亦已久矣不亦甚可慨哉。子思言中庸以道之在日  
用者言夫子言中庸之德以理之在人心者言民鮮能  
是身不由道民鮮者是心失其理  
究之心失其理亦緣身不由道耳

如有章此示于貢以求仁  
之方也重末節

子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  
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論語

堯

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于  
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  
于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子貢有爲仁之志而未識仁之體並未知求仁之方故  
于事功上論仁曰博愛之謂仁如有人焉廣博施恩澤  
于民而寔能有濟于衆使人皆被其澤其所造何如  
可謂仁乎在于貢猶未敢遽定其爲仁也不知天下有  
聖人之仁有仁人之仁有學人之仁隨在可施不必博  
也隨在可濟不必衆也子曰博施濟衆其業隆矣何止  
于仁必也行仁造其極之聖或者能之乎然堯舜聖也  
其猶歉歉然以爲病諸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翼  
註曰必也聖乎乎字活看引起堯舜猶病若寔作聖人  
能之便失其意聖是行仁到極處的人堯舜猶病不是  
說堯舜不能博施濟衆是說堯舜之  
仁心無窮自以爲不能博施濟衆也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夫音快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子以博施濟眾言仁亦未識仁之體耳夫仁者之體渾然天理物我無間已欲植立便不忍人之陷危而立人之念即在欲立之中扶持調護亦所不容已矣已欲達達便不忍人之愚蒙而達人之念即在欲達之中開導引掖在所不容已矣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有其心而博施濟眾固仁也有其心而施不必博濟不必眾亦仁也仁者之體如此倪伯昭曰欲立欲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涉在事業上說亦不是空空存此心便了只是隨其地位皆可盡仁不必要博施濟眾耳○立達分教養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孟子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譬譬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

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

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顧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於不過九則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舉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聖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微以乎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

四書順義解卷之三 論語

孟子

即此觀之可見求仁不必于遠矣苟能近取諸身欲立欲達以譬諸他人亦欲立欲達因而推己及人以立之達之則有我之私既去大公之體以遠雖不能與仁為一亦可謂求仁之方也已何必博施濟眾哉

